
儒藏

精華編一九七册
子部儒學類





精華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 精華編. 一九七/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5

ISBN 978-7-301-11915-0

Ⅰ.①儒… Ⅱ.①北… Ⅲ.①儒家 Ⅳ.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060276 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一九七)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 任 編 輯: 王長民　吴冰妮　魏奕元　趙　新　童　祁　王　應
標 準 書 號: ISBN 978-7-301-11915-0/B・0601
出 版 發 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 子 信 箱: 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6449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43.5 印張　487 千字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500.00 元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一九七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馮天瑜　張艷國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一九七册

子部 儒學類

禮教之屬

女誡

〔漢〕班昭 撰
王雪華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女誡》爲東漢班昭所撰。班昭（約四十九—一二〇），一名姬，字惠班，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境）人。十四歲嫁同郡曹世叔。班昭出身于世代書香和官宦之家。祖父班稚曾任廣平太守，姑祖母班婕好以詩賦著稱于世，父親班彪是儒學大師和史學家，長兄班固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史家，次兄班超是東漢名將。班昭博學高才。班固撰《漢書》未竟而卒，和帝命班昭就東觀藏書閣續成，補寫八表和《天文志》，其中《天文志》由班昭學生馬續協助完成。《漢書》問世後，因文義深奥，不易理解，和帝命學者馬融從班昭受讀。

班昭也是有才華的文學家，她撰有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等十六篇，有《曹大家集》，惜多亡佚，存世者爲《女誡》、《爲兄超求代疏》、《東征賦》、《大雀賦》、《針縷賦》、《蟬賦》等。《東征賦》入《昭明文選》。班昭對後世影響深遠的還是《女誡》，《文心雕龍》云：「斑姬女誡，足稱母師。」《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全文收録。

班昭有一子多女，《女誡》原本是班昭教導女兒的私家教本。她以儒家經典爲據，教即將出嫁的女兒以修身齊家之道，告誡她們明事理，隱忍克制，以柔順之禮獲得家庭生活的幸福，不辱宗族名聲。班昭認爲，社會不但應讓男子知詩書，還應教導女子爲婦之道、敬順之禮。女子對人應執卑下之禮，躬親紡織，力任勤苦，助夫祭祀，謹守德、言、容、功四德，此四者乃婦道之常，缺一不可。女子還需專一於夫而無二志，要順從公婆，與夫家弟妹和睦相處，以得公婆丈夫之歡心。

作者將自己對生活的體驗和思考傳授給女兒，使她們能夠適應夫家的生活，少受挫折，卻被京城世家争相傳抄，風行各地，甚至影響到兩千年的中

國女性觀，成爲女性自我束縛的枷鎖，當是作者始料未及的。《女誡》所包含的端正操行、勤儉持家、孝順公婆、和睦叔妹的思想，反映出班昭對女性角色在家庭和社會中的重要性的認識。但是《女誡》的倫理框架不離「三從四德」的範式，適應男權社會，壓抑女性的思想自由。《女誡》在流傳中，被封建主流意識所利用，當它被政治化之後，對其蘊含思想的詮釋已遠遠超出作者本意。

《女誡》作爲最早的女性教育專篇，問世後即受到統治者的重視，成爲歷代通用的女子蒙學課本。明代學者王相又將其與唐代女學士宋若莘的《女論語》、明成祖徐皇后的《内訓》、王相之母劉氏的《女範捷録》，合編爲《女四書》。清末戊戌維新時期，還列爲女子學堂的教材。

《女誡》單行本今不傳，《隋書·經籍志》『曹大家《女誡》一卷』，或指單行本。《女誡》收入諸多叢書或文集，明清以降，有多種注釋本。宋張時舉編《小學五書五卷》就收有《女誡》，清初毛氏汲古閣據此影抄，其文字内容、注文與《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及唐李賢等注基本相同。《女誡》的常見版本還有明《説郛》本、明刻《緑窗女史》本、明刻《居家必備》本、明張居正《女誡直解》、明趙南星《味檗齋遺書》本、清《聽雨堂叢刻》本、王相箋注《女四書》李光明莊刻本。其中明《説郛》本、明刻《緑窗女史》本和明刻《居家必備》本，在版式和内容上完全相同。

本次校點，以毛氏汲古閣影宋抄本爲底本，以南宋紹興重刊熙寧本《後漢書》（簡稱紹興本）所録《女誡》、《緑窗女史》本、王相箋注《女四書》本（簡稱王本）詳加對校。

校點者　王雪華

女誡

班昭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母，傅母也。師，女師也。《左傳》曰：「宋伯姬卒，待姆也。」《毛詩》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年十有四，執箕箒於曹氏，《前書》吕公謂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爲箕箒妾。」言執箕箒，主賤役，以事舅姑。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中，内也。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素，先也。恒恐子穀負辱清朝。《三輔決録》曰：「齊相子穀，頗隨時俗。」注云：「曹成，壽之子也。司徒掾察孝廉，爲長垣長。母爲太后師，徵拜中散大夫。」子穀即成之字也。聖恩横加，猥賜金紫，《漢官儀》曰「二千石金印紫綬」也。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沉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作《女誡》七章，❶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勖勉之！去矣，猶言從今已往。

卑弱第一

古者女生三日，❷卧之牀下，弄之瓦塼，而齋告焉。《詩・小雅》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弄之瓦。」毛萇注云：「瓦，紡塼也。」《箋》云：「卧之於地，卑之

❶「間」，紹興本作「閒」。

❷「女生」，紹興本、王本和《緑窗女史》本作「生女」。

也。紡塼，習其所有事於紡績也。」❶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毛詩傳》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祭祀矣。」「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惟筐及筥。于以相之，惟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不自名己之善也。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作，起也。執務私事，不辭劇易，劇，猶難也。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潔，清也，謂食也。《左傳》曰「潔粢豐盛」也。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

夫婦第二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禮記》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詩·關雎》，樂得賢女，以配君子也。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墮音許規反，墮，廢也。方斯二事，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

❶「於紡績」，紹興本無此三字。

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禮記》曰：「八歲入小學。」獨不可依此以爲則哉！

敬慎第三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彊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尪；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人之大禮也。❶ 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❷ 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❸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

婦行第四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禮記》文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絶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

❶「婦人之大禮也」，《緑窗女史》本作「婦之大禮也」，王本作「爲婦之大禮也」。

❷「者」，原脱，今據紹興本、王本和《緑窗女史》本改。

❸「既」，《緑窗女史》本作「之」。

必顔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❶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説，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爲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論語》孔子之言也。此之謂也。

專心第五

《禮》，夫有再娶之義，《儀禮》曰：「父在爲母，何以朞？至尊在，不敢伸也。父必三年而後娶，達子志也。」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儀禮》曰：「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二斬者，猶曰不二天也。」天固不可逃，夫故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群輩，無看視門户，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脱，視聽陜輸，陜輸，不定貌也。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窈窕，妖冶之貌也。説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曲從第六

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

❶「功巧」，紹興本作「工巧」，王本作「技巧」。

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柰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不爾猶不然也。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影響，言順從也。

和叔妹第七

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毁，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論語》孔子曰：「顏回不貳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而況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金，物之堅者。若二人同心，則其利可以斷之。二人既同心，其芳馨如蘭也。古人通謂氣爲臭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淑，善也。美女曰媛也。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于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惷愚之人，於嫂則託名而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❶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愠，毁訾布於中

❶「因」，原作「固」，今據紹興本、王本和《緑窗女史》本改。

外，恥辱集于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君子謂夫也。《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斯乃榮辱之本，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易・繫辭》之文也。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

女誡終

顔氏家訓

〔北齊〕顔之推 撰
張豔國
温樂平 校點

目録

攷證一卷……八五

校點説明

顔之推（五三一——約五九五），字介，琅邪臨沂人氏。其父顔勰，爲梁湘東王蕭繹鎮西府諮議參軍。家學甚厚，世代善治《周官》與《左傳》。顔之推早傳家業，不好虚談，博覽群書，「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明，大爲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尋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因「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爲稱職」，後遇遷爲黄門侍郎。齊亡入周，大象末年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學士，頗受禮遇，不久以疾病終。顔之推生前有文集三十卷，撰《家訓》二十篇，並行於世。事蹟載《北齊書·文苑列傳》。

《顔氏家訓》七卷分列二十篇，有書家亦將其分爲上、下卷二十篇，是我國傳統社會第一部家訓著作。在作者看來，關於家庭教育的目的，在於學以成忠，「教人誠孝」，「立身揚名」（《序致》），「務先王之道，紹家世之業」（《勉學》），强調通過教育使受教育者「多知明達」、「開心明目」、「利於行爾」（《勉學》）。關於家庭教育的内容，强調學習儒家經典，謂：「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文章》）他認爲只有學通儒家經典，做人才會「厚重」，達到「忠君」、「孝順」、「謙恭」、「禮讓」、「慎交」的道德境界，進入儒家人生哲學所宣揚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人生境界，處世爲人，進退自如。正如清代學者陸奎勳《陸堂文集》三《訓家恒語序》説：「家訓流傳者，莫善於北齊之顔氏，……是皆修德于己，居家則爲孝子，許國則爲忠臣。」《顔氏家訓》關於家庭教育的豐富論述，不僅飽含着儒家倫理的基本精神和文化内核，而且融匯着深刻的生活真諦和人生體味。它是中國傳統社會家庭教育的奠基開山之作，開啓後世「家訓」類作品的先河。顔之推《家訓》

備受後人推崇，讚譽不絶。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十云：「古今家訓，以此爲祖。」王鉞《讀書叢殘》説：「北齊黄門顔之推《家訓》二十篇，篇篇藥石，言言龜鑒，凡爲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爲明訓，不獨顔氏。」

關於其成書年代，歷來有些疑議。顔之推生於南北朝時期，歷仕宦於梁、北齊、北周、隋四朝，此書題署爲「北齊黄門侍郎顔之推撰」，所以後人認爲其成書年代應該在北齊。然而，近人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十四詳細考證《家訓》成書年代，提出實作於隋開皇九年平陳之後。王利器先生亦進一步證成此説，《顔氏家訓集解·敘録》認爲：「此書蓋成於隋文帝平陳以後，隋煬帝即位之前，其當六世紀之末期乎。」而朱明勳《〈顔氏家訓〉成書年代論析》（《社會科學研究》二〇〇三年第四期），則在余、王二人的基礎上詳細探討了《家訓》的成書過程，認爲此書的寫作時間較長，雖然最終成書在隋代，但相當多的篇目在入隋之前已完成。

書成之後，傳抄刻印不絶，公私目録也多有著録。據宋沈揆記，五代時已有宫傅和凝本，宋有閩本、蜀本。沈氏在閩本基礎上，參校謝氏蜀本、五代和凝本，整理成淳熙台州公庫本，共七卷，加《考證》一卷。此本又在元代經廉臺田氏重印，《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稱：「潘氏滂喜齋藏，世間家訓第一善本。」明末錢遵王述古堂影刻廉臺田氏本，清乾嘉間鮑廷博又收入《知不足齋叢書》，並據述古堂影元本刊刻，光緒年間屏山聶氏汗青簃刊本與近人鄭堯臣輯、唐晏刊《龍溪精舍叢書》又據《知不足齋叢書》本重刻。而乾隆間趙曦明據鮑氏刊本爲之作注，後經盧文弨分章斷句，段玉裁正誤定訛，嚴樹萼録，徐鯤補注，將原宋本獨立成卷的《考證》一卷分置於文句之下。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書成後，盧文弨等發現有錯誤訛脱之處，遂取舊刻本和鮑氏所刻影元本詳加比對，重新刊刻，增重校正一卷。是爲清代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抱經堂叢書》本。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又以抱經堂本爲底本，由嚴式誨校注，重新

刊刻。晚清傳增湘曾據宋刊本《續家訓》校並跋，而上海中華書局曾據抱經堂本校勘，並收入《四部備要·子部》。據宋元書目，如《新唐書·藝文志》、《崇文書目》、《直齋書録解題》、《通志》著録《家訓》均爲七卷。而七卷本系統在《家訓》流傳刊刻史上，除明代外，實占主流。

明代流行的《家訓》多是兩卷本。兩卷本在宋代已經出現，沈揆刊刻淳熙台州公庫本時，已見到坊間兩卷本，並力言其失。元代盧以緯作《重訂冠解助語辭》，所引有「《顏氏家訓》卷下」字眼。可見，宋元兩代均有《家訓》兩卷本流傳於世。但到了明代，兩卷本成爲《家訓》的主要流傳形式。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的《家訓》兩卷本爲成化年間（一四六五—一四八七）程伯祥與羅春共同刊刻，上卷卷題署爲建寧府同知績溪程伯祥刊，下卷爲建寧府通判盧陵羅春刊。萬曆三年（一五七五）顏氏後裔顏嗣慎據此本重刊，清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高安朱氏又據顏嗣慎本重刻。而明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顏氏後裔顏如瓌，以宋董正功《續家訓》本、于都太仆玄敬宋刻抄本及其家藏宋本相互校訂而刻成之本，亦爲兩卷。萬曆間顏志邦又以顏如瓌本爲底本參校他本重刻，清代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一七）顏氏家刻本《顏氏通譜》、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陝西通志館印活字本《關中叢書》第三集中《家訓》均據顏志邦本參以沈本校定。而明代程榮《漢魏叢書》本亦出自顏志邦本。另有嘉靖傅太平本，據卷首張璧序知出中秘藏本，《四部叢刊》即據傅本刊本影印。

此次整理，以鮑氏《知不足齋叢書》本刻述古堂影元抄本爲底本，校以《漢魏叢書》本（簡稱「程本」）、抱經堂校補本（簡稱「抱經堂本」）。校點過程中參考了王利器校注本的成果。

校點者　張艷國　温樂平

顔氏家訓序

北齊黄門侍郎顔之推，學優才贍，山高海深。常雌黄朝廷，品藻人物，爲書七卷，式範千葉，號曰《顔氏家訓》。雖非子史同波，抑是王言蓋代，其中破疑遣惑，在《廣雅》之右；鏡賢燭愚，出《世説》之左。唯較量佛事一篇，窮理盡性也。余曾於客舍，論公製作弘奥。衆或難余，曰：「小小者耳，何是爲懷？」余輒請主人紙筆，便録掔、烏焕反。捋、宣。庡、刾。㢊、移。秠疋來切。𧹛、歲。㪉、藥。獡、鑠。嫕、於計反。等九字以示之，方始驚駭。余曰：「凡字以詮義，字猶未識，義安能見？旋云小小，頗亦忽忽。」衆乃謝余，令爲解識。余遂作音義以曉之，豈慙《法言》之論，定即定矣；實愧孫炎之侶，行即行焉云爾。序中「王言」義未詳。

鄉貢進士州學正林　憲　同校
迪功郎司户參軍趙　善悳　監刊
從事郎特添差軍事推官錢　慶祖
從事郎軍事推官王　枏
承直郎軍事判官崔　㬢
迪功郎州學教授史　昌祖　同校
承議郎添差通判軍州事樓　鑰
朝請郎通判軍州事管　銑
朝奉郎權知台州軍州事沈　揆

顏氏家訓卷第一

序致　教子　兄弟　後娶　治家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

序致第一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已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遞相模斆，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尒。吾今（一本無「今」字。）所以復爲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内，提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誡不如傅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鬬鬩，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爲汝曹之所信，猶賢於傅婢寡妻尒。

吾家風教，素爲整密。昔在齠齓，便蒙誨誘，每從兩兄，曉夕温凊，規行矩步，安辭定色，鏘鏘翼翼，若朝嚴君焉。賜以優言，問所好尚，勵短引長，莫不懇篤。年始九歲，便丁荼蓼，家塗離散，❶百口索然。慈兄鞠養，苦辛備至；有仁無威，導示不切。雖讀《禮傳》，微愛屬文，頗爲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輕言，不備邊幅。❷年十八九，少知砥礪，習若自然，卒難洗盪。二十（一本作「三十」。）已後，❸大過稀焉；每常心共口敵，性與情競，夜覺曉

❶「塗」，程本作「徒」。
❷「備」，抱經堂本作「脩」。
❸「二十」，抱經堂本作「三十」。

非，今悔昨失，自憐無教，以至於斯。追思平昔之指，銘肌鏤骨，非徒古書之誡，經目過耳。一本有「也」字。故留此二十篇，以爲汝曹後車一本作「範」。尒。❶

教子第二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視，耳不妄一本作「傾」。聽，音聲滋味，以禮節之。書之玉版，藏諸金匱。子生咳㖷，《説文》：「咳，小兒笑也。」「㖷，號也。」一本作「孩提」。師保固明仁孝禮義，❷一本作「孝禮仁義」。導習之矣。凡庶縱不能尒，當及嬰稚，❸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爲，恣其所欲，宜誡一本作「訓」。翻獎，應訶反笑，一本作「嗤」。至有識知，謂法當尒。驕一本作「憍」。慢已習，方復一本作「乃」。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一本云「而無改悔」。忿怒日隆而增怨，一本云「增怨懟」。逮于成長，終爲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尒。當以疾病爲諭，安得不用湯藥鍼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者，可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

❶「車」，程本作「範」。
❷「仁孝」，程本作「仁智」，抱經堂本作「孝仁」。
❸「及」，程本作「撫」。

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正。王在湓城時，爲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勳業。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爲父所寵，失於教義。一言之是，徧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揜藏文飾，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爲周逖抽腸釁鼓云。

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或問曰：「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何謂也？」對曰：「有是也。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詩》有諷刺之詞，《禮》有嫌疑之誡，《書》有悖亂之事，《春秋》有衺僻之譏，《易》有備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言，故不親授尒。」其意見《白虎通》。

齊武成帝子琅琊王，太子母弟也，生而聰慧，帝及后竝篤愛之，衣服飲食，與東宮相準。帝每面稱之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及太子即位，王居別宮，禮數優僭，不與諸王等。太后猶謂不足，常以爲言。年十許歲，驕恣無節，器服玩好，必擬乘輿。常朝南殿，❶見典御進新冰，鉤盾獻早李，還索不得，遂大怒，詢曰：「至尊已有，我何意無？」不知分齊，率皆如此。識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譏。後嫌宰相，遂矯詔斬之，又懼有救，乃勒麾下軍士防守殿門。既無反心，受勞而罷，後竟坐此幽薨。

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

❶「常」，抱經堂本作「嘗」。

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謂靈龜明鑒也！

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一本作「用」。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

兄弟第三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❶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盡此三而已矣。❷自茲以往，至于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爲重者也，不可不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行，❸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行，❹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二親既殁，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一本作「易」字。於他人，望深則易怨，地親則易弭。❺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毁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

❶「子」，原誤作「母」，今據程本、抱經堂本改。
❷「盡」，程本、抱經堂本無。
❸「行」，程本、抱經堂本作「人」。
❹「行」，程本、抱經堂本作「人」。
❺「地」，程本作「他」。

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從疏薄，則僮僕爲讎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踖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❶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疏而不能親也！

娣姒者，多争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佇日月之相望也。況以行路之人，處多争之地，能無閒者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若能恕己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

人之事兄，不可同於事父，何怨愛弟不及愛子乎？❷是反照而不明也。沛國劉璡，嘗與兄瓛連棟隔壁，瓛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應。❸瓛怪問之，乃云：❹「向來未著衣帽故也。」❺以此事兄，可以免矣。

江陵王玄紹，❻弟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愛友，所得甘旨新異，非共聚食，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没，玄紹以形體魁梧，爲兵所圍；二弟争共抱持，各求代死，終不得解，遂并命尒。

後娶第四

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以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閒之，伯奇遂

❶「愛」，原誤作「笑」，今據程本、抱經堂本改。
❷「怨」，程本、抱經堂本作「爲」。
❸「應」，程本、抱經堂本作「答」。
❹「云」，抱經堂本作「曰」。
❺「著」，程本作「着」。
❻「玄」，原避諱爲「元」，今據程本、抱經堂本改，下文同。

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竝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爲誡。其後，假繼慘虐孤遺，離閒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慎之哉！慎之哉！

江左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疥癬蚊虻，或不能免，❶限以大分，故稀鬭鬩之恥。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爰及婚宦，至於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爲常。身沒之後，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爲妾，弟黜兄爲傭，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奸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衆矣。況夫婦之義，曉夕移之，婢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安有孝子乎？此不可不畏！

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唯婦人懷嫉妒之情，丈夫有沈惑之僻，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與我子爭家，提攜鞠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每居己生之上，宦學婚嫁，莫不爲防焉，故虐之。異姓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爲讎。家有此者，皆門戶之禍也。

思魯等從舅殷外臣，博達之士也。有子基、諶，皆已成立，而再娶王氏。基每拜見後母，❷感慕嗚咽，不能自持，家人莫忍仰視。王亦悽愴，不知所容，旬月求退，便以禮遣，此亦悔事也。

❶「不」，程本、抱經堂本作「未」。
❷「基」下，抱經堂本有「諶」字。

《後漢書》曰：「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❶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取其老者，❷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頓，猶廢也。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還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也。」

治家第五

夫風化者，自上而行於下者也，自先而施於後者也。是以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夫不義則婦不順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義而婦陵，則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攝，非訓導之所移也。

笞怒廢於家，則豎子之過立見；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治家之寬猛，亦猶國焉。

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又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然則可儉而不可吝

❶「包」下，程本有「字」字。
❷「取」，程本、抱經堂本作「引」。

也。儉者，省約爲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卹之謂也。今有施則奢，❶儉則吝；如能施而不奢，儉而不吝，可矣！

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塒圈之所生。爰及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殖之物也。至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爲生之具以足，但家無鹽井尒。今北土風俗，率能躬儉節用，以贍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

梁孝元世，有中書舍人，治家失度而過嚴刻，妻妾遂共貨刺客，伺醉而殺之。

世間名士，但務寬仁。至於飲食饟饋，僮僕減損，施惠然諾，妻子節量，狎侮賓客，侵耗鄉黨：此亦爲家之巨蠹矣。

齊吏部侍郎房文烈，未嘗嗔怒，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許日，方復擒之。房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之意。❷一本無「之意」兩字。嘗寄人宅，奴僕徹屋爲薪略盡，❸聞之顰蹙，卒無一言。

裴子野有疎親故屬飢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爲薄粥，僅得徧焉，躬自同之，常無厭色。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童八百，誓滿千人。❹朝夕每人一本無「每人」兩字。肴膳，以十五錢爲率，遇有客旅，便無以兼。❺後坐事伏法，籍其家產，麻鞋一屋，弊衣數庫，其餘財寶，不可勝言。南陽有人爲生奧博，性殊儉吝，冬至後女婿謁之，乃設一銅甌酒，數臠麞肉；婿恨其單率，一舉盡之。主人愕然，俛仰命益，

❶「施則奢」，原作「奢則施」，今據抱經堂本乙正。
❷「之意」，程本、抱經堂本無。
❸「僕」，程本、抱經堂本作「婢」。
❹「千人」，程本、抱經堂本作「一千」。
❺「便」，程本作「更」。

如此者再；退而責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嘗一本作「常」字。貧。」及其死後，諸子爭財，兄遂殺弟。

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尒。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

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閒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姑持門户，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爲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南閒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齊整；家人妻子，不免飢寒。河北人事，一本作「士」字。多由內政，綺羅金翠，不可廢闕；羸馬顇奴，僅充而已；唱和之禮，或爾汝之。

河北婦人，織紝組紃之事，黼黻錦繡羅綺之工，大優於江東也。

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曰：「盜不過五女之門。」女之爲累，亦以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遺體，其如之何？世人多不舉女，賊行骨肉，豈當如此而望福於天乎？吾有疏親，家饒妓媵，誕育將及，便遣閽豎守之。❷體有不安，窺窻倚户，若生女者，輒持將去；母隨號泣，莫敢救之，使人不忍聞也。

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之怨生焉；虐婦，則姊妹之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母實爲之。至有諺云：「落索阿姑餐。」此其相報也。家之常弊，可不誡哉！

婚姻素對，靖侯成規。近世嫁娶，遂有

❶「姑」，原作「婦」，今據程本改。

❷「便」，程本作「使」。

賣女納財，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較錙銖，責多還少，市井無異。或猥壻在門，或傲婦擅室，貪榮求利，反招羞恥，可不慎歟！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禄，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秩，多爲童幼婢妾之所點汙，風雨犬一本作「蟲」。鼠之所毀傷，❶實爲累德。吾每讀聖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

吾家巫覡禱請，絕於言議；符書章醮，亦無祈焉。並汝曹所見也，勿妖妄之費。❷

顏氏家訓卷第一

❶「犬」，程本作「大」，抱經堂本作「蟲」。
❷「勿」下，抱經堂本有「爲」字。

顏氏家訓卷第二

風操　慕賢

風操第六

吾觀《禮經》，聖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諾，執燭沃盥，皆有節文，❶亦爲至矣。但既殘缺，非復全書；其有所不載，及世事變改者，學達君子，自爲節度，相承行之，故世號士大夫「風操」。而家門頗有不同，所見互稱長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昔在江南，目能視而見之，耳能聽而聞之。蓬生麻中，不勞翰墨。汝曹生於戎馬之閒，視聽之所不曉，故聊記以傳示子孫。❷

《禮》云：「見似目瞿，聞名心瞿。」有所感觸，惻愴心眼。若在從容平常之地，幸須申其情尒。必不可避，亦當忍之；猶如伯叔兄弟，酷類先人，可得終身腸斷，與之絶耶？又：「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君所無私諱。」益知聞名，❸須有消息，不必期於顛沛而走也。梁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爲世所譏。又臧逢世，❹臧嚴之子也，篤學修行，不墜門風。孝元經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縣民庶，競修箋書，朝夕輻輳，几案盈積，書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涕，不省取記，多廢公

❶「文」，程本作「度」。
❷「記」下，程本、抱經堂本有「録」字。
❸「益」，原作「蓋」，今據抱經堂本改。
❹「又」下，抱經堂本有「有」字。

事，物情怨駭，竟以不辦而還。此竝過事也。

近在揚都，有一士人諱審，而與沈氏交結周厚，沈與其書，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

凡避諱者，皆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脩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爲布皓，呼腎腸爲腎脩也。梁武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絹；乃謂銷鍊物爲銷絹物，恐乖其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爲紛煙；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爲白鐵樹：便似戲笑尒。

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其身，自可無禁。至若衛侯、魏公子、楚太子皆名蟣虱，長卿名犬子，王修名狗子。上有連及，理未爲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有名兒爲驢駒、豚子者，使其自稱及兄弟所名，亦何忍哉？前漢有尹翁歸，後漢有鄭翁歸，梁家亦有孔翁歸，又有顧翁寵；晉代有許思妣、孟少孤：如此名字，幸當避之。

今人避諱，更急於古。凡名子者，當爲孫地。吾親識中有諱襄、諱友、❶諱同、❷諱清、諱和、諱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聞者辛苦，無憀賴焉。

昔司馬長卿慕藺相如，故名相如；顧元歎慕蔡邕，❸故名雍；而後漢有朱倀字孫卿，❹許暹字顏回，梁世有庾晏嬰、祖孫登，連古人姓爲名字，亦鄙才也。❺

昔劉文饒不忍罵奴爲畜産，今世愚人遂以相戲，或有指名爲豚犢者。有識傍觀，猶

❶「諱友」，原本無，今據程本、抱經堂本補。
❷「同」，原作「周」，今據程本、抱經堂本改。
❸「歎」，程本作「歆」。
❹「倀」，原作「張」，今據王本改。
❺「才」，程本、抱經堂本作「事」。

欲掩耳，況當之者乎？❶

近在議曹，共平章百官秩禄。有一顯貴，當世名臣，意嫌所議過厚。齊朝有一兩士族文學之人，謂此貴曰：「今日天下大同，須爲百代典式，豈得尚作關中舊意？❷明公定是陶朱公大兒尒！」彼此歡笑，不以爲嫌。

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家父，❸母爲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尒。凡與人言，言己世父，以次第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不敢家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略之也。蔡邕書集，呼其姑女爲家姑家姊；班固書集，亦云家孫：今竝不行也。

凡與人言，稱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母已下，則加賢字：尊卑之差也。王羲之書，稱彼之母與自稱己母同，不云尊字，今所非也。

南人冬至歲首，不詣喪家。若不脩書，則過節束帶以申慰。北人至歲之日，重行弔禮。禮無明文，則吾不取。南人賓至不迎，相見捧手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竝至門，相見則揖，皆古之道也，吾善其迎揖。

昔者，王侯自稱孤、寡、不穀。自茲以降，雖孔子聖師，與門人言皆稱名也。後雖有臣、僕之稱，行者蓋亦寡焉。江南輕重，各

❶「當」，程本作「名」。
❷「意」下，程本有「乎」字。
❸「曰」，程本作「爲」。

有謂號，具諸書儀。北人多稱名者，乃古之遺風，吾善其稱名焉。

言及先人，理當感慕。古者之所易，今人之所難。江南人事不獲已，乃陳文墨，憚憚無自言者，一本無此已上十字。須言閥閱，必以文翰，罕有面論者。北人無何便尒話説，及相訪問。如此之事，不可加於人也。人加諸己，則當避之。名位未高，如爲勳貴所逼，隱忍方便，速報取了，勿使一本作「取」。煩重，❶感辱祖父。若沒，言須及者，則斂容肅坐，稱大門中，世父、叔父則稱從兄弟門中，兄弟則稱亡者子某門中，各以其尊卑、輕重，爲容色之節，皆變於常。若與君言，雖變於色，猶云亡祖、亡伯、亡叔也。吾見名士，亦有呼其亡兄弟爲兄子弟子門中者，亦未爲安帖也。北土風俗，一本無「風俗」字。都不行此。太山羊偘，梁初入南。吾近至鄴，其兄子肅訪偘委曲，吾答之云：「卿從門中在梁，如此如此。」肅曰：「是我親第七亡叔，非從也。」祖孝徵在坐，先知江南風俗，乃謂之云：「賢從弟門中，何故不解？」

古人皆呼伯父、叔父，而今世多單呼伯、叔。從父兄弟姊妹已孤，而對其前，呼其母爲伯叔母，此不可避者也。兄弟之子已孤，與他人言，對孤者前，呼爲兄子弟子，頗爲不忍；北土人多呼爲姪。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並是對姑立稱。❷晉世已來，始呼叔姪；今呼爲姪，於理爲勝也。

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爲東郡，與武

❶「使」，程本作「取」。
❷「立」，程本、抱經堂本作「之」。

帝別，帝曰：「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以一本作「心」字。惻愴。」❶數行淚下，侯遂密雲，赧然而出。坐此被責，飄颻舟渚，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間風俗，不屑此事。岐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絶，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强責。

凡親屬名稱，皆須粉墨，不可濫也。無風教者，其父已孤，呼外祖父母與祖父母同，使人爲其不喜聞也。雖質於面，皆當加外以別之；父母之世叔父，皆當加其次第以別之；父母之世叔母，皆當加其姓以別之；父母之羣從世叔父母及從祖父母，皆當加其爵位若姓以別之。河北士人，皆呼外祖父母爲家公家母；江南田里閒亦言之。以家代外，非吾所識。

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兹已往，高秩者，通呼爲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曰：「骨肉易疎，不忍言族尒。」當時雖爲敏對，於禮未通。

吾嘗問周弘讓曰：「父母中外姊妹，何以稱之？」周曰：「亦呼爲丈人。」自古未見丈人之稱施於婦人也。吾親表所行，若父屬者，爲某姓姑；母屬者，爲某姓姨。中外丈人之婦，猥俗呼爲丈母，士大夫謂之王母、謝母云。而《陸機集》有《與長沙顧母書》，乃其從叔母也，今所不行。

齊朝士子，皆呼祖僕射爲祖公，全不嫌有所涉也，乃有對面以相一本作「爲」字。戲者。

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

❶「以」，程本作「心」。

之，字乃可以爲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吕后微時，嘗字高祖爲季；至漢爰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爲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爲字，字固因呼爲字。❶尚書王元景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

《禮·閒傳》云：「斬縗之哭，若往而不反；齊縗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❷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也。」《孝經》云：「哭不偯。」皆論哭有輕重、質文之聲也。禮以哭有言者爲號，然則哭亦有辭也。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言尒。山東重喪，則唯呼蒼天，朞功以下，則唯呼痛深，便是號而不哭。

江南凡遭重喪，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弔則絶之；除喪，雖相遇則避之，怨其不己憫也。有故及道遥者，致書可也；無書亦如之。北俗則不尒。江南凡弔者，主人之外，不識者不執手；識輕服而不識主人，則不於會所而弔，他日修名詣其家。

陰陽説云：「辰爲水墓，又爲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以辭弔客。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算。」❸喪家朔望，哀感彌深，寧當惜壽，又不哭也，亦不諭。一本無「亦不諭」三字。

偏傍之書，死有歸殺。❹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猒勝；喪出之日，門前

❶「因」，抱經堂本無，疑爲衍文。
❷「曲」，原作「哭」，今據抱經堂本改。
❸「之」，抱經堂本作「其」。
❹「殺」，程本作「煞」。

然火，户外列灰，袚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

已孤，而履歲及長至之節，無父，拜母、祖父母、世叔父母、姑、兄、姊，則皆泣；無母，拜父、外祖父母、舅、姨、兄、姊，亦如之。此人情也。

江左朝臣，子孫初釋服，朝見二宫，皆當泣涕；二宫爲之改容。頗有膚色充澤，無哀感者，梁武薄其爲人，多被抑退。裴政出服，問訊武帝，貶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禮不死也。」

二親既殁，所居齋寢，子與婦弗忍入焉。北朝頓丘李構母劉氏，❶夫人亡後，所住之堂，終身鏁閉，弗忍開入也。夫人，宋廣州刺史纂之孫女，故構猶染江南風教。其父奬，爲揚州刺史，鎮壽春遇害。構嘗與王松年、祖孝徵數人同集談讌。❷孝徵善畫，遇有紙筆，圖寫爲人。頃之，因割鹿尾，戲截畫人以示構而無他意。構愴然動色，便起就馬而去。舉坐驚駭，莫測其情。祖君尋悟，方深反側，當時罕有能感此者。吴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唯以掐摘供廚。江陵姚子篤，❸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噉炙。豫章熊康，父以醉而爲奴所殺，終身不復嘗酒。然禮緣人情，恩由義斷，親以噎死，亦當不可絶食也。一本無「當」字，有「也」字；一本有「當」字，無「也」字。

《禮經》：父之遺書，母之杯圈，感其手口之澤，不忍讀用。政爲常所講習，讎校繕寫，

❶ 「構」，原承宋淳熙本避南宋高宗諱作小字注「太上御名」，今據程本、抱經堂本改，下同，不再出校。
❷ 「集」，抱經堂本作「席」。
❸ 「陵」，抱經堂本作「寧」。

及偏加服用，有迹可思者尒。若尋常墳典，爲生什物，安可悉廢之乎？既不讀用，無容散逸，唯當緘保，以留後世尒。

思魯等第四舅母親，吴郡張建女也，有第五妹，三歲喪母。靈牀上屏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溼，出暴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淹漬，精神傷沮，不能飲食。將以問醫，醫診脈云：「腸斷矣！」因尒便吐血，數日而亡。中外憐之，莫不悲歎。

《禮》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尒。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奥室，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

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亡，來歲有（一本作「一」字，一本只云「來歲社」。）社，❶脩感念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社。今二親喪亡，偶值伏臘分至之節，及月小晦後，忌之日，❷（一本作「外」字。）所經此日，猶應感（一本作「思」。）慕，異於餘辰，不預飲讌、聞聲樂及行遊也。

劉縚、緩、綏兄弟，竝爲名器，其父名昭，一生不爲「照」字，唯依《爾雅》「火」傍作「召」尒。然凡文與正諱相犯，當自可避；其有同音異字，不可悉然。劉字之下，即有昭音。吕尚之兒如不爲上，趙壹之子儻不作一，便是下筆即妨，是書皆觸也。

嘗有甲設讌席，請乙爲賓，而旦於公庭見乙之子，問之曰：「尊侯早晚顧宅？」乙子稱其父已往，時以爲笑。如此比例，觸類慎之，不可陷於輕脱。

---

❶「有社」，抱經堂本作「社日」。

❷「日」，依王利器整理本當作「外」。

江南風俗，兒生一朞，爲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竝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爲試兒。親表聚集，致燕享焉。自玆已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酒食之事尒。❶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帝一本無「帝」字。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修容薨歿之後，此事亦絶。

人有憂疾，則呼天地、父母，自古而然。今世諱避，觸途急切。而江東士庶，痛則稱禰。禰是父之廟號，父在無容稱廟，父殁何容輒呼？《蒼頡篇》有倄下交反，痛聲也。字，訓詁云：「痛而謼也，謼，火故反。音羽罪反。」今北人痛則呼之。《聲類》音于耒反，❷今南人痛或呼之。此二音隨其鄉俗，竝可行也。

梁世被繫劾者，子孫弟姪，皆詣闕三日，露跣陳謝；子孫有官，自陳解職。子則草屩麤衣，蓬頭垢面，周章道路，要候執事，叩頭流血，申訴冤枉。若配徒隸，諸子竝立草庵於所署門，不敢寧宅，❸動經旬日，官司驅遣，然後始退。江南諸憲司彈人事，事雖不重，而以教義見辱者，或被輕繫而身死獄户者，皆爲死一本作「怨」字。讎，❹子孫三世不交通矣。到洽爲御史中丞，初欲彈劉孝綽，其兄溉先與劉善，苦諫不得，乃詣劉涕泣告別而去。

兵凶戰危，非安全之道。古者，天子喪服以臨師，將軍鑿凶門而出。父祖伯叔，若

❶「常」，程本作「嘗」。
❷「耒」，程本作「來」。
❸「寧」，程本作「迎」。
❹「死」，程本、抱經堂本作「怨」。

在軍陣，貶損自居，不宜奏樂讌會及婚冠吉慶事也。若居圍城之中，憔悴容色，除去飾玩，常爲臨深履薄之狀焉。

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參軍李猷焉。一本無「焉」字。

四海之人，結爲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義敵，令終如始者，方可議之。一尒之後，命子拜伏，呼爲丈人，申父交一本作「友」。之敬，❶身事彼親，亦宜加禮。比見北人，甚輕此節，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觀貌，不擇是非，至有結父爲兄，託子爲弟者。

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晉文公以沐辭豎頭須，致有圖反之誚。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閽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爲恥。黃門侍郎裴之禮，好待賓客，或有此輩，對賓杖之，僮僕引接，折旋俯仰，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一本「裴之禮，號善爲士大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

慕賢第七

古人云：「千載一聖，猶旦暮也；五百年一賢，猶比髆也。」言聖賢之難得，疏闊如此。儻遭不世明達君子，安可不攀附景仰之乎？吾生於亂世，長於戎馬，流離播越，聞見已多；所值名賢，未嘗不神醉魂迷向慕之也。❷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與款狎，熏漬陶染，

❶「交」，程本、抱經堂本作「友」。

❷「神」，程本、抱經堂本作「心」。

言笑舉對，❶無心於學，潛移暗化，自然似之。何況操履藝能，較明易習者也。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墨翟悲於染絲，是之謂矣。君子必慎交遊焉。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顔、閔之徒，何可世得！但優於我，便足貴之。

世人多蔽，貴耳賤目，重遥輕近。少長周旋，如有賢哲，每相狎侮，不加禮敬。他鄉異縣，微藉風聲，延頸企踵，甚於飢渴。校其長短，覈其精麤，或能彼不能此矣。❷一本云：「校長短，覈其精麤，或彼不能如此矣。」所以魯人謂孔子爲東家丘。昔虞國宮之奇，少長於君，君狎之，不納其諫，以至亡國，不可不留心也。

用其言，弃其身，古人所恥。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竊人之美，以爲己力；雖輕雖賤者，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

梁孝元前在荆州，有丁覘者，洪亭民尒，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典一本無「典」字。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恥令子弟以爲楷法。時云：一本無「時云」字。「丁君十紙，不敵王君一字。」❸一本云「王褒數字」。吾雅愛其手迹，常所寶持。孝元嘗遣典籤惠編送文章示蕭祭酒，祭酒問云：「君王比賜書翰，及寫詩筆，殊爲佳手，姓名爲誰？那得都無聲問？」編以實答。子雲歎曰：「此人後生無比，遂不爲世所稱，亦是奇事。」於是聞者少復刮目。稍仕至尚書儀曹郎，末爲晉安王侍讀，隨王東下；及西臺陷殁，簡牘湮散，丁亦

❶「對」，程本、抱經堂本作「動」。
❷上「能」字，程本、抱經堂本無。「此」上，程本、抱經堂本有「如」字。
❸「君一」，程本、抱經堂本作「褒數」。

尋卒於揚州。前所輕者，後思一紙，不可得矣。

侯景初入建業，臺門雖閉，公私草擾，各不自全。太子左衛率羊侃坐東掖門，部分經略，一宿皆辦，❶遂得百餘日抗拒兇逆。於時城内四萬許人，王公朝士，不下一百，便是恃侃一人安之，其相去如此。古人云：「巢父、許由，讓於天下；市道小人，争一錢之利。」亦已懸矣。

齊文宣帝即位數年，便沈湎縱恣，略無綱紀；尚能委政尚書令楊遵彦，内外清謐，朝野晏如，各得其所，物無異議，終天保之朝。遵彦後爲孝昭所戮，❷刑政於是衰矣。斛律明月，齊朝折衝之臣，無罪被誅，將士解體。周人始有吞齊之志，關中至今譽之。此人用兵，豈止萬夫之望而已也！國之存亡，係其生死。

張延雋之爲晉州行臺左丞，匡維主將，鎮撫壃埸，儲積器用，愛活黎民，隱若敵國矣。羣小不得行志，同力遷之。既代之後，公私擾亂，周師一舉，此鎮先平。齊國之亡，❸一本云「齊亡之迹」。啓於是矣。

顔氏家訓卷第二

❶「皆」，程本作「不」。
❷「孝」，原誤作「李」，今據抱經堂本改。
❸「國之亡」，程本、抱經堂本作「亡之迹」。

顔氏家訓卷第三

勉學

勉學第八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況凡庶乎！此事徧於經史，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啓寤汝尒。❶ 士大夫子弟，數歲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便爲凡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貨賄，❷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❸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則不能穿札，❹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❺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自爲足，全忘脩學。❻ 一本云「便謂爲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❼長受一生愧辱哉！

---

❶ 「啓」，程本作「終」。

❷ 「討」，程本作「計」。

❸ 「沈」，程本作「深」。

❹ 「則」，程本作「既」。

❺ 「銷」，抱經堂本作「消」。

❻ 「便自」至「脩學」，程本作「便謂爲足，安能自苦」。

❼ 「惜」，程本作「偕」。

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尒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鹿獨戎馬之閒，❶轉死溝壑之際。當尒之時，誠駑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汝可不自勉耶？❷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爲小人也。

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爲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尒。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嬾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夫讀書之人，自羲、農已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幾事。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隱也。

有客難主人曰：「吾見彊弩長戟，誅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義習吏，❸匡時富

❶「鹿」，程本作「孤」。
❷「汝」，程本、抱經堂本作「安」。
❸「吏」，程本作「史」。

國，以取卿相者有矣。學備古今，才兼文武，身無禄位，妻子飢寒者，不可勝數，安足貴學乎？」主人對曰：「夫命之窮達，猶金玉木石也。脩以學藝，猶磨瑩雕刻也。金玉之磨瑩，自美其鑛璞；木石之段塊，自醜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勝金玉之鑛璞哉？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於無學之富貴也。且負甲爲兵，咋筆爲吏，身死名滅者如牛毛，角立傑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黃，吟道詠德，苦辛無益者如日蝕，逸樂名利者如秋荼，❶豈得同年而語矣。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所以學者，欲其多知明達尒。必有天才，拔羣出類，爲將則闇與孫武、吴起同術，執政則懸得管仲、子産之教。雖未讀書，吾亦謂之學矣。今子即不能然，不師古之蹤跡，猶蒙被而卧尒。」

人見鄰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跨馬被甲，長矟彊弓，❷便云我能爲將；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達興亡之妙也。但知承上接下，積財聚穀，便云我能爲相；不知敬鬼事神，移風易俗，調節陰陽，薦舉賢聖之至也。但知私財不入，公事夙辦，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己刑物，執轡如一本作「生」字。組，反風滅火，化鴟爲鳳之術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時捨，❸一本作「晚舍」。便云我能平獄；不知同轅觀罪，分劍追財，假言而奸露，不問而情得之察也。爰及農商工賈，厮役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爲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於事也。

❶「如」，程本作「幾」。
❷「矟」，原作「弰」，今據王本改。
❸「時捨」，程本作「晚舍」。

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尒。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瞑，❶一本作「旨」。愓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箴諫，❷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慴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一本無「今」字。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户縣，不必理其民；問其造屋，不必知楣橫而梲豎也；問其爲田，不必知稷早而黍穉一本作「遲」字。也。吟嘯談謔，諷詠辭賦，事既優閑，材增迂誕，軍國經綸，略無施用。故爲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乎！

夫學者所以求益尒。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

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説之也。古之學者爲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爲己，脩身以求進也。夫

❶「瞑」，程本、抱經堂本作「腝」。

❷「箴」，程本、抱經堂本作「誠」。

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脩身利行，秋實也。

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❶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一本有「日」字。廢置，便至一本無「至」字。荒蕪矣。然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弃。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魏武、袁遺，老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爲碩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受《孝經》、《論語》，❷皆終成大儒：此竝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墻，亦爲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

學之興廢，隨世輕重。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弘聖人之道，上明天時，下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來不復尒，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爲貴，不肯專於經業。❸一本作「專儒」。梁朝皇孫已下，總丱之年，必先入學，觀其志尚，出身已後，便從文吏，❹略無卒業者。冠冕爲此者，則有何胤、❺劉瓛、明山賓、周捨、朱异、周弘正、賀琛、賀革、蕭子政、劉縚等，兼通文史，不徒講說也。洛陽亦聞崔浩、張偉、劉芳，鄴下又見邢子才：此一本無

❶「誦」下，抱經堂本有「魯」字。
❷「受」，原作「授」，今據抱經堂本改。
❸「專於經業」，程本、抱經堂本作「專儒」。
❹「吏」，抱經堂本作「史」。
❺「胤」，抱經堂本作「胄」。

「此」字。四儒者，雖好經術，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諸賢，故爲上品，以外率多田里閒人，音辭鄙陋，風操蚩拙，相與專固，無所堪能，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汝以此爲師，令人氣塞。孔子曰：「學也，禄在其中矣。」今勤無益之事，恐非業也。夫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粗通注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爲人，何必「仲尼居」即須兩紙疏義，燕寢講堂，亦復何在？以此得勝，寧有益乎？光陰可惜，譬諸逝水。當博覽機要，以濟功業，必能兼美，吾無閒焉。

俗閒儒士，不涉羣書，經緯之外，義疏而已。吾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彦交遊，嘗説《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崔轉爲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蹙，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議曹，與諸博士争宗廟事，❶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❷都不復言，取《韋玄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玄成如此學也。」

夫老、莊之書，蓋全真養性，不肯以物累己也。故藏名柱史，❸終蹈流沙，匿跡漆園，卒辭楚相，此任縱之徒尒。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遞相誇尚，景附草靡。皆以農、黄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業，弃之度外。而平叔以黨曹爽見誅，觸死權之網也；輔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勝之穽也；山巨源以蓄積取

❶「争」，程本、抱經堂本作「議」。
❷「魏」，抱經堂本作「收」。
❸「史」，程本作「石」。

譏，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玄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鑒也；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勝，異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玄以傾動專勢，❶寧後身外己之風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誡之譬也；謝幼輿贓賄黜削，違弃其餘魚之旨也：彼諸人者，並其領袖，玄宗所歸。其餘桎梏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者，豈可備言乎？直取其清談雅論，辭鋒理窟，剖玄析微，妙得入神，賓主往復，娛心悦耳，然而濟世成俗，終非急務。❷一本作「清談高論，剖玄析微，賓主往復，娛心悦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洎於梁世，兹風復闡，《莊》、《老》、《周易》，總謂三玄。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弘正奉贊大猷，化行都邑，學徒千餘，實爲盛美。元帝在江、荆閒，復所愛習，故置學生，❸親爲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承音旨，性既頑魯，亦所不好云。

齊孝昭帝侍婁太后疾，容色顦顇，服膳減損。徐之才爲灸兩穴，帝握拳代痛，爪入掌心，血流滿手。后既痊愈，帝尋疾崩，遺詔恨不見太后山陵之事。其天性至孝如彼，不識忌諱如此，良由無學所爲。若見古人之譏，欲母早死而悲哭之，則不發此言也。孝爲百行之首，猶須學以脩飾之，況餘事乎！

梁元帝嘗爲吾説：「昔在會稽，年始十二，便以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閑齋張葛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痛。一本作「以寬此痛」。率

❶「專」，程本作「權」。

❷「然而濟」至「急務」，程本、抱經堂本作「非濟世成俗之要也」。

❸「故」，程本、抱經堂本作「召」。

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師受，或不識一字，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猒倦。」帝子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況其庶士冀以自達者哉？

古人勤學，有握錐投斧，照雪聚螢，鋤則帶經，牧則編簡，亦云一本作「爲」。勤篤。❶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孤家貧，常無燈，折荻尺寸，然明讀書。❷一本云：「早孤家貧，燈燭難辦，常買荻尺寸，然明讀書。」孝元初出會稽，精選寮寀，綺以才華，爲國常侍兼記室，殊蒙禮遇，終於金紫光禄大夫。一本無「大夫」字。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揚都，好學，家貧無資，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犬亦飢虚，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鄰，猶不廢業，卒成大學，一本作「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録事參軍，爲孝元所禮。此乃不可爲之事，亦是勤學之一人。東莞臧逄世，年二十餘，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劉緩，乞丐客刺或一本無「或」字。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服其志尚，卒以《漢書》聞。

齊有主一本無「主」字。宦者内參田鵬鸞，❸本蠻人也，年十四五，初爲閽寺，便知好學，懷袖握書，曉夕諷誦。所居卑末，使役苦辛，時伺閒隙，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❹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覩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感激沈吟久之。吾甚憐愛，倍加開奬。後被賞遇，賜名敬宣，位至侍中開府。後一本作「齊」。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

❶「云」，程本、抱經堂本作「爲」。

❷「常無燈」至「然明讀書」，程本、抱經堂本作「燈燭難辦，常買荻尺寸折之，然明夜讀」。

❸「主」，程本、抱經堂本無此字。

❹「至」，程本作「坐」。

静，爲周軍所獲。問齊王何在？❶紿云：「已去，計當出境。」疑其不信，歐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蠻夷童丱，猶能以學著忠誠，❷一本作「以學成忠」。齊之將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

鄴平之後，見徙入關。思魯嘗謂吾曰：「朝無禄位，家無積財，當肆筋力，以申供養。每被課篤，勤勞經史，未知爲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子當以養爲心，父當以教一本作「學」。爲事。❸一本作「教」。使汝弃學徇財，豐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之安得煖？若務先王之道，紹家世之業，藜羹緼褐，我自欲之。」

《書》曰：「好問則裕。」《禮》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蓋須切磋相起明也。見有閉門讀書，師心自是，稠人廣坐，謬誤羞一本有「差失」字，無「羞」字。慚者多矣。❹《穀梁傳》稱公子友與莒挐相搏，左右呼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近在齊時，有姜仲岳謂：「『孟勞』者，一本無「孟勞者」三字。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爲國所寶。」與吾苦諍。時清河郡守邢峙，當世碩儒，助吾證之，赧然而伏。又《三輔決録》云：「靈帝殿柱題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蓋引《論語》，偶以四言，目京兆人田鳳也。有一才士，乃言：「時張京兆及田郎二人，皆堂堂尒。」聞吾此説，初大驚駭，其後尋愧悔焉。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爲「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

❶「王」，抱經堂本作「主」。
❷「以學著忠誠」，程本、抱經堂本作「以學成忠」。
❸「以教爲事」，程本、抱經堂本作「以學爲教」。
❹「羞慚」，抱經堂本作「差失」。

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繆，誤反「顓頊」字，頊當爲許録反，錯作許緣反，遂謂朝士言：❶一本作「遂一一謂言」。「從來謬音『專旭』，當音『專翾』尒。」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朞年之後，更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漢書·王莽贊》云：「紫色鼃聲，餘分閏位。」謂以僞亂真尒。昔吾嘗共人談書，言及王莽形狀。有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鴟目虎吻，亦紫色蛙聲。」又《禮樂志》云：「給太官挏馬酒。」李奇注：「以馬乳爲酒也，揰挏乃成。」二字竝從手。揰都統反。❷挏，達孔反。此謂撞擣挺挏之，今爲酪酒亦然。向學士又以爲種桐時，太官釀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於此。太山羊肅，亦稱學問，讀潘岳賦「周文弱枝之棗」爲杖策之杖；《世本》「容成造歷」，以歷爲碓磨之磨。

談説製文，援引古昔，❸必須眼學，勿信耳受。江南閭里閒，士大夫或不學問，羞爲鄙朴，道聽塗説，强事飾辭：呼徵質爲周鄭，謂霍亂爲博陸，上荆州必稱陝西，❹下揚都言去海郡，❺言食則餬口，道錢則孔方，問移則楚丘，論婚則宴尒，及王則無不仲宣，語劉則無不公幹。凡有一二百件，傳相祖述，尋問莫知源由，❻施安時復失所。❼莊生有乘時鵲起之説，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吴臺。」吾有一親表，作《七夕》詩云：「今夜吴臺鵲，亦共往

❶「謂朝士」，程本作「一一謂」。
❷「統」，程本作「抒」，抱經堂本作「孔」。
❸「昔」，程本作「音」。
❹「陝」，程本、抱經堂本作「峽」。
❺「揚」，程本作「楊」。「郡」，抱經堂本作「邦」。
❻「源」，抱經堂本作「原」。
❼「所」，程本作「於」。

填河。」❶《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故戴暠詩云：「長安樹如薺。」又鄴下有一人《詠樹》詩云：「遥望長安薺。」又嘗見謂矜誕爲夸毗，呼高年爲富有春秋，皆耳學之過也。

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慎；習賦誦者，信褚詮而笑吕忱；❷明《史記》者，專徐、鄒而廢篆、籀；❸學《漢書》者，悦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至見服虔、張揖音義則貴之，得《通俗》、《廣雅》而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此，況異代各人乎？世人皆以《通俗文》爲服虔造，未知非服虔而輕之，猶謂是服虔而輕之，故此論從俗也。

夫學者，貴能博聞也。郡國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飲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尋，得其原本。至於文字，忽不經懷，己身姓名，多或乖舛，縱得不誤，亦未知所由。近世有人爲子制名，兄弟皆山傍立字，而有名峙者；❹兄弟皆手邊立字，❺而有名機者；❻兄弟皆水傍立字，而有名凝者。名儒碩學，此例甚多。若有知吾鍾之不調，❼一何可笑。

吾嘗從齊王幸并州，❽自井陘關入上艾縣，東數十里，有獵閭村。後百官受馬糧，在晉陽東百餘里亢仇城側。並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曉。及檢《字林》、《韻集》，乃知「獵閭」是舊「䜲餘聚」，䜲音獵也。「亢仇」舊是「縵𧮫亭」，上音武安反，下音仇。悉屬

❶「共往」，抱經堂本作「往共」。
❷「笑」，程本、抱經堂本作「忽」。
❸「徐」，原作「皮」，今據王本改。
❹「峙」，原誤作「峙」，今據程本、抱經堂本改。
❺「手邊」，程本作「木傍」。「邊」，抱經堂本作「傍」。
❻「機」，原本、程本作「機」，今據抱經堂本改。
❼「鍾之」，程本作「之鍾」。
❽「王」，抱經堂本作「主」。

上艾。時太原王劭欲撰鄉邑記注，❶因此二名聞之，大喜。

吾初讀《莊子》「螝二𩠐」，《韓非子》曰：「蟲有螝者，一身兩口，争食相齕，遂相殺也。」茫然不識此字何音，逢人輒問，了無解者。案：《爾雅》諸書，蠶蛹名螝，音「潰」。又非二𩠐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字詁》，此亦古之虺字，積年凝滯，豁然霧解。

嘗遊趙州，見柏人城北有一小水，土人亦不知名。後讀城南門徐整碑云：❷「洦流東指。」衆皆不識。吾案《說文》，此字古魄字也，洦，淺水貌。此水漢來本無名矣，直以淺貌目之，或當即以洦爲名乎。

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不知所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尒。案：《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也，象其柄及三游之形，所以趣民事。故忩遽者，稱爲勿勿。」

吾在益州，與數人同坐，初晴日晃，❸見地上小光，問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豎就視，答曰：❹「是豆逼尒。」相顧愕然，不知所謂。命將取來，❺乃小豆也。窮訪蜀士，呼粒爲逼，時莫之解。吾云：「《三蒼》、《說文》，此字白下爲匕，皆訓粒，《通俗文》音方力反。」衆皆歡悟。

愍楚友壻竇如同，從河州來，得一青鳥，馴養愛翫，舉俗呼之爲鶡。❻吾曰：鶡出上黨，數曾見之，色竝黃黑，無駮雜也。故陳思王《鶡賦》云：「揚玄黃之勁羽。」試檢《說

❶「劭」，原誤作「邵」，今據抱經堂本改。
❷「南」，程本、抱經堂本作「西」。
❸「晃」，程本作「明」。
❹「曰」，程本、抱經堂本作「云」。
❺「命將取來」，程本、抱經堂本作「命取將來」。
❻「俗」，程本作「族」。

文》：「鳹音介。雀侶鷃而青，❶出羌中。」《韻集》音介。此疑頓釋。

梁世有蔡朗父諱純，❷既不涉學，遂呼蓴爲露葵菜。❸面牆之徒，遞相倣斆。承聖中，遣一士大夫聘齊，齊主客郎李恕問梁使曰：「江南有露葵否？」答曰：「露葵是蓴，水鄉所出。卿今食者，❹緑葵菜尒。」李亦學問，但不測彼之深淺，乍聞無以覈究。

思魯等姨夫彭城劉靈，嘗與吾坐，諸子侍焉。吾問儒行、敏行曰：「凡字與諮議名同音者，其數多少，能盡識乎？」答曰：「未之究也，請導示之。」吾曰：「凡如此例，不預研檢，忽見不識，誤以問人，反爲無賴所欺，不容易也。」因爲説之，得五十許字。諸劉歎曰：「不意乃尒！」若遂不知，亦爲異事。

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尒。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黄。

或彼以爲非，此以爲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顔氏家訓卷第三

❶「鳹」，原誤作「鴒」，「介」，原誤作「分」；今據抱經堂本改，下文同。

❷「父」，原無，今據抱經堂本補。王利器整理本作「者」。

❸「菜」，程本、抱經堂本無。

❹「卿今」，程本爲注。

顏氏家訓卷第四

文章　名實　涉務

文章第九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誦，❶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不可暫無。❷一本作「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童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忤鄉里，❸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猒，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麤疏，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强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脩、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傅玄忿鬬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没取危，顏

❶「誦」，程本、抱經堂本作「頌」。
❷「不可暫無」，程本、抱經堂本作「施用多途」。
❸「忤」，程本作「訶」。

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玄暉悔慢見及。❶ 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於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尒。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筆也。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以衆矣，江南號爲詅力正反。癡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誂撆上音窕，相呼誘也。下音瞥。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虚相讚説，便擊牛釃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誠難也！

學爲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裁，❷知可施行，一本無此四字。然後出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執筆爲文者，何可勝言。然至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尒。但使不失體裁，辭意可觀，便稱才士，❸要動俗蓋

❶「悔」，抱經堂本作「侮」，是。
❷「裁」，程本作「論者」。
❸「便」，程本作「遂」。

世，❶亦俟河之清乎！

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也；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自春秋已來，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絶無惡聲，一旦屈膝而事人，豈以存亡而改慮？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爲豺狼；在魏製檄，則目紹爲虵虺。❷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然亦文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之。

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士不爲也。」❸余竊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鴟鴞》之詠，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自衛返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證之。揚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爲壯夫何如也？著《劇秦美新》，妄投于閣，周章怖慴，不達天命，童子之爲尒。桓譚以勝老子，❹葛洪以方仲尼，使人歎息。此人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著《太玄經》，爲數子所惑尒。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聖之清塵？且《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醬而已。❺

齊世有席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❻譬若朝菌，❼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千丈松樹，❽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

❶「要」下，程本、抱經堂本有「須」字。
❷「目」，程本作「自」。
❸「士」，程本、抱經堂本作「夫」。
❹「桓譚」，原作「袁亮」，今據程本、抱經堂本改。
❺「醬」下，程本、抱經堂本有「瓿」字。
❻「輩」，原作「輂」，今據程本、抱經堂本改。
❼「朝菌」，程本、抱經堂本作「榮華」。
❽「千」，程本作「十」。

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席笑曰：「可哉！」

凡爲文章，猶乘騏驥，❶雖有逸氣，當以銜策制之，❷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

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弃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尒，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

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疎朴，未爲密緻尒。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竝須兩存，不可偏弃也。

吾家世文章，甚爲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時，撰《西府新文》，紀無一篇見録者，❸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音故也。有詩、賦、銘、誄、書、表、啓、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❹竝未得編次，便遭火盪盡，竟不傳於世。銜酷茹恨，徹於心髓！操行見於《梁史·文士傳》及孝元《懷舊志》。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耶？」

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爲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

❶「猶」下，程本、抱經堂本有「人」字。
❷「策」，程本、抱經堂本作「勒」。
❸「紀」，程本作「史記」。
❹「土」，程本作「上」。

毀沈約，❶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爲朋黨。❷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

《吴均集》有《破鏡賦》。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參斂襟：蓋忌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乃凶逆之獸，事見《漢書》，爲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往往見有和人詩者，題云敬同。《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輕言也。梁世費旭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澐詩云：「飄颻雲母舟。」簡文曰：「旭既不識其父，澐又飄颻其母。」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世人或有引《詩》「伐鼓淵淵」者，❸《宋書》已有屢遊之誚。如此流比，幸須避之。北面事親，別舅摛《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桓山之悲：皆大失也。舉此一隅，觸塗宜慎。

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即改之，陳王得之於丁廙也。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忤人，❹至今爲悔，汝曹必無輕議也。

凡代人爲文，皆作彼語，理宜然矣。至於哀傷凶禍之辭，不可輒代。蔡邕爲胡金盈作《母靈表頌》曰：「悲母氏之不永，然委我而夙喪。」又爲胡顥作其父銘曰：「葬我考議郎君。」《袁三公頌》曰：「猗歟我祖，出自有嬀。」王粲爲潘文則《思親詩》云：「躬此勞瘁，鞠予小人。庶我顯妣，克保遐年。」而竝載乎邕、粲之集，此例甚衆。古人之所行，今世以爲諱也。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蟄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愴手澤之遺。是方父於蟲，

❶「魏」下，抱經堂本有「收」字。
❷「爲」，程本、抱經堂本作「有」。
❸「有」下，程本、抱經堂本有「文章」二字。
❹「以」下，程本、抱經堂本有「此」字。

譬婦爲考也。❶蔡邕《楊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潘尼《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陸機《父誄》云：「億兆宅心，敦敘百揆。」《姊誄》云：「俔天之和。」今爲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王粲《贈楊德祖詩》云：「我君餞之，其樂洩洩。」不可妄施人子，況儲君乎？

挽歌辭者，或云古者《虞殯》之歌，或云出自田橫之客，皆爲生者悼往告哀之意。陸平原多爲死人自歎之言，詩格既無此例，又乖製作大意。❷

凡詩人之作，刺箴美頌，各有源流，未嘗混雜，善惡同篇也。陸機爲《齊謳篇》，前敘山川物産風教之盛，後章忽鄙山川之情，疎失厥體。其爲《吴趨行》，何不陳子光、夫差乎？《京洛行》，何不述赧王、靈帝乎？❸

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矣。百家雜説，或有不同，書儻湮滅，後人不見，故未敢輕議之。今指知決紕繆者，略舉一兩端以爲誡云。《詩》云：「有鷕雉鳴。」又曰：「雉鳴求其牡。」毛《傳》亦曰：「鷕，雌雉聲。」又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鄭玄注《月令》亦云：「雊，雄雉鳴。」潘岳賦曰：「雉鷕鷕以朝雊。」是則混雜其雄雌矣。《詩》云：「孔懷兄弟。」孔，甚也；懷，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機《與長沙顧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腦，❹有如孔懷。」心既痛矣，即爲甚思，何故方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兄弟爲孔懷。《詩》云：「父母孔邇。」而呼二親爲孔邇，

❶「譬」，程本、抱經堂本作「匹」。「爲」，程本、抱經堂本作「於」。
❷「大」，程本、抱經堂本作「本」。
❸「何」，程本作「祠」，抱經堂本作「胡」。
❹「腦」，原作「惱」，今據抱經堂本改。

於義通乎？《異物志》云：「擁劍狀如蟹，但一螯偏大尒。」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劍。」是不分魚蟹也。《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而文士往往誤作烏鳶用之。《抱朴子》說，項曼都詐稱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飢渴。」而簡文詩云：「霞流抱朴椀。」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辨爲莊周言也。《後漢書》：「囚司徒崔烈以鋃鐺鏁。」上音「狼」，下音「當」。鋃鐺，大鏁也，世閒多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嘗作詩云：「銀鏁三公腳，刀撞僕射頭。」爲俗所誤。

文章地理，必須愜當。梁簡文《雁門太守行》乃云：「鵞軍攻日逐，鷰騎蕩康居，大宛歸善馬，小月送降書。」蕭子暉《隴頭水》云：「天寒隴水急，散漫俱分瀉，北注徂黃龍，東流會白馬。」此亦明珠之纇，美玉之瑕，宜慎之。

王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静，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爲文外斷絶，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味，以爲不可復得。至《懷舊志》載於《籍傳》。范陽盧詢祖，鄴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論。《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曰：「言不諠譁也。」吾每歎此解有情致，籍詩生於此意尒。

蘭陵蕭慤，梁室上黃侯之子，工於篇什。嘗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時人未之賞也。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潁川荀仲舉、瑯琊諸葛漢亦以爲爾。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

何遜詩實爲清巧，多形似之言。揚都論者，恨其每病苦辛，饒貧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雖然，劉甚忌之，平生誦何詩，常

云：「『蘧居響北闕』，㦗㦗呼麥反。不道車。」又撰《詩苑》，止取何兩篇，時人譏其不廣。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閒，動靜輒諷味。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江南語曰：「梁有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遜及思澄、子朗也。子朗信饒清巧。思澄遊廬山，每有佳篇，亦爲冠絶。

名實第十

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容色姝麗，則影必美焉。今不脩身而求令名於世者，猶貌甚惡而責妍影於鏡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脩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姦，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崖岸；拱把之梁，❶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吾每爲人所毁，常以此自責。若能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仲由之證鼎，❷一本作「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熹之降城，賢於折衝之將矣。

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貝入，信譽顯而然諾虧，不知後之矛戟，毁前之干櫓也。虙子賤云：「誠於此者形於彼。」人之虛實、真僞在乎心，無不見乎迹，但察之未熟尒。一爲

❶「把」，程本作「抱」。
❷「證鼎」，程本、抱經堂本作「言信」。

察之所鑒，巧僞不如拙誠，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讓卿，王莽辭政，當於爾時，自以巧密。後人書之，留傳萬代，可爲骨寒毛豎也。近有大貴，以孝著聲，❶前後居喪，哀毀踰制，亦足以高於人矣。而嘗於苫塊之中，❷以巴豆塗臉，遂使成瘡，表哭泣之過。左右童豎，不能掩之，益使外人謂其居處飲食，皆爲不信。以一僞喪百誠者，乃貪名不已故也。

有一士族，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天才鈍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犢珍玩交諸名士，甘其餌者，遞共吹噓。❸朝廷以爲文華，亦常出境聘。❹東萊王韓晉明篤好文學，疑彼製作，多非機杼，遂設讌言，面相討試尒。❺竟日歡諧，辭人滿席，屬音賦韻，命筆爲詩，彼造次即成，了非向韻。衆客各自沈吟，遂無覺者。韓退歎曰：「果如所量！」韓又嘗問曰：「玉珽杼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答云：「珽頭曲圜，勢如葵葉尒。」韓既有學，忍笑爲吾說之。

治點子弟文章，以爲聲價，大弊事也。❻一則不可常繼，終露其情；二則學者有憑，益不精勵。

鄴下有一少年，出爲襄國令，頗自勉篤。公事經懷，每加撫卹，以求聲譽。凡遣兵役，握手送離，或齎梨棗餅餌，人人贈別，云：「上命相煩，情所不忍。道路飢渴，以此見思。」民庶稱之，不容於口。及遷爲泗州別駕，此費日廣，不可常周。一有僞情，觸塗難繼，功

❶「以孝」，程本作「孝悌」，抱經堂本作「以孝悌」。
❷「於」，程本作「以」。
❸「共」，程本作「相」。
❹「常」，程本、抱經堂本作「嘗」。
❺「尒」，程本、抱經堂本無。
❻「大」，程本作「太」。

績遂損敗矣。❶

或問曰：「夫神滅形消，遺聲餘價，亦猶蟬殼蛇皮，獸迒音「航」。鳥迹尒。何預於死者，而聖人以爲名教乎？對曰：「勸也，勸其立名，則獲其實。且勸一伯夷，而千萬人立清風矣；勸一季札，而千萬人立仁風矣；勸一柳下惠，而千萬人立貞風矣；勸一史魚，而千萬人立直風矣。故聖人欲其魚鱗鳳翼，雜沓參差，不絶於世，豈不弘哉？四海悠悠，皆慕名者，蓋因其情而致其善尒。抑又論之，祖考之嘉名美譽，亦子孫之冕服墻宇也。自古及今，獲其庇廕者亦衆矣。❷夫脩善立名者，亦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世之汲汲者，❸不達此意，若其與魂爽俱昇，松柏偕茂者，惑矣哉！

涉務第十一

士君子之處世，❹貴能有益於物尒。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禄位也。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斷決有謀，强幹習事；四則蕃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五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節費，開悟有術。❺此則皆勤學守行者所能辦

❶「損敗」，程本作「敗損」。
❷「亦」，程本無。
❸「之」，程本、抱經堂本作「人」。
❹「士」，程本作「夫」。
❺「悟」，程本、抱經堂本作「略」。

也。人性有長短，豈責具美於六塗哉？但當皆曉指趣，能守一職，便無媿尒。

吾見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廊廟之下，❶不知有戰陣之急；保俸禄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晉朝南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爲令僕已下尚書郎中書舍人已上，典掌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微過失，又惜行捶楚，所以處於清高，❷蓋護其短也。❸至於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籤省，並曉習吏用，濟辦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杖肅督，故多見委使，蓋用其長也。人每不自量，舉世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見其睫尒。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侍，郊郭之内，無乘馬者。周弘正爲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爲放達。至乃尚書郎乘馬，❹則糾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復，性既儒雅，未嘗乘騎，見馬嘶歕陸梁，莫不震懾，乃謂人曰：「正是虎，何故名爲馬乎？」其風俗至此。❺一本無自「建康令王復」已下一段。

古人欲知稼穡之艱難，斯蓋貴穀務本之道也。夫食爲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種之，薅鉏之，刈穫之，

❶「廊廟」，程本、抱經堂本作「廟堂」。
❷「高」，程本作「名」。
❸「蓋」，程本、抱經堂本作「益」。
❹「書」，原作「馬」，今據程本、抱經堂本改。
❺「建康令王復」至「其風俗至此」，程本無。

載積之，打拂之，簸揚之，凡幾涉手而入倉廩，安可輕農事而貴末業哉？ 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爲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禄而食介。 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爲之，未嘗目觀起一墢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閒餘務乎？ 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閒之過也。

世有癡人，❶不識仁義，不知富貴並由天命。爲子娶婦，恨其生資不足，倚作舅姑之大，❷蛇虺其性，惡口加誣，❸不識忌諱，罵辱婦之父母，卻成教婦不孝己身，❹不顧他恨。但憐己之子女，不愛其婦。❺ 如此之人，陰紀其過，鬼奪其算，不得與爲鄰，❻何況交結乎？ 避之哉！ 避之哉！❼ 此段一本見此篇，一本見《歸心》篇後。

顔氏家訓卷第四

❶ 「世有癡人」以下一段，程本、抱經堂本載於《歸心》篇篇末。
❷ 「大」，程本、抱經堂本作「尊」。
❸ 「惡」，程本、抱經堂本作「毒」。
❹ 「卻成教婦」，程本作「刼云教以婦道」。
❺ 「其婦」，程本、抱經堂本作「己之兒婦」。
❻ 「不得」，程本、抱經堂本作「慎不可」。
❼ 「何況交結乎避之哉避之哉」，程本作「仍不可與爲援宜遠之哉」。「避之哉」，抱經堂本不重文。

顔氏家訓卷第五

省事　止足　誡兵　養生　歸心

省事第十二

銘金人云：「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至哉斯戒也！能走者，奪其翼；善飛者，減其指；有角者，無上齒；豐後者，無前足：蓋天道不使物有兼焉也。古人云：「多爲少善，不如熟一。」❶鼫鼠五能，不成伎術。」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略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於集録，書迹未堪以留愛玩，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畫繪、棊博，鮮卑語、胡書，❷煎胡桃油，鍊錫爲銀，如此之類，略得梗概，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其異端，當精妙也。

上書陳事，起自戰國，逮於兩漢，風流彌廣。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訐羣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説之儔也。總此四塗，賈誠以求位，鬻言以干禄。或無絲毫之益，❸而有不省之困，幸而感悟人主，爲時所納，初獲不貲之賞，終陷不測之

❶「熟」，程本、抱經堂本作「執」。
❷「胡書」，程本、抱經堂本無。
❸「絲」，原作「私」，今據程本、抱經堂本改。

誅，則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類甚衆。良史所書，蓋取其狂狷一介，論政得失尒，非士君子守法度者所爲也。今世所覩，懷瑾瑜而握蘭桂者，悉耻爲之。守門詣闕，獻書言計，率多空薄，高自矜夸，無經略之大體，咸粃糠之微事，❶十條之中，一不足採，縱合時務，已漏先覺，非謂不知，但患知而不行尒。或被發姦私，面相酬證，事途迴冗，翻懼愆尤。人主外護聲教，脱加含養，此乃僥倖之徒，不足與比肩也。

諫諍之徒，以正人君之失尒。必在得言之地，當盡匡贊之規，不容苟免偷安，垂頭塞耳。至於就養有方，思不出位，❷干非其任，斯則罪人。故《表記》云：「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論語》曰：「未信而諫，人以爲謗己也。」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禄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材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酬謝；或有諠聒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爲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温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爲「弗索何獲」。❸不知時運之來，不然亦至也。❹見静退未遇者，便爲「弗爲胡成」。❺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勝算乎！

齊之季世，多以財貨託附外家，諠動女謁。拜守宰者，印組光華，車騎輝赫，榮兼九族，取貴一時。而爲執政所患，隨而伺察，既

❶「粃糠」，程本作「糠粃」。
❷「思」，程本作「恩」。
❸「爲」，抱經堂本作「謂」。
❹「然」，抱經堂本作「求」。
❺「爲」，抱經堂本作「謂」。

以利得，❶必以利治；微染風塵，便乖肅正，坑穽殊深，瘡痏未復；縱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後噬臍，亦復何及。吾自南及北，未嘗一言與時人論身分也，不能通達，亦無尤焉。

王子晉云：「佐饔得嘗，佐鬬得傷。」此言爲善則預，爲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於物，皆無與焉。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憫。況死士歸我，當弃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儉，孫嵩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罪，甘心瞑目。至如郭解之代人報讎，灌夫之横怒求地，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爲也。如有逆亂之行，得罪於君親者，亦不足卹焉。❷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己力，當無所吝。若横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侣，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爲節文爾。

前在脩文令曹，有山東學士與關中太史競歷，凡十餘人，紛紜累歲，内史牒付議官平之。吾執論曰：「大抵諸儒所争，四分并減分兩家尒。歷象之要，可以晷景測之。今驗其分至薄蝕，則四分疏而減分密。疏者，則稱政令有寬猛，運行致盈縮，非算之失也；密者，則云日月有遲速，以術求之，預知其度，無災祥也。用疏，則藏姦而不信；用密，則任數而違經。且議官所知，不能精於訟者，以淺裁深，安有肯服？既非格令所司，幸勿當也。」舉曹貴賤，咸以爲然。有一禮官，恥爲此讓，❸苦欲留連，强加考覈。機杼既薄，無以測量，還復採訪訟人，窺望長短，朝夕聚

---

❶「利得」，程本作「得利」。
❷「亦」，程本、抱經堂本作「又」。
❸「讓」，程本作「議」。

議，寒暑煩勞，背春涉冬，竟無予奪，❶怨誚滋生，赧然而退，終爲内史所迫：此好名之辱也！❷ 一本「此好名好事之爲也」。

止足第十三

《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唯在少欲知足，❸爲立涯限尒。先祖靖侯戒子姪曰：「汝家書生門户，世無富貴。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婚姻勿貪勢家。」吾終身服膺，以爲名言也。

天地鬼神之道，皆惡滿盈。謙虚沖損，可以免害。人生衣趣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飢乏尒。形骸之内，尚不得奢靡，己身之外，而欲窮驕泰耶？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富有四海，貴爲天子，不知紀極，猶自敗累，況士庶乎？常以爲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頃，堂室纔蔽風雨，車馬僅代杖策，蓄財數萬，以擬吉凶急速。不啻此者，皆以義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

仕宦稱泰，不過處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後顧五十人，足以免恥辱，無傾危也。高此者，便當罷謝，偃仰私庭。吾近爲黄門郎，已可收退，當時羇旅，懼罹謗讟，思爲此計，僅未暇尒。自喪亂已來，見因託風雲，徼倖富貴，旦執機權，夜填坑谷，❹朔歡卓、鄭，晦泣顔、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

---

❶「予」，程本作「與」。

❷「名」下，程本有「好事」二字。

❸「足」，程本作「止」。

❹「填」，程本作「損」。

誡兵第十四

顏氏之先，本乎鄒、魯，或分入齊，世以儒雅爲業，徧在書記。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焉。秦、漢、魏、晉，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取達者。春秋之世，顏高、顏鳴、顏息、顏羽之徒，皆一鬭夫尒。齊有顏涿聚，趙有顏㝡，或作「聚」。漢末有顏良，宋有顏延之，竝處將軍之任，竟以顛覆。漢郎顏駟，自稱好武，更無事迹。顏忠以黨楚王受誅，顏俊以據武威見殺，得姓已來，無清操者，唯此二人，皆罹禍敗。頃世亂離，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聚徒衆，違弃素業，徼倖戰功。吾既羸薄，仰惟前代，故寘心於此，子孫誌之。孔子力翹門關，不以力聞，此聖證也。吾見今世士大夫，纔有氣幹，便倚賴之，不能被甲執兵，以衛社稷；但微行險服，逞弄拳掔，大則陷危亡，小則貽恥辱，遂無免者。

國之興亡，兵之勝敗，博學所至，幸討論之。入帷幄之中，參廟堂之上，不能爲主畫規，以謀社稷，君子所恥也。然而每見文士，頗讀兵書，微有經略，若居承平之世，睥睨宫閫，幸災樂禍，首爲逆亂，詿誤善良；如在兵革之時，構扇反覆，縱横説誘，不識存亡，强相扶戴：此皆陷身滅族之本也。誡之哉！誡之哉！

習五兵，便騎乘，❶正可稱武夫尒。❷今世士大夫，但不讀書，即自稱武夫兒，乃飯囊酒甕也。

❶「騎乘」，程本、抱經堂本作「乘騎」。
❷「正」，程本作「上」。

養生第十五

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鍾值。❶人生居世，觸途牽縶。幼少之日，既有供養之勤；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衣食資須，公私驅役，❷而望遁跡山林，超然塵滓，千萬不遇一尒。❸加以金玉之費，鑪器所須，益非貧士所辦。學若牛毛，❹成如麟角。華山之下，白骨如莽，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內教，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願汝曹專精於此。若其愛養神明，調護氣息，慎節起臥，均適暄寒，❺禁忌食飲，將餌藥物，遂其所稟，不爲夭折者，吾無間然。諸藥餌法，不廢世務也。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目看細字，鬚髮猶黑。鄴中朝士，有單服杏仁、枸杞、黃精、朮煎一本有「車前」字。者，❻得益者甚多，不能一一説尒。一本無此六字。吾嘗患齒，搖動欲落，飲食熱冷，皆苦疼痛。見《抱朴子》牢齒之法，早朝建齒三百下爲良，❼行之數日，即便平愈，今恒持之。此輩小術，無損於事，亦可脩也。凡諸餌藥，❽陶隱居《太清方》中總録甚備，但須精審，不可輕脱。❾近有王愛州在鄴，學服松脂，不得節度，腸塞而死，爲藥所誤者甚多。

夫養生者，先須慮禍，全身保性，有此生

❶「鍾值」，程本、抱經堂本作「種植」。
❷「驅役」，程本作「勞役」。
❸「遇」，程本作「過」。
❹「若」，程本、抱經堂本作「如」。
❺「暄寒」，程本、抱經堂本作「寒暄」。
❻「朮煎」，程本作「木車前」，抱經堂本作「朮車前」。
❼「建」，程本、抱經堂本作「叩」。
❽「諸」，程本、抱經堂本作「欲」。
❾「脱」，程本作「服」。

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單豹養於内而喪外，張毅養於外而喪内，前賢所戒也。嵇康著《養生》之論，而以慠物受刑；石崇冀服餌之徵，一本作「延年」。而以貪溺取禍，往世之所迷也。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干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讒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自亂離已來，吾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爲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無全者。唯吴郡太守張嵊，建義不捷，爲賊所害，辭色不撓。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遵女也。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婢妾引決若此之易？悲夫！

歸心第十六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世業此，❶勿輕慢也。其閒妙旨，❷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略動勸誘尒。❸

原夫四塵五廕，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羣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惠，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所及也。内外兩教，本爲一體，漸極爲異，深淺不同。内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義禮智信，皆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

❶ 「家世業此」，程本作「家業歸心」，抱經堂本作「家世歸心」。
❷ 「旨」，程本作「音」。
❸ 「動」，程本、抱經堂本作「重」。

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軍旅，燕享刑罰，固民之性，❶不可卒除，就爲之節，使不淫濫爾。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

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爲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爲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爲姦慝也；其四，以糜費金寶減耗課役爲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如報善惡，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後世之乙乎爲異人也。今竝釋之于下云：

釋一曰：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今人所知，莫著天地。❷天爲積氣，地爲積塊，日爲陽精，月爲陰精，星爲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爲石矣。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萬；百里之物，數萬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形色同爾，但以大小爲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也。石既牢密，烏兔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墜，忽變爲石？地既滓濁，法應沈厚，鑿土得泉，乃浮水上，積水之下，復有何物？江河百谷，從何處生？東流到海，何爲不溢？歸塘尾閭，渫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誰所節度？天漢懸指，那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劃，列國未分，翦疆區野，若爲躔次，封建已來，誰所制割？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中不差。乾象之大，列星之

❶「固」，宋刻《續家訓》作「因」。

❷「著」，程本、抱經堂本作「若」。

夥，何爲分野，止繫中國？昴爲旄頭，匈奴之次；西胡、東越，彫題、交阯，獨弃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外也？

凡人之信，唯耳與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説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宣乍安。斗極所周，管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説，迷大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恒沙世界、微塵數劫也？而鄒衍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

世有祝師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閒，十變五化。人力所爲，尚能如此，何況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浄土，踊出妙塔乎？

釋二曰：夫信謗之徵，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闌，終當獲報尒。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爲虚妄乎？項橐、顔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餒，盜跖、莊蹻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强，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爲通尒。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爲惡而儻值福徵，便生怨尤，❶即爲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虚，周、孔之不實也，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釋三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精絜乎？見有名僧高行，弃而不説；若覩凡僧流俗，便生非毀。且學者之

❶「生」，程本作「可」。

不勤，豈教者之爲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以《詩》、《禮》之教，格朝廷之人，略無全行者；以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禄位；毁禁之侣，何慙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披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

釋四曰：内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尒。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爲本，須達、流水不必剃落鬚髮，豈令罄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户以爲僧尼也？皆由爲政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失國賦算，❶非大覺之本旨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徇主而弃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爲罪人？若能偕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穰佉之國，❷則有自然稻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蠶之利乎？

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似不相屬。及其殁後，則與前身猶老少朝夕尒。❸世有神魂，❹示現夢想，或降僮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徵須福祐，亦爲不少矣。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脩功業。以此而論，安可不爲之作地乎？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尒。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其基址，況於己之神爽，頓欲弃之哉？凡夫蒙蔽，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非一體尒。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畏耶？又君子處

❶「失」，程本、抱經堂本作「空」。
❷「穰」，抱經堂本作「禳」。
❸「猶」上，程本、抱經堂本有「似」字。
❹「神魂」，程本、抱經堂本作「魂神」。

世，貴能克己復禮，濟時益物。治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僕妾臣民，與身竟何親也，而爲勤苦脩德乎？亦是堯、舜、周、孔，虚失愉樂尒。一人脩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脱幾身罪累？幸熟思之！汝曹若觀俗計，樹立門户，不弃妻子，未能出家，但當兼脩戒行，留心誦讀，以爲來世津梁。人身難得，勿虚過也。

儒家君子，尚離庖廚，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折像，未知内教，皆能不殺，此乃仁者自然用心。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勉行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數甚多，不能悉録尒，且示數條於末。

梁世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死，髮中但聞啾啾數千雞雛聲。

江陵劉氏，以賣鱔羹爲業。後生一兒，頭俱是鱔，[1]自頸已下，[2]方爲人尒。

王克爲永嘉郡守，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爲炙，先行至客。一臠入口，便下皮内，周行徧體，痛楚號叫。方復説之，遂作羊鳴而死。

梁孝元在江州時，有人爲望蔡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刹柱，屏除形像，鋪設牀坐，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醉飽，便臥簷下。投醒而覺體痒，[3]爬搔隱疹，因尒成

---

[1]「俱」，程本、抱經堂本無。

[2]「頸」，原作「脛」，今據程本、抱經堂本改。

[3]「投」，程本、抱經堂本作「稍」。

癩，十許年死。

楊思達爲西陽郡守，值侯景亂，時復旱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擥，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

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羣魚齧之而死。

顏氏家訓卷第五

顏氏家訓卷第六

書證

書證第十七

《詩》云：「參差荇菜。」《爾雅》云：「荇，接余也。」❶字或爲莕。先儒解釋皆云：「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黃花似蓴。江南俗亦呼爲猪蓴，或呼爲荇菜。劉芳具有注釋。而河北俗人多不識之，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莧菜，呼人莧爲人荇，亦可笑之甚。

《詩》云：「誰謂荼苦？」《禮》云：「苦菜秀。」《爾雅》、《毛詩傳》竝以荼苦菜也。案：《易統通卦驗玄圖》曰：「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原苦菜則如此也。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白汁，花黃似菊。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案：郭璞注《爾雅》：「此乃蘵黃蒢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禮》者，以此當苦菜，既無宿根，至春子方生尒，亦大誤也。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榮而不實曰英。」苦菜當言英，益知非龍葵也。

《詩》云：「有杕之杜。」江南本竝木傍施大。傳曰：「杕，獨貌也。」徐仙民音徒計反。《說文》曰：「杕，樹貌也。」在木部。《韻集》音

❶「接」，程本作「菨」。

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爲「夷狄」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

《詩》云：「駉駉牡馬。」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鄴下博士見難云：「《駉頌》既美僖公牧于駉野之事，❶何限騲騭乎？」余答曰：「案《毛傳》云：❷『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其下又云：『諸侯六閑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駑馬。』若作放牧之意，通於牝牡，則不容限在良馬獨得駉駉之稱。良馬，天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騲也。《周禮·圉人》職：『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圉人所養，亦非騲也。頌人舉其强駿者言之，於義爲得也。《易》云：『良馬逐逐。』《左傳》云：『以其良馬二。』亦精駿之稱，非通語也。今以《詩傳》良馬，通於牧騲，恐失毛生之意，且不見劉芳義證乎？」

《月令》云：「荔挺出。」鄭玄注云：「荔挺，馬薤也。」《説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廣雅》云：「馬薤，荔也。」《通俗文》亦云：「馬藺。」《易統通卦驗玄圖》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誘注《吕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月令注》荔挺爲草名，誤矣。河北平澤率生之，江東頗有此物，人或種於階庭，但呼爲旱蒲，故不識馬薤。講《禮》者乃以爲馬莧，馬莧堪食，亦名豚耳，俗曰馬齒。江陵嘗有一僧，面形上廣下狹。劉緩幼子民譽，年始數歲，俊悟善體物，❸見此僧云：「面似馬莧。」其伯父縚因呼爲荔挺法師。❹縚親講

❶「騲」，程本、抱經堂本作「坰」。
❷「傳」，程本作「詩」。
❸「悟」，原作「晤」，今據程本改。
❹「縚」上，程本有「劉」字。

《禮》名儒，尚誤如此。

《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施，舒行貌也。」《韓詩》亦重爲「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遂是之，恐爲少誤。❶

《詩》云：「有渰萋萋，興雲祁祁。」《詩》：「興雨祁祁。」注云：「『興雨』如字，本作『興雲』，非。」《毛傳》云：「渰，陰雲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貌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暴疾也。」案：渰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爲「雨」，俗寫誤尒。班固《靈臺》詩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

《禮》云：「定猶豫，決嫌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釋者。❷案：《尸子》曰：「五尺犬爲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爲猶。」吾以爲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於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爲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麂，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狐之爲獸，又多猜疑，故聽河冰無流水聲，然後敢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

《左傳》曰：「齊侯痎，遂痁。」《說文》云：「痎，二日一發之瘧。痁，有熱瘧也。」案：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漸加重乎，故爲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痎瘧音皆，而世間傳本多以痎爲疥，❸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

❶「爲」，程本、抱經堂本作「有」。
❷「者」，程本作「書」。
❸「而」，程本作「在」。

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痁。」此臆説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寧有患疥轉作瘧乎？

《尚書》曰：「惟景響。」《周禮》云：「土圭測景，景朝景夕。」《孟子》曰：「圖景失形。」《莊子》云：「罔兩問景。」如此等字，皆當爲「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而生，故即爲景。❶《淮南子》呼爲「景柱」，《廣雅》云：「晷柱挂景。」竝是也。至晉世葛洪《字苑》，傍始加彡，音杉。音於景反。而世閒輒改治《尚書》、《周禮》、《莊》、《孟》從葛洪字，甚爲失矣。

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爲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傍「車乘」之「車」。按諸「陳隊」，❷竝作「陳鄭」之「陳」。夫行陳之義，取於陳列尒，此六書爲假借也。《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別字，唯王羲之《小學章》，❸獨阜傍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

《詩》云：「黄鳥于飛，集於灌木。」《傳》云：「灌木，叢木也。」此乃《爾雅》之文，故李巡注曰：「木叢生曰灌。」《爾雅》末章又云：「木族生爲灌。」族，亦叢聚也。所以江南《詩》古本，皆爲「叢聚」之「叢」，而古「叢」字似「冣」字，近世儒生，因改爲「冣」，解云：「木之冣高長者。」案：衆家《爾雅》及解《詩》無言此者，唯周續之《毛詩注音》爲祖會反，又音祖會反，❹劉昌宗《詩注音》爲在公反，又

❶「即」下，程本、抱經堂本有「謂」。
❷「隊」，程本作「字」。
❸「之」，抱經堂本無。
❹「又音祖會反」，程本、抱經堂本無，疑似衍文。

狙會反：❶皆爲穿鑿，失《爾雅》訓也。

「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略此字，其間字有不可得無者，至如「伯也執殳」，「於旅也語」，「回也屢空」，「風，風也，教也」，及《詩傳》云：「不戢，戢也；不儺，儺也。」「不多，多也。」如斯之類，儻削此文，頗成廢闕。《詩》言：「青青子衿。」《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服。」按：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爲衿。孫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注《列女傳》，竝云：「衿，交領也。」鄴下《詩》本既無「也」字，羣儒因謬説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爲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成可笑！❷

《易》有蜀才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目録》，不言姓名，題云：「王弼後人。」謝炅、夏侯該，一本「該」字下注云：五代和宮傳凝本作「諺」、作「詠」，未定。竝讀數千卷書，皆疑是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南方以晉家渡江後，❸北間傳記，皆名爲僞書，不貴省讀，故不見也。

《禮・王制》云：「贏股肱。」鄭注云：「謂揎衣出其臂脛。」今書皆作「擐甲」之「擐」。國子博士蕭該云：「擐，當作『揎』，音宣，擐是穿著之名，非出臂之義。」案《字林》，蕭讀是，徐爰音患，非也。

《漢書》「田肎賀上」，江南本皆作「宵」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

❶「狙」，程本、抱經堂本作「祖」。
❷「成」，原作「誠」，今據抱經堂本改。
❸「家」，程本無。

謂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爲「田肎」。梁元帝嘗問之，答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雌黄改『宵』爲『肎』。」元帝無以難之。吾至江北，見本爲「肎」。

《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蠅聲，餘分閏位。」蓋謂非玄黄之色，不中律吕之音也。近有學士名問甚高，遂云：「王莽非直鳶髆虎視，而復紫色蠅聲。」亦爲誤矣。

簡策字，竹下施「朿」，七賜反。末代隸書似「杞宋」之「宋」。亦有竹下遂爲「夾」者，猶如「刺」字之傍應爲朿，❶今亦作「夾」。徐仙民《春秋》、《禮》音，遂以「筴」爲正字，以「策」爲音，殊爲顛倒。《史記》又作「悉」字誤而爲「述」，作「妬」字誤而爲「姤」。裴、❷徐、鄒皆以「悉」字音「述」，以「妬」字音「姤」。既爾，亦可以亥爲豕字音，❸以帝爲虎字音乎？

張揖云：「虙，今伏羲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虙，今伏。」而皇甫謐云：「伏羲，或謂之宓羲。」按諸經史緯候，遂無宓羲之號。虙字從虍，音呼。宓字從宀，音緜。下俱爲必，末世傳寫，遂誤以虙爲宓，而《帝王世紀》因誤更立名尒。何以驗之？孔子弟子虙子賤，爲單父宰，即虙羲之後，俗字亦爲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虙之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爲宓，較可知矣。

《太史公記》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此是删《戰國策》尒。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

❶「字」，原誤作「史」，今據程本、抱經堂本改。
❷「裴」，原誤作「衰」，今據抱經堂本改。
❸「亦」上，抱經堂本有「則」字。

爲「尸」，「後」當爲「從」，俗寫誤也。

應劭《風俗通》云：「《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客有擊筑，❶伎癢，不能無出言。』」案：伎癢者，懷其伎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徒心煩而伎癢。」今《史記》竝作「徘徊」，或作「徬徨不能無出言」，是爲俗傳寫誤尒。

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妬媚，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媚之誅。」此二「媚」，竝當作「媢」，「媢」亦妬也，義見《禮記》、《三蒼》。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后妬媢。」王充《論衡》云：「妬夫媢婦生，則忿怒鬭訟。」益知「媢」是「妬」之別名。原英布之誅，爲意賁音肥。赫尒，不得言「媚」。

《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諸本皆作「山林」之「林」。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所曰：「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灋度量鼎音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凡四十字。其一所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灋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刻辭焉。❷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左，使毋疑。」凡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其書兼爲古隸，余被敕寫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見此稱權，今在官庫。其「丞相狀」字，乃爲「狀貌」之「狀」，爿旁作犬，則知俗作「隗林」非

❶「堂客有」，程本、抱經堂本作「堂上有客」。

❷「皆」下，抱經堂本注「沈氏空一格」。程本此處不空格。

也，當爲「隗狀」尒。

《漢書》云「中外禔福」，字當從示。禔，安也，音「匙匕」之「匙」，義見《蒼》、《雅》、《方言》。河北學士皆云如此，而江南書本多誤從手，屬文者對耦，竝爲提挈之意，恐爲誤也。

或問：「《漢書注》『爲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爲省中』，何故以『省』代『禁』？」答曰：「案《周禮·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鄭注云：『糾，猶割也、察也。』一本無「猶割也」三字。李登云：『省，察也。』張揖云：『省，今省詧也。』然則小井、所領二反，竝得訓察。其處既常有禁衛省察，故以『省』代『禁』。詧，古『察』字也。」

《漢·明帝紀》：「爲四姓小侯立學。」按：桓帝加元服，又賜四姓及梁、鄧小侯帛，是知皆外戚也。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爲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年小獲封，故須立學尒；或以侍祠猥朝，侯非列侯，故曰小侯。《禮》云「庶方小侯」，則其義也。

《後漢書》云：「鸛雀銜三鱓音善。魚。」多假借爲「鱣鮪」之「鱣」，俗之學士因謂之爲鱣魚。案：魏武《四時食制》：「鱣魚大如五斗匳，長一丈。」郭璞注《爾雅》：「鱣長二三丈。」安有鸛雀能勝一者，況三乎？鱣又純灰色，無文章也。鱓魚長者不過三尺，大者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鱓，卿大夫服之象也。」《續漢書》及《搜神記》亦說此事，皆作「鱓」字。孫卿云「魚鼈鰌鱣」及《韓非》、《說苑》皆曰「鱣似蛇，蠶似蠋」，竝作「鱣」字。假「鱣」爲「鱓」，其來久矣。

《後漢書》：酷吏樊曄，爲天水郡守，涼州

爲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嘩城寺。」❶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學士因循，迷而不寤。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耶？

《後漢書·楊由傳》云：「風吹削胏。」此是削札牘之柹尒。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或即謂札爲削。王褒《僮約》曰：「書削代牘。」蘇竟書云：「昔以摩研編削之才。」皆其證也。《詩》云：「伐木滸滸。」《毛傳》云：「滸滸，柹貌也。」史家假借爲「肝肺」字，俗本因是悉作「脯腊」之「脯」，或爲「反哺」之「哺」字。學士因解云：「削哺，是屏障之名。」既無證據，亦爲妄矣！此是風角占候尒。《風角書》曰：「庶人風者，拂地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也？

《三輔決録》云：「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筩。」「果」當作「魏顆」之「顆」。北土通呼物一凷，❷改爲一顆，蒜顆是俗閒常語尒。故陳思王《鷂雀賦》曰：「頭如果蒜，目似擘椒。」又《道經》云：「合口誦經聲璅璅，眼中淚出珠子碟。」其字雖異，其音與義頗同。江南但呼爲「蒜符」，不知謂爲「顆」。學士相承，讀爲「裹結」之「裹」，言鹽與蒜共一苞裹，内筩中尒。《正史削繁音義》又音蒜顆爲苦戈反，皆失也。

有人訪吾曰：「《魏志》蔣濟上書云『弊攰之民』，是何字也？」余應之曰：「意爲攰，即是𩚬倦之𩚬尒。❸《要用字苑》云：「𩚬，音九僞反。」字亦見《廣蒼》、《廣雅》及《陳思王集》。張揖、吕忱竝云：『支傍作刀劍之刀，亦是剞字。』不知蔣氏

❶「嘩城」，抱經堂本作「冀府」。

❷「土」，程本作「士」。

❸「即」，原誤作「郎」，今據程本、抱經堂本改。

自造支傍作筋力之力，或借剞字，終當音九僞反。」

《晉中興書》：「太山羊曼，常頽縱任俠，飲酒誕節，兖州號爲『𨤲伯』。」此字皆無音訓。❶梁孝元帝嘗謂吾曰：「由來不識，唯張簡憲見教，呼爲『嚃羹』之『嚃』。自尒便遵承之，亦不知所出。」簡憲是湘州刺史張纘謚也，江南號爲碩學。案：法盛世代殊近，當是耆老相傳。俗閒又有𨤲𨤲音沓。語，蓋無所不施，❷無所不容之意也。顧野王《玉篇》誤爲黑傍沓，顧雖博物，猶出簡憲、孝元之下，而二人皆云重邊。吾所見數本，竝無作黑者。重沓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

《古樂府》歌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調弦未遽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丈人亦長老之目，今世俗猶呼其祖考爲先亡丈人。又疑「丈」當爲「大」，❸北閒風俗，婦呼舅爲大人公。「丈」之與「大」，易爲誤尒。近代文士，頗作《三婦詩》，乃爲匹嫡竝耦己之羣妻之意，又加鄭、衛之辭，大雅君子，何其謬乎？

《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吹」當作「炊煮」之「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❹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尒。《聲類》作「扊扅」，又或作「扂」。

《通俗文》，世閒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虔既是漢人，其《敘》乃引蘇林、張揖，

❶ 「皆」，程本作「更」。
❷ 「施」，原誤作「見」，今據程本、抱經堂本改。
❸ 「爲」，程本、抱經堂本作「作」。
❹ 「所」上，原衍「牡」字，今據程本、抱經堂本删。

蘇、張皆是魏人，且鄭玄以前，全不解反語，《通俗》反音，甚會近俗。❶ 阮孝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晉中經簿》及《七志》，竝無其目，竟不得知誰制。然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訓》，亦引服虔《俗説》，今復無此書，未知即是《通俗文》，爲當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

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不少，以爲何也？」答曰：「史之闕文，爲日久矣。加復秦人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云『張仲孝友』；仲尼脩《春秋》，而《經》書「孔丘卒」；《世本》左丘明所書，此説出皇甫謐《帝王世紀》。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内并厠，豨黥韓覆，畔討滅殘』；一本「戚殃」。《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終於趙悼后，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嫕：皆由後人所羼，非本文也。」

或問曰：「《東宮舊事》何以呼鴟尾爲祠尾？」答曰：「張敞者，吴人，不甚稽古，隨宜記注，逐鄉俗訛謬，造作書字尒。吴人呼祠祀爲鴟祀，故以祠代鴟字；呼紺爲禁，故以糸旁作禁代紺字；呼盞爲竹簡反，故以木旁作展代盞字；呼鑊字爲霍字，故以金傍作霍代鑊字；❷ 又金傍作患爲鐶字，木傍作鬼爲魁

❶「會」，程本作「爲」。
❷「霍」，原誤作「隺」，今據程本、抱經堂本改。

字，火傍作庶爲炙字，既下作毛爲髻字，金花則金傍作華，窗扇則木傍作扇：諸如此類，專輒不少。」

又問：「《東宫舊事》『六色罽緅』，是何等物？當作何音？」答曰：「按《説文》云：『莙，牛藻也，讀若威。』音隱疑是「隈」字。塢瑰反。即陸璣所謂『聚藻，葉如蓬』者也。又郭璞注《三蒼》亦云：『藴，藻之類也，細葉蓬茸生。』然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圓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爲莙。又寸斷五色絲，横著線股間繩之，以象莙草，用以飾物，即名爲莙。於時當紺六色罽，作此莙以飾緄帶，張敞因造糸旁畏尒，宜作隈。」❶

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唯闞駰《十三州志》以爲舜「納于大麓」，即謂此山，其上今猶有堯祠焉。世俗或呼爲宣務山，或呼爲虚無山，莫知所出。趙郡士族有李穆叔、季節兄弟，李普濟，亦爲學問，並不能定鄉邑此山。余嘗爲趙州佐，❷共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門内碑。碑是漢桓帝時柏人縣民爲縣令徐整所立，銘云：「土有巏務，❸王喬所仙。」方知此巏務山也。巏字遂無所出。務字依諸字書，即旄丘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亡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權務尒。入鄴，爲魏收説之，收大嘉歎。值其爲《趙州莊嚴寺碑銘》，因云：❹「權務之精。」即用此也。

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

❶「隈」，抱經堂本有注云：「『隈』字似當作『莙』。」

❷「余」，原誤作「佘」，今據程本、抱經堂本改。

❸「土」，抱經堂本作「山」。「務」，抱經堂本作「嵍」，下文同。

❹「因云」，程本作「曰」。

夜、戊夜。又云一鼓、❶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爲節。《西都賦》亦云：『衛以嚴更之署。』所以尒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❷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尒。」

《爾雅》云：「朮，山薊也。」郭璞注云：「今朮似薊而生山中。」案：朮葉其體似薊，近世文士，遂讀薊爲筋肉之筋，以耦地骨用之，恐失其義。

或問：「俗名傀儡子爲郭禿，有故實乎？」答曰：「《風俗通》云：『諸郭皆諱禿。』當是前世有姓郭而病禿者，❸滑稽戲調，❹故後人爲其象，呼爲郭禿，猶文康象庾亮尒。」

或問曰：「何故名治獄參軍爲長流乎？」答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於長流之山，此事本出《山海經》，「流」作「留」。於祀主秋。』❺此說本於《月令》。按：《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捕賊掾尒，晉、宋以來，始爲參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爲嘉名焉。」

客有難主人曰：「今之經典，子皆謂非，《說文》所明，❻子皆云是，然則許慎勝孔子乎？」主人拊掌大笑，❼應之曰：「今之經典，皆孔子手迹耶？」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慎手迹乎？」答曰：「許慎檢以六文，貫以部

---

❶ 「一」上，原衍「鼓」字，今據抱經堂本刪。

❷ 「至」，抱經堂本作「過」。

❸ 「世有」，程本、抱經堂本作「代人有」。

❹ 「戲調」，原誤作「調戲」，今據程本、抱經堂本改。

❺ 「主」，抱經堂本作「爲」。

❻ 「明」，程本、抱經堂本作「言」。

❼ 「拊」，程本作「撫」。

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儒尚得改文從意，❶何況書寫流傳耶？必如《左傳》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亥有二首六身之類，後人自不得輒改也，安敢以《說文》校其是非哉？且余亦不專以《說文》爲是也，其有援引經傳，與今乖者，未之敢從。又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是也。而《說文》云：『䆃，❷是禾名。』引《封禪書》爲證，無妨自當有禾名䆃，非相如所用也。『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强爲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觡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吾嘗笑許純儒，不達文章之體，如此之流，不足憑信。大抵服其爲書，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玄注書，往往引其爲證。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

世閒小學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互有同異。❸西晉已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爲專輒尒。考校是非，特須消息。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兩字非體，《三蒼》「尼」旁益「丘」，《說文》「尸」下施「几」。❹如此之類，何由可從？古無二字，又多假借，以中爲仲，以說爲悅，以召爲邵，以閒爲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改。自有訛謬，過成鄙俗。「亂」旁爲「舌」，「揖」下無「耳」，「黿」、「鼉」從

❶「改」，程本作「臨」。
❷「䆃」，原作「導」，今據抱經堂本改，下文同。
❸「互」，程本作「各」。
❹「尸」，原誤作「居」，今據抱經堂本改。

「龜」，「奮」、「奪」從「雚」，胡官反。❶「席」中加「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毁」，「離」則配「禹」，「壑」乃施「豁」，「巫」混「經」旁，「皐」分「澤」片，「獵」化爲「獦」，音曷，獸名，出《山海經》。「寵」變成「竉」。竉，音郎動反，孔也，故從穴。「業」左益「片」，❷「靈」底著「器」，「率」字自有律音，强改爲别，「單」字自有善音，輒析成異：如此之類，不可不治。吾昔初看《説文》，蚩薄世字，從正則懼人不識，隨俗則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筆也。所見漸廣，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猶擇微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牘，幸不違俗也。

案：彌亘字從二閒舟，《詩》云「亘之秬秠」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爲日，而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閒爲舟航字，謬也。《春秋説》以人十四心爲德，《詩説》以二在天下爲酉，《漢書》以貨泉爲白水真人，《新論》以金昆爲銀，《國志》以天上有口爲吴，《晉書》以黄頭小人爲恭，《宋書》以召刀爲邵，❸《參同契》以人負告爲造：如此之例，蓋數術謬語，假借依附，雜以戲笑尒。如猶轉貢字爲項，以叱爲匕，❹安可用此定文字音讀乎？潘、陸諸子《離合詩》、《賦》、《拭卜》、《破字經》及鮑昭《謎字》，皆取會流俗，不足以形聲論也。❺

河閒邢芳語吾云：「《賈誼傳》云：『日中必熭。』注：『熭，暴也。』曾見人解云：『此是

❶「胡官反」，程本作「音館」，抱經堂本注「俗本注音館，非」。
❷「片」，原誤作「土」，今據抱經堂本改。
❸「邵」，原誤作「劭」，今據抱經堂本改。
❹「匕」，程本、抱經堂本作「七」。
❺「論」下，程本、抱經堂本有「之」字。

暴疾之意，正言日中不須臾，卒然便昃尒。』❶此釋爲當乎？」吾謂邢曰：「此語本出太公《六韜》，案字書，古者『㬥曬』字與『暴疾』字相似，唯下少異，後人專輒加傍日尒。言日中時，必須暴曬，不尒者，失其時也。晉灼已有詳釋。」芳笑服而退。

顔氏家訓卷第六

❶「昃」，程本作「昦」。

顏氏家訓卷第七

音辭　雜藝　終制

音辭第十八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詞》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後有揚雄著《方言》，其言大備。❶ 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顯聲讀之是非。逮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説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尒。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閒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怪異。自兹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諭，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搉而量之，❷獨金陵與洛下尒。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濁而鈋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吴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

❶「言」，程本作「書」。
❷「搉」，程本作「榷」。

論。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以錢爲涎，以石爲射，以賤爲羨，以是爲舐；北人以庶爲戍，以如爲儒，以紫爲姊，以洽爲狎：如此之例，兩失甚多。至鄴已來，唯見崔子約、崔瞻叔姪、李祖仁、李蔚兄弟，頗事言詞，少爲切正。李季節著《音韻決疑》，時有錯失；陽休之造《切韻》，殊爲疎野。吾家子女，❶雖在孩稚，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爲己罪矣。云爲品物，未考書記者，不敢輒名，汝曹所知也。

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異。《蒼頡訓詁》，反粺爲逋賣，反娃爲於乖；《戰國策》音刎爲免，《穆天子傳》音諫爲間；《說文》音戛爲棘，讀皿爲猛；《字林》音看爲口甘反，音伸爲辛；《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爲、奇、益、石分作四章；李登《聲類》以系音羿；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此例甚廣，必須考校。前世反語，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詩音》反驟爲在遘，《左傳音》切椽爲徒緣，不可依信，亦爲衆矣。今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訛僻乎？《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爲兄侯，然則兄當音所榮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璵璠，魯之寶玉，當音餘煩，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爲奇，江南皆呼爲神祇之祇。江陵陷没，此音被於關中，不知二者，何所承案。以吾淺學，未之前聞也。

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爲矩。唯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見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爲知音矣。

夫物體自有精麤，精麤謂之好惡。人心

❶「家」，程本作「見」。「子」，程本、抱經堂本作「兒」。

有所去取，去取謂之好惡。上呼號，下烏故反。此音見於葛洪、徐邈，而河北學士讀《尚書》云好呼號反。生惡於各反。殺。是爲一論物體，一就人情，殊不通矣。甫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爲父字。北人遂無一人呼爲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號，須依字讀尒。管仲號仲父，范增號亞父。

案：諸字書，焉者鳥名，❶或云語詞皆音於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於焉逍遥」、「於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故稱龍焉」、「故稱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託始焉尒」、「晉鄭焉依」之類是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別，昭然易曉；而河北混同一音，雖依古讀，不可行於今也。

邪音耶。者，未定之詞。《左傳》曰：「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邪？」《莊子》云：「天邪地邪？」《漢書》云：「是邪非邪？」之類是也。而北人即呼爲「也」字，亦爲誤矣。難者曰：「《繫辭》云：『乾坤，《易》之門户邪？』此又爲未定辭乎？」答曰：「何爲不尒？上先標問，下方列德以折之尒。」❷

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爲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補敗反。諸記傳未見補敗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有此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別，此爲穿鑿尒。

古人云：「膏粱難整。」以其爲驕奢自足，不能剋勵也。吾見王侯外戚，語多不正，亦

❶「者」，程本作「字」。
❷「列」，程本作「刻」。

由内染賤保傅，外無良師友故尒。❶ 梁世有一侯，嘗對元帝飲謔，❷自陳「癡鈍」，乃成「颸段」。元帝荅之云：「颸異涼風，段非干木。」謂「郢州」爲「永州」，元帝啓報簡文，簡文云：「庚辰吴入，遂成司隸。」如此之類，舉口皆然。元帝手教諸子侍讀，以此爲誡。

河北切攻字爲古琮，與工、公、功三字不同，殊爲僻也。比世有人名暹，自稱爲纖；名琨，自稱爲衮；名洸，自稱爲汪；名䓓，音藥。自稱爲獡。音爍。非唯音韻舛錯，亦使其兒孫避諱紛紜矣。

雜藝第十九

真草書迹，微須留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承晉、宋餘俗，相與事之，故無頓狼狽者。吾幼承門業，加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而翫習功夫頗至，遂不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爲人所役使，更覺爲累。韋仲將遺戒，深有以也。

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惟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宏義，❸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閒，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慎勿以書自命。雖然，廝猥之人，以能書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也。

❶「良」，程本作「賢」。
❷「嘗」，程本作「當」。
❸「宏」，程本作「弘」。

梁武祕閣散逸以來，❶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羲之之逸體，故是書之淵源。蕭晚節所變，乃是右軍年少時法也。

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一本注：「前上爲草，能傍作長之類是也。」❷朝野翕然，以爲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爲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逐便轉移。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偏滿經傳。唯有姚元標工於草隸，❸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衆。洎於齊末，祕書繕寫，賢於往日多矣。

江南閭里閒有《畫書賦》，此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爲。其人未甚識字，輕爲軌則，託名貴師，世俗傳信，後人頗爲所誤也。❹

畫繪之工，亦爲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嘗有梁元帝手畫蟬雀白團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蕭賁、劉孝先、劉靈，並文學已外，復佳此法。翫古知今，❺特可寶愛。若官未通顯，每被公私使令，亦爲猥役。吳郡顧士端，出身湘東王國侍郎，後爲鎮南府刑獄參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竝有琴書

❶「武」，程本、抱經堂本作「氏」。
❷「前上爲草能傍作長之類是也」，程本作正文。
❸「草」，程本、抱經堂本作「楷」。
❹「人」，程本、抱經堂本作「生」。
❺「翫古知今」，程本、抱經堂本作「翫閱古今」。

之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岳，橐之子也，仕爲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才學快士，而畫絶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爲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賢都不曉畫，直運素業，豈見此恥乎？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觀德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江南謂世之常射，❶以爲兵射，冠冕儒生，多不習此。别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準的，揖讓昇降，以行禮焉。防禦寇難，了無所益。亂離之後，此術遂亡。河北文士，率曉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三九讌集，常縻榮賜。雖然，要輕禽，截狡獸，不願汝輩爲之。

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中。古者，卜以決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道信謀，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令忲忲，音敕，惕也。此之謂乎。且十中六七，以爲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半收，此何足賴也。世傳云：「解陰陽者，爲鬼所嫉。坎壈貧窮，多不稱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唯京房、管輅、郭璞尒，皆無官位，多或罹災，此言令人益信。儻值世網嚴密，强負此名，便有詿誤，亦禍源也。及星文風氣，率不勞爲之。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間好匠，聚得《龍首》、《金匱》、《玉軨變》、《玉歷》一本作《玉爕》、《玉歷》。十許種書，討求無驗，尋亦悔罷。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不信。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寄宿，不免凶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

❶「謂」，程本作「爲」。

算術，亦是六藝要事。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歷者，皆學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江南此學殊少，唯范陽祖暅暅音亘。精之，仕至南康太守。❶河北多曉此術。

醫方之事，取妙極難，不勸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藥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爲勝事，皇甫謐、殷仲堪，則其人也。

《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洎於梁初，衣冠子孫，不知琴者，號有所闕。大同以末，斯風頓盡。然而此樂愔愔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雖變於古，猶足以暢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勳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況爾曹乎！

《家語》曰：「君子不博，爲其兼行惡道故也。」《論語》云：「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然則聖人不用博弈爲教，但以學者不可常精，有時疲倦，則儻爲之，猶勝飽食昏睡，兀然端坐尒。至如吴太子以爲無益，命韋昭論之。王肅、葛洪、陶侃之徒，不許目觀手執，此並勤篤之志也，能爾爲佳。古爲大博則六箸，❷小博則二焭，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焭十二棊，數術淺短，不足可翫。圍棊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爲雅戲，但令人躭憒，廢喪實多，不可常也。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爲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璝，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爲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

---

❶「仕」，程本、抱經堂本作「位」。

❷「箸」，原誤作「著」，今據抱經堂本改。

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彈棊，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憒，時可爲之。

終制第二十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亂，其閒與白刃爲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人云：「五十不爲夭。」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爲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爲汝誡。

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末，已啓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北地燒塼，便值本朝淪没，流離如此，數十年閒，絶於還望。今雖混一，家道罄窮，何由辦此奉營資費？且揚都汙毀，無復孑遺，還被下濕，未爲得計。自咎自責，貫心刻髓。計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五服之內，傍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廕；使汝等沈淪廝役，以爲先世之恥；故靦冒人閒，不敢墜失。兼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

今年老疾侵，儻然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勞復魄，殮以常衣。先夫人弃背之時，屬世荒饉，家塗空迫，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内無塼。吾當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隨，牀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蠟弩牙、玉豚、錫人之屬，竝須停省。糧罌明器，故不得營。碑誌旒旐，彌在言外。載以鱉甲車，襯土而下，平地無墳；若懼拜掃不知兆域，當築一堵低墻於左右前後，隨爲私記耳。靈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禫，唯下白粥、清水、乾棗，不得有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

餟酹者，一皆拒之。汝曹若違吾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内典功德，隨力所至，勿刳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内典，則無益焉。殺生爲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及七月半盂蘭盆，❶望於汝也。一本無「七月半盂蘭盆」六字，卻作「及盡忠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

孔子之葬親也，云：「古者墓而不墳。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然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墳墓之時，況爲事際所逼也。吾今羈旅，身若浮雲，竟未知何鄉是吾葬地，唯當氣絶便埋之尒。汝曹宜以傳業、揚名爲務，不可顧戀朽壤，以取湮没也。

顔氏家訓卷第七

❶「及七月半盂蘭盆」，程本作「及盡忠信不辱其親所」。

攷證一卷

風操第六

博有五皓之稱。

博有五白，齊威公名小白，故改爲五皓。

一本以博爲傳者非。

顧元歎慕蔡邕。

《三國志》：顧雍，字元歎，以其爲蔡邕所歎。一本作元凱者非。

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竝是對姑立稱。

《爾雅》云：「女子謂晜弟之子爲姪。」《左傳》云：「姪其從姑。」《喪服經》亦一書也。《隋書·經籍志》：《喪服經》、傳及疏義凡十餘家。一本作喪服經者非。

劉縚、緩、綏兄弟，竝爲名器，其父名昭。又云：劉字之下，即有昭音。

《南史·劉昭本傳》子縚、緩附。一本以昭爲照者非。

勉學第八

齊孝昭帝，云云。若見古人之譏，欲母早死而悲哭之。

《淮南子·説山訓》：「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淮謂母爲社。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

若有知吾鍾之不調，一何可笑。

《淮南子・脩務訓》：「昔晉平公令官爲鍾，鍾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鍾音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爲調；而以爲不調，何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吾」字疑當爲「晉」字。一本以「鍾」爲「種」者尤非。

文章第九

王褒過章《僮約》。

褒有《僮約》一篇，自言到寡婦楊惠舍，故言「過章《僮約》」，下對「揚雄德敗《美新》」。「約」字頗似「幼」字，諸本誤以爲「過章《童幼》」。

堂上養老，送兄賦桓山之悲。

《家語》：「顏回聞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決。』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一本作「恒山」者非。

陸機爲《齊謳篇》，云云。其爲《吳趨行》。

《樂府》：陸機《齊謳行》，備言齊地之美，亦欲使人推分直進，不可妄有所營也。又云：崔豹《古今註》曰：「《吳趨行》，吳人以謌其地。」陸機《吳趨行》曰：「聽我歌吳趨。」趨，步也。一本作「吳越行」者非。

名實第十

趙熹之降城。

《後漢・趙熹傳》：❶「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熹，信義著名，願得降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諸本誤作「趙喜」。

「玉珽杼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答云：「珽頭曲圜，勢如葵葉爾。」

《禮記・玉藻》注：「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故以此答爲非。

獸迒鳥迹。

迒音航，又音岡。《唐韻》云：「獸迹。」諸本不考，以爲音闕。

歸心第十六

高柴、折像。

《家語・弟子行》：「高柴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後漢・方術傳》：「折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

書證第十七

《駉頌》既美僖公牧于坰野之事，何限騂騭乎？

諸本皆作「騂駱」，獨謝本作「騂騭」。考之字書：「騂，牝馬也。騭，牡馬也。」顏氏方辯「駉駉牡馬」，故博士難以「何限於騂騭」，後又言「必無騂也」，「亦非騂

❶「熹」，《後漢書》作「憙」。

也」，義益明白。「驒駱」二字，雖見《駉頌》，施之於此，全無意義，故當從謝本。

《孟子》曰：「圖景失形。」

未詳，或恐是《外書》。

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妬媚，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媚之誅。」此二「媚」竝當作「媢」，「媢」亦「妬」也。云云。英布之誅，爲意賁赫爾。

《說文》：「媢，夫妒婦也。」益可明顏氏之說。

秦權。

蜀有秦權二銘，篆文明具，因備載之，以考顏氏之異。

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灋度量鼎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凡四十字，顏氏亦言四十字，而今本有四十一字，蓋誤以「廿」字爲「二十」字。

「明壹之」，顏氏誤作「壹明之」，義未安，當從篆本。

鼎，古則字，謝本音制，非。

壹，古壹字。

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灋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

凡六十字。顏氏稱「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

「皆有刻辭焉」，顏氏無「有」字。

「而刻辭不稱」，顏氏誤以「而」字作「所」字。

「其於久遠也」，顏氏誤以「也」字作「世」

字。《説文》廿注云：「秦刻石也字。」

權銘正作「廿」字。

「刻此詔故刻左」，顏氏缺「故刻」二字，而云「一字磨滅」。

字數不同，恐顏氏所見秦權，自有異同，故仍從顏氏。若「而」字、「也」字，則真誤矣，故改焉。

陳思王《鷂雀賦》曰：「頭如果蒜。」

諸本皆作《雀鷂賦》。又云「蒜果」者非。

「皆由後人所羼」。

《説文》：「羼，羊相厠也。一曰：相出前也。初限切。」

又問：「《東宮舊事》『六色罽緄』，是何等物？當作何音？」答曰：「按《説文》云：『莙，牛藻也，讀若威。』音隱塢瑰反。❶」

《説文》：「莙，牛藻也，从艸君聲，讀若威。渠隕切。」與顏氏所引不同，未詳。

猶文康象庾亮。

《晉書》亮本傳，謚文康。

《拭卜》、《破字經》。

《隋書·經籍志》有《破字要訣》一卷，又有《式經》一卷，《拭卜》、《破字經》，未詳。

❶「隱」，《四部叢刊》景明本疑作「隈」。

顏黃門學殊精博，此書雖辭質義直，然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處朋友鄉黨之閒，其歸要不悖六經，而旁貫百氏，至辯析援證咸有根據。自當啓悟來世，不但可訓思魯、愍楚輩而已。揆家有閩本，嘗苦篇中字譌難讀，顧無善本可讎。比去年春來守天台郡，得故參知政事謝公家藏舊蜀本，行閒朱墨細字，多所竄定，則其子景思手校也。迺與郡丞樓大防取兩家本讀之，大氏閩本尤謬誤：「五皓」實「五白」，蓋「博名」而誤作「傳」，「元歎」本顧雍字而誤作「凱」，「《喪服經》」自一書而誤作「經」，馬牝曰「騨」、牡曰「騭」而誤作「驒駱」。至以「吴趨」爲「吴越」，「桓山」爲「恒山」，「僮約」爲「童幼」，則閩、蜀本實同。惟謝氏所校頗精善，自題以五代宮傅和凝本參定，而側注旁出，類非取一家書。然不正「童幼」之誤，又秦權銘文「鼒」實古「則」字，而謝音制，亦時有此疏舛，讎書之難如此。於是稍加刊正，多采謝氏書，定著爲可傳。又別列《攷證》二十有三條爲一卷，附於左。若其轉寫甚譌與音訓辭義所未通者，皆存之，曰竢洽聞君子。淳熙七年春二月，嘉興沈揆題。

家範

〔宋〕司馬光　撰
萬義廣
李　倩　校點
温樂平

目録

附録……一〇〇

校點説明

《家範》十卷，北宋司馬光撰。司馬光（一〇一九—一〇八六），字君實，謚文正，卒贈温國公，故後世多稱司馬温公，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涑水鄉人，世稱涑水先生。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贈太師、温國公，是北宋乃至中國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政治家和史學家。《宋史》有傳。司馬光著述宏富，尤以主持編纂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聞名於世。此外，尚有《稽古録》、《類篇》、《涑水記聞》、《潛虚》、《家範》、《書儀》、《温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等作品傳世。另外還註解過漢代揚雄的《太玄》。

《家範》是一部蒙學教育題材的作品。晁公武云：「取經史所載賢聖修身齊家之法，分十九門，編類訓子孫。」《四庫總目提要》歸納是書「似較《小學》更切於日用，且大旨歸於義理」，「觀於是編，猶可見一代偉人修己型家之梗概也」。可見，在古人看來，《家範》是輯録經史所載，選擇從祖、父到婦、妾、乳母等十八類家庭成員的典範故事，立足於培養孩童在家庭生活中高尚的道德情操，放眼於治國平天下的大義，體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想的著作。但以今天的道德觀念來考察，我們看到的《家範》，其中有些部分似有虧前人的譽美之辭，也與一個偉大的歷史學家的身份不符。例如本書所載有些孝道、婦女守節之類故事近乎病態。該書版片明萬曆以前幾無遺存，今所見《家範》或已非温公原帙，或部分内容經後人竄入。行文結構方面，也有次序不盡合理的地方，尤其是「兄弟」一門，先序兄，後序弟，但錯亂顛倒之處不少。

《家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均著録爲十卷，鄭樵《通志·藝文

略》著録爲六卷，《宋史・藝文志》著録爲四卷，而《文獻通考》所引後溪劉氏則云「《温公家範》十有二卷」。現存《家範》版本最早者爲萬曆三年（一五七六）陳世寶刻本。萬曆七年，陳氏巡視東南河道，又囑東昌知府莫與齊梓而行之，前有莫氏序，是爲萬曆七年本。明萬曆二十四年沈節甫忠恕堂輯刻《家範》等十三種書爲《先正由醇録》。萬曆十五年司馬祉刻、萬曆三十五年司馬露增修本叢書《涑水司馬氏源流集略》收入《家範》。明天啓六年（一六二六）司馬光十八世孫露及十九世孫嘌等重刊，所據本當爲萬曆本。入清以後，《家範》先由高安朱軾於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刊刻，乾隆間又收入朱氏藏書。乾隆四十二年纂修《四庫全書》，亦收有此書，顯係據朱氏刻本抄録。而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夔州李氏刻本、解梁書院刻本，也都據朱氏刻本重刊。而民國吴興劉氏留餘草堂刻本直接源於明天啓本。此次校點，由於萬曆七年本現藏南京圖書館，無由複製，只好採用天啓六年刻本爲底本。天啓本源於萬曆本，糾正了萬曆七年本的一些誤刻，也産生了新的錯誤，但總體上仍勝於萬曆七年本。以萬曆七年刻本、文淵閣四庫本、吴興劉氏留餘草堂刻本爲校本，並參考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註釋本進行校點。又根據國家圖書館藏萬曆七年刻本縮微製品，抄録序跋作爲附録收入。

校點者　萬義廣　李倩　温樂平

司馬温公家範序

夏后氏之故封，爲先生桑梓，里奉先生遺像而尸祝之者，依然昔日遮道聚觀、釁衣奠哭之人心也。

余于役平水，過其里，瞻謁其祠。高山景行，無射于人。斯又從先生之裔孫露，得盡覩先生遺編，曰：嗟乎！是乃先生之所爲無射也哉！顧其最夷易、最切實者，則有《家範》一書。諄諄亹亹，揔爲齊家示訓。夫經首誠意而極之治平，先後本末昭昭，而其出身加民，則于家庭見端，故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先生之學，惟誠惟一，足以感人主，孚夷虜，薄海内外，無不舉手加額，欣欣戴司馬相公者，此其身先之範，固自不言而喻。且夷考當年立朝大節，如預請建儲，抗議濮禮，與夫因災異而陳慈孝，矢謨洋洋，一本修齊，真如布帛菽粟，别無吊詭奇異之譚可以炫飾聽聞，而一時傾注者，亡慮識與不識，何者？誠故也。余竊怪世之好爲吊詭奇異者，于夷易切實之旨，一切厭薄爲不足道。獨不觀轉大木于河滸者乎？前呼「輿謣」，後者應之。斯時，即有齊謳郢調、吴歈越吟，與激羽流商之曲，皆侈而無當，則知夷易切實之有關于世教也。噫！是可以測《家範》矣。余故願附一言而授諸先生之裔孫。奉勑提督山西學政苕溪後學吴時亮書于平水之衡文公署。

温公家範跋

先文正公《家範》，事擷古今，義兼述作，上自卿士，下逮庶人，凡家行隆美，可爲世法者，罔不備載。如冶人鎔金，陶人塼埴，圜觚方直，一聽之于範，不少差僭。顧家之本在身，而身之主宰在心。求之吾心，取《家範》所載佳言懿行，以證吾心，決吾嚮往，則範自我立，化自我行。己真己僞皆由己，而由人乎？先大父邵武公刻之于閩，板毁無存，未得傳世。先大人孝廉公未仕，早歿，亦不克成所志。露家徒四壁，無力梓行。荷蒙當道名公崇賢重道，所賜俸金，露授梓人，永垂懿範，傳之海宇。允可範俗，足爲聖明風化之助，又不獨爲寒家之範已也。時天啓丙寅端陽日十八世孫露頓首謹識。

十九世孫嘌、嵩、嶧、巇、崘、岐校梓

家範卷之一

十八世孫露十九世孫嘌嵩嶧巇崘岐梓

《周易》：☲☴離下巽上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謂二也。男正位乎外。謂五也。」

家人之義，以内爲本，故先説女也。

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

由内以相成，熾也。

「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家人之道，修於近小而不妄也。故君子以言必有物而口無擇言，行必有恒而身無擇行。

初九，閑有家，悔亡。

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爲家人之始，故宜必以閑有家，然後悔亡也。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貞吉。

居内處中，履得其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職乎中饋，巽順而已，是以貞吉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以陽處陽，剛嚴者也。處下體之極，爲一家之長者也。行，與其慢，寧過乎

恭；家，與其瀆，寧處乎嚴。是以《家人》雖「嗃嗃，悔厲」，猶得其道。「婦子嘻嘻」，乃失其節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

能以其富，順而處位，故大吉也。若但能富其家，何足爲大吉？體柔居巽，履得其位，明於家道，以近至尊，❶能富其家也。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假，至也。履正而應，處尊體巽，王至斯道，以有其家者也。居於尊位而明於家道，則下莫不化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六親和睦，交相愛樂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故「王假有家」，則勿恤而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處家人之終，居家道之成，刑於寡妻，以著於外者也，故曰「有孚」。凡物以猛爲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爲本者，則患在寡威。故家人之道，尚威嚴也。家道可終，唯信與威。身得威敬，人亦如之。反之於身，則知施於人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

❶「近至」，原作「至近」，今據草堂本及宋刻《周易》改。

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孝經》曰：「閨門之内，具禮矣乎？❶

宮中之門，其小者謂之闈。禮者，所以治天下之法也。閨門之内，其治至狹，然而治天下之法，舉在是矣。

「嚴父嚴兄，

事君、事長之禮也。

「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徒役，卑牧也。妻子猶百姓，臣妾猶卑牧，御之必以其道，然後上下相安。

昔四岳薦舜於堯，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

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

---

❶「具」，原作「其」，今據四庫本、草堂本改。

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

帝曰：「我其試哉。」

　言欲試舜，觀其行跡。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

　女，妻。刑，法也。堯於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❶

「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降，下。嬪，婦也。舜爲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嬀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

帝曰：「欽哉！」

　歎舜能修己行敬以安人，則其所能者大矣。

《詩》稱文王之德曰：「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此皆古聖人正家以正天下者也。降於後世，爰自卿士以至匹夫，亦有家行隆美可爲人法者。今采集以爲《家範》。

治家

衛石碏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齊晏嬰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夫治家莫如禮。男女之别，禮之大節也，故治家者必以爲先。《禮》：「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受。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内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

❶「家」下，草堂本有「觀治國」三字。

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皆爲重別也。不雜坐，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也。椸，可以枷衣者。通問，謂相稱謝也。諸母，庶母也。漱，澣也。庶母賤，可使漱衣，不可使漱裳，裳賤。尊之者，亦所以遠別也。外言、内言，男女之職也。不出入者，不以相問也。梱，門限也。女子許嫁繫纓，有從人之端也。大故，宮中有災變若疾病，乃後入也。❶女子有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群公子之舍，則已卑矣。」❷女子十年而不出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亦遠別也。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見媒往來，傳婚姻之言，乃相知姓名。

「非受幣，不交不親。

重別有禮，乃相纏固。

「故日月以告君，

《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謂此也。

「齋戒以告鬼神，

婚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爲神席，以告鬼神，謂此也。

「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

會賓客也。

「以厚其別也。」

厚，重慎也。

---

❶「乃」，四庫本作「然」。

❷「卑」，原作「畢」，今據《禮記注疏》及《春秋公羊注疏》（清阮刻《十三經注疏》本）改。

又,❶「男女非祭非喪,不相受器。

祭嚴喪遽,不嫌也。

「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奠,停地也。

「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子入内,不嘯不指;❷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嘯,讀謂叱。叱,嫌有隱使也。

「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擁,猶障也。❸

「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地道尊右。

又,「子生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蚤其別也。❹

「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

外傅,教學之師。

「女子十年不出。」

恒居内也。

又,「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

閾,限也。

又,「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有歸寧,沒則使卿寧。」

魯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

如,之也。

康子在其朝,

自其外朝也。

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

---

❶「又」,原作「文」,今據萬曆七年本、四庫本、草堂本改。

❷「嘯」,原作「笑」,今據草堂本、《禮記注疏》改,下「嘯」字同。

❸「猶」,原作「獨」,今據四庫本、草堂本改。

❹「蚤」,原作「厚」,今據草堂本、《禮記注疏》改。

入康子之家也。
康子辭於朝而入見，
　辭其家臣，入見敬姜也。
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寢
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
　寢門，正室之門也。上下，天子已下也。
「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
庀季氏之政焉。
　庀，治也。
「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
子往焉，閫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仲尼
聞之，以爲别於男女之禮矣。
　閫，闢也。門，寢門也。
漢萬石君石奮，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
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
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
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其門。」故
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
夫禄歸老于家，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
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
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
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
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
如也，唯謹。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
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
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建元二
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太后
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
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
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
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厠牏，
身自澣灑，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
以爲常。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

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内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車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

甚孝於萬石君。

樊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經營産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勠力，財利歲倍，❶乃至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争財，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争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肯受。

南陽馮良，志行高潔，遇妻子如君臣。

宋侍中謝弘微，從叔混以劉毅黨見誅。混妻晉陽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絶，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唯有二女，年並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宋武受命，晉陽公主降封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廪充盈，門徒不異平

❶「歲」，原作「遂」，今據四庫本及《後漢書》改。

日。田疇壟鬭，有加於舊。東鄉歎曰：「僕射生平重此一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中外親姻、道俗義舊，❶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爲流涕，感弘微之義也。弘微性嚴正，舉止必修禮度，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及東鄉君薨，遺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及會稽、吴興、琅邪諸處，太傅安、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數百人。公私或謂：「室内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物不取，自以私禄營葬。混女夫殷叡，素好樗蒱，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債。内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争。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問，何以居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以謝氏累世財産充殷君一朝戲債，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弘微曰：「親戚争財，爲鄙之甚。今内人尚能無言，豈可道之使争？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

劉君良，瀛州樂壽人。累世同居，兄弟至四從，皆如同氣。尺布斗粟，相與共之。隋末，天下大飢，盜賊群起。君良妻欲其異居，乃自取庭樹鳥雛交置巢中，❷於是群鳥大相與鬭，舉家怪之。妻乃説君良曰：「今天下大亂，争鬭之秋，群鳥尚不能聚居，而況人乎？」君良以爲然，遂相與析居。月餘，君良乃知其謀，夜攬妻髮罵曰：「破家賊，乃汝耶。」悉召兄弟，哭而告之，立逐其妻，復聚居如初。鄉里依之，以

❶「道俗義」，四庫本作「里黨故」。
❷「自」，四庫本作「密」。

避盜賊，號曰「義成堡」。宅有六院，共一廚，子弟數十人，皆以禮法。貞觀六年，詔旌表其門。

張公藝，鄆州壽張人。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過壽張，幸其宅。召見公藝，問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成乖争。苟能相與忍之，則常睦雍矣。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等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公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群從弟再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以次命子弟一人執經史立燭前，即讀一過畢，❶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鍾，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其遇飢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疏遠，必爲擇婿嫁之，皆用刻木粧奩、纈文絹爲資裝。常言：「必待資粧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及公綽衰，仲、郢一遵其法。

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昉家。子孫數世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禄，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餅飯。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

❶「即」，四庫本作「躬」。

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夫人爪牙之利，不及虎豹；膂力之强，不及熊羆；奔走之疾，不及麋鹿；飛颺之高，不及燕雀。苟非群聚以禦外患，則反爲異類食矣。是故聖人教之以禮，使人知父子、兄弟之親。人知愛其父，則知愛其兄弟矣；愛其祖，則知愛其宗族矣。如枝葉之附於根榦，手足之繫於身首，不可離也。豈徒使其粲然條理，以爲榮觀哉！乃實欲更相依庇，以扞外患也。吐谷渾阿豺有子二十人，病且死，謂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將玩之。」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曰：❶「汝取十九隻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否？單者易折，衆者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死。彼戎狄也，猶知宗族相保以爲强，況華夏乎！聖人知一族不足以獨立也，故又爲之甥舅婚媾姻婭以輔之。猶懼其未也，故又愛養百姓以衛之。故愛親者，所以愛其身也；愛民者，所以愛其親也。如是，則其身安若泰山，壽如箕翼，他人安得而侮之哉！故自古聖賢未有不先親其九族，然後能施及他人者也。彼愚者則不然，棄其九族，遠其兄弟，欲以專利其身。殊不知身既孤，人斯戕之矣，於利何有哉！昔周厲王棄其九族，詩人刺之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苟爲獨居，斯可畏矣。

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根本，故君子以爲

❶ 此句下四庫本有「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十四字。

比，况國君乎？ 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 君其圖之。 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携貳！ 若之何去之？」昭公不聽，果及於亂。

華亥欲代其兄合比爲右師，譖於平公而逐之。❶ 左師曰：「汝亥也必亡。 汝喪而宗室，於人何有！ 人亦於汝何有！」既而華亥果亡。

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 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❷君子不貴也。」故欲愛其身而棄其宗族，烏在其能愛身也。

孔子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善爲家者，盡其所有而均之，雖糲食不飽，敝衣不完，人無怨矣。 夫怨之所生，生於自私及有厚薄也。

漢世諺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言尺布可縫而共衣，斗粟可舂而共食。譏文帝以天下之富，不能容其弟也。

梁中書侍郎裴子野家貧，妻子常苦飢寒。中表貧乏者皆牧養之。❸ 時逢水旱，以二碩米爲薄粥，僅得徧焉，躬自同之，曾無厭色。此謂睦族之道者也。

家範卷之一終

❶「平」，原作「十」，今據萬曆七年本、四庫本及《左傳》（清阮刻《十三經注疏》本）改。

❷「得」，原作「謂」，今據四庫本及《孝經注疏》（清阮刻《十三經注疏》本）改。

❸「牧」，四庫本、草堂本皆作「收」。

家範卷之二

十八世孫露十九世孫嘌嵩嶧巘崘岐梓

祖

爲人祖者，莫不思利其後世，然果能利之者鮮矣。何以言之？今之爲後世謀者，不過廣營生計以遺之。田疇連阡陌，邸肆跨坊曲，粟麥盈囷倉，金帛充篋笥，慊慊然求之猶未足，施施然自以爲子子孫孫累世用之莫能盡也。然不知以義方訓其子，以禮法齊其家。自於數十年中勤身苦體以聚之，而子孫於時歲之間奢靡游蕩以散之，反笑其祖考之愚，不知自娱；又怨其吝嗇，無恩於我而厲虐之也。始則欺紿攘竊以充其欲；不足，則立約舉債於人，❶俟其死而償之。觀其意，惟患其考之壽也。甚者至於有疾不療，陰行酖毒亦有之矣。然則曏之所以利後世者，適足以長子孫之惡而爲身禍也。頃嘗有士大夫，其先亦國朝名臣也，家甚富而尤吝嗇，斗升之粟、尺寸之帛，必身自出納，鎖而封之。晝則佩鑰於身，夜則置鑰於枕下。病甚，困絶不知人，子孫竊其鑰，開藏室，發篋笥，取其財。其人後蘇，即捫枕下，求鑰不得，憤怒遂卒。其子孫不哭，相與争匿其財，遂致鬪訟。其處女亦蒙首執牒，自訐於府庭，以争嫁資，爲鄉黨笑。蓋由子孫自幼及長，惟知有利，不知有義故也。夫生生之資，固人所不能無，然勿求多餘，多餘希不爲累矣。使其子孫果賢邪，豈蔬糲希褐不能

❶「約」，四庫本作「券」。

自營，至死於道路乎？若其不賢邪，雖積金滿堂，奚益哉？多藏以遺子孫，吾見其愚之甚也。然則聖賢皆不顧子孫之匱乏邪？曰：何爲其然也！昔者聖人遺子孫以德以禮，賢人遺子孫以廉以儉。舜自側微積德至於爲帝，子孫保之，享國百世而不絕。周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積德累功，至於武王而有天下。其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言豐德澤，明禮法，以遺後世而安固之也。故能子孫承統八百餘年，其支庶猶爲天下之顯諸侯，棋布於海内。其爲利豈不大哉！

孫叔敖爲楚相，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丘，累世不失。

漢相國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爲世家所奪。」

太子太傅疏廣，乞骸骨歸鄉里，天子賜金二十斤，太子贈以五十斤。廣日令家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何，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産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大人所勸，説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閑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嬴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涿郡太守楊震，性公廉，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公爲開産業。❶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南唐德勝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周本好施。或勸之曰：「公春秋高，宜少留餘貲以遺子孫。」本曰：「吾繫草履事吴武王，位至將相，誰遺之乎？」

近故張文節公爲宰相，所居堂室不蔽風雨，服用飲膳與始爲河陽書記時無異。其所親或規之曰：「公月入俸禄幾何，而自奉儉薄如此。外人不以公清儉爲美，反以爲有公孫布被之詐。」文節歎曰：「以吾今日之禄，雖侯服王食，何憂不足？然人情由儉入奢則易，由奢入儉則難。此禄安能常恃？一旦失之，家人既習於奢，不能頓儉，必至失所，曷若無失其常！吾雖違世，家人猶如今日乎！」聞者服其遠慮。此皆以德業遺子孫者也，所得顧不多乎？

晉光禄大夫張澄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止光禄，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昌熾，公侯將相，至梁、陳不絶。雖未必因葬地而然，足見其愛子孫厚於身矣。

先公既登侍從，常曰：「吾所得已多，當留以遺子孫。」處心如此，其顧念後世不亦深乎！

家範卷之二終

❶「公爲」，草堂本作「爲公」，《後漢書》本傳作「令爲」。

家範卷之三

十八世孫露十九世孫嶸嵩嶧巘崳岐梓

父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遠者，非疏遠之謂也。謂其進見有時，接遇有禮，不朝夕嘻嘻相褻狎也。

曾子曰：「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遵之以道而勿强。」言心雖愛之，不形於外，常以嚴莊莅之，不以辭色悅之也。不遵之以道，是棄之也。然强之或傷恩，故以日月漸磨之也。

北齊黄門侍郎顔之推《家訓》曰：❶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宫，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

石碏諫衛莊公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禄過也。」自古知愛子不知教，使至於危辱亂亡者，可勝數哉！夫愛之，

❶「之」，原作「子」，今據四庫本改。

當教之使成人。愛之而使陷於危辱亂亡，烏在其能愛子也？人之愛其子者多曰：「兒幼，未有知耳，俟其長而教之。」是猶養惡木之萌芽，曰「俟其合抱而伐之」，其用力顧不多哉？又如開籠放鳥而捕之，解韁放馬而逐之，曷若勿縱勿解之爲易也！

《曲禮》：「幼子常視毋誑。

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之，毋誑欺。

「立必正方，不傾聽。

習其自端正。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

習其扶持。尊者提攜，謂牽將行。

「負劍辟咡詔之，

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傍，辟咡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咡。

「則掩口而對。」

習其鄉尊者屏氣也。

《内則》：「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

俞，然也。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革，女用繒，有飾緣之。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

方名，東西南北之類。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早其別也。

「八年，出入門户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視以廉耻。

「九年，教之數日。

知朔望與六甲也。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成童，十五以上。

曾子之妻出外，兒隨而啼。妻曰：「勿啼，吾歸爲爾殺豕。」妻歸，以語曾子。曾子即烹豕以食兒，曰：「毋教兒欺也。」

賈誼言：古之王者，太子始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提孩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義、禮，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

《顔氏家訓》曰：古者聖王，子生咳㖷，❶師保固明仁、孝、禮、義道習之矣。凡庶縱不能爾，當及嬰稚識人顔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爲，❷恣其所欲，宜誡翻獎，應呵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爾。憍慢已習，方乃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長成，終爲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諺云：「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言！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顔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爾。當以疾病爲喻，安得不用湯藥針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者，豈願苛虐於骨

❶「咳㖷」，四庫本作「孩提」。

❷「運」，原作「連」，今據四庫本及《顔氏家訓》（《四部叢刊》景明本）改。

肉乎？誠不得已也。

王大司馬

梁大司馬王僧辨也。

母衛夫人，性甚嚴正。王在湓城，爲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楚撻之，故能成其勳業。

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❶少爲父所寵，失於教義。一言之是，徧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掩藏文飾，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語言不擇爲周逖抽腸釁鼓云。然則愛而不教，適所以害之也。《傳》稱「鳲鳩之養其子，❷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至於人，或不能然。《記》曰：父之於子也，「親賢而下無能」。使其所親果賢也，所下果無能也，則善矣。其溺於私愛者，往往親其無能而下其賢，則禍亂由此而興矣。

《顔氏家訓》曰：❸「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謂靈龜明鑑。」此通論也。

曾子出其妻，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曾子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後漢尚書令朱暉，年五十失妻。昆弟欲爲繼室。暉歎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

❶「才」，原作「寸」，今據四庫本、草堂本、《顔氏家訓》改。

❷「傳」，原作「恃」，今據四庫本改。草堂本作「詩」。

❸「顔」，原作「剖」，今據四庫本、草堂本改。

者。」遂不娶。今之人年長而子孫具者，得不以先賢爲鑑乎？

《内則》曰：「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

庸之言用也。

「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

怒，譴責也。

「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表，猶明也。猶爲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也。

君子之所以治其子婦，盡於是而已矣。今世俗之人，其柔懦者，子婦之過尚小，則不能教而嘿藏之。及其稍著，又不能怒而心恕之。❶至於惡積罪大，不可禁遏，則喑嗚鬱悒，至有成疾而終者。如此，有子不若無子之爲愈也。其不仁者，則縱其情性，殘忍暴戾，或聽後妻之讒，或用嬖寵之計，捶朴過分，棄逐凍餒，必欲寘之死地而後已。《康誥》稱：「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謂之元惡大憝。蓋言不孝不慈，其罪均也。

母

爲人母者，不患不慈，患於知愛而不知教也。古人有言曰：「慈母敗子。」愛而不教，使淪於不肖，陷於大惡，入於刑辟，歸於亂亡。非他人敗之也，母敗之也。自古及今，若是者多矣，不可悉數。

周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文王生而明聖，卒爲周宗。君子謂大任能胎教。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

❶「恕」，四庫本作「恨」。

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藝博通矣。彼其子尚未生也，固已教之，況已生乎？

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之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衒賣之事。❶孟母又曰：「此非所以居之也。」乃徙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孟子幼時問東家殺猪何爲？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❷「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食。既長就學，遂成大儒。彼其子尚幼也，固已慎其所習，況其長乎！

漢丞相翟方進繼母隨方進之長安，織履以資方進遊學。晉太尉陶侃，早孤貧。爲縣吏，番陽孝廉范逵常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髲以易酒肴。❸逵薦侃於廬江大守，召爲督郵，由此得仕進。

後魏鉅鹿魏緝母房氏，緝生未十旬，父溥卒。母鞠育，不嫁，訓道有母儀法度。緝所交遊，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饌，有不及己者輒屏卧不餐，須其悔謝乃食。

唐侍御史趙武孟少好田獵，嘗獲肥鮮以遺母。母泣曰：「汝不讀書而田獵，如是，吾無望矣。」竟不食其膳。武孟感激勸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至美宦。

天平節度使柳仲郢母韓氏常粉苦參黃連，

❶「衒」，原作「衔」，今據萬曆七年本、四庫本及《列女傳》（《四部叢刊》景明本）改。

❷「而」，原作「曰」，今據萬曆七年本、四庫本、草堂本改。

❸「髲」，原作「髮」，今據四庫本、《晉書》改。

和以熊膽，以授諸子。每夜讀書，使噙之以止睡。

太子少保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親教諸子。久雨，宅後古墻頹陷，得錢滿缸。奴婢喜，走告鄭。鄭焚香祝之曰：「天蓋以先君餘慶，愍妾母子孤貧，賜以此錢。然妾所願者，諸子學業有成，他日受俸，此錢非所欲也。」亟命掩之。此唯患其子名不立也。

齊相田稷子受下吏金百鎰，以遺其母。母曰：「夫爲人臣不忠，是爲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矣。」稷子遂慚而出，反其金而自歸於宣王，請就誅。宣王悦其母之義，遂赦稷子之罪，復其位，而以公金賜母。

漢京兆尹雋不疑每行縣録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也。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言語異於它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吴司空孟仁嘗爲監魚池官，自結網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汝爲魚官，以鮓寄母，非避嫌也！」

晉陶侃爲縣吏，嘗監魚池，以一蚶鮓遺母。母封鮓責曰：「爾以官物遺我，不能益我，乃增吾憂耳。」

隋大理寺卿鄭善果母崔氏夫鄭誠討尉遲迥戰死。❶母年二十而寡，父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鄭君雖死，❷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背死夫爲無禮。」遂不嫁。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年四十授沂州刺史，尋爲魯郡

❶「崔」，原作「翟」，今據草堂本及《隋書》改。
❷「雖死」，原倒，今據四庫本、草堂本乙正。

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鄣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悦，即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堂，蒙袂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床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慙汝家耳。吾爲汝家婦，獲奉洒掃，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狥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稚襲茅土，汝今位至方岳，豈汝身致之邪？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心緣驕樂，隳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失亡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辜戾。吾死日，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每至夜分而寢。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此？」答曰：「吁！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乃天子報汝先人之狥命也。當散贍六姻，爲先君之惠，奈何獨擅其利以爲富貴乎？又絲枲紡績，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及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爲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静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閤。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門。非自手作及庄園禄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內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修理公宇及分僚佐。善果亦由此克己，號爲清吏，考爲天下最。

唐中書令崔玄暐初爲庫部員外郎，母盧氏嘗戒之曰：「吾嘗聞姨兄辛玄馭云：『兒子從官於外，有人來言其貧窶不能自存，此吉語也。言其富足，車馬輕肥，此惡語也。』吾常重其言。比見中表仕宦者多以金帛獻遺其父母，父母但知之忻悦，不問金帛所從來。若以非道得之，此乃爲盜而未發者耳，安得不憂而更喜乎？汝今坐食俸禄，苟不能忠清，雖日殺三牲，吾猶食之不下咽也。」玄暐由是以廉謹著名。

李景讓宦已達，髮斑白，小有過，其母猶撻之。景讓事之，終日常兢兢。及爲浙西觀察使，有左右都押牙迕景讓意，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下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爲汝喜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❶何以見汝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至，爲之請。不許。將佐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此惟恐其子之入於不善也。

漢汝南功曹范滂坐黨人被收，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

魏高貴鄉公將討司馬文王，以告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沈、業出走告文王，經獨不往。高貴鄉公既薨，經被收。辭母，母顔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但恐不得死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

❶「年」，四庫本作「老」。

唐相李義甫專横，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爲不孝。二者不能自決，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此非不愛其子，惟恐其子爲善之不終也。然則爲人母者，非徒鞠育其身使不罹水火，又當養其德使不入於邪惡，乃可謂之慈矣。

漢明德馬皇后無子，賈貴人生肅宗。顯宗命后母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古今稱之，以爲美談。

隋番州刺史陸讓母馮氏，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孽子也，坐贓當死。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罪。於是流涕嗚咽，親提盃粥勸讓食。❶既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爲之改容，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爲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奬風俗。讓可減死，除名。」復下詔褒美之，賜物五百段，集命婦與馮相識，以旌寵異。

齊宣王時，有人鬬死於道，吏訊之。有兄弟二人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舍之，❷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善惡，試問其

❶「提」，萬曆七年本、四庫本作「持」。
❷「舍」，草堂本作「赦」。

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受命，召其母問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今欲殺之，何也？」其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於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也？❶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失言忘約，已諾不信，何以居於世哉？予雖痛子，❷獨謂行何？」泣下沾襟。相入，言之於王。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其子，而尊其母，號曰「義母」。

魏芒慈母者，孟楊氏之女，芒卯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母。乃令其三子不得與前妻之子齊，衣服、飲食、進退、起居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人有謂慈母曰：「子不愛母至甚矣，何爲憂懼勤勞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假子而不爲，何以異於凡人？且其父爲其孤也，使妾而繼母。繼母如母，爲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妾可以忘義乎？」遂訟之。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曰：「慈母如此，可不赦其子乎？」乃

❶「也」，四庫本作「耶」。
❷「予」，原作「矛」，今據萬曆七年本、四庫本、草堂本改。

赦其子而復其家。自此之後，五子親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義漸之，率導八子咸爲魏大夫卿士。❶

漢安衆令漢中程文矩妻李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疾困篤，母惻隱，親自爲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己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修革。自後訓導愈明，並爲良士。

今之人，爲人嫡母而疾其孽子，爲人繼母而疾其前妻之子者，聞此四母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魯師春姜嫁其女，三往而三逐。春姜問其故，以輕侮其室人也。春姜召其女而笞之，曰：「夫婦人以順從爲務，貞慤爲首。今爾驕溢不遜以見逐，曾不悔前過。吾告汝數矣，而不吾用，爾非吾子也。」笞之百，而留之三年，乃復嫁之。女奉守節義，終知爲人婦之道。今之爲母者，女未嫁不能誨也。既嫁，爲之援，使挾己以陵其婿家。及見棄逐，則與婿家鬭訟，終不自責其女之不令也。如師春姜者，豈非賢母乎？

家範卷之三終

❶「率」，草堂本作「卒」。

家範卷之四

十八世孫露十九世孫嘌嵩嶧巗崘岐梓

子　上

《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又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孟子曰：「不孝有五：惰其四肢，❶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鬭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夫爲人子而事親或虧，雖有他善累百不能掩也，可不慎乎！

經曰：「君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

恭己之身，不近危辱。

「養則致其樂，

樂親之志。

「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

嚴，有恭也。

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禮》：「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盛容飾，以適

❶「惰」，原作「隋」，今據萬曆七年本、四庫本、草堂本改。

父母之所。」「父母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

傳，移也。

「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

卮、匜，酒漿器。敦、牟，黍稷器。

「在父母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

齊，莊也。

「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

睇，傾視也。

「寒不敢襲，癢不敢搔。

襲，謂重衣。

「不有敬事，不敢袒裼。❶

父黨無容。

「不涉不撅。」

撅，揭衣也。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

告、面同耳。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顔色安否。

「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

緣親之意欲知之。

「恒言不稱老。」

廣敬。

又，「爲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謂與父同宮者也，不敢當其尊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奥。道有左右。中門，謂棖、闑之中央。《内則》曰：「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

「食饗不爲槩，

---

❶「袒」，原誤作「祖」，今據四庫本、草堂本及《禮記注疏》改。

槩，量也。不制待賓客饌具之所有。

「祭祀不爲尸。

尊者之處，爲其失子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恒若親之，將有教使然。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

爲近于危辱也。❶人之性不欲見毀訾，不欲見笑，君子樂然後笑。

「孝子不服闇，不登危，

服，事也。不闇冥之中從事，爲有非常且嫌失禮也。

「懼辱親也。」

宋武帝即大位，春秋已高，每旦朝繼母蕭太后，未嘗失時刻。彼爲帝王尚如是，况士民乎？

梁臨川静惠王宏兄懿爲齊中書令，爲東昏侯所殺，諸弟皆被收。僧慧思藏宏，得免。宏避難潛伏，與太妃異處，每遣使參問起居。或謂逃難須密，不宜往來。宏銜淚答曰：「乃可無我，此事不容暫廢。」彼在危難尚如是，况平時乎？

爲子者，不敢自高貴，故在禮：三賜不及車馬，

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於君。

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

國初，平章事王溥父祚有賓客，溥常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祚曰：「豚犬不足爲

---

❶「于」，萬曆七年本、四庫本作「其」。

之起。」此可謂居則致其敬矣。

《禮》：「子事父母，雞初鳴而起，左右佩服，以適父母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

怡，悦也。疴，疥。抑，按。搔，摩也。

「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

先後之隨時便也。

「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卒授巾。

槃，承盥水者。巾，以帨手。

「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温之。

温，籍也。

「父母之命，勿逆勿怠。

恃其孝敬之愛，則或違懈。

「若飲之食之，雖不嗜，必嘗而待。

請後命而去也。❶

「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

待後命釋藏也。

又，「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家事統于尊也。

又，「爲人子之禮，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安定其床衽也，省問其安否何如。

「在醜夷不爭。」

醜，衆也。夷，猶儕也。

孟子曰：「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❶「請」，《禮記注疏》作「待」。

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服五采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卧地，爲小兒啼，弄雛于親側，欲親之喜。

漢諫議大夫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爲養，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

案驗以比之，猶今兒閱也。

革以母老不欲摇動，❶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

晉西河人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温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宋會稽何子平爲楊州從事吏，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殺者，若不可寄至家，則不肯受。後爲海虞令，縣禄唯供養母一身，不以及妻子。人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禄本在養親，不在爲己。」問者慙而退。

同郡郭原平，養親必以己力，傭賃以給供養。性甚巧，每爲人傭作，止取散夫價。❷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飡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虚中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糴買，然後舉爨。

唐曹成王皋爲衡州刺史，遭誣在治。念太

❶「母老」，四庫本作「老母」。

❷「夫」，原作「夫」，今據萬曆七年本、四庫本及《宋書》、《南史》改。

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辟，❶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貶潮州刺史，以遷入賀。既而事得直，復還衡州，然後跪謝告實。此可謂養則致其樂矣。

《禮》：「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

憂不爲容也。

「言不惰，

憂不在私好。惰，不正之言。

「琴瑟不御。❷

憂不在樂。

「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

憂不在味。

「笑不至矧，怒不至詈。

憂在心，難變也。齒本曰矧，大笑則見。

「疾止復故。」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

三皆曰朝，以其禮同。

「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

內豎，小臣之屬，掌內外之通命者。御，如小史直日矣。

「內豎曰：『安。』文王乃喜。

孝子恒兢兢。

「及日中又至，亦如之。

又，復也。

「及莫又至，亦如之。

莫，夕也。

「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

節，謂居處故事。履，蹈地也。

「王季復膳，

❶「辟」，唐韓愈所撰《曹成王碑》作「辯」。

❷「琴」，原作「本」，今據萬曆七年本、四庫本、草堂本及《禮記注疏》改。

飲食安也。

「然後亦復初。

憂解。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

庶幾程式之。帥，循也。

「文王有疾，武王不脱冠帶而養。

言常在側。

「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欲知氣力箴藥所勝。

「旬有二日，乃間。」

間，猶瘳也。

漢文帝爲代王時，薄太后常病。三年，文帝目不交睫，不解衣，❶湯藥非口所嘗，弗進。

晉范喬父粲，仕魏爲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粲遂稱疾。闔門不出，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常侍左右，候其顔色，以知其旨。如此三十六年，終於所寢之車。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絶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没，足不出里邑。

南齊庾黔婁爲孱陵令，❷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病始二日。醫云：「欲知瘥劇，❸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可延。汝誠禱既至，改得至月末。」晦，而易亡。

後魏孝文帝，幼有至性。年四歲時，獻文患癰，帝親自吮膿。

❶「不解衣」，四庫本作「衣不解帶」。

❷「孱陵」，原作「陵川」，今據四庫本及《梁書》、《南史》改。

❸「劇」，原作「則」，今據四庫本及《梁書》、《南史》改。

北齊孝昭帝，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宮。帝行不正履，容色憔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雞鳴而出，辰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輿輦。太后病苦小增，便即寢伏閤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每常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手心，血流出袖。此可謂病則致其憂矣。

經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❶

氣竭而息，聲不委曲。

「禮無容，

觸地無容。

「言不文，

不爲文飾。

「服美不安，

不安美飾，故服衰麻。

「聞樂不樂，

悲哀在心，故不樂也。

「食旨不甘，

旨，美也。不甘美味，故蔬食水飲。

「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

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于殞滅。

「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使不肖企及，賢者俯從。夫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爲制者，使人有終竟之限也。

「爲之棺椁衣衾而舉之，

周尸爲棺，周棺爲椁。衣謂斂衣。衾，被也。舉謂舉尸内於棺也。

「陳其簠簋而哀慼之，

❶「偯」，原作「哀」，今據阮刻《孝經注疏》改。

簠簋，祭器也。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慼之。

「擗踊哭泣，哀以送之，

男踊女擗，祖載送之。

「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

「爲之宗廟，以鬼享之。

立廟祔祖之後，則以鬼禮享之。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寒暑變移，益用增感，以時祭祀，展其孝思也。

「生事敬愛，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君子之於親喪，固所以自盡也，不可不勉。喪禮備在方册，不可悉載。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高子皋執親之喪也，

子皋，孔子弟子，名柴。

泣血三年，

言泣無聲，如血出。

未嘗見齒，

言笑之微。

君子以爲難。

顏丁善居喪。

顏丁，魯人。

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從，隨也。慨，憊貌。

唐太常少卿蘇頲遭父喪，睿宗起復爲工部侍郎，頲固辭。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忍發

言，恐其殞絶。」上乃聽其終制。左庶子李涵爲河北宣慰使，會丁母憂。起復本官而行，每至州縣郵驛，公事之外，未嘗啓口。蔬飯飲水，席地而息。使還，請罷官，終喪制。代宗以其毁瘠，許之。自餘能盡哀竭力以喪其親，孝感當時，名光後來者，世不乏人。此可謂喪則致其哀矣。

孔子曰：❶「祭如在。」君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

　思之熟也。

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外盡物，内盡志。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户，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❷

　周還出户，謂薦設時也。無尸者，闔户若食間，則有出户而聽之。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絶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存著則謂其思念也。

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勿勿，猶勉勉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斁思。」

　格，至也。矧，況也。斁，厭也。言孝子之享親，盡其敬愛之心而已矣，安知神之所處於彼乎？於此乎？況敢有厭怠之心乎？

此其大畧也。

---

❶「孔子曰」上，四庫本有「古之祭禮詳矣，不可徧舉」十字。

❷「聲」下，四庫本有「出户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十五字。

孟蜀太子賓客李鄲年七十餘，享祖考猶親滌器。人或代之，不從，以爲無以達追慕之意。此可謂祭則致其嚴矣。

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

鄭曰：啓，開也。曾子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孔曰：言此詩者，喻己常慎，恐有毀傷。

「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爲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

曾子聞諸夫子，述曾子所聞於孔子之言。

「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言出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徑，步邪趨疾也。

或曰：「親有危難則如之何？亦憂身而不救乎？」曰：「非謂其然也。孝子奉父母之遺體，平居一毫不敢傷也。及其狥仁蹈

義，雖赴湯火無所辭，況救親於危難乎？古以死狥其親者多矣。」

晉末烏程人潘綜遭孫恩亂，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脱，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小，❶自能走，今爲老子不去。老子不惜死，可活此兒。」賊因斫驃，綜乃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絶。有一賊從傍來會，曰：「卿舉大事，此兒心一死救父，❷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

齊射聲校尉庾道愍所生母，漂流交州，道愍尚在襁褓。❸及長，知之。求爲廣州綏寧府佐。至府，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冒嶮自達。及至州，尋求母，經年不獲。日夜悲泣。嘗入村，日暮雨驟，乃寄止一家。有嫗負薪自外還，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俯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淚。

梁湘州主簿吉翂孚云切。父天監初爲原鄉令，❹爲吏所誣，逮詣廷尉。翂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清白，而耻爲吏訊，乃虚自引咎，罪當大辟。翂乃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嘉異之，尚以其童稚，疑受教於人，敕廷尉蔡法度嚴加脅誘，取其欵實。❺法度乃

❶「小」，萬曆七年本、四庫本作「少」。
❷「心」，四庫本作「以」。
❸「襁」，原作「搵」，今據四庫本、《南史》改。
❹「原」，原作「平」，今據四庫本及《梁書》、《南史》改。
❺「欵」，原作「疑」，今據四庫本及《南史》改。

還寺，盛陳徽纆，❶厲色問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人所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幼藐，唯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内斷胸臆，上干萬乘。今欲狥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也？」法度知不可屈撓，乃更和顔誘語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翂曰：「凡鯤鮞螻蟻尚惜其生，况在人斯？豈願虀粉？但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翂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脱其二械，更令着一小者。翂弗聽，曰：「翂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脱械。法度以聞，帝乃宥其父子。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諸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也！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翂有靦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此其章章尤著者也。

家範卷之四終

❶「纆」，原作「纒」，今據四庫本及《南史》改。

家範卷之五

十八世孫露十九世孫嘌嵩嶧巑崘岐梓

子　下

《書》稱舜『烝烝乂，不格姦』，何謂也？」曰：「言能以至孝和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大惡也。」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晳怒，挺大杖以擊其背。❶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乃蘇，欣然而起，進於曾晳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晳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爲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孔子曰：「汝不聞乎？昔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身既死而陷父于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乎？殺天子之民，❷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此之謂也。

或曰：「孔子稱『色難』。色難者，觀父母之志趣，不待發言而後順之者也。然則經何以貴於諫争乎？」曰：「諫者，爲救過也。親之命可從而不從，是悖戾也。不可從而

❶「挺」，萬曆七年本、四庫本作「建」。
❷「殺」，原脱，今據四庫本及《孔子家語》（《四部叢刊》景明翻宋本）補。

從之，則陷親於大惡。然而不諫是路人，故當不義則不可不争也。」或曰：「然則争之能無拂親之意乎？」曰：「所謂争者，順而止之，志在於必從也。孔子曰：『事父母幾諫。

包曰：幾，微也。當微諫，❶納善言于父母。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包曰：見父母，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❷則又當恭敬，不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

《禮》：「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説則復諫。

起，猶更也。

「不説，則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

子從父之命，不可謂孝也。

「父母怒，不悦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又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又曰：「父母有過，諫而不逆。」又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言窮無所之也。或曰：「諫則彰親之過，奈何？」曰：「諫諸内，隱諸外者也。諫諸内則親過不遠，隱諸外故人莫得而聞也。且孝子善則稱親，過則歸己。《凱風》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其心如是，夫又何過之彰乎？」或曰：「子孝矣，而父母不愛，如之何？」曰：「責己而已。昔舜，父頑、母嚚、象傲，日以殺舜爲事。舜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❶「諫」，原作「諫」，今據萬曆七年本、四庫本、草堂本改。

❷「見父母父母」，四庫本作「諫父母者見」，何晏《論語集解》（清阮刻《十三經注疏》本）作「見父母」。

仁覆愍下謂之旻天。❶言舜初耕於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不責于人。

「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誠之至也！如瞽瞍者，猶信而順之，況不至是者乎？」

慝，惡。載，事也。夔夔齋慄，敬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慄懼齋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

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弗怨。」

漢侍中薛包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❷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

晉太保王祥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母終，居喪毀悴，❸杖而後起。

西河人王延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泣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敕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冰上，延取以進母。卜氏心悟，撫延

❶「旻」，原作「昊」，今據《尚書注疏》（清阮刻《十三經注疏》本）改。下「旻」字同。

❷「廬於」，原作「於廬」，今據四庫本及《後漢書》改。

❸「毀悴」，原倒，今據《晉書》及四庫本改。

如己生。

齊始安王諮議劉渢父紹，仕宋，位中書郎。渢母早亡，紹被敕納路太后兄女爲繼室。渢年數歲，路氏不以爲子，奴婢輩捶打之，無期度。渢母亡日輒悲啼不食，彌爲婢輩所苦。路氏生溓，渢憐愛之，不忍捨，常在床帳側，輒被驅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渢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輒流涕不食。路氏病瘥，感其意，慈愛遂隆。路氏富盛，一旦爲渢立齋宇筵席，不減侯王。

唐宣歙觀察使崔衍父倫，爲左丞。繼母李氏不慈于衍。衍時爲富平尉，倫使于吐蕃，久方歸。李氏衣敝衣以見倫，倫問其故，李氏稱倫使于蕃中，衍不給衣食。倫大怒，召衍責詬，命僕隸拉於地，袒其背，將打之。❶衍泣涕，終不自陳。倫弟殷聞之，趨往，以身蔽衍，杖不得下，因大言曰：「衍每月俸錢皆送嫂處，殷所具知，何忍乃言衍不給衣食？」倫怒乃解。由是倫遂不聽李氏之譖。及倫卒，衍事李氏益謹。李氏所生次子郃，每多取母錢，使其主以書契徵負于衍。衍歲爲償之。故衍官至江州刺史，而妻子衣食無所餘。子誠孝而父母不愛，則孝益彰矣，何患乎？

或曰：「妻子失親之意，則如之何？」曰：《禮》：『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

宜猶善也。

『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漢司隸校尉鮑永事後母至孝。妻常于母前叱狗，永去之。

齊征北司徒記室劉瓛音桓。母孔氏，甚嚴

❶「打」，四庫本作「鞭」。

明。瓛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高帝與司徒褚彦回爲瓛娶王氏女。王氏穿壁挂履，土落孔氏床上，孔氏不悦，瓛即出其妻。

唐鳳閣舍人李迥秀母氏庶賤，其妻崔氏嘗叱媵婢，母聞之不悦，迥秀即時出妻。或止之曰：「賢室雖不避嫌疑，然過非出狀，何遽如此？」迥秀曰：「娶妻本以養親，今違忤顔色，何敢留也？」竟不從。

後漢郭巨家貧，養老母。妻生一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給，共汝埋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二尺餘，忽黄金一釜。❶或曰：「郭巨非中道。」曰：「然以此教民，民猶厚於慈而薄于孝。」

或曰：「五母在禮律皆同服。凡人事嫡、繼、慈、養之情，烏能比于所生？或者疑于僞與？」曰：「是何言之悖也？在《禮》：『爲人後者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如何而可以爲人後？❷支子可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若子者，謂所爲後之子如親子。

『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

因猶親也。

『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

❶「忽」，四庫本作「得」。

❷「何」，原漫漶不清，草堂本闕，今據萬曆七年本、四庫本補。

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況嫡母，子之君也，其尊至矣。

「梁中軍田曹行參軍庾沙彌，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大麥薄飲，經十旬，方爲薄粥，終喪不食鹽酢。冬日不衣綿纊，夏日不解衰絰。不出廬户，晝夜號慟，鄰人不忍聞。所坐薦，淚霑爲爛。墓在新林，忽有旅松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噉甘蔗，沙彌遂不復食之。

「漢丞相翟方進既富貴，後母猶在，進供養甚篤。

「太尉胡廣年八十，繼母在堂，朝夕瞻省，旁無几杖，言不稱老。

「漢顯宗命馬皇后母養肅宗，肅宗孝性純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帝既專以馬氏爲外家，故所生賈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宗，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乃策書加貴人王赤綬而已。

「古人有丁蘭者，母早亡，不及養，乃刻木而事之。彼賢者，孝愛之心發于天性，失其親而無所施，至于刻木，猶可事也，況嫡、繼、慈、養之存乎！聖人順賢者之心而爲之禮，豈有聖人而教人爲僞者乎？」

葬者，人子之大事。死者以窀穸爲安宅，兆而未葬，猶行而未有歸也。是以孝子雖愛親，留之不敢久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誠由禮物有厚薄，奔赴有遠近，不如是不能集也。國家諸令，❶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蓋以非

❶「諸」，疑爲「著」之誤，司馬光《葬論》曰：「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

同位外姻無會葬者，❶適時之宜，更爲中制也。《禮》：「未葬不變服，啜粥，居倚廬，寢苫枕塊，既虞而後有變。」蓋孝子之心，以爲親未獲所安，己不敢即安也。

漢蜀郡太守廉范，❷王莽大司徒丹之孫也。父遭喪亂，客死于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五十，辭母西迎父喪。蜀都太守張穆，丹之故吏，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没，范抱持棺柩，遂俱沉溺。衆傷其義，鈎求得之，療救僅免于死，卒得歸葬。

宋會稽賈恩母亡未葬，爲鄰火所逼，恩及妻栢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櫬得免，恩及栢氏俱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三世，追贈恩顯親左尉。

會稽郭原平父亡，爲塋壙，凶功不欲假人，己雖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塋墓者。助之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閑練。又自賣丁夫以供衆費。窀穸之事，儉而當禮，性無學術，❸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奴分務，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伏勤未嘗暫替。❹傭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贖。

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毁踰禮，每至哭踊，頓絶方蘇。屬大明末，❺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塋葬。❻晝夜號哭，常如祖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就清涼，一日以數合米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

❶「非」，四庫本作「待」；「無」，四庫本作「之」。
❷「廉范」，原作「范廉」，今據四庫本及《後漢書》改。
❸「學術」，四庫本作「術學」，當是。
❹「伏」，四庫本作「服」。
❺「明」，原作「周」，今據四庫本及《宋書》改。
❻「塋」，四庫本作「營」，當是。

曰：「我情未伸，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爲營家壙。❶

新野庾震喪父母，居貧無以葬，賃書以營事，至手掌穿，❷然後成葬事。賢者于葬，何如其汲汲也。今世俗信術者妄言，以爲葬不擇地及歲月日時，則子孫不利，禍殃揔至。乃至終喪除服，或十年，或二十年，或終身，或累世猶不葬，至爲水火所漂焚，他人所投棄，失亡尸柩，❸不知所之者，豈不哀哉！人所貴有子孫者，爲死而形體有所付也。而既不葬，則與無子孫而死道路者奚以異乎？《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況爲人子孫，乃忍棄其親而不葬哉！

唐大常博士吕才叙《葬書》曰：「《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蓋以窀穸既終，永安體魄，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一事失所，禍及死生。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則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❹雨，不克葬。戊午日中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❺司墓之室當路，毁之則朝而窆，不毁則日終而窆。子産不毁，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于國都之北，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葬者，以爲子孫富貴貧賤夭壽，皆因卜所致。夫子文爲令尹

❶「營」下，原衍「葬」字，今據四庫本删。

❷「手」，原作「乎」，今據四庫本及《南史》改。

❸「尸」，原作「户」，今據萬曆七年本、四庫本改。

❹「定」，原字迹磨滅，今據萬曆七年本、四庫本及《春秋》（清阮刻《十三經注疏》本）補。

❺「葬」，原脱，今據《資治通鑑》（《四部叢刊》景宋本）補。

而三已，柳下惠爲士師而三黜，計其丘壠，❶未常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爵；荼毒之秋，❷選葬時而規財利。」斯言至矣。夫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固非葬所能移。就使能移，孝子何忍委其親不葬而求利于己哉？世又有用羌胡法，自焚其柩，收燼骨而葬之者，人習爲常，恬莫之怪。嗚呼！訛俗誖戾，乃至此乎？或曰：「旅宦遠方，貧不能致其柩，不焚之，何以致其就葬？」曰：「如廉范輩，豈其家富也？延陵季子有言：『骨肉歸復于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舜爲天子，巡狩至蒼梧而殂，葬于其野。彼天子猶然，况士民乎！必也無力不能歸其柩，即所亡之地而葬之，不猶愈于毀焚乎？」或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具此數者，可以爲大孝乎？」曰：「未也。天子以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爲孝，諸侯以保社稷爲孝，卿大夫以守宗廟爲孝，士以保其禄位爲孝。皆謂能成先人之志，不墜其業者也。」

晉庾衮父戒衮以酒，衮嘗醉，自責曰：「予廢先人之戒，其何以訓人？」乃于父墓前，自杖三十。可謂能不忘訓辭矣。

《詩》云：「題彼鶺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經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又曰：「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争。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争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❶「計」，原作「討」，今據《資治通鑑》改。

❷「荼」，原作「茶」，今據萬曆七年本、四庫本、草堂本改。

《内則》曰：「父母雖没，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貽，遺也。果，决也。

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備，❶非及其親，❷敢不敬乎？亨孰羶薌，❸嘗而薦之，非孝也。君子之所謂孝也，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爲人子能如是，可謂之孝有終矣。」

家範卷之五終

❶「備」，《禮記注疏》作「遂」。
❷「非」，《禮記注疏》作「烖」，四庫本據改。
❸「亨」，原作「享」，今據四庫本及《禮記注疏》改。

家範卷之六

十八世孫露十九世孫嘌嵩嶧巖崘岐梓

女孫　伯叔父　姪

女

《禮》：「女子十年不出，
恒居内也。
「姆教婉娩聽從，
婉謂言語也，娩謂容貌也。
「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
紃，絛。
「觀于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
當及女時而知。
「十有五年而笄，
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之。其未許嫁，二十則笄。
「二十而嫁。」「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宫；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之者，女師也。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室，宗子之家也。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娩也。婦功，麻絲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祭無牲

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其祭盛用黍云。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若其祖廟已毁，則爲壇而告焉。

曹大家《女戒》曰：「今之君子徒知訓其男，檢其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教乎！❶《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志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爲教哉！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絶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顔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清閑貞静，守節整齊，❷行己有耻，動静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説，不道惡語，❸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之大德，而不可乏者也。然爲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凡人不學則不知禮義，不知禮義則善惡是非之所在皆莫之識也。於是乎有身爲暴亂而不自知其非也，禍辱將及而不知其危也。然則爲人皆不可以不學，豈男女之有異哉！是故女子在家不可以不讀《孝經》、《論語》及《詩》、《禮》，畧通大義。其女功，則不過桑麻織績，制衣裳，爲酒食而已。至于刺繡華巧，管絃歌詩，皆非女子所宜習也。古之賢女無不好學，左圖右史，以自儆戒。

漢和熹鄧皇后，六歲能《史書》，

《史書》，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也。《前漢書》曰：「教學童之書也。」

❶「教」，《後漢書》作「數」。

❷「齊」，草堂本作「飭」。

❸「語」，原漫漶不清，今據萬曆七年本、四庫本、草堂本補。

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

下意，猶出意也。

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邪？」后重違母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其餘班婕妤、曹大家之徒，以學顯當時、名垂後來者多矣。

漢珠崖令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爲係臂。及令死，當送葬。❶法，珠入於關者死。繼母棄其係臂珠。其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母鏡奩中，皆莫之知。遂與家室奉喪歸。至海關，海關候吏搜索，得珠十枚於鏡奩中。吏曰：「噫！此值法，無可奈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心恐繼母去置奩中，乃曰：「初坐之。」吏曰：「其狀如何？」初對曰：「君子不幸，夫人解係臂去之。初心惜之，取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吏將初劾之。繼母意以爲實，然憐之，因謂吏曰：「願且待，幸勿劾兒。兒誠不知也。兒珠，妾之係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心不忍棄，且置鏡奩中。迫奉喪，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强名之以活初身，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喪者盡哭哀動，❷傍人莫不爲酸鼻揮涕。關吏執筆劾，不能就一字。關候垂泣，終日不忍决，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母子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

❶「送」，四庫本作「還」。
❷「動」，萬曆七年本作「痛」，四庫本作「慟」。

之。既去，乃知男獨取之。

宋會稽寒人陳氏，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父篤癃疾，母不安其室。遇歲饑，三女相率于西湖採菱蓴，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爲義門，多欲娶爲婦。長女自傷煢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爲菴舍居墓側。

又諸暨東涔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病，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舍，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鄉里多欲娶之，女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嫁。

唐孝女王和子者，徐州人。其父及兄爲防秋卒，戍涇州。元和中，吐蕃寇邊，父兄戰死。無子，母先亡。和子年十七，聞父兄没于邊，披髮徒跣縗裳，獨往涇州。行丐取父兄之喪，歸徐營葬，植松柏。剪髮壞形，廬于墓所。節度使王智興以狀奏之，詔旌表門閭。

此數女者，皆以單惸事其父母，生則能養，死則能葬，亦女子之英秀也。

唐奉天竇氏二女，雖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群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盜曳出之，驅逼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❶「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即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從之自投，折足敗面，血流被體，盜乃捨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門閭，永蠲其家丁役。二女遇亂，守節不渝，視死如歸，又難能也。

漢文帝時，有人上書齊大倉令淳于意有

❶「姊」，原作「娣」，今據四庫本、草堂本改。

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贖，❶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緹縈一言而善，天下蒙其澤，後世賴其福，所及遠哉。

後魏孝女王舜者，趙郡人也。父子春與從兄長忻不恊。齊亡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又二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備。姊妹俱長，親戚欲嫁，輒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讎不復。吾輩雖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何如？」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墻入，手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争爲謀首，州縣不能决。文帝聞而嘉歎，原罪。《禮》：「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舜以幼女，藴志發憤，卒袖白刃以揕讎人之胸，❷豈可以壯男子反不如哉！

孫

《書》曰：「辟不辟，忝厥祖。」《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然則爲人而怠于德，是忘其祖也，豈不重哉！

晉李密，犍爲人。父早亡，母何氏改醮。

❶「贖」，四庫本作「屬」。
❷「揕」，原作「椹」，今據四庫本改。

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泣側息，❶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仕蜀爲郎。蜀平，泰始初詔徵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上疏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氏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氏之日短也。烏鳥私情，乞願終養。」武帝矜而許之。

齊彭城郡丞劉瓛音桓。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爲爛。❷

後魏張元，芮城人，世以純至爲鄉里所推。元年六歲，其祖以其夏中熱，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首曰：❸「汝何爲不肯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爲覆其褻。元不能褻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每言：「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鎞療其祖目，于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其後，祖卧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侍。及祖没，號踊，絶而後蘇。❹隨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楊輒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此皆爲孫能養者也。

❶「泣」上，《晉書》有「涕」字。
❷「漬」，原作「潰」，今據《南齊書》、《南史》改。
❸「首」，四庫本及《北史》作「頭」。
❹「後」，四庫本作「復」。

唐僕射李公名訥。有居第在長安修行里，其密鄰即故日南陽相也。名收。丞相早歲與之有舊。及登庸，權傾天下。相君選妓數輩，以宰府不可外館，棟宇無便事者，獨書閣東鄰乃李公冗舍也，意欲吞之。垂涎少俟，且遲遲於發言。忽一日，謹致一函，以爲必遂。及復札，大失所望。又踰月，召李公之吏得言者，欲以厚價購之。或曰：「水竹別墅交質。」李公復不許。又逾月，乃授公之子弟官，冀其稍動初意，竟亡迴命。有王處士者，知書善棋，加之敏辯，李公寅夕與之同處。丞相密召，以誠告之，託其諷諭。❶王生忭奉其旨，勇于展効。然以李公褊直，伺良便者久之。一日，公遘病，生獨侍前。公謂曰：「筋衰骨虛，風氣因得乘間而入，所謂空穴來風，枳枸來巢也。」生對曰：「然，向聆西院，梟集樹杪，某心憂之，果致微恙。空院之來妖禽，猶枳枸來巢矣。且如齊器換縉，❷未如鬻之，以贍醫藥。」李公下慧，❸揣知其意，怒髮上植，厲聲曰：「男子寒死，餧死，❹鵬窺而死，亦其命也。先人之敝廬，不忍爲權貴優笑之地。」揮手而別。自是，王生及門，不復接矣。

平盧節度使楊損，初爲殿中侍御史，家新昌里，與路巖第接。巖方爲相，欲易其廄以廣第。損宗族仕者十餘人議曰：「家世盛衰，繫權者喜怒，不可拒也。」損曰：「今尺寸土，皆先人舊物，非吾等所有，安可奉權臣耶！窮達，命也！」卒不與。巖不悦，使損按獄

❶「諭」，原作「誦」，今據四庫本改。
❷「如」，萬曆七年本、四庫本作「知」。
❸「慧」，四庫本作「急」，是。
❹「餧」，原作「餧」，今據草堂本改。

黔中，餘年還。❶ 彼室宅，尚以家世舊物，不忍棄失，況諸侯之于社稷，大夫之于宗廟乎？爲人孫者，可不念哉！

伯叔父

禮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聖人緣情制禮，非引而進之也。

漢第五倫性至公。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伯魚賢者，豈肯厚其兄子不如其子哉？直以數往視之，故心安。終夕不視，故心不安耳。而伯魚更以此語人，益所以見其公也。

宗正劉平。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絶類。」遂去而不顧。

侍中淳于恭兄崇卒，恭養幼孤，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反杖用自杖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

侍中薛包，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頓，猶廢也。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産，輒復賑給。

晉右僕射鄧攸。永嘉末，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

❶「餘年」，四庫本作「年餘」，《新唐書》作「踰年」。

絶，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太尉郄鑒少值永嘉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携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于是獨往。食訖，以飯着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苫心喪三年。世有殺其孤規財利者，獨何心哉！

姪

宋義興人許昭先，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資産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惟昭先無有懈息。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

唐柳泌叙其父天平節度使仲郢行事云：「事季父太保名公權。如事元公。名公綽。非甚疾，見太保未嘗不束帶。任大京兆鹽鐵使，通衢遇太保，必下馬端笏，候太保馬過，方登車。每暮束帶迎太保馬首，候起居。太保屢以爲言，終不以官達稍改。太保常言于公卿間云：『元公之子事某如事嚴父。』」古之賢者，事諸父如父禮也。

家範卷之六終

家範卷之七

十八世孫露十九世孫嶸嵩嶧巘崘岐梓

兄弟　姑姊妹　夫

兄

凡爲人兄不友其弟者，必曰：「弟不恭于我。」自古爲弟而不恭者孰若象？萬章問于孟子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

完，治。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旋階。舜即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即出，瞽瞍不知已出，從而蓋其井，以爲死矣。

「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

象，舜異母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于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其功也。

『牛羊父母，倉廩父母。

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

『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弤，都禮切。

干，楯。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弤，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棲，床也。二嫂，娥皇、女英。治牀，欲以爲妻也。

「象往入舜宮。舜在床琴，象曰：『鬱陶，思

君爾。』忸怩。
象見舜坐在床鼓琴，愕然，反言曰：❶「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色也。
「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
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耳。」
「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
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爲好言順辭以答象也。
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爲不知象殺己也，❷仁人愛其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答之。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
僞，詐也。萬章言：「如是，則爲舜行至誠，❸而詐喜以悦人矣？」
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爲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水趣深處也。故曰得其所哉。重言之，嘉得魚之志也。
「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

❶「言」，四庫本作「辭」。
❷「殺」，《孟子注疏》（清阮刻《十三經注疏》本）作「惡」。
❸「行」，四庫本作「非」。

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産不知校人之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言來向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僞喜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

怪舜放之何故。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舜封象于有庳，或有人以爲放之。

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者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

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用心當如是乎？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

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者欲使富貴耳。身爲天子，弟雖不仁，豈可使爲匹夫也。」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

萬章問放之意。

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焉，❶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

象不得施教于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

❶「貢」下，四庫本有「賦」字，《孟子注疏》有「税」字。

而納貢賦與之，比諸見放也。有庳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

雖不使象得預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

「然則弟之不恭，益所以彰兄之友也。」

漢丞相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產，曰：「亦食糠覈耳。覈音紇，麥糠中不破者也。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

御史大夫卜式本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脱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産，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顔色自若，讀書不輟。

唐朔方節度使李光進弟河東節度使光顔，先娶婦，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婦，母已亡。光顔妻籍家財，納管鑰於光進妻。光進妻不受，曰：「娣嘗逮事先姑，且受先姑之命，不可改也。」因相持而泣，卒令光顔妻主之矣。

平章事韓滉有幼子，夫人柳氏所生也。與

弟湟戲于堂上，❶誤墜階而死。滉禁約夫人勿悲啼，恐傷叔郎意。爲兄如此，豈妻妾它人所能間哉？

弟

弟之事兄，主於敬愛。齊射聲校尉劉璡音津。兄瓛夜隔壁呼璡，璡不答。方下床着衣，立，然後應。瓛怪其久。璡曰：「尚東帶未竟。」❷

梁安成康王秀于武帝布衣昆弟。及爲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疏賤者。帝益以此賢之。若此，可謂能敬矣。

後漢議郎鄭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❸恩禮甚至。

晉咸寧中疫潁川，庾袞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强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侍，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知疫癘之不相染也。」

右光祿大夫顏含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

---

❶「與」，萬曆七年本、四庫本無此字；「堂」，萬曆七年本、四庫本作「掌」。

❷「尚」，四庫本、《南齊書》作「向」。

❸「兄」，《後漢書》作「兒」。

復活，慎無葬也。」其兄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旐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説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共乃發棺。❶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氣息甚微，有亡不分矣。❷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絶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户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淳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噉，又未識人惠。若當苟留，❸豈施者之意也？」饑竟不起。含二親既終，兩兄既没，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帶，以至病愈。

後魏正平太守陸凱兄琇，坐咸陽王禧謀反事被收，卒于獄。凱痛兄之死，哭無時節，目幾失明。訴冤不已，備盡人事。至正始初，世宗復琇官爵，凱大喜，置酒集諸親曰：「吾所以數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顧門户計爾。逝者不追，今願畢矣。」遂以其年卒。

唐英公李勣貴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燃火煮粥，火焚其鬚鬢。姊曰：「僕射妾多矣，何爲自苦如是？」勣曰：「豈爲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老，雖欲久爲姊煮

❶「共乃」，四庫本、《晉書》作「乃共」。
❷「有亡」，四庫本、《晉書》作「存亡」。
❸「苟」，四庫本、《晉書》作「謬」。

粥，復可得乎？」若此，可謂能愛矣。

夫兄弟至親，一體而分，同氣異息。《詩》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又云：「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言兄弟同休戚，不可與它人議之也。若己之兄弟且不能愛，何況它人？己不愛人，人誰愛己？人皆莫之愛，而患難不至者，未之有也。《詩》云「毋獨斯畏」，此之謂也。兄弟，手足也。今有人斷其左足以益右手，庸何利乎？虺一身兩口，争食相齕，遂相殺也。争利而相害，何異于虺乎？

《顔氏家訓》論兄弟曰：「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也。唯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所移者可免夫！兄弟之際異于他人，望深則易怨，比他親則易弭。❶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無頹毁之慮。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群從疏薄。群從疏薄，則童僕爲讎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踖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懽愛，而失敬于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疏而不能親也？娣姒者，多争之地也。所以然者，

❶「比他」，《顔氏家訓》王利器校曰：「地，各本作『他』，《温公家訓》作『比他』，宋本、文津本、抱經堂本作『地』，今從之。」

以其當公務而就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若能恕己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人之事兄不同於事父，何怨愛弟不如愛子乎？是反照而不明也。」

吳太伯及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太伯季歷之兄也。❶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迎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宋宣公捨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疾，復捨其子馮而立與夷。君子曰：「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吳王壽夢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季札終逃去不受。

漢扶陽侯韋賢病篤，長子太常丞弘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室家計，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爲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爲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爲病狂，卧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

❶「伯」，《史記・吳世家》作「王」，兩通。

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時上欲淮陽憲王爲嗣，然因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

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讓國于弟成，❶不報。既葬，挂衰絰於家廬而逃去。❷鴻與九江人鮑駿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絶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泣歎息，乃還就國。

居巢侯劉般卒，子愷當襲爵，讓於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絶愷國，肅宗美其義，將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上書稱：「愷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公，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下詔曰：「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爲比。」乃徵愷，拜爲郎。

後魏高凉王孤，平文皇帝之弟四子也，多才藝，有志略。烈帝之前元年，國有内難，昭成爲質於後趙。烈帝臨崩，顧命迎立昭成。及崩，群臣咸以新有大故，昭成來未可果，宜立長君。次弟屈，剛猛多變，不如孤之寬和柔順。於是大人梁蓋等殺屈，共推孤爲嗣。孤不肯，乃自詣鄴奉迎，請身

❶「成」，《東觀漢記》（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後漢紀》（《四部叢刊》景明嘉靖刻本）、《資治通鑑》皆作「盛」。

❷「挂」，原作「桂」，今據四庫本、草堂本改。

留爲質。石季龍義而從之。昭成即王位，乃分國半部以與之。然兄弟之際，宜相與盡誠，若徒事形迹，則外雖有愛而内實乖離矣。❶

宋祠部尚書蔡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禄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郄氏書求夏服。時軌爲給事中，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别寄。」歸使廓從妻言，乃乖離之漸也。

梁安成康王秀與弟始興王憺友愛尤篤，憺久爲荆州刺史，常以所得中分秀。秀稱心受之，不辭多也。若此可謂能盡誠矣。

衛宣公惡其長子伋子，❷使諸齊，使盗待諸莘，將殺之。弟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盗殺之。伋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

王莽末，天下亂，人相食。沛國趙孝弟禮爲餓賊所得，❸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且可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

北漢淳于恭兄崇將爲盗所烹，恭請代，得俱免。又，齊國兒萌、梁郡車成二人，❹兄弟並見執于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以身代，賊亦哀而兩釋焉。

宋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彭城孫棘弟薩應

---

❶「有」，四庫本作「友」。

❷「伋」，四庫本作「急」。

❸「趙」，原作「張」，今據四庫本及《後漢書》改。

❹「車」，原爲空格，今據四庫本及《後漢書》補。

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詣郡辭列：「棘爲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棘以身代薩。」❶薩又辭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顔色並悦，甘心赴死。」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户，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州加辟命，❷并賜帛二十匹。

梁江陵王玄紹、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愛友，所得甘旨新異，非共聚食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没，玄紹以鬚面魁梧爲兵所圍，二弟共抱，各求代死，解不可得，遂并命。

夫賢者之於兄弟，或以天下國邑讓之，或争相爲死。而愚者争錙銖之利，一朝之忿，或鬬訟不已，或干戈相攻，至于破國滅家，爲他人所有，烏在其能利也哉？正由智識褊淺，見近小而遺遠大故耳。豈不哀哉！《詩》云：「彼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其是之謂歟！子産曰：「直鈞，幼賤有罪。」然則兄弟而及於争，雖俱有罪，弟爲甚矣。世之兄弟不睦者，多由異母，或前後嫡庶更相憎嫉，母既殊情，子亦異黨。

晋太保王祥，繼母朱氏遇祥無道。朱子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

❶「棘」，萬曆七年本、四庫本作「乞」。

❷「州」，原作「勿」，今據四庫本及《宋書》、《南史》改。

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先嘗。朱輒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于祥，仕至光禄大夫。

後魏僕射李沖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鬩。及沖之貴，封禄恩賜，皆與共之，内外輯睦。父亡後，同居二十餘年，更相友愛，久無間然，皆沖之德也。

北齊南汾州刺史劉豐八子俱非嫡妻所生，每一子所生喪，諸子皆爲制服三年。武平、仲曄所生喪，諸弟並請解官，朝廷義而不許。

唐中書令韋嗣立，黄門侍郎承慶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嚴，每有杖罰，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聽輒私自杖。母察知之，漸加恩貸。兄弟苟能如此，奚異母之足患哉！

姑姊

齊攻魯，至其郊，望見野婦人抱一兒、携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携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隨行不顧。❶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耶？」曰：「是也。」「母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之曰：「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婦人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將及於追，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❷何

❶「隨」，四庫本作「疾」。
❷「之而」，草堂本作「己子」。

也？」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向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免，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案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况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

梁節姑姊之室失火，兄子與己子在室中，欲取其兄子，輒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將欲趣火，❶其友止之曰：「子本欲取兄之子，惶恐卒誤得爾子，中心謂何？何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國豈可户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爲失父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竟赴火而死。

漢郃陽任延壽妻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争葬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死。延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吾兄者爲誰？」曰：「與田建。田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車馬及家中財物盡以送汝，惟汝所之。」季兒曰：「吾當安之？兄死而讎不報，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内不能和夫家，外又縱兄之讎，何面目以生而載天履地乎？」❷延

❶「欲」，四庫本作「自」。

❷「履」，原作「覆」，今據四庫本及《列女傳》改。

壽慙而去，不敢見季兒。季兒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留，❶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死，汝善視汝兩弟。」遂以繦自經而死。左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

唐冀州女子王阿足，早孤，無兄弟，唯姊一人。阿足初適同縣李氏，未有子而亡。時年尚少，人多聘之。爲姊年老孤寡，不能捨去，乃誓不嫁，以養其姊。每晝營田業，夜便紡績，衣食所須，無非阿足出者。如此二十餘年。及姊喪，葬送以禮。鄉人莫不稱其節行，競令妻女求與相識。後數歲，竟終於家。

夫

夫婦之道，天地之大義，風化之本原也，可不重歟！《易》：艮下兑上，咸。《彖》曰：「止而說，男下女，故『娶女，吉』也。」巽下震上，恒。《彖》曰：「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蓋久常之道也。是故《禮》：「壻冕而親迎，御輪三周，所以下之也。既而壻乘車先行，婦車從之，反尊卑之正也。」《家人》：「初六，閑有家，悔亡。」正家之道，靡不在初。初而驕之，至於狼犺，浸不可制，非一朝一夕之所致也。昔舜爲匹夫，耕漁于田澤之中，妻天子之二女，使之行婦道于翁姑，非身率以禮義，能如是乎？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

❶「義」上，原衍「又」，今據四庫本及《列女傳》刪。

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扶風梁鴻，家貧而介潔。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妻之，鴻並絶不許。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履，織作筐簏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床下請曰：「切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爾。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椎髻，着布衣，操作具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遂與偕隱。是皆能正其初者也。夫婦之際，以敬爲美。

晉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文公從之，卒爲晉名卿。

漢梁鴻避地於吴，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❶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方舍之於家。

晉太宰何曾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

❶「不」，原作「下」，今據萬曆七年本、四庫本、草堂本改。

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己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若此，可謂能敬矣。

昔莊周妻死，鼓盆而歌。漢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臨殯曰：「幸不爲夭，夫何恨！」太尉王龔妻亡，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兩譏之。晉太尉劉寔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肉。輕薄笑之，寔不以爲意。彼莊、薛棄義，❶而王、劉循理，❷其得失豈不殊哉？何譏笑之？❸

《易·恒》：「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丈夫生而有四方之志，威令所施，大者天下，小者一官。而近不行於室家，爲一婦人所制，不亦可羞哉！

昔晉惠帝爲賈后所制，廢武悼楊太后于金墉，絶膳而終。囚愍懷太子於許昌，尋殺之。唐肅宗爲張后所制，遷上皇於西内，以憂崩。建寧王倓以忠孝受誅。彼二君者，貴爲天子，制於悍妻，上不能保其親，下不能庇其子，況於臣民！自古及今，以悍妻而乖離六親、敗亂其家者，可勝數哉！然則悍妻之爲害太也。故凡娶妻，不可不慎擇也。既娶而防之以禮，不可不在其初也。其或驕縱悍戾，訓厲禁約而終不從，不可以不棄也。夫婦以義合，義絶則離之。今士大夫有出妻者，衆則非之，以爲無行，故士大夫難之。按禮有「七

❶「棄」，原作「弃」，今據四庫本改。萬曆七年本作「弃」。

❷「理」，四庫本作「禮」。

❸「之」，四庫本作「焉」。

出」，顧所以出之用何事耳。若妻寔犯禮而出之，乃義也。昔孔氏三世出其妻，其餘賢士以義出妻者衆矣，奚虧於行哉？苟室有悍妻而不出，則家道何日而寧乎？

家範卷之七終

家範卷之八

十八世孫露十九世孫嶸嵩嶧巘崘岐梓

妻　上

太史公曰：「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而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大任，而幽王之擒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歟？」爲人妻者，其德有六：一曰柔順，二曰清潔，三曰不妬，四曰儉約，五曰恭謹，六曰勤勞。

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陽也；妻，陰也。天尊而處上，地卑而處下。日無盈虧，月有圓缺。陽唱而生物，陰和而成物。故婦人專以柔順爲德，不以强辨爲美也。漢曹大家作《女戒》，其首章曰：「古者生女三日，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又曰：「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强爲貴，女以柔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尫；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人之大禮也。」又曰：「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毁，一由叔妹。叔妹之心，誠不可失也。皆知叔妹之不可

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則惡揚，此必然之勢也。夫叔妹者，體敵而名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佳美，❶聲譽曜于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蠢愚之人，於叔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慍。毀訾布于中外，耻辱集于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于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兼斯二者，足以和矣。若此可謂能柔順矣。妻者，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忠臣不事二主，貞女不事二夫。《易》曰：「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又曰：「用六，利永貞。」晏子曰：「妻柔而正。」言婦人雖主于柔，而不可失正也。故后妃踰國，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珮。內飾，則結紉綢繆。

在內親身衣服也，常結紉以自纏。顏師古曰：「組紐之屬，所以自結故也。」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一意，自斂制也。《詩》云：「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適，主也。故婦人夫不在，不爲容飾，禮也。

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姜氏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作《柏舟》之詩以

❶「佳」，萬曆七年本、四庫本作「嘉」。

見志。

宋共公夫人伯姬，魯人也。寡居三十五年。至景公時，伯姬之宫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待保傅之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不從，遂逮於火而死。

楚昭王夫人貞姜，齊女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宫人約令，召宫人必以符。❶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不從。于是使者反取符，未還，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

蔡人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❷女曰：「夫人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

梁寡婦高行，榮於色而美于行。早寡不嫁，梁貴人多争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妾守養其幼孤，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今慕貴而忘賤，棄義而從利，無以爲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童孤也。❸王之求妾，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于是相以報王。王大其義而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

❶「以」，四庫本作「持」。
❷「改」，四庫本作「再」。
❸「童」，四庫本作「重」。

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夫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乃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織紝以爲家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夫行時，屬妾以供老母，妾既許諾之矣。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于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物以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孝文皇帝使使者賜黄金四十斤，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

吴許升妻吕榮。郡遭寇賊，榮踰垣走，賊持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恐，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沛劉長卿妻，五更桓榮之孫也。生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夭殁。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謂曰：「若家殊無他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❶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五更以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宗，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剪，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縣邑有祀必膰焉。

❶「輕」，原作「輊」，今據四庫本及《後漢書》改。

渡遼將軍皇甫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爲相國，承其名，❶娉以輧輜百乘，馬四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❷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❸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于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于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縣軛，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魏大將軍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己，乃斷髮以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嘗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强迎令女歸。時文寧爲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阻，乃微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❹計之是也。」❺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于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流血滿床席。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辛苦迺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

❶「承」，四庫本作「聞」。
❷「輕」，原作「輊」，今據四庫本及《後漢書》改。
❸「傅」，原作「傳」，今據四庫本、《後漢書》改。
❹「惟」，四庫本作「悔」。
❺「計」，四庫本作「許」。

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乎？」司馬宣王聞而嘉之，聽使乞子，養爲曹氏後。

後魏鉅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貴鄉太守常山房湛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貧，赤子蒙眇，抱怨于黄壚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蓋其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顧當以身少相感，永深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喪者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于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于後房之内，未曾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坐席。緝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歸寧。父母尚有異議。❶緝竊聞之，以啓其母。房命駕，紿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知之也。行數十里方覺，兄弟來追，房哀歎而不反。其執意如此。

滎陽張洪祁妻劉氏者，年十七夫亡。遺腹生一子，二歲又没。其舅姑年老，朝夕養奉，率禮無違。兄矜其少寡，欲奪嫁之。劉自誓不許，以終其身。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者，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喪，哀傷過禮，蔬食長齋。又無兒息，獨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高之，終見標異。

隋大理卿鄭善果母崔氏。周末，善果父誠討尉遲迥，力戰死于陳。母年二十而寡，

❶「母」，四庫本、《北史》作「兄」。

父彦睦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婦人再無適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背夫爲無禮,寧當割耳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遂不嫁。教養善果至于成名。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静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閭。内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家。

韓覬妻于氏父實,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于覬,雖生長膏腴,家門鼎貴,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覬從軍没,于氏哀毁骨立,慟感行路。每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欲嫁之。誓不許,遂以夫孽子世隆爲嗣,身自撫育,愛同己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以後,唯時或歸寧。至于親族之家,絶不往來。有尊親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户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隋文帝聞而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爲「節婦閭」。

周虢州司户王凝妻李氏家青、齊之間。凝卒于官,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爲賜藥封瘡,卹李氏而笞其主人。若此,可謂能清潔矣。

家範卷之八終

家範卷之九

十八世孫露十九世孫嘌嵩嶧巙崘岐梓

妻　下

禮自天子至於命士，媵妾皆有數。惟庶人無之，謂之「匹夫匹婦」。是故《關雎》美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慕窈窕，思賢才，而無傷淫之心。至於《樛木》、《螽斯》、《桃夭》、《芣苢》、《小星》，皆美其無妬忌之行。文母十子，衆妾百斯男，此周之所以興也。詩人美之。然則婦人之美，無如不妬矣。

晉趙衰從晉文公在狄，取狄女叔隗，生盾。文公返國，以女趙姬妻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得寵而忘舊，不義。好新而慢故，❶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棄此三者，何以使人？必逆叔隗！」及盾來，姬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内子，而己下之。

楚莊王夫人樊姬曰：「妾幸得備掃除十有一年矣，未嘗不捐衣食，遣人之鄭、衛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妾所進者九人，今賢于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妾知妨妾之愛、奪妾之貴也，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奪王之寵哉？不敢以私蔽公也。」

宋女宗者，鮑蘇之妻也。既以養姑甚謹。❷

❶「慢」，原作「漫」，今據四庫本改。

❷「以」，四庫本作「入」。

鮑蘇去而仕於衛，三年而娶外妻焉。女宗之養姑愈謹，因往來者請問鮑蘇不輟，賂遺外妻甚厚。女宗之姒謂女宗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姒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貞順者，婦人之所寶，豈以專夫室之愛爲善哉？若抗夫室之好，苟以自榮，則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妻妾十二，諸侯九，大夫三，士二。今吾夫固士也，其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去，七去之道，妬正爲首。姒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使吾爲見棄之行，將安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而美之，表其閭，號曰「女宗」。

漢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女也。年十三選入太子宮，接侍同列，先人後己，由此見寵。及帝即位，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未幾，立爲皇后。是知婦人不妬，則益爲君子所賢。欲專寵自移，❶則愈疏矣。❷由其識慮有遠近故也。

後唐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其次妃曹氏，太原人也。太祖封晉王，劉氏封秦國夫人，無子。性賢不妬忌，常爲太祖言：「曹氏相，當生貴子，宜善待之。」而曹氏亦自謙退，因相得甚歡。曹氏封晉國夫人，後生子，是謂莊宗。太祖奇之，及莊宗即位，册尊曹氏爲皇太后，而以嫡母劉氏爲皇太妃。太妃往謝太后，太后有慙色。太妃曰：「願吾兒享國無窮，使吾曹獲没于

❶「移」，萬曆七年本、四庫本作「私」。
❷「則」，原闕，今據萬曆七年本、四庫本補。

地，以從先君，幸矣。他復何言？」莊宗滅梁入洛，使人迎太后歸洛，居長壽宮。太妃戀陵廟，獨留晉陽。太妃與太后甚相愛，其送太后往洛，涕泣而別，歸而相思慕，遂成疾。太后聞之，欲馳至晉陽視病。及其卒也，又欲自往葬之。莊宗泣諫，群臣交章請留，乃止。而太后自太妃卒，悲哀不飲食，逾月亦崩。莊宗以妾母加於嫡母，劉后猶不愠，况以妾事女君如禮者乎？若此，可謂能不妬矣。

《葛覃》美后妃恭儉節用，服澣濯之衣。然則婦人固以儉約爲美，不以侈麗爲美也。漢明德馬皇后，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粗疏，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宫莫不歎息。性不喜出入遊觀，未嘗臨御窗牖，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宫，希嘗從行。彼天子之后猶如是，况臣民之妻乎？

漢鮑宣妻桓氏，歸侍御服飾，著短布裳，挽鹿車。

並見夫門。

梁鴻妻屏綺縞，著布衣、麻履，操緝績之具。

唐岐陽公主適殿中少監杜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閉門，落然不聞人聲。悰爲澧州刺史，主後悰行。郡縣聞主且至，殺牛羊犬馬，數百人供具。主至，從者不過二十人，❶六七婢，乘驢闒茸，約所至不得肉食。騶吏立門外，舁飯食以返。不數日間，聞於京師，衆譁説以爲異事。悰在澧州三

❶「過」，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年，主自始入後，三年間，不識刺史所屏。彼天子之女猶如是，况寒族乎？ 若此，可謂能節儉矣。

古之賢婦未有不恭其夫者也。 曹大家《女戒》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 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 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貞潔耳。 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群輩，無看視門户，此則謂專心正色矣。 若夫動静輕脱，視聽陜輸，

陜輸，不定貌。

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説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是以冀缺之妻饁其夫，相待如賓； 梁鴻之妻饋其夫，舉案齊眉。 若此，可謂能恭謹矣。

《易・家人》：「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詩・葛覃》美后妃在父母家志在女工，爲絺綌，服勞辱之事。《采蘋》、《采蘩》美夫人能奉祭祀。 彼后、夫人猶如是，况臣民之妻可以端居終日自安逸乎？

魯大夫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 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乎？ 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母歎曰：「魯其亡乎！❶ 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也？ 王后親織玄紞，

玄紞，冠之垂前後者。 一云紞，所以懸瑱當耳者也。

「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

既織紞，復加之紘、綖也。 紘，纓之無緌者也，❷從下而上，不結。 綖，冕上覆之

❶ 「亡」，原作「忘」，今據萬曆七年本、四庫本及《國語》（《四部叢刊》影明本）、《列女傳》改。

❷ 「緌」，《國語》作「綏」。

者也。

「卿之内子爲大帶，

卿之適妻曰内子。大帶，緇帶也。

「命婦成祭服，

命婦，大夫之妻也。祭服，玄衣纁裳也。

「列士之妻加之以朝衣，

列士，元士也。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朝服，天子之士皮弁素績，諸侯之士玄端委貌。

「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

庶士，下士也，下至庶人也。

「社而賦事，蒸而獻功，

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曰蒸，❶蒸而獻五谷、布帛之屬也。

「男女効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

辟，罪也。

「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耳。』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絶嗣也。」

漢明德馬皇后，自爲衣袿，手皆瘃裂。皇后猶爾，况他人乎？曹大家《女戒》曰：「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勤也。」若此可謂能勤勞矣。

爲人妻者，非徒備此六德而已。又當輔佐君子，成其令名。是以《卷耳》求賢審官，《殷其雷》勸以義，《汝墳》勉之以正，《雞鳴》警戒相成，此皆内助之功也。自塗山至于太姒，其徽風著于經典，❷無以尚之。

❶「冬祭」，草堂本作「名之」。
❷「經」，原誤作「経」，今據四庫本改。

周宣王姜后，齊女也。宣王嘗晏起，后脱簪珥，待罪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后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故雞鳴樂擊鼓以告旦，后夫人必鳴珮而去君所，禮也。

齊桓公好淫樂，衛姬爲之不聽。

楚莊王初即位，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鳥獸之肉。三年，王勤于政事不倦。

晉文公避驪姬之難，適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卒成霸功。

陶大夫荅子治陶，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妻數諫之，荅子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而數之曰：「吾子治陶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而賀之。婦獨抱兒泣，何其不祥也？」婦曰：「夫人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昔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而國富，君敬之，民戴之，故福結于子孫，名垂于後世。今夫子則不然，貪富務大，不顧後害，逢禍必矣。願與少子俱脱。」姑怒，遂棄之。處期年，荅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以老免。婦乃與少子歸，養姑終卒天年。

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於陵子終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我今日爲相，明日

結駟連騎，食方于前，❶子意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爲食，業本辱而無憂者，❷何也？非與物無治乎，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于前，❸所飽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❹

漢明德馬皇后，數規諫明帝，辭意欵備。時楚獄連年不斷，因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爲思所納，卒多有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于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欲。

河南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不污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于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趣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于機杼，一絲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❺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

吴許升少爲博徒，不治操行。妻吕榮嘗躬

❶「方」下，四庫本、《列女傳》有「丈」。
❷「本」，原作「才」，今據四庫本改。
❸「方」下，四庫本、《列女傳》有「丈」。
❹「相與」，原作「與相」，今據四庫本改。
❺「還終」，原作「終還」，今據四庫本及《後漢書》改。

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滎父積忿疾升，乃呼滎，欲改嫁之。滎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二。」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

唐文德長孫皇后崩，太宗謂近臣曰：「后在宫中，每能規諫。今不復聞善言，内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

此皆以道輔佐君子者也。

漢長安大昌里人妻，其夫有仇人，欲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爲中，譎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于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新沐東首卧則是矣。妾請開牖户待之。」還其家，乃譎其夫，使卧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牖户而卧。夜半，仇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首也。仇人哀痛之，以爲有義，遂釋，不殺其夫。

光啓中，楊行密圍秦彦、畢師鐸。楊州城中食盡，人相食，軍士掠人而賣其肉。有洪州商人周迪，夫婦同在城中。迪餒且死，其妻曰：「今饑窮勢不兩全，君有老母，不可以不歸，願鬻妾于屠肆，以濟君行道之資。」遂詣屠肆自鬻，得白金十兩以授迪，號泣而别。迪至城門，以其半賂守者，求去。守者詰之，迪以實對。守者不之信，與共詣屠肆驗之，見其首已在案上。衆聚觀，莫不歎息，競以金帛遺之。迪收其餘骸，負之而歸。古之節婦，有以死狥其夫者，況敢庸奴其夫乎？

家範卷之九終

家範卷之十

十八世孫露十九世孫嫖嵩嶧巗崘岐梓

舅甥　舅姑　婦　妾　乳母

舅　甥

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故作《渭陽》之詩。

漢魏郡霍諝。有人誣諝舅宋光于大將軍梁商者，以爲妄刊文章，坐繫洛陽詔獄，掠考困極。諝時年十五，奏記于商，爲光訟冤，辭理明切。商高諝才志，即爲奏，原光罪，由是顯名。

晉司空郄鑒，頗邊貯飯以活外甥周翼。見伯叔父門。

鑒薨，翼爲剡令，解職而歸，席苫心喪三年。此皆舅甥之有恩者也。

舅　姑

晏子稱：「姑慈而從，婦聽而婉，❶禮之善物也。」

《禮》：「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

不可愛此而移苦於彼也。

❶「婉」，原誤作「娩」，今據萬曆七年本、四庫本及《左傳》改。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

庸之爲言用也。

「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

怒，譴責也。

「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表，猶明也，猶爲隱之不表明其犯禮之過也。

季康子問于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

能勞，能自卑勞，貴而不驕也。有繼，子孫不廢也。

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于舅姑者，禮也。」

唐禮部尚書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所以承國家之美耳。」❶遂與其妻就席而坐，令公主親執笲，❷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

笲之爲器，似筥，以竹或葦爲之。衣以青繒，以盛棗栗段脩之贄。

婦

《内則》：「婦事舅姑，與子事父母畧同。

見子門。

「舅没則姑老，

謂傳家事于長婦也。

❶「承」，四庫本作「成」。

❷「笲」，原作「笄」，今據萬曆七年本、四庫本、下文注、《禮記注疏》改。

「家婦則祭祀賓客，❶每事必請于姑。

婦雖受傳，猶不敢專行也。

「介婦請于冢婦。

以其代姑之事。介婦，衆婦也。

「舅姑若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舅姑若使介婦無敢敵耦于冢婦，

雖有勤勞不敢掉磬。

「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下冢婦也，命爲使令。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

婦，事舅姑者也。

「婦將有事，大小必請于姑。❷

不敢專行。

「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家事統于尊也。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❸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

或賜之謂私親兄弟。

「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❹

待舅姑之乏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

曹大家《女戒》曰：「舅姑之意，豈可失哉？固莫尚于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命。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可不賞？」

❶「則」，四庫本作「所」。
❷「于」下，四庫本有「舅」字。
❸「帨」，原作「悅」，今據萬曆七年本、四庫本改。
❹「之」，四庫本作「乏」。

影響，言順從也。

漢廣漢姜詩妻，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慚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

河南樂羊子從學七年不反，妻嘗躬勤養姑。嘗有它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他肉。」姑竟棄之。然則舅姑有過，婦亦可幾諫也。

後魏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爲醖釀，爲有司所糺。王氏詣曹自首由己私釀。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主司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文成義而赦之。

唐鄭義宗妻盧氏畧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强盜數十人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姑獨在堂。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爲賊捶擊，幾至于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况在于姑而可委棄？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其姑每云：「古人稱『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吾今乃知盧新婦之心矣！」若盧氏者，可謂能知義矣。

《詩·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

猶知婦道，❶以成肅雍之德。舜妻堯之二女，行婦道于虞氏。

唐岐陽公主，憲宗之嫡女，穆宗之母妹。母懿安郭皇后，尚父子儀之孫也。適工部尚書杜悰，逮事舅姑。杜氏大族，其他宜爲婦禮者，不翅數千人。主卑委怡順，奉上撫下，終日惕惕，屏息拜起，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爲貴驕。承奉大族，時歲獻饋，吉凶賻助，必親經手。姑涼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葬，主奉養蚤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既而哭泣哀號，感動他人。彼天子之女猶不敢失婦道，奈何臣民之女，乃敢恃其富貴以驕其舅姑？爲婦若此，爲夫者宜棄之，爲有司者治其罪可也。

妾

《内則》：「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人貴賤不可以無禮。

妾事女君，猶臣事君也。尊卑殊絶，禮節宜明。是以「緑衣黄裳」，詩人所刺。慎夫人與竇后同席，袁盎引而却之。董宏請尊丁、傅，❷師丹劾奏其罪。皆所以防微杜漸，抑禍亂之原也。或者主母屈己以下之，猶當貶抑退避，謹守其分，況敢挾其主父與子之勢陵慢其女君乎？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及其傅妾也。秦滅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其奉祀。❸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傅妾有子

❶「知」，四庫本作「執」。
❷「丁」，原作「下」，今據四庫本及《漢書》改。
❸「其奉」，四庫本作「奉其」。

代後。傅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謹。夫人謂傅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願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于禮斥絀之人也，而得留以盡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慙，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便之。」傅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邪？公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居外，使婢妾居內，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事君，無時懈倦；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少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勤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爾，衆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傅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修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處內，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傅妾留。終年供養不衰。

後唐莊宗不知禮，尊其所生爲太后，而以嫡母爲太妃。太妃不以慍，太后不敢自尊。二人相好，終始不衰，

事見妻門。

是亦近世所難。

乳　母 保母附

《內則》：「異爲孺子室于宮中，

特歸一處以處之。

「擇于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

此人君養子之禮也。諸母，衆妾也。可

者，傅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❶

「他人無事不往。」

魯孝公義保臧氏。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爲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爲懿公。❷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之子曰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于宮中，入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衣其子以稱之衣，臥于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遇稱之舅魯大夫于外。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抱以逃。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以是請周天子殺伯御，❸立稱，爲孝公。

秦攻魏，破之，殺魏王，誅諸公子，❹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公子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識之，曰：「乳母固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倘知其處乎？而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以破亡，族已滅矣。子匿之，尚誰爲乎？」母曰：

❶「士妻」，原作「亡妾」，今據《禮記注疏》改。
❷「是」，原作「長」，今據四庫本及《列女傳》改。
❸「以」，四庫本作「於」。
❹「子」，原闕，今據四庫本補。

「吁！夫見利而反上者逆，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爲也。且夫凡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以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禽矣。」乳母遂抱公子逃于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追見，争射之。乳母以身爲公子蔽矢，矢着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君聞之，貴其能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以太牢，寵其兄爲五大夫，賜金百鎰。

唐初，王世充之臣獨孤武都謀叛歸唐，事覺誅死。子師仁始三歲，世充憐其幼，不殺，命禁掌之。其乳母王蘭英求自髡鉗，入保養師仁，世充許之。蘭英鞠育備至。時喪亂凶飢，人多餓死。蘭英乞丐捃拾，每有所得，輒歸哺師仁，自惟啖土飲水而已。久之，詐爲捃拾，竊抱師仁奔長安。高祖嘉其義，下詔曰：「師仁乳母王氏，慈惠有聞，撫育無倦，提携遺幼，背逆歸朝，宜有褒隆。以錫其號，可封『壽永郡君』。」

五代漢鳳翔節度使侯益入朝，右衛大將軍王景崇叛于鳳翔，有怨于益，盡殺其家屬七十餘人。益孫延廣尚襁褓，乳母劉氏以己子易之，抱延廣而逃。乞食于路，以達大梁，歸于益家。

嗚呼！人無貴賤，顧其爲善何如耳！觀此乳母保忘身狥義，字人之孤，名流後世，雖古烈士，何以過哉！

家範卷之十終

附録

馬巒識語

巒幸生司馬文公之鄉，垂髫即知企慕。凡公之書，雖隻字片言，必珍收寶重。迨晚遊太學，獲識内翰澶淵春陵晁公瑮。一日，出其家所藏文正公《家範》示予曰：「此我遠祖景迂公之所遺也。」景迂爲温公高弟，故得親受是書于温公。比温公之没，隨遭黨禍，故又不得刊布天下而僅世守于家如此也。巒捧讀，忻忭如獲拱璧。既適以文務，未遑手録，乃倩人摹寫。既越月而始克成編。竊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兄家之人誠能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以至于祖孫叔姓夫婦姊姒主僕之間，莫不各盡其道而齊其家，則達之國而國治，推之天下而天下平矣。故孟子曰：「道在迩，事在易，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温公《家範》之作，蓋誠知所本矣。觀其爲政一年而遂致旋乾轉坤之業，豈無所自而然哉！昔子朱子尊信温公《稽古録》，謂小兒讀六經終，可使接續讀去，予于《家範》亦云。但其字舛謬不可讀，仍俟少暇，躬自校讐，倘獲寸進，勉圖鋟梓。使得與《傳家集》并行于世，庶不負爲公之鄉後生乎。爰記厥由于編末，垂示我後人，俾知珍守，勿或漫視致遺落云。

嘉靖甲寅孟春朔日涑水後學希迂生馬巒子端甫識。

刻温公家範序

予祖温公夏人也。自公曾孫吏部侍郎伋扈宋高宗駕南渡，遷浙之山陰，子孫因家焉。距祉以譜系計，凡十有六世矣。先是，由甲第起家者若族祖曰恂、曰亜，率來展謁塋下，修舉祀事。家君相登，正德辛巳進士，嘉靖丁亥主事比部，請假伏臘，舉春盤瞻依，戀戀不忍去。垂卜築於兹，竟以解組未果。伯兄癸丑進士，初甫任遽卒，亦抱志以終。迄隆慶丁卯，祉始携伯兄子晰偕來奉祀，用成父志云。顧夫奔旅之後，遺書湮失。矧自浙來夏，負笈間關，自《傳家集》而外，《稽古》、《潛虚》、《徽言録》，僅僅數卷，相與珍守而寶藏之。每恨未備，又自慚積書未能讀，且未能守也。乃邑有馬氏，好古多經籍，自其梅軒公與家君友善，迨雲樓君亦熟交於伯兄，嗣是其子若孫誼隆世講間，出其所藏《温公家範》者示予。予誦之愧而思曰：《家範》以範家也，而爲子孫者至是始得閲之。於是計畧而録，欲削木而梓而未之就。適守翁陳侯來莅兹土，所行事一以公爲師。逾三年，侯以奏最，❶奉命當擢去，而以無所裨述作於先公爲歉。审知其故，索而梓之。不越旬而厥工告竣。嗚呼！侯之用心於先公也亦篤且斷矣哉！蓋昔者宋哲后重先公之亡命，蘇文忠公表其墓而揭其文於豊碑，以樹昭厥德。後爲奸黨所擠仆之而碑以掩没。比金皇统間，有龜杏之異，賴王令而故物復存。以是知物之隐顯，固有

❶「侯」上，原有字，漫漶不清，疑爲「陳」。

其時，亦有待於人也。微王令則昭德之碑未獲存於今，微陳侯則垂世之書或未遽傳於後世。其功蓋俱甚博也已！或者謂先公著述，其用心與力之勞不盡此，而以是示人，得無漏乎？予曰：積德冥冥之中，爲子孫長久計，此先公言也。《家範》爲子孫謀也，而所謂積德者，於此亦略可見。故夫讀是書者，知先公積德之意，則知我侯命刻之意矣。是爲序。旹萬曆乙亥季春之吉賜進士出身觀禮部政温公十六世孫治下門生司馬祉頓首撰。

宋司馬温國文正公家範後序❶

吾夏乃宋太師司馬温國文正公之鄉也。先曾太父都諫梅軒翁訓子弟必以温公爲楷範，以故先太父企慕温公，號希迂子。于凡温公之書，雖隻字片言，必珍收寶貯。迨晚遊太學，與澶淵春陵晁内翰相友善。内翰之遠祖景迂先生受學于温公，故其家所藏有温公《家範》。内翰暇日出畀與我太父，我太父受讀忻忭如獲拱璧，乃録以歸，藏諸家塾，迄今二十有七年矣。欲勉圖鋟梓，而力實未之逮也。先太父棄養之六年，爲萬曆乙亥，乃我守軒神君陳公涖夏之三年也。是時政善民和，百墜具舉。乃欽崇先哲，索温公遺書而刊之。家君乃出以獻，且告以故。神君曰：吾志也，是惡可以弗傳！乃命龍及温公之裔孫雲岳氏校其舛訛而亟壽諸梓。不越旬而工人告成。龍仰承神君之休命，稽首而叙之于後曰：書靡範何書也？言靡範何言

❶「宋」，原漫漶，今補。

也？言書靡範，雖聯編縷章，贅焉亡補。昔人有是言矣，乃《家範》之爲書，事擷古今，義無述作，上自卿士，下逮庶人，凡家行隆美可爲世法者，罔不備載。公之天下，允可範俗。昔子朱子稱温公之言如桑麻布粟，觀于此而益信矣。乃若書之傳，則以範吾夏以範四方，爲聖朝風化之助，又不獨爲司馬氏一家之範已耳。兹我神君命刻之意也。其視言書靡範而徒以加災于木、聯編縷章而贅焉亡補者，相去奚啻天壤！但向微晁氏，則《家範》之書不傳于今；時微我太父，則《家範》之書不歸于温公之梓里；微我陳神君，則五百載不刊之書不得遍及于天下也，其功顧不偉哉！嗚呼，先太父之藏是書也，其用心亦勤矣！何幸有好古君子如我陳神君者而鋟梓于今日也耶！又何不幸而早逝不得躬逢好古君子如我陳神君者，而使之瞑目于地下也耶！予于是乎有感。陳神君名世寶，字介錫。晁内翰名瑮，字君石。先曾大父名騤，字世用。先大父名巒，字子端。家君名珂，字公振。奉神君之命而叙之者，希迂子之長孫馬化龍也。

萬曆三年歲次乙亥孟夏吉旦禹都後學鳳巢馬化龍頓首謹書。

新刻温公家範序

先朝司馬文正公，人物一時之冠。因時政不協，退而著書立言，緝有《家範》一帙若干篇，將以垂之子孫，世守之，使無違其則者。世遠人湮，此書散逸久矣。鉅鹿陳侍御公初涖夏邑，慕文正公爲其鄉先達，侍御公固志在天下國家者，搜其遺書

曰《家範》，得而翻閲焉。蓋收之於散落之餘，公爲之訂其訛，叙其次，分之爲十卷，既已付而鋟之梓矣。至是奉命巡視東南河道，肅紀貞度。自公之暇，輒取是册而披之，每喟然興歎曰：「古人治國平天下之具，自脩齊始，其要莫大焉。是刻也，豈特可行之一鄉而止于一鄉之人知所範也哉！」顧其傳不廣則行不遠，出以示人曰：「天下皆家也，皆家皆當範於斯也！」復屬余取梓而鋟之，將以播之人人而垂之世世。今攷其書，彝倫之道，靡細不載，以言乎九族之間則備矣。上自聖經賢傳之盡制盡倫，與夫聖帝明王之高踪遐矩；下自王公大人一行之幾乎道，與夫田夫稚子一節之中乎倫。處家庭之常者自合乎經，遭人倫之變者不失其正。其擇之者靡不精，而語之者靡不詳。大哉《家範》乎！誠可以爲天下後世取則矣！《禮記》謂「一道德以同俗」者不出乎此，吾人慎斯以往能使一家之人其分秩如，其和雝如，其儀凛如。内外由是，尊卑由是，親疏厚薄由是。《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固有不出户庭之間而治道可登于上理矣！文王之化，泳于《周南》，説者以爲脩身齊家之效，南國諸侯大夫被其化者，皆知所以脩身而正其家。不爲《周南》、《召南》，夫子以爲正墻面而立，則是《範》之係於人也，豈淺淺乎哉！文正公以是筆之於書，則所以貽厥孫謀也其説長，侍御公以是鏤之於版，則所以嘉惠後學也其志遠。於乎士君子之在當世皆有天下國家之責者，若知二公垂範之爲功矣，亦知所以脩於家不出乎《範》，以成二公之功者哉！

萬曆七年季夏朔日賜進士出身知東昌府事馬平後學莫與齊頓首拜書。

温公家範跋

晰隨叔父自浙來夏時，笈置未久，而我默翁陳侯來宰吾邑。凡所以存䘏其初復者意靡弗至。及叔父暨晰襲德教，叨領薦簡，是其貽惠于我先文正公者爲何如！迄今牧用底績，而鴻聞淑譽洽中外。行膺徵命，猶取先公所著《家範》鋟之，用以惠夫四方之未獲覩者。夫書以《家範》名，先公之意非敢欲爲範于天下，直欲其家範之耳。而侯則梓以廣其傳，顧其功不甚鉅且遠哉！若不肖輩雖幸有寸躋，實默成于積德，詎敢謂遺書能讀，與遺範能遵乎？惟我侯惠施一邑，分兼養教，即是編之鋟，雖謂之丁寧申飭吾家，亦無不宜者。晰嗣自今，敢不勉竭駑力，未副先訓之百一。雖持之以復我侯德意者，固將在是矣。且是役所需，惟俸料之出，所校以牧爱之餘，儷之他鋟爲不侔，尤不可不竊附數語于簡末云。

温公十七世孫癸酉舉人治下門生司馬晰頓首謹跋。

呂氏鄉約

（存目，見《藍田呂氏遺著輯校》）

〔北宋〕呂大鈞　撰

童蒙訓

〔宋〕呂本中 撰

萬義廣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童蒙訓》三卷，宋吕本中撰。吕本中（一〇八四—一一四五），初名大中，字居仁，號紫微。曾任中書舍人，後世亦稱吕西垣、舍人丈。謚文清，學者稱東萊先生。

吕氏先世居東萊，七世祖龜祥移家壽州（今安徽鳳台），高祖夷簡自壽州徙開封。父好問定居婺州金華。吕氏家族是宋代官宦世家，也是理學世家，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傳奇家族。從吕本中六世從祖吕蒙正起，延綿十餘代，出宰輔級人物四人，榮登《宋元學案》者達二十多人。本中爲官初受其曾祖父吕公著恩蔭，授官承務郎，後歷官樞密院編修官、職方員外郎等，特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等。

吕本中爲兩宋之際江西詩派的著名詩人，詩歌追蹤黄、陳。所撰《江西詩社宗派圖》係爲江西詩派定名之作。吕氏不僅在詩歌方面有較高造詣，學術方面，尤其是理學上亦「所造甚高」。清人全祖望認爲其學術地位被其詩名所掩，吕本中學術實啓吕祖謙之先路。（《宋元學案·紫微學案》）著有《春秋解》、《童蒙訓》、《師友淵源録》、《東萊詩集》、《紫微詩話》等。

《童蒙訓》寫作緣起，據吕祖謙弟子樓昉嘉定版跋文交代：「初，舍人吕公以正獻長孫逮事元祐遺老，與諸名勝遊，淵源所漸者遠。渡江轉徙，流落之餘，中原文獻與之俱南。因即疇昔所聞見者，輯爲是編。」這本書寫作目的，是記載先賢的立言行事，作爲教育子弟的「家塾訓課之本」，一度比較風行。實際價值不止於訓課童蒙。如樓昉所説：「書之所載，自立身行己、讀書取友、撫世疇物、仕州縣、立朝廷，綱條本末，皆有稽據。大要欲學者反躬抑志，循序務本，切近篤實，不累於虚驕，不務於高遠，由成己以至成物。豈特施之童蒙哉！雖推之天下國家可也。」

《四庫全書總目》云：「本中北宋故家，及見元祐遺老，師友傳授，具有淵源。故其所記多正論格言，大抵皆根本經訓，務切實用，於立身從政之道，深有所裨。中間如申顔、李潛、田腴、張琪、侯無可諸人，其事蹟史多失傳，賴此猶可以考見大略。固不僅爲幼學啓迪之資矣。」全祖望説：「學者讀其《童蒙訓》、《官箴》而行之，足以入聖學矣。」

《童蒙訓》，據《四庫提要》云：初刊於長沙，又刊於龍溪，訛舛頗甚。嘉定乙亥，婺州守邱壽儁以從曾孫呂喬年家藏本爲底本重校刊之，有樓昉所爲跋。此本由本中從子、喬年祖父大器「手寫而藏之」，又由喬年「是正而刊之」，是爲善本。後紹定己丑，眉山李埴守郡，得本於提刑呂祖烈，復鋟本於玉山堂。《天禄琳琅書目》及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均認爲紹定本實出自嘉定本。明以後所出《童蒙訓》各本，多以嘉定、紹定二本爲底本，計有明影刻宋紹定本、清張履詳批本、康熙四十四年吴江姚氏仿宋刊本、張伯行刊本、乾隆間王嗣賢影抄宋紹定本，楊以增據紹定本重刻本、同治二年當歸草堂本、《四庫全書》本、保赤彙編本、民國陶湘《託跋廛叢刻》影宋紹定本（簡稱陶本）等。其中陶本流傳較廣，今以爲底本，用明影刻宋紹定本（簡稱「明刻本」）、王嗣賢影抄宋紹定本（簡稱「王抄本」）、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清當歸草堂刻本爲校本，予以標點整理。跋文原無標題，今擬。

校點者　萬義廣

童蒙訓卷上

呂氏本中居仁

學問當以《孝經》、《論語》、《中庸》、《大學》、《孟子》爲本，熟味詳究，然後通求之《詩》、《書》、《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張，則諸子百家長處皆爲吾用矣。

孔子已前異端未作，雖政有污隆，而教無他説，故《詩》、《書》所載，但説治亂大概。至孔子後，邪説並起，故聖人與弟子講學皆深切顯明，《論語》、《大學》、《中庸》皆可考也。其後，孟子又能發明推廣之。

大程先生名顥，字伯淳。以進士得官。正獻公爲中丞，薦之朝，用爲御史。論新法不合，罷去。泰陵即位，以宗正丞召，未受命，卒于家。其門人共謚爲明道先生。先生嘗以董仲舒「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爲合於聖人。仲舒之學度越諸子者以此。故門人以先生學之所就，以「明道」見其志焉。

小程先生名頤，字正叔。舉進士，殿試不中，不復再試。元祐初，正獻公與司馬温公同薦，遂得召用。侍講禁中，旋又罷去，遂不復用。紹聖中，貶涪州。元符還洛。大觀間，卒于家。學者謂之廣平先生。後居伊陽，又謂之伊川先生。二程先生自小刻勵，推明道要，以聖學爲己任。學者靡然從之。當時謂之二程。

二程始從周茂叔先生爲窮理之學，後更自光大。茂叔名敦頤，有《太極説》傳於世。❶

❶「極」下，四庫本有「圖」字。

其辭雖約，然用志高遠可見也。正獻公在侍從時，聞其名，力薦之。自常調除轉運判官。茂叔以啓謝正獻公云：「在薄宦有四方之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

張戩天祺與弟載子厚，關中人。關中謂之二張。篤行不苟，爲一時師表。二程之表叔也。子厚推明聖學，亦多資於二程者。呂大臨與叔兄弟、後來蘇昞等皆從之學。學者稱子厚爲橫渠先生。天祺之爲御史，用正獻公薦也。

二程與橫渠，從學者既盛，當時亦名其學爲張、程云。滎陽公年二十一（一本作「十九」。）時，正獻公使入太學，在胡先生席下，與伊川先生鄰齋。伊川長滎陽公纔數歲，公察其議論大異，首以師禮事之。其後楊應之國寶、邢和叔恕、左司公待制，皆師尊之。自後學者遂衆，實自滎陽公發之也。

關中始有申顏者，特立獨行，人皆敬之。出行市肆，人皆爲之起。從而化之者衆。其後二張更大發明學問淵源。

伊川先生嘗至關中，關中學者皆從之遊，致恭盡禮。伊川嘆洛中學者弗及也。

伊川先生嘗識楊學士應之於江南，常稱其偉度高識，絶人遠甚。楊學士是時猶未師伊川也。

安定胡先生之主湖州學也，天下之人謂之湖學。學者最盛。先生使學者各治一事，如邊事、河事之類，各居一齋，日夕講究。其後從學者多爲時用。蓋先生教人，務有實效，不爲虛言也。是時孫公莘老名覺，顧公子敦名臨，最爲高弟。

正獻公之在侍從也，專以薦賢爲務，如孫莘老覺、李公擇常、王正仲存、顧子敦臨、程伯淳顥、張天祺戩等，皆爲一時顯人。

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滎陽公嘗説楊十七學士應之樂善少比，聞一善言，必書而記之。滎陽公嘗書于壁云：「惟天子爲能備物，惟聖人爲能備德。」應之遽取筆録記之。

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爲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求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也。篤信好學，至死不變。滎陽公嘗贈之以詩云：「獨抱遺經唐處士，差强人意漢將軍。」應之元祐間用范丞相堯夫薦館職，不就。試，除太學博士，出爲成都轉運判官。有屬官與之辨論，應之嘉其直，即薦之朝。其自成都召爲校書郎，有遠房舅在蜀中官滿，貧不能歸。應之盡以成都所得數百千遺之。其自立如此。

邵堯夫先生受學於李挺之之才，李之才受學於穆脩伯長，穆伯長受學於陳摶希夷，其所傳先天之學，具見於《易圖》與《皇極經世》。故程伯淳作堯夫墓誌云：「推其源流，遠有端緒。」震，東方也；巽，南方也；离，南方之卦之類，此妙用之位。❶如天地定位，乾南而坤北，山澤雷風，水火相對，即先天之位。先生既没，其學不傳。人能知其名而不知其用也。嘗欲傳其學於伊川，伊川不肯。一日，與伊川同坐，聞雷聲，問伊川曰：「雷從何方起？」伊川云：「從起處起。」蓋不領其意。先生既没，元祐間，謚康節。

邵康節以十二萬四千五百年爲一會，自開闢至堯時，正當十二萬年之中數，故先生

❶「妙」，明刻本、王抄本、四庫本、當歸草堂本皆作「入」。

名雍，字堯夫。名雍，❶取「黎民於變時雍」也。其居洛陽，亦取天地之中。字堯夫，取當堯時中數也。四千五百年數未詳。

邵康節居衛州之共城，後居洛陽。有商州太守趙郎中者，康節與之有舊。嘗往從之。時章惇子厚作令商州，趙厚遇之。一日，趙請康節與章同會。章豪俊自許，議論縱橫，不知敬康節也。語次，因及洛中牡丹之盛，趙守因謂章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爲甚詳。」康節因言：「洛人以見根橃而知花之高下者，知花之上也；見枝葉而知高下者，知花之次也；見菩蕾而知高下者，知花之下也。如長官所説，乃知花之下也。」章默然慚服。趙因謂章：「先生學問淵源，世之師表。公不惜從之學，則日有進益矣！」章因從先生游，欲傳數學。先生謂章：「須十年不仕宦，乃可學。」蓋不之許也。

虔州人李潛君行先生，篤行自守，不交當世。年五十餘，監泗州僧伽塔，人弗知也。右丞范公彝叟爲發運使，始深知之，力薦於朝。除太學博士、校書郎。紹聖中，力求去。知蘄州，遂請老。君行之學，專以經書《論語》、《孟子》爲正，舍此皆不取。如「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專守七廟，其他言廟數不同者皆無取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則是合祭天地無疑也。其言南北郊，其言圜丘、郊禘異禮，皆不取也。其學簡而易明，以行己爲本，不爲空言。東萊公與叔父舜從皆與之游。

君行先生嘗言，學者當以經書《論語》《孟子》如秤相似，以秤量衆説，其輕重等者，

❶「名雍」至「未詳」，四庫本作「取當堯時中數也，四千五百年數未詳。其居洛陽，亦取天地之中」。

正也；其不等者，不正也。

田腴誠伯，篤實士，東萊公與叔父舜從之交遊也。嘗從横渠學，後從君行游。誠伯每三年治一經，學問通貫，當時無及之者。深不取佛學。建中靖國間，用曾子開内翰薦，除太學正。崇寧初，罷去。誠伯叔父明之，亦老儒也。然專讀經書，不讀子史，以爲非聖人之言不足治也。誠伯以爲不然，曰：『「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如不遍覽，非博學詳説之謂。』

徐積仲車先生，山陽人。小許牓登科。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爲本，積思六經而喜爲文詞，老而不衰。先生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後因具公裳以見貴官，又自思云，見貴官尚必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揖母。」先生事母至孝，山陽人化之。

先生嘗爲文訓勵學者，云：「仲車先生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未之有也。』」

元符三年，滎陽公自和州謫居起知單州，道過山陽，因出過市橋。橋壞，墮水而不傷焉。仲車先生年幾七十矣，作《我敬》詩贈公云：「我敬吕公，以其德齒。敬之愛之，何

時已已。美哉吕公，文在其中。見乎外者，古人之風。惟賢有德，神相其祉。何以祝公，勿藥有喜。」詩後批云：「前日之事，橋梁腐敗，人乘蹉跌，而公晏然無傷，固有神明陰相其德。願爲本朝自重，生民自重。」

熙寧初，滎陽公監陳留税務。時汪輔之居陳留，恃才傲物，獨敬重公。横渠先生聞之，語人云：「於『蠻貊之邦行矣』，於吕原明見之。」

正獻公嘗稱滎陽公於張文潛云：「此子不欺闇室。」

滎陽公之監陳留税也，章樞密質夫粢知縣事，雅敬愛公。一日，因語次暴陵折公，公不爲動。質夫笑曰：「公誠厚德可服，其適來相試耳。」

元祐中，滎陽公在經筵，除司諫。姚舍人輝中勔當制，詞云：「道學至於無心，立行至於無愧。心若止水，退然淵静。」當時謂之實録。建中靖國元年，豐相之稷遷禮部尚書，薦滎陽公自代。詞云：「心與道潛，一作「志以道寧」。湛然淵静。所居則躁一作里。人化，聞風則薄夫敦。」

滎陽公入大學時，二十一歲矣，胡先生實主學，與黄右丞安中履、邢尚書和叔恕同齋舍。時安中二十六歲，爲齋長。和叔十九歲。安中方精專讀書，早晨經書，每授五百遍；飯後史書，可誦者百遍；夜讀子書，每授三百遍。每讀書，危坐不動，句句分明。和叔時雖少，當世時務無不通曉，當世人材無不徧知。

滎陽公教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尤要令聲重，則記牢」。

正獻公簡重清静，出於天性。冬月不附火，夏月不用扇。聲色華耀，視之漠然也。

范公内翰淳夫祖禹，實公之壻，性酷似公。後滎陽公長壻趙仲長演，嚴重有法，亦實似公焉。

正獻公教子既有法，而申國魯夫人，簡肅公諱宗道之女，閨門之内舉動皆有法則。滎陽公年十歲，夫人命對正獻公，則不得坐。命之坐則坐。不問不得對。諸子出入，不得入酒肆茶肆。每諸婦侍立，諸女少者則從婦傍。

正獻公年三十餘，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知州事，焦伯强千之方從歐陽公學。正獻公請伯强處書室，命滎陽公從學焉。其後正獻公罷歸京師，請伯强同行，歐陽公有送行詩。所謂有能掇之行，可謂仁者勇者也。伯强性耿介不苟。危坐終日，不妄笑語。每諸生有不至，則召之坐，面切責之，不少假借。滎陽公幼時，申公與夫人嚴毅如此，❶就師傅而得伯强，其後有成，非偶然也。滎陽公嘗言：「中人以下内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未之有也。」

正獻公年三十餘通判潁州，已有重名。范文正公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過潁，來復謁公。呼公，謂之曰：「太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歐陽永叔在此，太博宜頻近筆研。」申國夫人在廳事後，聞其語，嘗舉以教滎陽公焉。前輩規勸懇切，出於至誠，類如此也。

滎陽公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有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因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

❶「申公」，四庫本作「正獻公」。

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爲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

滎陽公張夫人，待制諱昷之之女也。自少每事有法，亦魯簡肅公外孫也。❶張公性嚴毅不屈，全類簡肅，簡肅深愛之。家事一委張公。夫人，張公幼女，最鍾愛。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爲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及夫人嫁吕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叔父舜從，既與東萊公從當世賢士大夫游，嘗訓子弟曰：「某幸得從賢士大夫游，過相推重。然某自省所爲，才免禽獸之行而已，未能便合人之理也，何得士大夫過相與耶！」因思前輩自警脩省如此。

正獻公交游，本中不能盡知之，其顯者范蜀公、司馬温公、王荆公、劉原甫也。滎陽公交游，則二程、二張、孫莘老、李公擇、王正仲、顧子敦、楊應之、范醇夫、黄安中、邢和叔、王聖美也。東萊公交游，則李君行、田明之、田誠伯、吴坦求、陳端誠、田承君、陳瑩中、張才叔、龔彦和及彦和之弟大壯也。

張横渠詩云：「若要居仁宅，先須入禮門。」温公作《横渠哀詞》曰：「教人學雖博，要以禮爲先。」伊川先生云：「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先有所据守。」然則横渠之教，以禮爲本也。後程門高弟張繹思叔作《伊川祭文》云：「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于數，或觀於禮。學者趨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道之真，死其乃已。」「或得于

❶「簡肅」，原作「肅簡」，今據四庫本改，下同，不出校。

數」，蓋指康節。「或觀于禮」，謂橫渠也。

明道作邵康節墓誌云：「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爾。其餘門人，各以己之所宜者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户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所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概可見矣。而先生醇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户雖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觀此誌文，明道所以處康節者，無餘蘊矣。

李公擇尚書，嘗與滎陽公諸賢講論行己須先誠實。只如書帖言語之類，不情繆敬，盡須削去。如未嘗瞻仰而言瞻仰，未嘗懷渴而言懷渴，須盡去之，以立其誠。

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閑讀了，都無用處。」

顧公子敦内翰嘗語東萊公云：「學者須習不動心。事緒之來，每每自試，久久之間，果能不動，則必自知曰：『我不動矣。』」由此觀之，前輩所以自立，非徒然也。

陳瑩中右司嘗言：「學者須常自試，以觀己之力量進否。《易》曰『或躍在淵』，自試也。此聖學也。」紹聖中，顧公子敦被謫，過京師，東萊公與叔父往見之。子敦再三講論行己如何，云：「守至正以俟天命，觀時變以養學術。」

劉公待制器之嘗爲本中言：少時就洛中師事司馬公，從之者二年。臨別問公所以爲

學之道，公曰：「本於至誠。」器之因效顏子之問孔子曰：「請問其目。」公曰：「從不妄語始。」器之自此專守此言，不敢失墜。後任磁州司法。吴守禮爲河北轉運使，嚴明守法，官吏畏之。吴與器之尊人有舊，相待頗異衆，器之不以爲喜。一日，有人告磁州司户贓汙于轉運使者，吴親至磁州，欲按其事。召器之至驛舍堂中，器之心不喜曰：「常時相待少異，我已自不喜，況今召我至堂中，人得無疑我乎！」吴因問司户贓汙如何，器之對曰：「不知。」吴因不悦。曰：「與公有契，所以相問。何不以誠告？」明日，吴閲視倉庫，召司户者，謂曰：「人訴爾有贓，本欲來案爾。今劉司法言爾無之。姑去，且謹視倉庫，俟北京回，倉庫不如法，必案無疑也。」於是衆方知器之長者。然器之心常不自快曰：「司户實有贓，而我不以誠告，吾其違司馬公教乎？」後因讀楊子云「君子避礙通諸理」，然後意方釋然。「言不必信」，如此而後可。

器之嘗爲予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間，嘗謁見馮當世宣徽。當世言：「熙寧初，與陳暘叔、吕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少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吕寶臣尤善稱停事，每事之來，必稱停輕重，令必得所，而後已也。事經寶臣處畫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器之因極言：「『稱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二字不可不詳思熟講也。」寶臣蓋惠穆公也。

楊應之學士言：「後生學問，聰明强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耳。」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近世故家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一非能以道訓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處，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遊，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

頃見陳瑩中與關止叔沼與滎陽公書問，其言前輩與公之交遊，必平闕書云某公某官，如稱器之則曰待制劉公之類。其與己同等，則必斥姓名，示不敢尊也，如曰游酢、謝良佐云。此皆可以爲後生法。

張才叔庭堅專務以直道進退，不求苟得。「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才叔之學蓋主於此。

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有得。蓋能守此，則無不可爲之事。

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脱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此，則是躐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不可不察也。

吕與叔嘗作詩曰：「文如元凱徒稱癖，賦若相如止類俳。惟有孔門無一事，只傳顔氏得心齋。」

横渠《讀詩》詩云：「置心平易始知《詩》。」楊丈中立云：「知此詩，則可以讀三百篇矣。」

韓公持國維閒居潁昌，伊川先生常自洛中往訪之。時范右丞彝叟純禮亦居潁昌。持國嘗戲作詩示二公云：「閉門讀《易》程夫子，清坐焚香范使君。顧我未能忘世味，緑尊紅妓對西曛。」

龔殿院彥和夬，❶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間，僉判瀛州，與弟大壯同行。大壯尤特立不羣。曾子宣帥瀛，❷欲見，不可得。一日，徑過彥和，邀其弟出。不可辭也，遂出相見。即爲置酒，從容終日乃去。因題詩壁間，其兩句云：「自慚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間見兩龔。」近日貴人如曾子宣之能下士，亦難及也。紹聖中，彥和爲監察御史，未能去。大壯力勸其兄早求罷，彥和遂去。大壯不幸早卒，雖彥和之弟，實畏友也。

李君行先生自虔州入京，至泗州。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户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户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緩數年，不可行也。」

正獻公幼時，未嘗博戲。人或問其故，公曰：「取之傷廉，與之傷義。」

滎陽公嘗言：「孫莘老、李公擇之爲友，友也。」

滎陽公嘗言：「呂吉甫嘗稱李公擇有樂正子之好善。」

滎陽公嘗言：「所在有鄉先生處，則一方人自別。蓋漸染使之然也。人豈可以不擇鄉就士哉！」

侯叔獻者，少有聲名。熙寧初，屢來求見正獻公。滎陽公因爲公言：「叔獻可比趙清獻。」正獻深不以爲然，云：「趙清獻自守一世，方成就如此。一作「方做到此地位」。後生有多少事，豈可便比前輩！」既而叔獻果建水事求進。

姜潛至之，仁宗朝老儒先生也。不喜人

❶「夬」，原誤作「央」，今據四庫本、當歸草堂本改。

❷「帥」，原誤作「師」，今據四庫本、當歸草堂本改。

作詩，云：「招悔吝，損心氣。」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正獻公爲樞密副使，年六十餘矣。嘗問太僕寺丞吴公傳正安詩己之所宜修，傳正曰：「毋敝精神於蹇淺。」滎陽公以爲傳正之對不中正獻之病。本中後思得正獻問傳正時，年六十餘矣，位爲執政。當時人士皆師尊之。傳正，公所獎進，年纔三十餘。而公見之，猶相與講究，望其切磋，後來所無也。滎陽公獨論其問答當否，而不言下問爲正獻公之難。蓋前輩風俗純一，❶習與性成，不以是爲難能也。

正獻公每時節必問諸生有何進益。

滎陽公嘗言：少時與叔祖同見歐陽文忠公，至客次，與叔祖商議見歐陽公叙契分、求納拜之語。及見歐陽公，既叙契分，即端立受拜，如當子姪之禮。公退而謂叔祖曰：「觀歐陽公禮數，乃知吾輩不如前輩遠矣。」

童蒙訓卷上

❶「一」，原脱，今據明刻本、王抄本、四庫本、當歸草堂本補。

童蒙訓卷中

呂氏本中居仁

本中嘗問滎陽公曰：「兄弟之生，相去或數日，或月十日，其爲尊卑也微矣，而聖人直如是分別長幼，何也？」公曰：「不特聖人直重先後之序，如天之四時，分毫頃刻，皆有次序。此是物理自然，不可易也。」

滎陽公爲人處事，皆有久長之計，求方便之道。只如病中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疾者乃問所欲，病者既不能答，適足增苦。故公嘗教人，每事作一牌子，如飲食衣裳寒熱之類，及常所服藥、常所作事，常所服藥，如理中圓之類。常所作事，如梳頭、洗手之類及作某親等書。病者取牌子以示人，則可減大半之苦。凡公爲人處事，每如是也。

王尚書敏仲古，每事必爲人求方便之道。如河朔舊日北使經由州郡，每北使將至，民間假貸供張之具至煩擾。敏仲奉使，即言之朝，乞令河朔人使經由處皆支官錢，置什物，儲之別庫，專待人使。自此河朔無復假貸之擾矣。王公臨事，每如此也。

滎陽公與諸父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爲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本中往年每侍前輩，先生長者論當世邪正善惡，是是非非，無不精盡。至於前輩行事得失，文字工拙，及漢唐先儒解釋經義或有未至，後生敢略議及之者，必作色痛裁抑

之，❶曰：「先儒得失，前輩是非，豈後生所知。」楊十七學士應之兄弟、晁丈以道規矩最嚴，故凡後生嘗親近此諸老者，皆有敦厚之風，無浮薄之過。前輩士大夫專以風節爲己任，其於褒貶取予甚嚴，故其所立實有過人者。近年以來，風節不立，士大夫節操一日不如一日。夏侯旄節夫，京師人。年長本中以倍，本中猶及與之交。崇寧初，召任諸州教授，學制既盼，即日尋醫去。後任西京幕官，罷任，當改官。以舉將一人安惇也，不肯用。卒不改官。浮湛京師，至死不屈。唐丈名恕，字處厚。崇寧初，任荆南知縣。新法既行，即致仕，不出者幾三十年。范丈正平子夷，忠宣公之子。忠宣公當國，子夷是時官當入遠，不肯用父恩例，卒授遠地。後爲祥符尉。當紹聖初，與中貴人爭打量地界，與辨曲直，不屈，得罪去。劉丈跂斯立、蹈斯行，皆丞相莘老子，登高科。以文學知名。仕州縣，自處約甚。人不知其爲宰相子也。江革信民，政和間諸公熟聞其名。除國子博士，欲漸用之，竟辭不受。謝逸無逸，臨川人。州郡欲以八行薦，堅却之。凡此諸公，皆卓然自立一時，不愧古人。爾來流俗，不復以此爲貴矣。

韓魏公留守北京，有幕官每夜必出遊宴，同官皆欲譖之，慮公不聽。一日，相約至日晚見，公議急事，乞召幕官。久之不至。衆方欲白公所以，公佯驚曰：「某忘記早來某官嘗白某早出見一親識矣。」其寬大容人之過如此。又嘗久使一使臣求去參選，公不遺。如是數年，使臣怨公不遣，則白公：「某參選方是作官，久留公門，止是奴僕耳。」公

❶「抑」，明刻本、王抄本、四庫本作「折」。

笑，屏人謂曰：「汝亦嘗記某年月日私竊官銀數十兩，置懷袖中否？ 獨吾知之，他人不知也。吾所以不遣汝者，正恐汝當官不自慎，必敗官爾。」使臣愧謝。 公之寬弘大度，服人如此。

崇寧初，本中始問楊中立先生於關止叔。止叔稱楊先生學有自得，有力量。嘗言：「常人所以畏死者，以世人皆畏死，習以成風，遂畏死耳。 如習俗皆不畏死，則亦不畏死也。 凡如此，皆講學未明，知之未至而然。」

東萊公嘗言：「凡衆人日夕所説之話，如趙丈仲長諸公都無此話也。 衆人所作之事，如楊公應之、李公君行諸公都不做衆人做底事也。」

李公公擇每令子婦諸女侍側，爲説《孟子》大義。

唐充之廣仁每稱前輩説：後生不能忍詬，不足以爲人；聞人密論，不能容受而輕泄之者，不足以爲人。

陳公瑩中，閩人也，而專主北人。 以北人而後可以有爲。 南人輕險易變，必不可以有爲。

待制叔祖都不説夢，云：「既妄也，何用説爲！」

明道先生嘗語楊丈中立云：「某作縣處，凡坐起等處並貼『視民如傷』四字，要時觀省。」❶又言：「某常愧此四字。」明道先生言：「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所不同者，皆私心也。 至於公，則不然。」

陳公瑩中言：「人之爲惡，雖至於謀反大逆，若有一念悔心，使臨刑之際，説我悔也，

❶「時」，四庫本作「常」。

便須赦他，便須用他。」

滎陽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唯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滎陽公嘗言：「朝廷獎用言者，固是美意。然聽言之際，亦不可不審。若事事聽從，不加考覈，則是信讒用譖，非納善言也。如歐陽叔弼，最爲静默。自正獻當國，常患不來。而劉器之乃攻叔弼，以爲奔競權門。器之號當世賢者，猶差誤如此，況他人乎！以此知聽言之道，不可不審也。

崇寧初，滎陽公謫居符離。趙公仲長諱演，公之長壻也，時時自汝陰來省公。公之外弟楊公諱瓌寶，亦以上書謫監符離酒税。楊公事公如親兄，趙公事公如嚴父，兩人日夕在公側。公疾病，趙公執藥牀下，屏氣問疾，未嘗不移時也。公命之去，然後去。楊公慷慨獨立，於當世未嘗少屈。趙公謹厚篤實，動法古人。兩人皆一時之英也。饒德操節、黎介然確、汪信民革，時皆在符離。每公疾病，少間則必來見公。而退從楊公、趙公及公之子孫游焉。亦一時之盛也。趙公每與公子弟及外賓客語，但稱滎陽公曰「公」，其尊之如此。楊公與他人語，稱滎陽公但曰「内兄」，或曰「侍講」，未嘗敢字稱也。蓋滎陽公中表惟楊氏兄弟盡事親事長之道，可爲後生法。

滎陽公爲郡處，令公帑多蓄鰒魚諸乾物及筍乾、蕈乾以待賓客，以減雞鴨等生命也。

徐仲車先生畜犬，孳生至數十，不肯與人。人或問之，云：「不忍使其母子相離。」

孫丈元忠學士朴，正獻公所薦館職也。嘗爲本中言：「某嘗對侍講譏笑程正叔。一

日，侍講責某云：『正叔有多少好事，公都不說，只揀他疑似處非笑他，何也？』某因釋然心服。後不敢復深議正叔。」今世之士如孫丈之服義，亦少有也。侍講，謂滎陽公也。

滎陽公嘗言：「少年爲學，唯撿書最有益。才撿，便記得精，便理會得子細。」

又嘗言：「讀書編類，語言相似者事做一處，便見優劣是非。」

滎陽公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己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

或問滎陽公：「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爲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必自消也。」

滎陽公嘗說：「王介甫解經，皆隨文生義，更無含蓄。學者讀之，更無可以消詳處，更無可以致思量處。」

田誠伯常力闢釋氏輪迴之說，曰：「君子職當爲善。」

童蒙訓卷中

童蒙訓卷下

呂氏本中居仁

滎陽公嘗言：「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說：「《穀梁》言：『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盡事其祖禰，❶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心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范文正公愛養士類，無所不至，然有亂法敗衆者，亦未嘗假借。嘗帥陝西，日有士子怒一廳妓，以甆瓦剺其面，涅之以墨。妓訴之官。公即追士子，致之法。杖之曰：「爾既壞人一生，却當壞爾一生也。」人無不服公處事之當。

滎陽公嘗大書「治人事天莫若嗇」於所坐壁上，修養家以此爲養生要術。然事事保慎，常令有餘，持身、保家、安邦之道不越於此，不止養生也。老子之論，亦當於理矣。

焦伯强千之先生嘗稱東漢■■一節，至顏子■。滎陽公不以爲然。《列子》稱狐父之盜食爰旌目，爰旌目義不食其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

《易》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禄。」大抵居困否之世，惟貧與賤，則可以免。苟居權寵、擁富厚，鮮有不及者。季札謂晏

❶「禰」，原誤作「穪」，今據四庫本、當歸草堂本改。

平仲：「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欒高之難。大氏春秋之世，以無邑與政爲可以免。齊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卒不受也。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與子雅邑，辤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爲忠，而有寵。衛與公孫免餘邑六十，辤曰：「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鄭子張有疾，歸邑于公。「而使黜官、薄祭。」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此皆古人辤尊居卑，辤富居貧，處亂世自全之道，可以爲萬世貪冒不厭，以致破家亡國者之至戒也。

滎陽公嘗言：「子産有數事失君子氣象者。如言『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又曰『子寧以他規我』，如此之類，全無君子氣象。」又言：「張良說漢祖詐秦卒，大不類子房平日所爲。」

外高祖侍郎晉陽王公諱子融，嘗編集京師世家家法善者，以遺子孫。

前輩嘗有編類國朝以來名臣行狀、墓誌，取其行事之善者，別録出之，以自警戒。亦樂取諸人以爲善之義也。

京師曹氏諸貴族，卑幼不見尊長三日，必拜。

元符末，叔祖侍制公坐元祐黨人，貶道州。未至，先遣人賃屋兩間。時公亦挈家往。既至，屋窄陋甚，更益一間。以公狀申郡守，不敢往見。是時上皇即位，已議褒用矣。韓原伯川先貶道州，公以俱在謫籍，不敢相見。既原伯與公俱復官内徙，原伯先受

命，往見公，亦不敢與相見，以爲未受復官命也。前輩慎事如此，其亦能遠慨矣。然且不免，則亦命也。

蘇子由崇寧初居潁昌時，方以元祐黨籍爲罪。深居自守，不復與人相見。逍遥自處，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以至於没。亦人所難能也。

崇寧間，張公芸叟既貶復歸，閉門自守，不交人物。時時獨遊山寺。芒鞋道服，跨一羸馬，所至從容。飲食一甌淡麪，更無他物。人皆服其清德，後生取法焉。

崇寧間，饒德操節、黎介然確、汪信民革同寓宿州。論文會課，時時作詩，亦有略詆及時事者。滎陽公聞之，深不以爲然。時公疾病方愈，爲作《麥熟》《繰絲》等曲詩，歌詠當世，以諷止饒、黎諸公。諸公得詩慚懼，遽詣公謝，且皆和公詩，如公之意。自此不復有前作矣。

張琪■美，❶京畿人。久遊太學，諸生多稱之。擢第後，守官衛州。陳公瑩中爲郡，頗厚待琪，禮遇獨異衆人。琪深感公以意，❷然亦不能曉獨異之意。崇寧間，琪官宿州，諸公貴人數欲招致之，琪感陳公見待，終不肯進。蓋琪之爲人，賢而差弱。陳公所以異待之者，欲以堅其意也。琪終能自守。前輩成就人，委曲如此，教亦多術矣。

劉器之論當時人物，多云弱，實中世人之病。大氐承平之久，人皆偷安畏死辟事，因循苟且而致然耳。

紹聖、崇寧間，諸公遷貶相繼，然往往自

❶ 墨丁处，當歸草堂本作「同」，他本皆闕，無證，故仍從闕。

❷ 「以」，明刻本、王抄本、四庫本、當歸草堂本皆作「恩」。

處，不甚介意。龔彦和夬，[1]貶化州。徒步徑往，以扇乞錢，不以爲難也。張才叔庭堅，貶象州。所居屋才一間，上漏下濕，屋中間以箔隔之，家人處箔内，才叔躡屐端坐于箔外，日看佛書，了無厭色。凡此諸公，皆平昔絶無富貴念，故遇事自然如此。如使世念不忘，富貴之心尚在，遇事艱難，縱欲堅忍，亦必有不懌之容、勉强之色矣。鄒志完侍郎嘗稱才叔云：「是天地間和氣薰蒸所成。欲往相近，先覺和氣襲人也。」

豐公相之稷，清節自守，一意直道，更無他説，而未嘗絶物。張才叔蓋師法之。相之元祐間與滎陽公同在經筵，有女之喪。滎陽公問之曰：「以公定力如此，必無過戚。」相之云：「正爲未能如此。」

李君行先生紹聖中致仕，歸虔州。元符庚辰歲，諸公既還朝廷，君行驛召賜對，管勾宗子學，比國子司業。蓋有陰沮之，恐在要地者。伊川先生嘗問從學者：「李君行何以復出？」從學者對曰：「李司業承朝廷美意，不得不出。然且歸矣。」君行既至京師，即引疾得歸。

伊川先生嘗有門弟子日赴歌會過差，先生聞之，大不樂。以爲如此絶人理、去禽獸無幾爾。一本作「幾希」。

正獻公作相時，每月以上尊分遺親舊。楊十七學士應之，公之甥也，月送兩壺。楊學士得酒即送酒家，易常酒數壺，欲飲酒即取之。東萊公以爲楊學士英氣偉度，必不以脣舌間需玩上尊滋味爲美也。得酒貴多，不問美惡，過人遠矣。

李君行先生之長子格，篤行博學，克肖

[1] 「夬」，原誤作「央」，今據四庫本、當歸草堂本改。

其父，而長於四六表章。早歲登科。紹聖中，知江寧府上元縣。滎陽公知太平州，李以啓事賀公，其略有云：「知府侍講，藴命世之雄才，賦經邦之遠器。令問令望，起韋、平舊相之家；嘉謀嘉猷，翊舜、禹重熙之代。危誠獨立，直己不回。從容進退之儀，挺達始終之節。」李尋以病不起，學士大夫惜之。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告季康子：「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又謂其子：「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又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左傳》亦言：「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以此知勤勞者，立身爲善之本。不勤不勞，萬事不舉。今夫細民能勤勞者，必無凍餒之患。雖不親人，人亦任之。常孏惰者，必有饑寒之憂。雖欲親人，人不用也。公父文伯之母與《左傳》所記，皆故家遺俗相傳之語，其必自聖人出也。然則後生處身居業，其可不以勤勞爲先，而孏惰自弃其身哉！

元祐末，李君行先生與楊應之學士同在京師，安静自守。諸公以其不附己，不甚肯進用。趙公君錫無愧爲中丞，當薦御史。問滎陽公所當薦者，公以應之爲對，無愧亦不能用。更舉楊畏子安爲御史。楊畏後反攻無愧。紹聖初，應之病卒。蘇子由罷知汝州，李君行先生往見之。與之論當世事。子由恨知君行之晚。當時議者謂楊、李二公如在言路，必不肯委靡自已，縱無所益，亦必極言而去也。

司馬温公既辭宥密之命，名冠一時。士無賢不肖，皆所歸重。而兩程先生、孫莘老、李公擇諸公，尤推重正獻。已而二公同居洛

中。熙寧末，正獻起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曰：「曉日都門颭旆旌，晚風鐃吹入三城。知公再爲蒼生起，不是尋常刺史行。」又與温公同餞正獻，復有詩與温公云：「二龍閑卧洛波清，此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蓋以二公出處無異，且恐温公以不出爲高也。及正獻公自河陽乞在京宫祠，神廟大喜。召還，遂登樞府。人或問二程以二公出處爲有優劣，二程先生曰：「正不如此。吕公世臣也，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争臣也，不得不退處。」蓋自熙寧初，正人端士相繼屏伏，上意常不樂，以爲諸賢不肯爲我用。故正獻求在京宫祠以明不然，上意始大喜。

元祐間，伊川先生既歸洛中，寄范公淳父書云：「丞相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實在原明爾。」原明，滎陽公字也。

伊川嘗言：「楊應之在交游中，英氣偉度，過絶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應之樂善尚德，而論議不苟。以富文忠公處事猶不免有心，如孫威敏操行不能端一，石守道行多詭激，特以兩人附己，乃薦威敏代己，薦守道可任臺諫。又如劉原父，文學絶人，而喜訕，韓、富亦加擯抑。凡此之類，未免有心，況常人乎！雖然，毫髮之失，生於心術，其流之敝，有不可勝言者。豈不要賢師友以正救其微邪！此應之之論也。

太宗、真宗朝，睢陽有戚先生者，名同文，字同文，有至行，鄉人皆化之。睢陽初建學，同文實主之。范文正與嵇内翰穎之父，❶皆嘗師事焉。戚綸，其後也。所居門前有大井，每至上元夜，即坐井傍。恐游人墜井，守

---

❶「穎」，原作「潁」，今據當歸草堂本及《宋史》改。

之至夜深，則掩井而後歸寢。嘗有人盜其所衣衫者，同文適見之，喻盜第將去，然自此慎勿復然，壞汝行止，悔無及也。盜慚謝而去，同文竟以衫予之。南康學中，至今有戚先生祠堂。范文正公初從戚先生學，志趣特異。初在學中，未知己實范氏子，人或告之，歸問其母，信然。曰：「吾既范氏子，難受朱氏資給。」因力辭之。貧甚。日糴粟米一升，煮熟放冷，以刀畫四段，爲一日食。有道人憐之，授以燒金法，并以金一兩遺之，又留金一兩，謂之曰：「候吾子來，予之。」明年，道人之子來取金，文正取道人所授金法，并金二兩，皆封完未嘗動也，併以遺之。其勵行如此。後登科，封贈朱氏父，然後歸姓。

師友淵源，必有所自，未有無因而然。如周茂叔先生，官守南安軍，爲守所不禮。兩程之父太中公自虔州差攝南安倅，與茂叔相善，力庇護之。其後兩程皆師事茂叔。

陝西侯無可先生，二程之舅。賢豪獨立。與申顏先生爲友。申先生死，侯先生傾家所有予之。

關止叔嘗言：「伊川門弟子，且是信得及師說。」

陳瑩中嘗作責沈文，送其姪孫幾叟云：「予元豐乙丑夏，爲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唯伯淳能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常以寡陋自愧。得其傳者，如楊中立先生，亦未之識也。」云云。所謂責沈者，葉公沈諸梁也。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當世賢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瑩中以謂世有伯淳而

己不知，宜自責者也。今世之人，聞己所不知，其不愠而發謗罵者幾希矣！況能自責日夜以爲愧乎！瑩中之所以超絶古今，特立獨行而不顧，非偶然也。

瑩中爲都司，《上曾子宣論日録書》云：「自今觀之，成哀之世，使大臣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之宗社未至危亡。然則爲大臣者，不欺其君，盡忠之士，亦安忍負其門哉！」如此等語，皆足以立懦夫之志矣！其後上吕吉甫書：「《列子》有言：『世以生人爲行人，則死人爲歸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此禦寇未了之語。生死無時而不一，四大無時而不離，何待死乃爲歸乎！其生也心歸，其死也形化。歸而待化，復何俟于言哉！」其精識遠見，殆過古人。此蓋誘吉甫使之爲善，《老子》所謂「常善救人」者也。

高郵守晁仲約，有大賊過城下，欲攻城。守醵民金與賊，賊乃去。范文正公、富鄭公同在政府，鄭公建議：「守不能死守，乃以金與賊，失節當誅。」范公以爲：「守能醵金却賊，爲有功。縱不欲賞，安可誅耶！」既退，富公愠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云：「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寮之間同心者幾人？雖上意亦未定也，而輕道人主以殺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曰：「聞高郵人欲食守肉。」范公曰：「高郵守既能爲民却賊，民感戴之不暇，豈有欲食守肉之理！」仁廟卒從范公議。明日，富公稱疾不出。仁廟問宰執：「富弼何以不出？」范曰：「必是爲爭高郵事。」上曰：「富弼非卿門人耶？」范曰：「富弼雖與臣相知，然弼爲人守義不回，心不安者不肯從也。此正是弼

好處。」上曰：「此却是卿好處。」後范、富俱罷政，富以事召至京師，譖之者甚衆。或以爲富公有不臣之意。至京城，不得見者累日。富公甚恐懼，且悔建議高郵之非。歎曰：「范六丈真聖人，與吾淺見不同。」

滎陽公嘗榜文中子數語於家中壁上云：「子之室，酒不絕。」注云：「用有節，禮不缺也。」

周恭叔行己嘗言：「見呂與叔博士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浩然之氣，充塞天地。雖難得而言，非虛無也。必有事焉，但正其名而取之，則失之矣。又不可忘之也。忘之者，不芸苗者也。正其名而取之者，揠苗者也。」❶

伊川先生嘗言：「成王不當賜魯以天子禮樂，使周公在，必不受也。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後世儒者以爲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賜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此尤傷教害義也。爲人臣如周公始可。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

范正平子夷，堯夫丞相之子，賢者也。能世其家。嘗言其家家學，不卑小官。居一官便思盡心治一官之事，只此便是學聖人也。若以爲州縣之職徒勞人爾，非所以學聖人也。

周恭叔又說：「先生教人爲學，當自格物始。格物者，窮理之謂也。欲窮理，直須思始得。思之有悟處，始可。不然，所學者恐有限也。」恭叔又言：「『陰陽不測之謂神』，橫渠先生云：「兩在故不測。」『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然則聖人之道，仁、知者皆不

❶「揠」，明刻本、王抄本、四庫本、當歸草堂本皆作「非」。

能測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仁且知，夫子所以既聖也』。乾坤之於《易》，猶陰陽之於道，仁知之於聖也。故曰：『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李君行先生説：「武王數紂之罪，曰：『郊社不修，宗廟不享。』歷觀諸書，皆以郊對社。蓋郊者所以祭天，社者所以祭地也。南郊、北郊、五帝之類，皆出於周禮。聖人書中不見也。嚴父配天之禮，蓋始自周公。若自古有之，則孔子何得言『則周公其人也』。『列爵爲五，分土爲三。』蓋至周始定。若夏商以前俱如此，則《書》爲安也。」因言：「吾徒學聖人者，當自用意看《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孝經》而已。中心既有所主，則散看諸書，方圓輕重之來，必爲規矩權衡所正也。」又言：「史書尚可。最是《莊》、《老》，讀時大段害道。」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富有之大業；至誠無息，日新之盛德也。

田腴誠伯嘗説他用心多使氣勝心，每心有所不善者，常使氣勝之。且云：「自知如此未得爲善也。」

誠伯又言：「讀書須是盡去某人説某人説之心，然後經可窮矣。」

李君行先生學問以去利欲爲本。利欲去，則誠心存矣。

李君行先生説年二十餘時，見安退處士劉師正解《春秋》文字，甚愛之。從他觀其文，他亦不惜也。後於楚州聚學，他一日見訪，問曰：「李君在此何欲？」答曰：「爲大人令去應舉，令及第後歸。今次以朞服礙，却欲且就此處脩學，以俟後次應舉也。」劉曰：

「不然。夫不可得而久者，在父母之左右也。」君行於是便歸鄉。然則劉師正者，君行之師與！又云：「嘗語君行，今之人所以爲學者，某却不會如此爲學。」

徐仲車先生少年時，爲母置膳。先過一賣肉家中，心欲買他肉。遂先於市中買他物，而別路於歸途爲順，且亦有賣肉者。因自念言：「心中已許買他家肉，若捨而之他，能不欺心乎！」遂迂道買肉而歸。且云：「己之行信，自此始也。」又言：「少年時，逐日以衫帽揖母。一日，當見貴官，乃用幞頭襴衫。因自念言：『天下之尊，無逾父母，今反不若見貴官。』自明日以幞頭襴衫往揖母焉。家人之見者，莫不笑之。既久，亦不笑也。」且云：「己之行敬，自此始也。」

徐仲車見門人，多於空中書一「正」字，且云：「於安定處得此一字，亦用不盡。」

徐仲車說：「以信解誠，不能盡誠。『至誠無息』，信豈能盡之乎！」

伊川先生嘗說：「楊子雲云『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是不然也。當爲他易數字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其遠者須謂之遠，其近者須謂之近也。」

范辯叔說：「今太學長貳、博士居此任者，皆利於養資、考求升進也。❶爲之學生者，皆利於歲月而應舉也。上下以利相聚，其能長育人才乎！此於本亦已錯了，更不須言也。」

田誠伯說：「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未以爲然也，乃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仲弓未以

❶「升」，明刻本、王抄本、四庫本、當歸草堂本皆作「外」。

聖人之言爲然而問之，而聖人以仲弓之言爲然也。學聖人者，如仲弓可也。」且云：「見君行如此說。」

誠伯說：「《公羊》不知聖人之意也，故其立言多傷教害義。至如『母以子貴，子以母貴』及『人臣無將，將而誅』，此二者尤甚。至令西漢時尊崇丁、傅及誅大臣，以爲將謀惡者，蓋用《公羊》之說也。其爲天下後世害，甚矣。」

李朴先之說：「臨離洛時，請教於先生。先生言：『當養浩然之氣。』語先之云：『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先之說：「以舉業育人才，不知要作何使用。」

誠伯說：「近世學者，恐無有如橫渠先生者也。正叔其次也。」又云：「向日因看《正蒙》書，似有箇所得處。」又云：「每見與叔《中庸解》，便想見其爲人。」由是觀之，誠伯師橫渠也。

劉元承、元禮嘗師事伊川，說「紀侯大去其國」：「『大』者紀侯之名也。齊師未入境，而已去之，則罪不在齊侯也。故不書齊侯焉。」又見伊川先生，說：「仲尼曰：『惜乎，出境乃免。』須終身不反，始可免罪。」

宿州高朝奉，說他師事伊川先生，嘗見先生說：「義者，宜也。知者，知此者也。禮者，節文此者也。皆訓詁得盡。惟仁字古今人訓詁不盡。或以謂仁者愛也。愛雖仁之一端，然喜、怒、哀、懼、愛、惡、欲，情也，非性也。故《孟子》云：『仁者，人也。』」

欒文仲說：「眉浩學士事亦好。常見人寫字不端正，必須勸戒之。或人問之，曰：『每事無不端正，則心自正矣。』」陳正端誠說：「王輔嗣、王介甫有大段不通舉也處，須

要說應故也。田明之說《易》所以尤多過者，須要說無應故也。《易》中自說上下敵應、剛柔相應之類甚多，豈得謂之無應？但不可執定耳！」

又說：「邵堯夫先生說：『孟子雖不說《易》，然精於《易》者也。』」且云：「能說『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及『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非精於《易》，豈及此乎！」

李君行說他每日常多只讀《易》、《書》、《詩》、《春秋》、《孝經》，間讀《孟子》。田明之說他常只讀《易》、《論語》、《孟子》、《老子》、《揚子》，如《莊子》，未暇讀也。

吴叔揚紹聖中嘗說：「世人多欲勝於學，故無所不爲。惟陳瑩中學勝於欲，故有所不爲。」且云：「瑩中，今諸公非不知他，但不可得而用也。」又說：「《字說》詩字從言從寺。詩者，法度之言也。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惟詩不可拘以法度。若必以寺爲法度，則侍者法度之人，峙者法度之山，痔者法度之病也。古之置字者，詩也、峙也、侍也、痔也，特以其聲相近取耳。」

又說：「今之學者，必要一其說，是不知聖人之意也。『无妄之往何之矣』，言无妄之世，往無所之也。『无妄之往得志』，言无妄而往，則可以得志也。其言『无妄之往』則一，其所以爲『无妄之往』則異也。」

任淳夫說：「《莊子》『儵』『忽』『混沌』之說，郭象只以『爲者敗之』解之，則解經者，何用多言！」

范子夷說其祖作外任官時，與京中人書：「居京愼勿竊論曲直不同。任言官時，取小名，受大禍。」因言：「吾徒相見，正當論行己立身之事耳。」又說：「仲尼聖人也，才作陪臣。顔子大賢也，簞食瓢飲。後之人不及孔

子、顔子遠矣，而常嘆仕宦不達，何愚之甚！若能以自己官爵，比方孔、顔，僥倖甚矣。」又說：「凡人爲事，須是由衷方可。若矯飾爲之，恐不免有變時。任誠而已，雖時有失，亦不覆藏，使人不知，但改之而已。」

李君行、田明之俱說：「讀書須是不要看別人解者。聖人之言易曉，看傳解則愈惑矣。」田誠伯說：「不然。須是先看古人解說，但不當有所執。擇其善者從之。若都不看，不知用多少工夫，方可到先儒見處也。」

陳端誠說：「《易》須是說到可行處始可。」

陳瑩中說：「《書》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蓋堯授舜，舜授禹，禹授啓。三聖一賢相繼，未始失道也。至太康失邦，故上推陶唐，而云『今失厥道』。自堯至太康，百二十年矣。」

又說：「『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於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夫能如是，故能養其大體而爲大人，故能格君心之非而使天下利見，故能言動以爲法則。後之人急急然唯欲己爲是也，恐其畔己，以利誘之，以害敺之，天下終不以爲然。而自以爲過天下，何愚之甚！」

又說：「安而行之，聖人也。自非聖人，皆利而行之者也。何也？欲遷善遠罪，是利於善也；欲忠於君，是利於忠也；欲孝於父，是利於孝也。其餘皆然。今之學者不能見其近者、小者，而妄意談其大者、遠者，故終汗漫而無成也。」

陳瑩中說：「學者非獨爲己而已也，將以爲人也。自王介甫解經，止尚高論，故使學

者棄民絕物。管仲、晏嬰，霸者之佐，一也，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能死，有三歸、反坫，官事不攝，可謂違禮之極矣。崔杼弑君，晏子從容於其間，成禮而後去，可謂有節矣。然孔子之稱晏子，則曰『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而已』，及稱管仲，則曰『如其仁，如其仁』，豈不以管仲功及天下，所濟者廣，而晏子獨善其身而已哉！」

又說：「陰陽災異之說，雖儒者不可泥此，亦不可全廢。王介甫不用此。若爲政依介甫之意，是不畏天者也。」已上皆紹聖中語。

前邵倅吴朝奉說：「近世士大夫太不以節操爲事。」因說與他：「立節非一朝一夕所能爲，蓋在平日之所養也。」他甚然之。時李自明在坐，云：「此事閑時說時甚易，在於臨事時要執得定耳。」因言：「昔人有自諫官以言事被責，時兼判國子監乃與諸生往賀焉。蓋嘉祐以前，以言事被責爲榮也。既見顔色慘沮，殆不能説話。昔人尚如此，他人未易能也。」吴因言：「自小讀書用得工夫不正，當立節，非素養不能。若學得不正，則所養亦非也。」

陳瑩中又說：「學者非止讀誦語言，撰綴文詞而已。將以求吾之放心也。故《大畜》之卦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所謂識者，識其是非也，識其邪正也。夫如是，故能畜其德。所以言『天在山中』者，前言往行無有紀極，故取天之象焉。」

瑩中說：「今有人曰：『仕宦顯達者，使天下謂之賢人則不可，使天下謂之不賢人則可矣。使天下謂之賢人，是自取其善而歸過於其君也。使天下謂之不賢，是自取其惡而歸美於其君也。』曰：『是不然。此乃李斯分謗之說也，不能盡。受其惡名，使惡名不及

於君，是李斯而已。何況天下謂之不賢，未必不爲其君之累也。』」又説：「范子思所知所守過於其兄，范氏家學便有使處。」

又説：「孔子以柔文剛，故内有聖德而外與人同也。孟子以剛文剛，故自信其道而不爲人屈也。衆人以剛文柔，故色厲而内荏也。却説與他楊子之書，唯是説到孟子之書。如『自得之』，『發於面』，『平旦之氣』，『養浩然之氣』之類，皆自得處。孔子則并自得處亦無。」

又説：「學者非特習於誦數、發於文章而已，將以學古人之所爲也。自荆公之學興，此道壞矣。」

又説：「凡欲解經，必先反諸其身而安，措之天下而可行，然後爲之説焉。縱未能盡聖人之心，亦庶幾矣。若不如是，雖辭辯通暢，亦未免乎鑿也。今有語人曰：『冬日飲水，夏日飲湯，何也？冬日陰在外，陽在内。陽在内，則内熱，故令人思水。夏日陽在外，陰在内。陰在内，則内寒，故令人思湯。』雖甚辯者不能破其説也，然反諸其身而不安也，措之天下而不可行也。嗚呼，學者能如是用心，豈曰小補之哉！」

《莊子》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曰：「是不然。《禮記》曰：『誠者非獨成己也，將以成物也。』我之所得者，不能盡推於人，非聖人之道也。但行之一身有先後耳。《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方其窮也，獨善一身之道，乃兼善天下之道。及其達也，兼善天下之道，乃獨善一身之道也。施於一身而非有餘也，施於天下而非不足也，是之謂聖人之道。學聖人者，不能以孔子、孟子爲心，而專以莊周爲我之書爲説，烏在其學聖人也！」

瑩中說：「『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尋常人便說作兩事，失之遠矣。蓋語學則益，道則損，二卦未嘗偏廢也。所損者懲忿窒慾，所益者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若用此說，方始可行。不然，則虚語也。」又云：「胡先生在邇英講損、益卦，專以損上益下、損下益上爲説。」

童蒙訓卷下

紹定己丑，郡守眉山李皐得此本於詳刑使者東萊呂公祖烈，因鋟木于玉山堂，以惠後學。

樓昉跋

昉兒時侍鄉長老，嘗從旁竊闚所謂吕氏《童蒙訓》者，其閒格言至論，粗可記者一二。稍長，務鑽厲舉子業，而親舊几案上亦不復有此書矣。世道之升降，於此可占也。客授金華，太守丘公先生語次及之，且曰：「昔先公每以訓子姪，某初在傳，日誦習焉。將求善本，刻之學宫或太史祠中，使流布於世。」昉因從臾成之曰：「書出於吕氏，刻於祠堂，宜也。」會公有民曹之命，廼出錢五萬，以從初約。吕兄巽伯喬年家所臧本最爲精密。前此長沙郡、龍溪學皆嘗鋟木，而譌舛特甚。丘公所誦習者，未知何所從得也。初，舍人吕公以正獻長孫逮事元祐遺老，與諸名勝游，淵源所漸者遠。渡江轉徙，流落之餘，中原文獻與之俱南。因即疇昔所聞見者，輯爲是編。倉部既手寫而臧之，巽伯又是正而刊之，庶幾可以傳矣。書之所載，自立身行己、讀書取友、撫世醻物、仕州縣、立朝廷，綱條本末，皆有稽据。大要欲學者反躬抑志，循序務本，切近篤實，不累於虚驕，不騖於高遠，由成己以至成物，豈特施之童蒙而已哉！雖推之天下國家可也！巽伯屬記始末，因輒附所聞於其後。是亦丘公之志焉爾。公名壽雋，字真長，文定公之嫡長子云。嘉定乙亥中秋日，四明樓昉謹書。

小學集註

〔南宋〕朱熹 撰
劉清之
〔明〕陳選 集註
王燕均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小學集註》又稱《小學句讀》，六卷，宋朱熹、劉清之撰，明陳選集註。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字元晦，號晦庵，别稱考亭、紫陽。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生於福建延平龍溪。紹興十八年（一一四八）進士。歷仕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曾任泉州同安主簿、知南康軍、秘閣修撰等職。謚曰文，世稱朱文公。後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公。學術上全面繼承程顥、程頤的學説，並加發展，創立了「閩學」，成爲宋代理學集大成者。其學説遠播日本、朝鮮。著述極多，除此書外，還撰有《四書章句集註》、《周易本義》、《詩集傳》、《楚辭集註》等，編有《通鑒綱目》、《近思録》等。劉清之（？—一一九〇左右），字子澄，江西臨江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官太常主簿等。後志於義理之學，係朱熹重要弟子之一。著有《曾子内外雜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録》、《墨莊總録》、《祭儀》及文集等。陳選（一四二九—一四八六），字士賢，號克庵，浙江臨海人。天順四年（一四六〇）進士。官至廣東布政使。追贈光禄寺卿，謚恭愍。著有《宋史道學傳》、《丹崖集》等。

中國教育從上古就有小、大學之分，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是先秦以來中國儒學教育的基本制度。小學又稱蒙學，即啓蒙、蒙養之學的意思。唐以前的小學教育教材以識字字書爲包含文字、音韻、訓詁之學。上古的小學教育教材本包括大量倫理道德和修身養正等方面的内容，卻因時代的變遷已久失其傳。到了宋代，隨着大、小學分級教育及官、私立各類小學的日趨普及，像大學一樣，在小學恢復上古以儒家思想倫理爲重要特色的教育教材體系便成爲有識者的共識，朱熹《小學》一書基於此種情況應運而生。所謂「《大學》之書，傳自孔門，立三綱領、八條目」，「而小學散見於傳記，未有成書，學者不能無憾」，朱熹有感於此，「又輯《小學》一書者，以爲人之

幼也，不習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張伯行語）。可見，《小學》之書，乃相對於《大學》而言，實爲對古代儒家教育教材體系的復古補闕之作。朱熹《小學序》説：「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這説明《小學》的編撰宗旨正是力圖恢復古小學之貌，以使上古儒學教育的精神貫穿彰顯於當世。《小學》全書分内、外兩篇，合三百八十八章。内篇凡四綱目，爲立教、明倫、敬身、稽古；外篇凡二綱目，爲嘉言、善行。内篇爲全書的正篇，所録多爲秦漢以前經傳子史中有關小學的道德名言和倫理故事；外篇實爲附篇，所録多爲漢唐之後子史文集中有關小學的道德名言和倫理故事。上述六個綱目中，又以明倫綱目最爲重要，堪稱是全書的核心和樞紐。所謂明倫，是明人之倫常，具體地説，即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别、長幼之序和朋友之信這五種人倫關係，正如明儒薛瑄所云：「《小學》一書，不外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倫，五倫不出乎仁義禮智信之性。是性也者，其《小學》之樞紐也與！」顯然，古人把明倫作爲整部《小學》的精髓和中心。而明倫又與儒家思想中的三綱五常和忠孝等重要理念息息相通。因此，明倫不僅代表《小學》一書的中心思想，它也代表了整個儒家學派的一個中心思想。

《小學》在古代是一部具有多重性質的典籍，廣爲各個階層的人士所弦誦。它既是蒙書，又是儒典，既被用於學童之類初學者的儒學入門書，又常爲成年人作爲存心、養性的性理學修己書。有的古代目録取其幼儀屬性，把它分入經部小學類；有的則取其儒典屬性，歸入子部儒家類。正是由於它所具有的這些特點，在儒家思想佔據統治地位的封建社會裏，此書很自然地産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

《小學》一書大致編定於宋淳熙十四年（一一八七）前後。《晦菴集》有癸卯《與劉子澄書》，言及此書

之初稿乃朱熹與劉清之合編，書之發凡起例出於朱熹，而類次編排實託清之。初刊，也爲清之完成。此書問世以後，中、韓、日三國的歷代版本極多，僅以註本爲例，三國歷代註家就上百。明代以後一些六卷本的名家註本不斷出現。這主要包括明代陳選的《小學集註》、明代程愈的《小學集説》、清代高愈的《小學纂註》及清代張伯行的《小學集解》等。其中尤以明代陳選的《小學集註》影響最大。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論及陳選《小學集註》云：「選註爲鄉塾訓課之計，隨文衍義，務取易解，其説頗爲淺近。然此書意取啓蒙，本無深奥，又雜取文集子史，不盡聖言。註釋者推衍支離，務爲高論，反以晦其本旨。固不若選之所註，尤有裨於初學矣。」可見，此註本確有許多過人之處，問世後很快得風行，並得到明崇禎皇帝和清雍正皇帝的欽許和賜序，遂被世人推尊爲學習《小學》的首選註本而大量翻印，加以推廣。此註本的諸多古代版本主要有明弘治十八年（一五〇五）王鏊刻本（現藏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明嘉靖十七年（一五三八）孫仝紹興刻本（現藏臺灣「中央圖書館」）、明嘉靖三十三年霍冀刻本（現藏國家圖書館）、明嘉靖三十五年李德用刻本（現藏安徽省博物館等）、明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曹璜刻本（現藏國家圖書館等）、明萬曆二十六年李多見珠崖刻本（現藏臺灣「中央圖書館」）、明萬曆四十六年沈自彰刻本（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明崇禎八年（一六三五）内府刻本、清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八旗官學刻本及清乾隆《四庫全書》本等。

這次校點，考慮到明崇禎八年内府刻本爲《小學集註》一書最早的欽定本，係崇禎帝「爰命儒臣詳加較訂，正其訛舛，繕刻頒行之」，堪稱精善之本，清雍正五年八旗官學刻本及乾隆《四庫全書》本等皆遵循此本，加之此前的私家刻本都有一些體例不一、内容竄亂之處，故以國家圖書館所藏明内府刻本爲底本，校以該館所藏明嘉靖三十三年霍冀刻本（簡稱霍刻本）、明萬曆二十六年曹璜刻本（簡稱曹刻本）及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明萬曆四十六年沈自彰刻本（簡稱

沈刻本）；對《小學》一書正文部分，還對校了國家圖書館所藏元刻何士信《諸儒標題註疏小學集成》十卷殘本（現存八至十卷，簡稱元刻集成本）和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元刻夏煦《文公先生小學資講》十一卷並圖一卷本（簡稱資講本）等早期《小學》版本。另外，這次校點還參考了新編《朱子全書·小學》校點本（王光照、王燕均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並在其基礎上作了一些改進，特此説明。

校點者　王燕均

陳選序

昔二帝三王，我朝一祖四宗之道統，聖天子既承之，憂士或遺實學而騖空文，無以贊道化也，復慨然俞商相國之言，詔天下士，皆先從事於小學，然後進乎大學。於乎！士不幸不逢時，猶將違俗而學聖人之道以成其身，幸而值乎今之世，道化方盛，有小學以成始，大學以成終，有選舉之塗出，而行所學以及人，盍亦所思以學乎？聖人之道，人倫而已矣，學之必自小學始。子朱子《小學》一書，其教在於明倫，其要在於敬身，蓋作聖之基也。從事於斯，豈惟讀其辭而已邪？讀明倫而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别、長幼之序、朋友之交，必踐其事焉；讀敬身而知心術之要、威儀之則、衣服之制、飲食之節，必嚴諸己焉。及進乎大學，格物、致知則因吾已知者而究極之也，誠意、正心、修身則因吾已行者而惇篤之也，由是推之於家則家可齊，推以贊道化則國可治、天下可平。故學聖人之道必自小學始，否則雖欲勉焉以進乎大學，猶作室而無基也，成亦難矣，況騖空文乎？夫爲學而不嚴諸己、不踐其事，誦説雖多，辭章雖工，皆空文也，於吾身何益哉？於家國天下何補哉？於聖人之道何所似哉？選學也晚，道未之聞，以奉詔來總中州教，周還諸士間，有一朝之義，故敢句讀是書，相與講而行之，期底於成，以副聖天子作人之盛意，若四方之士，則惡乎敢。成化癸巳五月望日，天台陳選序。

御製重刊小學序

朕夙夜圖治，追惟我祖宗朝，教化洋溢，人才彬彬輩出，共致太平，抑何盛也。今海宇多故，動稱乏才。揆厥所繇，士子幼學時，父師之教不明，即以利禄汨其心術，全不從德行立根，譬之樹本先撥，安望成棟梁之用？宋儒朱子《小學》一書，其教在於明倫，其要在於敬身，而古人嘉言、善行靡不備具，誠果行育德之根柢，齊治均平之權輿也。朕勑諭禮臣通飭督學及郡邑有司表章是書，以爲士鵠。生儒非能熟習力踐者，不許充試倖取，業已三令五申矣。復簡閱先臣陳選《集註》，見其切要明晰，甚於《小學》有裨，爰命儒臣詳加較訂，正其訛舛，繕刻頒行之。使督學盡得如選其人，何患教化不行，人才不盛，庶無負朕覲揚先烈、廣厲刊布之意云爾。

崇禎八年七月吉日

諸儒小學總論

程子曰：「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小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後雖有讒説摇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内，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

象山陸氏曰：「古者教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易語。今人自小只教做對，稍大即教作虚誕之文，皆壞其性質也。」

東萊吕氏曰：「後生小兒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而上達，自此脱然有得。不如此，則是躐等，終不得成也。」

北溪陳氏曰：「程子説主敬工夫，可以補小學之闕。蓋主敬，可以收放心而立大本。大本既立，然後大學工夫，循序而進，無往不通。大抵主敬之功貫始終，一動静，合内外，小學、大學皆不可無也。」

又曰：「朱子《小學》書綱領甚好，最切於日用，雖至大學成，亦不外是。」

邵武李氏曰：「先生年五十八，編次《小學》書成，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内篇》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取古今嘉言以廣之，善行以實之。雖已進乎大學者，亦得以兼補之於後，脩身大法此略備焉。」

西山真氏曰：「《小學》之書，先載《列女傳》胎教之法，而繼以《内則》之文，合二章觀之，小學之教略備矣。」

魯齋許氏《小學大義》其略曰：「自始皇焚書已後，聖人經籍不全，無繇考較古人爲學之次第。班孟堅《漢史》，雖説小學、大學規模大略，然亦不見其間節目之詳也。千有餘年，學者各以己意爲學，高者入於空虚，卑者流於功利，雖苦心極力，博識多聞，要之不背於古人者鮮矣。近世新安朱文公，以孔門聖賢爲教爲學之遺意，參以《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輯爲《小學》之書。其綱目有三：立教、明倫、敬身。次稽古，所以載三代聖賢已行之迹，以實前篇立教、明倫、敬身之言。其《外篇》嘉言、善行，載漢以來賢者所言之嘉言、所行之善行，其綱目亦不過立教、明倫、敬身也。衍《内篇》之言以合《外篇》，則知《外篇》者，《小學》之枝流；約《外篇》之言以合《内篇》，則知《内篇》者《小學》之本源。合内外而兩觀之，則《小學》之規模節目無所不備矣。」

又曰：「《小學》之書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

諸儒小學總論畢

小學句讀

臣陳選集註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灑，去聲。掃，去聲。長，上聲。治，平聲。後不圈者皆去聲。○凡語絶處，謂之句，則圈於字之旁。語未絶而分之以便於讀，謂之讀，則圈於字之中間。○古者，夏商周也。小學，鄉學也。人，指八歲以至十四歲之子弟也。灑，謂灑水以斂塵。掃，謂掃地以去塵。應，謂應尊長之呼。對，謂對尊長之問。節，禮節也。親，父母也。隆，尊也。親，近也。道者，當然之理。脩齊治平，大學之事也。古人繇小學以收心養性，基本已立，至大學特收其成功耳。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穉，音治。長，上聲。扞，音汗。格，胡得切。勝，音升。○講以明其理，習以熟其事。穉，亦幼也。扞格，猶抵牾也。不勝，不能勝當其教也。幼穉之子，心知未有所主，及時而教之，使習於善，而與智俱長；化於善，而與心俱成。故無扞格不勝之患，而大學之教亦易入矣。此兩節，言古者小學教人之意。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傳，去聲。○今，朱子自謂宋時也。古者《小學》之全書不可見者，以秦火焚之也。傳記，謂《禮記》、《管子》諸書。直，猶但也。殊，猶絶也。古今異宜，謂宜於古而不宜於今也。無古今之異，謂古法亦有宜於今也。今頗蒐輯以爲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蒐，音搜。輯，音集。幾，平聲。○蒐輯者，索古法之宜於今者，而纂輯之也。授，付也。童蒙，童幼而蒙昧也。資，助。庶幾，近辭。風化，《詩序》曰「上以風化下」是也。萬一，萬分之一也。云爾，語辭。朱子此書，續

古者小學之教，以爲大學基本，有補於國家之風化大矣。曰庶幾，曰萬一，皆謙辭耳。吴氏曰：「朱子之於世教，豈惟有補於當時，實則有功於萬世也。」此兩節，言繼絶學，輯《小學》之意。**淳熙丁未三月朔旦晦菴題。**淳熙丁未，宋孝宗十四年也。晦菴，朱子草堂之名，因以爲號。

小學句讀畢

小學題辭

饒氏曰：「小學者，小子之學也。題辭者，標題書首之辭也。」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元者，生物之始。亨者，生物之通。利者，生物之遂。貞者，生物之成。四者謂之天道，天理自然之本體也。亘萬世而不易，故曰常。仁者，溫和慈愛之理。義者，斷制裁割之理。禮者，恭敬撙節之理。智者，分別是非之理。四者謂之人性，人人所稟之天理也。統萬善而不遺，故曰綱，猶網之綱。下文所謂四端四行，則其目之大者也。○元於時爲春，於人爲仁。亨於時爲夏，於人爲禮。利於時爲秋，於人爲義。貞於時爲冬，於人爲智。○此一節，言天道流行，賦於人而爲性也。

○**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見，音現。○饒氏曰：「此者，指上文仁義禮智之性也。厥，語辭。初，謂本然也。藹然，衆盛貌。端，緒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言仁義禮智之性，其本然無有不善，是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之善端，藹藹然隨其物之所感動而形見也。」○此一節，言性發而爲情也。

○**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彊。**長，上聲。彝，音夷。彊，上聲。○饒氏曰：「忠者，盡己之心也。弟，順；是，此；秉，執；彝，常也。順者，因其自然。彊者，抑之使然。此言愛親敬兄，忠君弟長，四者人之善行，根於秉執之常性，因其自然，而非抑之使然也。」○此一節，言性之見於行也。

○**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惟，語辭。天，即理也。毫末，一毫之末也。萬善，如四端四行是也。此言聖人性全於天，無所汚壞，其本然之理，浩浩然廣大，不待增加毫末人爲，而萬善自足，無少欠缺也。○此一節，言聖人之盡其性也。

○**衆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頹其綱，安此暴棄。**蚩，音笞。頹，徒回切。○饒氏曰：「蚩蚩，無知之貌。物欲，謂凡聲色臭味之欲也。暴，害也。此言衆人氣稟昏愚而無知，物欲交互而遮蔽。是以頹墜其

仁義禮智之綱，而安於自暴自棄也。」○此一節，言衆人之汩其性也。

○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支。惻，音測。培，音裴。支，與枝同。○斯，語辭。建，亦立也。此言聖人見衆人安於暴棄，於是惻然傷憫，而建學立師以教之。小學之教，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如培擁木之根本也。大學之教，所以開發聰明，進德脩業，如發達木之支條也。○此一節，言聖人興學設教之意。

○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悖，音佩。蹈，音稻。逾，音俞。○方，法也。罔，無也。手曰舞。足曰蹈。饒氏曰：「此言小學之方，必使學者謹夫灑掃應對之節，入則愛其親，出則敬其長。凡所動作，無或悖戾乎此也。行此數者而有餘力，則誦《詩》讀《書》，或詠歌以習樂之聲，或舞蹈以習樂之容。凡所思慮，無或逾越乎此也。」○此一節，言小學之教，所以培其根也。

○窮理脩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復，音伏。○饒氏曰：「斯，此也。明命，即天之所賦於人，而人之所得以爲性者也。赫然，明盛貌。德者，道之得於內者也。業者，功之成於外者也。復，還也。初，謂本然也。此言格物致知以窮究其理，誠意正心以脩治其身。此乃大學之道也。然天之明命，赫然昭著，無有內外之間。學者誠能從事於大學，使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脩，而德之積於內者，極乎崇高。繇是推之，使家齊國治天下平，而業之施於外者，極乎廣博。則有以復其性之本然矣。昔日之安於暴棄也，此性固非不足。今日之德崇業廣也，此性亦非有餘。但昔爲氣稟物欲之所蔽，今則復其本然耳。」○此一節，言大學之教，所以達其支也。

○世遠人亡，經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豗。弛，音始。靡，音米。拏，汝加切。豗，音灰。○饒氏曰：「端，正也。乏，無也。利欲，猶言物欲也。拏，牽引也。豗，相擊也。此言前世既遠，聖人既沒，六經殘缺，而教法亦廢弛矣。小學之教廢，故學者自童蒙之時，而養之不以其正。大學之教廢，故及其年長，則所習日益輕浮華靡。是以鄉無淳厚之習俗，世無粹美之人材，但見利欲之習紛然而相牽引，異端之言喧然而相攻擊也。」○此一節，言後世教學不明之害。

○幸茲

秉彝，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

輯，音集。裔，以制切。耄，音冒。○極，終也。極天罔墜，言人心秉彝之理，萬古常存也。我，朱子自稱也。饒氏曰：「爰，於也。裔，衣襟之末。來裔，謂後學也。嗟嗟，嘆辭。耄，老而昏也。此言後世教學不明，雖如上文所云，然所幸者，人之秉彝，極天罔墜，我於是纂輯舊所聞者，以爲《小學》之書，庶幾可以覺悟後來之學者爾。初學之小子，宜敬受此書而學之。此非我老耄之妄言，是乃前聖之謨訓也。」○此一節，言輯《小學》開後學之意。

小學題辭畢

小學集註卷之一

臣陳選集註

內篇

許文正公曰：「《小學》之書，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夏氏曰：「上卷爲《內篇》，下卷爲《外篇》。」許文正公曰：「《內篇》者，《小學》之本源；《外篇》者，《小學》之支流。」○《內篇》有四：立教、明倫、敬身，皆述虞、夏、商、周聖賢之言，乃《小學》之綱也。稽古，摭虞、夏、商、周聖賢之行，所以實立教、明倫、敬身也。《外篇》有二：嘉言，述漢以來賢人之言，所以廣立教、明倫、敬身也。善行，紀漢以來賢人之行，亦所以實立教、明倫、敬身也。

立教第一

此篇述古聖人所以立極教人之法，其大目不出乎立明倫之教，立敬身之教而已。篇首《胎教》一章，則教之本源也。凡十三章。

○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子思其字也。子者，後學宗師先儒之稱。朱子曰：「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則天明，遵聖法，述此篇俾爲師者知所以教，而弟子知所以學。則，法也。天之明命，即天命之性也。遵，循也。聖人之法，即脩道之教也。俾，

使也。此篇所述，皆道之當然，原於天而立於聖人者也。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無有切於此者矣。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傳，去聲。妊，音壬。❶○饒氏曰：「蹕，當作跛。音庇。」○列女，猶言諸女，漢劉向采其事以爲傳。妊，娠也。寢，卧也。側，謂側其身。邊，謂偏其身。跛，任一足也。古人席地而坐，如今人之跪，至漢猶然。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邪味，不正之味。割，謂切肉。席，謂坐席。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❷邪色，不正之色。淫聲，不正之聲。則，即也。令，使也。瞽，無目者。《詩》，謂二《南》之詩。道，言也。正事，事之合禮者。令瞽誦《詩》，以其精於聲也。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如此」二字，總結上文。寢食立坐，❸視聽言動，一出於正。然後生子形容端正，而才能過於常人矣。蓋妙合而凝之時，正形生神發之初，感於正則善，❹感於邪則惡，自然之理也。○《内則》曰：「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内則》，《禮記》篇名，言閨門之內，禮儀可則也。諸母，衆妾也。可者，謂雖非衆妾，而可爲子師者。寬容而安裕，慈愛而惠順，温和而易良，恭莊而敬畏，謹慎而寡言，婦德之純也。故使之爲子師，以教子焉。司馬温公曰：「乳母不良，非惟敗亂家法，兼令所飼之子性行亦類之。」「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上「食」音石，下「食」音似。唯，音委。鞶，音盤。○食，飯也。以，用也。男女皆用右手，取其强而已。唯，應之速。俞，應之緩。剛柔之義也。鞶，帶也。革，皮也。絲，帛也。男用皮，女用帛，亦剛柔之義也。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年，即歲也。數，謂一十百千萬。方名，謂東西南北。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不同席而坐，不共器而食，❺教之有别也。八

❶「壬」下，霍刻本有「側音仄」。
❷「事」下，霍刻本有「令平聲瞽音古」。
❸「立坐」，霍刻本作「坐立」。
❹「善」，霍刻本作「美」。
❺「共」，霍刻本作「同」。

年，出入門户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八年，入小學之時也。耦曰門，奇曰户。即，就也。後長者，在長者之後也。讓，謙遜也。出入門户後長者，行之讓也。即席後長者，坐之讓也。飲食後長者，食之讓也。九年，教之數日。數，上聲。○日，謂朔望六甲。以上兼男女言也。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傅，音付。襦，音儒。帥，音率。儀，音宜。肄，音異。○此言男子矣。十年曰幼。外傅，教學之師也。居宿，日居夜宿也。學，猶習也。書，字體。計，算法。即六書九數也。襦，上衣。袴，下衣。不用帛而用布，防奢靡也。禮帥初，禮節皆帥循初時之所教也。幼儀，幼事長之禮儀也。簡，書篇。諒，信實。皆請於外傅而肄習之。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有，音又。勺，音酌。○樂，六樂。詩，樂章。學之誦之，所以養性情也。《勺》，美武王之詩。《象》，美文王之詩。舞《勺》者，歌《勺》爲節而舞也。舞《象》者，歌《象》爲節而舞也。成童，十五以上也。射，五射。御，五御。程子曰：「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内而不出。冠，音貫。○二十曰弱。冠，加冠也。始，初也。禮，五禮。衣，著也。裘，皮服。冠者，成人之道，故學五禮。冠而後服備，故衣裘帛。《大夏》，禹樂。樂之文武兼備者也。敦，篤也。博，廣也。博學於文而不教人，恐未精也。内畜其德而不暴於外，切於爲己也。熊氏曰：「八年教遜讓，十年學幼儀，則已知孝弟之道矣。至此益加以篤行也。」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孫，音遜。○三十曰壯。陳氏曰：「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役也。方，猶常也。遜友，順事朋友也。❶視志，視其志意所尚也。」○博學無常，惟善是師。遜友視志，惟善是取。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四十曰强。方，猶對也。物，猶事也。謀，謂論理。

❶「事」，霍刻本作「交」。

慮，謂思慮。❶服，謂任事。從，謂從君。○朱子曰：「方物謀慮，只是隨事謀慮。」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五十曰艾。七十曰老。服，猶任也。上言仕，治一官之小事也。此言服官政，統一官之大政也。致事，則致還其職事於君矣。❷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姆，音茂。枲，音洗。紝，音壬。組，音祖。紃，音巡。共，音供。籩，音邊。菹，臻魚切。醢，音海。○十年不出，謂十歲則不出閨門。❸姆，女師也。婉，謂言語柔順。娩，謂容貌柔順。聽，謂有所受。從，謂無所違。此皆教以女德也。❹枲，麻之有子者。執麻枲，績事也。治絲繭，蠶事也。紝，布帛之屬。組，亦織也。紃，似絛，古人以置諸冠服縫中者。此皆教之學女事，以供衣服也。祭祀，饗先祖也。納，進也。漿，醋水也。竹曰籩。木曰豆。醃菜曰菹。肉醬曰醢。奠，薦也。禮相助奠，謂以禮相長者而助其奠。此皆教以祭祀之禮也。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上「有」音又。笄，音鷄。○笄，簪也。婦人不冠，以簪固髻而已。故，謂父母之喪。聘則爲妻，奔則爲妾。」聘，問也。奔，趨也，謂不待聘而從之。

○《曲禮》曰：「幼子常視毋誑，立必正方，不傾聽。」視、示同。毋，音無。誑，古況切。○《曲禮》，《禮記》篇名。言禮之節目委曲也。示，❺猶教也。毋，不可也。誑，欺誑也。正方，謂正向一方。傾聽，謂側耳以聽。常視毋誑，教之以誠也。立必正方，不傾聽，教之以敬也。

○《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塾，音孰。庠，音詳。術，陳氏曰：「當作州。」○《學記》，《禮記》篇名。古者二十五家爲閭，同在一巷，閭巷之學曰塾。五百家爲黨，黨之學曰庠。二千五百家爲州，州之學曰序。國，謂天子及諸侯之都也。國之學曰學。家塾，小學也。黨庠、州序、國學，大學也。人生八歲入

❶「慮」，霍刻本作「患」。
❷「則」，霍刻本作「謂」。
❸「不出閨門」，霍刻本作「常處於閨門之內也」。
❹「以」，霍刻本作「於」。
❺「示」，霍刻本作「視」。

小學，十五入大學，皆教之以人倫而已。○《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契，音薛。別，必列切。○孟子，名軻，字子輿。聖人，謂堯也。契，人名。司徒，官名。倫，序也。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別，謂各有配偶而不相亂也。朱子曰：「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舜，虞帝名。契，舜臣名，即上章堯所命者。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也。敬，謂敬其事。敷，布也。五教：父子教之以親，君臣教之以義，夫婦教之以別，長幼教之以序，朋友教之以信也。百姓不相親愛，繇於五品不相遜順，故舜申命契仍爲司徒，敬以敷五教，而寬以待之。朱子曰：「寬只是不急迫，慢慢地養他。」命夔曰：「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冑，音宙。諧，音鞋。○夔，亦舜臣名。典，主也。冑，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栗，莊敬也。永，長也。聲，五聲，宫、商、角、徵、羽也。律，十二律，黄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律也；大吕、夾鍾、仲吕、林鍾、南吕、應鍾，陰律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蔡氏曰：「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温，故欲其温；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毋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毋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冑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蓋樂可以養人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爲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而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嘆哉。」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周禮》，周公致太平之書也。大司徒，教官之長也。萬二千五百家爲鄉。物，猶事也。興，猶舉也。謂以鄉三事教成萬民。鄉大夫論其賢者能者，以鄉飲酒禮尊之爲賓，而獻其書於王也。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知，音智。○德者，理之得於心者也。知識事理爲智，事理通明爲聖。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盡己之心爲忠，心無乖戾爲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行，去聲。睦，音目。任，去聲。○行者，理之見於行者也。孝，謂善事父母。友，謂善於兄弟。睦，謂親於九族。婣，謂親於外親。任，謂信於朋友。恤，謂賑於憂貧。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藝者，理之寓於事者也。禮有五，曰吉、凶、軍、賓、嘉。樂有六，曰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護、大武。射有五，曰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御有五，曰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書有六，曰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數有九，曰方田、粟布、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朒、方程、勾股。禮以制中，樂以道和，射以觀德行，御以正馳驅，書以見心畫，數以盡物變，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不可缺者也。真氏曰：「三物之教，先以德行，而次以六藝者，即孔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糾，音九。弟，去聲。造，音皂。○糾，謂察而正之。造言，造爲妖妄之言也。亂民，挾邪道以惑民也。或問：八刑無不友之刑，何也？朱子曰：「不須如此看，但看古人教法如何，而今無矣。」

○《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造，音皂。○《王制》，《禮記》篇名。樂正，掌教之官。崇，尚也。四術，《詩》、《書》、禮、樂。四教，春、夏、秋、冬。順，依也。造，成也。陳氏曰：「古人之教，雖曰四時各有所習，其實亦未必截然棄彼而習此，恐亦互言耳。非春秋不可教《詩》、《書》，冬夏不可教禮、樂也。」

○《弟子職》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温恭自虛，所受是極。《弟子

職》、《管子》篇名，管仲所著者。先生，師也。稱師曰先生者，以先己而生也。自稱曰弟子者，尊師如父兄也。則，效。温，和。恭，遜也。自虛，心不自滿也。朱子曰：「所受是極，謂受業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温柔孝弟，毋驕恃力。毋，音無。○服，猶行也。柔，巽順也。孝，謂善事父母。弟，謂善事兄長。驕則侮人，恃力則陵人，非汎愛衆矣。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行，去聲。○心之所之謂之志，身之所行謂之行。虛，謂虛僞。常，謂常所。就有德，親仁也。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飭，音敕。○式，敬；夙，早；飭，整也。顏色整齊，敬見乎外也。中心必式，敬存乎中也。夙興夜寐，勤以簡身也。衣帶必飭，謹以簡身也。此三節，言力行之事。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懈，音戒。○益，增也。翼翼，敬也。朝益暮習，勤以務學也。小心翼翼，敬以務學也。此言學文之事。懈，怠也。則，法也。通結上文。吳氏曰：「言爲弟子者，當事一從事於此而不怠，是謂爲學之法矣。」○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孔子，名丘，字仲尼。朱子曰：「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興於詩，此章之首，當有「孔子曰」三字，而略之者，蒙上章也。他皆放此。朱子曰：「興，起也。詩本人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也。❶」立於禮。朱子曰：「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成於樂。」朱子曰：「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情性，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

❶「於」，霍刻本作「以」。

者，必於此而得之，❶是學之成也。」又曰：「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受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

○《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樂記》，《禮記》篇名。斯須，一離一合之頃也。去，離也。禮樂治身之本，故不可斯須離之。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易，音亦。○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朱子曰：「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按立教、明倫、敬身三者，小學之綱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心術、威儀、衣服、飲食九者，小學之目也。而立教則教此而已，或乃外是立說，誤矣。

小學集註卷之一 終

---

❶「於」，霍刻本作「以」。

小學集註卷之二

內篇

臣陳選集註

明倫第二

明，明之也。倫，人倫也。其目有五：明父子之親，明君臣之義，明夫婦之別，明長幼之序，明朋友之交。凡百七章。❶

○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設，立也。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稽聖經，訂賢傳，述此篇以訓蒙士。訂，丁正切。傳，去聲。○稽，考也。訂，評議。聖人之書曰經，賢人之書曰傳。

《內則》曰：「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偪屨著綦。盥，音管。漱，音嗽。櫛，則瑟切。縰，音洒。笄，音鷄。髦，音毛。緌，如追切。韠，音畢。搢，音晉。偪，音逼。屨，音句。著，音酌。綦，音忌。○咸，皆也。盥，洗手也。漱，漱口也。櫛，梳也。縰，韜髮作髻者，黑繒爲之。笄，簪也。總，束髮飾髻者，練繒爲之。拂髦，謂拂去髦上之塵。緌者，纓之餘。纓者，冠之系。端，玄端服也。韠，蔽膝也。❷搢，插也。插笏於大帶，所以記事也。左右佩用，謂身之兩旁，佩帨巾小刀之類，以備用也。偪，邪幅也，纏足至膝者。屨，鞋也。著，猶結也。綦，鞋口帶也。在首，則櫛髮，加縰，加笄，加總，拂髦，著冠，結纓，垂緌。在身，則服玄端，著韠，加紳，搢笏，佩用。在足，則縛偪，納屨，著綦。各以次第施之。司馬温公曰：「孫事祖父母同。」劉氏曰：

---

❶「章」，原作「篇」，今據霍刻本、沈刻本改。

❷「也」下，霍刻本有「紳大帶也」。

「髦，謂子生三月，則剪其胎髮爲鬌，帶之于首，男左女右。逮其冠笄也，則釆飾之加于冠，不忘父母生育之恩也。父母喪，則去之。」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右佩用，衿纓，綦屨。衿，巨禁切。〇夫之父曰舅，夫之母曰姑。衣紳，著衣而加紳也。佩用，鍼線之類。衿，結也。纓，香囊也，恐身有穢氣觸尊者，故佩之。司馬溫公曰：「孫婦同。」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適，往也。所，寢室也。

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燠，音郁。苛，音痾。癢，音養。抑，音益。搔，音騷。〇燠，熱也。苛，疥也。低下其氣，怡悅其聲。問衣之燠，將減之也。問衣之寒，將加之也。疾痛，則抑按。苛癢，則搔爬。出入，則或前以扶持之，或後以扶持之。一出於敬也。

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奉，音捧。槃，音盤。沃，音屋。〇沃盥，注水而盥。授，進也。巾，拭手者。

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溫，去聲。〇所欲，意之所欲食者。陳氏曰：「溫，承藉也。謂以和柔之顏色，承藉尊者之意。」

男女未冠笄者，鷄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飮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冠，音貫。朝，音潮。佐，去聲。〇男未冠，女未笄，皆幼者。總角，束髮爲角也。臭，香物也，助爲容飾，故曰容臭，以纓佩之。昧，晦也。爽，明也。謂欲明未明之時。朝，猶見也。佐，助也。視具，謂察視饌具寒暖之節。

〇凡內外，鷄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衣，去聲。簟，徒點切。〇此亦《內則》之文而不言者，蒙上章也。他皆放此。內外，婢僕之輩。斂，收也。枕簟，謂尊者之枕簟。布，設也。席，謂尊者之坐席。各從其事，若女服事于內，男服事于外是矣。

〇「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擧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奉，音捧。鄉，音向。衽，音稔。趾，音止。縣，音玄。篋，音祛。襡，音獨。〇將衽，謂將設卧席。趾，足也。牀，謂安坐之牀。御者，謂

侍奉之人。衾，被也。篋以竹爲之，襡以布爲之。設坐席，則問面向何方。設臥席，則問足向何方。臥而起，則執牀以與之坐，舉几以與之憑。席與簟則收斂之，衾則束而縣之，枕則以篋貯之，簟既斂而又以襡韜之者，以臥則簟在席上，尤當敬也。將坐奉席，亦長者。斂席以下，皆侍者。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❶與恒飲食，非餕，莫之敢飲食。」祇，音支。敦，音對。牟，音謀。卮，音支。匜，音移。餕，音俊。○傳，移也。衣衾簟席枕几，每日置之有常處，不得輒移置他處也。❷近，謂挨逼之。杖屨，服飾之重者，❸尤須恭敬，不敢挨逼之也。敦、牟，皆盛黍稷之器。卮，酒器。匜，盛水之器。食餘曰餕。與，及也。恒，常也。尊者所用之器，非食其餘，則不敢用之。所常飲食之物，非飲食之餘者，則不敢飲食之。

〇「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愼齊。唯，音委。齊，側皆反。○應唯，應以速也。敬對，對以敬也。進退周旋愼齊，言一進一退之時，周回旋轉之際，必謹愼齊莊也。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噦，於決切。噫，音隘。嚏，音帝。咳，丘蓋切。跛，音庇。睇，音第。唾，吐臥切。洟，音替。○升降，以堂階言。出入，以門户言。揖，謂進而前，其身略俯如揖也。遊，揚也，謂退而後，其身微仰而揚也。噦，嘔逆聲。噫，食飽聲。嚏，噴嚏。咳，咳嗽。氣乏則欠，❹體疲則伸。偏任爲跛，依物爲倚。睇視，邪視也。唾出於口，洟出於鼻。噦噫嚏咳，則聲不恭。欠伸跛倚睇視，則貌不恭。唾洟，則聲貌俱不恭。故升降出入揖遊之頃，皆不敢。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襲，音習。搔，音騷。袒，音但。裼，音昔。撅，音貴。褻，音屑。見，音現。○亦爲不恭也。襲，謂重衣。敬事，謂習射。袒裼，露臂也。撅，褰裳也。非習射則不敢露臂，非涉水則不敢褰裳。褻，猶近也。近身之衣衾，其裏有穢，故

❶「非」，資講本作「將」。
❷「輒」，霍刻本作「轉」。
❸「飾」，霍刻本作「御」。
❹「氣乏」，霍刻本、沈刻本作「意闌」。

不見。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見，音現。垢，音苟。漱，音搜。澣，音緩。紉，尼憐切。箴，音針。綴，贅、拙二音。○不見，謂刷去之。垢，塵垢也。和，湯漬也。手洗曰漱，足洗曰澣。上服曰衣，下服曰裳。以線貫鍼曰紉。「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帥，音率。○賤，謂婢僕之輩。共，皆也。帥，循也。時，是也。謂皆循是禮而行之。○《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温以致其暖，如温被之類；凊以致其涼，如扇枕之類。定以安其寢，省以問其安。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告，啓也。反，還也。面，猶見也。常，猶方也。陳氏曰：「遊有常，身不他往也。習有業，心不妄用也。恒言，平常言語也。自以老稱，則父母爲過於老矣。不稱老，欲安父母之心也。」○《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奉，音捧。屬，音竹。勝，音升。○此《禮記·祭義》之篇。不曰《祭義》而曰《禮記》者，以其言孝非言祭也。餘皆放此。❶愉悦之色見於面，婉順之容見於身。盈，滿也。洞洞，質慤貌。屬屬，專一貌。勝，當也。言敬親常如執玉奉盈，恐不能當其重滿，而且將覆墜也。若夫嚴肅威重，儼正謹恪，乃以上臨下之敬耳，豈事親之道哉。陳氏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心之所發。❷如執玉捧盈，如弗勝，如將失之，皆敬心之所存。愛敬兼至，乃孝子之道。」○《曲禮》曰：「凡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主，當也。室西南隅爲奧，尊者所居也。食饗不爲概，祭祀不爲尸。食，音似。概，音蓋。○食饗，如延客奉祭之類。概，量饌具之多少，當順親意，不得自限量也。尸，神象也。父主祭而子爲尸，是父拜子也，故不爲。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親雖未言，亦聽之，恐言而不及聞也。親雖未

❶「餘」，霍刻本作「後」。
❷「心」，沈刻本作「親」。

動，亦視之，恐動而不及見也。以上言尊親之事。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訾，音紫。○苟，苟且。訾，毀也。登高臨深，危道也。苟訾苟笑，辱道也。此言愛身之事。邵氏曰：「爲子之道，既當自卑以尊其親，又當自重以愛其身。」○孔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朱子曰：「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近遊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曲禮》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死，謂患難相死。親在而以死許人，是忘親矣。黃氏曰：「許友以死，雖父母不在亦不可。」○《禮記》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有，猶專也，即許友以死之謂。示，猶教也。有上下，卑當統於尊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自此遺彼曰饋，自下奉上曰獻。車馬，物之重者，故不敢專之以饋獻。○《內則》曰：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子而孝敬，父母必愛之。婦而孝敬，舅姑必愛之。然不可恃愛，而於命或逆或怠也。逆，謂不順。怠，謂不勤。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飲，去聲。食，音似。耆，音視。○耆、欲，皆好也。待，謂待尊者。察己不好而改命焉，然後去之。加之事，人代之，己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姑，且也。使，教也。陳氏曰：「尊者任之以事，已既爲之矣，或念其勞，又使人代爲。己雖不以爲勞，而不欲人代，然必順尊者之意，且與之。若慮其爲之不如己意，且教之。及其果不能，而後己復爲之。」黃氏曰：「此兩節，皆明弗逆弗怠之意。」○「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畜，許六切。○畜，養牲也。假，借人也。鄭氏曰：「家事統於尊者也。」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帨，音税。茝，昌改反。○或賜之，謂私親兄弟與之也。佩，雜佩，鍼線之類。帨，帨巾。茝、蘭，皆香草。輔氏曰：「新，初

也，如初受兄弟之賜也。」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反賜之，謂舅姑不受而復與之。不得命，不允其辭也。如更受賜，如再受舅姑之賜也。待乏者，待舅姑之空乏而獻之也。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復，扶又切。故爲句。○故，即反賜之物也，亦必再請於舅姑，既許，然後與之。黃氏曰：「不敢私受，故獻諸舅姑。不敢私與，故復請其故。」○《曲禮》曰：「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唯，音委。○諾，應之緩。唯，應之速。○《士相見禮》曰：「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士相見禮》，《儀禮》篇名。大人，卿大夫也。視面，觀其顔色，可傳言未也。抱，懷抱也。視抱，容其思之，且爲敬也。視面，察其納己言否也。毋改，謂見答之間，當正容體以待之，毋自變動，嫌懈惰，不虛心也。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皆若是，視之儀無異也。❶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上，上聲。○子於父，主孝不主敬，故所視差廣，目觀安否何如也。記曰：「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視足，伺其行也。視膝，伺其起也。○《禮記》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父命呼，爲父命所呼也。❷唯、諾，皆應也，而唯速於諾。走、趨，皆步也，而走速於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復，音伏。癠，音劑。○易，改也。不易方，如已告云東往，則不敢更適西也。復，還也。不過時，如已告云晝還，則不敢更至暮也。癠，病也。色容不盛，有憂色也。孝子之事親，無所不至，此特其疏略之禮節耳。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圈，區員切。○不能，猶不忍。父母沒而澤猶存，故不忍。方氏曰：書，書策也。杯圈，飲食器也。手澤，汗之所漬也。口澤，津之所漬也。口有氣焉，故又以氣言之。○《內則》曰：「父母有婢子，

❶「儀」，霍刻本作「宜」。

❷「爲」，霍刻本作「謂」。

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婢子，婢所生者。若，及也。庶子庶孫，庶母所出者，父母所愛，當終身敬之，非特愛之而已。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繇衣服飲食，繇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繇，自也。視，比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句。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說，音悅。○宜，猶善也。出，謂出其妻。應氏曰：「父母以爲善，子情雖替，而夫婦之禮，亦不可不行焉。」○「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養，去聲。樂，音雒。下俱同。處，上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老」及四「其」字，皆指親而言。樂其心，怡悅其心也。不違其志，承順其志也。方氏曰：「怡聲以問，所以樂其耳。柔色以溫，所以樂其目。昏定，所以安其寢。晨省，所以安其處。忠者，盡己之心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父母所愛之犬馬猶愛之，況父母所愛敬之人乎？○《內則》曰：「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老，謂傳家事於冢婦，非以年計也。冢婦，長婦也。祭祀賓客，禮之大者，猶必咨稟而後行焉。介婦，衆婦也。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友，當作敢。○言舅姑以事使冢婦，既不可怠於事，又不敢恃舅姑之命，而無禮於介婦也。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耦，音偶。○敵，相抗也。耦，相並也。命，出令也。言舅姑若以事使介婦，亦不敢恃此而與冢婦相抗並。非惟任事不敢抗並，亦不敢並行、並命、並坐也。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凡婦，通冢婦介婦言。私室，婦之室。蓋婦侍舅姑，不命之退，不敢退也。事，謂私事。○「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不

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適，音的。舍，去聲。○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妻。祇，敬也。徒，從人也。舍，置也。寡，少也。約，省也。入，亦謂入宗子之家。加，高也，言非惟不敢以富貴入宗子之家，凡內外父兄宗族，皆不敢以此加之。○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朱子曰：「諫而不逆，謂委曲作道理以諫，不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也。」○《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說，音悅。復，扶又切。○吳氏曰：「下、怡、柔，皆和順之意。蓋諫易至於犯，故欲和順也。入，納也。起者，悚然興起之意。」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說，音悅，下同。孰與熟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二千五百家爲州，二十五家爲閭。孰諫，謂純熟殷勤而諫。疾，惡也。諫而父母不悅，其罪輕。不諫而父母得罪於人，其罪重。二者之間，寧可孰諫。

○《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號，平聲。○將以感動親心，庶或能聽也。○「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矧，矢引切。詈，音利。○櫛，梳髮也。翔，張拱也。惰，戲慢也。❶變，猶易也。貌，謂色也。齒見曰矧，怒罵曰詈。孝子之事親，病則致其憂。不櫛，憂不爲飾也。不翔，憂不爲容也。不惰，憂不爲謔也。不御，憂不爲樂也。不變味，憂不擇食也。不變貌，憂不多飲也。大笑則見矧，怒甚則至詈，亦爲忘憂，故戒之。復故，復常也。疾止則憂散，故復常。○「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嘗，謂度其所堪。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呂氏曰：「醫至三世，活人多矣，用藥熟矣，然後服之，謹疾之道也。」方氏曰：「經之所言，道其常而已。非世傳而自得，未及三世，固在所取也。」○孔子曰：「父在觀

❶「慢」，霍刻本作「嫚」。

其志，父没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朱子曰：「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没，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内則》曰：「父母雖没，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貽，遺也。令，善也。果，謂果決爲之。○《祭義》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悽，音妻。愴，音創。濡，音儒。怵，音出。惕，他歷切。○《祭義》，《禮記》篇名。此言君子感時思親也。履，踐也。悽愴，悲傷貌。濡，沾濕也。怵惕，驚動貌。見之，謂見其親。履霜露而悽愴，故祭於秋。履雨露而怵惕，故祭於春。○《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内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夫，音扶。○《祭統》，《禮記》篇名。統，猶本也。具者，供祭之物。❶國之祭，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家之祭，衆子相宗子，備外官也；衆婦相宗婦，備内官也。官既備，則事無闕矣。○「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莅之。有故，則使人可也。」莅，音利。○莅，臨也。必身親臨之者，致其如在之誠也。輔氏曰：「有故，謂疾病或不得已之事，己既不克與，而時又不可失，則使他人攝之可也。」○《祭義》曰：「致齊於内，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耆，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齊，音齋，下同。散，上聲。處，上聲。樂，五教切。耆，音視。○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致齊於内，若心不苟慮之類。散齊於外，若不飲酒不茹葷之類。樂，好也。耆，欲也。五「其」字及所爲皆指親而言。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户，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户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僾，音愛。還，音旋。愾，開代切。○陳氏曰：「入室，入廟室也。僾然，彷彿之貌。見乎其位，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周旋出

❶「供」，霍刻本作「奉」。

户，謂薦俎酌獻之時，行步周旋之間，或自户內而出也。肅然，敬惕之貌。容聲，舉動容止之聲也。出户而聽，祭畢而出聽也。愾然，大息之聲也。」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絶乎耳，心志耆欲不忘乎心。輔氏曰：「先王能存其心，故親之容色，自不忘乎目；親之聲音，自不絶乎耳；親之心志耆欲，自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愨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愨，音確。○陳氏曰：「致愛，極其愛親之心也。致愨，極其敬親之誠也。存，以上文三者不忘而言。著，以上文見乎其位以下三者而言。」輔氏曰：「著存不忘乎心，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安得不敬乎？」○《曲禮》曰：「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粥，音育。衣，去聲。○粥，賣也。丘，墓也。君子寧其身之困，而不忍慢其先，孝敬之至也。○《王制》曰：「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假，借也。大夫有田祿，祭器當自具，故不假。造，爲也。燕器，自奉之器，祭器未成，則不造，先神而後己也。○孔子謂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膚，皮也。身體言其大，髮膚言其小。道者，當然之理。身不苟安，而行必蹈道，則己之名揚於後世，而父母之名亦顯矣。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夫，音扶。○此孝之終始也。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惡，去聲。○刑，儀法也。真氏曰：「孝者不出乎愛敬而已。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無所疾惡。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慢易。則躬行於上，而德教自刑於下，天下之人，無不皆愛敬其親矣。此大孝尊親之事。」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此諸侯之孝也。溢，音逸。○制節，自制於禮節也。謹度，謹守法度也。貴爲國君，可謂高矣。富有千乘，可謂滿矣。高則易危，在上不驕，故不危。滿則易溢，制節謹度，故不溢。社，土神。稷，穀神。惟諸侯得祭之。民，謂庶民。人，謂在位者。此下三節，其次弗辱之事。非先王之法

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然後能保其宗廟，此卿大夫之孝也。法，法度也。道，言也。宗，程子曰：「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卿大夫有家，家必有廟，故言保宗廟。」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守其祭祀，此士之孝也。移事親之孝以事君，則忠矣。移事親之敬以事長，則順矣。上，即君長也。士有田禄以奉祭祀，故言守祭祀。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❶朱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謂依時及節，耕種田土。謹身，謂不作非爲，❷不犯刑憲。節用，謂省使儉用，不妄耗費。如此，則身安用足，❸自有以奉養其父母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之終始，見上文。事親而不能有終有始，災及其身必矣。○孔子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是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續，音俗。悖，音佩。○悖，猶逆也。真氏曰：「父母生我者也，我則嗣續乎父母者，天性之恩孰大焉。君之臨臣，父之臨子，所以治而教之也，其厚乎我孰重焉。合君親而並言，以見君臣其義一也。」○「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養，去聲。樂，音雒。○致，極也。樂，謂愉色婉容。人子事親之心，自始至終，無一毫之不盡，可謂孝矣。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争。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争則兵。此三者不除，❹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養，去聲。○驕，矜肆。亂，悖逆。醜，同類。争，争鬭；亡，滅亡；刑，刑戮也。兵，謂以兵刃相加。除，去也。

❶「也」下，霍刻本有「養去聲」。
❷「爲」，霍刻本作「違」。
❸「用」，霍刻本作「力」。
❹「此」，原無，今據資講本補。

三牲，牛、羊、豕也。三者不除，裁將及親，其爲不孝大矣。口體之奉，豈足贖哉。◯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養，去聲，下同。奕，音亦。好，去聲，下同。從，音縱。戮，音六。狠，下懇切。◯四支，手足也。顧，猶念也。博，局戲。奕，圍碁。私，偏私。從，從恣也。欲，謂耳欲聲，目欲色也。戮，羞辱。狠，忿戾也。新安陳氏曰：「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至重。」◯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其親，敢不敬乎？」處，上聲。莅，音利。陳，音陣。裁，音灾。◯行，猶奉也。莅，臨也。交兵曰戰，制行伍曰陳。遂，成也。曰莊、曰忠、曰敬、曰信、曰勇，皆持身以敬也。一有不敬，小則辱親，大則禍親矣。◯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墨者刺面，劓者割鼻，剕者刖足，宮者去勢，大辟死刑也。按《書·呂刑》：「墨屬千，劓屬千，剕屬五百，宮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凡三千條。」刑所以罰惡，惡莫大於不孝，故罪亦莫大於不孝。

右明父子之親

《禮記》曰：「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齊，莊皆切。觀，音貫。◯適，往也。公所，君所也。宿，前期也。史，掌文史者。笏者忽也，書事以備忽忘者也。思，謂所思告君者；對，謂所擬對君者；命，謂君命。三者皆書於笏，有進思盡忠之意焉。既服，著朝服畢也。容貌、儀觀、佩玉之聲，點簡不至，則失色於人，故預習之。◯《曲禮》曰：「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爲，去聲。使，去聲。◯君言，即君命。

受命即行，敬君也。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使，去聲。○出，謂出門。辱者，屈辱君命之臨也。陳氏曰：「至則拜命，歸則拜送，皆敬君也。」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下「使」，去聲。○反，還也。朝服而遣使，下堂而受命，皆敬君也。○《論語》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躩，區若切。○朱子曰：「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襜，赤占切。○朱子曰：「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趨進，翼如也。朱子曰：「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朱子曰：「舒君敬也。」○此一節，❶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朱子曰：「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閾，音役。○朱子曰：「中門，中於門也。閾，門限也。」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朱子曰：「位，君之虛位。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咨。屏，音丙。○朱子曰：「攝，摳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没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踧，子六切。踖，音積。○朱子曰：「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悦也。没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❷記孔子在朝之容。○《禮記》曰：「君賜車馬，乘以拜賜；句。衣服，服以拜賜。陳氏曰：「君賜及門，既拜受矣。❸明日又乘服詣君所，而拜謝其賜，敬之至也。」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輔氏曰：「君雖

❶「節」，霍刻本作「章」。

❷「節」，霍刻本作「章」。

❸「受」，霍刻本作「賜」。

賜之，而未有命，使之乘服，則亦不敢即乘服也。意者古之人君，賜臣下以車服，又必命之乘服與。」○《曲禮》曰：「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核，胡得切。○敬君賜也。○「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溉，音蓋。○御食，侍食也。餘，謂食之餘者。溉，洗滌也。陶器、木器，可以洗滌，則就本器食之。若萑竹所織之器，不可洗滌，則傾寫於別器而食之。陳氏曰：「不欲口澤之瀆也。」○《論語》曰：「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畜，音旭。○朱子曰：「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音反。○祭，謂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朱子曰：「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待可切。○朱子曰：「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朱子曰：「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四條，❶皆記孔子事君之禮。○「吉月，必朝服而朝。」朝，音潮，下同。○朱子曰：「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孔子曰：「君子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真氏曰：「將，猶承也。❷匡，正也。進，謂入見其君，則思盡己之忠；退，謂出適私室，則思補君之過，無一時一念之不在君也。有善焉，承順之，使之益進於善。有惡焉，正救之，使之潛消其惡。此愛君之至也。臣以忠愛而親其君，君亦諒其忠愛而親之。」○「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朱子曰：「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朱子曰：「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又曰：「不可則止，謂不合則去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繇，字子

❶「條」，霍刻本作「章」。
❷「承」，霍刻本作「成」。

路。朱子曰：「犯，謂犯顏諫爭。」○「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音于。○與哉，疑辭。朱子曰：「鄙夫，庸惡陋劣之稱。」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新安陳氏曰：「得，謂得富貴權利。」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朱子曰：「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朱子曰：「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❶蠋，齊之畫邑人。忠義之臣，始終一心。貞烈之女，始終一志。不以利害易，不以生死變。按《通鑑》：燕將樂毅破齊，聞蠋賢，使請蠋。蠋拒之以此，遂自經死。

右明君臣之義

《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❷行媒，謂媒氏之往來。名，謂男女之名。幣，幣帛也。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別，必列反。○日月，謂取婦之期。鬼神，謂先祖。僚，同官者。友，同志者。厚別，重其有別之禮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取，音娶，下同。○不娶同姓，爲其近禽獸。卜者，卜其吉凶也。○《士婚禮》曰：「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醮，去聲。迎，去聲。相，去聲。勗，音旭。帥，音率。○《士婚禮》，《儀禮》篇名。酌而無酬酢曰醮，蓋醮子以親迎也。相，助也。妻所以助夫，故謂之相。宗事，宗廟之事。勗，勉也。帥，倡也。母曰先妣，蓋古稱也。先妣之嗣，謂婦代姑祭也。若，爾也。有

❶「夫」下，霍刻本有「蠋音蜀更平聲」。
❷「親」下，霍刻本有「陳氏曰」。

常，始終以敬也。諸，應辭。堪，能也。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無毋通，下同。○夙，早也。違，逆也。命，謂舅姑之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衿，音琴。○衿，衣帶。帨，佩巾。違，乖也。宮事，謂閫内之事也。庶母及門内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衿，音琴。○庶母，父妾。鞶，大帶。申，重；宗，尊；愆，過也。不違命，不違宮事，則無過矣。視衿鞶者，欲其常覩之，以憶父母之言而不忘也。真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曰：『戒之敬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禮記》曰：「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夫，音扶。取，音娶。遠，去聲。別，必列反。腆，他典反。○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父子所以傳世，故曰萬世之始。附，託也，託於遠嫌之義也。厚別，重其有別之禮，不欲相褻也。幣，所以將意。辭，所以道情。腆，猶善也。幣誠而不濫惡，辭腆而不輕瀆，是欲告戒爲婦者，以正直誠信也。婦人，事人者也。信者，事人之道，婦人之德，故以是告戒之。齊，謂共牢而食，合巹而酳。不改，謂不改而他適。方氏曰：「信而無僞，則直在其中矣。」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迎，去聲。先，去聲，下同。○先，倡導也。馬氏曰：「男子親迎，而男先於女者，剛先於柔之義也。豈獨婚姻之際如此，天造始而地代終，君主倡而臣主和，亦此義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摯，音至。別，必列反。○昏禮摯用鴈。章，明也。執鴈以相見，行敬以明別也。男女無別，則淫僻之罪多，而父子之恩薄。故必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則義生禮作，措之家國天下，而萬物各安其所矣。朱子曰：「漢武帝溺於聲色，游燕後宮，父子不親，遂致戾太子之變。此亦夫婦無別，而父子不親之一證。」○「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

嗣親也。」取，音娶。○取妻以代父母，有可感傷者，故不舉樂。「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序，猶代也。在子則代父，在婦則代姑，故不賀。○《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❶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閽，音昏。寺，音氏。○夫婦人倫之始，禮爲人倫而設，故始於謹夫婦。「爲宮室」以下，皆謹夫婦之事。閽，守門者。寺，守宮者。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椸，音移，下同。枷，音架。縣，音玄。楎，音輝。篋，音怯。笥，音似。湢，音逼。○横者曰椸，直者曰楎，挂衣者也。篋、笥，皆竹爲之，貯衣者也。浴室曰湢。草廬吴氏曰：「言内外之辨，非特男女爲然，雖夫婦得相親者亦然。」夫不在，斂枕篋簟席，韣，句。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韣，音獨。○吴氏曰：「器者，器重之謂。斂枕於篋，斂簟席於韣，器重而藏之。是不特妻事夫之禮，凡少之事長，賤之事貴，皆當如是也。」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長者，謂婢妾中之長者。婢妾雖賤，亦必有長幼之倫焉。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接於寢曰御。古者妻妾之御各有夕。當夕者，當妻之夕也。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篚，音匪，下同。○內，謂女事。外，謂男事。篚，箱類。坐，跪也。奠，置也。男女授受不親，惟喪、祭二事，得親相授器，蓋祭嚴喪遽，不嫌也。非此二事，則不得親相授器。其或相授，則女必執篚，使授者置之篚中，然後受之。其或無篚，則男女皆跪，授者置諸地，受者取諸地，不親相授也。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乞，求也。假，借也。輔氏曰：「井湢一定，故言不共。寢席衣裳可移，故言不通。外內，汎也。男女，切也。」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嘯，謂蹙口出聲。指，謂用手指畫。不嘯不指，爲駭人視聽也。以，用也。

❶「外内」，原作「内外」，今據《禮記・内則》改。

擁，猶障也。道路，男子繇右，女子繇左。」道路之法，其右以行男子，其左以行女子。地道尊右，故男右而女左。○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食，音似。❶○伏，屈伏也。專制自遂，即下文所謂擅爲獨成也。饋食，供饋酒食也。已，止也。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内，不百里而犇喪。事無擅爲，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犇，音奔。行，去聲。○及日，猶言終日。不百里，猶言不越境。參，使人相參也。驗，證驗也。❷晝居於内，而不出中庭。夜行於内，而必照以火。婦人之德，以順爲正。凡此皆所以正婦德，而使之正也。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父長子不取。取，音娶，下同。○逆，謂逆德，如不忠不孝之類。亂，謂亂倫。世有刑人，棄於人也。世有惡疾，棄於天也。長子，長女也。喪父而又無兄，則無所受命矣。或疑世有刑人不取。朱子曰：「所謂不取者，是世世爲惡不能改者，非指一世而言。如喪父長子不取，却可疑。若然，則無父之女不復嫁，此不可曉。」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妬，妬忌也。不順父母去，爲其逆德也。無子去，爲其絶世也。淫去，爲其亂族也。妬去，爲其亂家也。有惡疾去，爲其不可與共粢盛也。多言去，爲其間親也。竊盜去，爲其反義也。無子去，惡疾去，於義未安。若必以爲不去，則無以承宗事、繼後世也，處之自當以義，何至於去邪。此皆可疑。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取，去聲。與，音預。更，平聲。○有所取無所歸，謂其嫁有所受命，後無父兄，無可回之地也。與更三年喪，謂曾居舅姑之喪也。前貧賤後富貴，謂娶婦時貧賤，而今富貴也。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際，謂交際之道。始，謂正始之義。通

❶「音似」，霍刻本作「去聲」。

❷「驗」，霍刻本作「據」。

結此章。○《曲禮》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見，音現。○見，謂才德著見。不著見則不友，避好色之嫌也。

右明夫婦之別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朱子曰：「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孝弟之心，人皆有之，堯舜所以世爲天下法，亦充此而已矣。」○「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弟，去聲，下同。先，去聲。○徐，緩也。後長者，在長者之後也。疾，速也。先長者，在長者之先也。善事兄長爲弟。○《曲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陳氏曰：「父之執，父同志之友也。謂之，命之也。敬之同於父。」○「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此泛言敬長之節。人生以十年爲一節，倍之則二十年也。父事之，兄事之，即後章所謂「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也。肩隨之，並行而稍退也。○「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操，七刀切。○操，執也。從，就也。几所以憑，杖所以扶。謀事於長者，必執以就之，非謂長者所無也，盡禮而已。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公西華曰：「非曰能之，願學焉。」皆辭讓之言也。○「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去聲。○從，隨行也。越，踰也。遭，遇也。趨，急走也。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從，去聲。上，上聲。鄉，音向。○土高曰丘，大阜曰陵。向長者所視，恐其因所見而問，則可即所見以對也。○「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奉，音捧。辟，音僻。咡，音二。○提攜，謂牽行。捧手，所以承長者之意。負劍，即帶劍，謂長者旁挾幼者，狀如帶劍也。辟，偏也。咡，口旁也。詔，猶語也。掩口，謂以手障口，不使氣

觸長者。○「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拘，音勾。鄉，音向。扱，音吸。○糞與拚同。❶掃地也。袂，袖也。拘，障也。退，卻行也。扱，斂取也。初則置帚於箕上，得以兩手舉箕。❷掃地之時，則一手執帚，一袖障帚，卻步而行，不使塵及長者。終則以箕自向，斂取其塵，不以箕向長者。皆敬也。○「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怍，音昨。摳，苦勾反。齊，音咨。○即，就也。怍，愧也，失容則可愧矣。齊，衣下縫也。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衣毋撥，足毋蹶。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撥，半末切。蹶，音厥。○撥，發揚貌。蹶，行遽貌。二者亦失容。坐，跪也。遷，移也。越，謂跨之而過此。皆將即席之事。下文乃既即席之事。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儳，音慚。○安，謂不搖動。爾，指少者。執顏，即正顏色也。不及，不言及也。儳言，參雜長者之先而言也。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勦，初交切。○容，謂見於一身者。聽，謂聽長者之言。勦說，擥取人之言也。雷同，附和人之言也。法則古昔，稱述先王，則言有據，而非勦說雷同矣。○「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陳氏曰：「問終而後對，欲盡聞所問之旨，且不敢參雜先生之言也。請業者，求當習之事。請益者，再問未盡之蘊。起，所以致敬。」○「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叱，音赤。唾，吐卧切。○不叱狗，慮駭尊客之聽。不吐唾，慮咈尊客之意。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撰，仕轉切。蚤，音早。莫，音暮。○氣乏則欠，❸體疲則伸。撰，猶轉動也。日，謂日影。四者皆厭倦之容，故請退以息之。○「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更，平聲。○問更端，更易事端而見問也。起，

❶「拚」，霍刻本作「畚」。
❷「舉」，霍刻本作「奉」。
❸「氣乏」，霍刻本、沈刻本作「意闌」。

所以致敬。○「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少，上聲。間，去聲。屏，音丙。○復，白也，言欲得少間隙以白事也。屏，退也。居左則屏於左，居右則屏於右。屏而且待者，屏所以遠人之私語，待所以防君子之召。○「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釂，音醮。○尊，酒尊也。辭，止之也。反，還也。舉，猶飲也。盡酒曰釂。❶○「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不敢抗禮也。○「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御，侍也。貳，謂重殽膳。偶坐，謂配長者而坐。侍食不辭饌，偶坐不辭席，皆以其不爲己設，非己之所敢辭也。一説或侍食，或偶坐，有盛饌，皆不辭。○「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饒氏曰：「顧，顧自己。望，望君子。」○《少儀》曰：「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少，去聲。見，音現。○《少儀》，《禮記》篇名。踰等，祖與父之行流也。不敢問年，嫌若序齒也。燕私來見，不敢使擯者傳命，非賓主之禮也。相遇於道路，尊長見己則面見之，不見則隱避，不敢煩動之也。不請所之，不敢問其所往也。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寢則坐而將命。翣，色洽切。○翣，扇也。坐，跪也。侍坐於尊長，不使之鼓琴瑟，則不得擅執而鼓之。無故而畫地，弄手以爲容，揮扇以取涼，皆不敬也。若當尊長寢臥而傳命，則跪而言，不敢直立以臨之。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矢，箭也。射禮，二人爲耦，各四矢，更迭取之，卑幼則一時并取之，故曰約矢。投壺之禮，賓主亦各四矢，皆委於地，一一取而投之，卑幼則悉抱之，故曰擁矢。此皆不敢與尊長抗也。❷若己勝，則不敢使人酌以罰尊長，❸必自洗爵而請行觴；若尊長勝，則亦不敢使人酌以飲己，必自洗爵而請自飲，故曰洗而

❶「酒」，霍刻本作「爵」。
❷「抗」，霍刻本、沈刻本作「亢」。
❸「酌」下，霍刻本有「酒」字。

以請。○《王制》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父之齒，年與父等者。兄之齒，年與兄等者。朋友，年相若者。隨行，行則隨之也。鴈行，行如鴈列也。踰，越也。不相踰，並行而齊也。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挈。并，去聲。頒，音班。○任，以肩背。提挈，以手。頒，老人頭半白黑也。并，謂少者獨任之。分，謂少者分任之。不提挈，謂少者代之。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耆，音其。○君子，謂士也。六十曰耆，七十曰老。徒，空也。不徒行，則有車。不徒食，則有肉。○此章記古者敬長優老之制。○《論語》曰：「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朱子曰：「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此章記孔子居鄉之事。

右明長幼之序凡二十條，禮文雖殊，要皆不出乎敬之一字。曰先生，以教稱之也；曰君子，以德稱之也；曰尊，父行也；曰長，兄行也；皆以長爲主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朱子曰：「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❶則德日進。」○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偲，音思。○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悦也。」○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也。」朱子曰：「朋友當相責以善也。」○子貢問友，孔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告，音谷。○子貢，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朱子曰：「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説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朱子曰：「賢以事言，仁以德言。事大夫之賢者，則有所嚴憚。友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皆進德之助也。」○「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諒，信實也。善，猶工也。朱子曰：「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

❶「善」，霍刻本作「友」。

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悦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朱子曰：「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陳氏曰：「有挾，則取友之意不誠。」○《曲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竭，亦盡也。歡，謂好於我。忠，謂盡心於我。不過望於人，則交道可全矣。○「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寢門，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凡者，通貴賤言。每門，通大門寢門言。讓於客，欲客先入也。寢門，内門。爲，猶布也。固辭，再辭。肅，謂揖也。客辭不先入，故主人揖客而先入以導之。凡門南向，入則東爲右，而西爲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上，上聲，下同。○降等，謂等列卑於主人。先登，所以導客。拾，當作拶。❶ 級，謂階之等。聚足，後足合前足也。連步以上，不躐等也。先右先左，以相向爲敬客也。○「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貴謂大夫，賤謂士。朋友之交，先施之而已。○「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客自外至，主人當先致問，客不當先舉言也。

右明朋友之交

孔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内，而名立於後世矣。」弟，去聲。行，去聲。○長，謂官在己上者。理，猶齊也。孝弟則

❶「拶」，霍刻本作「涉」，沈刻本作「步」。

家齊，忠順則國治。行，即孝弟。內，即家也。○「天子有争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争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争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争子，則身不陷於不義。争，去聲，下同。離，去聲。○争，諫也。父有争子，通上下言。不義，即無道也。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争於父，臣不可以弗争於君。」范氏曰：「子不争，則陷父於不義。臣不争，則陷君於無道。」○《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養，去聲。○隱，微諫也。犯，犯顔以諫也。親者，仁之所在。有過而犯則傷恩，故有隱而無犯。左右，即方也，或左或右，就近而奉養之。無一定之方，言事事皆當理會也。服勤，服行勤勞之事也。致喪，極其哀毁之節也。黄氏曰：「於勤言至死，則勤無時或已矣。」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君者，義之所在。有過而隱，則近於容悦，故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言當各盡職守也。方喪，比方於親喪也。

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劉氏曰：「師者，道之所在。諫必不見拒，不必犯也。過則當疑問，不必隱也。心喪者，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也。」○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共，音恭。食，音似，下同。○欒共子，晉大夫，名成。食，養也。族，類也。君、父、師，皆人之所繇生者，故曰「民生於三」，又曰「生之族也」。一事之，即事之如一。所在致死，謂在君爲君，在父爲父，在師爲師。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真氏曰：「報生以死，謂君、父、師也。報賜以力，謂他人之有賜於我者，則以力報之也。」○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共，音恭。○晏子，齊大夫，名嬰。聽，猶從也。真氏曰：「此十者，皆禮之當然。」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

禮之善物也。」共，音恭。○箴，諫也。從，不自專也。婉，順也。物，猶事也。真氏曰：「君以出令爲職，要必不違於理，然後人心服而令行。臣之事君，以恭爲本。然必忠誠不二，然後可貴。父慈而不能教，則敗其子，子孝而不能箴，則陷父於不義。兄能愛弟矣，必有切磋之益，如朋友之相資。弟能敬兄矣，必有和順之美，使情意之相親。夫之於妻，雖貴和樂，必以義而帥其妻。妻之於夫，雖貴柔順，必以正而事其夫。君臣以下，皆以二德相濟。姑之於婦，一於慈而從；婦之於姑，一於聽而婉者，蓋姑婦相與，專主於和柔也。此十者，於禮爲至善矣。」○曾子曰：「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說，音悦。○親戚，謂父兄。外，謂外人。近，即内人。❶遠，即外人。小，謂家。大，謂國與天下。此三者，欲人先脩孝弟於家耳。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没，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爲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斯之謂歟。」爲，去聲，下同。○六十曰耆，耆之言久也。五十曰艾，艾之言老也。其間有疾病老幼之變，不能常也。故君子思其養之不可復追，而及時先行之。若親没，則養不逮；己老，則兄不存，欲行孝弟，不可得已。曾子曰：「木欲静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逮。」此孝有不及之意也。❷李勣曰：「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爲姊煑粥，得乎？」此悌有不時之意也。○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宦成，官已遂也。小愈，病稍減也。懈惰，不謹也。《詩》，《大雅·蕩》之篇。靡，無。鮮，少。克，能也。有始無終，人之常情。能察能慎，斯免矣。○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荀子，名況，戰國人。祥，吉也。三者皆凶德，有一於是，災及其身矣。○「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

❶「内人」，霍刻本作「親戚」。
❷「有」，沈刻本作「友」。

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別，必列反。○治，理也。舍，亦棄也。切以刀鋸，磋以鑢錫，皆治骨角之事。無用之言而辯之，不急之務而察之，非惟無益，反害於心，故當棄而不理。若夫三綱之道，乃人倫之大者，則當朝夕講習，如切如磋，已精而益求其精，不可舍也。

右通論通論五倫。

小學集註卷之二終

小学集註卷之三

臣陳選集註

内篇

敬身第三

敬身者，敬以持身也。許文正公曰：敬身之目，其别有四：心術、威儀、衣服、飲食。心術正乎内，威儀正乎外，則敬身之大體得矣。其衣服、飲食，所以奉身也。苟不制之以義，節之以禮，將見其所以養人者，反害於人也。分而言之，心術、威儀，脩德之事也。衣服、飲食，克己之事也。統而言之，皆敬身之要也。蓋惟敬身，故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無施而不可，此古人脩身，必本於敬矣。凡四十六章。

〇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❶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與，平聲。〇身之於親，猶木之有枝。親之於身，猶木之有本。仰聖模，景賢範，述此篇以訓蒙士。仰，慕也。景，猶向也。聖賢之言，爲天下後世法，故曰範模。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丹書》，書名，師尚父所以告武王者。敬，敬畏。怠，怠慢。滅，亡也。義者，天理之公。欲者，人欲之私。從，順也。真氏曰：「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爲之主，欲則物爲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繇兮也。」〇《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黄氏曰：「毋，禁止辭。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安定，審也。毋不敬，正其心也。儼若思，正其貌也。安定辭，正其言也。安民哉，正己而物正也。」

❶「敢」，原誤作「敬」，今據《禮記》改。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從，音縱。○敖者，矜己慢物之謂。欲，謂飲食男女之欲。馬氏曰：「敖不可長，必消而絶之。欲不可縱，必克而止之。志不可滿，必損而抑之。樂不可極，必約而歸於禮。」❶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狎，謂素親狎。安安，謂安其所安。朱子曰：「此言賢者，於其所狎，能敬之；於其所畏，能愛之；於其所愛，能知其惡；於其所憎，能知其善。雖積財而能散施，雖安安而能遷義。可以爲法，與上下文禁戒之辭不同。」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狠毋求勝，分毋求多。難，去聲。○苟，苟且。分，分財。毋苟得，見利思義也。毋苟免，見危授命也。毋求勝，忿思難也。毋求多，患不均也。疑事毋質，直而勿有。」質，成也。事有疑，則闕之，不可以己意斷也。朱子曰：「兩句連説爲是，疑事毋質，即《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也。直而勿有，謂陳我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務强辯。不然，則是以身質言語也。」○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答顔淵問仁也。朱子曰：「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又曰：「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答仲弓問仁也。出門如賓，使民如祭，敬以持己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以及物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處，上聲。○此答樊遲問仁也。之，往也。夷，東夷。狄，北狄。朱子曰：「恭主容，敬主事。恭見乎外，敬主乎中。雖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蔡氏曰：「諸子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稟之資而發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答子張問行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篤，厚也。篤敬，厚而敬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爲州，二十五家爲里。乎、哉，疑辭。○「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朱子曰：「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聽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一身而言。思問，則疑不

❶「約」，霍刻本作「樂」。

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〇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遠，去聲，下同。倍，音佩。〇朱子曰：「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斯，猶即也。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〇《曲禮》曰：「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脩身踐言，謂之善行。」好，去聲。行，去聲。〇踰，越也。節，謂上下之等級。侵侮，侵犯而侮慢也。好狎，好爲褻狎也。三者，禮之所禁也。脩治其身，踐行其言，二者，行之善者也。然禮之實，亦不外是也。〇《樂記》曰：「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繇順正，以行其義。」慝，音忒。辟，音僻。〇姦聲亂色，聲色之不正者也。淫樂慝禮，禮樂之不正者也。不留聰明，謂不停於耳目。不接心術，謂不入於念慮。繇，從也。真氏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内外交致其功而已。姦聲亂色，不留聰明，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養其内也。惰慢之氣，自内出者也。邪辟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設於身體。如是，則外而耳目鼻口百體，内而心知，皆繇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〇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朱子曰：「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也矣。」〇管敬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管敬仲，齊大夫，名夷吾。威，刑名也。❶疾，疾病也。懷，貪欲也。流，謂水之流。畏威如疾，懷刑之君子也。從懷如流，懷思之小人也。見懷思威，畏則君子，❷不畏則小人矣。

右明心術之要

❶「名」，霍刻本、沈刻本作「法」。
❷「畏」，霍刻本作「思」。

《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冠，去聲。○《冠義》，《禮記》篇名。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禮義也。冠者，成人之道，故以是責之。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顔色，順辭令。容體正，顔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順，謂順理。立，猶成也。○《曲禮》曰：「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噭，音叫。倨，音句。跛，音庇。髢，音替。袒，音但。褰，音牽。○側聽，側耳以聽也。噭應，高急以應也。淫視，流動而視也。怠荒，容止放縱也。遊，行也。倨，傲慢也。跛，偏任一足也。箕，兩展其足如箕也。伏，覆其身也。髢，髲也，言垂如髲也。免，脱去也。袒，露臂也。褰，揭也。袒衣所以息倦，褰裳所以取涼。凡此數者，皆不敬也。敬身之要，禁止乎此而已矣。○「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呼，呼聲。○指，則惑人之見。呼，則惑人之聞。將適舍，求毋固。適舍，就主人之館也。有所求而堅欲得之，非爲客之道矣。將上堂，聲必揚。户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上，上聲。屨，音句。聞，音問，下同。○陳氏曰：「上堂，升主人之堂也。揚其聲者，使内人知之也。古人脱屨在户外，客雖衆，脱屨於户内者，惟長者一人。言有二屨，則并户内一屨爲三人矣。三人而所言不聞於外，必是密謀，故不入也。」○古者即席則去屨，不以屨踐席。將入户，視必下。入户奉扃，視瞻毋回。户開亦開，户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奉，音捧。扃，涓熒切。○陳氏曰：「入户，入主人之户也。視下，不舉目也。扃，門關木也。入户之時，兩手當心，如奉扃然。雖視瞻而不爲迴轉，嫌於干人之私也。開闔皆如前，不違主人之意也。遂，闔之盡也，嫌于拒後來者，故勿遂。」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踖，音迹。摳，苦侯切。唯，音委。○此即席之儀。踐屨，踏他人之屨也。踖席，躐他人之席也。摳，揭也。陳氏曰：「欲便於坐，故摳之。趨隅，繇席角而升坐也。唯、諾，皆應辭。既坐定，又當謹於應對也。」○《禮記》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

遬。齊，莊皆切。遬，音速。○舒遲，閒雅也，燕居之容。齊遬，謹飭也，敬所尊之意。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静，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重，舉欲遲也。恭，高且正也。端，不邪視也。止，不妄言也。静，不噦咳也。直，不傾顧也。❶肅，似不息也。德，謂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莊，矜持之貌。朱子曰：「九者，皆敬之目。即此是涵養本原也。」○《曲禮》曰：「坐如尸，立如齊。」齊，莊皆切。○尸以象神，齊以交神。朱子曰：「皆敬之目也。」○《少儀》曰：「不窺密，不旁狎，不道故舊，不戲色。窺，覘人隱處。狎，與人褻狎。言知識之過失，爲戲侮之容色，皆非厚重之事。毋拔來，毋報往，拔，蒲末切。報，音赴。○拔、赴，❷皆疾也。朱子曰：「來往，只是向背之意。言人見有箇好事，火急歡喜去做。這樣人不耐久，少間心懶意闌，則速去之矣。所謂其進鋭者，其退速也。」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毋瀆神，敬鬼神而遠之也。毋循枉，「過則勿憚改」也。毋測未至，「不逆詐，不億不信」也。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訾，音子。○訾，毁也。人之衣服，及已成之器，不可毁其不善也。質，成也。言語之際，疑則闕之，不可以己意斷也。○《論語》曰：「車中不内顧，不疾言，不親指。」朱子曰：「内顧，回視也。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章記孔子升車之容。

○《曲禮》曰：「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敖，音傲。○吕氏曰：「上於面者其氣驕，知其不能下人矣。下於帶者其神奪，知其憂在乎心矣。視流則容側，必有不正之心存乎胸中矣。此君子之所慎也。」

○《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音荀。○朱子曰：「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❸朱子曰：「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

❶「顧」，霍刻本作「側」。
❷「赴」，霍刻本作「報」。
❸「爾」下，霍刻本有小字注「便平聲」。

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誾，音銀。○朱子曰：「此君未視朝時也。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此章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孔子食不語，寢不言。」朱子曰：「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

○《士相見禮》曰：「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大人，即大夫也。老者，人之父兄。幼者，人之子弟。衆，謂衆人。❶居官者，謂上士至庶人在官者。言使臣則以禮，言事君則以忠，言使弟子則以慈愛。祥，猶善也。○《論語》曰：「席不正不坐。」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齊，音咨。衰，音崔。瞽，音古。褻，音屑。○齊衰，喪服也。狎，謂素親狎。變，謂變其容色。冕，有爵者。瞽，無目者。褻，謂燕見。貌，謂禮貌。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朱子曰：「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

○《禮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迅，音信。○迅，急也。變，謂變其容色。興，起也。皆所以敬天之怒。○《論語》曰：「寢不尸，居不容。」尸，屍通用。○朱子曰：「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此章記孔子之事。○「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朱子曰：「燕居，閑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曲禮》曰：「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肱，姑橫切。○肱，臂也。不橫肱，爲妨並坐者。❷授，以物

❶ 「衆」，霍刻本作「庶」。
❷ 「爲」，霍刻本作「謂」。

與人也。不跪不立，爲不便於受者。◯「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吴氏曰：「國，國都。馳，馳驟車馬也。不馳者，恐傷人也。二十五家爲里。式，説見前章。必式者，恐里中有賢人也。」◯《少儀》曰：「執虚如執盈，入虚如有人。」執虚器，如執盈滿之器。入虚室，如入有人之室。敬心常存也。◯《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徵，音止。◯佩玉，比德也。徵角宫羽，玉聲所中也。左右之分，互文耳。不言商者，亦以文不偶而遺之也，必求其取義，則泥矣。趨以《采薺》，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鑾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薺，音慈。還，音旋，下同。中，音衆，下同。辟，音僻。◯自，繇也。通上文而言，君子以禮樂養其心，故非違邪僻之心，無繇而入也。朱子曰：「周旋，是直去了却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圓如規也；折旋，是直去了復横去，其横轉處，欲其方如矩也。」陳氏曰：「路寢門外至應門曰趨，趨則歌《采薺》之詩以爲節。路寢門内至堂曰行，行則歌《肆夏》之詩以爲節。進而前，則其身略俯，故曰揖。退而後，則其身微仰，故曰揚。進退俯仰，皆得其節，故佩玉之聲，鏘然而鳴焉。鑾、和，皆車上之鈴也。」方氏曰：「心雖在内，有物引之而出。及其久也，則與物俱入矣。」◯《射義》曰：「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内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還，音旋。中，音衆。行，去聲。◯《射義》，《禮記》篇名。方氏曰：「進退者，升降之節。周還者，揖讓之容。内志正，然後持弓矢審；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固。惟固也，故其力能至；惟審也，故其巧能中。」◯動必合禮而志正體直，有德行者也。故曰「可以觀德行」也。

右明威儀之則

《士冠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冠，音貫。令，去聲。祺，音其。◯《士冠禮》，《儀禮》篇名。古者二十而冠。筮日筮賓，三加而三祝之。始加用緇布冠。令、吉，皆善也。元，首也。元服，謂冠也。爾，

汝，順，從；祺，祥也。介、景，皆大也。棄童幼之志，而從成人之德，斯有壽考之祥，而介大福矣。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再加用皮弁。辰，時也。申，重也。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淑，善也。眉壽，老人以秀眉爲壽徵也。胡，猶遐也。敬威儀而善謹其德，則眉壽萬年，而永享遐福矣。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耇，音苟。疆，音姜。○三加用爵弁。正，猶善也。咸，猶盡也。兄弟具在，祝其無故也。黃，謂髮白而復黃；耇，凍梨也，老人面色如之，皆壽徵也。疆，猶限也。德既成，則有無疆之壽，而受天之福慶也。○《曲禮》曰：「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純，音准，下同。○冠飾衣緣，皆曰純。不純素，樂也。不純采，哀也。幼而無父曰孤。當室，爲父後者，雖除喪猶純素，加隆也。衆子則否。○《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紺，古暗切。緅，音鄒。○朱子曰：「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也，三年之喪，以飾練服者。飾，領緣也。」張氏曰：「紺緅不以飾，重喪祭也。」紅紫不以爲褻服。朱子曰：「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袗，音軫。絺，音笞。綌，乞逆切。○朱子曰：「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朱子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孔子羔裘玄冠，不以弔。」羔裘，用黑羔皮爲之。玄，黑色。朱子曰：「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此三章，皆記孔子衣服之制。

○《禮記》曰：「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屨，音句。絇，音劬。○絇，屨頭飾。不裘不帛，不備服也；不屨絇，不盡飾也，皆以其未成人也。○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朱子曰：「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

右明衣服之制

《曲禮》曰：「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飯，上聲。○食者，所食非一品。飯者，止飯而已。共食而求飽，非讓道也。古之飯者以手，共飯而手有汗澤，人將惡之矣。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摶，音團。上「飯」去聲，下「飯」音反。歠，昌悅切。○取飯作摶，則易得多，是欲爭飽也。放飯，大飯，食無節也。流歠，長歠，飲無節也。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咤，丑亞切。齧，魚列切。○咤，謂以舌作聲。反，謂還之器中。固獲，謂必欲取之。毋咤食，毋齧骨，皆嫌不謹也。毋反魚肉，爲己歷口，人所穢也。毋投與狗骨，慮其相噬也。毋固獲，嫌貪食也。毋揚飯。飯黍毋以箸，上「飯」去聲，下「飯」音反。箸，音住。○陳氏曰：「揚，謂散其熱氣，嫌欲食之急也。毋以箸，取匙之便也。」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嚃，音塔。絮，音處。刺，音戚。歠，昌悅切，下同。醢，音海。窶，音巨。○嚃，謂羹有菜，以口嚃食之。絮，謂羹無味，就器調和之。刺，猶剔也。歠，謂詳味之。毋嚃羹，宜以箸也。毋刺齒，亦嫌不謹也。毋絮羹，毋歠醢，皆惡貪味也。辭不能亨煑，辭以貧窶，蓋主人不當正客之失，但遜謝之而已。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濡，音如。乾，音干。嘬，初怪切。炙，音柘。○濡，濕也。決，斷也。乾肉，脯類。濕肉以齒斷之，乾肉以手治之，各有宜也。炙，炙肉。一食盡臠曰嘬。毋嘬炙，謂宜以漸食之。○《少儀》曰：「侍燕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數噍，毋爲口容。」飯，音反，下俱同。亟，音擊。數，音朔。噍，在笑切。○君子，三達尊之稱。先飯者，嘗食之禮。後已者，勸食之意。放飯流歠，說見前章。小口而飯，備噦噎也。亟疾而噍，備見問也。數數而嚼，易至於弄口爲容，故又以爲戒。○《論語》曰：「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似。膾，音檜。○朱子曰：「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音似。饐，於計切。餲，於賣切。餒，奴罪切。飪，而甚切。○臭，氣也。

朱子曰：「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朱子曰：「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耆味而苟食耳。」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食，音似。○朱子曰：「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懽，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沽酒市脯不食。朱子曰：「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不撤薑食，撤，直列切。○撤，去也。朱子曰：「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不多食。」朱子曰：「適可而止，無貪心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禮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豕，音矢。遠，去聲。踐，當作剪。○故，謂祭祀及賓客之禮。庖，宰殺之所。廚，烹飪之所。身，親也。剪，殺也。❶ ○《樂記》曰：「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豢，音患。○豢，養也。爲，造也。獄訟益繁，爲小人乘醉相侵，以致獄訟滋多也。士之酒禮，惟行一獻。百拜，言多也。酒所以合懽，先王因其生禍，而制禮以防之，蓋通乎上下，《記》特舉士以例其餘耳。○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爲，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小，謂口腹；大，謂心志。

右明飲食之節

小學集註卷之三終

❶「剪」，霍刻本作「踐」。

小學集註卷之四

臣陳選集註

內篇

稽古第四

稽，考也。考虞、夏、商、周聖賢已行之迹，以證前篇立教、明倫、敬身之言也。凡四十七章。

〇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朱子曰：「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汩没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人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其言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其，指孟子也。朱子曰：「法者，人倫而已。鄉人，鄉里之常人也。」

摭往行，實前言，述此篇使讀者有所興起。摭，音只。〇摭，猶采也。實，猶證也。興起，謂感動奮發而爲善也。

太任，文王之母，摯任氏之中女也，王季娶以爲妃。摯，音至。中，音仲。〇太，尊稱。任，姓。文王，周國之君。摯，國名。中女，次女。王季，文王之父。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娠，音身。敖，音傲。〇端正，純一，誠實，莊肅，性之美也。惟德是行，行之美也。娠，妊也。始受命曰宗。太任性行既美，又能胎教，故文王之生，明無不照，聖無不通，教之以一，即能識百，後爲周家始受命之君也。此摭太任之行，以實首篇胎教之言，後皆放

此。然或詳或略，未必盡同，讀者宜求其大意焉。○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賈，音古。衒，音炫。○軻，孟子名。舍，居也。踊躍，哭狀。築埋，葬事。坐而賣曰賈，行而賣曰衒。徙，遷也。俎豆，禮器。揖讓進退，禮容。孟子幼時，問東家殺猪何爲，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以食之。啖，音炎。食，音似。○啖，食也。欲啖汝，戲答之也。適，猶方也。欺，誑也。信，實也。買肉食之，以見前言之非誑。既長就學，遂成大儒。趙氏曰：「孟子夙喪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通五經，著書七篇，命世亞聖之大才也。」○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鯉，孔子之子，字伯魚。朱子曰：「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朱子曰：「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孔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召，音邵。與，平聲。○朱子曰：「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右立教

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嚚，音銀。○蔡氏曰：「虞，氏；舜，名也。舜父，號瞽叟。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母，舜後母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克，能也。諧，和

也。烝，進也。乂，治也。格，至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爲姦惡也。」○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號，平聲。旻，音民。共，音恭。○萬章，孟子弟子。朱子曰：「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憫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之也。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爲，去聲。○朱子曰：「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

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悦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好妻並如字。○朱子曰：「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言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去聲，下同。好，去聲。○朱子曰：「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楊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楊子，名雄，西漢人。自知不足者，舜雖已順其親，而其心常若不足也。愛日者，惜此日之易過，懼來日之無多，而不得久事其親也。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内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朝，音潮。豎，音樹。○國君之適子曰世子。内庭之小臣曰内豎。御，直日者。其有不安節，則内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履，音理。上，上聲。○不安節，謂有疾，不能循其起居飲食之常也。履，蹈地也。復膳，飲食安節也。復初，其憂解也。在，察也。進食，則察視寒暖之節，如飯宜温、羹宜熱之類。食畢而徹，則問所食之多寡。末，猶勿也。原，再也。謂所食之餘，不可再進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説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説，音脱。養，去聲。飯，音反，下同。○武王，文王之子。○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朱子曰：「達，通也。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也。」○志者，事之未成者也。繼，則續而成之。事者，志之已成者也。述，則循而行之。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朱子曰：「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皆繼志述事之意也。」○《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繇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行，去聲。勝，音升，下同。奉，音捧。屬，音竹。○淮南子，漢淮南王劉安也。奉持，執物以進也。能子，能盡子道也。餘見明倫。○《孟子》曰：「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

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下同。徹，直列切，下同。亡，音無。復，扶又切。○朱子曰：「曾晳，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朱子曰：「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去聲。○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嘆而美之。」○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著五色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臥地，爲小兒啼。弄雛於親側，欲親之喜。著，音酌。跌，音迭。仆，音付。○老萊子，楚人也。五色，青、赤、黃、白、黑也。仆，僵倒也。雛，謂鳥雛。吳氏曰：「恐父母見子之老而生悲感，❶故爲是以樂其心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瘳，音抽。○樂正，姓；子春，名，曾子弟子。瘳，愈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頃，苦猥切，❷亦作蹞，亦作跬。○大，猶貴也。一舉足爲頃，再舉足爲步。方氏曰：「不虧其體，所以全其形。不辱其身，所以全其德。」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

❶「感」，霍刻本作「戚」。
❷「苦猥」，霍刻本、沈刻本作「欽永」。

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道，大路也。徑，小路也。游，浮水也。忿，恨怒也。繇道而不繇徑，繇舟而不繇水，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歷於危殆故也。己之惡言，不出於口，故人之忿言，不反於身。忿言不反，則不辱身，不羞親矣。○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伯俞，姓韓，名俞。得罪，謂他日得罪也。伯俞之泣，悲母力之衰耳。 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見，音現，下同。○「故曰」以下，劉向論也。 意發於心，色見於面。○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姓；宣，名，曾子弟子。 公明宣曰：「安敢不學？ 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叱，尺栗切。咤，丑亞切。說，音悦，下同。懈，音戒。○夫子，謂曾子。庭，中庭也。叱咤，怒聲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朝廷，外庭也。不毀傷，謂不毀傷其下。讀書，學文之事。孝、敬、慈，力行之事。《論語》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少，去聲。解，音懈。期，音朞。○此孔子之言。三日，親始死時也。怠，惰也。不怠，如水漿不入口之類。三月，親未葬時也。懈，倦也。不解，如哀至則哭之類。期，周一年也。悲哀，如朝夕哭之類。憂，謂憂戚憔悴。二子居喪如此，非惟進於中國，而且善於禮矣，故孔子稱而表之。○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君子以爲難。見，音現。○子皐，孔子弟子，名柴。無聲出涕曰泣血。見齒，笑也。○顔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既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顔丁，魯人。皇皇，猶彷徨。求，謂求其親。望望，仰思貌。從，謂從其親。慨，感悵意。息者，待也，待其反也。皆不忍死其親之至情也。○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朱子曰：「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毁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深，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毁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覆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箕，國名。子，爵也。紂之諸父。紂，商王受也。御，用也。振，救也。紂爲淫泆，箕子諫，紂不聽而囚之。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説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泆，音逸。説，音悦。佯，音羊。○淫，貪欲。泆，放蕩。如嬖妲己，爲酒池肉林之類。囚，拘繫也。傳曰：「囚箕子以爲奴。」彰，著也。佯，詐也。操，琴曲也。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争，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争，去聲。竅，苦弔切。刳，音枯。○王子比干，亦紂諸父。辜，罪也。何辜，言無罪而被虐也。刳，剖也。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而

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而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屬，音竹。號，平聲。○微，國名。子，爵也。紂庶兄。屬，聯續也。行，所以存宗祀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朱子曰：「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皆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❶」○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叩馬，當馬之前也。兵，猶殺也。太公，呂望也。夷齊之諫曰：「以臣弒君，可謂義乎。❷」故太公以爲義人。扶，猶搊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遂餓而死。武王處一時之大權，二子守萬世之大經，各一義也。○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轔，音鄰。蘧，音劬。夫，音扶。爲，去聲，下同。信，音伸。行，去聲。闇，音暗。○衛，國名。靈公，衛君，名元。闕，君門。蘧伯玉，衛大夫，名瑗。下者，下車以過也。公門，亦君門。式，説見敬身。路，大也。君馬曰路馬，大之也。廣敬，推廣其敬也。昭昭，顯明也。冥冥，隱暗也。忠臣之事君也如事親，孝子之事親也如事天，豈以人知而信節，人不知而惰行乎？○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讎，乃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爲報讎，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欲爲」之「爲」，去聲。讎，音求。匕，音比。○襄子，名無

❶「有以」，沈刻本作「以有」。
❷「義」，霍刻本、沈刻本作「仁」。

恤；智伯，名瑶，皆晉大夫。飲器，或云飲酒之器，或云溲溺之器，未詳孰是。刑人，有罪被刑而執役者。❶匕首，短劍也，其首類匕。塗厠，謂以泥塗墁溷厠之牆壁。讓之爲此謀，欲以殺襄子也。左右，謂襄子從者。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癩，音賴。啞，倚下切。「爲之」之「爲」，去聲。易，音異。○爲癩爲啞而行乞，欲人不識，得以殺襄子也。識，謂識其形容。一説，謂識其志意，在於報仇。趙孟，即襄子。顧，猶反也。爲所欲爲，謂殺襄子。委質，猶屈膝也，即致身之意。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讓之死，舍生取義也。真可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矣。○王孫賈事齊湣王，王出走，賈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去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走，去聲。女，音汝，下俱同。○王孫，姓；賈，名，齊大夫。湣王，名地。❷燕破齊，王走莒，爲楚人淖齒所殺。門，謂家之門。閭，謂巷之門。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齒者，袒右。」市人從之者四百人，與誅淖齒，刺而殺之。淖，音鬧。袒，音但。刺，音戚。○淖，姓；齒，名，齊相也。袒右，袒露右臂也。從之，謂袒右也。○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使，去聲。過，平聲。耨，乃豆切。饁，音葉。○臼季，晉大夫，名胥臣。文公，晉君，名重耳。冀，邑名。缺，人名。郤其，姓也。耘田曰耨，野饋曰饁。能敬則心存，心

❶「執」，霍刻本作「拘」。
❷「地」，霍刻本作「也」，沈刻本作「池」。

存則理得，故敬爲德之聚。脩己可以安百姓，故曰德以治民。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敬也。以是爲則，而持守之，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下軍大夫，官名。○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一無「叔」字。母也。康子往焉，閾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父，音府。從，去聲。閾，音委。閾，音域。○公父文伯，魯大夫，名歜。其母敬姜也。季康子，亦魯大夫，名肥。往，謂往而見之也。闔，開也。閾，門限也。敬姜不踰閾而出，康子不踰閾而入，故曰皆不踰閾。○衛共姜者，衛世子共伯之妻也。共伯蚤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不許，作《栢舟》之詩，以死自誓。共，音恭，下同。○衛，國名。姜，齊姓。歸共伯，故曰共姜。夫死不嫁，義也。奪謂奪其守義之志。《栢舟》之詩曰「之死矢靡他」，是以死自誓也。○蔡人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女之母也。酌而無酬酢曰醮，蓋婚禮贊者三酌壻婦而不酬酢也。彼，指夫。大故，謂惡逆。婦人自稱曰妾。聽，猶從也。○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朱子曰：「放，猶置也；置之於此，❶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宿其怨。」饒氏曰：「仁人之於弟，雖有怒亦不藏之，雖有怨亦不留之。少間，心便釋然。」孟子曰：「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中，音仲。○孤竹，國名。朱子曰：「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虞、芮之君

❶「於」，沈刻本作「如」。

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芮，儒遂切。盍，音合。○虞、芮，皆國名。西伯，周文王也。盍，何不也。質，正也。畔，田界也。○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較。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朱子曰：「較，計較也。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右明倫李氏曰：「首十七章，明父子之親。次五章，明君臣之義。次四章，明夫婦之別。次三章，明長幼之序。末二章，明朋友之交。」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惡色，非禮之色；惡聲，非禮之聲。○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繇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音談。○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朱子曰：「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繇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又曰：「焉、爾、乎三字，是助語。❶聖人之言，寬緩而不迫。」○高柴自見孔子，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衛輒之難，出而門閉。或曰：「此有徑。」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徑。」曰：「此有竇。」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竇。」有間，使者至，門啓而出。蟄，直立切。長，上聲。折，音哲。難，去聲。間，如字。○啓，謂開穴而出。蟄，蟲之藏者。方長，謂草木。輒，衛君

---

❶「語」，霍刻本作「辭」。

名。難，謂輒以兵拒父時也。竇，孔穴也。有間，少頃也。不踐影，敬人之至。不殺不折，愛物之至。不徑不竇，守身之至。朱子曰：「不徑不竇，無事時可也。若有寇盜患難，如何守此以殘其軀，觀聖人微服過宋可見矣。」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去聲。復，音福。○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朱子曰：「《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

○子路無宿諾。朱子曰：「宿，留也。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

○孔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繇也與！」衣，去聲。縕，音慍。貉，音鶴。○朱子曰：「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鄭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好，去聲。鷸，音聿。惡，去聲。衷，音中。其，音記。稱，去聲。○鄭、宋，皆國名。子臧，鄭伯之子。鷸，翠鳥。聚鷸冠者，聚其羽以爲冠也。衷，正也。《詩》，《曹風·候人》之篇。其，語辭。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父，音甫。朝，音潮，下同。歜，昌六切。亡如字。○績，緝麻也。歜，文伯之名。主，主母也。僮子，指文伯。國將亡，則任非人。文伯富貴而驕，故敬姜歎而責之，亦善計國矣。居，吾語女。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語，去聲。女，音汝。瘠，音寂。嚮，音向。○居者，喻之使止也。勞，勤勞。逸，安逸。淫，淫蕩。沃，肥饒。瘠，薄瘦也。善心生，則嚮義矣。惡心生，則不材矣。不材繇於淫，嚮義繇於勞。是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綖，卿之内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

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紞，丁坎切。紘，音宏。綖，音延。辟，音闢。○玄，黑色。紞，冠之垂前後者。紘，纓之無緌者。綖，冕之上覆者。內子，卿之妻。命婦，大夫之妻。列士，元士、庶士、下士。庶士以下，則庶人也。自公侯至士庶之妻，所織而漸以加者，以貴賤爲勞逸之差也。冬祭曰烝。績，功；愆，過；辟，罪也。春祭社之時，則供其農桑之事。冬祭廟之時，則獻其五穀布帛之功。男耕女織，各效其績。逸而有過，則治以罪也。古之制，通貴賤言之。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懼穆伯之絶嗣也。」冀，欲也。而、爾，皆汝也。脩，猶飭也。廢，猶墜也。先人，謂穆伯，文伯之父也。胡，何也。君，謂魯君。居位而苟求安逸，敗亡之道也，故敬姜懼穆伯之絶嗣。文伯曠於禮，敬姜語之，皆凛凛有法度，其愛而知勞者與。○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簞，音丹。食，音似。樂，音雒。○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朱子曰：「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嘆美之。」

右敬身李氏曰：「首三章，言心術。次二章，言威儀。次三章，言衣服。末章，言飲食。」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娣，音弟。嬀，音圭。○衛、齊，皆國名。莊公，衛君，名揚。東宮，太子宮；得臣，太子名。姜，齊姓。嬀，陳姓。莊公再娶于陳。莊、戴，皆謚也。娣，女弟之從嫁者。桓公，名完。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嬖，音庇。好，去聲。惡，去聲。○嬖人，幸妾也。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禄過也。碏，音鵲。泆，音逸。○石碏，衛大夫。方，道也。義方，即六順。納，猶寘也。邪，即六逆。自，繇也。寵禄過盛，則驕奢淫泆，而陷於邪逆矣。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夫，音扶。眕，音軫。鮮，上聲。○降，抑也。憾，恨

也。聄，安重也。蓋恃寵則驕，驕則恣橫而不能自抑。若强抑之則恨，恨則思亂而不能自安自重，此必然之勢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夫，音扶。少，去聲。間，去聲。○貴賤，以位言；少長，以齒言。親，猶近也。遠近，以地言；新舊，以時言；小大，以德言；淫義，以道言。淫者邪道，義者正道也。妨，害也。陵，犯也。間，離也。破，亦害也。義，謂使臣以義；行，謂行君之義。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去，上聲，下同。○去，猶違也。順，即六順。效，猶習也。逆，即六逆。速，召也。言爲人君者，當務於去禍，不可反召禍也。莊公溺愛嬖人之子，使恃寵弄兵而弗之禁，是去順而效逆也。其後州吁弑桓公，爲石碏所誅，豈非速禍之明驗乎？孔氏曰：「州吁于六逆，則少陵長；於六順，則弟不敬兄，非謂徧犯之也。」○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音腎。○劉、成，皆邑名。康、肅，皆謚。秦、晉，皆國名。

脤，祭肉也。凡出兵，則宜于社。○宜，祭名。脤，亦作蜃，大蛤也。古人多以蜃飾器，祭肉以蜃器盛之，故曰脤。謚者，生有功德，卒則人君賜謚以易其名。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中者，理之本然也。動作，以事言；禮義，以理言；威儀，以身言。定者，静而復也。天地之理，人得之以生，所謂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者也。動作禮義威儀，各有當然之則。聖人所以定其性，而使弗失也。能循是則以養其性，則爲福，順乎天而吉也。不能循是則而敗其性，則取禍，違乎天而凶也。能與不能，亦在乎敬怠之間而已矣。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膰，音煩。○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敦，加厚也。篤，實而加厚焉，亦敬也。養神，謂奉祭。守業，謂務農。戎，兵戎。膰，祭肉。執膰受脤，皆交神之大節。惰，謂受脤

不敬。反，還也。君子敬以奉祭，小人敬以務農，皆養之以福者也。成子以君子而受脤不敬，有取禍之道，故劉子逆知其不反，其後果卒于瑕。〇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衛、楚，皆國名。衛侯，名惡。文子，衛大夫，名佗，北宮其姓也。時相衛侯在楚。令尹，楚上卿執政者，名圍。免，謂免於禍。《詩》，《大雅・抑》之篇。則，法也。終，謂善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聞，音問。〇此衛侯問，而文子荅也。令聞長世，謂善名久垂於世也。是，指君臣而言。順是以下，若父子兄弟，內外大小是矣。皆如是，謂皆有威儀也。固者，安固不敗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棣，音第。〇《詩》，《邶風・栢舟》之篇。棣棣，富而閑習之貌。選，簡擇也。言威儀無一不善，不可得而簡擇取舍也，此蓋借引以爲人皆不可無威儀耳。《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詩》，《大雅・既醉》之篇。攸，所也。攝，簡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舍，上聲。行，去聲。樂，音雒。〇施，用也。舍，不用也。用舍當，斯可愛。十者，皆威儀也。自可畏言曰威，自可象言曰儀。真氏曰：「令尹圍專楚國之政，有篡奪之心，形諸威儀，必有僭偪于上者，故文子見而知其不終也。未幾，以篡被殺，果不能終。」

右　通　論 通論立教、明倫、敬身三者。

小學集註卷之四終

小學集註卷之五

臣陳選集註

外篇

說見《內篇》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懿，音意。○《詩》，《大雅·烝民》之篇，尹吉甫之所作也。朱子曰：「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胡氏曰：「知道，知率性之道也。」歷傳記，接見聞，述嘉言，紀善行，爲《小學·外篇》。傳，去聲。○歷考前代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之傳記，承接近代五代之見聞，凡言之本乎物則民彝者，嘉言也，則述之；行之本乎物則民彝者，善行也，則紀之。所以合《內篇》而爲《小學》之全書也。學者讀《內篇》，而遠師虞夏商周之聖賢；讀《外篇》，而近師漢唐宋之君子。盛德大業，於是乎在矣。奚可以爲童稚之習而忽之哉？

嘉言第五

嘉，善也。此篇述漢以來賢者所言之善言，以廣立教、明倫、敬身也。凡九十一章。

橫渠張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橫渠，地名。先生名載，字子厚，宋郿縣人。安，静。詳，審。恭，莊。敬，畏。四者小學涵養本原之事也。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只爲」之「爲」，去聲。已，音以。○安詳恭敬不講，而矜驕惰慢成習，此天理所繇滅，而人欲所繇熾也。壞，

謂壞其質性。親，父母也。有物我，猶言分彼此。病根，即驕惰也。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此言病根隨所居而長也。安，謂安意爲之。下，謂屈己下之。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句。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徇，私閏切。爲，去聲。○徇，從也。居，居處。接，交接。

○《楊文公家訓》曰：「童稚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爲主。公，名億，字大年，謚文，宋浦城人。良知者，本然之知；良能者，本然之能，愛親敬長是也。程子曰：「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後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黄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説，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扇，平聲。○故事，古今已往之事也。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禮者，天理之節文；義者，人心之裁制。廉即辭讓之心，禮之發也；恥即羞惡之心，義之發也。黄香扇枕之類，即孝弟等事。德性，謂得之於天者，仁義禮智是也。○黄香，字文强。盡心養親：暑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温被。陸績，字公紀。年六歲，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叔敖，楚官名，蔿氏，名艾。爲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母問其故，對曰：「聞見兩頭蛇者死，嚮者見之，恐去母而死也。」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爲楚相。子路，姓仲，名繇。嘗曰：「昔事二親，常食藜藿。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没之後，爲楚大夫，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何可得也？」

○明道程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好，去聲，下同。著，直略切。喪，去聲。○先生名灝，字伯淳，宋河南人。

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憂者，憂其不能致遠也。蓋少年之輕浮俊秀者，惟教以學經讀書，則可以收其放心。而於道知所向，若使作文字，則心愈放，而離道遠矣。凡百玩好，如畫與琴棋之類。奪志，謂奪其求道之志。書，習字；札，小簡。書札固儒者之一藝，若專攻乎此，則亦喪其求道之志也。○伊川程先生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樂，五教切。○伊川，地名。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之弟。趣，指趣也。樂，喜好也。《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關雎》等詩，爲教於閨門之內，乃正家之始，故當時上下通用之。簡奧者，辭簡約而意深奧也。以灑掃等事，編爲韻語，令朝夕詠歌之，庶見意趣而好學矣。朱子曰：「嘗疑《曲禮》『衣無撥，足無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户，視必下』等，皆是古人教小兒語。」○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別，必列切。背，音佩。○公名瓘，字瑩中，號了翁，忠肅謚也，宋延平人。吴氏曰：「當向當取者，上品聖賢也。當背當去者，下品下愚也。」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爲賢人。今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此下言聖賢之事，當向而取也。亞，次也。學之，謂學顏、孟也。言温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朱子曰：「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知埋鬻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教至於三遷，❶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孟子矣。鬻，音育。○埋，墓間之事。鬻，市中之事。俎豆，學宮之事。此即三遷之教也。不厭，謂學不倦。不改，謂守不變。若夫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

❶「教」，原作「愛」，今據資講本改。

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爲孩童，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爲下等之事，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牆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語，去聲。行，去聲。○此言下愚之事，當背而去也。下等之語、下等之事，皆蔽塞人心之牆壁也。開而明之，在立志以學聖賢而已。吴氏曰：「言僞而行薄，恥過而遂非，所聞所行，無一不歸於下愚之習。耳目壅塞，中心昏蔽，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欲求開明，何可得哉？」○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俠，音協。○援，字文淵，漢茂陵人。嚴、敦，援兄二子名。譏，譏誚。議，議論。俠，謂以權力俠輔人。通輕俠客，交通輕薄遊俠之客也。交趾，郡名。汝曹，汝輩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好，去聲，下同。惡，去聲。行，去聲。○妄是非正法，謂妄談國法之是非。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伯高，名述，❶京兆人。敦篤而重厚，❷周密而謹慎。出言皆善，而無可選擇。謙約節儉，而不驕奢。廉公有威，而不私褻。皆君子之常道。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樂，音雒，下同。○季良，名保。人有憂，己亦爲之憂；人有樂，己亦爲之樂。不辨清濁，待之皆無所失，故父喪致客，數郡皆至也。此輕俠之事。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

❶「述」，霍刻本作「術」。
❷「重厚」，霍刻本作「厚重」。

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敕，音勑。鶩，音木。○吳氏曰：「鵠、鶩皆鳥，而略相似。虎、狗皆獸，而絶不同。」○漢昭烈將終，勑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漢，劉氏王天下之號。昭烈，漢帝，名備，字玄德。勑，戒也。後主，昭烈之子，名禪。朱子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戒。❶」○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行，去聲。○侯，名亮，字孔明，諸葛其姓也。事漢昭烈爲丞相，謚忠武。子瞻，字思遠。靜，即寧靜也。儉，即澹泊也。寧靜，則心不逐於物，故可以脩身致遠。澹泊，則心不汩於欲，故可以養德明志。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慆，音滔。躁，音竈。復，扶又切。○廣才，充廣其才也。慆，淫也。慆慢則心不收，故不能研究精微之理。險躁則心妄動，故不能理治氣質之性。蓋人之年意，與時歲而俱往，不暫駐也。失時不學，遂與草木同枯落，雖悲歎而無及矣。真氏曰：「孔明此書，眞格言也。」○柳玭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玭，蒲眠切。○玭，字直清，唐柳公綽之孫，仲郢之子。壞，敗也。誌，記也。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此言不勤儉之失。靡，不也。恤，憂也。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既寡知，惡人有學。懵，母總切。解，音蟹。頤，音怡。惡，去聲。○此言不好學之失。懵，無知貌。頤，口旁也。人笑則口旁解。言其於前聖之經，無所知而不恥；於當世之事，妄議之以爲笑也。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

❶「戒」，霍刻本作「懼」。

樂，去聲。漬，音恣。頗，音坡。厮，音思。○此言不好善之失。厭，惡；佞，諂；嫉，妬；揚，播也。頗僻，謂偏頗邪僻之行。浸漬頗僻，漸染於惡也。銷刻德義，斲喪其善也。簪裾，猶言衣冠。厮養，謂奴僕。徒，空也。殊，異也。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麴糵，以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好，去聲。糵，魚列切。○此言好宴樂之失。崇，尚也。吴氏曰：「麴糵、銜杯，皆言酒也。高致，謂高尚之風致。勤事，勤於事業也。言好逸嗜酒，自以爲高，反鄙勤事者爲俗流。此心既荒，雖知而不能悔也。」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猜，倉才切。○此言好奔競之失。名宦，顯仕也。匿近，陰附也。權要，有勢位者。資，猶品也。猜，恨也。鮮，少也。言雖或得官，終必失之。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繇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繇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覆，音福，下同。燎，音料。○古人以右爲尊，名門、右族，皆大家也。頑劣輕率、奢侈驕傲，皆敗家之繇也。燎，燒也。刻骨，猶言銘心，亦深誌之意，而語加切耳。

○范魯公質爲宰相，從子杲嘗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從，去聲。杲，音稿。○質字文素，周宰相。事宋，封魯國公。從子，兄之子也，名杲。遷，陞也。秩，職也。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造，音操。○孝悌者，立身之本。怡怡，和悦也。驕，驕傲。易，慢易。戰戰，恐懼。兢兢，戒謹。造次，急遽苟且之時。是，指孝悌也。戒爾學干禄，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干，求也。禄，俸也。道，道理。藝，文藝。諸，語辭。格，猶法也。優，有餘力也。學優則仕，子夏之法言也。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相，去聲。鴟，音笞。○朱子曰：「恭，致敬也。禮，節文也。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自卑尊人，先彼後己，致恭之事也。《相鼠》，詩名。其辭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茅鴟》，亦詩名，今亡其辭矣。二詩皆刺無禮也。鑑，照也。刺，譏諷。相，視也。」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放，放蕩。曠，疎曠。端士，正士也。周孔，謂周公、孔子。名教，謂人倫之教，有實有名也。齊梁皆都江南，故又稱南朝。清議，清虛之談也。八達，謂晉胡毋輔之、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八人終日清談酣飲，爲曠達也。當時雖稱之，而無禮無法，得罪名教，其姓名久污史册，亦可賤矣。古史以竹，故曰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酒能亂性，是狂藥也，古今以之而傾覆喪敗者多矣。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毁譽間，適足爲身累。厄，一作危。譽，平聲。○户之開闔，繇於樞；弩之張弛，繇於機。人之禍福榮辱，繇於言，故比言於樞機。災厄謂禍辱。毁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也。以言而是非毁譽人，皆取禍召辱，❶祇足自累而已。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怨容易生，❷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當，去聲。○《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契，合也。風波比忿怨。勢利之交，一言不合，則怒氣相加，如風波之起矣。汪汪，深廣貌。記曰：「君子之交如水，小人之交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籧篨與戚施。籧，音渠。篨，音除。施，音叶，去聲。○疾，憎惡也。籧篨，軀胸者。戚施，駞背者。籧篨不能俯，戚施不能仰，皆醜疾也。陳氏曰：「好承奉之態似之。」舉世重游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爲，去聲。難，去聲。繫，音係。○游俠之徒，輕身以徇人，似乎有氣有義而非正。故馬援之書曰：「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

❶「召」，霍刻本作「名」。
❷「容易」，資講本作「從是」。

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衣，去聲。○揚揚，自得之意。憐，猶愛也。鄙，猶賤也。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❶蹈之唯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羈，音肌。蹈，音稻。戾，音麗。縮，所六切。○羈，寄；旅，寓；理，治也。質既相周，復相宋，故自謂羈旅之臣。宋太祖受周禪，故比之堯舜之治。戚戚，憂畏意。若蹈淵冰，言憂畏之甚也。曹，即輩也。戾，亦罪也。戒其勿求遷秩以增己罪也。畢竟，終也。又言爾等當深自斂避，勿求遷秩，蓋富貴無常，不足恃也。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爲耳。亟，音擊。躓，音至。萎，音穢。○隆，興；替，廢；亟，急也。顛躓，蹉跌也。萎，枯；疾，速；徐，遲也。青雲，比名位之高顯也。躁，急；徒，空也。此一節首八句，言人物之常理。次二句，言富貴有定命。末二句，總括而戒之。

○康節邵先生戒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先生名雍，字堯夫，康節，謚也，宋河南人。氣質之性，雖有是三品，❷然天地之性，初無少異。愚者果能奮然用力於善，未必不可以爲賢也。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爲善者爲吉人，爲惡者爲凶人。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蠍。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蠍，音歇。○此一節，言爲善者爲吉人。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

❶「淵」，資講本作「泉」。
❷「是」，霍刻本作「此」。

樂禍，疾良善如讎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隕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詭，音癸。譎，音厥。樂，音雒。讎，音酬。隙，乞逆切。隕，音允。〇此一節，言爲惡者爲凶人。陰，暗也。飾非，文過也。貪淫，嗜慾也。樂禍，樂人有禍也。如讎隙，疾之甚也。如飲食，好而甘之也。隕，猶喪也。覆，猶傾也。吳氏曰：「隕身滅性，禍止一身，故曰小。覆宗絕嗣，禍及一族，故曰大。」《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傳，去聲。〇《傳》之言，今見《書·泰誓》篇。❶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爲之而猶以爲不足也。〇節孝徐先生訓學者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爲君子？」惡，去聲。〇先生名積，字仲車，節孝，謚也，宋山陽人。諸君，指學者。君子，成德之稱。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未之有也。」吳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乎口之所言，身之所行，心之所思而已。」〇胡文定公《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公名安國，字康侯，文定，謚也，宋建安人。三子：寅，字明仲。寧，字和仲。宏，字仁仲。志者，心之所之也。明道，程伯子也。朱子稱其十四五歲，便學聖人。希文，范文正公也。朱子稱其自做秀才，便以天下爲己任。立志以二公自期待，而力行以求至焉，聖賢之德業不遠矣。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心者，身之主也。不欺，即忠信之謂。人無實心，言行雖善，終非聖賢之徒，故立心必以是爲主爲本。行己以端莊，清慎見操執。操，平聲。〇操、執，皆守也。端正、莊肅、清白、謹慎，惟有守者能之。臨事以明敏，果

❶「篇」下，霍刻本有「蔡氏曰」。

斷辨是非。熊氏曰：「事有是非，惟明敏可以立見，惟果斷可以早決。」又謹三尺，考求立法之意而操縱之，斯可爲政不在人後矣，操，平聲。○此言爲政之方。三尺，謂法律，古者以三尺竹簡書之。操縱，謂本法意、原人情，而適寬嚴之宜也。汝勉之哉！治心脩身，以飲食男女爲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念之偏，不能自克，則陷其身於惡，而不可振矣。故治心脩身，必以是爲切要。古之聖賢，如禹之非飲食，湯之不邇聲色，皆從此做工夫者也。○古靈陳先生爲仙居令，教其民曰：「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別，必列切。難，去聲。墮，音灰，又音惰。好，去聲。○古靈，村名。先生名襄，字述古，宋福州人。仙居，台州屬邑。義，謂能正其家。有恩，謂貧窮相守。若棄妻不養，夫亡改嫁，是無恩也。有別，謂男有婦，女有夫，不相亂也。有禮，謂歲時相往來，及燕飲敘齒之類。患難，爲水火盜賊之類。墮，廢墜也。陵，侵欺也。吞，兼并也。讓路，若少避長、輕避重之類。讓畔，謂地有界畔，不相侵奪也。此皆孟子所謂善教得民者。

右廣立教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公姓司馬，名光，字君實，宋陝州人。贈溫國公。咨，謀也。○「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省，音醒。○籍，簿也。佩，謂服於身。省，察也，視也。返命，復命也。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

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備陳是非利害之兩端而稟白之，欲父母自喻也。曲，委曲。◯橫渠先生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爲，去聲。嚚，音銀。惡，去聲。◯舜盡事親之道，宜得親之悅矣。而猶不悅者，爲其頑嚚，不近人情也。今天下人之父母，若舜之父母者，蓋寡矣。事親不悅，何以爲人乎？若親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爲事，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强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强，上聲。易，音異。◯故舊所喜，謂故舊中所喜者。賓客之奉，謂酒餚之類。

◯羅仲素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底，音止。爲，去聲。底，音低。◯仲素，名從彥，宋豫章人。底，致也。豫，悅樂也。定者，子孝父慈，各得其所也。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羅氏讀之而有是論，蓋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豈有不是者哉？子孝則父母之心自悅樂矣。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了翁，陳忠肅公也。臣子弑逆常起於一念之差，以君父所爲不是也。若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惡有弑逆之事哉？真氏曰：「罪己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心也。」

◯伊川先生曰：「病卧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❶」委，猶付託也。病者死生所係，而委之庸醫，是飲藥以加病也。故親有疾而委之庸醫，比之不孝；子有疾而委之庸醫，比之不慈。子能知醫則可以養親，且不爲庸醫所誤矣。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事父母，奉祭祀，皆當親爲之。葉氏曰：「使人代爲，孝敬之心安在。」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

❶「可」下，資講本有「以」字。

於先祖，甚不可也。冠，去聲。豺，音柴。獺，音撻。養，去聲。○冠以責成人，昏以承宗事，喪以慎終，祭以追遠。理會，謂講而行之。孟春獺祭魚，季秋豺祭獸，皆有報本之意。豈可人而不如獸乎？「此」字，指報本言。奉養，謂奉養其親。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禰，乃里切。○六禮：冠、昏、喪、祭、鄉飲酒、士相見之禮也。主，本主也，所以依神。新，謂新物。禰，父廟也。遷，猶奉也。正寢，猶正堂也。月朔，一月之始。四時，天道之變。冬至，陽生之始。立春，物生之始。季秋，物成之始。忌日，親之死日。君子於此必有悽愴怵惕之心，故因之而行追遠之禮。此言祭禮之大略。司馬温公曰：「國家時祭用孟月，私家不敢用，故用仲月。」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存，謂行之久而不廢也。○司馬温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冠，去聲，下同。行，去聲，下同。與，平聲。○所謂成人者，非謂形體異於童子也，將責孝弟忠順之行也。四行立而後可以爲人，故冠爲成人之道。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爲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爲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騃如一，繇不知成人之道故也。乳，音汝。爲，去聲。騃，五駭切。○巾帽，士庶所著者。有官，如今之廕襲也。弄，戲；鮮，少；騃，癡也。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猝變，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猝，倉没切。好，去聲。俟，音似。上，上聲。○猝，遽也。○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齊，音咨。衰，音崔。疏，音疎，下同。食，音似，下同。○衰，喪服也。緝其

旁及下際曰齊衰；不緝曰斬衰。疏食，粗飯也。言父母之喪，既殯始食粥。若齊衰之喪，既殯得疏食水飲，異於父母之喪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期，音箕。醯，音希。○虞，祭名。既葬而虞，虞之言安也。以魂氣無所不之，故三行虞祭以安之。既虞而卒哭，自是哀至則哭，❶猶朝夕哭也。期，周年也。祥，吉也，祭用吉禮也。醯，醋也。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禫，徒感切。醴，音理。乾，音干。○中月，間一月也。禫，祭名。大祥之後，間一月而禫。禫者，澹澹然平安之意。喪至此，凡二十七月也。酒二宿熟者曰醴。醴酒味薄，乾肉味澀，先食之者，不忍遽御醇厚之味也。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數，上聲。○漢，劉氏王天下之號。昌邑王，名賀。昭帝崩，無子，賀嗣位。光，字子孟。時爲大將軍，廢賀爲海昏侯。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於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之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污染華夏。」誕，音但。○晉，司馬氏篡國之號。阮籍，人姓名。自負其才，放蕩妄誕。曾，字穎考。籍、曾皆晉臣。質，謂正言之。文帝，司馬昭也。時爲晉公。卿指籍。公指昭。聽，猶許也。重哀謂親喪。擯，斥也。四裔，四夷；華夏，中國也。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曘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曘，音暖。螯，音翺。處，上聲。○宋，南朝劉氏篡國之號。義真，武帝裕之子。居憂，即居喪。珍羞，美食。會，遇也。湛，字弘仁。吴氏曰：「曘當作㬉，古暖字。炙，燒也。車螯，海蛤也。」隋煬帝爲太子，居文獻皇

❶「則」，霍刻本、沈刻本作「不」。

后喪，每朝令進一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煬，音樣。❶溢，音逸。襆，音僕。裹，音果。○隋，楊氏據國之號。煬帝，名廣。溢，一手所握也。衣襆，即今之袱也。 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雞臛，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肫，何代無賢！」臛，音郝。○五代之時，馬殷據湖南，武穆王即殷也。雞臛，雞肉羹也。蒸肫，蒸熟豬也。何代無賢，反辭以譏之。 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爲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者無異平日，❷又相從宴集，靦然無愧，人亦恬不爲怪。禮俗之壞，習以爲常，悲夫！ 靦，他典切。恬，音甜。○承上文潘起之譏而言。五代，梁唐晉漢周也。靦，面見人之貌。恬，安也。怪，異也。 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齎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 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輀車而號泣隨之。亦有乘喪即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 斂，去聲。勞，去聲。啜，昌悅切。輀，音而。號，平聲。○勞，慰勞。輀車，喪車也。 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 禮也。 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 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燕樂。 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 唯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 咽，音煙。羸，音雷。憊，音敗。樂，音雒。衰，音崔。上，上聲。○暫，權也。食飲，食肉飲酒也。羸憊，羸瘦疲憊也。 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 復，扶又切。○法，

❶「樣」，霍刻本作「恙」。

❷「者」，原脱，今據資講本補。

謂法律。○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爲丈夫喪次，斬衰，寢苫，枕塊，不脱絰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次於中門之内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樸，音朴。衰，音崔。苫，失廉切。枕，去聲。絰，音迭。撤，直列切。○樸，樸素。陋，隘陋。苫，藁薦。塊，土墼。麻在首曰絰，在腰曰帶。撤，亦去也。皆哀痛之至，有所不安而然。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内外之辨當然。晉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沉滯，坎坷終身。嫌疑之際，不可不慎。坷，音可。○陳壽，人姓名。貶議，謂貶抑而議論之。坐，猶爲也。沉滯，不振也。坎坷，不遇也。嫌疑，事之可嫌可疑者。○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爲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樸馬，布裹鞍轡。爲，去聲。樸，音朴。○樸，素也。○世俗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云爲死者滅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又況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耶？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屠，音徒。誑，古況切。供，去聲。飯，上聲。爲，去聲。樂，音雒。舂，書容切。磨，去聲。復，音伏。○浮屠，佛氏也。誑，欺也。誘，引也。云，猶言也。滅，消也。資，助也。諸，衆也。不爲，謂不供佛飯僧也。刀剉火燒，碓舂磑磨，甚言其苦楚也。殊，絶也。形，形體。神，神魂。佛法入中國，始於漢明帝。言前此之時，人死而復生者有矣，未嘗聞有入地獄見十王者。以未有佛法惑人，本無天堂地獄故也。後世有死而復生，云入地獄見十王者，乃佛法所惑耳。○《顔氏家訓》曰：「吾家巫覡符章絶於言議，汝曹所見，勿爲妖妄。」覡，刑狄切。○顔氏，名之推，北朝人。作《家訓》。巫，女巫。覡，男巫。符章，即書符拜章之術。皆妖怪妄誕之事也。○伊川先生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

慶者可矣。」「爲樂」之「樂」，音雒。○念父母鞠育之劬勞，故倍增悲痛。父母俱存曰具慶。可者，可置酒張樂也。

○呂氏《童蒙訓》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呂氏，名本中，字居仁，宋正獻公之曾孫。作《童蒙訓》。盡吾之心，致其誠而已。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伊川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佐，去聲。○簿者，縣之佐。令者，縣之長。動，感動也。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周禮，一命受職，如今之第九品也。苟，誠也。物，即人也。一命猶然，❶況居大位者乎？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安禮，字立之，明道弟子。輸，猶盡也。平易近民，使下情各得上達，則所以處之者，自無不當矣。御，馭也。格，正也。范氏曰：「未有己不能正，而能正人者。」

○伊川先生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不非議其過惡，有忠敬意。此古語而程子稱之。

○《童蒙訓》曰：「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吴氏曰：「清，謂廉潔不污。慎，謂謹守禮法。勤，謂勤於職業。能是三者，則能持身而可以治人矣。」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之類，尤宜疎絶，要以清心省事爲本。媪，音襖。○異色人，謂不務常業之人。巫祝，皆事鬼神者。尼，女僧；媪，牙婆也。此輩一接之，內則伺意以納賄，外則誑人以行私善，敗事害政，❷故當一切禁絶。清心，謂不以

❶「然」，霍刻本作「足以濟人」。
❷「善」，霍刻本作「盖」。若是，則從下讀。

物欲累心。省事，謂不作無益之事。○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擧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少，去聲。猾，音滑。餌，音耳。省，音醒。復，扶又切。貲，音咨。譴，去戰切。○猾，狡猾。餌，釣餌。不敢擧動，爲吏所制也。不貲，不可量也。譴，罪責也。○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處，上聲。中，去聲。○暴怒，怒之暴者。中，中理也。○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處，上聲。著，直略切。擦，音砌。重，平聲。○擦，挑取也。○王吉上疏曰：「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蚤，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疏，所助切。○漢王吉，字子陽，琅邪人。疏，奏疏也。夭，短命也。萌，芽也。古者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後世反是。嫁娶太蚤，故民多夭。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故教化不明。○《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虜，音魯。○文中子，姓王，名通，字仲淹，隋之大儒也，門人私謚曰文中子。不入其鄉，不與之共處也。德，謂男女之性行。財，謂男之聘財，女之資裝。○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少，去聲。媵，以正切。○偷，薄也。媵，從嫁者。亂，真氏謂內或陷子弟於惡，外或生僮僕之變是也。等，謂妾媵之等數也。○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如何，勿苟慕其富貴。行，去聲。○婦家曰婚，壻家曰姻。苟，但也。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盛，❶安知異

❶「盛」，資講本作「貴」。

日不貧賤乎？此言壻之性行當察也。苟，誠也。不肖，即不賢。婦者，家之所繇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鮮，上聲。○此言婦之性行當察也。婦賢則家道盛，不賢則家道衰，故曰所繇盛衰。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富貴有命，不可必得，假使得之，是亦妾婦之妾婦耳。○安定胡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安定，地名。先生名瑗，字翼之，宋泰州人。欽，欽敬。戒，戒謹。吴氏曰：「女婦之性，大率畏慕富盛而厭薄貧賤。」○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孀，音霜。取，音娶，下同。○此言孀婦不可取。無夫曰孀。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説。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此言孀婦不可再嫁。○《顔氏家訓》曰：「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佐輔君子，勸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食，音似。蠱，音古。牝，毗忍切。○進食曰饋，居中饋食，婦人主之。預，干也。幹，猶主也。蠱，事也。君子，夫也。牝雞，雌雞也。牝雞晨鳴，婦人預政幹蠱之喻也。婦人預政幹蠱，則有敗亡之禍矣。○「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慇懃焉。遺，音位。○江東，大江之東。略無交遊，絶不與外人往還也。以，用也。信命以言，贈遺以物，皆所以通慇懃之意。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户，争訟曲直，造請逢迎，代子求官，爲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鄴，音業。造，七到切。○鄴下，古之相州。造請，謂謁人於外。逢迎，謂延客於家。恒、代，皆燕趙間地名。燕太子丹不愛後宫美

女以結士，故其遺風如此。○「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爲重者也，不可不篤。夫，音扶。○三親，夫婦、父子、兄弟也。篤，厚也。九族，高曾祖父己身及子孫曾玄九者及旁親也。三親於人倫爲重，不厚，則無所不薄矣。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吴氏曰：「兄弟同出於父母，故形分而氣同。左提右挈，謂父母左手引兄以行，右手挈弟以走也。前襟後裾，謂兄前挽父母之襟，弟後牽父母之裾也。服，著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衰者，相愛之情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所移者，免夫！」娣，音弟。姒，音似。爲，去聲。○長婦爲姒，少婦爲娣。疎薄，謂娣姒。親厚，謂兄弟。節量，猶言裁處。傍人，亦謂娣姒。免者，免於衰也。○柳開仲塗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即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争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户，患若賊讎，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爲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爲不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上，上聲。漸，音尖。漬，音恣。背，音佩。戾，音利。惴，之瑞切。○開，字仲塗，宋大名人。父没，稱皇考。旦，謂朔旦。上手，㕚手也。❶漸漬爲譖言，如水之浸潤不驟也。偏愛，各有所欲也。❷私藏，各有所蓄也。若，汝也。惴惴，恐懼之貌。抵此，猶言至今。全，謂不分異。云，語

❶「㕚」，霍刻本作「舉」。
❷「欲」，霍刻本作「厚」。

辭。○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讎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夫，音扶，下同。衣，去聲。○閭閻，里巷之門也。仇敵，仇讎相敵也。惑，謂蔽惑而不知輕重也。夫愛父母之口體犬馬，重於己之口體犬馬者，天理之明也。愛父母之子，輕於己之子者，人欲之蔽也。推其所明，而達之於其所蔽，則弟矣。

○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己施之而已。」好如字。輟，音拙。己，音紀。○《斯干》，《小雅》篇名。式，語辭。好，和好。輟，止也。朱子曰：「不要相學，是不要相學其不好處。如兄能愛其弟，弟却不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忘其愛？但當盡其愛而已。如弟能恭其兄，兄却不愛其弟；弟豈可學兄之不愛，而遂忘其恭？但當盡其恭而已。」

○伊川先生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歡狎，爲歡好而褻狎也。無圭角，謂去方而爲圓也。

○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袂，音寐。○善柔，謂善爲柔媚。氣合，謂意氣相合。相下，謂彼此相讓。效，即忠告善道之益也。

○《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嘗爲舊任按察官者，後己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分，音

問。將，去聲。○交承，新舊官交代也。舉將，舉主也。○范文正公爲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爨，取亂切。樂，音雒。○公，名仲淹，字希文，謚文正，宋吳縣人。公二歲而孤。親，謂母也。爨，炊爨也。甘旨，美味也。早世，早没也。若曹，汝輩也。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疎，則饑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顔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恩例，異數也。俸賜，常典也。范氏義莊，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娶喪葬，皆有給。○司馬温公曰：「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稱，去聲。贏，音盈。○禮，先王所制。法，國家所立。御，統也。家衆，婢僕輩也。職，如主庖廩、掌田園之類。事，如治産業、給征役之類。量入以出，入多則出多，入少則出少也。稱家以給，有則豐，無則儉也。吉凶，謂冠婚喪祭之事。品節，言其當。均一，言其平。冗，雜；贏，剩；備，防也。不虞，謂不可虞度之事，如水火盜賊之類。此皆制財用之節也。

右廣明倫 李氏曰：「首十四章，廣父子之親。次十章，廣君臣之義。次八章，廣夫婦之別。次四章，廣長幼之序。次三章，廣朋友之交。末二章，通論五倫之義。」

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誼、義同。○仲舒，漢廣川人。仁者，心之德。仁人者，無私欲而有其德者也。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功，功效也。朱子曰：「道是大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正義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爲心耳。」○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行，去聲。○思邈，唐京兆人。膽大，謂敢爲。心小，謂畏敬。智圓，謂通變。行方，謂有守。○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國語。升高曰登，墜下曰崩。朱子曰：「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真氏曰：「從善如登，善難進也，從惡如崩，惡易陷也。」○孝友先生朱仁軌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叚。」先生，字德容，孝友，私謚也，唐亳州人。畔，田界也。終身讓路，無枉百步之時。終身讓畔，無失一叚之時。何憚而不爲乎？○濂溪周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濂溪，地名。先生，名敦頤，字茂叔，宋道州人。朱子曰：「希，望也。」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朱子曰：「皆賢人之事也。」又曰：「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吳氏曰：「若撻於市，言恥之甚也。」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朱子曰：「此言士希賢也。」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朱子曰：「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行，去聲。○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積於中爲德行，道之體也。發於外爲事業，道之用也。陋，謂卑陋。○仲繇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規，規諫。悟，悔悟。噫，傷痛聲。過不改，則爲惡而速禍矣。」○明道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約，猶收也。下學而上達，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也。朱子曰：「所謂反復入身來，不是將已縱出底收拾轉來，只是知求則心便在，便是反復入身來。」又曰：「能求放心，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矣。」○「心要在腔子裏」。腔，音羌。○腔子，猶言身子耳。朱子曰：「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在己不自覺其身之所在矣。❶」又曰：「敬便在腔子裏。」○伊川先生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辟之干。」辟，音僻。○整齊嚴肅，如正衣冠尊瞻視之類。一，專一也。盧氏曰：「外面整齊嚴肅，則內面便一。內面一，則外面便無非僻之干。」○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表記》，《禮記》篇名。彊，彊立也。偷，偷惰也。常人以下，程子釋《記》之言。規，所以爲圓之器；矩，所以爲方之器，喻禮度也。周氏曰：「安肆日偷，亦言君子者，謂雖爲君子，或安肆，則日入於偷也。」○「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外物之奉身，如飲食衣服宮室之類。身不好，謂身不簡。心不好，謂心不收。○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朱子曰：「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目，條件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四者身之用也，繇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視聽言動，皆身之用，繇心而出者也。非禮勿視、聽、言、動，所以制外而養心也。事，從事也。進者，進步幾及之意。服，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也。朱子曰：「繇中應外，泛言其理如此耳。制外養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

❶ 上「在」，沈刻本作「盖」。

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操，平聲。○心之體，本自虛明，而其用則隨物而應，無有形迹。操而存之之要，以視爲則而已。蓋物欲之蔽，交接於前，則心隨之以遷，此非禮之視，所以當制也。制之於外，克己也。以安其內，復禮也。至於真積力久，則誠矣。誠者，從容不勉者也。朱子曰：「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爲操心之準則。」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性，即理也。人之秉彝，乃得於天之正理也。聽非禮，則心之知，爲物所引誘，與之俱化，而正理遂亡矣。惟彼先覺之人，卓然自立，知其所當止，而志有定向，故能防閑其邪妄於外，而存其實理於內，自然非禮勿聽之也。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躁，音竈。好如字。叶，去聲。易，音異。誕，音但。忤，音誤。○宣，布也。人心有動於內，因言以宣於外。所謂言者，心之聲也。發，發言也。言不煩躁，則心安靜。言不妄誕，則心專一。矧，況也。樞機，喻言，說見范魯公詩。戎，兵也。好，善也。謂言能興戎出好，且召吉凶榮辱也。傷於輕易則妄誕，傷於煩多則支蔓。❶己放肆，則忤於人。出者逆，則來者違。四者，言之病也。道，言也。欽，敬也。訓辭，訓戒之辭，即非法不道也。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幾，平聲。行，去聲。造，音操。○思者，動於心也，惟知幾之哲人能誠之。爲者，動於身也，惟勵行之志士能守之。二者雖不同，然皆順理則安裕，從欲則危險也。動於心，造次而能念；動於身，戰兢而自持，內外交致其力也。習之久，而與氣質之性俱成，則賢亦聖矣，故曰同歸。一說：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之也，謂志士，及其成功則一也，故曰同歸。朱子曰：「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

❶「蔓」，霍刻本作「離」。

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幸，猶慶也。席，猶藉也。少年登高科者，學未優。藉勢爲美官者，人不稱。有高才能文章者，恒無德以將之。此三者皆不足以致遠，故謂之不幸。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樂，音雒。○捨，棄也。猷爲，謀猷作爲也。下民，下等之人也。一致，猶言同歸。踰，過也。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公，名純仁，字堯夫，忠宣，謚也，文正公之子。朱子曰：「恕是推去的。於己，不當下『恕』字。若欲修潤其語，當曰：『以愛己之心愛人。』」吴氏曰：「恕字之義，范公蓋以寬恕爲言。」

○吕滎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繇定也。」當，去聲。○公，名希哲，字原明，宋東萊人，封滎陽郡公。理會，謂省察矯揉之。辭令出諸口，容止見諸身，乃德之符也。故端重安徐者，爲君子，爲貴爲壽；輕浮躁疾者，爲小人，爲賤爲夭。熊氏曰：「氣象，不過言貌二者而已。」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簡，絲毫不盡，則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簡他人耶？慊，苦簟切。○攻，專治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孔子之言也。蓋，發語辭。士之簡身，一念惡未盡去，即有愧於心矣，何暇責人哉？

○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闕略。大要，猶言大抵。周則無闕，詳則不略。用心勤密，則作事多周詳。用心疎怠，則作事多闕略。

○「恩讎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孔子曰：「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是恩讎不當分明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世未嘗無好人也。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

行必篤敬。飲食必愼節，字畫必楷正。行，去聲。○思叔，名鐸，宋河南人。銘者，自警之辭。愼，謂不苟食。節，謂不恣食。楷，謂不草率。正，謂不偏邪。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處，上聲。○皆敬也。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行，去聲。○事謀於始，則無後悔。言顧其行，則非虛言。常德，平常之德，持之固，則不失。然，諾，皆應辭。應之重，則思踐。如己出，冀己亦有是善也。如己病，恐己亦有是惡也。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爲警。」省，察也。警，戒也。○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嘗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一切世味，如飲食、衣服、居室之類。淡薄，謂食取充腹，衣取蔽形，居室取蔽風雨也。富貴相，驕奢之態也。八尺曰仞。方丈，食饌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所謂富貴相也。激昂，猶奮發也。墜、墮，皆落也。不以富貴爲事，嘗自激昂而爲善，則不淪於汙下矣。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握，一角切。調，去聲。度，去聲。○南陽，地名。先主，漢昭烈也。嘗三顧武侯於草廬之中。宰，宰制。割，分割。三分天下，謂昭烈居蜀，曹操居中原，孫權居江南，分天下爲三國也。都，猶居也。握，猶掌也。成都，郡名。百畝爲頃。饒，亦餘也。調度，猶言區畫。長，增益也。尺寸，猶言毫末。背恩忘德曰負。躬耕南陽，若將終身。及爲將相，志惟興漢。孟子稱大丈夫，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武侯有之矣。○范益謙《座右戒》曰：

「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媟戲慢，評論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媟，音屑。評，音平。覓，音密。索，音色。〇益謙，名冲，宋人。利害，謂事有利有害也。邊報，邊境之報也。遣使曰差，授官曰除。無心失理爲過，有心悖理爲惡。媟，狎也。淫媟戲慢，皆邪僻之事。覓、干、索，皆求也。又曰：「一、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沉滯。開拆，則干人之私。沉滯，則誤人之託。二、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窺，竊視也。私書，親故之書也。三、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文字，如書簡簿籍之類。四、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物，如書籍器物之類。五、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謂揀擇以去其不可意者，而取其可意者。六、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如夏擇清涼，冬擇和暖之類。七、見人富貴，不可歎羨詆毁。詆，音底。〇慕之則歎羨，惡之則詆毁。凡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肖，於存心修身大有所害，因書以自警。」凡此數事，學者所當察之於念慮之萌，謹之於事爲之著者也。〇胡子曰：「今之儒者，移學文藝、干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咸不逮古先矣。」胡子，名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子。言今之儒者，學文藝而干仕進，其用心最勤，能移此心以存心修身，雖古人亦可及也。往而不返，謂心馳逐於文藝、仕進而不知返也。心者，萬事之本。心既荒，故萬事之成，皆不及古之人矣。〇《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夫，音扶。〇開心明目，猶言推極知識也。利者，行無不得之謂。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惕然慚懼，起而行之也。腝，音輭。惕，他歷切。〇

先意，道迎父母之善意也。惕然，慚懼意。吳氏曰：「先意而承順顏色，怡聲而低下其氣，所謂養志也。不憚己之疲勞，以營奉甘腝之飲食，所謂養口體也。此皆古人之所行者，今因讀書學問而知之，故必惕然慚懼，興起而必欲行之也。」後五者文意皆倣此。

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守職無侵，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也。見危授命，知有君而不知有身也。不忘誠諫，以利社稷，知有國而不知有家也。惻然，感念意。

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瞿，音句。○素，平日也。驕矜、奢縱，役於氣者也。自牧，自處也。禮以律人，敬以立己。瞿然，自失貌。收斂其容，抑下其志，則不驕奢矣。

素鄙悋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悋，音吝。惡，烏故切。賙，音周。卹，恤同。赧，乃板切。○鄙，鄙陋；悋，悋嗇；慾，貪欲也。盈則溢，故可忌。滿則覆，故可惡。匱，乏也。赧然，慚而面赤之貌。積財而能散施，則不鄙悋矣。

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悍，音旱。黜，音出。苶，音涅。沮，再呂切。喪，去聲。勝，音升。○猛暴强悍，剛惡也。黜己，自退抑也。齒弊舌存，喻强死而弱生也。含垢，猶言忍恥。藏疾，猶言隱惡。衆，謂衆人。苶然，沮喪貌，謂自沮喪其暴悍之氣也。

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强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怯，乞葉切。懦，音糯。○怯耎懦弱，柔惡也。達生委命，達生死之常理，而委之命也。求福不回，不爲回邪之行以求福也。勃然，奮厲貌，謂奮發振厲以去其怯懦也。

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繇是耳。去，上聲，下同。嗤，音笞。詆，音邸。○茲，指上文六者而言。皆然，謂皆如此取法古人也。人能勇於力行，雖或未至盡善，而氣習之偏駁泰甚者，亦必克而去之矣。蓋

學之所知者，能力行之，自無不達也。達，即周子所謂行之利也。嗤，笑也。詆，毀也。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梟，音鴞。○鴟梟，惡鳥。○伊川先生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其他則未有如《論》、《孟》者。故學者必繇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孔子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者也。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門，以比《大學》之書。蓋入德必繇乎《大學》，譬之入室必繇乎門也。爲學次第，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先後之序也。是，指《大學》而言。○「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矣。❶」孔孟之言，皆實理也，熟讀其辭，玩味其理，而著之於己，則終身用之不能盡矣。○「讀《論語》者，但將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讀書當體認歸己，不徒誦說而已。輔氏曰：「將來涵養成，謂後來涵養成就也。」新安陳氏曰：「甚生氣質，謂愚者明，柔者强，生出好氣質也。」○橫渠先生曰：「《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理會，謂深求玩味之。互，交互也。朱子曰：「張子之言，真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中庸也。」○六經須循環理會，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古者以《易》、《詩》、《書》、《禮》、《樂》、《春秋》爲六經。循環，謂周而復始。此「理會」，亦謂深求玩味也。儘無窮，謂義理無窮盡也。長一格，謂學有進也。學進，則所見益高矣。○呂舍人曰：「大抵後生爲學，先須理會所以爲學者何事。舍人，呂本中也，嘗爲中書舍人。此「理會」，猶言識得也。蓋學所以爲道，如下文行止語默，須要盡合道理。及求古聖賢用

❶ 「矣」，元刻集成本、曹刻本作「也」。

心，竭力從之是已，非爲作文章取官祿計也。後生爲學，先須識得此意，然後志定而德業可成。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默，不言也。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二三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明。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通讀五七十遍，須令成誦，不可一字放過也。史書每日須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須是從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難，去聲。○經書，聖人之書。子書，賢人之書。史書，紀事之書。危坐，猶正坐也。質，正也。經書子書，必讀之精熟，反覆玩味，然後文義可通。史書，必讀一卷半卷以上，然後事之本末可見。皆必從師友授而讀之。有疑難，則取正審問，乃不差也。如是以求古聖賢所以用心，而盡力從之，道將爲我有矣。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容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他人矣。」從，音聰。仰，去聲。○仰，資也。

○《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穿，去聲。浹，音接。洽，音匣。○此致知之事。久，謂日日如此，無間斷也。貫穿，通透也。理，即事中之理。辨，謂辨其是非。浹洽，謂心與理相涵矣。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此力行之事。堅固，則身與事相安矣。渙然冰釋，怡然順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釋，消也。林氏曰：「渙然解散，如春冰之釋。怡然喜悅，而衆理皆順。」○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爲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爲可以得之。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鹵，音魯。莽，母黨切。○鹵莽，不用心也。熊氏曰：「人有才，貴乎有學，非學無以充其才。有學，貴乎有思，非思無以充其學。故後生可畏者，非以其才之難，既能學而又能思者爲難也。夫義理散在簡册之中，聖賢之言，不可以粗看，不可以淺窺，若鹵莽厭煩，則何繇知聖賢用心，而窮其義理乎？」○《顔氏家

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爲、行，並去聲。○百行，大而忠君孝親，小而手容恭、足容重皆是。借人器物，皆須保護，況書籍乎？ 或先損壞，即爲修補完好，實士君子之一行也。 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卷，音捲。○濟陽，縣名。祿，字彥遐。竟，終也。假，借也。 讀書雖遇急事，必整束而起，此亦可見其處事敬謹，宜乎人不厭其求借也。 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爲童幼婢妾所點污，風雨蟲鼠所毀傷，實爲累德。吾每讀聖人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聖賢姓名，不敢他用也。」籍，音席。污、累，並去聲。○狼籍草而卧，❶去則穢亂，故物之散亂曰狼籍。 部帙，書册卷帙也。散污經書，實累大德，故顏氏書以爲世戒。 且云，舊紙有經書之文，聖賢之姓名，皆不當别用，所以廣敬也。 ○明道先生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小者近者，謂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大者遠者，謂明德、新民之事。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道者，聖人之道也。 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别爲一端，如楊、墨、老、佛是也。 昔之害，謂楊、墨。今之害，謂佛氏。 葉氏曰：「淺近，故迷暗者爲所惑。 深微，故高明者反陷其中。」朱子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爲我兼愛，做得來也淺，不能惑人。 佛氏最有精微動人處，從他說，愈深愈害人。」又曰：「他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這箇便都做空虛説了。 吾儒見得都是實。」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偏，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言爲，夏氏曰：「所言所爲也。」佛氏空寂之教，自謂通神明之德，知變化之道，語大包法界，語小入微塵，或陳説道

❶「籍」下，霍刻本有「席」字。

德，指陳心性，皆朱子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也。開物，謂人所未知者開發之。成務，謂人之欲爲者成全之。如三皇五帝造書契，教稼穡，制衣服、宮室之類是也。❶倫理，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有親義別序信之理也。堯舜之道，即倫理也。淺陋固滯，如刑名術數之說，記誦詞章之習皆是。道不明，故天下之學，不入於淺陋固滯，必入於佛氏之空寂。**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楊、墨、老、佛，皆邪誕妖妄之說也。塗，猶塞也。溺，猶陷也。膠，猶泥也。覺，悟也。言其迷溺之深，如醉如夢，自生至死而不悟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正路，喻聖道。蓁，草盛貌。蕪，荒也。闢，開也。

右廣敬身 李氏曰：「首十六章，廣心術之要。次四章，廣威儀之則。次三章，廣衣服之制，及飲食之節。後十三章，通論爲學之道。」

小學集註卷之五 終

---

❶「服」，霍刻本、沈刻本作「裳」。「服」下，霍刻本有「造」字。

小學集註卷之六

臣陳選集註

外篇

善行第六

此篇紀漢以來，賢者所行之善行，以實立教、明倫、敬身也。凡八十一章。

呂滎公，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正獻公，名公著，字晦叔。相宋，封申國公。簡，簡要；重，重厚；寡，省事；默，慎言也。事物，謂外事外物。經，猶縈也。蹈，猶行也。規矩，喻禮度。事事依循禮度而行，下文所言是也。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縛，音篆。○甫，始；祈，大；縛，繞也。縛袴，所以纏繞袴管者，亦謂之偪。首之巾，足之襪，脛之縛袴，身之衣服，皆不得去。謹則又加整飭矣。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鄭、衛，二國名，其音淫。熊氏曰：「足不妄行，耳不妄聽，目不妄視。」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强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服，先生方略降辭色。歐陽公，名修，字永叔，謚文忠。焦先生，名千之，字伯强。時寓歐陽公家。諸子諸生，皆謂滎公及其弟也。端，正也。降，猶舒也，解也。時公方十餘歲，內

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内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行成曰德，才成曰器。○呂滎公張夫人，待制諱昷之之幼女也，最鍾愛。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爲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昷，音温。使，去聲。○夫人，滎公之妻。待制，官名。諱，即名也。生曰名，死曰諱。鍾，聚；更，再；益，增也。都轉運使，亦官名。張公已貴顯矣，而示女子以儉約如此，非特教子者所當法，亦守官者所當法也。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樂，音雒。○張待制、呂正獻公，皆魯參政宗道之壻。○唐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養，去聲。○唐，李氏王天下之號。城，字亢宗，定州人。謁，告也。斥，逐也。○安定先生胡瑗，字翼之，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禄利。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劘，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爲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瑗，音願。先，去聲。懇，口狠切。爲，去聲。劘，音磨。傳，音附。行，去聲。○條，教條。約，約束。以身先之，謂躬行以率之。要義，即治人治己之道。❶懇懇，切到之意。治己而後治人，明體適用之學也。刮劘，刮垢劘光也，兼文行而言。傳，依也。必以理勝，不尚辭也。信，尊信也。安定後爲國子直

❶「治人治己」，霍刻本作「治己治人」。

講，四方學者歸之，故庠舍不能容。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疏通，謂才識明達。有器局，謂器局正大。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與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飭，音赤。○循循，雅正謹飭之貌。言動皆雅飭，故遇之則知其爲安定弟子。學者皆尊師，故稱先生，則知其爲安定。○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風者，上所化；俗者，下所習。賢，有德者；才，有能者。二者固治天下之本，然得賢才，斯可以正風俗，則得賢才，又正風俗之本也。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好、行，俱去聲。○悉，盡也。推訪，推求詢訪也。延聘，謂迎之以禮。敦遣，謂送之以禮。萃，聚；京，大；師，衆也。天子之都曰京師。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漸，音尖。○誘之掖之，使有進。激之勵之，使無退。漸之磨之，使不苦其難。皆所以成就之。正學，不出乎人倫物理而已。灑掃應對，以至周旋禮樂，小學之教也。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成其始也。擇善脩身，以至化成天下，大學之教也。自鄉人而至於聖人之道，成其終也。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行，去聲。中，去聲。○中於是，謂合於小學、大學之教也。以成德爲師，取才識之明達者，受其教，及學之既成，上者使教國學，其次以分教州縣之學也。此三節，言擇師之法。擇士入學，縣升之

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縣，謂縣學。州，謂州學。《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行，去聲。○選，亦擇也。此兩節，言擇士之法。朱子曰：「明道論學制最爲有本，讀之未嘗不慨然發嘆也。」○伊川先生看詳學制，大概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伊川嘗充崇政殿說書，同孫覺等看詳國子監條制。相先，猶相尚。月使之爭，謂月有試以較其高下，是使之爭競也。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簡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鐫，子全切。解，居隘切。去，上聲。行，去聲。○制，置也。延，待也。鐫，謂刻定之。解，猶貢也。額，數也。宋元豐中以利祿誘士，國學解額增至五百人，來者奔湊。程子蓋欲量留百人，餘四百分於州郡，使士人各安鄉土也。省，減也。繁文，吏牘之類。師儒之官，不責以小文，所以專委任也。行簡，爲行誼名簡。❶待賓齋，所以待行能可賓敬者。吏師齋，則通於治道，可爲吏之師法者居之。觀光，謂觀見國之盛德光輝。立觀光法，蓋以處來學之士也。

○《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藍田，縣名。呂氏兄弟四人：大中、大防、大約、大臨。鄉約，與鄉人約誓也。勸，勉也。本註：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❷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游，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衆集事，能解鬭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童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如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過失相規，規，猶戒也。本註：犯義之過六：一曰

❶「爲」，霍刻本作「謂」。
❷「治」，霍刻本作「脩」。

酗博鬬訟，二曰行止踰違，三曰行不恭遜，四曰言不忠信，五曰造言誣毁，六曰營私太甚。不修之過五：一曰交非其人，二曰遊戲怠惰，三曰動止無儀，❶四曰臨事不恪，五曰用度不節。禮俗相交，本註：謂婚姻、喪葬、祭祀之禮，有往還書問慶弔之節。患難相卹。本註：一曰水火，二曰盜賊，三曰疾病，四曰死喪，五曰孤弱，六曰誣枉，七曰貧乏。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絶之。」悛，音銓。○若，及也。悛，改也。絶之，使不與約也。○明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格物、致知，所以求知所止。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求得所止。灑掃、應對，小學之教也。窮理，即致知至於知止之事；盡性，即誠意至於平天下之事，《大學》之教也。循循，有次序貌。謂先習之於小學，而後進之於大學。而《大學》之教，又自有其序也。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闚，音窺。○趨，奔也。闚，猶闞也。卒，終也。此學者之大病。程子教人，循循有序，蓋病乎此矣。吴氏曰：「行遠自近，升高自下，學之序也。自大小學之序言，❷灑掃、應對，近者下者也；窮理、盡性，高者遠者也。以《大學》之序言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非近而下者乎？齊家、治國、平天下，非高而遠者乎？」

右實立教

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爲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哀求，言有老母，辭氣愿欵，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殺之，❸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少，去聲。難，去聲，下同。養，去聲。數，音朔。愿，音願。○漢江革，字次翁，臨淄人。備經險阻，謂徧歷道路之艱危。採拾，謂採取草木之可食者。數，頻也。劫欲將去，謂欲脅

❶「止」，霍刻本、沈刻本作「作」。
❷「大」，霍刻本作「夫」。
❸「殺」，資講本作「犯」。

革以去也。愿欵，誠愨也。俱全，謂母子皆保全也。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裸，魯果切。跣，蘇典切。傭，音庸。○轉客，猶飄泊。下邳，今邳州。裸，露身。跣，露足。行傭，爲雇工也。便身之物，謂母身所便安之物。畢，猶皆也。給，猶足也。○薛包好學篤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服喪過哀。好，去聲。行，去聲。號，平聲。毆，音嘔。○漢薛包，字孟嘗，汝南人。不能，猶不忍。里門，巷門也。不廢，謂不廢定省之禮。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産，輒復賑給。少，去聲。戀，龍眷切。數，音朔。復，去聲。○既，謂服喪已也。弟子，弟及其子也。中分，均分也。共事，同事也。若，汝也，指弟子。荒，謂田畝荒蕪。頓，謂廬舍傾頓。服，用也。

○王祥性孝，蚤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繇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黄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數，音朔。譖，則禁切。剖，普厚切。炙，音柘。幕，音莫。○晉王祥，字休徵，琅琊人。親，母也。譖，毁也。失愛於父，不得父之愛也。牛下，牛糞。剖，破也。炙，炙肉。驚歎，驚異嗟歎也。孝感，謂魚雀之至，皆孝誠之感動也。丹，紅色。柰，果名。

○王裒字偉元，父儀爲魏安東將軍司馬昭司馬。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近日

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哀，蒲侯切。○儀，哀父名。魏，曹氏簒國之號。上「司馬」，覆姓。下「司馬」，官名。言儀爲魏國安東將軍司馬昭之司馬也。東關，地名。敗，謂戰敗。咎，罪也。元帥，稱昭。孤，昭自稱也。哀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❶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辟，音壁。號，平聲。著，直略切。復，音福。蓼，音六。○朝廷召曰徵，郡國擧曰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莪》詩之辭。三復，謂再三反覆誦之。廢《蓼莪》篇者，恐其師哀感，故舍之而不誦也。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密助之者，哀皆不聽。及司馬氏簒魏，哀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于晉。度，音鐸。簒，初患切。○密，猶私也。聽，猶從也。逆而奪取之曰簒。昭既死，子炎簒魏，自立爲晉。衣食不求豐裕，而坐不面闕，皆痛父非命，不忍故爾。

○晉西河人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温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養，去聲。扇，平聲。○西河，縣名。延，字延元。色養，以和悅之顔色而奉養也。以，用也。全，完也。滋味，猶言甘旨。

○柳玭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縰笄，拜于階下，即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乳，去聲。○山南，名琯，唐博陵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故稱山南。昆，兄也。王，大也。曾祖王母，即曾祖母也，姓長孫。不粒食而康樂安寧，繇飲乳也。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疾甚曰病。萃，聚也。

○南齊庾黔婁爲孱陵令，到縣未旬，

❶「夕」，資講本作「夜」。

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孱，鉏山切。易，音異。遘，音垢。○南，南朝。齊，蕭氏僭國之號。黔婁，字子真。孱陵，縣名。旬，十日也。易，黔婁父名。遘，遇也。熊氏曰：「父子一體而分，父疾而子心驚汗出，自然之理也。」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差，楚戒切。劇，音極。稽，音起。顙，蘇朗切。○病愈曰差，病甚曰劇。醫蓋以糞甜則病甚，糞苦則病愈矣。稽顙，叩頭也。北辰，北極也。

○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毁踰禮，每哭踊，頓絶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凉，一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屬，音竹。袒，音但。葺，音緝。覆，敷救切。○海虞，縣名。子平，南朝會稽人。哀毁踰禮，痛傷過於禮也。頓絶，遽然氣絶也。蘇，猶醒也。屬，猶會也。大明，年號。東土，即會稽。軍法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營，謀爲也。袒，露臂。括，括髮。人子初喪之禮也。葺，修補也。情事未申，謂親未葬也。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爲營冢壙。會，音檜。爲，去聲。○矜者憫其苦，賞者嘉其孝。

○朱壽昌生七歲，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雍，去聲，下同。○壽昌，字康叔，宋天長人。父爲雍州太守。御，用也。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句。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雍守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繇是天下皆知其孝。熙寧，年號。秦，即雍州之地。訣，別也。次，猶至也。明逸，字子飛。聞，謂言之於朝。法，棄官不得復就，以尋母故，優詔許之。

壽昌再爲郡守，至是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卒，涕泣幾喪明。拊其弟妹益篤，爲買田宅居之。其於宗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孤女二人，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幾，平聲。喪，去聲。拊，音府。爲，去聲。○河中府，今蒲州也，近同州。壽昌嘗爲閬、廣德二郡守，至是以便於養母之故，辭郡守而爲河中通判。拊，安慰也。推愛母之心，而篤於同母弟妹；推愛父之心，而篤於宗族兄弟，蓋至孝出於天性而然。

○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雒亦有一二人家化之。雒，音樂。○浮屠，佛氏也。雒，水名，在河南。

○霍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爲人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闥，音達。下，去聲。射，音夜。識，音志。○光，字子孟，漢平陽人。爲大將軍。禁闥，宮中小門也。深沉安靜，不浮躁也。精詳審密，不麤率也。進止，一進一止也。郎、僕射，皆官名。不失尺寸，猶言一步不差耳。僕，主也。古者重射，故有是官。關中語，轉射爲夜耳。

○汲黯，漢景帝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召爲主爵都尉。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句。中二千石拜謁，句。蚡弗爲禮。黯見蚡未嘗拜，句。揖之。洗，蘇典切。數，音朔。蚡，音忿。○黯，字長孺，漢濮陽人。太子洗馬，官名。以嚴見憚，以正直爲景帝所敬憚也。❶主爵都尉，亦官名。以，猶因也。中，滿也。中二千石，謂九卿之官，歲俸滿二千石也。蚡負貴而驕人，黯獨不爲之屈，但揖之而已。洗之言先也。天子出則前導也。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❷」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治，去聲。爲，去聲。

❶「正直」，沈刻本作「直正」。

❷「唐」，資講本作「陶」。

戇，音撞。○上，謂武帝。云云，猶言如此如此，蓋言效唐虞之治也。心多欲，如好征伐、好神仙之類。唐虞，唐堯、虞舜也。戇，愚也。帝不罪黯而容之，君人之度偉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❶縱愛身，奈辱朝廷何？」數，上聲。○數，責也。輔弼，輔德而弼違也。從諛承意，順從阿諛以奉承上意也。已，既也。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瘉。最後嚴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瘉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❷」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數，音朔。瘉，音愈，下同。爲，去聲。亡、無同。❸少，去聲。賁，音奔。○漢法，病滿三月當免官。告，休假也。瘉，通作愈，病痊也。嚴助，人姓名，時爲侍中。瘉，當作愈，過也。孟賁、夏育，皆古之有力者。言黯之正直，若託之擁輔幼君，以保守成業，雖自謂有賁育之勇者，亦不能奪其大節也。然，是其言也。社稷臣，能安社稷者。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厠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見，音現。○青，衛青。侍中，侍於禁中也。踞，蹲坐也。厠，牀邊側。弘，公孫弘。宴見，宴閑時進見也。嘗，曾也。武帳，帳中置兵衛者。可，猶是也。從其奏，則稱制曰可。○初，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黑子謀於著作郎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爲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也。」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翟，音狄。使，去

❶「其」，資講本無。
❷「弗」，資講本作「不」。
❸「同」，霍刻本作「通」。

聲。并，音兵。爲，去聲。幄，一角切。首，去聲，下同。重，平聲。○史氏記事而原其始，則曰初。此則節取其事而失刪也。魏，元魏。太武，魏帝。覺，發覺也。允，字伯恭。諱，隱諱也。帷幄寵臣，侍帷幄受寵眷之臣也。宥罪曰原。重，再也。言已受賄若更隱諱，是再造欺罔之罪也。崔鑒、公孫質，皆中書侍郞。測，度；姑，且；誘，引也。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太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崔浩爲司徒，與允等修國書，刻石以彰直筆，太武怒其暴揚國惡，收浩誅之。將及於允，故太子欲指導其生路。脫，儻若也。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繇崔浩，請赦其死，❶帝召允，問曰：「國事皆浩所爲乎？」對曰：「臣與浩共爲之。然浩所領事，句。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曏問，皆云浩所爲。」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曏，音向。丐，音蓋。○微賤，言其職之卑。制，著述也。多，猶皆也。總裁，謂總其大綱而裁正之。紀事曰著，纂言曰述。失次，謂所對失其次序。曏，猶昔也。東宮，太子之宮。殿下，太子之稱。丐，乞也。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直哉，贊其直也。旌之，表其善也。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爲卿脫死，而卿不從，何也？」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何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爲，去聲。何，去聲。○讓，責也。殊，異也，言當與浩同之。再造，猶言再生。動容，變貌也。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

❶「死」，資講本作「罪」。

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靜修劉氏曰：「高允告黑子之言，衷情之忠亮，❶而作史者遽繼之以庶或見原，則所謂首實者，乃所以爲徼倖之資，又以不奉東宮指導，爲恐負黑子，則允所以爲是者，非以義理之當然，第以此爾。此皆史臣不明義理，而於遣辭之際，輕爲增損，使允忠亮之心不白，豈直筆可信之史乎？」○李君行先生名潛，虔州人。入京，至泗州，留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户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户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緩數年，不可行也。」虔，音乾。○君行，字；潛，名，宋人也。宋之京師在開封府。貫，猶係也。冒籍以應舉，欺君矣。○崔玄暐母盧氏，嘗誡玄暐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爲確論。暐，音偉。馭，音御。貲，音咨。○玄暐，名暈，唐博陵人。仕至宰相。姨兄，姨之子長於我者也。貧必廉，故曰好消息。富必貪，故曰惡消息。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❷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内愧於心？」玄暐遵奉教誡，以清謹見稱。別，必列切。○比，近也。親，同姓。表，外姓。非理所得，如竊官物，剥民財，皆是。咎，罪也。言罪雖幸免，心實有愧矣。○劉器之待制初登科，與二同年謁張觀參政。三人同起身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❸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作氣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器之，名安世，宋元城人。待制、參政，皆官名。勤以從政，謹以持

❶「衷」，霍刻本作「忠」。「忠」，霍刻本作「直」。

❷「理」，資講本作「禮」。

❸「既」，資講本作「則」。

身，和以待人，緩以處事。未聞，猶未喻也。賢，稱後生也。蓋緩非迂緩不及事之謂，乃從容不忙迫之謂耳。○伊川先生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門人，如劉彝、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是也。稽古，經義齋之事。愛民，治事齋之事。何有，言不難也。○呂滎公自少官守處，❶未嘗干人舉薦。其子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舜從對曰：「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愼，乃所以求知也。」少，去聲。會，音檜。○官守，以官爲守也。干，求也。舜從，名疑問。○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戍，音庶。屬，音竹。養，去聲，下同。○孝婦，漢時陳州人。守邊曰戍。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織紝，以爲家業，終無嫁意。慈愛愈固，姑慈婦愛愈深固也。紡以車，績以指，織以機，紝以箴。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母，妾既許諾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物以葬之，終奉祭祀。少，去聲。屬，音竹。夫，音扶。○卒，終也。夫死不嫁，節也。養姑而生事葬祭必盡力，孝也。淮陽太守以聞，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句。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下「使」，去聲。復，音福。與，去聲。○淮陽，即陳州。復，謂除其家之役。與，猶及也。○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少，去聲，下同。

---

❶ 「官守」，資講本作「守官」。

妻，去聲。賄，音悔。○宣，字子都，渤海人。清，謂淡泊。苦，謂憂勤。學以清苦而成，行以清苦而立。士能如此，亦奇矣。　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更，平聲。著，音酌。挽，音晚。○大人，稱其父也。先生以年，君子以德，稱其夫也。約，即清苦之謂。歸，謂還于父家。侍御，婢妾也。服飾，資裝也。引車曰挽。鹿車，小車可容一鹿者。

○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蚤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己，乃斷髮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彊迎令女歸。從，去聲。譙，音樵。闋，音缺。少，去聲。斷，音短。復，扶又切。彊，上聲。○曹爽，魏宗室。從弟，同祖之弟。夏侯，姓；文寧，名。闋，終；斷，截；誅，殺也。司馬懿殺爽，夷其族。　時文寧爲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阻，乃微使人風之。令女嘆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往視之，莫不酸鼻。相，一作州。少，去聲。風，去聲。懈，音戒。斷，音短。○無遺類，盡死也。冀其意阻，幸其阻守義之意而改適也。風，謂以言動之。❶惟，思也。竊，私也。　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哉！」爲，去聲。行，去聲。○輕塵弱草，熊氏

❶「以」，沈刻本作「人」。

曰：「輕塵易散，弱草難依，適然棲泊，飄即去矣，非有纏固也。」而已曰耳。如此曰爾。夷，誅也。守此，謂守義。不仁不義，禽獸之行也。○唐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强盜數十，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姑自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爲賊捶擊，幾死。杖，音丈。譟，先到切。竄，取亂切。冒，音墨。爲，去聲。捶，主蕋切。幾，平聲。○涉，涉水。在書史則泛觀之也。杖，兵器也。鼓譟，鼓舞呼譟也。奔竄，奔走竄匿也。冒，犯也。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❶況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危禍，謂姑。獨生，謂己。○唐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村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即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羣盜乃捨之而去。長，上聲。剽，音票。曳，音裔。○奉天，縣名。永泰，年號。剽掠，攻劫也。村落，村居也。匿，藏也。曳，拖也。前謂前行。捨之，謂捨其妹。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蠲其家丁役。蠲，音捐。○京兆，郡。尹，官。第五，姓；琦，名。蠲，除也。○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取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鬭爭之言。彤深懷忿嘆，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繆，音木。彤，音容。少，去聲。取，音娶。數，音朔。撾，職瓜切。行，俱去聲。更，平聲。○彤，字豫

❶「相」，資講本作「且」。

公，漢汝南人。幼而無父曰孤。撾，打；更，改；敦，厚；睦，和也。○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斷，都玩切。易，音異。令，平聲。○瓊，字珍之，北朝人。南清河，郡。乙，姓；普明，名。斷，決也。援據，攀援他人爲證據也。諭，曉也。如何，問之以發動其良心也。太守下淚，而諸證人灑泣，普明兄弟悔過，可以見人心之天矣。○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與祥俱。又虐使祥妻，句。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屢，音慮。○覽，字玄通。遇，待也。楚，痛也。成童，十五歲也。俱，謂共爲之。○晉右僕射鄧攸，永嘉末沒于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蚤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以無嗣。射，音夜。度，音鐸。應，平聲。○右僕射，官名。攸，字伯道。永嘉，年號。石勒，胡人。沒，陷沒。息，子息。弟子，弟之子。綏，其名也。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爲，去聲。○義者，義其能存姪也。服喪三年，如喪父也。○晉咸寧中大疫，庾袞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强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句。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疫，音役。毗，音皮。復，扶又切，下同。癘，音利。熾，昌志切。强，上聲。間，音澗。臨，去聲。輟，音拙。有，

音又。差，楚戒切。恙，音樣。○咸寧，年號。疫、癘，皆瘟疾。衮，字叔褒。次兄名毗。危殆，謂病甚也。熾，盛；次，舍也。間，空隙也。臨，哭；輟，止；差，愈；恙，病也。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父老，鄉之高年者。後凋，謂後於衆木之凋。

○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幔，莫半切。○播，字延慶，北朝人。昆季，兄弟也。椿，字延壽。津，字羅漢。休，亦息也。偃，猶卧也。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閤前，承候安否。寢，本傳作寐。○假寢，不脱衣冠而寢也。閤，謂室之門。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莫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莫，音暮。○台鼎，三公之稱，如星之有三台，鼎之有三足也。椿爲司徒，津爲司空，故曰並登台鼎。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飯，上聲。匙，音時。箸，音住。使，去聲。爨，取亂切。間，去聲。○京宅，宅在京也。嘉味，美味也。未寄於兄，則不先食。緦麻之服同炊爨，四世不分異也。間言，異言也。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弘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顔色自若，讀書不輟。酗，許御切。脯，音府。輟，音拙。○弘，字里仁，安定人。弟名弼。酗，酒狂也。直，猶但也。輟，止也。

○唐英公李勣，貴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然火煑

粥。火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如此？」勣曰：「豈爲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爲姊煮粥，復可得乎？」勣，音迹。射，音夜。爲，去聲，下同。數，音朔。復，去聲。○勣，字懋功，封英公。僕射，唐宰相。顧，猶念也。○司馬温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拊，音府。○伯康，名旦。吳氏曰：「奉之如嚴父，敬之至也。保之如嬰兒，愛之至也。老人腸胃弱，易飽易饑；氣體虛，易寒易熱，故公撫問之勤如此。」○近世故家，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遊，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晁，音潮。○故家，舊家。惟，獨也。以道，名悅之，澶淵人。若，及也。尊者曰某姓第幾叔。長者曰某姓第幾兄。姑，父之姊妹也。尊姑，祖之姊妹也。父黨交遊，父之友也。稱姓、稱行、稱位，而不呼字，皆謙厚之道。○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予，音與，下同。○公名拯，字希仁，孝肅，謚也，宋廬州人。尹京時，爲京尹之時。呂滎公聞之曰：「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矣。古人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賊，害也。古人，謂孟子。人無有不善，故皆可以爲堯舜。蓋，疑辭。此，指讓金而言，猶言此等事也。○萬石君石奮歸老於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誚，在笑切。

爲，去聲。○漢石奮與四子皆官至二千石，故號萬石君。歸老，老而歸也。路馬，說見稽古。誚讓，謂以言責之。坐于便室，設食於案，對之而不食，自責也。長老，族之高年者。肉袒，袒衣露肉也。固，再三也。許，謂許其改過，而已復坐、復食也。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童僕訢訢如也，唯謹。勝，音升。側，音則。訢，音銀。○勝冠，謂年及冠者。燕，謂燕居。申申，和緩也。訢訢，和悅也。和則易肆，故加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稽，音啓。○稽首，即叩首。稽首俯伏而後起食，敬也。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行，去聲。○孝謹，即下宮門闕等事。齊、魯，二國名。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❶少，去聲。○郎中令、內史，皆官名。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厠牏，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恙，音樣。帬，音裙。牏，音投。洗，音緩。滌，音狄。○恙，病也。漢法，在官五日則休假一日，以洗身沐首。子舍，小房。親，謂萬石君。中帬，中衣。厠牏，褻器。不使親知者，共爲子職，而又欲親心安也。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外門，巷門。舉宗，猶言闔族。讓，責也。固當者，反辭以責之也。謝罷慶者，許不過慶而復食也。里門，即巷門。言自是以後入巷門，則疾趨而歸，不但下車矣。○疏廣爲太子太傅，上疏乞骸骨，加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斤？趣賣以共具。」疏，音疎。骸，音諧。樂，音雒。

❶「少」，資講本作「次」。

數，音朔。趣，音促。共，音供。○廣，字仲翁，漢蘭陵人。太傅，官名。上疏乞骸骨，猶今之告老也。娛，歡也。趣，與促同。共，與供同。言促賣餘金，以供酒食之具也。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産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置田宅。❶」老人即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說，音稅。爲，去聲。○冀，欲也。君，指廣。丈人，即廣所愛信之高年兄弟也。所，處也。說，誘也。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悖，音佩。令，平聲。共，音供。復，扶又切。○老悖，年老而乖悖也。贏，亦餘也。衣食有餘，則子孫倚之而怠惰矣。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夫，音扶。樂，音雒。○益，增也。○龐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龐公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遺，音位，下同。○龐公，字德公，漢襄陽人。劉表，漢宗室。候，猶訪也。釋，猶罷也。壟，田間高處也。畎，田間水道也。遺，猶與也。富貴者易危，勤勞者嘗安，理勢然也。○陶淵明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❷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淵明，字元亮，晉潯陽人。彭澤，縣名。家累，妻子也。力，僕也。給，與也，贍也。遇，待也。○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

❶「置」，資講本作「買」。
❷「費」，資講本作「廢」。

弟孝暐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且温顔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暐，音偉。○孝芬，北朝博陵人。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温凊，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咨決。❶每兄弟出行，有獲，則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賚，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歳。凊，七正切。上，上聲。賚，雒代切。○孝芬之叔，名振。温，謂冬温。凊，謂夏凊。啓，謂出必告。覲，謂反必面。獲，得也。賚，與也。○王凝常居慄如也。子孫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内若朝廷焉。慄，音栗。○凝，字叔恬，文中子之弟。慄，嚴謹貌。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御，治也。勤以事事，儉以制用，恭以處己，恕以待人。四禮，説見《嘉言》。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假，借也。不假，阮氏曰：「皆自足也。」營築垣屋，造設什物，必渾堅朴素。經畫門巷，種植果木，必方整成列。蓋其爲人不苟，故每事亦不苟如此。○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繇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爲乖争，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更，平聲。○公藝，唐東平人。北齊，北朝高齊也。麟德，唐高宗年號。封，謂封土爲壇以祭也。泰山，山名。天子所至曰幸。忍，耐也。協，和也。卑幼責望尊長之不均，尊長責望卑幼之不備，是更相責望也。乖，戾也。雍，和也。○韓文公作《董生行》曰：「淮水出桐栢山，東馳遥遥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

❶「咨」，資講本作「啓」。

屬縣有安豐。唐貞元年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行如字。淝，音肥。召，音邵。索，音色。○公，名愈，字退之，諡文，唐昌黎人。董生，名召南。行，歌類。桐栢山，在唐縣。淝水，在合肥縣。安豐，縣名。貞元，年號。董生隱居行義於淮淝之間，時之人不能與儔。韓子爲作此詩，蓋賦而興也。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廚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慼慼，妻子不咨咨。吴氏曰：「慼慼，憂愁也。咨咨，嗟怨也。父母安其孝，故不憂。妻子樂其慈，故不怨。」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唯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❶家有狗乳出求食，鷄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彷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乳，去聲。哺，音步。彷，音旁。徨，音皇。躑，音擲。躅，音逐。覆，敷救切。○天翁，猶言老天。乳，生子也。躑躅，跳貌。吴氏曰：「董生孝慈之行，獨天知之，故祥瑞見於異類如此。」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爲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儔，音紬。○儔，匹也。朱子曰：「上句『誰將與儔』，疑而問之之辭也。下句『無與儔』，答而決之之辭也。」○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綽，尺約切。○河東，道名。節度使，官名。公綽，字子寬。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自旦至莫，不離小齋。燭至，則命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

❶「休」，資講本作「時」。

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朝，音潮。郢，音穎。從，去聲。莫，音暮。離，去聲。○仲郢，節度之子，字諭蒙。公權，節度之弟，字誠懸。其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食，音似。○曰，節度言也。父没稱先君。聽，猶許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疎遠，必爲擇壻嫁之。皆用刻木粧奩，纈文絹爲資裝。常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嫠，音離。爲，去聲。奩，音廉。纈，胡結切。○姪，謂兄弟之女。孤，無父者。嫠，無夫者。奩，鏡匣也。纈文絹，繫絹染爲文者。及公綽卒，仲郢一遵其法，事公權如事公綽。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爲京兆尹、鹽鐵使，出遇公權於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莫歸，必束帶迎候於馬首。公權屢以爲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有小改。莫，音暮。○其，指節度也。以上言家法之在外者。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爲搢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秖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屣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楷，口駭切。少，去聲。衣，去聲。秖，音止。兜，當侯切。屣，音洗。和，去聲。○相國，宰相之稱。休，其名也。搢紳，搢笏垂紳也。楷範，猶言法式。婦人謂嫁曰歸。啓齒，笑也。歸覲，歸寧父母也。竹兜子，竹轎也。二青衣，二僮使也。屣，徐行貌。資，助也。此言家法之在內者。○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畜，許六切。爲，去聲。○陳氏名褒，南唐人。十世同居，犬知愛其類，和順之所感也。○温公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

及有官者俸禄，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相，音昉。邸，音底。○國朝，温公自謂本朝也。李相，名昉，字明遠，滁州人。爲宰相，故稱李相。邸舍，客店也。宗諤，李相之子，字昌武。

右實明倫李氏曰：「首十章，實父子之親。次八章，實君臣之義。次五章，實夫婦之別。次十章，實長幼之序。次一章，實朋友之交。後十一章，通實五倫之義。」或問此篇似少朋友章。朱子曰：「當時是衆編類來，偶缺此耳。」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第五，姓；倫，名，字伯魚，漢京兆人。爲司空，以公正稱。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竟，終也。朱子曰：「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取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曰：「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衣，❶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倉，上聲。卒，音村，入聲。遽，音句。恚，音惠。伺，音似。朝，音潮。奉，音捧。污，去聲。○寬，字文饒，漢弘農人。恚，怒也。裝嚴，謂裝著嚴整。異，變也。○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好，去聲。處，去聲。○湛，字子孝，漢平陵人。矜嚴，矜莊而嚴厲也。嚴君，尊嚴之君長也。漢以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共治長安城中。儀表，猶言法

❶「衣」，資講本作「服」。

式。建武初，爲左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馮，音平。翊，音亦。○建武，年號。寺，官府之稱。主簿，馮翊屬吏也。恂恂，信實之貌。○楊震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莫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遺，音位。莫，音暮。○震，字伯起，漢弘農人。嘗爲荊州刺史。故人，震自謂。君，謂密。熊氏曰：「明不欺天，幽不欺神。內不欺心，外不欺人。」○茅容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鷄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夷，本作跠。踞，音據。爲，去聲。令，平聲。○容，字季偉，漢陳留人。夷踞，蹲坐也。危坐，以尻著蹠而坐也。林宗，名泰，太原人。異，謂異於衆。○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莫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甓，音闢。莫，音暮。○侃，字士行，晉鄱陽人。仕至太尉。甓，磚也。❶時中原陷没，侃欲致力興復，故朝夕運甓以習勞也。後爲荊州刺史。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閫，苦本切。上「疏」，去聲。下「疏」，平聲。○愛好人倫，尚名教也。閫外，謂邦域之外。晉處江左，❷以荊楚爲國之西門，故曰閫外。常語人

❶「磚」，霍刻本作「瓴」。

❷「左」，霍刻本作「右」。

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語，去聲。○陰，光陰。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樗蒲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弘達耶？」蒱，音蒲，下同。樗，音樞。○蒱樗，蒱博，局戲，雙陸之類。浮華，謂老聃、莊周之言，虛而無實也。攝，簡束也。養望，《通鑑》作跣足。逸遊荒醉、談戲廢事、蓬頭跣足，皆老莊尚玄虛、棄禮法之流弊。吳氏曰：「養望，養其虛望也。」○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禄之器耶？楊子沉静，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躁，音竈。溺，音匿。○行儉，字守約，唐絳州人。器，器局。識，識見。浮躁，不沉静也。淺露，不深潛也。令長，令尹。令終，善終。盈川，縣名。○孔戡於爲義若嗜慾，不顧前後；於利與禄則畏避退怯，如懦夫然。戡，音堪。懦，音糯。○戡，字君勝，孔子三十八世孫。懦，柔弱也。言其勇於爲義，而怯於趨利禄如此。○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爲丈，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款洽。外藩，謂節度使，取屏蔽之義也。其門得列戟，故曰戟門。納，受也。○柳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爲大鎮，廐無良馬，衣不熏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廐，音救。○仲郢嘗爲山南、劍南、天平三道節度使，故曰三爲大鎮。公退，自公而退也。釋，捨也。端坐，拱手，束帶，敬也。廐無良馬，衣不熏香，儉也。讀書不釋卷，勤也。家法，句。在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凡理

藩府急於濟貧卹孤，有水旱必先期假貸，廩軍食必精豐，逋租必貰免，館傳必增飾，宴賓犒軍必華盛。而交代之際，食儲帑藏必盈溢於始至。境內有孤貧衣纓家女及笄者，皆爲選壻，出俸金爲資裝嫁之。貸，音泰。逋，奔謨切。貰，音世。傳，朱戀切。犒，口到切。帑，音倘。藏，去聲。溢，音逸。「皆爲」之「爲」，去聲。○在官以下，皆柳氏之家法。貸，寬也。假貸，謂以錢穀借之。廩，倉廩。軍食，軍餉。精豐，不待欠也。貰，除也。館，客舍。傳，馬驛。犒，勞也。儲，蓄也。帑藏，皆庫名，所以貯金帛者。衣纓，猶簪纓。及笄，年十五者。熊氏曰：「不奏祥瑞，爲諂上也。」吳氏曰：「食儲帑藏盈溢於始至。出納有籍，用無所私而致也。」○柳玭曰：「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金耳，豈於女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言。女，音汝。復，扶又切。○王涯，唐宰相。掌利權，謂其兼度支鹽鐵榷茶等使也。竇氏女，涯女嫁竇氏者。歸，謂歸寧。熊氏曰：「涯實靳嗇，託辭拒之，然妖物必與禍隨，則名言也。」蓋妖巧之物，人所貪競，固有招禍之道也。」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爲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嘆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球，音求。○婚姻會，因婚姻而燕會也。馮爲賈相餗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召而勗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出飲之，食頃而終。賈爲出涕，竟不知其繇。餗，音速。勗，音旭。浹，音接。飲，去聲。「賈爲」之「爲」，去聲。○賈餗，亦宰相。密，親密也。奴僕以蒼爲巾，故曰蒼頭。勗，勉也。浹，周也。十日爲旬。二青衣，二童使也。地黃，藥名，無毒，蓋他酒詭稱耳。食頃，一飯之頃也。球以奴張威福，恐爲主累，故戒之。奴恐球告主，故毒殺之。又明年，王、賈皆遘禍。遘，音垢。○遘，遇也。涯、餗皆爲宦者仇士良所殺。噫！王以珍玩奇貨爲物之妖，信知言矣。徒知物之

妖，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耶！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於牆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 廡，音武。○恩權之隆赫，禍機所伏也，故謂之妖。知言，本謂知言之是非，此則謂知理之言也。盡忠所事，謂盡心於餗也。奴曰臧，婢曰獲，指蒼頭。門客，指馮球。廡，堂下周屋也。此雖一事，作戒數端。」熊氏曰：「珍玩奇貨不可貪，一戒也。恩權隆赫不可恃，二戒也。溺愛而不能正家，三戒也。失言而不能保身，四戒也。嬖臧獲，張威福，害門客而不知，五戒也。」○王文正公發解、南省、廷試皆爲首冠，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解，去聲。冠，去聲。著，音酌。○公名曾，字孝先，宋青州人。仕至宰相。謚文正。狀元，指公。試三場，言鄉試、省試、廷試，皆第一也。志不在溫飽，則在安天下矣。○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少，去聲。譽，音于。樂，音雒，下同。○不一動其心，謂富貴不慕，貧賤不厭；毀之不怒，譽之不喜；得而不歡，失而不戚也。天下未憂而先憂，天下已樂而後樂，仁人之心如此。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有所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自信，守其正也。如是，盡其方也。事上待人，一以自信，而不趨利不避害。有所爲必盡其方，而成敗不苟焉。容心於其間，有行法俟命意。○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而已。○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股，音古。○寧，字幼安，漢高士。古人危坐如跪。箕股，謂兩展其股，狀如箕也。○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慾，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

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世利紛華，聲伎游宴，以至於博奕奇玩，淡然無所好。少，去聲。窘，臣隕切。俚，音里。伎，音忌。好，去聲。○治心，收其放心也。養性，養其德性也。自「寡嗜慾」以下，當治心以養性之事。窘，迫促也。俚，鄙俗也。伎，巧戲也。○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塑，音素。○終日端坐，如泥塑人，敬也。○明道先生作字時甚敬，嘗謂人曰：「非欲字好，即此是學」。朱子曰：「此亦可以收放心。」○劉忠定公見温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忠定，元城先生謚也。朱子曰：「温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也。」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易，音異。檃，音隱。掣，昌列切。肘，音帚。矛，音謀。盾，汝允切。「言行」之「行」，去聲。○易之，以不妄語爲易也。揉曲者曰檃，正方者曰括，皆制木之器也。自相掣肘矛盾，喻言行相違也。吴氏曰：掣，挽也。肘，臂節也。掣肘，謂肘欲運動而人挽之，不能運也。矛，有鉤之兵。盾，即今傍牌也。矛盾，謂矛欲傷人而盾蔽之，不能傷也。○劉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欹，音欺。竦，音聳。○敬而已矣。○徐積仲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爲本，事母至孝。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卒謚節孝先生。仲車父早卒，盡孝於母。朱子曰：「這樣人，都是資質美，所以一撥便轉，終身不爲惡也。」○文中子之服儉以絜，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於室，曰：「君子非黄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絜，音潔。長，音丈。○儉，謂不華靡。潔，謂不垢汚。長，剩也。無長物，謂儉潔

之外，無所增飾也。黃白，麻絲自然之色。青碧，染造使然之色。○柳玭曰：「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胾。夕食，齕葡匏而已。」胾，音恣。齕，音核。匏，音庖。○高氏兄弟，唐人。長釴，翰林學士。次銖，給事中。次鍇，禮部侍郎。速，召也。不貳，不兼設也。羹，肉羹。胾，肉臠。齕，猶嚙也。葡、匏，皆菜名。○李文靖公治居第於封丘門外，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輔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公名沆，字太初，位宰相，謚文靖，宋雒州人。第，第宅。封丘，宋都門名。廳所以治事，故曰廳事。旋，回轉也。隘，窄狹也。太祝、奉禮，皆世蔭之官。已，太也。○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繇儉入奢易，繇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公名知白，字用晦，宋滄州人。初爲河陽掌書記，後爲宰相。謚文節。漢丞相公孫弘爲布被，汲黯曰：「弘俸禄多而爲布被，此詐也。」或人見文節之儉約，亦疑其詐，故引是以譏之。頓，遽也。○温公曰：「先公爲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甆，音慈。數，音朔。○温公父名池，字和中。行，猶巡也。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争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案，亦作按。○内法，謂宮内造酒之法。營，辦也。聚，積也。❶書，謂

❶「積」，霍刻本、沈刻本作「集」。

召客之書。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居位，謂居相位。時公已作相矣。

○温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赧，乃板切。矯，音皎。○忝，叨也。聞喜，進士宴名。垢，污；敝，壞；矯，拂；干，求也。

○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信民，名革，宋臨川人。康侯，文定公字也。人能甘澹泊，而不以外物動心，則可以有爲矣。擊節，一說擊手指節，一說擊器物爲節，皆通。嘆，嗟嘆。賞，稱賞。朱子曰：「學者須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外物至微末事，不得未必便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邪！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右實敬身李氏曰：「首十四章，實心術之要。次七章，實威儀之則。次一章，實衣服之制。末六章，實飲食之節。」

小學集註卷之六 終

童蒙須知

〔南宋〕朱熹　撰
嚴文儒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童蒙須知》，一作《訓學齋規》，一卷，宋朱熹撰。

作爲教育家的朱熹，一生有關教育的著述甚多，而尤重於蒙學教育。他認爲，兒童接受童蒙教學打好基礎，學會謹守心術之要、威儀之則、衣服之制和飲食之節，養成正道，「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成年之後，才能「通達事物」，「無所不能」。基於此，朱熹寫了《童蒙須知》，以規範兒童的思想品行、言談舉止。

是書始刻於何時，今已不可曉。又因篇幅短小，歷代少見單行本，多見存于各種叢書之中。現存的主要版本可分爲兩個系統：書名作《童蒙須知》的版本主要有元刊《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甲集·爲學》、清刊《東聽雨堂刊書·儒先訓要》（清光緒二十七年膠州聽雨何時軒刊本）、《西京清麓叢書續編·養蒙書》（清同治至民國間刊本）等；書名作《訓學齋規》的版本主要有明朱培《文公大全集補遺》卷七、《居家必備家儀》（明刊本）、《説郛》（清順治三年宛委山堂刊本）、《青照堂叢書摘次編》（清道光十五年朝邑劉際清等刊本）、《張楊園先生集·楊園先生經正録》（清同治十年江蘇書局刊本）等。此次校點，以《童蒙須知》（《東聽雨堂刊書·儒先訓要》本）爲底本，校以《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本及《訓學齋規》系統的《大全集補遺》及《説郛》本等，訂正了一些訛誤。疏漏不當之處，尚請讀者不吝賜正。

校點者　嚴文儒

童蒙須知

夫童蒙之學，始於衣服冠履，次及語言步趨，次及灑埽涓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雜細事宜，皆所當知。今逐目條列，名曰《童蒙須知》。若其修身治心，事親接物，與夫窮理盡性之要，自有聖賢典訓昭然可考，當次第曉達，兹不復詳著云。

衣服冠履第一

大抵爲人，先要身體端整。自冠巾、衣服、鞵韈，皆須收拾愛護，常令潔浄整齊。我先人常訓子弟云：「男子有三緊，謂頭緊、腰緊、脚緊。」頭謂頭巾，未冠者總髻；腰謂以絛或帶束腰；脚謂鞵韈。此三者要緊束，不可寬慢。寬慢則身體放肆，不端嚴，爲人所輕賤矣。

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衿領，結兩衽，紐帶不可令有闕落。飲食照管，勿令污壞；行路看顧，勿令泥漬。

凡脱衣服，必齊整摺疊箱篋中，勿散亂頓放，則不爲塵埃雜穢所污，仍易於尋取，不致散失。著衣既久，則不免垢膩，須要勤勤洗澣，破綻則補綴之，儘補綴無害，只要完潔。

凡盥面，必以巾帨遮護衣領，捲束兩袖，勿令有所濕。

凡就勞役，必去上籠衣服，只著短便，愛護勿使損污。

凡日中所著衣服，夜臥必更，則不藏蚤蝨，不即敝壞。苟能如此，則不但威儀可法，

又可不費衣服。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雖意在以儉化俗，亦其愛惜有道也。此最飭身之要，毋忽。

語言步趨第二

凡爲人子弟，須是常低聲下氣，❶語言詳緩，不可高言諠鬨，浮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督，但當低首聽受，不可妄自議論。❷長上檢責，或有過誤，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隱默，久卻徐徐細意條陳，云「此事恐是如此，向者當是偶爾遺忘」，或曰「當是偶爾思省未至」。若爾，則無傷忤，事理自明。至於朋友分上，亦當如此。

凡聞人所爲不善，下至婢僕違過，宜且包藏，不應便爾聲言。當相告語，使其知改。

凡行步趨蹌，須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躑。若父母長上有所喚召，卻當疾走而前，不可舒緩。

灑埽涓潔第三

凡爲人子弟，當灑埽居處之地，拂拭几案，當令潔净。❸文字筆硯，凡百器用，皆當嚴肅整齊，頓放有常處，取用既畢，復置元所。父兄長上坐起處，文字紙劄之屬，或有散亂，當加意整齊，不可輒自取用。凡借人文字，皆置簿鈔録主名，及時取還。牕壁、几

❶ 「是」，《大全集補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説郛》本作「要」。

❷ 「自」，原作「大」，據《大全集補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説郛》本改。

❸ 「當」，《大全集補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説郛》本作「常」。

案文字間，不可書字。前輩云：「壞筆污墨，瘝子弟職。書几書硯，自黥其面。」此爲最不雅潔，切宜深戒。

讀書寫文字第四

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净端正。將書册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册，詳緩看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强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熟則不待解説，自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子細，心眼既不專一，卻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亦不能久也。三到之法，❶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

凡書册須要愛護，不可損污縐摺。濟陽江禄，書讀未完，雖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爲可法。

凡寫文字，須高執墨錠，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污手。高執筆，雙鈎端楷書字，不得令手指著毫。

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潦草。

凡寫文字，須要子細看本，不可差訛。

雜細事宜第五

凡子弟，須要早起晏眠。

凡諠閧争鬭之處不可近，無益之事不可

❶「法」，《大全集補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説郛》本作「中」。

爲。謂如賭博、籠養、打毬、踢毬、放風禽等事。

凡飲食，有則食之，無則不可思索，但粥飯充饑不可闕。

凡向火，勿迫近火旁，不惟舉止不佳，且防焚爇衣服。

凡相揖，必折腰。

凡對父母、長上、朋友，必稱名。

凡稱呼長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如弟行者，則云某姓某丈。按《釋名》，「弟」訓「第」，謂相次第也。某丈者，如云張丈、李丈。某姓某丈者，如云張三丈、李四丈。

凡出外及歸，必於長上前作揖，雖暫出亦然。

凡飲食於長上之前，必輕嚼緩嚥，不可聞飲食之聲。

凡飲食之物，勿爭較多少美惡。

凡侍長者之側，必正立拱手。有所問，則必誠實對，言不可妄。❶

凡開門揭簾，須徐徐輕手，不可令震驚聲響。

凡衆坐，必斂身，勿廣占坐席。

凡侍長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

凡飲酒，不可令至醉。

凡如廁，必去外衣，❷下必盥手。

凡夜行，必以燈燭，無燭則止。

凡待婢僕，必端嚴，勿得與之嬉笑。執器皿必端嚴，惟恐有失。

凡危險，不可近。

凡道路遇長者，必正立拱手，疾趨而揖。

凡夜臥，必用枕，勿以寢衣覆首。

❶「妄」，原作「忘」，據《大全集補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説郛》本改。

❷「外」，《大全集補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説郛》本作「上」。

凡飲食，舉匙必置筯，舉筯必置匙。食已，則置匙筯於案。

雜細事宜，品目甚多，姑舉其略，然大概具矣。凡此五篇，若能遵守不違，自不失爲謹愿之士，必又能讀聖賢之書，恢大此心，進德修業，入于大賢君子之域，無不可者。汝曹宜勉之。

增訂發蒙三字經

〔南宋〕王應麟 撰
〔清〕許印芳 增訂
萬義廣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宋末王應麟所撰《三字經》行世後，增訂或模倣之本競起，《增訂發蒙三字經》爲其中優者。作者許印芳（一八三二—一九〇一），字茚山、麟篆，號五塘山人，雲南省石屏縣人，晚清詩人和教育家。先後任昆陽學正，永善教諭，昭通、大理教授，五華書院監院，經正書院山長等職。著有《五塘詩草》、《清秀集》，編撰有《陶詩匯評》、《增訂發蒙三字經》、《滇詩重光集》、《詩譜詳説》等。

王氏原本《三字經》一千零六十八字，三百五十六句；許氏增訂本三千五百一十六字，一千一百七十二句。《增訂發蒙三字經》可視爲許氏新作。與王氏原本比較，許氏在以下諸方面作了增補：一、比較全面地介紹了中國古人對人們生活大背景的宇宙天地的認識，如道、太極、陰陽、三才、三光、五行、五色、五味等。二、對天文、曆法、樂律方面也予以充分關注，學習增訂本，能瞭解到七政、三垣、三台、四輔、四餘、十二次、二十八宿，二十四節氣、七十二物候，南斗、北斗，日躔，月建、分野，八音、十二律等專門知識。三、補充了地理方面的知識，從中可以瞭解到九州、十二州，五嶽、五鎮，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十洲、三壺神、四海、南北極，四瀆、五湖，三川形勢，兩戒九塞，四要害、古都城，以及歷史地理經典名著。四、介紹了中國古人獨特的天地之學，比如用五行、天干、陰陽、四時相配相生來解釋，用卦象來推演比附天地宇宙。五、介紹了軍政、刑法，修身養性方面的知識。這些知識，雖然王氏原本《三字經》已有涉及，但增訂本作了較爲全面的補充。而勸學和歷史知識等方面，也有所增補。如，介紹了元以後的朝代，增加了一些職官、爵秩方面的內容。增訂本的長處是包含內容更廣泛。寫作目的之一，就是爲了彌補原本「疏脱敗闕」（語出增訂本劉春霖《敘》）。

至於三百一十六句相同或近似的部分，以王氏

原本與許氏增訂本互校，有如下一些變動：一、變換順序。如「稻粱菽，麥黍稷，此六穀，人所食」、「馬牛羊，雞犬豕，此六畜，人所飼」兩句，原本在五常和七情之間，增訂本移至勸學部分「有爲者，亦若是」後、「犬守夜，雞司晨」前，中間加上「日飽食，不用心。牢養獸，籠養禽」四句。增訂本這樣處理，條理更清晰。又如序儒家經書《周易》《尚書》《詩經》三《禮》《春秋》三傳等九經，增訂本嚴格按照《經典釋文・序録》所列古文經學的順序排列。二、加句。如原本「彼雖幼，身已仕。爾幼學，勉而致。有爲者，亦若是」，增訂本在「有爲者」前加「爲高山，起平地」兩句，使得轉換自然，語勢貫通。三、通過換字改變意義。如原本「彼既成，衆稱異。爾小生，宜立志」，增訂本改爲「彼既老，猶奮勵。爾小生，宜立志」，雖然都是鼓勵少年早立志，但啟發的角度有所不同。又原本「蘇老泉，二十七，始發奮，讀書籍」，增訂本爲「蘇老泉，二十五，始讀書，知好古」。原本「炎宋興，受周禪。十八傳，南北混」，增訂本改爲「趙宋興，受周禪。十八傳，南北判」，宋傳十八帝，爲元所滅，南北統一，原本契合歷史，增訂本誤。原本「《詩》《書》《易》，《禮》《春秋》，號六經，當講求」，增訂本改爲「《易》《書》《詩》，《禮》《春秋》，總五經，細講求」。六經缺樂，增訂本所改，是。四、換字，但基本上不改變文意。如原本「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子不學，易爲非。幼不學，老何爲」，增訂本改爲「養不教，父兄過。教不嚴，師偷惰。子失教，非所宜。幼不學，老傷悲」。

增訂本内容固然比原本豐贍，然比較原文的「句短而事略備，文簡而義頗賅」(語見增訂本劉《敘》)反見劣勢。敘事順序亦有混亂之處，例如，介紹集部辭章部分，列舉人物時代錯亂，有些人也不具代表性。又如，「君天下，爲天子。稱皇帝，自秦始。臣封王，必同姓，異姓王，唐宋盛」，本來是歷史方面的知識，但並未與歷史朝代放在一起敘述，而是與爵秩、職官、士民一起。又如述及河圖、洛書、八卦、九疇，與《周易》《尚書》也相隔甚遠。個別地方尚囿於傳統觀念而存在輕視科技的思想，如「正教行，禁奇淫，百

技巧，害人心。指南車，辨方位，木牛馬，亦小慧」。

《增訂發蒙三字經》最早的刻本由許氏監刻，當不晚於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此本目前已不傳，但所幸一九一四年編印之《雲南叢書》已據此本影刻，牌記爲「雲南圖書館藏版，甲寅年刻」。而上海書店《叢書集成續編》亦收有是書，且亦影印《雲南叢書》本。今即以一九一四年刻《雲南叢書》本爲底本加以標點整理。書前兩敘，原只標「敘」字，今分別改爲「劉敘」與「陳敘」。

校點者　萬義廣

目録

三

增訂發蒙三字經敘

今世黃小輩束髮受書，師輒授以坊本《發蒙三字經》。以其句短易讀，且使稍知名物義類，可爲儒門導先路也。予嘗見古刻本，正文皆大字，一行兩語，後有小字注釋。其敘史事，截止五代。卷端題名，書乃王伯厚所撰。伯厚爲宋末名儒，所撰之書最著者有《玉海》、《困學紀聞》，而流傳之廣未若此書。周徧閭閻，便於初學。夫人愛初生兒，哺開口乳，必乞乳他家兒而選乳母曰：「某也良，某也不良，兒眼識之無？」即授以書，與開口乳無異，書之美惡烏可不辨！竊謂伯厚原書意主勸學，詳於策勵。自仲尼「師項槖」以下引證十餘事，較量古人，責望今人，八面受敵，無隙閃避，儆惕之深，至於人不如物，後生讀之，足以激發志氣。是誠有功士林，故歷久不廢。惜其意主勸學而不亟講學，詳於策勵而略於啓發，書由孝悌引入見聞，雖有「知某數，識某文」之言，究竟開示寥寥。意謂研窮事理，歲月有待。然致知乃入道始基，導先路者，何容苟且！如是中人以上之資，稍長，擴其知識，固非王書所能限量。中人以下往往先入爲主，囿於見聞，蠡海管天，貽譏謭陋。爲偃鼠飲河者但求識字，以王書爲根柢，參讀《百家姓》、《千字文》、《四六言雜字》等書，滿腹之願已足。旋即棄而業農、工、商賈，異日又以所知督課子弟，雖努力向上，而見聞狹隘。王書開示之外，幾不知天壤閒更有何事何物，欲植蘭玉於庭階，胡可得也！且其書敘次草草，蓋由

忽視童孺，略不經意，措語遂有雜亂者、偏辟者、朦朧抵捂者。坊本續編史事，亦多𠾈啐譌謬，語欠分曉。總論全書敗闕處不一而足。以時賢以其淺近，直視爲棘門兒戲，不復繩之以師律，過矣。予不自量，嘗欲訂正而增益之，然未敢輕率下筆。既年過半百，謬司教鐸，訓迪後進乃職分内事，而訓迪之方首重此書。明知書有敗闕，爲尊先輩，箝口結舌，任其輾轉誤人，心大不忍。於是提綱挈領，補其所未備；繩愆糾繆，易其所未安。或謂非聖之書不名經典，王書襲取曹魏三字石經名，復引證《漢書·韋賢傳》「教子一經」語，高自標置，居之不疑，誕妄若此，尤當更易。是又不然。原其名經之意，慮夫教人而人侮其言，故依託聖哲，甘蹈僭竊之罪，斯固有害於己，而實無損於人。一旦憪然削其書名，於讀者無所裨益，於作者反似攘奪所有，不免掠美之嫌。迨流傳日久，作者名氏將遂湮滅，九原有知，能勿怨懟！今但刊其訛謬語，毋使貽誤後學，書名姑仍其舊。屬草後就正有道，稿凡十餘易而後定，覽者咸謂伯厚之書至是既可勸學，且可啓發童蒙，爲讀書講學之門徑。因自捐廉鋟板，以廣樂育。又慮塾師狃於積習，不解所以增訂之故，必將是古非今，欺誑冥幼，復著《辨説》若干條録置卷首，俾開卷了然。而卷中韻言兩倍原書，倘有博雅好事者爲之增補註釋，使塾師易於講解，學童易於領會，揆諸伯厚勸學之初心，當更愉快而無遺憾也夫！時光緒十有三年丁亥夏六月，雲南永善縣教諭石屏許印芳麟篆書。

是書付梓，有以應避字樣不寫代字，疑而來問者。謹按：應避字樣各有本字，又有通用之字。如宀下从寍是本字，與宀下从甯之字音義相通，雖分兩體，實是一字，並應敬

避也。避寫本字因以他字恭代，而代者正文之字不可牽混。如左从弓右从厶之字，以宏字恭代，凡宏道、宏化之類皆寫作宏，只可用之書牘，不許場屋引用。惟宏父、宏貢之類，是宏字正文，非代寫之字，均得引用。此類條件頗繁，驟難詳辨。兒輩初學識字，當先認明本字及通用字，以後詳細分辨，庶無繆戾之虞。此書於應避字樣皆寫本字，照例缺筆；或寫通用之字並加一圈，以示區別而著尊崇之義。爲課兒計，故數典不忘其初。覽者可勿疑也。許印芳識。

劉　敘

凡事貴慎始，始之不慎，終或至於謬誤乖戾而不能有所成。是以君子作事謀始，蓋其慎也，而況於爲學乎！學何始？《小學》其始也。朱子以聖賢爲學爲教之道，參以《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輯爲《小學》一書，規模節目於是備矣。黄小初識之無則，亦未能驟語及此。王伯厚所著《發蒙三字經》一書，句短而事略備，文簡而義頗賅，最便初學，則又小學之始也。惟其中疏脱敗闕，往往而是。淺見寡聞者或茫焉而不能知，而宏通淹雅之儒則又以其淺近而不屑過問。或以其爲昔人成書，不復敢動一筆、易一字，遂聽其沿訛習謬，貽誤童孺。嗚呼！何其蔽也。石屏許君茚山，博雅君子也。獨慨然思有以正之。如神禹導河，積石疏決開鑿，而其流始條達而不滯；如秦越人治病，洞見五臟癥結，鍼灸隨施而沉疴應手立愈。其爲學博而識精，其用心厚而力勤如此。書成，出以示余。回憶二十年前設童蒙館於荒村破屋閒，嘗以此書開導來學，而苦於無注，則隨所記憶而指示之，或擴充其所未備。既與之講經史各書，皆若有綱領於胸中，不至望洋向若而歎也。又況其勵志勸學，語尤警切，足以提醒愚蒙爲不少哉！惜未能如許君之訂訛補闕若是其精且確，而爲惠後學若是其大而遠也。陳文公曰：「童蒙之學以先入之言爲主。」王荆公教人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此書出而先入者正矣，得蒙以養正之義焉。爲館賓者隨其文義而引伸之，亦以使學

者馴至於淹貫而無難，而爲父兄者又於此而得善養之方。不獨伯厚勸學之心至此無憾，而天下爲父爲師、以養以教之心亦可以暢然而無憾也夫！

光緒十有四年戊子夏四月，署昭通府事貴陽劉春霖序。

陳敘

曩在滇垣志局，與南海譚公叔裕觀察論及《三字經》一書。公謂曾見古本，節録史事截至五代止，乃宋時粤中逸老某所作，非出自王伯厚。公博極羣書，攷校精核，其言當不誣。是此書之爲伯厚作未可定也。特其書便於初學，風行宇内，人手一編，童而習之。而其中罅漏正復不少。許茚山廣文爲之訂訛補要，自爲《條辨》，言之詳且確，誠蒙養之善本也。廣文輯之，雨山太守序而行之。郵寄示余。余竊慨世之訓童子者恒不得其要領，每讀朱子《小學》題辭，「蒙養弗端，長愈浮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數語，爲之三嘆不置。昔陳文恭公宦滇時，以培養童蒙爲亟務，捐廉設義學最多，並輯《養正遺規》書分布各學，所以訓童子者極爲肫摯。今此書行，與文恭設義學輯養正書之意相輔而行，其有益於蒙養之功者豈淺鮮哉！

光緒十有四年，歲在戊子秋七月，貴筑陳燦書於知足知不足齋。

增訂三字經條辨凡六十條

一、教養子弟，父兄皆有責成。《孟子》所云「樂有賢父兄也」。原書但以不教歸過於父，爲人兄者皆可置身局外。而凡有兄無父之人，兄更得以藉口諉過，坐觀成敗。究竟孤兒失教，責有攸歸。今特改加「兄」字，以儆世之「罔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其弟」者。

一、教之不嚴，非但師心怠惰，實由苟且偷安，誤人子弟。今特改加「偷」字，以規其過。

一、子弟失學，百病叢生。宜切指其弊，發人深省。原書「非所宜」、「老何爲」，語意浮淺，改之。

一、《學記》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此書引用，改「道」爲「義」以叶韻，義亦相通，故雖宜改，而仍从之。

一、「爲人子」以下，舉孝悌教人，對父兄而言，宜稱子弟，故改加「弟」字。

一、原書云「所當執」，謂執孝也；「宜先知」，謂知悌也，語太落空，改之。

一、《禮記·內則》篇云：「子生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王氏原書以某數某文導兒知識，即是此意。然當舉事物之大者，隨其數之自然，不宜拘執。乃執偏見以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爲定數，已覺鄙陋可笑。所舉又不盡屬典要，且有舛謬語。如三綱不指君父夫，泛言君臣父子夫婦，且不叶韻；十義不用《禮運》篇原文，以己意造

作，又與所言三綱重複；其舉六穀、六畜，毫無取義；言樂只舉八音，九族只舉内族，皆病偏枯。今於乖辟冗雜者刪之、改之，闕略者補之。以文義爲主，不計數目，庶免鄙陋之譏耳。

一、數生於一，成於十。以後皆以十倍遞加而算。十十爲百，十百爲千，十千爲萬，十萬爲億，十億爲兆，十兆爲京。由京加算，更有秭、垓、壤等名。詳見《風俗通》。此書原文既不分明，又不叶韻。所舉四方之名次序不順，亦不完備。今并改之。

一、規矩準繩，度量權衡，皆日用常行之事，亦儒者造道之方，初學所宜先知者。故增入數目之後。

一、三才萬象，由道而生，宜從道字説來。老子《道德經》云：「域中有四大，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此即至誠與天地參之義。而天地王之大，皆以有道而大，是道爲本也。《老子》書多精緻語，其確切者，與孔孟之言相表裏，無妨徵引也。

一、太極陰陽，理本平實。講學家好爲高論，求深反晦。遂謂童孺無知，不可告語。此欺人之談也。先儒謂天地形如雞子，又謂天地未分一氣混沌如雞子。所謂雞子，即雞卵，俗呼雞蛋，非雄雞腰子。朱子天有九重之説，亦從雞子白看出，深得體物之妙。今故以此設喻，開示初學，語既親切，頑石亦應點頭也。

一、道之本原，由氣而來。孔子明説「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者氣也，道者理也。氣載理而行，充塞宇宙，流而不息，鳶飛魚躍，寓目即是。若無此氣，此理何所依附？空空説理，無有是處。凡宋儒之言先有理後有氣者，由於崇尚理學，尊理太

過，故有此説。其蹈空落虛，甚於釋氏之寂滅。蓋必先有事物，而後歸於寂滅，故釋氏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蹈空者高談道義，蔑視事物，於源委曲折都不下細理會，致使天下一切制度器數有名無實。烏有子虛，莫此爲甚！其病根總在以理爲先，以氣爲後，流弊遂至於此。今增是書，力矯其弊。先言氣，後言理。其實即氣即理，不先不後。於孔子陰陽爲道之説，既不悖謬。初學讀之，胸有把握。異日講學，不至誤入歧途矣。

一、三才以下原書太略，今舉其義之大者補之。道之功用全在五行，故言之較詳。凡五行字面疊見處，各有意旨，不嫌重複也。

一、古人著書，每以天地人物分段。此書開示初學，意重人事，非以博物，故人事加詳，物理從略。而天地爲人事緣起，天事尤夥，不容忽略，故仍以天地人分段云。

一、大段中宜分小段。天事以星曆爲大端，故分兩段。地事以山水爲大端，亦分兩段。人事先舉帝王官民，下及物類，引出圖書，舉八卦九疇以示學者。卦疇乃三才合一之道，亦以暗收前文。再用提筆明舉三統，用側卸法，歸重人事。就一身而言，推及家國天下，從政教説到養蒙，引起讀書講學之事，爲全書大關鍵也。

一、天地人事，皆舉其大者。人事尤切於身心，最喫緊處。又在寶愛精氣神，勉立德功言。今分二條，詳言於後。

一、人之始生，稟天地絪緼之元氣，父母構合之元精，結胎成形，此得之先天者也。降生後，飲食所入，化精液而補助血氣，此得之後天者也。合精與氣，而神生焉。

神舍於心，具聰明才力而揮霍萬事。人身有此三者，其貴重甚於金銀珠玉，故謂之三寶，亦謂之三奇。人有金玉，萬分愛惜；於此三者，多不愛惜。或耽樂嗜好而放縱不收，或攻苦術業而勞耗過度，以致斲傷精氣，虧損元神。未壯先老，未老先衰，甚至虛症百出，盧扁莫治，短命絶祀，深可哀憐。愚魯人患此較少，聰慧人患此獨多。其受病皆自少年柔脆之日，發泄至寶，有以戕賊其性命也。爲父兄者爲之慎擇交游，嚴密管束。爲師保者又復講明利害，痛切誥誡。安有戕賊之患哉！

一、讀書須立志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人，勿徒望博取科第，作三年一人想。初時立定志氣，打破此關，以後方能附驥青雲，青雲以喻聖賢，非科第也。圖不朽之盛事。所謂不朽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皆有補於世道人心，古人謂之三不朽。天地萬物，皆有形質。凡是形質，無不朽者。形質内含精氣神，精枯氣竭而神散，形質因而朽壞。立德、功、言者，能使精、氣、神貫注流通於寓内。數窮理極，形質終壞，其精、氣、神聚而不散，故萬古長存。《孟子》所云浩氣塞天地，存神與同流，即是此義。不然，德功皆虛名，言亦空文耳，何以見其不朽耶！人有志於此三者，勿論窮達貧富，隨時隨地皆可著力。若謂必待身居富貴，方可有爲，乃無志之人，借巧言以塞責。彼之志原不在此三者。即使果得富貴，仍然一無所爲，不過尸位素餐，作守錢虜，醉生夢死以終其身。而福過灾生，富貴亦化爲灰燼。太史公曰：「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

數。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非常之人，舍德、功、言，何以自立哉！人能立此三者，則揚名後世，身歿而名不歿。不能立此三者，則虛生一世，草亡木卒，同歸於盡耳！豈不痛哉！以上二事，皆喫緊爲人處，故詳言之，以示初學。其他事件，講解時義理自見，不能備述。

一、人身所稟精氣，雖有天地父母之别，溯厥由來，無非五行之秀，故形體内分五藏，外開七竅。合内外而撮舉其要，則有五官。五官之用有五事。爲學之方以慎獨爲本，以養氣爲歸。原書太略，今皆補之。

一、五常有二説，一指五倫之教，《周書·泰誓》篇所謂「狎侮五常」是也；一指仁義禮智信之德，班固《白虎通·情性》篇所謂「人生而得五氣以爲常」是也。此書五常專指五德，其德根於五行之性，當剖析明白。原書云「不容紊」，此惟五倫之教宜然，以之言五性之德殊不貼切。改之。

一、人情不外欲惡兩端。《中庸》篇衍之爲四，曰「喜、怒、哀、樂」。《白虎通》衍之爲六，加「愛、惡」二字。《禮運》篇又衍之爲七，易「樂」爲「懼」，更加「欲」字。人情雖有多端，皆由五性而發。發而中節，足以扶成五性；發而偏勝，則爲五性之賊。故《大學》教人修身齊家先治七情，又當先修倫紀。原書都無分曉，今闡明之。

一、五典始見《虞書》。五者五倫，典者常法。謂五倫之教可爲常法也。分言之，則有十義，《禮運》篇云「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是也。雖分十義，仍是五典。若舉十義，詞太冗蔓。原書十義不

用《禮運》原文，尤爲猥雜。今特改正，但舉五典，不引十義云。

一、三綱當提明君父夫，原書太混，今已改正。至於師傅及朋友之倫，位則尊同君父，故《國語》稱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也。伯叔之親，次於父母，故《檀弓》稱「兄弟之子猶子也」，此皆倫常中扶持安全、兩相依賴者。原書疎略，今特補之。

一、九族有二義，一就門内九代之宗支而言，自高祖以至玄孫是也。一合内外之族黨而言，以父母妻三族，分其差等是也。内外九族，史書亦稱三族。以罪誅族者，謂之夷三族。世俗見王氏此書，不言内外九族，每認誅族爲九代之人。今特補之。五服乃九族要義，今亦補入。九代之玄孫在曾孫下，原書倒置，今亦改正。

一、政教之大者原書皆略而不言。其言樂，但舉八音，亦病偏枯。今舉大者示初學，樂之名義、聲律，亦爲補入。

一、教童稚讀書，首貴正其音義，次貴明其句讀，而訓詁則無所不包。原書儱侗，今分析之。

一、讀書務講專門之學，惟專而後能精，惟精而後可傳。各家專門之學，各有應讀之書，多者千餘種，少者數百種，至少亦有數十種。其卷帙備載《四庫》，故稱爲《全書》。學者語及《四庫》，每畏其多，不能遍讀。豈知以專門之學讀其書，爲數已是有限。又於其間分別大小，大者爲根本之書，義藴宏深。終身尋繹，妙緒無窮。小者爲枝葉之書，淺顯者借之引入門徑，新穎者借之參酌變化。如此分類求益，不畏其多，轉嫌其少矣。他書卷帙雖多，不及《四庫》全備。書既不全，所學

事理必有不明不通者。荒疎之病已伏於此，後日誤事，追悔無及。又凡專家之學，更須貫穿諸家，乃得醞釀深而見解確。如經學專治一經，餘經更須旁通也。史學專治一史，餘史更須參究也。旁通則醞釀深矣，參究則見解確矣。既深且確，方可言精。聖賢教人擇善，以博學爲先。此其義也。故今之學者必讀《四庫全書》，始能造真學問，爲不朽人物。四庫分部，自唐已然。伯厚宋人，撰此書時，略而不言，粗疎實甚。今特補出，以詔後生之有志讀書者。

一、書籍各有得失，辨之不早，最易誤人。紀文達公竭一生精力稽核校正，撰成《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於羣書源流利弊，考訂詳明，議論平允，乃書城之鎖鑰，學海之舟楫也。學者於應讀之書，檢察部頭，先讀《提要》，書之得失，了然於心。誦習時自能棄瑕取瑜，不至誤用聰明矣。

一、四庫之書以經史子集爲名目，以甲乙丙丁爲次序，甲經、乙史、丙子、丁集。王氏原書分經子史，倒置不妥。又不及集部，尤爲疎漏。子部但舉五子，簡略太甚。今按次序分爲四段。史部仍依原書。但敘史事，未舉切要史書，指示歸宿之處。經、子、集部，各舉書之切要者，或舉家數最著者，仍各示以讀之之法。集部並指示著述要旨，使知文字本源。四段分講，各有指歸。前用總提，後用總收。特增讀書四語，接入原書口誦心維四句，使之氣脈聯貫也。

一、正經之外，如《韓詩外傳》、《大戴禮記》之類，足以羽翼經傳。正史之外，如《國語》、《國策》、「三通」、《綱目》之類，與正

史相表裏，皆宜參讀參觀。子部家數雖多，當歸重儒家。集部詩文爲總匯，附以賦及詞曲，原書太略，今並補之。

一、讀書勿論專功何書，要皆期有實用。學以致其道，是大主腦。窮經所以明道。究史所以證經。讀子部當知道有正路而不惑於歧途。讀集部當知文以載道而不炫夫華藻。王氏原書闕略既多，偶有稱述，亦非要義。如讀子則曰「撮其要，記其事」，乃通套語，不切子書。讀史則曰「考世系，知終始」，語太粗淺。今並改之。

一、經籍之在官學者，趙宋以來，有十三經。而以五經爲大宗。在孔子删訂時，但有六經。《禮記·經解》篇所稱《易》、《書》、《詩》、《禮》、《樂》、《春秋》是其名目。六經内有《樂經》也。秦人燔書，而《樂經》亡，由是雅樂失傳，乃古今來一大恨事。漢人僅傳《樂記》篇，附《禮記》中。蓋能言其義而不習夫鏗鏘鼓舞者。高祖雖制《武德》諸樂，猶襲秦舊。武帝始立樂府，多雜俗樂。又表章六經，而《樂經》非古，徒存其名耳。惟《易》、《書》、《詩》三經及禮之三《禮》，《春秋》之三傳，總名五經。猶是先聖遺文，自漢以後，傳習無替。前明設科取士，又以《易》、《書》、《詩》、《春秋》、《禮記》定爲五經，至今相沿不改。王氏著此書時，當趙宋末造，《樂經》久廢，尚舉六經教人，已屬虚誕。而所號爲六經者，又以《易》、《書》、《詩》、《春秋》三傳及《周禮》、《戴記》當之，於古六經不合，與今五經亦悖。今特改正。至由漢人五經而分析之，分《易》、《書》、《詩》三經，分三《禮》、三傳合之爲九經。益以

《孝經》、《魯論》、《孟子》、《爾雅》則爲十三經。當全舉名目，以示初學。原書遺漏《儀禮》、《爾雅》，今並補之。

一、原書謂學必有初，意在小學、《孝經》而語不分明，且無定準。一則曰「小學終」，再則曰「《孝經》通」，皆從後面突然説出，見其尾不見其首，此語病也。而「小學終」一語，尤爲孟浪。蓋小學專講六書之學，乃經學根柢。或講字義，或講字音，童而習之，白首莫窮其藴奥，何有終極之時！其專門之書，自《爾雅》、《説文》以迄近代音學韻書，凡數十種，非初學所能驟讀者。小學原是經學，今於十三經後略舉書數種，以示學者。而孝爲百行之原，初學所讀之書當以《孝經》爲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也。

一、朱子《小學》稱名雖小，實道兼小大，講學家終身可以奉行，不但童稚宜遵循也。其書係采摘經、史、子、集薈萃成編。經史諸書菁華不盡於此，而所采摘一皆嘉言善行，可爲畜德之助。若但視爲童稚所需，則淺陋之見矣。世俗每認六書小學爲朱子書，尤屬紕繆，故詳辨之。

一、四書原在十三經内，宋人始分出，另行於世。其書傳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故稱爲四子書。亦稱四書。《朱子語類》分四書次序，以《大學》爲首，《魯論》次之，《孟子》又次之，《中庸》殿後。自明至今，官書以輩行，先後更定次序，《大學》、《魯論》居前，《中庸》第三，《孟子》第四。尊崇朱子章句者，又以《學》、《庸》、《論》、《孟》編次，亦通行無碍。王氏原書先敘《魯論》，於理尚順。其次即當敘《大學》，王氏乃敘《孟子》於《中庸》之前，又置《大

學》於末，乖舛甚矣。今特改正。原書於子思稱名，亦屬非禮，坊本改稱字，今從之。

一、原書敘作四書之人，《魯論》記孔子語，卻未敘出孔子，未免鶻突。《孝經》傳自孔子，初學當先讀《孝經》，亦當著明作經之人，且使下文敘《論語》處「羣弟子」二語亦有來歷。文字來踪去跡要有著落，此類是也。

一、《大學》、《中庸》二篇原在《禮記》內，宋儒程朱二子表章尊崇，爲之章句，遂各單行於世。然二篇大指皆在以禮治心，故是《禮經》文字。京山郝氏嘗有歸還原書之議，事雖未行，其本原要不可泯。今特於《禮記》下著明二篇，且以見《禮記》實是孔氏門徒所撰，決非二戴所得冒名也。

一、五經以世次先後爲序，一《易》二《書》三《詩》四《禮》五《春秋》。《禮經》若單舉《禮記》，著書者晚出孔氏之門，亦可敘次《春秋》之後。王氏原書敘《禮》在《詩》前，次序紊亂。今特改正。

一、經典各有主名，各有要旨。如《易》生於數而理寓焉，其道至周而大備。故曰《周易》。《書》自三皇以來，遞有紀載。以其傳自上古，故曰《尚書》。傳心之要，在一「中」字。《詩》之大指，歸於「思無邪」。後人尊用毛傳，故曰《毛詩》。講義當以《小序》爲主，而參宋儒之説。王氏原書於此等處尚多疎略。今各著明，以示初學。

一、三《易》之名見《周禮》。孔子黜夏、殷而贊《周易》，《連》、《歸》二《易》寖微，秦火後其書並亡，惟《周易》獨存。後世有傳《連》、《歸》易者皆僞撰也。王氏書敘三

《易》而不歸重《周易》，殊欠分曉。且三《易》平列，似乎《連》、《歸》與《周易》並重。三《易》並舉又似《連》、《歸》之《易》猶存。語病不小。典、謨、訓、誥、誓、命，乃《書》之六體，非「《書》之奧」。敘《周禮》之作，而稱「我姬公」，語生而俗。《禮記》乃七十子所作，漢之二戴不過刪其繁複，間有增益耳。王氏書稱「二戴著」《禮記》，坊刻又改「著」爲「註」，皆大謬。「禮樂備」一語，施之《禮記》不合。且《禮記》言樂，僅《樂記》一篇，以此稱「備」，陋矣。敘《詩》四語，誦與詠字不叶韻。敘《春秋》三傳亦欠明順。凡若此者後生不知其謬，用以考古對策，蒙譏遭擯，歸罪王書久矣。今爲逐一更正。如積年痼疾，一旦蠲除。伯厚九原有知，亦當稱快也。

一、史籍乃紀事之書。自有天地便有事蹟。述史事者當上溯盤古，次及三皇五帝。盤古氏剖判二儀，首出御世。任彦昇稱爲天地萬物之祖，夫婦人倫之始。史家稱爲三才首君，一號混沌氏。其人傳信已久，更無異議。三皇五帝之號，見於《周官》。其書掌之外史，《左氏春秋傳》稱爲三墳、五典，是即唐虞以前之史籍。可見羲農既作書契，自剖判以來事蹟，皆有紀載。後儒但據結繩而治，謂上古樸陋，無文字紀實。此妄言也。後儒又稱孔子刪《書》，斷自唐虞。此蓋於三、五史籍中，擇其典章醕備者著録爲經，垂萬世法，乃經出於史之明證，亦經史分門之肇端。而三、五史籍，自夏商迄周，藏諸史宬，爲稽古博文之資。孔子固不能廢，亦不敢廢。所謂刪者，采擇時有所不取耳，非竟芟除之也。不然，孔子一魯之大夫，

竟可芟除皇帝之書哉！至秦燔書，於是《墳》、《典》皆亡。後儒聞其名，不見其書矣。而欲考訂其人，遂舉近而可指者燧人、伏羲、女媧、神農、黄帝、少昊、顓頊、祝融、帝嚳、堯、舜十一人當之。各逞臆説，搯撦出入。或三或五，以充其數。聚訟紛然，迄無定論。司馬《史記》但紀五帝，而於《秦皇紀》特載博士議禮之説，曰：「古有天皇、地皇、泰皇，而泰皇最貴。」注云：「泰皇，人皇也。」夫上古之世，天地人事有闕多矣，苟非亶聰明，作元后，何能次第整理！固知經緯三才，實有其人。秦去古未遠，博士之説當有依據，或即三、五之書所傳述者。史遷但載其説於《秦紀》而不紀三皇；小司馬主鄭康成之説，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補作本紀，而補敘天、地、人皇於後，又不追敘盤古，皆非也。至宋儒五峰胡氏撰《皇王大紀》，始據秦博士説，以天、地、人皇爲三皇，而據孔子繫《易》所稱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爲五帝。中古聖人惟此五君，有先天開闢之仁，後天制作之義。道德之高，功烈之盛，迥非少昊、顓頊、帝嚳所及。胡氏據經斷爲五帝，其識卓矣。且其紀事始自盤古，下至燧人，統爲三皇紀。次自伏羲，下至虞舜，統爲五帝紀。名義正大，包孕閎深，既無滲漏，亦無偏袒。所紀之事，采摭史傳，貫通經籍，擇之精而語之詳。通儒咸推許之。此書既出，羣喙可息。近代王西莊鳴盛猶謂孔子繫詞，顯有區別。以羲、農爲上古聖人，是宜爲皇。以黄帝、堯、舜爲後世聖人，是宜爲帝。今以是説覆考《繫詞》，所云上古皆指羲、農之前，所云後世皆指

羲、農以後。如結繩而治，上古事也。伏羲作書契以代結繩，事載史册，確有明徵。然則伏羲爲上古乎？爲後世乎？西莊揑造區别之説，三尺童子亦知其妄矣。獨怪王伯厚著《困學紀聞》，以《史記·五帝本紀》依《大戴禮·五德》篇，列黄帝、堯、舜而不及羲、農，中間取顓頊、帝嚳湊足五數，未免疎謬。因引胡五峰説，以正其誤。是伯厚亦以五峰紀事爲允當也。而撰此發蒙之書，其敘史事，何竟抹摋盤古、天地人三皇，轉從孔安國《尚書序》説？以羲、農、黄帝爲三皇，於五帝則舍其三而稱二帝，乖辟如是，與《紀聞》正誤之意大有徑庭。予常疑此書非伯厚所作，乃後人僞託。此條尤其章章者。但以便於初學，真僞可勿深辯。此等乖辟之處，誤人不淺，亟宜更正。今既點易原書，復詳辨之，以解世俗之惑云。

一、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在唐虞則稱載，皆見《爾雅》。此書概稱爲載，謬矣。措詞亦有未愜當處。今並改之。

一、《史記·殷本紀》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乃作《夏社》篇」，言社不可遷之義。《竹書紀年》云「湯放桀後十八年，始屋夏社」。屋者，覆以屋也。古人於亡國之社覆之以屋，使氣不上通，而著其自絶於天之罪，因以垂戒也。此書稱「遷夏社」，與本事相反。「遷」字當改「屋」字。然「屋社」當從商而言，從夏自言仍不妥。今並其句改之。

一、征誅而有天下，始於黄帝。至湯伐夏，未引帝爲口實也，豈榆罔非天子、軒轅非諸侯哉？而南巢放桀，湯則内有慚德。一

若放伐之舉，身始作俑，且將教猱升木者。足見聖人處萬不得已之事，未嘗有一毫自恕之心。當表而出之，以儆來世矣。

一、周自后稷躬稼，至文王事殷，屢代忠厚，積德最深，故其子孫享國長久。此書以誅紂言，不妥，改之。

一、全史所載，以無道主而併一海内者，惟見秦之吕政，假禪讓名而篡奪人國者，實始曹魏，原書含糊，今並改之。

一、三國割據漢土，蜀爲正統，魏、吴爲僭國。晉篡魏，滅蜀、吴，而避胡，始遷江左，爲南朝。中原則爲元魏所據。此皆緊要大節目，原書一概含糊。今並改之。

一、元魏分東西，一禪周，一禪齊。周滅齊而禪隋。隋滅南陳，始混一天下，原書都無分曉。隋文帝傳煬帝後又有兩恭帝，實是三世，原書云不再傳，謬甚。今並改之。

一、篡唐者朱梁，宜著明。「國乃改」句弱，宜改增「步」字。

一、趙宋受周禪，宜著明。而原書「南北混」句，含糊尤甚。此下坊本補敘遼金元事皆不清晰，明傳十六世而亡，誤爲「十七」。今並改正。「權奄」四語太冗，删之。

一、流寇亡明，我朝世祖滅流寇而定天下，實取天下於羣盜之手，當據事直書，以昭信史。坊本誤稱太祖，兹已敬謹更正。

一、原書「心而惟」句，惟者思也，其字从豎心，寫作小，又可从糸，通作維字，亦思也。坊本誤从口作唯，講義爲獨者，可通唯字。若講義爲思者，不可通也。改之。

一、仲尼師項橐，乃好學，非勤學也；「古聖

賢」亦太混，改之。

一、「顔苦孔之卓」，揚子雲《法言》中語也，蓋取《魯論》卓立末從之意。此書引負薪掛角之勤苦，妄用「苦」「卓」字趁韻，殊欠通順，改之。

一、劉晏八歲號神童，「官正字」事見本傳。蘇洵年廿五始讀書，事見洵《上歐公書》，此書誤記年，又誤稱老，今並改之。

一、梁灝老而成名，此書引之，以勉後生。而語意未醒，改之。

一、原書引才女以勵男子，當用勵勉字，不當用警省字，改之。

一、原書「有爲者」二語孤懸若贅瘤，宜增二語配之。

一、原書舉六穀示人，今以飽食而不用心，貫串成文。又舉六畜示人，今以「犬守夜」四語串之。如此，則六穀、六畜皆有取義，不病冗雜也。

一、原書後半篇極力勸戒後生若輩春秋甚富，往往虚度光陰，最爲可惜。《淮南子》云：「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時難得而易失也。」今特增惜陰數語於篇末，以當晨鐘暮鼓，若輩誠知覺悟，自當愛日以好學，及時而力行，不至忨愒苟安矣。

許印芳識

附録勸孝詩

永慕廬歌六章 並序

座師長沙王益吾先生，光緒丙戌以大司成視學江蘇，作永慕廬江陰署中，徵詩遍海内，蓋以廣聖天子孝治天下之意，爲九土樹風聲，非直爲一家一國計也。印芳叨附翊教之末，擬作是歌，且鐫詩片，贈管内諸生及所識人，亦以廣先生之意云。

一、禽獸之别别以人，人倫有道孝爲先。嗚乎孝哉！江河日下，古道從而衰。

二、劉季分羹棄父，君號高祖；温嶠絶裾棄母，臣謚忠武。君豈不仁，臣豈不賢？嗚乎孝哉！衰君臣！

三、兒長娶妻，父母老醜。兒昵紅顔，肯戀白首？齧脣飴甘，不記乳哺在口；抱衾錦爛，不記繃褓在手。嗚乎孝哉！衰夫婦！

四、親在有同胞，親殁蔑同氣。朝析産孜孜争利，暮停葬斤斤争地。恨汝父母，多生昆季。嗚乎孝哉！衰兄弟！

五、賓客滿堂，父母置壁後。八簋享客，二簋享父母。伯歌叔舞勸客酒，曰此日祝父母壽。嗚乎孝哉！衰朋友！

六、波流滔滔，中有砥柱。孝法虞舜，廬結永慕。一日不忘親，終身道立身。錫類厚人倫，風俗盡還純。嗚乎孝哉，永奠乾坤！

增訂發蒙三字經

雲南叢書子部之二十七

浙東王應麟伯厚原本
滇南許印芳麟篆增訂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昔孟母，擇鄰處，處音杵。子不學，斷機杼。竇燕山，燕音烟。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俱音居。養不教，父兄過。教不嚴，師偷惰。子失教，易爲非。幼不學，老傷悲。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爲子弟，方少時，親師友，習禮儀。儀音移，俗訛義。香九齡，能溫席，子於親，孝當執。融四歲，能讓梨，弟於長，長音掌。悌當知。首孝悌，次見聞。知某數，識某文。一而十，百千萬，億兆京，億音亦。十倍算。規用員，矩用方。量多寡，度短長。權取均，衡取平。正爲準，直爲繩。東西横，南北縱，縱音宗。此四方，應乎中。連四隅，號八區，達上下，六合虛。宇宙間，有四大，道爲本，總萬化。一太極，二陰陽，生三才，明三光。太極象，如雞子，氣渾淪，函妙理。動氣陽，靜氣陰，氣生物，理寓心。三才者，天地人。人叶迎。三光者，日月星。天陽浮，地陰凝。日陽神，月陰靈，陰陽交，人乃生。精爲星，列於天。天叶汀。陽氣溫，陰氣肅。陽剛清，陰柔濁。濁叶竹。陽數奇，奇音基。陰數偶。陰極六，陽窮九。天包地，日孕月。道貴陽，忌陰孽。地承天，敷雨露，陽道成，陰德助。觀天文，七政齊。日生東，月生西。測晷景，晷音詭。驗漏刻，分晝夜，正南北。月蘇朔，弦下上，魄

滿晦，明滿望。一日周，十二時。三十日，一月期。十二月，爲一歲。三歲閏，平歲氣。歲有節，二十四。物候分，有七二。曰春夏，曰秋冬，四時行，一歲中。或生養，或斂閉，各分月，孟仲季。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施化普。有生尅，有合變，旺則衰，窮則反。五行化，爲五色，有青黃，赤白黑。五色中，五味含，有鹹苦，酸辛甘。金水陰，木火陽，土陰柔，動也剛。春東木，夏南火，火叶毀。秋西金，冬北水，中土旺。四時末，各分寄，十八日。天干十，干音幹，下同。配五行。木甲乙，火丙丁，土戊己，己音紀。金庚辛，水壬癸，木又生。地支數，十有二。有音又。子丑寅，卯辰巳，巳音似。午未申，酉戌亥。戌音恤，下同。配十干，五行在。水亥子，金申酉，火巳午，巳音似，卯叶某。木寅卯，藏戊土，辰戌內，藏己土，在丑未。十二辰，有肖屬。配星禽，數卅六。卅音颯。干繫日，奇偶求，五奇剛，奇音基。五偶柔。支建月，起仲冬。正建寅，正音征。百世通。干合支，紀厤數，廟諱。甲子周，六十度。天九重，重音蟲。有三垣。紫微垣，居北辰。太微垣，明堂位。天市垣，象都會。北斗七，運中央，酌元氣，天之綱。有三台，有四輔。文昌六，將相府。將相並去聲。南斗六，是天廟，進賢良，退不肖。南極一，是壽星，老人見，見音現。萬國甯。廟諱甯。斗極外，星踰萬，緯右旋，緯音位。經左轉。轉去聲。五緯名，火熒惑，木歲星，秉陽德，金太白，水辰星，土填星，填音鎮。秉陰精。木昌國，火喪亡，喪去聲。土安重，象女皇。金與水，附日行。金主兵，水主刑。金光盛，助日明，東啓明，西長庚。經星數，凡四七，帶衆星，拱北極。東蒼龍，西白虎，南朱鳥，北玄武。廟諱。中宿一，精黃龍，爲軒轅，司倮蟲。倮音羅，上聲。

地行星，有太歲，忌左迎，宜右背。景星瑞，名大醒。醒音晶。長彗蓬，彗音惠。妖星名。星有舍，舍音赦。十二次，日所躔，月交會。有孛炁，有羅計，此四餘，補闕義。星分野，別中外，昴畢間，華夷界。天垂象，見吉凶，見音現。善惡報，道至公。善有禍，惡有福，數偶然，理必復。大地形，度廣輪。度音奪。神州脈，起崑崙。九州土，冀兗青，兗音衍。豫梁雍，雍音用。徐揚荆。青冀分，幽并營，并音兵。肇十二，虞書名。中國治，四裔服。裔音意，服叶偪。曰夷蠻，曰戎狄。五嶽山，首岱宗，衡華恒，華音化。嵩當中。五鎮山，霍會稽，會音快。醫無閭，吴嶽沂。三十六，有洞天。七十二，福地全。有十洲，傳海外。三壺神，六鼇戴。四溟海，爲水王。南北極，皆冰畺。海別派，名不溷，曰渤漲，曰青瀚。四瀆水，布精英，江河濁，淮濟清。濟上聲，下同。河吞洛，江納漢，

淮會泗，濟會汶。汶音問。大五湖，瀦百江，廓洞庭，匯鄱陽，鄱音婆。青草合，丹陽分，注震澤，以太聞。名川數，凡六百，祀百源，人報德。河與海，通天潢，河道改，患難防。注山經，郭景純。注水經，酈道元。酈音力。史方輿，有紀要。利病書，宜探討。山川勢，流東北，首隴蜀，尾渤碣。西北高，東南下，乘乾方，馭函夏。分兩戒，限九塞。塞音賽。攬全局，四要害，一川陝，陝音閃。二青齊，三荆襄，四江淮。古都城，宅中冀，龍北蟠，聚燕薊。燕音烟，薊音計。都雍州，雍音用。宅關中，有關河，百二雄。都洛汴，勢平沓。都江浙，益卑狹。形勝地，資帝王。無德敗，有德昌。君天下，爲天子。稱皇帝，自秦始。臣封王，必同姓。異姓王，唐宋盛。五等爵，公侯伯，合子男，皆侯國。公孤號，三太少，師傅保，坐論道。論音倫。六卿職，六部同，吏户禮，兵刑

工。大夫士，皆在官，三百六，法周天。民有四，士爲貴，農工商，爲庶類。百蟲長，長音掌。首聖人，次龜龍，次鳳麟。河出圖，洛出書。八卦象，取河圖。乾三連，坤六斷，斷音短，下同。震仰盂，艮覆盌，離中虛，坎中滿，兑上缺，巽下斷。卦八重，重音蟲。六十四，繫辭焉，易道備。易音亦。洛書奥，九疇中，五行始，福極終。天開子，地闢丑，人生寅，萬事有。人三寶，精氣神。三不朽，德功言。立德貴，在脩身。有五官，心爲君。正心學，有宗旨。慎其獨，誠其意，行直道，養浩氣，其神存，長不死。曰貌言，視聽思，此五事，敬用之。曰仁義，禮智信，此五常，根五性。曰喜怒，曰哀懼，愛惡欲，惡音悟。七情具。七情勝，五性漓，人禽獸，界幾希。幾音基。治七情，先倫紀，正君臣，篤父子，別夫婦，睦兄弟，信朋友，五典備。三綱者，君父夫，臣子妻，務匡扶。事師禮，如君父。事伯叔，次父母。母音姥。高曾祖，父而身，傳子孫，至曾玄。廟諱。一本人，分九族。上下旁，制五服。內外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愛所親，敬所尊，愛敬立，可教民。富而教，政之要。勸農桑，興學校。校音效。教中和，以禮樂。有兵刑，除其惡。禮有五，經國家，吉與凶，軍賓嘉。樂有六，祀天祖，咸章韶，夏頀武。頀音互。象功德，作新樂，音克諧，毋相奪。有宮商，角徵羽。角音脚，徵音旨。君臣民，事物序。變宮徵，調五聲，調音迢。和律呂，樂音成。十二律，相爲宮，立萬法，起黃鐘。有金石，有絲竹，有匏土，有革木。此八音，宣八風。金石器，貫始終。正治國，奇用兵。登壇集，括武經。握機妙，在心帥。徒讀書，趙括敗。將帥材，將帥並去聲。六德總，嚴信和，智仁勇。五刑屬，有三千。除肉刑，漢孝文。

隋文帝，定刑制，曰笞杖，笞音痴。徒流死。三尺法，萬民命。上廉平，下無病。政教行，禁奇淫。百技巧，害人心。指南車，辨方位。木牛馬，亦小慧。經世略，統執中。教人術，先養蒙。凡訓蒙，須講究，正音義，明句讀。讀音豆。四庫書，分甲乙，有經史，有子集。全書目，有提要，得與失，當考校。校音叫。爲學者，必有初，先孝經，次四書。仲尼居，曾子侍，傳孝經，教萬世。論語者，二十篇，羣弟子，記善言。作大學，乃曾子，自脩齊，至平治。作中庸，子思筆，中不偏，庸不易。易音亦。孟子者，七篇止，講道德，說仁義。孝經通，四書熟，餘十經，以次讀。古六經，禮樂備，樂經亡，傳樂記。易書詩，易音亦，下同。禮春秋，總五經，細講求。易開天，文籍祖，理萬變，根象數。夏連山，殷歸藏，黜夏殷，周易昌。伏羲卦，文王彖，周公爻，孔子傳。傳去聲。繼墳典，尚書文，道政事，多王言。有典謨，有訓誥，有誓命，六體要。傳心法，一中字。有四始，如詩例，風雅頌，分四詩。賦比興，興去聲。無邪思。言情志，含美刺。小序說，明本義。有齊魯，有韓毛，四家學，毛氏超。周文公，作周禮，著六官，存治體。有儀禮，載遺文，傳士禮，十七篇。孔子徒，著禮記。學庸篇，尤純粹。大小戴，有增删，小戴禮，立學官。詩既亡，春秋作，寓褒貶，褒音包。別善惡。三傳文，傳去聲。左擅長，次公羊，次穀梁。春秋傳，傳去聲。分三經，與三禮，皆分行。有爾雅，釋雅言，殿羣經，子夏傳。孝經合，論孟連，十三經，於是全。大戴禮，董繁露，韓詩傳，陸詩疏，傳、疏並去聲。白虎論，七經緯，緯音位。資說經，不可廢。經訓本，出小學，解六書，說文確。五雅訓，三蒼文，考古韻，辨方言。傳經學，漢迄唐，有師承，訓詁

詳。詁音古，又音故。古注疏，疏去聲。宋發明，四書解，理致精。經典文，皆實事，因事跡，有文字。達事變，見理明，通經術，可施行。讀經日，兼讀史。證經義，窮事理。盤古氏，分天地。有三皇，天皇、地皇、人皇也。居上世。自羲農，至黃帝，合堯舜，五帝是。夏有禹，商有湯，周文武，稱三王。夏傳子，家天下，四百歲，商滅夏。湯放桀，有慚德，慚音讒。六百祀，至紂滅。周代商，代勿誤作伐。積德厚，八百年，最長久。周轍東，王綱墜，逞干戈，尚游說。說音稅。始春秋，終戰國，五霸强，七雄出。秦呂政，始兼并，并音兵。傳二世，楚漢爭。高祖興，漢業建，至孝平，王莽簒，光武興，爲東漢，四百年，魏受禪。禪音扇，下並同。蜀魏吴，三分國，蜀帝胄，魏吴賊。司馬晉，受魏禪，滅蜀吴，五胡亂。東晉牛，繼馬後，遷江左，百年久。宋齊繼，梁陳承，爲南朝，朝音潮。都金陵。北元魏，踞中原，傳十世，東西分。西禪周，東禪齊，周滅齊，禪於隋。隋滅陳，土宇一，子無道，三世滅。唐高祖，起義師，除隋亂，創國基，二十傳，三百載，載音宰。朱梁簒，國步改。梁唐晉，及漢周，稱五代，皆有由。趙宋興，受周禪，十八傳，南北判。南爲宋，北遼金，金滅遼，元內侵。元滅金，并滅宋，九十年，大一統。明滅元，都應天，號洪武，傳建文，永樂簒，樂音洛。遷北京，十六世，亡崇禎。清世祖，膺景命，平流寇，天下定。廿四史，全在茲，載治亂，知興衰。左國語，戰國策，及三史，務專力。有綱目，仿麟經，正紕繆，法戒明。有史通，論史法，析源流，析音昔。黜猥雜。猥音委。有三通，考掌故，通古今，識時務。經史通，讀諸子，辨純駮，尊孔氏。子家言，盈天下，兼儒墨，雜王霸。儒尊王，治中朝，朝音潮。通三極，道最

高。時中聖，羣賢輔，書爲經，垂萬古。傳道人，五百年，孟子後，聞見難。儒書外，人異説，歧路多，道術裂。周人師，楚鬻熊，孔問禮，老猶龍。老氏書，包衆妙，變於夷，傳佛教。莊列輩，並宗老，文雖工，失中道。稚川輩，好言仙，好去聲。道德意，彌失真。弥平聲。楊墨氏，無君父，佛老徒，實陰附。假王道，爲霸圖，文管晏，武孫吴。名法家，尚刻覈。覈音核。縱横家，縱音宗。善揣測。輯智略，立論説，傳吕覽，劉鴻烈。談儒術，有荀揚，荀揚从手，非木。雜黄老，雜申商。廣川董，河汾王，汾音焚。擇較精，語較詳。諸葛子，比顔氏，禮樂興，惜早死。文起衰，昌黎韓，原道篇，闢異端。道學傳，傳去聲。自宋始。皇極書，推邵子。星聚奎，五大儒，周二程，及張朱。陸氏學，與朱異，開姚江，顯經濟。濟去聲。後儒派，各有宗，百川分，歸海同。雜家學，有地

理，重甯親，廟諱。戒謀利。讀農書，稼穡艱。讀醫書，慎守身。讀算書，通數學。讀兵書，遏寇虐。書體八，畫法六。品學優，自絶俗。子史外，讀集部，古文辭，逮詩賦。楚人騷，辭賦宗。漢文章，三代風。魏著作，猶漢體。六朝人，朝音潮。尚偶儷。儷音利。唐復古，詩勝文。詞昌宋，曲盛元。奏議文，抵立功，賈董劉，陸宣公。勸懲詩，輔政治，韋諷諫，韋音危，諷音鳳。杜詩史。論文心，有雕龍。著詩品，鍾司空。文馬班，至震川。詩蘇李，至遺山。文宗韓，詩宗杜，八代上，尋初祖。經爲根，史爲幹，子枝葉，道一貫。漢魏來，百三家，采秋實，玩春華。華音花。唐以後，更尋繹，繹從糸，音亦。所願學，讀專集。文選理，務精熟。茂倩集，宜多讀。人文變，如化工，心性同，貌不同。修辭本，貴立誠，真實境，發心聲。學古人，忌沿襲，通變化，可自立。讀

經史，養德器。讀子集，考道藝。少求多，博反約，取菁華，菁音晶。棄糟粕。粕音剥。口而誦，心而惟，惟从心不从口。朝於斯，夕於斯。昔仲尼，師項橐，大聖人，且好學。好去聲。趙中令，讀魯論，論音倫。彼既仕，學且勤。披蒲編，蒲、編俱平聲。削竹簡，彼無書，且知勉。頭懸梁，錐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螢，如映雪，家雖貧，學不輟。如負薪，如掛角，身雖勞，猶苦學。蘇老泉，二十五，始讀書，知好古。彼未老，已悔遲，已音以。爾小生，宜早思。若梁灝，八十二，對大廷，魁多士。彼既老，猶奮勵，爾小生，宜立志。瑩八歲，瑩音營，又音映。能賦詩。泌七歲，能詠碁。彼穎悟，人稱奇，爾幼學，當效之。蔡文姬，能辨琴。謝道韞，能咏吟。彼女子，且聰敏，勔音敏。爾男子，當自勔。唐劉晏，方八歲，號神童，官正字。彼雖幼，身已仕，已音以。爾幼學，勉而至。爲高山，起平地，有爲者，亦若是。稻粱菽，麥黍稷，此六穀，人所食。日飽食，不用心，牢養獸，籠養禽。馬牛羊，雞犬豕，此六畜，人所飼。犬守夜，雞司晨，苟不學，曷爲人。蠶吐絲，蜂釀蜜，釀音讓。人不學，不如物。幼而學，壯而行，上致君，下澤民。民叶名。揚名聲，顯父母，母音某。光於前，裕於後。人遺子，遺去聲。金滿籯，我教子，惟一經。人生世，百年客，少年時，最難得。禹寸陰，陶分陰，日一刻，值千金。勤有功，戲無益，戒之哉，宜勉力。

是書大都四句一韻，間有八句一韻，十二句一韻者。文義亦多四句一義，節目繁者亦八句、十二句，其義始備。要皆依韻立言，詳明整齊，無混雜破碎之病。今刻讀本一行四句，界畫分明，讀者亦當以四句爲率。聰穎之人加倍誦讀，一

徧可讀八句、或十二句、十六句，魯鈍者一遍讀四句。口耳既熟，從而講貫涵泳，心領神會，容易明白。若將聲韻文義割截牽搭，作六句讀，十句讀，十四句讀，口耳之間混雜受病，講解時難免錯誤矣。書中文義當有注釋。原書有注，各附正文後，不便誦讀。今用大字寫刻正文，專作讀本。有增補注釋者，宜用小字，頂格寫正文，低格寫注釋，刻附讀本後，另作講解之本。則兩得便宜。凡教初學之書，並須分析講讀。坊刻書本不能盡如此法。有如法者往往翻刻苟且，字多訛謬，甚至删削原書，希圖賤售，貽害無窮。余監刻是書，並無訛字。卷首條辨，亦無漏義。有翻刻者，務須認真校對，全刻原書。若妄行删削，或書多訛字，余必根究而毁其板。慎之慎之！許印芳識。

增訂發蒙三字經終

弟子規

〔清〕李毓秀 撰

王雪華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弟子規》，清李毓秀撰。李毓秀，字子潛，號采三，山西絳州(今新絳縣)人。據乾隆《直隸絳州志・人物志》記載，李毓秀師從明清之際著名學者黨成學習和遊歷近二十年，謹守師説，並傳其衣缽。其學尤精研《大學》和《中庸》。晚年於敦復齋講授《易經》，慕名聽講者頗多，監察御史、山西太平(絳州鄰縣)人王奐曾曾多次問學，深爲折服。李毓秀曾以國學生注選縣丞。終年八十三歲。其著作另有《四書正譌》、《四書字類釋義》、《學庸發明》、《讀大學偶記》、《宋孺夫文約》、《水仙百詠》等。

《弟子規》原名《訓蒙文》，後經山西浮山人賈存仁修訂，改名《弟子規》。全書以《論語・學而》中的「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的文義爲綱目，以三字韻語的形式，分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與爲學等方面應該恪守的行爲規範，核心思想是孝弟仁愛，目的是培養弟子的仁義道德之風。《弟子規》流傳甚廣，與《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成爲清代乃至民國時期通用的兒童蒙學讀物。

《弟子規》之始刻本不詳。現行版本有清咸豐五年(一八五五)慎修堂《復興齋叢書》刻本(簡稱「慎修堂本」)、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傳經堂《蒙養書十三種》刻本(後入《西京清麓叢書》外編，簡稱「傳經堂本」)、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南京李光明莊刻本等。彭城知縣王檢心在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任高淳知縣時，曾將所見《弟子規》重加校訂付梓，該版因戰亂毀於南京。咸豐五年，王檢心在彭城再刻《弟子規》，是爲慎修堂本。再刻版前有王檢心所撰《弟子規題辭》，述《弟子規》於童蒙之教益及重刻緣由，又録已毀版之王撰《重刻弟子規序》，以及王檢心的門生兼校訂者戴楫所作序。

慎修堂本與傳經堂本的區別有二：其一，目次

不同。慎修堂本共分八個部分,即總敘、入則孝、出則弟、謹、信、泛愛衆、親仁、餘力學文,傳經堂本則分作五個部分,將「入則孝」和「出則弟」、「謹」和「信」、「泛愛衆」和「親仁」各合併爲一類,慎修堂本的分類似更明晰。其二,某些段落的位置有所移易。如慎修堂本《信》中「見人善」至「漸相親」一段,傳經堂本則位於《泛愛衆而親仁》中。以刻蒙學書籍著名的李光明莊刻本目次與傳經堂本完全相同,而内容則更接近慎修堂本。今以慎修堂本作底本,校以傳經堂本、李光明莊刻本。

校點者　王雪華

弟子規題辭

人性皆善，習始相遠。童蒙宜養，首在務本。如芽初長，如苗甫生。保愛護惜，聿觀厥成。絳州李君，譔爲韻語。用規弟子，綱目畢舉。入孝出弟，敬長愛親。行謹言信，葆我天真。衆宜泛愛，親仁最要。餘力學文，殷勤告詔。旨遠言近，易知易能。童而習之，終身兢兢。乙巳之歲，用付剞劂。淳溪生徒，勃然發越。迄今十載，人猶知興。忽遭寇氛，板燬金陵。兹逢乙卯，民情安定。爰設義學，大道可證。重命梓人，再鐫棗梨。俾廣其傳，作聖階梯。孰非父兄，孰無子弟。循行罔怠，立大根柢。

大清咸豐五年歲次乙卯端陽後七日内鄉王檢心謹題於彭城官舍之復性書屋

重刻弟子規序

古今大聖大賢自其幼時已不同於人，非獨其資質異常，亦由教之有道也。嘗見世之爲父兄者，姑息其子弟，不肯使守規矩，以爲年尚幼稚。其子弟習成驕縱之態，幼時已不受約束於父兄，比長，益悖慢無禮，作奸犯科，無所不至。其父兄始欲教訓之，督責之，而其子弟狎恩恃愛，怙惡不悛，甚者或與父兄爲仇，其父兄始悔前此之姑息養奸也，亦已晚矣。

乙未之歲，余計偕入都，與倭艮峰、楊毅齋諸君子訂性命之交，見《弟子規》一書，其家子弟多誦之。余觀其書，蓋絳州李子潛先生即《論語》「弟子入則孝」一章譔爲韻語，言淺意近，段落分晰。弟子讀之，明白易曉；弟子習之，簡切易行。推而廣之，雖大聖大賢，終身行之不能盡。余購以歸，課兒輩，訓童蒙，皆有成效。歲在乙巳，視事高淳，憫其俗尚巫鬼，費用無節，而謀所以教之。即取其無益之費，令作爲有益之舉。勸設義學，將次告成，因思教人首重蒙養。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古今同慨。乃復取《弟子規》一書，重加校訂，付諸梓人，分頒各義學中。意欲使爲弟子者，誦此書而玩味之，以端其始，庶幾習慣成自然，少成若天性，而聖賢教人之道，可次第而施，而弟子希賢希聖之基，亦由此而立。雖不敢自謂化民成俗，而亦未必無小補云爾。

大清道光二十五年歲在乙巳長至前一日後學王檢心謹序於淳溪官舍

重刻弟子規序

絳州李子潛先生著有《弟子規》一書。楫爲子涵先生校刊是書畢，而先生命楫爲之序。楫序之曰：昔朱子嘗疑《曲禮》「衣無撥，足無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户，視必下」等，皆是古人教小兒語。蓋其文三字爲句，又爲韻語。户，音祜，侯古切，上聲。下，音户，古韻讀如此。凡《周易》、《詩》三百篇，叶韻處皆合。所言者又威儀之末節，故知爲教小兒語也。子潛先生依《論語》弟子章，著《弟子規》。書凡八章，首章總敘，其目次按入則孝、出則弟、謹、信、泛愛衆、親仁、餘力學文分章。其文亦三字爲句，皆爲韻語，共一百八十韻，一千有八十字，便於童子誦讀，明白簡切，易知易行。所言皆弟子之事，而所以爲成人之道，實基乎此。信乎聖言之義疏，而蒙士之準的。

已昔先生曾刻是書於高淳，其自序云：「余計偕入都，與倭艮峰、楊毅齋諸君子訂性命之交，見《弟子規》一書，其家子弟多誦之。余購以歸，課兒輩，訓童蒙，皆有成效。歲在乙巳，視事高淳，勸設義學，重加校訂，付諸梓人，分頒各義學中。」及先生任銅山縣令，因板在江甯遭亂無存，又重刊以教銅山士民，則是書之得以流布南方而傳之無窮者，蓋先生表章之力也。夫爲人父兄，莫不欲有賢子弟者，人之情也。是書原本聖人教弟子之法，可以傳於後世。其言簡而義該，雖終身行之不能盡。楫以爲童子入書塾，讀王伯厚先生《三字經》後即可授讀是書，使之誦習，而爲之講明其義。蓋父兄誠得此規，以教其子弟，俾弟子當天性未漓時，飫聞孝、

弟、謹、信、愛衆、親仁、學文之訓，童而習之，終其身而可以不忘，程功甚少，而獲益甚大。則是書之刻，其有功於蒙養，而可以化民成俗，爲何如？ 而凡有教子弟之責者，可不體先生之意，而服其教耶？

若李子潛先生自著有此規外，其生平行事不少概見。 棏序其書，蓋未嘗不爲之想見其人，以爲是闇然自修之君子云。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端陽後七日門生戴棏謹序

弟子規[1]

弟子規，聖人訓。
首孝弟，次謹信。
泛愛衆，而親仁。
有餘力，則學文。

右總敘

父母呼，應勿緩；
父母命，行勿懶。
父母教，須敬聽；
父母責，須順承。
冬則温，夏則清，
晨則省，昏則定。
出必告，反必面，
居有常，業無變。
事雖小，勿擅爲，
苟擅爲，子道虧。
物雖小，勿私藏，
苟私藏，親心傷。
親所好，力爲具；
親所惡，謹爲去。
身有傷，貽親憂；
德有傷，貽親羞。
親愛我，孝何難；
親憎我，孝方賢。
親有過，諫使更，
怡吾色，柔吾聲。
諫不入，悦復諫，
號泣隨，撻無怨。

[1] 此標題爲校點者新加，底本無。

親有疾，藥先嘗，
晝夜侍，不離牀。
喪三年，常悲咽，
居處辨，酒肉絕。
喪盡禮，祭盡誠，
事死者，如事生。

右入則孝

兄道友，弟道恭，
兄弟睦，孝在中。
財物輕，怨何生，
言語忍，忿自泯。
或飲食，或坐走，
長者先，幼者後。
長呼人，即代叫，
人不在，己即到。
稱尊長，勿呼名；
對尊長，勿見能。
路遇長，疾趨揖，
長無言，退恭立。
騎下馬，乘下車，
過猶待，百步餘。
長者立，幼勿坐；
長者坐，命乃坐。
尊長前，聲要低，
低不聞，卻非宜。
進必趨，退必遲，
問起對，視勿移。
事諸父，如事父；
事諸兄，如事兄。

右出則弟

朝起早，夜眠遲，
老易至，惜此時。

晨必盥，兼漱口，
便溺回，輒淨手。
冠必正，紐必結，
襪與履，俱緊切。
置冠服，有定位，
勿亂頓，致污穢。
衣貴潔，不貴華，
上循分，下稱家。
對飲食，勿揀擇，
食適可，❶勿過則。
年方少，勿飲酒，
飲酒醉，最爲醜。
步從容，立端正，
揖深圓，拜恭敬。
勿踐閾，勿跛倚，
勿箕踞，勿搖髀。
緩揭簾，勿有聲；
寬轉灣，勿觸稜。
執虛器，如執盈；
入虛室，如有人。
事勿忙，忙多錯，
勿畏難，勿輕略。
鬬鬧場，絶勿近；
邪僻事，絶勿問。
將入門，問孰存，
將上堂，聲必揚。
人問誰，對以名，
吾與我，不分明。
用人物，須明求，
倘不問，即爲偷。
借人物，及時還，

❶「食適可」，傳經堂本作「適可止」。

後有急，借不難。❶

右　謹

凡出言，信爲先，
詐與妄，奚可焉。
話説多，不如少，
多易錯，❷少易好。
奸巧語，穢污詞，
市井氣，切戒之。
見未真，勿輕言，
知未的，勿輕傳。
事非宜，勿輕諾，
苟輕諾，進退錯。
凡道字，重且舒，
勿急疾，❸勿模糊。
彼説長，此説短，
不關己，莫閒管。

見人善，❹即思齊，
縱去遠，以漸躋。
見人惡，即内省，
有則改，無加警。
惟德學，惟才藝，
不如人，當自勵。
若衣服，若飲食，
不如人，勿生慼。
聞過怒，聞譽樂，
損友來，益友卻。
聞譽恐，聞過欣，

❶「後有急借不難」，李光明莊刻本作「人借物有勿慳」。
❷「多易錯」至「奸巧語」，李光明莊刻本作「惟其是勿佞巧刻薄語」。
❸「疾」，傳經堂本作「遽」。
❹「見人善」至「漸相親」，傳經堂本作「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愈加勉揚人惡即是惡疾之甚禍且作」，而「見人善」至「漸相親」一段另置於「小人進百事壞」之後。

直諒士，漸相親。
無心非，名爲錯，
有心非，名爲惡。
過能改，歸於無，
倘揜飾，增一辜。

右　信

凡是人，皆須愛，
天同覆，地同載。
行高者，名自高，
人所重，非貌高。
才大者，望自大，
人所服，非言大。
己有能，勿自私，
人有能，勿輕訾。
勿諂富，勿驕貧，
勿厭故，勿喜新。
人不閒，勿事攪，
人不安，勿話擾。
人有短，切莫揭，
人有私，切莫説。
道人善，[1] 即是善，
人知之，愈思勉。
揚人惡，即是惡，
疾之甚，禍且作。
善相勸，德皆建，
過不規，道兩虧。
凡取與，貴分曉，
與宜多，取宜少。
將加人，先問己，
己不欲，即速已。

[1] 「道人善」至「禍且作」，傳經堂本置於上文「不關己莫閒管」之後。

恩欲報，怨欲忘，
報怨短，報恩長。
待婢僕，身貴端，
雖貴端，慈而寬。
勢服人，心不然，
理服人，方無言。

右泛愛衆

同是人，類不齊，
流俗衆，仁者希。
果仁者，人多畏，
言不諱，色不媚。
能親仁，無限好，
德日進，過日少。
不親仁，無限害，
小人進，百事壞。

右親仁

不力行，但學文，
長浮華，成何人。
但力行，不學文，
任己見，昧理真。
讀書法，有三到，
心眼口，信皆要。
方讀此，勿慕彼，
此未終，彼勿起。
寬爲限，緊用功，
工夫到，滯塞通。
心有疑，隨札記，
就人問，求確義。
房室清，牆壁淨，
几案潔，筆硯正。
墨磨偏，心不端，
字不敬，心先病。
列典籍，有定處，

讀看畢，還原處。
雖有急，卷束齊，
有缺壞，就補之。
非聖書，屏勿視。❶
蔽聰明，壞心志。
勿自暴，勿自棄，
聖與賢，可馴致。

右餘力學文

❶ 「屏」，傳經堂本作「絶」。

曾文正公家訓

〔清〕曾國藩 著
黄長義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曾國藩(一八一一—一八七二),初名子城,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中國近代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理學家、文學家。曾國藩出生于耕讀並重的士人家庭,幼從父學,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入縣學爲秀才,翌年中舉,道光十八年中同進士。此後從翰林院庶吉士累遷侍讀、侍講學士、文淵閣值閣事、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職。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太平軍攻入湖南,丁憂在家的曾國藩受任爲湖南團練大臣,後成爲剿滅太平天國的湘軍主帥,封太子太保、一等勇毅侯,先後任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在學術上,曾國藩以宋學爲宗,同時兼采漢學,一生精研義理、考據、辭章、經濟之學,皆蔚爲大觀,卓有成就,兼具「中興名臣」與「理學重鎮」的雙重身份。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卒于兩江總督任上,謚「文正」。後人對曾國藩的評價見仁見智,褒貶不一。章太炎謂爲「譽之爲聖相,讞之爲元兇」。

曾國藩去世後,清朝統治者開始在長沙傳忠書局組織編纂曾氏文集。《曾文正公家訓》即由當時著名學者長沙人曹耀湘主持編輯,由楊仲蕃刻字,於光緒五年(一八七九)由傳忠書局刊行。因此前傳忠書局編纂的《曾文正公全集》已於光緒三年刊印,故此刊《曾文正公家訓》係單行本。《曾文正公家訓》分爲上、下兩卷,編者精選出曾國藩教育子女的家書一一七封,上卷五十五封,下卷六十二封。除一封寫給叔父、二封寫給夫人、一封寫給侄子之外,其餘皆寫給兒子曾紀澤、曾紀鴻,内容涉及持家、治學、修身、爲人、處世、養生等多方面。後人評價《曾文正公家訓》「言近旨遠,意誠詞懇,娓娓不倦,尤足振聵發聾,警頑立懦,使人滌瑕蕩穢,化惡遷善,於轉移風氣,變化氣質,所關匪淺」(玉渝語)。《曾文正公家訓》刊行以後,士大夫之家皆以之爲教育子弟的教材,故各地紛

紛翻刻，光緒中葉後已遍及大江南北，幾於家有其書，在近代中國社會産生了深遠影響。著名學者錢穆盛贊曾國藩爲「中國一大教育家」。

除傳忠書局原刻本外，晚清至民國年間流傳的各種版本的《曾文正公家訓》多達數十種。主要有：光緒十三年上海鴻文書局鉛印本、光緒十六年上海廣百宋齋鉛印本、光緒十六年鴻寶南局鉛印本、光緒二十九年上海鴻寶書局石印本、光緒三十二年商務印書館鉛印本、光緒年間上海申報館鉛印本、宣統元年（一九〇九）章福書局石印本、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上海鑄記書局石印本、民國年間著易堂書局石印本、民國十八年上海世界書局石印本、民國十八年上海廣益書局石印本、民國二十四年上海大達圖書供應社鉛印本等，或爲單行本，或與家書、日記合刊，或與全集合刊。各種版本皆以傳忠書局刻本爲基礎編輯，印刷質量則參差不齊。一九六五年，臺灣學生書局編輯《湘鄉曾氏文獻》，將曾國藩、曾國潢、曾國荃、曾國葆、曾紀澤、曾紀鴻等人的部分手稿影印出版，文獻價值甚高。一九九七年海南出版社出版了由鍾叔河匯編校點的《曾國藩往來家書全編》，以臺北故宫博物院藏曾國藩及其家人親筆家書墨跡、湖南省圖書館藏曾國藩親筆家書墨跡、湖南省圖書館藏曾國藩家書「録副抄件」及「發刻抄件」、傳忠書局刻本《曾文正公家書》及《曾文正公家訓》爲基礎整理校點，是名副其實的家書「全編」。本次校點，以傳忠書局原刻本爲底本，以臺灣學生書局《湘鄉曾氏文獻》（簡稱「《湘鄉文獻》」）爲校本，以光緒十六年鴻寶南局校印本（簡稱「鴻寶南局本」）和海南出版社《曾國藩往來家書全編》（簡稱「《家書全編》」）爲參校本，凡《湘鄉曾氏文獻》中有手跡的以手跡爲主進行校勘，無手跡的以《曾國藩往來家書全編》所收來自手跡的書信和鴻寶南局校印本進行校勘。

校點者　黄長義

曾文正公家訓卷上

咸豐六年丙辰九月念九夜手諭，❶時在江西撫州門外

字諭紀鴻兒：

家中人來營者，❷多稱爾舉止大方，余爲少慰。凡人多望子孫爲大官，余不願爲大官，但願爲讀書明理之君子。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

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氣習，飲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風。極儉也可，略豐也可，太豐則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爾年尚幼，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習懶惰。無論大家小家、士農工商，勤苦儉約，未有不興；驕奢倦怠，未有不敗。爾讀書寫字，不可間斷。早晨要早起，莫墜高曾祖考以來相傳之家風。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爾之所知也。

凡富貴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學作聖賢，全由自己作主，不與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學爲聖賢，少時欠居敬工夫，至今猶不免偶有戲言戲動。爾宜舉止端莊，言不妄發，則入德之基也。

❶「念」，鴻寶南局本作「廿」。
❷「人」，鴻寶南局本作「之」。

咸豐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舟次樵舍，下去江西省城八十里

字諭紀澤兒：

余此次出門，略載日記，即將日記封每次家信中。聞林文忠家書即係如此辦法。爾在省僅至丁、左兩家，餘不輕出，足慰遠懷。

讀書之法，看、讀、寫、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爾去年看《史記》《漢書》《韓文》《近思録》、今年看《周易折中》之類是也。讀者，如四書《詩》《書》《易經》《左傳》諸經、《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咏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譬之富家居積，看書則在外貿易，獲利三倍者也；讀書則在家慎守，不輕花費者也。譬之兵家戰争，看書則攻城略地，開拓土宇者也；讀書則深溝堅壘，得地能守者也。看書與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❶讀書與「無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廢。

至於寫字，真行篆隸，爾頗好之，切不可間斷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遲鈍，吃虧不少。爾須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書一萬則幾矣。

至於作諸文，亦宜在二三十歲立定規模，過三十後則長進極難。作四書文、作試帖詩、作律賦、作古今體詩、作古文、作駢體文，數者不可不一一講求，一一試爲之。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過時不試爲之，則後此彌不肯爲矣。

至於作人之道，聖賢千言萬語，大抵不

❶「與」，原作「如」，據《湘鄉文獻》改。

外「敬」、「恕」二字。「仲弓問仁」一章，言敬恕最爲親切。自此以外，如「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爲泰而不驕」，「正其衣冠，儼然人望而畏，斯爲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爾心境明白，於「恕」字或易著功，「敬」字則宜勉强行之。此立德之基，不可不謹。

科場在即，亦宜保養身體。余在外平安，不多及。

再，此次日記，已封入澄侯叔函中，❶寄至家矣。余自十二至湖口，十九夜五更開船晋江西省，廿一申刻即至章門。餘不多及，又示。

咸豐八年八月初三日

字諭紀澤：❷

八月一日劉曾撰來營，接爾第二號信，并薛曉帆信，得悉家中四宅平安，至以爲慰。

汝讀四書無甚心得，由不能「虛心涵泳，切己體察」。朱子教人讀書之法，此二語最爲精當。爾現讀《離婁》，即如《離婁》首章「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吾往年讀之，亦無甚警惕。近歲在外辦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許，從心而不從法，則下凌上矣。「愛人不親」章，往年讀之，不甚親切。近歲閱歷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

❶ 「函」，《湘鄉文獻》作「械」。
❷ 「澤」下，《湘鄉文獻》有「兒」字，下多同，不出校。

不足也。此切己體察之一端也。

「涵泳」二字，最不易識。余嘗以意測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潤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潤花，過小則難透，過大則離披，適中則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過少則枯槁，❶過多則傷澇，適中則涵養而浡興。泳者，如魚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謂魚躍於淵，活潑潑地；莊子言濠梁觀魚，安知非樂：此魚水之快也。左太沖有「濯足萬里流」之句，蘇子瞻有「夜卧濯足」詩，有「浴罷」詩，亦人性樂水者之一快也。善讀書者，須視書如水，而視此心如花、如稻、如魚、如濯足，則「涵泳」二字，庶可得之於意言之表。爾讀書易於解説文義，卻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體察」二語悉心求之。

鄒叔明新刊地圖甚好，余寄書左季翁託購致十副，爾收得後可好藏之。薛曉帆銀百兩宜璧還，余有復信，可并交季翁也。此囑。

咸豐八年八月二十日，書於弋陽軍中

字諭紀澤：

十九日曾六來營，接爾初七日第五號家信并詩一首，具悉。次日入闈，考具皆齊矣，此時計已出闈還家。余於初八日至河口，本擬由鉛山入閩，進擣崇安，已拜疏矣。光澤之賊竄擾江西，連陷瀘溪、金溪、安仁三縣，即在安仁屯踞，十四日派張凱章往剿，十五日余亦回駐弋陽。待安仁破滅後，余乃由瀘溪雲際關入閩也。

爾七古詩氣清而詞亦穩，余閱之忻慰。凡作詩，最宜講究聲調。余所選鈔五古九

❶「少」，原作「小」，據《湘鄉文獻》改。

家、七古六家，聲調皆極鏗鏘，耐人百讀不厭。余所未鈔者，如左太沖、江文通、陳子昂、柳子厚之五古，鮑明遠、高達夫、王摩詰、陸放翁之七古，聲調亦清越異常。爾欲作五古、七古，須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爲詩時，必有句調凑赴腕下。詩成自讀之，亦自覺琅琅可誦，引出一種興會來。古人云「新詩改罷自長吟」，又云「煅詩未就且長吟」，可見古人慘淡經營之時，亦純在聲調上下工夫。蓋有字句之詩，人籟也；無字句之詩，天籟也。解此者，能使天籟、人籟湊泊而成，則於詩之道思過半矣。

爾好寫字，是一好氣習。近日墨色不甚光潤，較去年春夏已稍退矣。以後作字，須講究墨色。古來書家，無不善使墨者。能令一種神光活色浮於紙上，固由臨池之勤、染翰之多所致，亦緣於墨之新舊濃淡，用墨之輕重疾徐，皆有精意運乎其間，故能使光氣常新也。

余生平有三恥：學問各塗，皆略涉其涯涘，獨天文、算學豪無所知，雖恒星、五緯亦不識認，一恥也；每作一事，治一業，輒有始無終，二恥也；少時作字，不能臨摹一家之體，遂致屢變而無所成，遲鈍而不適於用，近歲在軍，因作字太鈍，廢閣殊多，三恥也。爾若爲克家之子，當思雪此三恥。推步、算學縱難通曉，恒星、五緯觀認尚易。家中言天文之書，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禮通考》中所輯《觀象授時》一種。每夜認明恒星二三座，不過數月，可畢識矣。凡作一事，無論大小難易，皆宜有始有終。作字時，先求圓勻，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書一萬，少

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則手腕豪不費力。將來以之爲學，則手鈔群書；以之從政，則案無留牘。無窮受用，皆自寫字之匀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彌吾之缺憾矣。

今年初次下場，或中或不中，無甚關係。榜後即當看《詩經注疏》，以後窮經讀史，二者迭進。國朝大儒，如顧、閻、江、戴、段、王數先生之書，亦不可不熟讀而深思之。光陰難得，一刻千金，以後寫安稟來營，不妨將胸中所見、簡編所得，馳騁議論，俾余得以考察爾之進步，不宜太寥寥。此諭。

咸豐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字諭紀澤：

十月十一日接爾安稟，内坿隸字一册。廿四日接澄叔信，内坿爾臨《玄教碑》一册。❶王五及各長夫來，具述家中瑣事甚詳。

爾信内言讀《詩經注疏》之法，比之前一信已有長進。凡漢人傳注，唐人之疏，其惡處在確守故訓，失之穿鑿；其好處在確守故訓，不参私見。釋「謂」爲「勤」，尚不數見；釋「言」爲「我」，處處皆然。蓋亦十口相傳之詁，而不復顧文氣之不安。如《伐木》爲文王與友人入山，《鴛鴦》爲明王交於萬物，與爾所疑《螽斯》章解，同一穿鑿。朱子《集傳》一掃舊障，專在涵泳神味，虚而與之委蛇。然如《鄭風》諸什，《注疏》以爲皆刺忽者固非，朱子以爲皆淫奔者亦未必是。爾治經之時，無論看《注疏》、看朱傳，❷總宜虚心求之。其愜意者則以硃筆識出，其懷疑者則以另册寫

❶「玄」，原作「元」，係避康熙諱，今回改，下同，不出校。

❷「朱」，原作「宋」，今據鴻寶南局本改。

一小條，或多爲辨論，或僅著數字。將來疑者漸晰，又記於此條之下，久久漸成卷帙，則自然日進。高郵王懷祖先生父子，經學爲本朝之冠，皆自劄記得來。吾雖不及懷祖先生，而望爾爲伯申氏甚切也。

爾問時藝可否暫置，抑或它有所學，余惟文章之可以道古、可以適今者，莫如作賦。漢魏六朝之賦，名篇鉅製，具載於《文選》，余嘗以《西征》、《蕪城》及《恨》、《别》等賦示爾矣。❶ 其小品賦，則有《古賦識小録》，律賦則有本朝之吴穀人、顧耕石、陳秋舫諸家。爾若學賦，可於每三、八日作一篇，大賦或數千字，小賦或僅數十字，或對或不對，均無不可。此事比之八股文略有意趣，不知爾性與之相近否？

爾所臨隸書《孔宙碑》，筆太拘束，不甚鬆活。想係執筆太近豪之故，以後須執於管頂。余以執筆太低，終身吃虧，故教爾趁早改之。《玄教碑》墨氣甚好，可喜可喜。郭二姻叔嫌左肩太俯，右肩太聳。吴子序年伯欲帶歸示其子弟。爾字姿於草書尤相宜，以後專習真草二種，篆隸置之可也。四體并習，恐將來不能一工。

余癬疾近日大愈，目光平平如故。營中各勇夫病者，十分已好六七。惟尚未復元，不能拔營進剿，良深焦灼。聞甲五目疾十愈八九，忻慰之至。爾爲下輩之長，須常常存箇樂育諸弟之念。君子之道，莫大乎與人爲善，況兄弟乎？臨三、昆八，係親表兄弟，爾須與之互相勸勉。爾有所知者，常常與之講論，則彼此并進矣。此諭。

❶「恨」，原作「憾」，據《家書全編》改。

咸豐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建昌營次

字諭紀澤：

二十五日寄一信，言讀《詩經注疏》之法。二十七日縣城二勇至，接爾十一日安稟，具悉一切。

爾看天文，認得恒星數十座，甚慰，甚慰！前信言《五禮通考》中《觀象授時》二十卷内恒星圖最爲明晰，曾繙閱否？國朝大儒於天文曆數之學，講求精熟，度越前古。自梅定九、王寅旭以至江、戴諸老，皆稱絶學。然皆不講占驗，但講推步。占驗者，觀星象雲氣以卜吉凶，《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是也。推步者，測七政行度以定授時，《史記·律書》、《漢書·律曆志》是也。秦味經先生之《觀象授時》，簡而得要。心壺既肯究心此事，可借此書與之閱看。《五禮通考》内有之，《皇清經解》内亦有之。若爾與心壺二人能略窺二者之端緒，則足以補余之闕憾矣。四六落脚一字粘法，另紙寫示。因接安徽信，遂不開示。

書至此，接趙克彰十五夜自桐城發來之信，温叔及李迪庵方伯尚無確信，想已殉難矣，悲悼曷極！來信寄叔祖父封内，中有往六安州之信，尚有一線生機。余官至二品，誥命三代，封妻蔭子，受恩深重，久已置死生於度外，且常恐無以對同事諸君於地下。温叔受恩尚淺，早歲不獲一第，近年在軍亦不甚得志，設有不測，賫憾有窮期耶？

軍情變幻不測，春夏間方冀此賊指日可平，不圖七月有廬州之變，八九月有江浦、六合之變，茲又有三河之大變，全局破壞，與咸豐四年冬間相似，情懷難堪。但願爾專心讀

書，將我所好看之書領略得幾分，我所講求之事鑽研得幾分，則余在軍中，心常常自慰。爾每日之事，亦可寫日記，以便查核。

咸豐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字諭紀澤：

初一日接爾十二日一稟，得知四宅平安，爾將有長沙之行，想此時又歸也。少庚早世，賀家氣象日以凋耗。爾當常常寄信與爾岳母，以慰其意；每年至長沙走一二次，以解其憂。耦庚先生學問文章卓絕輩流，居官亦愷惻慈祥，而家運若此，是不可解！爾輓聯尚穩妥。

《詩經》字不同者，余忘之。凡經文板本不合者，阮氏《校勘記》最詳。阮刻《十三經注疏》，今年六月在岳州寄回一部，每卷之末皆附《校勘記》。《皇清經解》中亦刻有《校勘記》，可取閱也。凡引經不合者，段氏《撰異》最詳。段茂堂有《詩經撰異》、《書經撰異》等著，俱刻於《皇清經解》中。爾繙而校對之，則疑者明矣。

咸豐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字諭紀澤：

日來接爾兩稟，知爾《左傳注疏》將次看完。《三禮注疏》，非將江慎修《禮書綱目》識得大段，則《注疏》亦殊難領會，爾可暫緩，即《公》、《穀》亦可緩看。爾明春將胡刻《文選》細看一偏，一則含英咀華，可醫爾筆下枯澀之弊；一則吾熟讀此書，可常常教爾也。

沅叔及寅皆先生望爾作四書文，極爲勤懇。余念爾庚申、辛酉下兩科場，文章亦不可太醜，惹人笑話。爾自明年正月起，每月

作四書文三篇，俱由家信內封寄營中。此外或作得詩賦論策，亦即寄呈。

寫字之中鋒者，用筆尖著紙，古人謂之「蹲鋒」，如獅蹲虎蹲犬蹲之象。偏鋒者，用筆毫之腹著紙，不倒於左，則倒於右，當將倒未倒之際，一提筆則爲蹲鋒，是用偏鋒者，亦有中鋒時也，此諭。

咸豐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字諭紀澤：

聞爾至長沙已逾月餘，而無稟來營，何也？少庚訃信百餘件，聞皆爾親筆寫之，何不發刻，❶或倩人幫寫？非謂爾宜自惜精力，蓋以少庚年未三十，情有等差，禮有隆殺，則精力亦不宜過竭耳。

近想已歸家度歲？今年家中因溫甫叔之變，氣象較之往年迥不相同。余因去年在家，爭辨細事，與鄉里鄙人無異，至今深抱悔憾。故雖在外，亦惻然寡懽。爾當體我此意，於叔祖、各叔父母前盡些愛敬之心，常存休戚一體之念，無懷彼此歧視之見，則老輩內外必器愛爾，後輩兄弟姊妹必以爾爲榜樣。日處日親，愈久愈敬，若使宗族鄉黨皆曰「紀澤之量大於其父之量」，則余欣然矣。

余前有信教爾學作賦，爾復稟並未提及。又有信言「涵養」二字，爾復稟亦未之及。嗣後我信中所論之事，爾宜一一稟復。

余於本朝大儒，自顧亭林之外，最好高郵王氏之學。王安國以鼎甲官至尚書，謚文肅，正色立朝。生懷祖先生念孫，經學精卓。生王引之，復以鼎甲官尚書，謚文簡。三代

❶ 「發刻」，《湘鄉文獻》作「發匠刊刻」。

皆好學深思，有漢韋氏、唐顔氏之風。余自憾學問無成，有媿王文肅公遠甚，而望爾輩爲懷祖先生，爲伯申氏，則夢寐之際，未嘗須臾忘也。懷祖先生所箸《廣雅疏證》、《讀書雜志》，家中無之。伯申氏所箸《經義述聞》、《經傳釋詞》、《皇清經解》内有之，爾可試取一閱。其不知者，寫信來問。本朝窮經者皆精小學，大約不出段、王兩家之範圍耳。❶

咸豐九年三月初三日，清明

字諭紀澤：

三月初二日接爾二月廿日安禀，得知一切。内有賀丹麓先生墓志，字勢流美，天骨開張，覽之忻慰。惟間架間有太鬆之處，尚當加功。大抵寫字，只有用筆、結體兩端。學用筆，須多看古人墨蹟；學結體，須用油紙摹古帖。此二者，皆決不可易之理。小兒寫影本，肯用心者，不過數月，必與其摹本字相肖。吾自三十時已解古人用筆之意，只爲欠卻間架工夫，便爾作字不成體段。生平欲將柳誠懸、趙子昂兩家合爲一鑪，亦爲間架欠工夫，有志莫遂。爾以後當從間架用一番苦功，每日用油紙摹帖，或百字，或二百字，不過數月，間架與古人逼肖而不自覺。能合柳、趙爲一，此吾之素願也。不能，則隨爾自擇一家，但不可見異思遷耳。

不特寫字宜摹仿古人間架，即作文亦宜摹仿古人間架。《詩經》造句之法，無一句無所本。《左傳》之文，多現成句調。揚子雲爲漢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法言》摹《論語》，《方言》摹《爾雅》，《十二箴》摹《虞箴》，

---

❶ 「耳」下，《湘鄉文獻》有「餘不一一」四字。

《長楊賦》摹《難蜀父老》，《解嘲》摹《客難》，《甘泉賦》摹《大人賦》，《劇秦美新》摹《封禪文》，《諫不許單于朝書》摹《國策・信陵君諫伐韓》，幾於無篇不摹。即韓、歐、曾、蘇諸巨公之文，亦皆有所摹擬，以成體段。爾以後作文作詩賦，均宜心有摹仿，而後間架可立，其收效較速，其取徑較便。

前信教爾暫不必看《經義述聞》，今爾此信言業看三本，如看得有些滋味，即一直看下去，不爲或作或輟，亦是好事。惟《周禮》、《儀禮》、《大戴禮》、《公》、《穀》、《爾雅》、《國語》、《太歲考》等卷，爾向來未讀過正文者，則王氏《述聞》亦暫可不觀也。

爾思來營省覲，甚好，余亦思爾來一見。昏期既定五月廿六日，三四月間自不能來，或七月晉省鄉試，八月底來營省覲亦可。身體雖弱，處多難之世，若能風霜磨鍊，苦心勞神，亦自足堅筋骨而長識見。沅甫叔向最羸弱，近日從軍，反得壯健，亦其証也。贈伍崧生之君臣畫像乃俗本，不可爲典要。奏摺稿當鈔一目録付歸，餘詳諸叔信中。

咸豐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字諭紀澤兒：

廿二日接爾稟并《書譜敘》，以示李少荃、次青、許仙屏諸公，皆極贊美，云爾「鈎聯頓挫純用孫過庭草法，而間架純用趙法，柔中寓剛，綿裹藏鍼，動合自然」等語，余聽之亦欣慰也。

趙文敏集古今之大成。於初唐四家内師虞永興，而參以鍾紹京，因此以上窺二王，下法山谷，此一徑也；於中唐師李北海，而參以顔魯公、徐季海之沈著，此一徑也；於晚唐

師蘇靈芝，此又一徑也。由虞永興以溯二王及晉六朝諸賢，世所稱南派者也；由李北海以溯歐、褚及魏、北齊諸賢，世所稱北派者也。爾欲學書，須窺尋此兩派之所以分：南派以神韻勝，❶北派以魄力勝。宋四家，蘇、黃近於南派，米、蔡近於北派。趙子昂欲合二派而匯爲一。爾從趙法入門，將來或趨南派，或趨北派，皆可不迷於所往。我先大夫竹亭公，少學趙書，秀骨天成。我兄弟五人，於字皆下苦功，沅叔天分尤高。爾若能光大先業，甚望甚望！

制藝一道，亦須認真用功。鄧瀛師，名手也。爾作文，在家有鄧師批改，付營有李次青批改，此極難得，千萬莫錯過了。

付回趙書《楚國夫人碑》，可分送三先生、汪、易、葛。二外甥及爾諸堂兄弟。又舊宣紙手卷、新宣紙橫幅，爾可學《書譜》，請徐柳臣一看。此囑。

咸豐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字諭紀澤：

前次於諸叔父信中，復示爾所問各書帖之目。鄉間苦於無書，然爾生今日，吾家之書，業已百倍於道光中年矣。買書不可不多，而看書不可不知所擇。以韓退之爲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書不過數種，曰《易》、曰《書》、曰《詩》、曰《春秋左傳》、曰《莊子》、曰《離騷》、曰《史記》、曰相如、子雲。柳子厚自述其所得，正者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春秋》，旁者曰《穀梁》、曰《孟》《荀》、曰《莊》《老》、曰《國語》、曰《離

❶「勝」，《湘鄉文獻》作「分」。

騷》、曰《史記》。二公所讀之書，皆不甚多。

本朝善讀古書者，余最好高郵王氏父子，曾爲爾屢言之矣。今觀懷祖先生《讀書雜志》中所考訂之書，曰《逸周書》、曰《戰國策》、曰《史記》、曰《漢書》、曰《管子》、曰《晏子》、曰《墨子》、曰《荀子》、曰《淮南子》、曰《後漢書》、曰《老》《莊》、曰《呂氏春秋》、曰《韓非子》、曰《楊子》、曰《楚辭》、曰《文選》，凡十六種，又別箸《廣雅疏證》一種。伯申先生《經義述聞》中所考訂之書，曰《易》、曰《書》、曰《詩》、曰《周官》、曰《儀禮》、曰《大戴禮》、曰《禮記》、曰《左傳》、曰《國語》、曰《公羊》、曰《穀梁》、曰《爾雅》，凡十二種。王氏父子之博，古今所罕，然亦不滿三十種也。

余於四書五經之外，最好《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好之十餘年，惜不能熟讀精考。又好《通鑑》、《文選》及姚惜抱所選《古文辭類纂》，余所選《十八家詩鈔》四種，共不過十餘種。早歲篤志爲學，恒思將此十餘書貫串精通，略作劄記，仿顧亭林、王懷祖之法。今年齒衰老，時事日艱，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愧悔。澤兒若能成吾之志，將四書五經及余所好之八種，一一熟讀而深思之，略作劄記，以志所得，以箸所疑，則余歡欣快慰，夜得甘寢，此外別無所求矣。至王氏父子所考訂之書二十八種，凡家中所無者，爾可開一單來，余當一一購得寄回。

學問之途，自漢至唐風氣略同，自宋至明風氣略同，國朝又自成一種風氣。其尤箸者，不過顧、閻百詩、戴東原、江慎修、錢辛楣、秦味經、段懋堂、王懷祖數人，而風會所扇，群彥雲興。爾有志讀書，不必別標「漢學」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窺數君子之門徑。凡有所見所聞，隨時稟知，余隨時諭答，較之當面問答，

更易長進也。

咸豐九年五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

爾作時文，❶宜先講詞藻。欲求詞藻富麗，不可不分類鈔撮體面話頭。近世文人，如袁簡齋、趙甌北、吴穀人，皆有手鈔詞藻小本，此衆人所共知者。阮文達公爲學政時，搜出生童夾帶，必自加細閲，如係親手所鈔，略有條理者，即予進學；如係請人所鈔，概録陳文者，照例罪斥。阮公一代閎儒，則知文人不可無手鈔夾帶小本矣。昌黎之「記事提要、纂言鉤玄」，亦係分類手鈔小册也。

爾去年鄉試之文，太無詞藻，幾不能敷衍成篇。此時下手工夫，以分類手鈔詞藻爲第一義。爾此次復信，即將所分之類開列目録，附稟寄來。分大綱子目，如倫紀類爲大綱，則君臣、父子、兄弟爲子目；王道類爲大綱，則井田、學校爲子目。此外各門，可以類推。爾曾看過《説文》、《經義述聞》，二書中可鈔者多。此外如江慎修之《類腋》及《子史精華》、《淵鑑類函》，則可鈔者尤多矣。爾試爲之，此科名之要道，亦即學問之捷徑也。此諭。

咸豐九年六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

接爾二十九、三十號兩稟，得悉《書經注疏》看《商書》已畢。《書經注疏》頗庸陋，不

---

❶「爾」上，據《湘鄉文獻》有「余送叔父母生日禮目，因魚翅太大不好帶，改送洋帶一根。此帶頗奇，可緊可松，可大可小，大而星岡公之腹可用也，小而鼎二、鼎三之腰亦可用也。此二根皆送軒叔，春羅送叔母」。

如《詩經》之該博。我朝儒者，如閻百詩、姚姬傳諸公，皆辨别《古文尚書》之僞，孔安國之《傳》亦僞作也。

蓋秦燔書後，漢代伏生所傳，歐陽及大小夏侯所習，皆僅二十八篇，所謂《今文尚書》者也。厥後孔安國家有《古文尚書》，多十餘篇，遭巫蠱之事，未得立於學官，不傳於世。厥後張霸有《尚書》百兩篇，亦不傳於世。後漢賈逵、馬、鄭作《古文尚書》注解，亦不傳於世。至東晉梅賾始獻《古文尚書》并孔安國《傳》，自六朝唐宋以來承之，即今通行之本也。自吴才老及朱子、梅鼎祚、歸震川，皆疑其爲僞。至閻百詩，遂專著一書以痛辨之，名曰《疏證》，自是辨之者數十家，人人皆稱僞古文、僞孔氏也。《日知録》中略著其原委，王西莊、孫淵如、江艮庭三家，皆詳言之。《皇清經解》中皆有，❶江書不足觀。此亦六經中一大案，不可不知也。

爾讀書記性平常，此不足慮。所慮者第一怕無恒，第二怕隨筆點過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實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悦之境，則自略記得矣。爾不必求記，却宜求箇明白。

鄧先生講書，仍請講《周易折中》。❷余圈過之《通鑑》，暫不必講，恐汙壞耳。爾每日起得早否？并問。此諭。

咸豐九年八月十二日，黄州

字諭紀澤兒：

接爾七月十三、廿七日兩禀并賦一篇，

❶「皆」，原無，據《湘鄉文獻》補。
❷「請」，原作「講」，據《湘鄉文獻》改。

尚有氣勢，兹批出發還。凡作文，末數句要吉祥；凡作字，墨色要光潤。此先大夫竹亭公常以教余與諸叔父者，爾謹記之，無忘祖訓。爾問各條，分列示知：

爾問《五箴》末句「敢告馬走」。凡箴，以《虞箴》爲最古。《左傳·襄公》。其末曰：「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意以獸臣有司郊原之責，吾不敢直告之，但告其僕耳。揚子雲仿之作《州箴》，「冀州」曰：「牧臣司冀，敢告在階。」「揚州」曰：「牧臣司揚，敢告執籌。」「荆州」曰：「牧臣司荆，敢告執御。」「青州」曰：「牧臣司青，敢告執矩。」「徐州」曰：「牧臣司徐，敢告僕夫。」余之「敢告馬走」即此類也。「走」，猶僕也。見司馬遷《任安書》注，班固《賓戲》注。朱子作《敬箴》，曰「敢告靈臺」，則非僕御之類，於古人微有歧誤矣。凡箴，以官箴爲本。如韓公《五箴》、程子《四箴》、朱子各箴、范浚《心箴》之屬，皆失本義。余亦相沿失之。

爾問看注疏之法。「《書經》文義奥衍，注疏勉强牽合」二語，甚有所見。《左》疏淺近，亦頗不免。國朝如王西莊鳴盛、孫淵如星衍、江艮庭聲皆注《尚書》，顧亭林炎武、惠定宇棟、王伯申引之皆注《左傳》，皆刻《皇清經解》中。《書經》則孫注較勝，王、江不甚足取。《左傳》則顧、惠、王三家俱精。王亦有《書經述聞》，爾曾看過一次矣。大抵《十三經注疏》以三禮爲最善，《詩疏》次之，此外皆有醇有駁。爾既已看動數經，即須立志全看一過，以期作事有恒，不可半塗而廢。

爾問作字换筆之法。凡轉折之處，如「𠃍乚」之類，必須换筆，不待言矣。至並無轉折形迹亦須换筆者，如以一「横」言之，須有三换筆；初入手，所謂直來横受也。右向上行，所謂勒也。中折而下行，所謂波也。末向上挑，所謂

礫也。❶以一「直」言之，須有兩換筆。首橫入，❷所謂橫來直受也；上向左行，至中腹換而右行，所謂努也。捺與橫相似，特末筆礫處更顯耳。礫 波 直入 撇與直相似，特末筆更撤向外耳。橫入 停 掠 凡換筆，皆以小圈識之。可以類推，凡用筆，須略帶欹斜之勢。如本斜向左，一換筆則向右矣；本斜向右，一換則向左矣。舉一反三，爾自悟取可也。

李春醴處，余擬送之八十金。若家中未先送，可寄信來。凡家中親友有慶弔事，皆可寄信，由營致情也。

咸豐九年九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

廿一日得家書，知爾至長沙一次，何不寄安稟來營？婚期改九月十六，余甚喜慰。余老境侵尋，頗思將兒女婚嫁早早料理。袁漱六親家患咯血疾，昨專人走松江看視。若得復元，吾即思明春辦大女兒嫁事。袁銕庵來我家時，爾稟問母親，可以吾意商之。

京中書到時，有胡刻《通鑑》一部，留家中講解，即將吾圈過一部寄來營可也。又汲古閣初印《五代史》一部，亦寄來。皮衣等件，速速寄來。吾買帖數十部，下次寄爾。此諭。

咸豐九年十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兒：

接爾十九、二十九日兩稟，知喜事完畢，新婦能得爾母之歡，是即家庭之福。

❶ 此段注釋文句順序原爲「末」、「中」、「右」、「初」，據《湘鄉文獻》改。

❷ 「首」，原作「直」，據《湘鄉文獻》改。

我朝列聖相承，總是寅正即起，至今二百年不改。我家高曾祖考，相傳早起。吾得見竟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即起，冬寒起坐約一箇時辰，始見天亮。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即起，有事則不待黎明，每夜必起看一二次不等，此爾所及見者也。余近亦黎明即起，思有以紹先人之家風。爾既冠授室，當以早起爲第一先務，自力行之，亦率新婦力行之。

余生平坐無恒之弊，萬事無成，德無成，業無成，已可深恥矣。逮辦理軍事，自矢靡他，中間本志變化，尤無恒之大者，用爲内恥。爾欲稍有成就，須從「有恒」二字下手。

余嘗細觀星岡公儀表絶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頗重厚，蓋取法於星岡公。爾之容止甚輕，是一大弊病。以後宜時時留心，無論行坐，均須重厚。

早起也，有恒也，重也，三者皆爾最要之務。早起是先人之家法，無恒是吾身之大恥，不重是爾身之短處，故特諄諄戒之。

吾前一信答爾所問者三條：一「字中換筆」，一「敢告馬走」，一「《注疏》得失」，言之頗詳，爾來禀何以并未提及？以後凡接我教爾之言，宜條條禀復，不可疎略。此外教爾之事，則詳於寄寅皆先生「看讀寫作」一緘中矣。此諭。

咸豐十年閏三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

初一日接爾十六日禀，澄叔已移寓新居，則黄金堂老宅，爾爲一家之主矣。昔吾祖星岡公，最講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❶第

❶ 「一」下，鴻寶南局本有「要」字。

二打掃潔浄，第三誠修祭祀，第四善待親族鄰里。凡親族鄰里來家，無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濟之，有訟必排解之，有喜必慶賀之，有疾必問，有喪必弔。此四事之外，於讀書種菜等事，尤爲刻刻留心。故余近寫家信，常常提及書蔬魚猪四端者，蓋祖父相傳之家法也。爾現讀書無暇，此八事縱不能一一親自經理，而不可不識得此意，請朱運四先生細心經理，八者缺一不可。其誠修祭祀一端，則必須爾母隨時留心。凡器皿第一等好者，留作祭祀之用；飲食第一等好者，亦備祭祀之需。凡人家不講究祭祀，縱然興旺，亦不久長，至要，至要！

爾所論看《文選》之法，不爲無見。吾觀漢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曰訓詁精確，二曰聲調鏗鏘。《説文》訓詁之學，自中唐以後，人多不講。宋以後説經，尤不明故訓。及至我朝巨儒，始通小學。段茂堂、王懷祖兩家，遂精研乎古人文字、聲音之本，乃知《文選》中古賦所用之字，無不典雅精當。爾若能熟讀段、王兩家之書，則知眼前常見之字，凡唐宋文人誤用者，惟六經不誤，《文選》中漢賦亦不誤也。即以爾稟中所論《三都賦》言之，如「蔚若相如，皭若君平」，以一「蔚」字該括相如之文章，以一「皭」字該括君平之道德，此雖不盡關乎訓詁，亦足見其下字之不苟矣。至聲調之鏗鏘，如「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窗而瞰江」、「碧出萇弘之血，[1]鳥生杜宇之魄」、「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等句，音響節奏，皆後世所不能及。爾看《文選》能從此二者用心，則漸有入理處矣。

[1] 「弘」，原作「宏」，係避乾隆諱，今回改，下同，不出校。

作梅先生想已到家，爾宜恭敬款接。沅叔既已來營，則無人陪往益陽。聞胡宅專人至吾鄉迎接，即請作梅獨去可也。爾舅父牧雲先生，身體不甚耐勞，即請其無庸來營。吾此次無信，爾先致吾意，下次再行寄信，此囑。

咸豐十年四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

二十七日劉得四到，接爾稟，所謂論《文選》俱有所得，問小學亦有條理，甚以爲慰。

沅叔於二十七到宿松，初三日由宿至集賢關，將爾稟帶去矣。余不能悉記，但記爾問「穜」、「種」二字，此字段茂堂辨論甚晰，「穜」爲「埶也」，猶吾鄉言栽也，點也，插也。「種」爲「後熟之禾」。《詩》之「黍稷重穋」，《七月》、《閟宮》。《説文》作「種稑」。「種」，正字也；「重」，假借字也；「穋」與「稑」，異同字也。隸書以「穜」、「種」二字互易，今人於「耕種」概用「種」字矣。

吾於訓詁、詞章二端，頗嘗盡心。爾看書若能通訓詁，則於古人之故訓大義、引伸假借漸漸開悟，而後人承訛襲誤之習可改；若能通詞章，則於古人之文格文氣、開合轉折漸漸開悟，而後人硬腔滑調之習可改，是余之所厚望也。嗣後爾每月作三課，一賦、一古文、一時文，皆交長夫帶至營中，每月恰有三次長夫接家信也。

吾於爾有不放心者二事：一則舉止不甚重厚，二則文氣不甚圓適。以後舉止留心一「重」字，行文留心一「圓」字，至囑。

咸豐十年四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

十六日接爾初二日稟并賦二篇，近日大有長進，慰甚。無論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筆造句，總以「珠圓玉潤」四字爲主；無論古今何等書家，其落筆結體，亦以「珠圓玉潤」四字爲主。故吾前示爾書，專以一「重」字救爾之短，一「圓」字望爾之成也。

世人論文家之語，圓而藻麗者莫如徐陵、庾信，而不知江淹、鮑照則更圓，進之沈約、任昉則亦圓，進之潘岳、陸機則亦圓，又進而溯之東漢之班固、張衡、崔駰、蔡邕則亦圓，又進而溯之西漢之賈誼、鼂錯、匡衡、劉向則亦圓。至於馬遷、相如、子雲三人，可謂力趍險奧，不求圓適矣，而細讀之，亦未始不圓。至於昌黎，其志意直欲陵駕子長、卿、雲三人，戛戛獨造，力避圓熟矣，而久讀之，實無一字不圓，無一句不圓。爾於古人之文，若能從江、鮑、徐、庾四人之圓步步上溯，直窺卿、雲、馬、韓四人之圓，則無不可讀之古文矣，即無不可通之經史矣，爾其勉之。余於古人之文，用功甚深，惜未能一一達之捥下，每歉然不怡耳。

江浙賊勢大亂，江西不久亦當震動，兩湖亦難安枕。余寸心坦坦蕩蕩，毫無疑怖，爾稟告爾母，儘可放心。人誰不死，只求臨終心無愧悔耳。家中暫不必添起雜屋，總以安靜不動爲妙。❶

❶「妙」下，據《湘鄉文獻》有「寄回銀五十兩，爲鄧先生束脩。四叔四嬸四十生日，余先寄燕窩一匣，秋羅一匹，容日續寄壽屏。甲五昏禮，余寄銀五十兩，袍褂料一付，爾即妥交。賦二篇發還」。

咸豐十年十月十六日

字諭紀澤、鴻兒：

澤兒在安慶所發各信及在黄石磯湖口之信，均已接到。鴻兒所呈擬連珠體壽文，初七日收到。

余以初九日出營，至黟縣查閱各嶺，十四日歸營，一切平安。鮑超、張凱章二軍，自廿九、初四獲勝後未再開仗。楊軍門帶水陸三千餘人至南陵，破賊四十餘壘，拔出陳大富一軍，此近日最可喜之事。英夷業已就撫，余九月六日請帶兵北援一疏，奉旨無庸前往，余得一意辦東南之事，家中儘可放心。

澤兒看書天分高，而文筆不甚勁挺，又説話太易，舉止太輕。此次在祁門，爲日過淺，未將一「輕」字之弊除盡，以後須於説話走路時刻刻留心。鴻兒文筆勁健，可慰可喜！此次連珠文，先生改者若干字？擬體繫何人主意？再行詳禀告我。

銀錢田産，最易長驕氣逸氣，我家中斷不可積錢，斷不可買田。爾兄弟努力讀書，決不怕没飯吃，至囑。澄叔處此次未寫信，爾禀告之。

聞鄧世兄讀書甚有長進，頃閲賀壽之單帖、壽禀，書法清潤。兹付銀十兩，爲鄧世兄汪匯。買書之資。此次未寫信寄寅階先生，前有信留明年教書，仍收到矣。

咸豐十年十一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鴻兒：

十月廿九日接爾母及澄叔信，又棉鞋、瓜子二包，得知家中各宅平安。

澤兒在漢口阻風六日，此時當已抵家。「舉止要重，發言要訒」，爾終身須牢記此二語，無一刻可忽也。

余日内平安，鮑、張二軍亦平安。左軍廿二日在貴溪獲勝一次，廿九日在德興小勝一次，然賊數甚衆，尚屬可慮。普軍在建德，賊以大股往撲，祇要左、普二軍站得住，則處處皆穩矣。

澤兒字天分甚高，但少剛勁之氣，須用一番苦工夫，切莫把天分自棄了。家中大小，總以起早爲第一義。澄叔處此次未寫信，爾等禀之。

咸豐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

曾名琮來，接爾十一月廿五日禀，知十五、十七尚有兩禀未到。爾體甚弱，咳吐鹹痰，吾尤以爲慮，然總不宜服藥。藥能活人，亦能害人。良醫則活人者十之七，害人者十之三。庸醫則害人者十之七，活人者十之三。余在鄉在外，凡目所見者，皆庸醫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來決計不服醫生所開之方藥，亦不令爾服鄉醫所開之方藥。見理極明，故言之極切，爾其敬聽而遵行之。每日飯後走數千步，是養生家第一秘訣。爾每餐食畢，可至唐家鋪一行，或至澄叔家一行，歸來大約可三千餘步，三箇月後必有大效矣。

爾看完《後漢書》，須將《通鑑》看一遍，即將京中帶回之《通鑑》，仿照余法，用筆點過可也。爾走路近略重否？説話略鈍否？千萬留心，此諭。

咸豐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

臘月廿九日接爾一稟，係十一月十四日送家信之人帶回。又由沅叔處送到爾初歸時二信，慰悉。❶霞仙先生之令弟仙逝，余於近日當寫唁信，並寄奠儀，爾當先去弔唁。

爾問文中雄奇之道。雄奇以行氣爲上，造句次之，選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氣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氣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處在行氣，其麤處全在造句選字也。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爲第一，揚子雲次之。二公之行氣，本之天授。至於人事之精能，昌黎則造句之工夫居多，子雲則選字之工夫居多。

爾問敘事誌傳之文難於行氣，是殊不然。如昌黎《曹成王碑》、《韓許公碑》，固屬千奇萬變，不可方物；即盧夫人之銘、女挐之誌，寥寥短篇，亦復雄奇崛强。爾試將此四篇熟看，則知二大二小，各極其妙矣。

爾所作《雪賦》，詞意頗古雅，惟氣勢不暢，對仗不工。兩漢不尚對仗，潘、陸則對矣，江、鮑、庾、徐則工對矣。爾宜從對仗上用工夫，此囑。

---

❶「悉」下，據《湘鄉文獻》有「爾以十四日到家，而鴻兒十八日稟中言爾總在日内可到，何也？豈鴻信於十三四寫就而朱金權於十八日始署封面耶」。

咸豐十一年正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

爾求鈔古文目録，❶下次即行寄歸。爾寫字筆力太弱，以後即常摹柳帖亦好。家中有柳書《玄祕塔》、《琅邪碑》、《西平碑》各種，爾可取《琅邪碑》，日臨百字、摹百字。臨以求其神氣，摹以倣其間架。每次家信内，各附數紙送閲。

《左傳注疏》閲畢，即閲看《通鑑》。將京中帶回之《通鑑》，倣我手校本，將目録寫於面上。其去秋在營帶去之手校本，便中仍當寄送祁門，余常思繙閲也。

爾言鴻兒爲鄧師所賞，余甚欣慰。鴻兒現閲《通鑑》，爾亦可時時教之。爾看書天分甚高，作字天分甚高，作詩文天分略低，若在十五六歲時教導得法，亦當不止於此。今年已廿三歲，全靠爾自己紮掙發憤，父兄師長不能爲力。作詩文是爾之所短，即宜從短處痛下工夫。看書寫字爾之所長，即宜擴而充之。❷走路宜重，説話宜遲，常常記憶否？

余身體平安，告爾母放心。

❶「爾」上，據《湘鄉文獻》有「正月初十接爾臘月十九日一稟，十二日又由安慶寄到爾臘月初四日之稟，具知一切。長夫走路太慢，而託辭於爲營中他信繞道長沙耽閣之故，此不足信。譬如家中人遣人送信至白玉堂，不能按期往返，有責之者，則曰被杉木壩、周家老屋各佃户强我送担耽閣了，爲家主者但當嚴責送信之遲，不管送担之真與否也，况并無佃户强令送担乎？營中送信至家與黄金堂送信至白玉堂，遠近雖殊，其情一也」。

❷「擴」，原作「拓」，據《湘鄉文獻》改。

咸豐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

正月十四發第二號家信，諒已收到。❶日内祁門尚屬平安。鮑春霆自初九日在洋塘獲勝後，即追賊至彭澤。官軍駐牯牛嶺，賊匪踞下隅坂，與之相持，尚未開仗。日内雨雪泥濘，寒風凜冽，氣象殊不適人意。

僞忠王李秀成一股，正月初五日圍玉山縣，初八日圍廣豐縣，初十日圍廣信府，均經官軍竭力堅守，解圍以去，現竄鉛山之吴坊、陳坊等處，或由金溪以竄撫、建，或徑由東鄉以撲江西省城，皆意中之事。余囑劉養素等堅守撫、建，而省城亦預籌防守事宜。祇要李逆一股不甚擾江西腹地，黄逆一股不再犯景德鎮等處，❷三四月間安慶克復，江北可分兵來助南岸，則大局必有轉機矣。目下春季必尚有危險迭見，余當謹慎圖之，泰然處之。

余身體平安，惟齒痛時發。所選古文，已鈔目録寄歸。其中有未注明名氏者，爾可查出補注，大約不出《百三名家全集》及《文選》、《古文辭類纂》三書之外。爾問《左傳》解《詩》、《書》、《易》與今解不合。古人解經，有内傳，有外傳。内傳者，本義也；外傳者，旁推曲衍，以盡其餘義也。孔子繫《易》，《小象》則本義爲多，《大象》則餘義爲多。孟子説《詩》，亦本子貢之「因貧富而悟切磋」、子夏之「因素絢而悟禮後」，亦證餘義處爲多。《韓詩外傳》盡餘義也，《左傳》説經亦以餘義立言者多。

❶ 「諒」，原作「亮」，據《湘鄉文獻》改。
❷ 「處」，原無，據《湘鄉文獻》補。

袁臾生之二百金，余去年曾借松江二百金送季仙九先生，此項衹算還袁宅可也。樹堂先生送爾三百金，余當面言衹受百金，爾寫信寄營酬謝，言受一璧二云云，余在營中備二百金，并爾信函交馮可也。此字並送澄叔一閱，此次不另作書矣。

咸豐十一年二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鴻兒：

得正月廿四日信，知家中平安。此間軍事，自去冬十一月至今，危險異常，幸皆化險爲夷。目下惟左軍在景德鎮一帶十分可危，餘俱平安。余將以十七日移駐東流、建德。

付回銀八兩，爲我買好茶葉，陸續寄來。下手竹茂盛，屋後山內仍須栽竹，復吾父在日之舊觀。余七年在家，芟伐各竹，以倒廳不光明也。乃芟後而黑暗如故，至今悔之，故囑爾重栽之。「勞」字、「謙」字，常常記得否？

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三日

字諭紀澤、鴻兒：

接二月廿三日信，知家中五宅平安，甚慰甚慰！余以初三日至休甯縣，即聞景德鎮失守之信。初四日寫家書託九叔處寄湘，即言此間局勢危急，恐難支持。然猶意力攻徽州，或可得手，即是一條生路。初五日進攻，强中、湘前等營在西門挫敗一次。十二日再行進攻，未能誘賊出仗。是夜二更，賊匪偷營劫村，强中、湘前等營大潰。凡去廿二營，其挫敗者八營，强中三營，老湘三營，湘前一，震字一。其幸而完全無恙者十四營，老湘六，霆

三，禮二，親兵一，峰二。與咸豐四年十二月十二夜賊偷湖口水營情形相仿。此次未挫之營較多，以尋常兵事言之，此尚爲小挫，不甚傷元氣。目下值局勢萬緊之際，四面梗塞，接濟已斷，加此一挫，軍心尤大震動。所盼望者，左軍能破景德鎮、樂平之賊，鮑軍能從湖口迅速來援，事或略有轉機，否則不堪設想矣。

余自從軍以來，即懷見危授命之志。丁、戊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牖下，渝我初志，失信於世。起復再出，意尤堅定。此次若遂不測，毫無牽戀。自念貧窶無知，官至一品，壽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權，忝竊萬分，夫復何憾！惟古文與詩二者，用力頗深，探索頗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獨闢康莊。古文尤確有依據，若遽先朝露，則寸心所得遂成廣陵之散。作字用功最淺，而近年亦略有入處。三者一無所成，不無耿耿。

至行軍，本非余所長。兵貴奇而余太平，兵貴詐而余太直，豈能辦此滔天之賊。即前此屢有克捷，已爲僥倖，出於非望矣。爾等長大之後，切不可涉歷兵間。此事難於見功，易於造孽，尤易於詒萬世口實。余久處行間，日日如坐鍼氈。所差不負吾心、不負所學者，未嘗須臾忘愛民之意耳。近來閱歷愈多，深諳督師之苦。爾曹惟當一意讀書，不可從軍，亦不必作官。

吾教子弟，不離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讀古書以訓詁爲本，作詩文以聲調爲本，養親以得歡心爲本，養生以少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治家以不晏起爲本，居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則專重孝字，其少壯敬親，暮年愛親，出

於至誠，故吾纂墓誌僅敘一事。吾祖星岡公之教人，則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寶、早、掃、書、蔬、魚、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醫藥，皆不信也。處茲亂世，銀錢愈少則愈可免禍，用度愈省則愈可養福。爾兄弟奉母，除「勞」字、「儉」字之外，別無安身之法。吾當軍事極危，輒將此二字叮囑一徧，此外亦別無遺訓之語，爾可稟告諸叔及爾母，無忘。

咸豐十一年四月初四日，東流縣

字諭紀澤：

三月卅日建德途次接澄侯弟在永豐所發一信，并爾將去省時在家所留之稟。爾到省後所寄一稟，卻於廿八日先到也。余於廿六日自祁門拔營起行，初一日至東流縣。鮑軍七千餘人於廿五日自景德鎮起行，三十日至下隅坂，因風雨阻滯，初三日始渡江，即日進援安慶，大約初八九可到。沅弟、季弟在安慶穩守十餘日，極爲平安。朱雲巖帶五百人廿四自祁門起行，初二日已至安慶助守營濠。家中儘可放心。

此次賊救安慶，取勢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則破黃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隨州、雲夢、黃梅、蘄州等屬，江西則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淦、永豐等屬，皆所以分兵力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誤我。賊之善於用兵，似較昔年更狡、更悍。吾但求力破安慶一關，此外皆不遽與之爭得失。轉旋之機，只在一二月可決耳。

鄉間早起之家，蔬菜茂盛之家，類多興旺。晏起無蔬之家，類多衰弱。爾可於省城菜園中，用重價雇人至家種蔬，或二人亦可。其價若干，余由營中寄回，此囑。

咸豐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

六月廿日唐介科回營，接爾初三日禀并澄叔一函，具悉一切。今年彗星出於北斗與紫微垣之間，漸漸南移，不數日而退出右輔與摇光之外，並未貫紫微垣，亦未犯天市也。占驗之説，本不足信。即有不祥，或亦不大爲害。

省雇園丁來家，宜廢田一二坵，用爲菜園。吾現在營課勇夫種菜，每塊土約三丈長，五尺寬，窄者四尺餘寬，務使芸草及摘蔬之時，人足行兩邊溝内，不踐菜土之内。溝寬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横直，有溝有澮，下雨則水有所歸，不使積潦傷菜。四川菜園極大，溝澮終歲引水長流，頗得古人井田遺法。吾鄉一家園土有限，斷無横溝，而直溝則不可少。吾鄉老農雖不甚精，猶頗認真，老圃則全不講究。我家開此風氣，將來荒山曠土盡可開墾，種百穀雜蔬之類。如種茶亦獲利極大，吾鄉無人試行，吾家若有山地，可試種之。

爾前問《説文》中逸字，今將貴州鄭子尹所箸二卷寄爾一閲，渠所補一百六十五文，皆許書本有之字，而後世脱失者也。其子知同又附考三百字，則許書本無之字，而他書引《説文》有之，知同辨爲不當有者也。爾將鄭氏父子書細閲一遍，❶則知叔重原有之字，被傳寫逸脱者實已不少。

紀渠姪近寫篆字甚有筆力，可喜可慰！

❶ 「遍」，原作「編」，今據鴻寶南局本改。

茲圈出付回。爾須教之認熟篆文，并解明偏旁本意。渠姪、湘姪要大字横扁，余即日當寫就付歸，壽姪亦當付一扁也。家中有李少温篆帖《三墳記》、《棲先塋記》，亦可尋出，呈澄叔一閲。澄弟作篆字間架太散，以無帖意故也。鄧石如先生所寫篆字《西銘》、《弟子職》之類，永州楊太守新刻一套，爾可求郭意誠姻叔搨一二分，俾家中寫篆者有所摹仿。家中有褚書《西安聖教》、《同州聖教》，爾可尋出寄營，《王聖教》亦寄來一閲，如無裱者，則不必寄也。《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京中一分，江西一分，想俱在家，可寄一部來營。

余瘡疾略好，而癬大作，手不停爬，幸飲食如常。安慶軍事甚好，大約可克復矣。此次未寫信與澄叔，爾將此呈閲，并問澄弟近好。

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

爾前寄所臨《書譜》一卷，余比送徐柳臣先生處，請其批評，初七日接渠回信，茲寄爾一閲。十三日晤柳臣先生，渠盛稱爾草字可以入古，又送爾扇一柄，茲寄回。劉世兄送《西安聖教》，茲與手卷并寄回查收。爾前用油紙摹字，若常常爲之，間架必大進。歐虞顔柳四大家，是詩家之李杜韓蘇，天地之日星江河也。爾有志學書，須窺尋四人門徑，至囑至囑。

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

前接來禀，知爾鈔《説文》、閲《通鑑》均尚有恒，能耐久坐，至以爲慰。去年在營，余教以「看讀寫作，四者闕一不可」。爾今閲《通鑑》，算看字工夫；鈔《説文》，算讀字工夫。尚能臨帖否？或臨《書譜》，或用油紙摹歐柳楷書，以藥爾柔弱之體。此寫字工夫，必不可少者也。爾去年曾將《文選》中零字碎錦分類纂鈔，以爲屬文之材料，今尚照常摘鈔否？已卒業否？或分類鈔《文選》之詞藻，或分類鈔《説文》之訓詁，爾生平作文太少，即以此代作字工夫，亦不可少者也。爾十餘歲至二十歲虚度光陰，及今將「看讀寫作」四字逐日無間，尚可有成。爾語言太快，舉止太輕，近能力行「遲」、「重」二字以改救否？

此間軍事平安，援賊於十九、廿、廿一日撲安慶後濠，均經擊退。廿二日自巳刻起至五更止猛撲十一次，亦竭力擊退。從此當可化險爲夷，安慶可望克復矣。余癬疾未愈，每日夜手不停爬，幸無他病。皖南有左、張，江西有鮑，均可放心。目下惟安慶較險，然過廿二之風波，當無慮也。

咸豐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

八月廿日胡必達、謝榮鳳到，接爾母子及澄叔三信，並《漢魏百三家》、《聖教序》三帖。廿二日譚在榮到，又接爾及澄叔二信，具悉一切。

蔡迎五竟死於京口江中，可異可憫，茲將其口糧三兩補去外，以銀廿兩振卹其家。朱運四先生之母仙逝，茲寄去奠儀銀八兩。蕙姑娘之女一貞於今冬發嫁，茲付去奩儀十兩。家中可分別妥送。

大女兒擇於十二月初三日發嫁，袁家已送期來否？余向定妝奩之資二百金，❶茲先寄百金回家製備衣物，餘百金俟下次再寄。其自家至袁家途費，暨六十姪女出嫁奩儀，均俟下次再寄也。居家之道，惟崇儉可以長久。處亂世，尤以戒奢侈爲要義。衣服不宜多製，尤不宜大鑲大緣過於絢爛。爾教導諸妹敬聽父訓，自有可久之理。

牧雲舅氏書院一席，余已函託寄雲中丞，沅叔告假回長沙，當面再一提及，當無不成。

余身體平安，廿一日成服哭臨，現在三日已畢。瘡尚未好，每夜搔癢不止，幸不甚爲害。滿叔近患瘧疾，廿二日全愈矣。此次未寫澄叔信，爾將此呈閱。

咸豐十一年九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

接爾八月十四日稟，并日課一單、分類目録一紙。日課單批明發還。

目録分類，非一言可盡。大抵有一種學問，即有一種分類之法。有一人嗜好，即有一人摘鈔之法。若從本原論之，當以《爾雅》爲分類之最古者。天之星辰，地之山川鳥獸草木，皆古聖賢人辨其品彙，命之以名。《書》所稱大禹「主名山川」、《禮》所稱黃帝

❶「妝」，鴻寶南局本作「嫁」。

「正名百物」是也。物必先有名而後有是字,故必知命名之原,乃知文字之原。舟車弓矢,俎豆鐘鼓,日用之具,皆先王制器以利民用,必先有器而後有是字,故又必知制器之原,乃知文字之原。君臣上下,禮樂兵刑,賞罰之法,皆先王立事以經綸天下,或先有事而後有字,或先有字而後有事,故又必知萬事之本,而後知文字之原。此三者,物最初,器次之,事又次之。三者既具,而後有文詞。《爾雅》一書,如《釋天》、《釋地》、《釋山》、《釋水》、《釋草》《木》、《釋鳥》《獸》《蟲》《魚》,物之屬也;《釋器》、《釋宮》、《釋樂》,器之屬也;《釋親》,事之屬也;《釋詁》、《釋訓》、《釋言》,文詞之屬也。

《爾雅》之分類,惟屬事者最略。後世之分類,惟屬事者最詳。事之中又判爲兩端焉:曰虚事,曰實事。虚事者,如經之三《禮》,馬之八《書》,班之十《志》,及三《通》之區別門類是也。實事者,就史鑑中已往之事蹟,分類纂記,如《事文類聚》、《白孔六帖》、《太平御覽》,及我朝《淵鑑類函》、《子史精華》等書是也。

爾所呈之目録,亦是鈔摘實事之象,而不如《子史精華》中目録之精當。余在京藏《子史精華》,温叔於廿八年帶回,想尚在白玉堂,爾可取出核對,將子目略爲減少。後世人事日多,史册日繁,摘類書者事多而器物少,乃勢所必然。爾即可照此鈔去,但期與《子史精華》規模相仿,即爲善本。其末附古語鄙諺,雖未必無用,而不如徑摘鈔《説文》訓詁,庶與《爾雅》首三篇相近也。余亦思仿《爾雅》之例鈔纂類書,以記日知月無忘之效,特患年齒已衰,軍務少暇,終不能有所成。或余少引其端,爾將來繼成之可耳。

余身體尚好，惟瘡久不愈。沅叔已拔營赴廬江、無爲州，一切平安。胡宮保仙逝，是東南大不幸事，可傷之至！紫兼豪營中無之，茲付筆廿枝、印章一包查收，藍格本下次再付。澄叔處尚未寫信，將此送閱。

咸豐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

昨見爾所作《説文分韻解字凡例》，喜爾今年甚有長進，固請莫君指示錯處。莫君名友芝，字子偲，號郘亭，貴州辛卯舉人，學問淹雅。丁未年在琉璃廠與余相見，心敬其人。七月來營，復得鬯談。其學於考據、詞章二者皆有本原，義理亦踐修不苟。茲將渠批訂爾所作之《凡例》寄去，余亦批示數處。

又寄銀百五十兩，合前寄之百金，均爲大女兒于歸之用，以二百金辦奩具，以五十金爲程儀。家中切不可另籌銀錢，過於奢侈。遭此亂世，雖大富大貴亦靠不住，惟「勤儉」二字可以持久。又寄丸藥二小瓶，與爾母服食。

爾在家常能早起否？諸弟妹早起否？説話遲鈍、行路厚重否？宜時時省記也。

咸豐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

初四夜接爾二十六號稟，所刻《心經》，微有《西安聖教》筆意。總要養得胸次博大活潑，此後當更有長進也。❶ 爾去年看《詩經

❶「當更」，原作「更當」，據《湘鄉文獻》改。

注疏》已畢否？若未畢，自當補看，不可無恒耳。講《通鑑》即以我過筆者講之，亦可將來另購一部，爾照我之樣過筆一次可也。❶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

接沅叔信，知二女喜期，陳家擇於正月二十日入贅。澄叔欲於鄉間另備一屋，余意即在黃金堂成禮，或借曾家坰頭行禮，三朝後仍接回黃金堂，想爾母子與諸叔已有定議矣。茲寄回銀二百兩，爲二女奩資。外五十金爲酒席之資，俟下次寄回。亦於此次寄矣。

浙江全省皆失，賊勢浩大，迥異往時氣象。鮑軍在青陽，亦因賊衆兵單未能得手。徽州近又被圍，余任大責重，憂悶之至。瘡癬並未少減，每當痛癢極苦之時，常思與爾母子相見。因賊氛環逼，不敢遽接家眷。又以羅氏女須嫁，紀鴻須出考，且待明春察看。如賊燄少衰，安慶無虞，則接爾母帶紀鴻來此一行，爾夫婦與陳壻在家照料一切。若賊氛日甚，則仍接爾來此一行。明年正二月，再有准信。紀鴻縣府各考，均須請鄧師親送。澄叔前言紀鴻至書院讀書，則斷不可。

前蒙恩賜遺念衣一、冠一、搬指一、表一，茲用黃箱送回，宣宗遺念衣一、玉佩一，亦可藏此箱內。敬謹尊藏，此囑。

❶「也」下，據《湘鄉文獻》有「馮樹堂師詩草曾寄營矣。爾復信言十二年進程資不敢領。新寫『閎深肅穆』四扁字，揭一分付回。餘不多及」。

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

正月十三四連接爾十二月十六、廿四兩禀，又得澄叔十二月廿二日一緘，爾母十六日一緘，❶備悉一切。爾詩一首閱過發回，爾詩筆遠勝於文筆，以後宜常常爲之。余久不作詩，而好讀詩，每夜分輒取古人名篇，高聲朗誦，用以自娛。今年亦當間作二三首，與爾曹相和答，仿蘇氏父子之例。

爾之才思，能古雅而不能雄駿，大約宜作五言而不宜作七言。余所選《十八家詩》凡十厚册，在家中，此次可交來丁帶至營中。爾要讀古詩，漢魏六朝取余所選曹阮陶謝鮑謝六家，專心讀之，必與爾性質相近。至於開拓心胸，擴充氣魄，窮極變態，則非唐之李杜韓白、宋金之蘇黄陸元八家不足以盡天下古今之奇觀。爾之質性雖與八家者不相近，而要不可不將此八人之集悉心研究一番。實六經外之鉅製，文字中之尤物也。爾於小學麤有所得，深用爲慰。欲讀周漢古書，非明於小學無可問津。余於道光末年始好高郵王氏父子之説，從事戎行未能卒業，冀爾竟其緒耳。

余身體尚可支持，惟公事太多，每易積壓，癬痒迄未甚愈。家中索用銀錢甚多，其最要緊者余必付回。京報在家，不知係報何喜？若節制四省，則余已兩次疏辭矣。此等空空體面，豈亦有喜報耶？❷

❶「爾母十六日一緘」，原無，據《湘鄉文獻》補。

❷「耶」下，據《湘鄉文獻》有「葛家信一封、扁字四個付回，澄叔處此次未寫信，爾將此呈閱」。

同治元年二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

二月十三日接正月廿三日來稟，并澄侯叔一信，知五宅平安，二女正月廿日喜事諸凡順遂，至以爲慰。

此間軍事如恒。徽州解圍後賊退不遠，亦未再來犯。左中丞進攻遂安，以爲攻嚴州保衢州之計。鮑春霆頓兵青陽，近未開仗。洪叔在三山夾，收降卒三千人，編成四營。沅叔初七日至漢口，十五後當可抵皖。李希帥初九日至安慶，三月初赴六安州。多禮堂進攻廬州，賊堅守不出。上海屢次被賊撲犯，洋人助守，尚幸無恙。

余身體平安，今歲間能成寐，爲近年所僅見。惟聖眷太隆，責任太重，深以爲危。知交有識者亦皆代我危之，只好刻刻謹慎，存一臨深履薄之想而已。今年縣考在何時？鴻兒赴考須請寅師往送，寅師父子一切盤費，皆我家供應也。❶

同治元年三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

三月十三日接爾二月廿四日安稟，并澄叔信，具悉五宅平安。爾至葛家送親後，又須至瀏陽送陳壻夫婦，又須趕回黄宅送親，又須接辦羅氏女喜事。今年春夏爾在家中，比余在營更忙。然古今文人學人，莫不有家

❶「也」下，據《湘鄉文獻》有「共需若干，爾付信來，由營寄回。七十姪女于歸，寄去銀百兩、褂料一件并裏裙料一件。爾所需筆墨等件付回，照單查收。此信并呈澄叔一閱，不另具」。

常瑣事之勞其身，莫不有世態冷暖之攖其心。爾現當家門鼎盛之時，炎涼之狀不接於目，衣食之謀不縈於懷，雖奔走煩勞，猶遠勝於寒士困苦之境也。

爾母咳嗽不止，其病當在肺家。茲寄去好參四錢五分，高麗參半斤，好者如試之有效，當託人到京再買也。余近久不吃丸藥，每月兩逢節氣，服歸脾湯三劑。邇來渴睡甚多，不知是好是歹。

軍事平安，鮑公於初七日在銅陵獲一大勝仗，少荃坐火輪船於初八日赴上海，其所部六千五百人當陸續載去。希庵所派救潁州之兵，潁郡於初五日解圍。

第三女於四月廿二日于歸羅家，茲寄去銀二百五十兩，查收。餘不詳，即呈澄叔一閱，此囑。

同治元年四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

連接爾十四、廿二日在省城所發稟，知二女在陳家，門庭雍睦，衣食有資，不勝欣慰。

爾累月奔馳酬應，猶能不失常課，當可日進無已。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於作字一道，亦嘗苦思力索，終無所成。近日朝朝摹寫，久不間斷，遂覺月異而歲不同。可見年無分老少，事無分難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種樹畜養，日見其大而不覺耳。

爾之短處在言語欠鈍訥，舉止欠端重，看書能深入而作文不能峥嶸。若能從此三事上下一番苦工，進之以猛，持之以恒，不過

一二年,自爾精進而不覺。言語遲鈍,舉止端重,則德進矣。作文有峥嶸雄快之氣,則業進矣。爾前作詩,差有端緒,近亦常作否?李杜韓蘇四家之七古,驚心動魄,曾涉獵及之否?

此間軍事,近日極得手。鮑軍連克青陽、石埭、太平、涇縣四城,沅叔連克巢縣、和州、含山三城暨銅城閘、雍家鎮、裕溪口、西梁山四隘,滿叔連克繁昌、南陵二城暨魯港一隘。現仍穩慎圖之,不敢驕矜。

余近日瘡癬大發,與去年九十月相等。所幸公事叢集,竟日忙冗,尚多積閣之件。所幸飲食如常,每夜安眠或二更三更之久,不似往昔徹夜不寐,家中可以放心。此信并呈澄叔一閱,不另致也。

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鴻:

今日專人送家信,甫經成行,又接王輝四等帶來四月初十之信,爾與澄叔各一件,藉悉一切。

爾近來寫字,總失之薄弱,骨力不堅勁,墨氣不豐腴,與爾身體向來「輕」字之弊正是一路毛病。爾當用油紙摹顔字之《郭家廟》、柳字之《琅琊碑》《玄秘塔》,以藥其病。日日留心,專從「厚重」二字上用工。否則字質太薄,即體質亦因之更輕矣。

人之氣質由於天生,本難改變,惟讀書則可變化氣質。古之精相法并言,讀書可以變換骨相。欲求變之之法,總須先立堅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歲前最好吃煙,

片刻不離，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煙，至今不再吃。四十六歲以前作事無恒，近五年深以爲戒，現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見無事不可變也。爾於「厚重」二字，須立志變改。古稱「金丹换骨」，余謂立志即「丹」也。❶此囑。

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

接爾四月十九日一禀，得知五宅平安。爾《説文》將看畢，擬先看各經注疏，再從事於詞章之學。余觀漢人詞章，未有不精於小學訓詁者。如相如、子雲、孟堅於小學皆專箸一書，《文選》於此三人之文箸録最多。余於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馬遷、韓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於小學訓詁，不妄下一字也。爾於小學既粗有所見，正好從詞章上用功。《説文》看畢之後，可將《文選》細讀一過，一面細讀，一面鈔記，一面作文以仿效之。凡奇僻之字，雅故之訓，不手鈔則不能記，不摹仿則不慣用。自宋以後，能文章者不通小學。❷國朝諸儒，通小學者又不能文章。余早歲窺此門徑，因人事太繁，又久歷戎行，不克卒業，至今用爲疾憾。爾之天分長於看書，短於作文。此道太短，則於古書之用意行氣，必不能看得諦當。目下宜從短處下工夫，專肆力於《文選》，手鈔及摹仿二者皆不可少。待文筆稍有長進，則以後詁經讀史，事事易於著手矣。

❶「也」下，據《湘鄉文獻》有「滿叔回信係忘送，故特由驛補發」。

❷「通」，原作「過」，據《湘鄉文獻》改。

此間軍事平順。沅、季兩叔皆直逼金陵城下，茲將沅信二件寄家一閱。惟沅、季兩軍進兵太鋭，後路蕪湖等處空虛，頗爲可慮。余現籌兵補此瑕隙，不知果無疎失否。

余身體平安，惟公事日繁，應復之信積閣甚多，餘件尚能料理，家中可以放心。此信送澄叔一閱。余思家鄉茶葉甚切，迅速付來爲要。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

二十日接家信，係爾與澄叔五月初二所發，廿二日又接澄侯衡州一信，具悉五宅平安，三女嫁事已畢。

爾信極以袁壻爲慮，余亦不料其遽爾學壞至此。余即日當作信教之，爾等在家卻不宜過露痕蹟。人所以稍顧體面者，冀人之敬重也。若人之傲惰鄙棄業已露出，則索性蕩然無恥，拚棄不顧，甘與正人爲仇，而以後不可救藥矣。我家内外大小，於袁壻處禮貌均不可疏忽。若久不悛改，將來或接至皖營，延師教之亦可。大約世家子弟，錢不可多，衣不可多，事雖至小，所關頗大。

此間各路軍事平安。多將軍赴援陝西，沅、季在金陵孤軍無助，不無可慮。湖州於初三日失守，鮑攻甯國，恐難遽克。安徽亢旱，頃間三日大雨，人心始安。穀即在長沙采買，以後澄叔不必罣心。此次不另寄澄信，爾稟告之，此囑。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

字諭紀鴻：

前聞爾縣試幸列首選，爲之欣慰。所寄各場文章，亦皆清潤大方。昨接易芝生先生十三日信，知爾已到省。城市繁華之地，爾宜在寓中静坐，不可出外游戲徵逐。

茲余函商郭意城先生，在於東征局兑銀四百兩，交爾在省爲進學之用。❶印卷之費，向例兩學及學書共三分，爾每分宜送錢百千。鄧寅師處謝禮百兩，鄧十世兄處送銀十兩，助渠買書之資。餘銀數十兩，爲爾零用及略添衣物之需。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貴氣習，則難望有成。吾忝爲將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願爾等常守此儉樸之風，亦惜福之道也。其照例應用之錢，不宜過嗇。謝廩保須二十千，❷賞號亦略豐。謁聖後拜客數家，即行歸里。今年不必鄉試，一則爾工夫尚早，二則恐體弱難耐勞也。此諭。

同治元年七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

曾代四、王飛四先後來營，接爾二十日、廿六日兩稟，具悉五宅平安。

《和張邑侯》詩，音節近古，可慰可慰！五言詩若能學到陶潛、謝朓一種沖淡之味，

❶「用」下，據《湘鄉文獻》有「如郭不在省，爾將此信至易芝生先生處借銀亦可」。

❷「須」，原無，據《湘鄉文獻》補。

和諧之音，亦天下之至樂，人間之奇福也。爾既無志於科名祿位，但能多讀古書，時時哦詩作字，以陶寫性情，則一生受用不盡。第宜束身圭璧，法王羲之、陶淵明之襟韻蕭灑則可，法嵇、阮之放蕩名教則不可耳。

希庵丁艱，余即在安慶送禮，寫四兄弟之名，家中似可不另送禮。或鼎三姪另送禮物，亦無不可，然只可送祭席輓幛之類，銀錢則斷不必送，爾與四叔父、六嬸母商之。希庵到家之後，我家須有人往弔，或四叔、或爾去皆可，或目下先去亦可。

近年以來，爾兄弟讀書所以不甚躭閣者，全賴四叔照料大事，朱金權照料小事。茲寄回鹿茸一架、袍褂料一付，寄謝四叔。麗參三兩、銀十二兩，寄謝金權。又袍褂料一付，補謝寅皆先生。爾一一妥送。家中賀喜之客，請金權恭敬款接，不可簡慢，至要至要！

賢五先生請余作傳，稍遲寄回。此次未寫覆信，爾先告之。家中有殿板《職官表》一書，余欲一看，便中寄來。鈔本《國史·文苑》、《儒林傳》尚在否？查出稟知，此囑。

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

接爾七月十一日稟并澄叔信，具悉一切。鴻兒十三日自省起程，想早到家？

此間諸事平安，沅、季二叔在金陵亦好，惟疾疫頗多。前建清醮，後又陳龍鐙獅子諸戲，仿古大儺之禮，不知少愈否？鮑公在甯國招降童容海一股，收用者三千人，餘五萬人悉行遣散，每人給錢一千。鮑公辦妥此事，即由高淳東壩會剿金陵。希帥由六安回

省，初三已到。久病之後，加以憂戚，氣象黑瘦，咳嗽不止，殊爲可慮。本日接奉諭旨，不准請假回籍，賞銀八百，飭地方官照料。聖恩高厚，無以復加。而希帥思歸極切，觀其病象，亦非回籍静養斷難痊愈，渠日内擬自行具摺陳情也。

爾所作《擬莊》三首，能識名理，兼通訓詁，慰甚慰甚！余近年頗識古人文章門徑，而在軍鮮暇，未嘗偶作，一吐胸中之奇。爾若能解《漢書》之訓詁，參以《莊子》之詼詭，則余願償矣。至行氣爲文章第一義。卿雲之跌宕，昌黎之倔强，尤爲行氣不易之法，爾宜先於韓公倔强處揣摩一番。

京中帶回之書，有《謝秋水集》，名文溶，國初南豐人。可交來人帶營一看。澄叔處未另作書，將此呈閱。

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

日内未接家信，想五宅平安，爲慰。

此間近狀如常，各軍士卒多病，迄未少愈。甘子大至甯國一行，歸即一病不起。許吉齋座師之世兄名敬身號藻卿者，遠來訪我，亦數日物故。幸楊、鮑兩軍門皆有轉機，張凱章聞亦少痊。三公無他故，則大局尚可爲也。

沅叔營中病者亦多，沅意欲奏調多公一軍回援金陵。多公在秦，正當緊急之際，焉能東旋？且沅、季共帶二萬餘人，僅保營盤，亦無請援之理。惟祝病卒漸愈，禁得此次風浪，則此後普成坦途矣。

李希庵於閏八月廿三日安慶開行，奔喪回里，唐義渠即於是日到皖。兩公於余處皆

以長者之禮見待，公事豪無掣肘，余亦推誠相與，豪無猜疑。皖省吏治，或可漸有起色。

余近日癬疾復發，不似去秋之甚。眼蒙則逐日增劇，夜間幾不復能看字，老態相催，固其理也。❶

同治元年九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

接爾閏月稟，知澄叔尚在衡州未歸，家中五宅平安，至以爲慰。

此間連日惡風驚浪。僞忠王在金陵苦攻十六晝夜，經沅叔多方堅守，得以保全。僞侍王初三四亦至。現在金陵之賊數近二十萬，業經守二十日，或可化險爲夷。茲將沅叔初九、十與我二信寄歸外，又有大夫第信，一慰家人之心。

鮑春霆移紮距甯郡城二十里之高祖山，雖病弁太多，十分可危，然凱軍在城主守，春霆在外主戰，或足禦之。惟甯國縣城於初六日失守，恐賊猛撲徽州、旌德、祁門等城，又恐其由間道逕竄江西，殊可深慮。

余近日憂灼，迥異尋常氣象，與八年春間相類。蓋安危之機，關係太大，不僅爲一己之身名計也。但願沅、霆兩處倖保無恙，則他處尚可徐徐補救。此信送澄叔一閱，不詳。

同治元年十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

旬日未接家信，不知五宅平安如常否？

❶「也」下，據《湘鄉文獻》有「餘不一一，此信可送澄叔一閱」。

此間軍事，金柱關、蕪湖及水師各營，已有九分穩固可靠；金陵沅叔一軍，已有七分可靠；甯國鮑、張各軍，尚不過五分可靠。

此次風波之險，迥異尋常，余憂懼太過，似有怔忡之象。每日無論有信與無信，寸心常若皇皇無主。前此專慮金陵沅、季大營或有疎失，近日金陵已穩，而憂皇戰慄之象不爲少減，自是老年心血虧損之症。

欲爾再來營中省視，父子團聚一次。一則或可少解怔忡病症，二則爾之學問亦可稍進。或今冬起行，或明年正月起行，稟明爾母及澄叔行之。爾在此住數月歸去，再令鴻兒來此一行。寅皆先生明年定在大夫第教書，鴻兒隨之受業。金二外甥有志向學，爾可帶之來營。餘詳日記中，此諭。

同治元年十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

十月初十日接爾信與澄叔九月廿日縣城發信，具悉五宅平安，希庵病亦漸好，至以爲慰。

此間軍事，金陵日就平穩，不久當可解圍。沅叔另有二信，余不贅告。鮑軍日內甚爲危急，賊於灣沚渡過河西，梗塞霆營糧路。霆軍當士卒大病之後，布置散漫，衆心頗怨，深以爲慮。鮑若不支，則張凱章困於甯國郡城之内，亦極可危。如天之福，甯國亦如金陵之轉危爲安，則大幸也。

爾從事小學《說文》，行之不倦，極慰極慰！小學凡三大宗：言字形者以《說文》爲宗，古書惟大、小徐二本，至本朝而段氏特開

生面，而錢坫、王筠、桂馥之作亦可參觀；言訓詁者以《爾雅》爲宗，古書惟郭注、邢疏，至本朝而邵二雲之《爾雅正義》、王懷祖之《廣雅疏證》、郝蘭皋之《爾雅義疏》皆稱不朽之作；言音韻者以《唐韻》爲宗，古書惟《廣韻》、《集韻》，至本朝而顧氏《音學五書》乃爲不刊之典，而江慎修、戴東原、段茂堂、王懷祖、孔巽軒、江晉三諸作亦可參觀。爾欲於小學鑽研古義，則三宗如顧、江、段、邵、郝、王六家之書，均不可不涉獵而探討之。

余近日心緒極亂，心血極虧，其慌忙無措之象，有似咸豐八年春在家之時，而憂灼過之，甚思爾兄弟來此一見，不知爾何日可來營省視？仰觀天時，默察人事，此賊竟無能平之理。但求全局不遽決裂，余能速死，而不爲萬世所痛罵，則幸矣。❶

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鴻：

日内未接家信，想五宅平安。此間軍事，金陵於初五日解圍，營中一切平安，惟滿叔有病未愈。目下危急之處有三：一係甯國鮑、張兩軍糧路已斷，外無援兵；一係旌德朱品隆一軍被賊圍撲，糧米亦缺；一係九洑洲之賊竄過北岸，恐李世忠不能抵禦。大約此三處者，斷難倖全。

余兩月以來，十分憂灼，牙疼殊甚。心緒之惡，甚於八年春在家、十年春在祁門之狀。爾明年新正來此，父子一敘，或可少紓

❶「矣」下，據《湘鄉文獻》有「此信送澄叔一閱，不另致」一句。

憂鬱。

爾近日走路身體略覺厚重否？說話略覺遲鈍否？鴻兒近學作試帖詩否？袁氏婿近常在家否？爾若來此，或帶袁婿與金二外甥同來亦好。❶

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

廿九接爾十月十八在長沙所發之信，十一月初一又接爾初九日一稟，并與左鏡和唱酬詩及澄叔之信，具悉一切。

爾詩胎息近古，用字亦皆的當。惟四言詩最難有聲響有光芒，雖《文選》韋孟以後諸作，亦復爾雅有餘，精光不足。揚子雲之《州箴》❷、《百官箴》諸四言，刻意摹古，亦乏作作之光、淵淵之聲。余生平於古人四言，最好韓公之作。如《祭柳子厚文》、《祭張署文》、《進學解》、《送窮文》諸四言，固皆光如皎日，響如春霆。即其他凡墓志之銘詞及集中如《淮西碑》、《元和聖德》各四言詩，亦皆於奇崛之中迸出聲光。其要不外意義層出，筆仗雄拔而已。自韓公而外，則班孟堅《漢書·敘傳》一篇，亦四言中之最雋雅者。爾將此數篇熟讀成誦，則於四言之道自有悟境。

鏡和詩雅潔清潤，實爲吾鄉罕見之才，但亦少奇矯之致。凡詩文欲求雄奇矯變，總須用意有超群離俗之想，乃能脫去恒蹊。爾前信讀《馬汧督誄》，謂其沈鬱似《史記》，極是極是！余往年亦篤好斯篇。爾若於斯篇及《蕪城賦》、《哀江南賦》、《九辨》、《祭張署

❶「好」下，據《湘鄉文獻》有「澄叔處未另致」六字。

❷「揚」，原作「楊」，據《湘鄉文獻》改。

文》等篇吟翫不已，則聲情自茂，文思汩汩矣。

此間軍事危迫異常，九洑洲之賊紛竄江北，巢縣、和州、含山俱有失守之信。余日夜憂灼，智盡能索，一息尚存，憂勞不懈，它非所知耳！

爾行路漸重厚否？紀鴻讀書有恒否？至為廑念。餘詳日記中。❶

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

廿二、三日連寄二信與澄叔，驛遞長沙轉寄，想俱接到。季叔賫志長逝，實堪傷慟。沅叔之意，定以季櫬葬馬公塘，與高軒公合塚。爾即可至北港迎接，一切築墳等事稟問澄叔，必恭必慤。俟季叔葬事畢，再來皖營可也。

爾現用油紙摹帖否？字乏剛勁之氣，是爾生質短處，以後宜從「剛」字、「厚」字用功，特囑。

同治元年十二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

十一日接十一月廿二日來稟，內有鴻兒詩四首。十二日又接初五日來稟，其時爾初自長沙歸也。兩次皆有澄叔之信，具悉一切。

韓公五言詩本難領會，爾且先於怪奇可駭處、詼諧可笑處細心領會。可駭處，如詠落葉，則曰「謂是夜氣滅，望舒霣其圓」；詠作文，

❶「中」下，據《湘鄉文獻》有「此次澄叔處無信，爾詳稟告」。

則曰「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可笑處，如詠登科，則曰「儕輩妬且熱，喘如竹筒吹」；詠苦寒，則曰「羲和送日出，恇怯頻窺覘」。爾從此等處用心，可以長才力，亦可添風趣。

鴻兒試帖，大方而有清氣，易於造就，即日批改寄回。

季叔奉初六恩旨追贈按察使，照按察使軍營病故例議卹，可稱極優，兹將諭旨録歸。此間定於十九日開弔，二十日發引，同行者爲厚四、甲二、甲六、葛睪山、江龍三諸族戚，又有員弁親兵等數十人送之，大約二月可到湘潭。葬期若定二月底三月初，必可不誤。

下游軍事漸穩。北岸蕭軍於初十日克復運漕。鮑軍糧路雖不甚通，而賊實不悍，或可勉强支持。此信送澄叔一閱。❶

曾文正公家訓卷上終

❶ 「閲」下，據《湘鄉文獻》有「外馮春皋對一付查收」一句。

曾文正公家訓卷下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澤：

蕭開二來，接爾正月初五日稟，得知家中平安。羅太親翁仙逝，當寄奠儀五十金、祭幛一軸，下次付回。

羅壻性情乖戾，與袁壻同爲可慮，❶然此無可如何之事，不知平日在三女兒之前亦或暴戾不近人情否。❷爾當諄囑三妹，柔順恭謹，不可有片語違忤。三綱之道，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是地維所賴以立，天柱所賴以尊。故傳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儀禮》記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吾家讀書居官，世守禮義，爾當誥戒大妹、三妹忍耐順受。吾於諸女妝奩甚薄，然使女果貧困，吾亦必周濟而覆育之。目下陳家微窘，袁家、羅家并不憂貧，爾諄勸諸妹，以能耐勞忍氣爲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勞忍氣」四字上做工夫也。

此間近狀平安。自鮑春霆正月初六日涇縣一戰後，❸各處未再開仗。春霆營士氣復旺，米糧亦足，應可再振。僞忠王復派賊

❶「乖戾，與袁壻同爲」，原無，據《湘鄉文獻》補。

❷「不知平日在三女兒之前亦或暴戾不近人情否」，原無，據《湘鄉文獻》補。

❸「此間近狀平安。自」，原無，據《湘鄉文獻》補。

數萬續渡江北，非希庵與江味根等來，恐難得手。

余牙疼大愈。日内將至金陵一晤沅叔。此信送澄叔一閱，不另致。

同治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泥汊舟次

字諭紀澤：

二月二十一日在運漕行次，接爾正月二十二日、二月初三日兩禀，并澄叔兩信，具悉家中五宅平安。大姑母及季叔葬事，此時均當完畢。

爾在團山觜橋上跌而不傷，極幸極幸！聞爾母與澄叔之意，欲修石橋，爾寫禀來，由營付歸可也。《禮》云：「道而不徑，舟而不游。」古之言孝者，專以保身爲重。鄉間路窄橋孤，嗣後吾家子姪，凡遇過橋，無論轎馬，均須下而步行。

吾本意欲爾來營見面，因遠道風波之險，不復望爾前來。且待九月霜降水落，風濤性定，再行寄諭定奪。目下爾在家飽看群書，兼持門户，處亂世而得寬閒之歲月，千難萬難，爾切莫錯過此等好光陰也。

余以十六日自金陵開船而上，[1]沿途閱看金柱關、東西梁山、裕溪口、運漕、無爲州等處，軍心均屬穩固，布置亦尚妥當，惟兵力處處單薄，不知足以禦賊否。余再至青陽一行，月杪即可還省。南岸近亦喫緊，廣匪兩股竄撲徽州，古、賴等股竄擾青陽，其志皆在直犯江西以營一飽，殊爲可慮。

澄叔不願受沅之貤封，余當寄信至京，停止此舉，以成澄志。爾讀書有恒，余歡慰之

❶「而」，《湘鄉文獻》作「西」。

至。第所閱日博，亦須劄記一二條，以自考證。脚步近稍穩重否？常常留心，此囑。❶

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

接爾二月十三日禀并《聞人賦》一首，具悉家中各宅平安。爾於小學訓詁頗識古人源流，而文章又窺見漢魏六朝之門徑，欣慰無已！余嘗怪國朝大儒如戴東原、錢辛楣、段懋堂、王懷祖諸老，其小學訓詁實能超越近古，直逼漢唐，而文章不能追尋古人深處，達於本而閡於末，知其一而昧其二，頗覺不解。私竊有志，欲以戴、錢、段、王之訓詁，發爲班、張、左、郭之文章，晉人左思、郭璞小學最深，文章亦逼兩漢，潘、陸不及也。久事戎行，斯願莫遂。若爾曹能成我未竟之志，則至樂莫大乎是。即日當批改付歸。

爾既得此津筏，以後更當專心壹志，以精確之訓詁，作古茂之文章。由班、張、左、郭，上而揚、馬，而《莊》、《騷》，而六經，靡不息息相通；下而潘、陸，而任、沈，而江、鮑、徐、庾，則詞愈雜氣愈薄，而訓詁之道衰矣。至韓昌黎出，乃由班、張、揚、馬而上躋六經，其訓詁亦甚精當。爾試觀《南海神廟碑》、《送鄭尚書序》諸篇，則知韓文實與漢賦相近；又觀《祭張署文》、《平淮西碑》諸篇，則知韓文實與《詩經》相近。近世學韓文者，皆不知其與揚、馬、班、張一鼻孔出氣。爾能參透此中消息，則幾矣。

爾閱看書籍頗多，然成誦者太少，亦是

❶「囑」下，據《湘鄉文獻》有「澄叔此次未另寫信，將此禀告」。

一短。嗣後宜將《文選》最愜意者熟讀，以能背誦爲斷。如《兩都賦》、《西征賦》、《蕪城賦》及《九辯》、《解嘲》之類，皆宜熟讀。《選》後之文，如《與楊遵彦書》徐、《哀江南賦》庾亦宜熟讀。又經世之文如馬貴與《文獻通考》序二十四首，天文如丹元子之《步天歌》，《文獻通考》載之，《五禮通考》載之。地理如顧祖禹之《州域形勢敘》，見《方輿紀要》首數卷，低一格者不必讀，高一格者可讀，其排列某州某郡無文氣者亦不必讀。以上所選文七篇三種，爾與紀鴻兒皆當手鈔熟讀，互相背誦，將來父子相見，余亦課爾等背誦也。

爾擬以四月來皖，余亦甚望爾來，教爾以文。惟長江風波頗不放心，又恐往返途中抛荒學業，爾稟請爾母及澄叔酌示。如四月起程，則只帶袁壻及金二甥同來。如八九月起程，則奉母及弟妹妻女合家同來。到皖住數月，孰歸孰留，再行商酌。

目下皖北賊犯湖北，皖南賊犯江西，今年上半年必不安静，下半年或當稍勝。爾若於四月來謁，舟中宜十分穩慎。如八月來，則余派大船至湘潭迎接可也。

同治二年三月十四日

字諭紀澤：

頃接爾稟及澄叔信，知余二月初四在蕪湖下所發二信同日到家，季叔與伯姑母葬事皆已辦妥。爾自櫧山歸來，俗務應稍減少。

此間近日軍事最急者，惟石澗埠毛竹丹、劉南雲營盤被圍，自初三至初十，晝夜環攻，水洩不通。次則黄文金大股由建德竄犯景德鎮。余本檄鮑軍救援景鎮，因石澗埠危急，又令鮑改援北岸，沅叔亦撥七營援救石

澗埠。只要守住十日，兩路援兵皆到，必可解圍。又有捻匪由湖北下竄安慶，必須安排守城事宜。各路交警，應接不暇。幸身體平安，尚可支持。

《聞人賦》圈批發還。爾能抗心希古，大慰余懷。紀鴻頗好學否？爾説話走路比往年較遲重否？付去高麗參一斤，備家中不時之需。又付銀十兩，爾託櫧山爲我買好茶葉若干斤。去年寄來之茶，不甚好也。此信送與澄叔一看，不另寄。奏章諭旨一本查收。

同治二年五月十八日

字諭紀鴻：

接爾禀件，知家中五宅平安，子姪讀書有恒，爲慰。

爾問今年應否往過科考？爾既作秀才，凡歲考、科考，均應前往入場，此朝廷之功令，士子之職業也。惟爾年紀太輕，余不放心。若鄧師能晉省送考，則爾凡事有所禀承，甚好甚好！若鄧師不赴省，則爾或與易芝生先生同住，或隨罣山、鏡和、子祥諸先生同伴，總須得一老成者照應一切，乃爲穩妥。

爾近日常作試帖詩否？場中細檢一番，無錯平仄，無錯擡頭也。此次未寫信與澄叔，爾爲禀告。

同治二年七月十二日

丹閣十叔大人閣下：

前奉賜函，敬審福履康愉，闔潭多祜，至爲慶慰。

此間軍事，自去秋以至今春，危險萬狀。四月以後，巢、和、二浦次第克復，奪回九洑

洲要隘，江北肅清，大局極有轉機。不料苗逆復叛，占踞數城，一波未平，一波復起。而各軍疾疫大作，死亡相屬，幾與去秋相等。餉項奇絀，醫藥無資，茫茫天意不知何日果遂厭亂也。

姪身體粗適，牙齒脱落一箇，餘亦動搖不固，此外視聽眠食未改五十以前舊態。自以菲材久竊高位，兢兢慄慄，惟是不貪安逸，不圖豐豫，以是報聖主之厚恩，即以爲稍惜祖宗之餘澤。

上年恭遇兩次覃恩，已將本身應得封典貤封伯祖父重五公暨中和公、伯祖母彭太夫人暨蕭太夫人，茲將誥軸專盛四送回，即求告知任尊叔及芝圃、榮發、厚一、厚四諸弟，敬謹收藏。焚黄告墓之日，子姓悉與於祭，茲各寄二十金，少助祭席之資。又參枝、對聯、書帖等微物，略將鄙忱，伏乞哂存。

左君辦硝之事，因採辦諸人在各縣挖牆拆屋，紛紛釀成控案，東征局司道乃詳請概歸官辦，不特不能添新委員，即前此給札者亦須一一撤回，是以未能照辦。但諸人借湊本錢，分途采買，因此半途而廢不免吃虧，姪已函告東局主事者酌量調劑，不令虧本矣。

同治二年八月初四日

字諭紀鴻：

接爾澄叔七月十八日信，并爾寄澤兒一函，知爾奉母於八月十九日起程來皖，并三女與羅壻一同前來。

現在金陵未復，皖省南北兩岸群盗如毛，爾母及四女等姑嫂來此，并非久住之局。大女理應在袁家侍姑盡孝，本不應同來安慶，因榆生在此，故吾未嘗寫信阻大女之行。

若三女與羅壻，則尤應在家事姑事母，尤可不必同來。余每見嫁女貪戀母家富貴而忘其翁姑者，其後必無好處。余家諸女當教之孝順翁姑，敬事丈夫，慎無重母家而輕夫家，效澆俗小家之陋習也。

三女夫婦若尚在縣城省城一帶，儘可令之仍回羅家奉母奉姑，不必來皖。若業已開行，勢難中途折回，則可同來安慶一次，小住一月二月，余再派人送歸。其陳壻與二女，計必在長沙相見，不可帶之同來。俟此間軍務大順，余寄信去接可也。❶

同治二年八月十二日

字諭紀鴻：

爾於十九自家起行，想九月初可自長沙挂帆東行矣。船上有大「帥」字旗，余未在船，不可誤挂。經過府縣各城，可避者略爲避開，不可驚動官長，煩人應酬也。余日内平安，沅叔及紀澤等在金陵亦平安。此諭。

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字寄紀瑞姪左右：

前接吾姪來信，字跡端秀，知近日大有長進。紀鴻奉母來此，詢及一切，知姪身體業已長成，孝友謹慎，至以爲慰。

吾家累世以來，孝弟勤儉。輔臣公以上吾不及見，竟希公、星岡公皆未明即起，竟日無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時在陳氏宗祠讀書，

❶「也」下，據《湘鄉文獻》有「此間一切平安，紀澤與袁壻、王甥初二俱赴金陵。此信及奏稿一本，爾稟寄澄叔，交去人送去，余未另人告澄叔也」。

正月上學，輔臣公給錢一百爲零用之需，五月歸時，僅用去一文，尚餘九十八文還其父，其儉如此。星岡公當孫入翰林之後，猶親自種菜收糞。吾父竹亭公之勤儉，則爾等所及見也。今家中境地雖漸寬裕，姪與諸昆弟切不可忘卻先世之艱難。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勤」字工夫，第一貴早起，第二貴有恒。「儉」字工夫，第一莫著華麗衣服，第二莫多用僕婢雇工。

凡將相無種，聖賢豪傑亦無種，只要人肯立志，都可做得到的。姪等處最順之境，當最富之年，明年又從最賢之師，但須立定志向，何事不可成？何人不可作？願吾姪早勉之也。

廕生尚算正途功名，可以考御史。待姪十八九歲，即與紀澤同進京應考。然姪此際專心讀書，宜以八股試帖爲要。不可專恃廕生爲基，總以鄉試、會試能到榜前，益爲門户之光。紀官聞甚聰慧，姪亦以「立志」二字兄弟互相勸勉，則日進無疆矣。

同治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酉刻

字諭紀澤：

余於廿五日巳刻抵金陵陸營，文案各船亦於廿六日申刻趕到。沅叔濕毒未愈，而精神甚好。僞忠王曾親訊一次，擬即在此殺之。

由安慶咨行各處之摺，在皖時未辦咨札稿，兹寄去一稿。若已先發，即與此稿不符亦無礙也。刻摺稿寄家可一二十分，或百分亦可。沅叔要二百分，宜先儘沅叔處。此外各處，不宜多散。

此次令王洪陞坐輪船於廿七日回皖，以

後送包封者仍坐舢板歸去。包封每日止送一次，不可再多。爾一切以「勤謙」二字爲主，至囑。頃見安慶付來之咨行稿，甚妥。此間稿不用矣。

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

字諭紀澤：

日内北風甚勁，未接包封及爾禀，余亦未發信也。僞忠王自寫親供，多至五萬餘字。兩日内看該酋親供，如校對房本誤書，殊費目力。頃始具奏洪、李二酋處治之法。李酋已於初六正法，供詞亦鈔送軍機處矣。

沅叔擬於十一二等日演戲請客，余亦於十五前後起程回皖。日内因天熱事多，尚未將江西一案出奏，計非五日不能核定此稿。老年畏熱，亦畏案牘之繁難。余將來到金陵，即在英王府寓居，頃已派人修理矣。此諭。

同治三年七月初九日

字諭紀鴻：

自爾起行後，南風甚多，此五日内卻是東北風，不知爾已至岳州否？

余以廿五日至金陵，沅叔病已痊愈。廿八日戮洪秀全之尸，初六日將僞忠王正法。初八日接富將軍咨，余蒙恩封侯，沅叔封伯。余所發之摺，批旨尚未接到，不知同事諸公得何懋賞？然得五等者甚少。余借人之力以竊上賞，寸心不安之至。

爾在外，以「謙」、「謹」二字爲主。世家子弟，門第過盛，萬目所屬。臨行時教以三戒之首末二條，及力去「傲」、「惰」二弊，當已

牢記之矣。場前不可與州縣來往，不可送條子。進身之始，務知自重。酷熱尤須保養身體，此囑。

同治三年七月初九日

字諭紀澤：

初九日接爾初六申刻之稟，知廿三日之摺，❶批旨尚未到皖，頗不可解，豈已遞至官相處耶？各處來信皆言須用賀表，余亦不可不辦一分。爾請程伯旉爲我撰一表，爲沅叔撰一表。伯旉前後所作謝摺太多，此次擬另送潤筆費三十金，蓋亦僅見之美事也。

得五等之封者，似無多人。余借人之力而竊上賞，寸心深抱不安。從前三藩之役，封爵之人較多，求闕齋西間有《皇朝文獻通考》一部，爾試查《封建考》中三藩之役共封幾人，平準部封幾人，平回部封幾人，開單寄來。

僞幼主有逃至廣德之説，不知確否。此諭。

同治三年七月初十日辰刻

字諭紀澤：

今早接奉廿九日諭旨，余蒙恩封一等侯、太子太保、雙眼花翎，沅叔蒙恩封一等伯、太子少保、雙眼花翎，李臣典封子爵，蕭孚泗男爵。其餘黃馬褂九人，世職十人，雙眼花翎四人。恩旨本日包封鈔回。玆先將初七之摺寄回發刻，李秀成供明日付回也。

❶「初九日接爾初六申刻之稟，知」，原無，據《湘鄉文獻》補。

同治三年七月十三日巳刻

字諭紀澤：

接爾十一、十二、十三等號禀，具悉一切。此間初十、十一二等日戲酒三日，❶沅叔料理周到，精力沛然，余則深以爲苦。亢旱酷熱，老人所畏，應治之事多閣廢者。江西周石一案，奏稿久未核辦，尤以爲疚。自六月廿三日起，凡人證皆由余發給盤川，❷以示體卹。爾託子密告知兩司可也。

鄂刻地圖，爾可即送一分與莫偲老。《輪船行江説》，三日内准付回，另紙繕寫，粘貼大圖空處。萬篪軒、忠鶴皋及泰州、揚州各官，日内均來此一見。李少荃亦擬來一晤，聞余將以七月回皖，遂不來矣。此諭。

同治三年七月十八日

字諭紀澤：

二日未接爾禀，蓋北風阻滯之故。此間十七日大風大雨，蕭然便有秋氣。

富將軍今日來拜，鬯談一切。余擬明日登舟，乘坐民船，不求其快，舟中須作周石獄事一摺，非三四日不能了。沅叔處無一人獨坐之位，無一刻清净之時，故未辦也。其他積閣之事亦尚不少，❸皆須在船一爲清理，到皖當在月杪矣。此囑。

❶「接爾十一、十二、十三等號禀，具悉一切。此間」，原無，據《湘鄉文獻》補。

❷「給」，原作「及」，據《湘鄉文獻》改。

❸「亦尚不少」，原無，據《湘鄉文獻》補。

放心。今年天氣奇熱，爾在途次平安否？余在金陵與沅叔相聚二十五日，二十日登舟還皖，體中尚適。

余與沅叔蒙恩晉封侯伯，門户太盛，深爲祇懼。爾在省以「謙」、「敬」二字爲主，事事請問意臣、芝生兩姻叔，斷不可送條子，致騰物議。十六日出闈，十七、八拜客，十九日即可回家。九月初在家聽榜信後，再起程來署可也。擇交是第一要事，須擇志趣遠大者，此囑。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日

字諭紀澤：

余於十九日回拜富將軍，❶即起程回皖，約行七十里乃至棉花隄。今日未刻發報後，長行順風，行七十里泊宿，距采石不過十餘里。

接奉諭旨，諸路將帥督撫均免造册造報銷，真中興之特恩也。頃又接爾十八日稟，鈔録封爵單一册。我朝酬庸之典，以此次最隆。愧悚戰兢，何以報稱？爾曹當勉之矣。

同治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舊縣舟次

字諭紀鴻：

自爾還湘啟行後，久未接爾來稟，殊不

❶「余」上，據《湘鄉文獻》有「十九日接爾十七日稟，知十一日之信至十七日早始趕到安慶。哨官疲緩如此，不能不嚴懲也」。

同治四年閏五月初九日

字諭紀澤、鴻：

余於初四日自邵伯開行後，初八日至清江浦。聞捻匪張、任、牛三股并至蒙、亳一帶，英方伯雉河集營被圍，易開俊在蒙城亦兩面皆賊，糧路難通。余商昌岐帶水師由洪澤湖至臨淮，而自留此待羅、劉旱隊至，乃赴徐州。

爾等奉母在寓，總以「勤」、「儉」二字自惕，而接物出以謙慎。凡世家之不勤不儉者，驗之於內眷而畢露。余在家深以婦女之奢逸爲慮，爾二人立志撐持門户，亦宜自端內教始也。余身尚安，癬略甚耳。

同治四年閏五月十九日，清江浦

字諭紀澤：

接爾十一、十五日兩次安稟，[1]具悉一切。爾母病已全愈，羅外孫亦好，慰慰！余到清江已十一日，因劉松山未到，皖南各軍鬧餉，故爾遲遲未發。雉河、蒙城等處，日內亦無警信。羅茂堂等今日開行，由陸路赴臨淮。余俟劉松山到後，擬於廿一日由水路赴臨淮。

身體平安，惟廑念湘勇鬧餉，有弗戢自焚之懼，竟日憂灼。蔣之純一軍在湖北，業已叛變，恐各處相煽，即湘鄉亦難安居。思所以痛懲之之法，尚無善策。

楊見山之五十金，已函復小岑，在於伊

❶「十一、十五日」，原無，據《湘鄉文獻》補。

卿處致送。邵世兄及各處月送之款，已有一札由伊卿長送矣。惟壬叔向按季送，偶未入單。劉伯山書局撤後，再代謀一安硯之所。該局何時可撤，尚無聞也。寓中絶不酬應，計每月用錢若干？兒婦諸女，果每日紡績有常課否？下次稟復。

吾近夜飯不用葷菜，以肉湯炖蔬菜一二種，令極爛如臡，味美無比，必可以資培養，菜不必貴，適口則足養人。試炖與爾母食之。星岡公好於日入時手摘鮮蔬，以供夜餐。吾當時侍食，實覺津津有味。今則加以肉湯，而味尚不逮於昔時。後輩則夜飯不葷，專食蔬而不用肉湯，亦養生之宜，且崇儉之道也。

顔黄門之推。《顔氏家訓》作於亂離之世，張文端英。《聰訓齋語》作於承平之世，所以教家者極精。爾兄弟各覓一册，常常閲習，則日進矣。

同治四年六月初一日

字諭紀澤、鴻兒：

余於廿五、六日渡洪澤湖面二百四十里，❶廿七日入淮，廿八日在五河停泊一日，等候旱隊，廿九日抵臨淮。聞劉省三於廿四日抵徐州，廿八日由徐州赴援雉河。英西林於廿六日攻克高鑪集，雉河之軍心益固，大約圍可解矣。羅、張、朱等明日可以到此，劉松山初五、六可到。余小住半月，當仍赴徐州也。毛寄雲年伯至清江，急欲與余一晤。余廿八日寄一信，❷因太遠，止其來臨淮。

❶「余」上，據《湘鄉文獻》有「閏五月由龍克勝等帶到爾廿三日一稟，六月一日由驛遞到爾十八日一稟，具悉一切。羅家外孫既係漫惊風，則極難醫治」。

❷「廿八日寄一信」，原無，據《湘鄉文獻》補。

爾寫信太短。近日所看之書，及領略古人文字意趣，儘可自攄所見，隨時質正。前所示「有氣則有勢，有識則有度，有情則有韻，有趣則有味」，古人絶好文字，大約於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長。爾所閱古文，何篇於何者爲近，可放論而詳問焉。鴻兒亦宜常常具稟，自述近日工夫，此示。

同治四年六月十九日

字諭紀澤、鴻：

今日接小岑信，❶知邵世兄一病不起，實深傷悼。位西立身行己，讀書作文，俱無差謬，不知何以家運衰替若此？豈天意真不可測耶？爾母之病，總帶温補之劑，當無他虞。羅氏外孫及朱金權已痊愈否？

此間水大異常，各營皆已移渡南岸。惟余所居淮北兩營，係羅茂堂所帶，二日内尚可不移，再長水八寸則危矣。陰雲鬱熱，雨勢殊未已也。

邵世兄處應送奠儀五十金，可由家中先爲代出，有便差來營即付去。滕中軍所帶百人，可令每半月派一兵來此，不必定候家鄉長夫送信。余託陳小浦買龍井茶，爾可先交銀十六兩，亦候下次兵來時付去。邵宅每月二十金，爾告伊卿照常致送否？須補一公牘否？爾每旬至李宫保處一談否？幕中諸友淩曉南等相見契愜否？❷

氣勢、識度、情韻、趣味四者，偶思邵子四象之説可以分配，兹録於别紙，爾試究之。

❶「今」上，據《湘鄉文獻》有「十五日接澤兒十一日稟，鴻兒無稟，何也」。

❷「南」，原作「嵐」，據《湘鄉文獻》改。

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字諭紀澤：

廿四日接奉寄諭，❶知沅叔已簡授山西巡撫。諭旨咨少泉宮保處，爾可借閱。沅叔之病，❷不知此時全愈否？余須寄信囑其北上陛見之便，且至徐州兄弟相會。

陳刻廿四史頗爲可愛，不知其錯字多否？《幾何原本》可先刷一百部。曾恒德無事，亦可來營。余又有取閱之書，可令滕中軍派兵送來，録如别紙。

同治四年七月初三日

字諭紀澤、鴻兒：

紀澤於陶詩之識度不能領會，試取《飲酒》二十首、《擬古》九首、《歸田園居》五首、《詠貧士》七首等篇，反覆讀之，若能窺其胸襟之廣大，寄託之遥深，則知此公於聖賢豪傑皆已升堂入室。爾能尋其用意深處，下次試解説一二首寄來。

又問「有一專長，是否須兼三者乃爲合作」，此則斷斷不能。韓無陰柔之美，歐無陽剛之美，況於他人而能兼之？凡言兼衆長者，皆其一無所長者也。

鴻兒言此表範圍曲成，横豎相合，足見善於領會。至於純熟文字，極力揣摩固屬切實工夫，然少年文字，總貴氣象峥嶸。東坡所謂「蓬蓬勃勃，如釜上氣」。古文如賈誼

❶ 「廿」上，據《湘鄉文獻》有「廿三日接爾十七日稟，并汪刻《公羊》、陳刻《後漢書》、茶葉、臘肉等，事具悉」。

❷ 「之」上，據《湘鄉文獻》有「閏五月初六至十四日」九字。

《治安策》、賈山《至言》、太史公、《報任安書》、韓退之《原道》、柳子厚《封建論》、蘇東坡《上神宗書》，時文如黄陶庵、吕晚村、袁簡齋、曹寅谷，墨卷如《墨選觀止》、《鄉墨精鋭》中所選兩排三疊之文，皆有最盛之氣勢。爾當兼在氣勢上用功，無徒在揣摩上用功。大約偶句多，單句少，段落多，分股少，莫拘場屋之格式，短或三五百字，長或八九百字、千餘字皆無不可。雖係四書題，或用後世之史事，或論目今之時務，亦無不可。總須將氣勢展得開，筆仗使得强，乃不至於束縛拘滯，愈緊愈呆。嗣後爾每月作五課揣摩之文，作一課氣勢之文；講揣摩者送師閲改，講氣勢者寄余閲改。

「四象表」中，惟氣勢之屬太陽者，最難能而可貴。古來文人雖偏於彼三者，而無不在氣勢上痛下工夫，兩兒均宜勉之，此囑。

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

字諭紀澤：

福秀之病，❶全在脾虧。❷今聞曉岑先生峻補脾胃，似亦不甚相宜。凡五藏極虧者，皆不受峻補也。爾少時亦極脾虧，後用老米炒黄熬成極釅之稀飯，服之半年，乃有轉機。爾母當尚能記憶。金陵可覓得老米否？試爲福秀一服此方。

開生到已數日，元徵信接到，兹有覆信，并邵二世兄信，爾閲後封口交去。渠需銀兩，爾陸續支付可也。

---

❶「福」上，據《湘鄉文獻》有「十二日接爾初八日稟，具悉一切」。

❷「虧」下，據《湘鄉文獻》有「余前信已詳言之」七字。

《義山集》似曾批過，但所批無多。余於道光廿二、三、四、五、六等年，用胭脂圈批。唯余有丁刻《史記》、六套，在家否？王刻《韓文》、在爾處。程刻《韓詩》、最精本。小本《杜詩》、康刻《古文辭類纂》、温叔帶回，霞仙借去。《震川集》、在季師處。《山谷集》，在黃恕皆家。首尾完畢，餘皆有始無終，故深以無恒爲憾。近年在軍中閱書，稍覺有恒，然已晚矣。故望爾等於少壯時，即從「有恒」二字痛下工夫。然須有情韻趣味，養得生機盎然乃可歷久不衰。若拘苦疲困，則不能真有恒也。❶

同治四年八月初三日❷

字諭紀澤、鴻：

郭宅姻事，❸吾意決不肯由輪船海道行走。嘉禮儘可安和中度，何必冒大洋風濤之險。至禮成，或在廣東，或在湘陰，須先將我家。或全眷回湘，或澤兒夫婦送妹回湘，吾家主意定後，而後昏期之或遲或早可定，而後成禮之或湘或粵亦可定。吾既決計不回江督之任，而全眷猶戀戀於金陵，不免武仲據防之嫌，是爾母及全眷早遲總宜回湘。全眷皆須還鄉，四女何必先行？

吾意九十月間，❹爾兄弟送家屬悉歸湘鄉。經過省城時，如吉期在半月之內，或爾母親至湘陰一送亦可；如吉期尚遥，則紀澤

❶「也」下，據《湘鄉文獻》有「密稟悉，當細察耳」七字。

❷「八月初三日」，原作「七月二十七日」，據《湘鄉文獻》改。

❸「郭」上，據《湘鄉文獻》有「七月廿四日接澤兒十九日之稟、鴻兒十四日之稟并詩文一首，八月初二接澤兒廿八日一稟并郭雲仙姻丈與爾之信，具悉一切。其廿六日專兵之稟尚未到也」。

❹「十」，原無，據《湘鄉文獻》補。

夫婦帶四妹在長沙小住，屆期再行送至湘陰成婚。至成禮之地，余意總欲在湘陰爲正辦。雲仙姻丈去歲嫁女至左家，❶既可在湘陰由意城主持，則今年娶婦，亦可在湘陰由意城主持。金陵至湘陰近三千里，粵東至湘陰近二千里，女家送三千，壻家迎二千，❷而成禮於累世桑梓之地，豈不盡美盡善？

爾以此意詳覆筠仙姻丈一函，❸令崔成貴等由海道回粵。余亦以此意詳致一函，由排單寄去。即以此信爲定，喜期定用十二月初二日，全眷十月上旬自金陵啟行，斷不致誤。如筠仙姻丈不願在湘陰舉行，仍執送粵之説，則我家全眷暫回湘鄉，明年再商吉期可也。

鴻兒之文，❹氣勢頗旺，下次再行詳示。爾母須用伏苓，候至京之便購買。余以廿四自臨淮起行，十日無雨，明日可到徐州矣。❺途次平安，勿念。

同治四年八月十三日

字諭紀澤：

邵世兄開來節略等件收到，❻位西先生遺文亦閲過。本月當作墓銘，出月親爲書

❶「至左家」，原無，據《湘鄉文獻》補。

❷「二」，原版不清，據鴻寶南局本和《湘鄉文獻》補。

❸「筠」，原作「雲」，據《湘鄉文獻》改。

❹「鴻」上，據《湘鄉文獻》有「郭宅送來衣服、首飾及燕菜馬褂之類全數收領，途費四百則交來使帶回，無庸收存，此間送女途費理應自備也。崔巡捕、楊僕各給銀四十兩，但用余名寫書一封答之。其喜期之書，待湘陰成禮時再辦」。

❺「到」下，據《湘鄉文獻》有「臨」字。

❻「邵」上，據《湘鄉文獻》有「八月十一日接爾七月廿五、八月初三日稟二件，知王長勝中途被搶之事，不知初六又派人送信否」。

寫，仍付金陵，交刻季公銘之，❶張氏兄弟鈎刻。大約刊刻、搨印須三箇月工夫，年底乃可蕆事。爾告邵子晉急急返杭，料埋葬事，以速爲妙。此石不宜埋藏土中，將來或藏之邵氏家廟，或嵌之邵家屋壁，或一二年後，於墓之址丈餘另穿一小穴補行埋之，亦無不可。此次不可待碑成再定葬期也。❷

同治四年八月十九日

字諭紀澤：

王船山先生《書經稗疏》三本、❸《春秋家説序》一薄本，係託劉韞齋先生在京城文淵閣鈔出者。爾可速寄歐陽曉岑丈處，以便續行刊刻。劉松山前借去鄂刻地圖七本，茲已取回。尚有二十六本在金陵，可寄至大營，配成全部。《全唐文》太繁，而郭慕徐處有專集十餘種，其中有《韓昌黎集》，吾欲借來一閱，取其無注，便於温誦也。又《文獻通考》、吾曾點過田賦、錢幣、户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刑制、輿地等門者。《晉書》、《新唐書》要殿本，《晉書》兼取李芋仙送毛刻本。均取來，以便繙閱。《後漢書》亦可帶來。殿本。冬春皮衣，均於此次舢

❶「刻季公銘之」，原無，據《湘鄉文獻》補。

❷「也」下，據《湘鄉文獻》有「科四進學在四十二名，其下尚有三名。余於八月六日送去賀禮銀五十兩，横批寫格字一幅。堯階之世兄賀儀二十兩，亦已付出。爾九叔母生日，不便由余處寄禮，由爾母寄去爲妥。潘文質即日坐舢板回金陵，此間有高麗參三斤帶去，亦可用以配禮。余以初四抵徐，一切平安。九叔自聞撫晉之命，已來過信三次，茲封寄爾等一閱，餘不多及」。

❸「王」上，據《湘鄉文獻》有「茲因潘文質回金陵，寄去鹿膠二斤、高麗參三斤，并冬菜、口蘑等物查收。又付《全唐詩》四本，即六月間取來者，恐其遺失，歸於全部之中」。

板帶來，此囑。

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字諭紀澤、鴻：

家眷旋湘，[1]應俟接筠仙丈覆信，乃可定局。余意姻期果是十二月初二，則澤兒夫婦送妹先行至湘陰，辦喜事畢即回湘鄉另覓房屋，覓妥後寫信至金陵，鴻兒奉母并全眷回籍。若昏期改至明年，則澤兒一人回湘覓屋，家婦及四女皆隨母明年起程。

黄金堂之屋，爾母素不以爲安，又有塘中溺人之事，自以另擇一處爲妥。余意不願在長沙住，以風俗華靡，一家不能獨儉，若另求僻静處所，亦殊難得，不如即在金陵多住一年半載亦無不可。澤兒回湘與兩叔父商，在附近二三十里覓一合式之屋，或尚可得。星岡公昔年思在牛欄大坵起屋，即鱲魚垻蕭祠間壁也，不知果可造屋以終先志否？又油鋪里係元吉公屋，犁頭觜係輔臣公屋，不知可買庄兑换或借住一二年否？富托可移兑否？爾禀商兩叔，必可設法辦成。爾母既定於明年起程，則松生夫婦及邵小姐之位置，新年再議可也。

近奉諭旨，飭余晉駐許州。不去則屢違詔旨，又失民望；遽往則局勢不順，必無成功，焦灼之至。餘不多及。

[1] 「家」上，據《湘鄉文獻》有「二十日馬得勝至，接爾十一日禀，暨爾母一函、松生一函，均悉」。

同治四年九月初一日

字諭紀澤：

爾十一後連日患病，❶十六日尚神倦頭眩，不知近已全愈否？

吾於凡事，皆守「盡其在我，聽其在天」二語，即養生之道亦然。體彊者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體弱者如貧人，因節嗇而自全。節嗇非獨食色之性也，即讀書用心，亦宜檢約，不使太過。余「八本匾」中，言「養生以少惱怒爲本」，又嘗教爾胸中不宜太苦，須活潑潑地，養得一段生機，亦去惱怒之道也。❷

既戒惱怒，又知節嗇，養生之道已盡其在我者矣。此外壽之長短，病之有無，一概聽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計較他。凡多服藥餌，求禱神祇，皆妄想也。吾於醫藥、禱祀等事，皆記星岡公之遺訓，而稍加推闡教爾後輩。爾可常常與家中內外言之。

爾今冬若回湘，不必來徐省問，徐去金陵太遠也。近日賊犯山東，余之調度，概咨少荃宮保處。澄、沅兩叔信附去查閱，不須寄來矣，此囑。

同治四年九月十八日

字諭紀澤：

十七日接爾初十日稟，知爾病三次翻覆，近已全愈否？

舢板尚未到徐，而此間群賊萃於銅、沛

❶「爾」上，據《湘鄉文獻》有「卅日成鴻綱到，接爾八月十六日稟，具悉」。「後連」，原無，據《湘鄉文獻》補。

❷「道」，《湘鄉文獻》作「義」。

二縣，攻破民圩頗多，與微山湖相近。湖中水淺，近郡處又窄，舢板或畏賊不欲進耶？馬步賊約六七萬，火器雖少而剽悍異常，看來凶燄尚將日長。吾已定與賊相終始，故亦安之若素。

文輔卿自京來此，言近事頗詳。九叔浮言漸息，霞仙雖降調，而物望尚好。雲仙衆望較減，天眷亦甚平平。頃接雲信，婚期已改明年，然則爾今冬亦可不回湘矣。原信鈔去一閱。爾母健飯，大慰大慰！

同治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字諭紀澤：

茲將邵位西墓銘付回，❶其兄之名空二字，爾可填寫，交匠人鈎摹刊刻。季公墓銘，匠人刻出太俗，無深厚之意，余字尚不如是薄也。❷爾可教張氏二匠，用刀須略明行氣之法。刀下無氣，則順修逆描，全失勁健之氣矣。

《幾何原本序》付去照收。余十九日覆奏李公入洛、李丁迭遷一疏，爾可至李宮保署查閱。❸此囑。❹

❶「茲」上，據《湘鄉文獻》有「廿四日接爾十一日稟，并耆、朮、附子收到。此間有馬穀山送龍井茶十二瓶，陳小甫所買之茶應全留金陵。莫偲老帶來之二瓶，如有便擬帶寄澄、沅叔也。精茗及各藥物以後當交內銀錢所收，遼參則交王芝圃收。賀勝臣現進京遞摺子，黃齊昂即日出外管帶馬隊矣」。

❷「薄也」，原無，據《湘鄉文獻》補。

❸「宮」，原作「公」，據《湘鄉文獻》改。

❹「此」上，據《湘鄉文獻》有「此間帶來筆墨甚少，爾命曾文煜检各種筆墨二十餘支、十餘笏，便中付來」。

同治四年九月晦日

字諭紀澤、鴻：

廿六日接紀澤二十日排遞之稟。❶紀鴻初六日舢板帶來稟件、❷衣書，今日派夫往接矣。❸

澤兒肝氣痛病已全好否？❹爾不應有肝鬱之症，或由元氣不足，諸病易生。身體本弱，用心太過。上次函示以節嗇之道，用心宜約，爾曾體驗否？張文瑞公英。所箸《聰訓齋語》，皆教子之言。其中言養身、擇友、觀玩山水花竹，純是一片太和生機，爾宜常常省覽。鴻兒體亦單弱，亦宜常看此書。吾教爾兄弟不在多書，但以聖祖之《庭訓格言》、家中尚有數本。張公之《聰訓齋語》莫宅有之，申夫又刻於安慶。二種爲教，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以後在家則蒔養花竹，出門則飽看山水。環金陵百里內外，可以偏遊也。算學書切不可再看，讀他書亦以半日爲率，未刻以後即宜歇息游觀。古人以懲忿窒慾爲養生要訣，懲忿即吾前信所謂少惱怒也，窒慾即吾前信所謂知節嗇也。因好名好勝而用心太過，亦慾之類也。藥雖有利，害亦隨之，不可輕服，切囑！❺

❶「二十日」，原無，據《湘鄉文獻》補。
❷「初六日」，原無，據《湘鄉文獻》補。
❸「矣」下，據《湘鄉文獻》有「李老太太病勢頗重，近日略愈否？深爲系念」。
❹「已」，原作「亦」，據《湘鄉文獻》改。
❺「囑」下，據《湘鄉文獻》有「此間派隊於廿八日出剿，初一二日可以見仗。十九日摺奉留中，暫無寄諭，爾可先告李宫保也，餘不多及」。

同治四年十月初四日

字諭紀澤：

爾病已好，❶慰慰！賊於廿九日稍與馬隊接仗，❷其夜即竄蕭縣，初一二日竄又漸遠，現尚不知果竄何處。各兵既力求寬限，以後即限九日。以八百里之程，每日僅走九十里，并非强人所難。❸

張文端公《聰訓齋語》茲付去二本，爾兄弟細心省覽，不特於德業有益，實於養生有益。余身體平安，惟精神日損，老景逐增，而責任甚重，殊爲悚懼。❹

同治四年十月十七日

字諭紀澤、鴻：

賊自初三、❺四兩日在豐縣爲潘軍所敗，倉皇西竄，行至甯陵，又爲歸德周盛波一軍所敗。據捡賊供稱將竄湖北，不知確否。此

❶「爾」上，據《湘鄉文獻》有「初三夜蔣大春到，接爾廿六早一稟，具知李老太太病已痊愈」。

❷「賊」上，據《湘鄉文獻》有「此間之」三字，「與」下有「徐郡派出之」五字。

❸「難」下，據《湘鄉文獻》有「仍須立一課程，早到一日賞三百，早二日賞六百，遲一日打四十，二日打八十，革去」。

❹「懼」下，據《湘鄉文獻》有「餘不多及」四字。

❺「賊」上，據《湘鄉文獻》有「十四日接爾初四稟并賀壽各帖，具悉一切。郵封最趱，不如借李宫保移封，或借雨亭、省三、眉生申封，皆可迅速。每次借十個，填寫完畢，兩月後再借可也」。

間俟幼泉游擊之師辦成，除四鎮大兵外，尚有兩枝游兵，❶儘數剿辦。但求朱、唐、金軍遣撤不生事變，則諸務漸有歸宿矣。

澤兒身體復元，思來徐州省覲。余擬於今冬至曹、濟、歸、陳四府巡閱地勢，現尚未定，爾暫不必來。如余不赴齊、豫，爾至十二月十五以後前來徐州，侍余度歲可也。

彭笛仙在糧臺，爾常相見否？其學問長處究竟何如？《聰訓齋語》，余以爲可卻病延年，爾兄弟與松生、慕徐常常體驗否？可一稟及，此囑。

同治四年十月二十四夜

字諭紀澤、鴻：

余近日身體平安。❷捻匪自竄河南後，久無消息。十九日之摺，頃接寄諭，業經照准。

明年寓中請師，頃桐城吳汝綸摯甫來此，渠以本年連捷，得內閣中書，告假出京。余勸令不必遽爾進京當差，明年可至余幕中專心讀書，多作古文。因擬請其父吳元甲號育泉者至金陵教書，爲紀鴻及陳壻之師。育泉以廩生舉孝廉方正，其子汝綸，係一手所教成者也。摯甫聞此言，欣然樂從，歸告其父，想必允許。惟澄、沅叔已答應將富圫讓與我家居住，明歲將送全眷回湘，吳來金陵，恐非長久之局。摯甫由徐赴金陵，余擬派差官

❶「枝」下，原有「大」字，據《湘鄉文獻》刪。

❷「余」上，據《湘鄉文獻》有「十八日接澤兒十一夜稟并筆墨二包。余日內偶忘寫信，故戎國治未得速歸。二十二日又接爾十八日一稟」。

送之，爾可與之面商一切。❶

鴻兒每十日宜寫一稟，字宜略大，墨宜濃厚。此囑。

同治四年十一月初六日

字諭紀澤：

彭宮保尚在安慶，❷松生陪王益梧去，恐無所遇，抑別有他營耶？河南吴中丞疏稱，❸豫省情形萬難，供職無狀，請另簡賢能，諭旨又催移營。現因湖團一案關係極大，必須在徐料理。

新年即將移駐河南之周家口，爾可於臘月來徐省覲，隨同度歲。由金陵坐船至清江，清江雇王家營轎車至徐，余派弁至清江迎接，大約水陸不過十二三日程耳。季泉無病，何必託詞不來？《聰訓齋語》俟覓得再寄。余前信欲乞慕徐齋頭《全唐文》殘本之中韓文一種，❹爾曾與慕徐說及否？《明史》亦未帶來。臘月來營，❺可將此二書帶來。《明史》即將陳刻本帶來亦可。王氏《廣雅疏證》可附帶也。❻

❶「切」下，據《湘鄉文獻》有「沈戟門先生今冬可辭謝也。邵銘既難遽刻，擬换寫後半。琦、賽兩名之下，各添一公字，便中寄來。滕將薪水單閱過，可照此發」。

❷「彭」上，據《湘鄉文獻》有「十一月初五宛慶榮至，接爾廿六日一稟，具悉一切」。

❸「河」上，據《湘鄉文獻》有「日内賊尚在」五字。

❹「之」，原無，據《湘鄉文獻》補。

❺「臘」上，據《湘鄉文獻》有「其時爾疾未痊，鴻兒看信或不細心，爾」十五字。

❻「也」下，據《湘鄉文獻》有「爾岳霞仙先生因楊厚庵代陝紳奏留，仍撫秦中。金陵已見邸鈔否？餘不及」。

同治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字諭紀澤、鴻：

余明年正月即移駐周家口，❶該處距漢口八百四十里，距長沙一千六百餘里，距金陵亦一千三百餘里。兩邊皆係陸路，通信於金陵，與通信於長沙，其難一也。澤兒來此省覲，送余移營起程後即回金陵，全眷仍以三月回湘爲妥。吳育泉正月上學，教滿兩月，如果師弟相得，或請之赴湖南，或令紀鴻、陳壻隨吳師來余營讀書，亦無不可。家中人少，不宜分作兩處住也。

余日來核改《長江水師章程》，❷將次完竣。惟提、鎮以下至千、把，每年各領養廉若干，此間無書可查，澤兒可翻《會典》查出寄來。凡經制之現行者查典，凡因革之有由者查事例。武職養廉，記始於乾隆四十七年補足名糧案内；文職養廉，記始於雍正五年耗羨歸公案内。爾細查武養廉數目，即日先寄。

又提督之官，見《明史·職官志》「都察院」條内，本與總督、巡撫等官皆係文職而帶兵者，不知何時改爲武職？爾試翻尋《會典》，或詢之凌曉嵐、張嘯山等，速行稟覆。❸

❶「余」上，據《湘鄉文獻》有「十一日接澤兒初六日排單一函，十七日午刻接專兵楊錦榮送到爾二人信函。澤兒信面注十一日，則楊弁七日即到，已照格賞錢千八百文矣。《廣雅》、邵銘收到。郭家《韓文》既缺四卷，即不必帶來。爾母之信欲令澤兒夫婦先歸，而自帶鴻兒留金陵，以便去余稍近，聲息易通」。

❷「長江」，原無，據《湘鄉文獻》補。

❸「覆」下，據《湘鄉文獻》有「向伯常十一日得病，十八日午去世。篤行好學，極可憫也。餘不悉」。

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字諭紀澤：

蔣大春賫到《會典》五册、❶《明史》一册。國初提督尚文武兼用，厥後專用武職，不知始於何時？ 前明有挂印總兵，以總兵而挂平西將軍、征南將軍等印。 國朝總兵亦間存挂印之名，而實無真印，不知何年并挂印之名而去之？ 爾試問劉伯山能記之否？《水師章程》定於十二月出奏，如其查不出亦不要緊，凡辦事不必定講考據也。❷

同治五年正月十八日

字諭紀鴻：

爾學柳帖《琅邪碑》，效其骨力則失其結搆，有其開張則無其捖搏。 古帖本不易學，然爾學之尚不過旬日，焉能衆美畢備，收效如此神速？ 余昔學顏、柳帖，臨摹動輒數百紙，猶且一無所似。 余四十以前在京所作之字，骨力間架皆無可觀，余自媿而自惡之。 四十八歲以後，習李北海《嶽麓寺碑》，略有

❶「蔣」上，據《湘鄉文獻》有「二十日成巡捕來，接爾十月廿八日稟及爾母一函。二十四日接爾二十日稟，係善後局排單遞來。二十八日接爾二十二日信，係」。「到」下有「并」字。

❷「也」下，據《湘鄉文獻》有「薛世香業由徐州經過回豫，其祭幛等爾不必帶來徐州，可交李宮保，託其寄長洲縣蒯令轉寄薛處。沈師放學時可送八金，以爲節敬。渠明年既未定館，爾可商之李宮保，求派入忠義局。容閎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内即可收留，多則璧還爲是。爾來徐州，初十日後即可起程，余於十二三派員至清江接護。北徐嚴寒甚于金陵，爾最畏寒，宜有以籌備之。或謂洋絨作綿襖綿褲之裏最暖，但綿不宜厚，爾至揚州買三四丈帶來，餘不悉」。

進境，然業歷八年之久，臨摹已過千紙。今爾用功未滿一月，遂欲遽躋神妙耶？ 余於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爾不可求名太驟，求效太捷也。

以後每日習柳字百箇，單日以生紙臨之，雙日以油紙摹之。臨帖宜徐，摹帖宜疾，專學其開張處。數月之後，手愈拙，字愈醜，意興愈低，所謂困也。困時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不特習字，凡事皆有極困極難之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

余所責爾之功課，并無多事，每日習字一百，閱《通鑑》五葉，誦熟書一千字，或經書，或古文、古詩，或八股試帖。從前讀書即爲熟書，總以能背誦爲止，總宜高聲朗誦。三八日作一文一詩。此課極簡，每日不過兩箇時辰即可完畢，而看讀寫作四者俱全，餘則聽爾自爲主張可也。

爾母欲以全家住周家口，斷不可行。周家口河道甚窄，與永豐河相似，而余駐周家口亦非長局，決計全眷回湘。紀澤俟全行復元，二月初回金陵，余於初九日起程也。此囑。

同治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字諭紀鴻：

日内未接爾稟，想闔寓平安。余定以二月九日由徐州起程，至山東濟兗、河南歸陳等處，駐紮周家口，以爲老營。紀澤定於初一日起程，花朝前後可抵金陵，三月初送全眷回湘。

爾出外二年有奇，詩文全無長進。明年

鄉試，不可不認真講求八股、試帖。吾鄉難尋明師，長沙書院亦多游戲徵逐之習，吾不放心。爾至安黃後，❶可與方存之、吴摯甫同伴，由六安州坐船至周家口，隨我大營讀書。

李申夫於八股、試帖最善講説，據渠論及，不過半年即可使聽者歡欣鼓舞，❷機趣洋溢而不能自已。爾到營後，棄去一切外事，即看《鑑》、臨帖、算學等事皆當輟舍，專在八股、試帖上講求。丁卯六月回籍鄉試，得不得雖有命定，但求試卷不爲人所譏笑，亦非一年苦功不可。

同治五年二月十八日，兖州行次

字諭紀鴻：

凡作字，總要寫得秀。學顔、柳，學其秀而能雄。學趙、董，恐秀而失之弱耳。爾并非下等姿質，特從前無善講善誘之師，近來又頗有好高好速之弊。若求長進，須勿忘而兼以勿助，乃不致走入荆棘耳。

同治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字諭紀澤、鴻：

接紀澤在清江浦、金陵所發之信，❸舟行甚速，病亦大愈，爲慰。老年來始知聖人教孟武伯問孝一節之真切。

❶「黄」，鴻寶南局本作「慶」。

❷「鼓」，鴻寶南局本作「歌」。

❸據《湘鄉文獻》，「接紀澤在清江浦、金陵所發之信」一句有删節，原作：「二十日接紀澤在清江浦所發之信，二十二日李鼎榮來又接一信，二十四日又接爾至金陵十九日所發之信。」

爾雖體弱多病，然只宜清靜調養，不宜妄施攻治。莊生云：「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東坡取此二語以爲養生之法。爾熟於小學，試取「在宥」二字之訓詁體味一番，則知莊、蘇皆有順其自然之意。養生亦然，治天下亦然。若服藥而日更數方，無故而終年峻補，疾輕而妄施攻伐，强求發汗，則如商君治秦、荆公治宋，全失自然之妙。柳子厚所謂「名爲愛之，其實害之」，陸務觀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皆此義也。東坡《游羅浮》詩云：「小兒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下一「存」字正合《莊子》「在宥」二字之意。蓋蘇氏兄弟父子皆講養生，竊取黄老微旨，故稱其子爲「有奇志」。以爾之聰明，豈不能窺透此旨？余教爾從眠、食二端用功，看似粗淺，卻得自然之妙。爾以後不輕服藥，自然日就壯健矣。

余以十九日至濟甯，即聞河南賊匪圖竄山東，暫駐此間，不遽赴豫。賊於廿二日已入山東曹縣境，余調朱心檻三營來濟護衛，騰出潘軍赴曹攻剿。須俟賊出齊境，余乃移營西行也。

爾侍母西行，宜作還里之計，不宜留連鄂中。仕宦之家，往往貪戀外省，輕棄其鄉，目前之快意甚少，將來之受累甚大，吾家宜力矯此弊。❶

同治五年三月初五日

字諭紀澤：

全眷起行已定十七、廿六兩日，當可從容料理。得沅叔二月十三日信，定於三月初

❶「弊」下，據《湘鄉文獻》有「餘不悉」三字。

間赴鄂履任。爾等到鄂，當可少爲停留。

賊在山東，余須留於濟甯就近調度，不能遽至周家口。紀鴻兒過安慶時，不可輕赴周口。且隨母至湖北，再行定計。爾過安慶，往拜吴摯甫之父穜泉翁，觀其言論風範，果能大有益於鴻兒否。如其藹然可親，爾兄弟即定計請之同船赴鄂，即在沅叔署中讀書。若余抵周家口，距漢口八百四十里，紀鴻省覲尚不甚難。爾則奉母還湘，不必在鄂久住。

金陵署内木器之稍佳者不必帶去，余擬寄銀三百，請澄叔在湘鄉、湘潭置些木器，送於富托。但求結實，不求華貴。衙門木器等物，除送人少許外，餘概交與房主姚姓、張姓，稍留去後之思。

同治五年三月十四夜，濟甯州

字諭紀澤、鴻：

頃據探報，張逆業已回竄，似有返豫之意。其任、賴一股鋭意來東，已過汴梁，頃探亦有改竄西路之意。如果齊省一律肅清，余仍當赴周家口，以踐前言。

雪琴之坐船已送到否？三月十七果成行否？沿途州縣有送迎者，除不受禮物酒席外，爾兄弟遇之，須有一種謙謹氣象，勿恃其清介而生傲惰也。

余近年默省之「勤、儉、剛、明、忠、恕、謙、渾」八德，曾爲澤兒言之，宜轉告與鴻兒。就中能體會一二字，便有日進之象。澤兒天質聰穎，但嫌過於玲瓏剔透，宜從「渾」字上用些工夫。鴻兒則從「勤」字上用些工夫。

用工不可拘苦，須探討些趣味出來。余身體平安，告爾母放心，此囑。

同治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濟甯

字諭紀澤、鴻：

接爾二人在裕溪口、在安慶、在九江所發信，❶知沿途清吉，爲慰。此時想已安抵湖北，沅叔恩明誼美，必留全眷在湖北過夏。余意業已回籍，即以一直到家爲妥。富托房屋如未修完，即在大夫第借住，紀鴻即留鄂署讀書。

世家子弟，既爲秀才，斷無不應科場之理。既入科場，恐詩文爲同人及內外簾所笑，❷斷不可不切實用功。科六與黃宅生若來湖北，❸紀鴻宜從之講求八股。湖北有胡東谷，是一時文好手，此外尚有能手否？爾可稟商沅叔，擇一善講者而師事之。余尚不能遽赴周家口，申夫亦不能遽赴鄂中。道遠而逼近賊氛，鴻兒不可冒昧來營，即在武昌沅叔左右，苦心作詩文、❹經策。❺

同治五年五月十一夜

字諭紀澤、鴻：

接爾二人稟，❻知爾九叔母率全眷抵

❶ 據《湘鄉文獻》，「接爾二人在裕溪口、在安慶、在九江所發信」一句有刪節，原作「四月十日接爾二人在裕溪口所發稟，廿二日接紀澤在安慶一信，廿四日接紀澤在九江所發信」。

❷ 「及內外簾」，原無，據《湘鄉文獻》補。

❸ 「宅」，原作「澤」，據《湘鄉文獻》改。

❹ 「詩文」，《湘鄉文獻》作「文詩」。

❺ 「策」下，據《湘鄉文獻》有「彭芳四來，已留用矣」。

❻ 據《湘鄉文獻》，「接爾二人稟」有刪節，原作「前接澤兒四月廿一日信，茲又接爾二人廿七日稟」。

鄂，❶極骨肉團聚之樂。宦途親眷，本難相逢，亂世尤難，留鄂過暑，自是至情。鴻兒與瑞姪一同讀書，請黃宅生看文，❷恰與吾前信之意相合。

屢聞近日精於舉業者，言及陝西路閏生先生德。《仁在堂稿》及所選《仁在堂試帖》，律賦、課藝，無一不當行出色，宜古宜今。余未見此書，僅見其所箸《檉花館試帖》，久爲佩仰。陝西近三十年科第中人，無一不出閏生先生之門，湖北官員中想亦有之。紀鴻與瑞姪等須買《仁在堂全稿》、《檉華館試帖》，悉心揣摩。如武漢無可購買，或摺差由京買回亦可。

鴻兒信中擬專讀唐人詩文。唐詩固宜專讀，唐文除韓、柳、李、孫外，幾無一不四六者，亦可不必多讀。明年鄉試，❸鴻、瑞兩人宜專攻八股、試帖，選《仁在堂》中佳者，讀必手鈔，熟必背誦。爾信中言須能背誦乃讀他篇，苟能踐言，實良法也。讀《檉華館試帖》，亦以背誦爲要。對策不可太空，鴻、瑞二人可將《文獻通考》序二十五篇讀熟，限五十日讀畢，終身受用不盡。既在鄂讀書，不必來營省覲矣。❹

同治五年六月十六日

字諭紀澤、鴻：

沅叔足疼全愈，❺深可喜慰！惟外毒遽

---

❶「爾」、「全」，原無，據《湘鄉文獻》補。
❷「宅」，原作「澤」，據《湘鄉文獻》改。
❸「鄉試」，原無，據《湘鄉文獻》補。
❹「矣」下，據《湘鄉文獻》有「餘詳初六日所送四月日記及九叔信中日記」一句。
❺「沅」上，據《湘鄉文獻》有「六月六日接紀澤五月十七、二十六兩稟，具悉一切」。

瘳，不知不生内疾否？

唐文李、孫二家，係指李翺、孫樵。「八家」始於唐荆川之《文編》，至茅鹿門而其名大定。至儲欣同人而添孫、李二家，《御選唐宋文醇》亦從儲而增爲十家。以全唐皆尚駢儷之文，故韓、柳、李、孫四人之不駢者爲可貴耳。

湘鄉修縣志，舉爾纂修。爾學未成就，文甚遲鈍，自不宜承認，然亦不可全辭。一則通縣公事，吾家爲物望所歸，不得不竭力贊助；二則爾憚於作文，正可借此逼出幾篇。天下事無所爲而成者極少，有所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爾篆韻鈔畢，宜從古文上用功。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爲恥。爾文更淺而亦獲虚名，尤不可也。❶ 吾友有山陽魯一同通父，所譔《邳州志》、《清河縣志》，即爲近日志書之最善者。此外再取有名之志爲式，議定體例，俟余核過，乃可動手。❷

同治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宿遷

字諭紀澤、鴻：

十六日在濟甯開船，❸廿五日至宿遷。❹小舟酷熱，晝不乾汗，夜不成寐，較之去年赴

❶ 「也」下，據《湘鄉文獻》有「或請本縣及外縣之高手爲撰修，而爾爲協修」一句。

❷ 「手」下，據《湘鄉文獻》有「紀鴻前文申夫改過，并自作一文三詩，茲寄去。申夫訂於八月至鄂，教授一月即行回川。渠善於講説，而講試帖尤爲娓娓可聽。鴻兒、瑞姪聽渠細講一月，縱八股不進，試帖必有長進。鴻兒文病在太無拄意，以後以看題及想拄意爲先務。余於十五日自濟寧起程，頃始行二十餘里。身體尚好，但覺疲乏耳，此諭」。

❸ 「船」下，據《湘鄉文獻》有「後寄去一信，廿三日在韓莊下寄沅叔一信并日記，均到否」。

❹ 「五」，原作「四」，據《湘鄉文獻》改。

臨淮時困苦倍之。❶

吾家門第鼎盛，而居家規模禮節，總未能認真講求。❷ 歷觀古來世家久長者，男子應講求耕、讀二事，婦女須講求紡績、酒食二事。《斯干》之詩，言帝王居室之事，而女子重在酒食是議。家人卦以二爻爲主，重在中饋。《内則》一篇，言酒食者居半。故吾屢教兒婦諸女親主中饋。後輩視之，若不要緊。此後還鄉居家，婦女縱不能精於烹調，必須常至廚房，必須講求作酒、作醯醢、小菜、換茶之類。❸ 爾等必須留心於蒔蔬、養魚，此一家興旺氣象，斷不可忽。紡績雖不能多，亦不可間斷。大房唱之，四房皆和之，家風自厚矣，至囑至囑！

同治五年七月二十日❹

字諭紀澤、鴻：

在臨淮住六七日，❺ 擬由懷遠入渦河，經

❶「之」下，據《湘鄉文獻》有「歐陽健飛言宿遷樂極寺寬大可住，余以楊莊換船，本須耽擱數日方能集事，因一面派人去辦船，一面登岸住廟，擬在此消停三日，再行前進。爾兄弟侍母回湘，在徐州所开禮單余不甚記憶，惟本家兄弟接禮究嫌太薄。茲擬酌送兩千金，内澄叔一千，白玉堂六百，有恒堂四百。爾稟商爾母及沅叔先行挪用，余近日將此數寄武昌撫署可也」。

❷「總」，原無，據《湘鄉文獻》補。

❸「換茶」，原無，據《湘鄉文獻》補。

❹「二十」，原作「二十一」，據《湘鄉文獻》改。

❺「在」上，據《湘鄉文獻》有「十六日寄信與沅叔，載十五日遇風舟危之狀，想已到鄂。余自近三月以來，每月發家信六封：澄叔一封，專送沅叔三封，爾等二封，皆排遞鄂署，均得達否」。

蒙、毫以達周口，中秋前必可趕到。❶屆時沅叔若至德安，當設法至汝甯、正陽等處一會。

余近來衰態日增，眼光益蒙。然每日諸事有恒，未改常度。爾等身體皆弱，前所示養生五訣已行之否？澤兒當添不輕服藥一層，共六訣矣。

既知保養，卻宜勤勞。家之興衰，人之窮通，皆於勤惰卜之。澤兒習勤有恒，則諸弟七八人皆學樣矣。鴻兒來稟太少，以後半月寫稟一次。澤兒稟亦嫌太短，以後可泛論時事，或論學業也，此諭。

同治五年八月初三日

字諭紀澤、鴻：

接紀澤兩稟，❷并紀鴻及瑞姪稟信、八股。兩人氣象俱光昌，有發達之概，惟思路未開。作文以思路宏開爲必發之品。意義層出不窮，宏開之謂也。

余此次行役，始爲酷熱所困，中爲風波所驚，旋爲疾病所苦。此間赴周家口尚有三百餘里，或可平安耳。

爾擬於《明史》看畢，重看《通鑑》，即可便看王船山之《讀通鑑論》。爾或間作史論，或作詠史詩。惟有所作，則心自易入，史亦易熟，否則難記也。❸

早間所食之鹽薑已完，近日設法寄至周家口。吾家婦女須講究作小菜，如腐乳、醬油、醬菜、好醋、倒筍之類，常常做些，寄與我

❶「前」，原作「後」，據《家書全編》改。

❷「澤」下，據《湘鄉文獻》有「六月廿三、七月初三日」九字。

❸「也」下，據《湘鄉文獻》有「余近狀詳日記中，到周口後又專弁送信，此示」一句。

吃。《内則》言事父母舅姑，以此爲重。若外間買者，則不寄可也。

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字諭紀澤、鴻：

接爾等八月初十日稟，知鴻兒生男之喜。軍事棘手、衰病焦灼之際，聞此大爲喜慰。❶

九月初十後，澤兒送全眷回湘，鴻兒可來周家口侍奉左右。明年夏間，澤兒來營侍奉，换鴻兒回家鄉試。余病已全愈，惟不能用心。偶一用心，即有齒疼、出汗等患。而摺片不肯假手於人，責望太重，萬不能不用心也。

朱子《綱目》一書，有續修宋元及明合爲一編者，白玉堂忠愍公有之，武漢買得出否？若有而字大明顯者，可買一部帶來，此諭。

同治五年九月初九日

字諭紀澤、鴻：

接澤兒八月十八日稟，具悉擇期九月廿日還湘。十月廿四日四女喜事，諸務想辦妥矣。凡衣服首飾百物，只可照大女、二女、三女之例，不可再加。紀鴻於廿日送母之後，即可束裝來營。自坐一轎，行李用小車，從人或車或馬皆可，請沅叔派人送至羅山，余派人迎至羅山。

淮勇不足恃，余亦久聞此言。然物論悠悠，何足深信？所貴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

❶「慰」下，據《湘鄉文獻》有「排行用濬、哲、文、明四字，此兒乳名濬一，書名應用廣字派否？俟得沅叔回信再取名也」。

美。省三、琴軒均屬有志之士，未可厚非。申夫好作識微之論，而實不能平心細察。余所見將才，傑出者極少，但有志氣，即可予以美名而獎成之。

余病雖已愈，而難於用心。擬於十二日續假一月，十月奏請開缺。但須沅弟無非常之舉，吾乃可徐行吾志耳。否則別有波折，又須虛與委蛇也。此諭。

同治五年九月十七日

字諭紀澤、鴻：

余病大致已好，惟不甚能用心。自度難任艱鉅，已於十三日具片續假一月，將來請開各缺。縱不能離營調養，但求事權稍小，責任稍輕，即爲至幸。欲求平捻功成，從容引退，殆恐不能。即求免於謗議，亦不能也。捻匪竄過沙河、賈魯河之北，不知已入鄂境否？若鴻兒尚未回湘，目下亦不必來周口，恐中途適與賊遇。

鹽薑頗好，所作椿麩子、醞菜亦好。家中外須講求蒔蔬，内須講求曬小菜，此足驗人家之興衰，不可忽也。此諭。

同治五年十月十一日

字諭紀澤：

爾讀李義山詩，❶於情韻既有所得，則將來於六朝文人詩文，亦必易於契合。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種面貌，一種神態，

❶「爾」上，據《湘鄉文獻》有「九月廿六日接爾初九日稟，廿九、初一日接爾十八、廿一日兩稟，具悉一切。廿三如果開船，則此時應抵長沙矣。廿四之喜事，不知由湘陰舟次而往乎？抑自省城發喜轎乎」。

與他人迥不相同。譬之書家，羲、獻、歐、虞、褚、李、顔、柳，一點一畫，其面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氣亦全無似處。本朝張得天、何義門雖稱書家，而未能盡變古人之貌，故必如劉石庵之貌異神異，乃可推爲大家。詩文亦然，若非其貌其神迥絶群倫，不足以當大家之目。

渠既迥絶群倫矣，而後人讀之，不能辨識其貌，領取其神，是讀者之見解未到，非作者之咎也。爾以後讀古文古詩，惟當先認其貌，後觀其神，久之自能分别蹊徑。今人動指某人學某家，大抵多道聽塗説、扣槃捫燭之類，不足信也。君子貴於自知，不必隨衆口附和也。

余病已大愈，尚難用心，日内當奏請開缺。近作古文二首，亦尚入理，今冬或可再作數首。唐鏡海先生殁時，其世兄求作墓誌，余已應允，久未動筆，并將節略失去，爾向唐家或賀世兄處索取行狀、節略寄來。羅山文集、年譜未帶來營，亦向易芝生先生索一部付來，以便作碑，一償夙諾。紀鴻初六日自黄安起程，日内應可到此。❶

同治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字諭紀澤：

余於十三日具疏請開各缺，❷并附片請注銷爵秩。廿五日接奉批旨，再賞假一月，調理就痊，進京陛見一次，余擬於正月初旬

❶「此」下，據《湘鄉文獻》有「餘不悉」三字。

❷「余」上，據《湘鄉文獻》有「十八日接爾初一日在六溪口所發之稟，廿一日接爾在稾駝河口所發之稟，具悉一切。喜期果仍是廿四否？筠仙近日意興何如」。

起程進京。❶余近無他苦，惟腰疼畏寒，夜不成眠。群疑衆謗之際，此心不無介介。然回思邇年行事無甚差謬，自反而縮，不似丁冬戊春之多悔多愁也。到京後，仍當具疏請開各缺，惟以散員留營維繫軍心，擔荷稍輕。爾兄弟輪流侍奉，軍務鬆時請假回籍省墓一次，亦足以娱暮景。紀鴻在此體氣甚好，心思亦似開朗，❷當令其回家事母耳。❸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三日

字諭紀澤：

余定於正初北上，❹頃已附片覆奏。届時鴻兒隨行，二月回豫，鴻兒三月可還湘也。余決計此後不復作官，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但在營中照料雜事，維繫軍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於大禍大謗。若小小凶咎，則亦聽之而已。

余近日身體頗健，鴻兒亦發胖。家中興衰，全係乎内政之整散。爾母率二婦諸女，於酒食、紡績二事，斷不可不常常勤習。目

❶「京」下，據《湘鄉文獻》有「鴻兒少不更事，欲令爾於十一月十五以後自家來營，隨侍進京。爾近日身體强壯否？接爾復禀，果有起行來豫定期，余即令紀鴻由豫回湘，鴻抵湘鄉過年，爾抵周口過年，中途可約於鄂署一会」。

❷「朗」下，據《湘鄉文獻》有「惜不能久侍」。

❸「耳」下，據《湘鄉文獻》有「摺片并批旨抄閲，爾送呈澄叔一看，此諭」。

❹「余」上，據《湘鄉文獻》有「廿六日寄去一信，今爾於臘月來營，侍余正月進京。繼又念爾體氣素弱，甫經到家，又行由豫入都，馳驅太勞。且余在京不過半月兩旬，爾不隨侍亦無大損；而富圫新造家室，爾不在家，即有所損。兹再寄一信止爾之行，爾仍居家侍母，經管一切，臘月不必來營，免余惦念」。

下官雖無恙，須時時作罷官衰替之想。至囑至囑！❶

同治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字諭紀澤：

此間軍事，❷東股任、賴竄入光、固，賊勢已衰。西股張總愚久踞秦中華陰一帶，余派春霆往援，大約臘初可以成行。❸

十七日覆奏不能回江督本任一摺，刻木質關防留營自效一片，茲鈔寄家中一閱。❹若果能開去各缺，不過留營一年，或可請假省墓。但平日雖有讒謗之言，亦不乏譽頌之人，未必果准悉開各缺耳。

紀鴻在此體氣甚好，月餘未令作文，聽其瀟灑閑適，一暢天機，❺臘月當令與叶甥開課作文。爾膽怯等症由於陰虧，朱子所謂「氣清者魄恒弱」，若能善睡酣眠，❻則此症自去矣。❼

❶「囑」下，據《湘鄉文獻》有「初五將專人送信，此次未另寄澄叔信，可送閱也」。

❷「此」上，據《湘鄉文獻》有「自接爾十月初九日一稟，久無續音，不知廿四日果辦喜事否？全家已抵富圫否」。

❸「行」下，據《湘鄉文獻》有「霞仙迫不及待，寄來一信，峻辭訶責，甚至以楊嗣昌比我，余不能堪，此後亦不復與通信矣」。

❹「閱」下，據《湘鄉文獻》有「前有一信令爾來營侍余進京，後又有三信止爾勿來，想俱接到」。

❺「天」，原作「其」，據《湘鄉文獻》改。

❻「睡」，原作「曉」，據《湘鄉文獻》改。

❼「矣」下，據《湘鄉文獻》有「此函呈澄叔一閱，特諭」一句。

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字諭紀澤：

此間軍事，❶任、賴由固始竄至鄂境，❷該逆不得逞志於鄂，勢必仍回河南。張逆入秦，已奏派春霆援秦，本月當可起程。惟該逆有至漢中過年、明春入蜀之説，不知鮑軍追趕得及否。

本日摺差回營，十三日又有滿御史參劾，奉有明發諭旨，兹鈔回一閲。❸余擬再具數疏婉辭，必期盡開各缺而後已。將來或再奉入覲之旨，亦未可知。爾在家料理家政，不復召爾來營隨侍矣。

李申夫之母嘗有二語云：「有錢有酒款遠親，火燒盜搶喊四鄰。」戒富貴之家不可敬遠親而慢近鄰也。我家初移富托，不可輕慢近鄰，酒飯宜鬆，禮貌宜恭。建四爺如不在我家，❹或另請一人款待賓客亦可。除不管閒事、不幫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處，亦無吝也。此諭。❺

❶「此」上，據《湘鄉文獻》有「十一月廿二日接爾十月廿七在長沙發稟，廿三日接十一月初二在湘潭發稟，廿六日接十一日在富托發稟，得悉平安回家，小大清吉，至爲欣慰」。

❷「境」下，據《湘鄉文獻》有「郭子美廿三日在德安獲勝」。

❸「閲」下，據《湘鄉文獻》有「十月廿六日寄信令爾來營隨侍進京，厥後復又有三信止爾勿來，計爾到家後不過數日即接來營之手諭」。

❹「建四爺如不在我家」，原無，據《湘鄉文獻》補。

❺「此」上，據《湘鄉文獻》有「澄叔處將此信送閲。爾信於郭家及長沙事太略，下次詳述一二」。

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一日

歐陽夫人左右：

接紀澤兒各稟，知全眷平安抵家，夫人體氣康健，至以爲慰。

余自八月以後屢疏請告假開缺，幸蒙聖恩准交卸欽差大臣關防，尚令回江督本任。余病難於見客，難於閱文，不能復勝江督繁劇之任，仍當再三疏辭，但受恩深重，不忍遽請離營，即在周口養病。少泉接辦，如軍務日有起色，余明年或可回籍省墓一次。若久享山林之福，則恐不能。然辦捻無功，欽差交出，而恩眷仍不甚衰，已大幸矣。

家中遇祭，酒菜必須夫人率婦女親自經手。祭祀之器皿，另作一箱收之，平日不可動用。內而紡績、做小菜，外而蔬菜、養魚、款待人客，夫人均須留心。吾夫婦居心行事，各房及子孫皆依以爲榜樣，不可不勞苦，不可不謹慎。

近在京買參，每兩去銀廿五金，不知好否，茲寄一兩與夫人服之。澄叔待兄與嫂極誠極敬，我夫婦宜以誠敬待之，大小事絲毫不可瞞他，自然愈久愈親。此問近好。

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字諭紀澤：

余自奉回兩江本任之命，[1]兩次具疏堅辭，[2]皆未俞允，訓詞肫摯，只得遵旨暫回徐州

[1] 「余」上，據《湘鄉文獻》有「十二月初六日接爾十一月廿一日排遞之信，十八日接廿七日專勇之信，具悉一切」。

[2] 「兩」上，據《湘鄉文獻》有「十七、初三日」五字。

接受關防，令少泉得以迅赴前敵，以慰宸廑。❶余自揣精力日衰，不能多閱文牘，而意中所欲看之書，又不肯全行割棄，是以決計不爲疆吏，不居要任，兩三月内，必再專疏懇辭。❷

余近作書箱，大小如何廉舫八箱之式。前後用横板三塊，如吾鄉倉門板之式，四方上下，皆有方木爲柱爲匡，頂底及兩頭用板裝之。出門則以繩絡之而可挑，在家則以架乘之而可累兩箱、三箱、四箱不等。開前倉板則可作櫃，再開後倉板則可過風。當作一小者送回，以爲式樣。吾縣木作最好而賤，爾可照樣作數十箱，每箱不過費錢數百文。

讀書乃寒士本業，切不可有官家風味。吾於書箱及文房器具，但求爲寒士所能備者，不求珍異也。家中新居富圫，一切須存此意，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須作代代做士民之想。門外但挂「宫太保第」一扁而已。❸

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字諭紀澤：

紀鴻病，請一醫來診，❹鴻兒乃天花痘

❶「廑」下，據《湘鄉文獻》有「兹將初九日寄諭、廿一日奏稿抄寄家中一閲」一句。

❷「辭」下，據《湘鄉文獻》有「軍務極爲棘手，廿一日有一軍情片，廿二日有與沅叔信，兹抄去一閲。朱金權利令智昏，不耐久坐，余在徐州已深知之。今年既請彭芳六照管書籍款接人客，應將朱金權辭絶之，并請澄叔專信辭謝，乃有憑據」。

❸「外」下，據《湘鄉文獻》有「挂扁，不可寫侯府相府字樣，天下多難，此等均未必可靠」。「已」下有「吾明年正月初赴徐，紀鴻隨往。二月半後天暖，令鴻兒坐炮船至揚州，搭輪船至漢口，三月必可到家。郭壻讀書何如？詳寫告我。此信呈澄叔一閲」。

❹據《湘鄉文獻》，「紀鴻病，請一醫來診」有删節，原作「十八日寄去一信，言紀鴻病狀。十九日請一醫來診」。

也。余深用憂駭，以痘太密厚，年太長大，而所服之藥無一不誤。❶ 闔署惶恐失措，幸託痘神佑助，此三日内轉危爲安。兹將日記由鄂轉寄家中，稍爲一慰。再過三日灌漿，續行寄信回湘也。

爾七律十五首，❷圓適深穩，步趨義山，而勁氣倔强處頗似山谷。❸ 爾於情韻、趣味二者，皆由天分中得之。凡詩文趣味約有二種：一曰詼詭之趣，一曰閑適之趣。詼詭之趣，惟莊、柳之文，蘇、黄之詩，韓公詩文，皆極詼詭，此外實不多見。閑適之趣，文惟柳子厚遊記近之，詩則韋、孟、白傅均極閑適。而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陸之七絶。以爲人生具此高淡襟懷，雖南面王不以易其樂也。爾胸懷頗雅淡，試將此三人之詩研究一番，但不可走入孤僻一路耳。余近日平安，告爾母及澄叔知之。

同治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字諭紀澤：

鴻兒出痘，❹余兩次詳信告知家中，❺此六日尤爲平順，全家放心。❻

余憂患之餘，每聞危險之事，寸心如沸湯澆灼。鴻兒病痊後，又以鄂省賊久踞臼口、天門，春霆病勢甚重，焦慮之至。

❶ 「服」下，據《湘鄉文獻》有「十五六七八九等日」八字。
❷ 「爾」上，據《湘鄉文獻》有「爾與澄叔二月廿八日之信頃已接到」一句。
❸ 「處」，原無，據《湘鄉文獻》補。
❹ 「鴻」上，據《湘鄉文獻》有「接爾三月十一日省城發稟，具悉一切」。
❺ 「余」下，據《湘鄉文獻》有「十九、廿二日」五字。
❻ 「全」上，據《湘鄉文獻》有「兹抄六日日記寄沅叔轉寄湘鄉，俾」十四字。

爾信中述左帥密劾次青，又與鴻兒信言閩中謠歌之事，恐均不確。❶余於左、沈二公之以怨報德，此中誠不能無芥蒂，然老年篤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忮心。爾輩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氣，著不得絲毫意見，❷切記切記！

爾禀氣太清，清則易柔，惟志趣高堅，則可變柔爲剛；清則易刻，惟襟懷閒遠，則可化刻爲厚。余字汝曰「劼剛」，恐其稍涉柔弱也。教汝讀書須具大量，看陸詩以導閒適之抱，恐其稍涉刻薄也。爾天性淡於榮利，再從此二事用功，❸則終身受用不盡矣。鴻兒全數復元，端午後當遣之回湘。❹

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日午刻

歐陽夫人左右：

自余回金陵後，諸事順遂。惟天氣亢旱，雖四月廿四、五月初三日兩次甘雨，稻田尚不能栽插，深以爲慮。

科一出痘非常危險，幸祖宗神靈庇佑，現已全愈，發體變一結實模樣。十五日滿兩箇月後，即當遣之回家，計六月中旬可以抵湘。如體氣日旺，七月中旬赴省鄉試可也。

余精力日衰，總難多見人客。算命者常言，十一月交癸運，即不吉利。余亦不願久居此官，不欲再接家眷東來。夫人率兒婦輩在家，須事事立箇一定章程。居官不過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長久之計。能從勤儉耕讀上

❶「確」下，據《湘鄉文獻》有「余聞少泉言及閩紳禀留左帥，幼丹實不與聞，特因官階最大，列渠首銜。左帥奏請幼丹督辦輪船廠務，幼已堅辭，見諸廷寄矣」。

❷「著」上，據《湘鄉文獻》有「於二公但不通問而已，此外」十一字。

❸「事」，原作「字」，據《湘鄉文獻》改。

❹「湘」下，據《湘鄉文獻》有「此信呈澄叔一閱，不另具」十字。

做出好規模，雖一旦罷官，尚不失爲興旺氣象。若貪圖衙門之熱鬧，不立家鄉之基業，則罷官之後，便覺氣象蕭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預爲之計。望夫人教訓兒孫婦女，常常作家中無官之想，時時有謙恭省儉之意，則福澤悠久，余心大慰矣。

余身體安好如常，惟眼蒙日甚，説話多則舌頭蹇澀。左牙疼甚而不甚動摇，不至遽脱，堪以告慰。順問近好。

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將赴天津示二子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外國性情凶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叶。❶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余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余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稟承，茲略示一二，以備不虞。

余若長逝，靈柩自以由運河搬回江南歸湘爲便，中間雖有臨清至張秋一節須改陸路，較之全行陸路者差易。去年由海船送來之書籍、木器等過於繁重，斷不可全行帶回，須細心分別去留，可送者分送，可毀者焚毀，其必不可棄者乃行帶歸，毋貪瑣物而花途費。其在保定自製之木器，全行分送。沿途謝絶一切，概不收禮，但水陸略求兵勇護送而已。

余歷年奏摺，令夏吏擇要鈔録。❷今已鈔一多半，自須全行擇鈔。鈔畢後存之家

❶「叶」，《家書全編》作「協」。
❷「夏」，鴻寶南局本作「胥」。

中，留於子孫觀覽，❶不可發刻送人，以其間可存者絶少也。余所作古文，黎蒓齋鈔録頗多，頃渠已照鈔一分寄余處存稿。❷此外黎所未鈔之文，寥寥無幾，尤不可發刻送人。不特篇帙太少，且少壯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適以彰其陋耳。如有知舊勸刻余集者，婉言謝之可也，切囑切囑！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書，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不忮不求爲重。忮者，嫉賢害能，妒功争寵，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類也。忮不常見，每發露於名業相侔、勢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將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忮不去，滿懷皆是荆棘；求不去，滿腔日即卑汙。余於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掃除净盡。爾等欲心地乾净，宜於此二者痛下工夫，并願子孫世世戒之。附作《忮求詩》二首録右。

歷覽有國有家之興，皆由克勤克儉所致，其衰也則反是。余生平亦頗以「勤」字自勵，而實不能勤，故讀書無手鈔之册，居官無可存之牘。生平亦好以「儉」字教人，而自問實不能儉，今署中内外服役之人，廚房日用之數，亦云奢矣。其故由於前在軍營，規模宏闊，相沿未改。近因多病，醫藥之資漫無限制。由儉入奢，易於下水；由奢反儉，難於登天。在兩江交卸時，尚存養廉二萬金，在

❶「於」，《家書全編》作「與」。
❷「分」下，《家書全編》有「將」字。

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轉瞬即已立盡。爾輩以後居家，須學陸梭山之法，每月用銀若干兩，限一成數，另封秤出，本月用畢，只准贏餘，不准虧欠。衙門奢侈之習，不能不徹底痛改。余初帶兵之時，立志不取軍營之錢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負始願。然亦不願子孫過於貧困，低顏求人。惟在爾輩力崇儉德，善持其後而已。

孝友爲家庭之祥瑞。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獨孝友則立獲吉慶，反是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吾早歲久宦京師，於孝養之道多疎，後來展轉兵間，多獲諸弟之助，而吾毫無裨益於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❶我身歿之後，爾等事兩叔如父，❷事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從省嗇，獨待諸叔之家，則處處從厚；待堂兄弟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期於彼此有成爲第一要義。其次則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諸昆季默爲禱祝，自當神人共欽。溫甫、季洪兩弟之死，余內省覺有慚德。澄侯、沅甫兩弟漸老，余此生不審能否相見。爾輩若能從「孝友」二字切實講求，亦足爲我彌縫缺憾耳。

附忮求詩二首

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妒。妒者妾婦行，瑣瑣奚比數。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己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己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偪又相惡。己無

❶「九弟」，《家書全編》作「沅叔」。
❷「事」，《家書全編》作「視」。

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己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争名日夜奔，争利東西騖。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汙。聞灾或欣幸，聞禍或悦豫。問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爾室神來格，高明鬼所顧。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幽明叢詬忌，乖氣相迴互。重者烖汝躬，輕亦減汝祚。我今告後生，悚然大覺寤。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終身祝人善，曾不損尺布。消除嫉妬心，普天零甘露。家家獲吉祥，我亦無恐怖。右不忮。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姿，多欲爲患害。在約每思豐，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未得求速償，既得求勿壞。芬馨比椒蘭，磐固方泰岱。求榮不知饜，志亢神愈忲。歲燠有時寒，日明有時晦。時來多善緣，運去生灾怪。諸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殷憂，精爽日凋瘵。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遽欣，患難無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無倚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況處夷塗，奚事生嗟愾。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俟命堪終古，曾不願乎外。右不求。

日課四條，同治十年金陵節署中日記

一曰慎獨則心安。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惡，而不能實用其力，以爲善去惡，則謂之自欺。方寸之自欺與否，蓋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故《大學》之「誠意」章，兩言慎獨。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則《大學》之所謂「自慊」、《中庸》之所謂「戒慎」、「恐懼」，皆能切實行之。即曾子之

所謂「自反而縮」，孟子之所謂「仰不愧、俯不怍」，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獨，則内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人無一内愧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

二曰主敬則身强。「敬」之一字，孔門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則千言萬語不離此旨。内而專静純一，外而整齊嚴肅，敬之工夫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氣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驗也。程子謂：「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蓋謂敬則無美不備也。吾謂「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莊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徵應。雖有衰年病軀，一遇壇廟祭獻之時，戰陣危急之際，亦不覺神爲之悚，氣爲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無衆寡，事無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則身體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則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於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於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飢之責；讀書學古，粗知大義，即有覺後知、❶覺後覺之責。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養庶彙，是於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負甚大矣。孔門教人莫大於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立者自立不懼，如

❶「覺」，《家書全編》作「知」。

富人百物有餘，不假外求；達者四達不悖，如貴人登高一呼，群山四應。人孰不欲己立己達，若能推以立人達人，則與物同春矣。後世論求仁者，莫精於張子之《西銘》。彼其視民胞物與，宏濟群倫，皆事天者性分當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謂之人；不如此，則曰悖德，曰賊。誠如其說，則雖盡立天下之人，盡達天下之人，而曾無善勞之足言，人有不悦而歸之者乎？

四曰習勞則神欽。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惡勞。無論貴賤智愚老少，皆貪於逸而憚於勞，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著之衣、所進之食，與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稱，則旁人韙之，鬼神許之，以爲彼自食其力也。若農夫織婦終歲勤動以成數石之粟、數尺之布，而富貴之家終歲逸樂不營一業，而食必珍羞，衣必錦繡，酣豢高眠，一呼百諾，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許也，其能久乎？古之聖君賢相，若湯之昧旦丕顯，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無逸》一篇，推之於勤則壽考，逸則夭亡，歷歷不爽。爲一身計，則必操習技藝，磨鍊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慮，而後可以增智慧而長才識。爲天下計，則必己饑己溺，一夫不獲，引爲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載過門不入，墨子之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皆極儉以奉身，而極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稱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勞也。軍興以來，每見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艱苦者，無不見用於人，見稱於時。其絶無材技、不慣作勞者，皆唾棄於時，飢凍就斃。故勤則壽，逸則夭；勤則有材而見用，逸則無能而見棄；勤則博濟斯民而神祇欽仰，逸則無補於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爲人神所憑依，莫大於習勞也。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萬難挽回。汝及諸姪輩，身體强壯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後有振興之象，必使人悦神欽而後有駢集之祥。今書此四條，老年用自儆惕，以補昔歲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條相課，每月終以此四條相稽，仍寄諸姪共守，以期有成焉。

曾文正公家訓卷下終

勸學篇

〔清〕张之洞 著
馮天瑜 王雪華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勸學篇》爲清末張之洞所撰。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字孝達,號香濤,晚年自號抱冰,直隸南皮(今屬河北)人。十六歲舉鄉試第一。同治二年(一八六三),以一甲三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同治六年,任浙江鄉試副考官,旋督湖北學政。任職湖北、四川學政期間,其取士多爲清末英才。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奉調回京,任文淵閣校理。光緒五年,補授國子監司業,任春坊官、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内閣學士、禮部侍郎,是著名的清流黨人。光緒七年,外放山西巡撫,進入封疆大吏行列,開始向洋務派轉化。後歷任兩廣總督、湖廣總督,署理兩江總督。光緒三十二年晉升協辦大學士、大學士,在軍機大臣上行走軍機大臣,兼管學部。宣統元年(一九〇九)病逝,贈太子太保,謚文襄。《清史稿》有傳。

在清末新政中,張之洞參予政務,積極推動新政,陳述變法主張,與劉坤一聯銜會奏「江楚三折」,所論變法各條,都爲清廷採納。張之洞撰有奏議、函牘、論著、詩詞等,達千萬言,一九二八年王樹枏輯録爲《張文襄公全集》,由北平文華齋刊刻發行,内有《勸學篇》。

《勸學篇》共二十四篇:内篇九篇,外篇十五篇。他在序言中説:「内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所謂務本,是要堅持傳統的綱常名教和政治秩序而不動摇,以端正人心;所謂務通,是指工商、學校、報館、鐵路等,可以變通舉辦,以改造中國社會。「中學」是治身心的學問,「西學」是應世事的學問,應新舊兼學,不使偏廢,但以中學爲根本,所謂「不可變者,倫紀也,非法制也;聖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即器可變,而道不能變。作爲一個有限的改革者,他獲得了政治上頑固勢力的

欣賞，也遭到了維新派的抨擊，認爲其意在阻撓新政的執行。《勸學篇》反映出張之洞既有取法西學、應時而變，即趨新的一面，也有維護專制體制，即守舊的一面。《勸學篇》既是張之洞對新學和舊學關係的個人表述，也是近代中國人在中西文化碰撞之後所作艱難探求的重要思想成果之一。

《勸學篇》成書於光緒戊戌，即光緒二十四年春。最早版本是該年三月兩湖書院刊本。五月，其弟子袁昶於蕪湖中江書院刻入「漸西村舍匯刊」。六月，張之洞的門生、翰林院侍讀學士黄紹箕以《勸學篇》進呈，受到光緒帝讚賞，光緒帝在詳加披覽後，指出張之洞所撰《勸學篇》「持論平正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遂在六月七日以聖諭形式將黄紹箕所備《勸學篇》副本四十部由軍機處頒發給各省督撫、學政，要求他們「廣爲刊布，實力勸導，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又諭總理衙門排印三百部下發各省官紳。不久，兩湖書院在原版書前附此上諭重新刷印。以上三種，皆出於同一板刻。

由於光緒皇帝的宣導，各省紛紛刊刻《勸學篇》，一时《勸學篇》版次甚多，有京師同文館本、北洋石印官書局本、襄陽鹿門書院本、黄州河東書院本、沔陽盧氏慎始基齋叢書本、湖南船山書院本、江蘇書局本、江蘇南菁精舍本、浙江省重刊本、廣州廣雅書局本、桂林桂垣書局本、雲南善後局本、河南書局本、秦中書局本、山西濬文書局本、北京擷華書局本、宛平瞿廷韶本、都門刊印本、校經廬本、上海扶輪書局本等，以上都是光緒二十四年的刻本。又有光緒二十五年廣濟縣鄒履和刻本。《勸學篇》經過多次刊印，版本甚衆，而其源皆爲光緒戊戌三月兩湖書院刊本。《勸學篇》还流傳到海外，美國人吴板橋（Samuel Woodbridge）譯爲英文，易名《中國的唯一希望》（China's Only Hope），一九〇〇年在紐約出版。在蕪湖的西班牙耶穌會傳教士管宜穆（Jerome Tobars）譯成法文，一九〇九年在上海出版的《漢學雜刊》叢刊第二十六期上發表。

此次校點，選取兩湖書院依戊戌三月祖本重印

本爲底本，該本與祖本的唯一區別在於卷首增加了六月七日的聖旨，故其印刷時間在戊戌三月七日之後。又以北平文華齋一九二八年刊刻的《張文襄公全集》中所收《勸學篇》爲校本（簡稱「文華齋本」），詳加校對。

校點者　馮天瑜　王雪華

敕文

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七日，奉上諭：本日翰林院奏侍講黄紹箕呈進張之洞所著《勸學篇》，據呈代奏一摺。原書内、外各篇，朕詳加披覽，持論平正通達，于學術人心大有裨益。著將所備副本四十部，由軍機處頒發各省督撫學政各一部，俾得廣爲刊布，實力勸導，以重名教而杜卮言。欽此。

勸學篇序

昔楚莊王之霸也，以民生在勤箴其民，以日討軍實儆其軍，以禍至無日訓其國人。夫楚當春秋魯文、宣之際，土方闢，兵方强，國勢方張；齊、晉、秦、宋無敢抗顔行，誰能禍楚者？何爲而急迫震懼如是之皇皇耶？君子曰：「不知其禍，則辱至矣；知其禍，則福至矣。」今日之世變，豈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漢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語其禍，則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廟堂旰食，乾惕震厲，方將改弦以調琴瑟，異等以儲將相。學堂建，特科設，海内志士，發憤搤捥。於是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莫衷於一。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則舊者愈病新，新者愈厭舊，交相爲瘉，而恢詭傾危、亂名改作之流，遂雜出其説，以蕩衆心。學者摇摇，中無所主。邪説暴行，横流天下。敵既至，無與戰，敵未至，無與安。吾恐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竊惟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不佞承乏兩湖，與有教士化民之責，夙夜兢兢，思有所以裨助之者，乃規時勢，綜本末，著論二十四篇，以告兩湖之士。海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内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

《内篇》九：曰《同心》，明保國、保教、保

種爲一義。手足利則頭目康，血氣盛則心志剛，賢才衆多國勢自昌也。曰《教忠》，陳述本朝德澤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懷忠良，以保國也。曰《明綱》，三綱爲中國神聖相傳之至教，禮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曰《知類》，閔神明之胄裔，無淪胥以亡，以保種也。曰《宗經》，周秦諸子，瑜不掩瑕，取節則可，破道勿聽，必折衷於聖也。曰《正權》，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權之亂政也。曰《循序》，先入者爲主，講西學必先通中學，乃不忘其祖也。曰《守約》，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學，宜治要而約取也。曰《去毒》，洋藥滌染，我民斯活，絶之使無萌栟也。《外篇》十五：曰《益智》，昧者來攻，迷者有凶也。曰《遊學》，明時勢，長志氣，擴見聞，增才智，非游歷外國不爲功也。曰《設學》，廣立學堂，儲爲時用，爲習帖括者擊蒙也。曰《學制》，西國之强，强以學校，師有定程，弟有適從，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擇善而從也。曰《廣譯》，從西師之益有限，譯西書之益無方也。曰《閲報》，眉睫難見，苦藥難嘗，知内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也。曰《變法》，專己襲常，不能自存也。曰《變科舉》，所習所用，事必相因也。曰《農工商學》，保民在養，養民在教，教農工商，利乃可興也。曰《兵學》，教士卒不如教將領，教兵易練，教將難成也。曰《鑛學》，興地利也。曰《鐵路》，通血氣也。曰《會通》，知西學之精意通於中學，以曉固蔽也。曰《非弭兵》，惡教逸欲而自斃也。曰《非攻教》，惡逞小忿而敗大計也。二十四篇之義，括之以五知：一、知恥。恥不如日本，恥不如土耳其，恥不如暹羅，恥不如古巴。二、知懼。懼爲印度，懼爲越南、緬甸、朝鮮，懼爲埃及，懼爲波蘭。三、知變。不變其習，

不能變法。不變其法，不能變器。四、知要。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爲要。西學亦有别，西藝非要，西政爲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凡此所說，竊嘗考諸《中庸》而有合焉。魯，弱國也。哀公問政，而孔子告之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終之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兹《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夫《中庸》之書，豈特原心杪忽、校理分寸而已哉？

孔子以魯秉禮而積弱，齊、邾、吴、越皆得以兵侮之，故爲此言，以破魯國臣民之聾聵，起魯國諸儒之廢疾，望魯國幡然有爲，以復文武之盛。然則無學、無力、無耻，則愚且柔；有學、有力、有耻，則明且强。在魯且然，況以七十萬方里之廣、四百兆人民之衆者哉？吾恐海内士大夫狃於晏安而不知禍之將及也，故舉楚事。吾又恐甘於暴棄而不復求强也，故舉魯事。《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惟知亡，則知强矣。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南皮張之洞書

勸學篇上

同心第一

范文正爲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顧亭林曰：「保天下者，匹夫雖賤，與有責焉。」夫以秀才所任，任者幾何？一命所濟，濟者幾何？匹夫所責，責者幾何？然而積天下之秀才，則盡士類；積天下之命官，則盡臣類；積天下之匹夫，則盡民類。若皆有持危扶顛之心，抱冰握火之志，則其國安於磐石，無能傾覆之者。是故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人人智其智、勇其勇，而天下强。大抵全盛之世，庠以勸學，官以興能，朝廷明於上，則人才成於下；艱危之世，士厲其節，民激其氣，直言以悟主，博學以濟時，同心以救弊，齊力以捍患，人才奮於下，則朝廷安於上。

昔春秋之季，周若贅旒，孔子誅亂賊，孟子明仁義，弟子布滿天下，而周祚延二百餘年。七十子後學者，流衍益廣，至西漢而儒術大興，聖道昭明，功在萬世。東漢末造，名節經學最盛，李、郭之氣類，鄭康成之門人，亦布滿天下，一時朝野多重操行、尚名義之人，故卓、操不能遽篡，而蜀漢以興。諸葛隱居躬耕，而師友極盛，其人皆天下之豪傑，所講明者天下之大計，故昭烈得之而成王業。曹魏迄隋，江北皆尚鄭學，故北朝兵事紛紜，而儒風不墜。隋王通講道河、汾，門徒衆盛，唐之佐命，如房、杜、魏、薛，皆與交遊，其書雖

有夸飾，其事不能盡誣，房、杜輩非必門人也。故貞觀多賢而民得蘇息。唐韓子推明道原，攘斥佛老，尊孟子，贊伯夷，文宗六經，至北宋而正學大明，學統、文體皆本昌黎，由是大儒蔚起。宋代學術之中正，風俗之潔清，遠過漢唐。國脈既厚，故雖弱而不亡。宋儒重綱常，辨義利，朱子集其成。當時雖未竟其用，其弟子私淑亦布滿天下，故元有許、劉、吴、廉諸儒，元虐以減。明尚朱學，中葉以後，并行王學，要皆以扶持名教、砥厲氣節爲事。三百年閒，主昏於上，臣忠於下，明祚以延。咸豐以來，海内大亂，次第削平，固由德澤深厚，廟算如神，亦由曾、胡、駱、左諸公，聲氣應求於數千里之内，二賀熙齡、長齡、陶文毅、林文忠諸公，提倡講求於二十年以前，陳慶鏞、袁端敏、吕文節、王茂蔭諸公，正言讜論於廟堂之上，有以致之。是故學術造人才，人才維國勢。此皆往代之明效，而吾先正不遠之良軌也。

吾聞欲救今日之世變者，其説有三：一曰保國家，一曰保聖教，一曰保華種。夫三事一貫而已矣。保國、保教、保種，合爲一心，是謂同心。保種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國。種何以存？有智則存。智者，教之謂也。教何以行？有力則行。力者，兵之謂也。故國不威則教不循，國不盛則種不尊。回教，無理者也，土耳其猛鷙敢戰而回教存。佛教，近理者也，印度蠢愚而佛教亡。波斯景教，國弱教改。希臘古教，若存若滅。天主耶蘇之教，行於地球十之六，兵力爲之也。我聖教行於中土數千年而無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師；漢唐及明，宗尚儒術，以教爲政；我朝列聖，尤尊孔、孟、程、朱，屏黜異端，纂述經義，以躬行實踐者教天

下，故凡有血氣，咸知尊親。蓋政教相維者，古今之常經，中西之通義。

我朝邦基深固，天之所祐，必有與立。假使果如西人瓜分之妄説，聖道雖高雖美，彼安用之？五經四子，棄之若土苴。儒冠儒服，無望於仕進。巧黠者充牧師，充剛巴度，充大寫。西人用華人爲記室，名大寫。椎魯者謹納身税，供兵匠隸役之用而已。愈賤愈愚，愚賤之久，則貧苦死亡，奄然澌滅。聖教將如印度之婆羅門，竄伏深山，抱守殘缺；華民將如南洋之黑崑崙，畢生人奴，求免笞駡而不可得矣。今日時局，惟以激發忠愛、講求富强、尊朝廷、衛社稷爲第一義。執政以啟沃上心、集思廣益爲事，言官以直言極諫爲事，疆吏以足食足兵爲事，將帥以明耻教戰爲事，軍民以親上死長爲事，士林以通達時務爲事。君臣同心，四民同力，則洙泗之傳，神明之胄，其有賴乎！且夫管仲相桓公，匡天下，保國也，而孔子以爲民到于今受其賜。孟子守王道，待後學，保教也，而汲汲焉憂梁國之危，望齊宣之王，謀齊民之安。然則舍保國之外，安有所謂保教、保種之術哉？今日頗有憂時之士，或僅以尊崇孔學爲保教計，或僅以合羣動衆爲保種計，而於國、教、種安危與共之義忽焉。《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孟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此之謂也。

教忠第二

自漢唐以來，國家愛民之厚，未有過於我聖清者也。請言其實：

三代有粟米、布縷、力役之征，盛唐有租庸調三等之賦，最稱善政，已列多名。以後

秦創丁口之錢，漢行算緡之法，隋責有司以增户口，唐括土户以代逃亡。唐及五季宋初有食鹽錢，中唐、北宋有青苗錢，宋有手實法，金有推排民户物力之制，皆出於常例田賦力役之外。明萬曆行一條鞭法，丁糧尚分爲二。明季又有遼饟、勦饟、練饟。至我朝，康熙五十二年奉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之旨，雍正四年定丁銀併入錢糧之制，乾隆二十七年停編審之法，於是歷代苛徵，一朝豁除。賦出於田，田定於額。凡品官、士吏、百工、閒民，甚至里宅、貨肆、錢業、銀行，苟非家有田産，運貨行商者，終身不納一錢於官。順治元年，即將前明三饟除免。康熙中，復減江蘇地丁銀四十萬。雍正三年，減蘇松一道地丁銀四十五萬，南昌一道地丁銀十七萬。乾隆二年，減江省地丁銀二十萬。同治四年，減江南地丁銀三十萬，減江南漕糧五十餘萬石，浙江漕糧二十六萬餘石。初制已寬，損之又損，是曰薄賦。仁政一也。

前代賜復蠲租，不過一鄉一縣。我朝康熙、乾隆两朝，普免天下錢糧八次，普免天下漕糧四次。嘉慶朝，復普免天下漕糧一次。至於水旱蠲緩，無年無之，動輒數百萬。損上益下，合而計之，已逾京垓以上，是曰寬民。仁政二也。

歷代賑卹，見於史傳者爲數有限，或發現有之倉，或移民就食。宋河北之災，富弼僅勸民出粟十五萬斛，益以官廩。曾鞏僅請賜錢五十萬貫，貸粟一百萬石。杭州之災，蘇軾僅請度牒數百道。本朝凡遇災荒，仁恩立霈，動輒鉅萬。即如光緒以來，賑卹之舉，歲不絶書。丁丑、戊寅之閒，晉、豫、陝、直之災賑款逾三千萬金。此外，畿輔、蘇、浙、川、楚各省，每一次輒數百萬，或百餘萬，從古罕

聞。以今日度支之匱乏，洋價之浩繁，而獨於賑卹之款，雖多不惜，甚至減東朝之上供，發少府之私錢，出自慈恩，以期博濟，是曰救災。仁政三也。

前代國家大工大役，皆發民夫，行齎居送，官不給錢。長城馳道、汴河之工無論矣。隋造東都，明造燕京，調發天下民夫工匠，海内騷動，死亡枕藉。以及漢鑿子午，梁築淮堰，唐開廣運，宋議回河，民力爲之困敝。本朝工役，皆給雇值，即如河工一端，歲修常數百萬，有決口則千餘萬，皆發庫帑。沿河居民，不惟無累，且因以贍足焉。是曰惠工。仁政四也。

前代官買民物，名曰和買、和糴，或强給官價，或竟不給價，見於唐宋史傳奏議文集，最爲民害。本朝宫中府中需用之物，一不累民。蘇杭織造、楚粤材木，發帑購辦，商民吏胥皆有霑潤。但聞商賈因承辦官工、承買官物而致富者矣，未聞商賈因采辦上供之物而虧折者也。子産述鄭商之盟曰："無强賈，無匄奪。"於今見之。是曰恤商。仁政五也。

任土作貢，唐虞已然。漢之龍眼、荔支，唐之禽鳥，明之鰣魚，皆以至微之物，而爲官民巨害，其他貴重者可知。本朝此義雖存，所貢並無珍異。廣東貢石硯、木香、黄橙、乾荔之屬，江南貢牋扇、筆墨、香藥之屬，湖北貢茶、筍、艾、葛之屬，他省類推。由官發錢，不擾地方。又如宋真宗修玉清昭應宫，所需木石、金錫、丹青之物，徵發徧九州，搜羅窮山谷，致雁蕩之山由此開通，始爲人世所知。史書之曰："及其成也，民力困竭。"宋徽宗興花石綱，破屋壞城，等於劫奪，民不聊生，遂釀大亂。今内府上用，民不與知。是曰減貢。仁政六也。

前代遊幸最爲病民，漢唐宋以來，東封西祀，四海騷然。若明武宗北遊宣大，南到金陵，狂恣敗度，尤乖君德。至於秦隋，更無論矣。本朝屢次南巡，亦閒有東巡西巡之事，大指皆以省方觀民爲主。勘河工，閲海塘，查災問民瘼，召試求人才。所過郡縣，必免錢糧。其橋道供張，除内帑官款外，大率皆出自鹽商。或豁免積虧，或予以優獎。至今舊聞私記，但道其時市廛之豐盈，民情之悦豫，從無幾微煩擾愁苦之詞。是曰戒侈。仁政七也。

前代征伐多發民兵，漢選江淮之卒以征匈奴，唐勞關輔之師以討南詔，田園荒蕪，室家仳離，死傷過半，僅得生還。唐之府兵、明之屯衛，書生稱爲良法，然而本係農夫，强以戰鬪，征戍之苦，愁怨慘悽，司馬温公嘗論之矣，于忠肅嘗改之矣。北宋簽官軍，刺義勇，練保甲，當時朝野病之。本朝軍制不累農民，除八旗禁旅外，乾隆以前多用緑營，嘉慶以後參用鄉勇，其人由應募而來，得饟而喜，從無簽派之事。是曰恤軍。仁政八也。

前代國有大事，財用不足則科斂於民，漢、唐以來皆然，今土司猶仍其俗。即如宋宣和將伐遼，則派天下出免夫錢六千二百萬緡。見蔡絛《鐵圍山叢談》。宣和中創經制錢，紹興以後又有經總制錢、月椿錢、板帳錢、折帛錢，歲得數千萬緡，並無獎敘。明季用兵初加遼饟，繼加勦饟，又加練饟，共加賦二千萬，果如此法，籌饟易耳。本朝每遇河工、軍旅，則別爲籌饟之策，不以科派民閒。歷年開設捐輸，獎以官爵，并加廣其學額、中額。朝廷不惜爲權宜之策，而終不忍朘小民之生。是曰行權。仁政九也。

自暴秦以後，刑法濫酷，兩漢及隋，相去

無幾，宋稍和緩，明復嚴苛。本朝立法平允，其仁如天，具於《大清律》一書：一、無滅族之法；二、無肉刑；三、問刑衙門不准用非刑拷訊，犯者革黜；四、死罪中又分情實緩決，情實中稍有一綫可矜者，刑部夾籤，聲明請旨，大率從輕比者居多；五、杖一百者折責實杖四十，夏月有熱審減刑之令，又減爲三十二；六、老幼從寬；七、孤子留養；八、死罪繫獄不絶其嗣；九、軍流徒犯，不過移徙遠方，非如漢法令爲城旦鬼薪，亦不比宋代流配沙門島，額滿則投之大海；十、職官婦女收贖，絶無漢輸織室、唐没掖庭、明發教坊諸虐政。凡死罪必經三法司會核，秋審句決之期，天子素服，大學士捧本，審酌再三，然後定罪。遇有慶典，則停句減等。一歲之中，句決者天下不過二三百人。較之漢文帝歲斷死刑四百，更遠過之。若罪不應死而擬死者，謂之「失入」；應死而擬輕者，謂之「失出」。失入死罪一人，臬司、巡撫、兼管巡撫事之總督降一級調用，不准抵銷。失出者一案至五案止降級留任，十案以上始降調，仍聲明請旨。遇有疑獄，則詔旨駁查覆訊，至于再三，平反無數，具見於歷朝聖訓。是曰慎刑。仁政十也。

昔南北分據之朝，中外阻絶之世，其横遭略賣没蕃陷虜之民，朝廷不復過問。本朝仁及海外，凡古巴誘販之豬仔、美國被虐之華工，特遣使臣與立專約，保護其身家，禁除其苛酷，此何異取内府之金以贖魯人，拔三郡之民以歸漢地耶？是曰覆遠。仁政十一也。

前代黷武之朝，殘民以逞，本朝武功無過康熙、乾隆兩朝，其時逞其兵力，何求不得？然雅克薩既下而界碑定，恰克圖交犯

而商市開，越南來朝而即赦其罪，浩罕畏威而不利其土。自道光以至今茲，外洋各國，屢來搆衅。苟可以情恕理遣，即不惜屈己議和，不過爲愛惜生民，不忍捐之於凶鋒毒燄之下。假使因大院君之亂而取朝鮮，乘諒山之勝而收越南，夫亦何所不可者？是曰戢兵。仁政十二也。

本朝待士大夫最厚，與宋代等。兩漢多任貴戚，北朝多任武將，六朝專用世家，趙宋濫登任子，甚至魏以宦寺厮役典州郡，唐以樂工市儈爲朝官，明以道士木匠爲六卿，若元代則立法偏頗，高官重權，專用蒙古、色目人，而漢人、南人不與。本朝立賢無方，嘉惠寒畯，辟雍駕臨，試卷親覽。寒士儒臣，與南陽近親、豐鎬舊族，一體柄用。又漢、魏誅戮大臣，習爲常事；唐則捶楚簿尉，行杖朝堂；明則東廠、北司毒刑廷杖，專施於忠直之臣，碧血横飛，天日晦闇，尤爲千古未有之虐政。本朝待士有禮，既無失刑，亦不辱士。又唐宋謫官於外，即日逐出國門，程期不得淹留，親友不得餞送。明代宰相被逐，即日柴車就道。且前代每有黨錮學禁，罰及累世，株連親朋。本朝進退以禮，不以一眚廢其終身。是曰重士。仁政十三也。

歷代親貴佞幸，驕暴横行，最爲民害。漢之外戚、常侍，北魏之王族、武臣，唐之貴主、禁軍、五坊小兒、監軍敕使，元之僧徒、貴族，明之藩府、礦使、邊軍、緹騎、方士、鄉官，脅辱官吏，殘虐小民，流毒徧於天下。本朝一皆無之，政令清肅，民安其居。是曰修法。仁政十四也。

本朝篤念勳臣，優恤戰士，其立功而襲封者無論矣，凡戰陣捐軀者，但有一命，無不加贈官階，給予世職，自三品輕車都尉至七

品恩騎尉，即至外委生監殉難者，亦皆有之。本職或襲二十餘次，或襲三四次，襲次完時，均予恩騎尉，世襲罔替，皇祚億萬，其食禄即與爲無窮。咸豐至今，京師順天府及各省奏請忠義卹典，已至數百案。又職官雖非戰功而没於王事，或積勞病故，亦官其子一人，名曰「難廕」。自漢迄明，其待忠義死事之臣有如是之優渥者乎？是曰勸忠。仁政十五也。此舉其最大者，此外良法善政，不可殫書。

列聖繼繼繩繩，家法心法相承無改。二百五十餘年，薄海臣民日游於高天厚地之中，長養涵濡，以有今日。試考中史二千年之内，西史五十年以前，其國政有如此之寬仁忠厚者乎？中國雖不富强，然天下之人，無論富貴貧賤，皆得俯仰寬然，有以自樂其生。西國國勢雖盛，而小民之愁苦怨毒者，鬱遏未伸，待機而發，以故弑君刺相之事歲不絶書，固知其政事亦必有不如我中國者矣。

當此時世艱虞，凡我報禮之士、戴德之民，固當各抒忠愛，人人與國爲體，凡一切邪説暴行，足以啟犯上作亂之漸者，拒之勿聽，避之若浼，惡之如鷹鸇之逐鳥雀。大順所在，天必祐之。世豈有無良之民，如《小雅》所譏者哉？

明綱第三

「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此《白虎通》引《禮緯》之説也，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之義本之。《論語》「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注：「所因，謂三綱五常。」此《集解》馬融之説也，朱

子《集注》引之。《禮記・大傳》：「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聖人所以爲聖人，中國所以爲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説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説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説不可行也。

嘗考西國之制，上下議院各有議事之權，而國君、總統亦有散議院之權。若國君、總統不以議院爲然，則罷散之，更舉議員再議。君主、民主之國略同。西國君與臣民，相去甚近，威儀簡略，堂廉不遠，好惡易通，其尊嚴君上不如中國，而親愛過之，萬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不欺。每見旅華西人遇其國有吉凶事，賀弔憂樂，視如切身，是西國固有君臣之倫也。

摩醯《十戒》，敬天之外，以孝父母爲先。西人父母喪亦有服，服以黑色爲緣。雖無祠廟、木主，而室内案上，必供奉其祖父母、父母、兄弟之照像；雖不墓祭，而常有省墓之舉，以插花冢上爲敬，是西國固有父子之倫也。家富子壯則出分，乃秦法。西人於其子，必教以一藝，年長藝成，則使之自謀生計，別居異財。臨終分析財産，男子、女子皆同，兼及親友，非不分其子也。

戒淫爲十戒之一。西俗男女交際，其防檢雖視中國爲疏，然淫佚之人，國人賤之。議婚有限，父族、母族之親，凡在七等以内者，皆不爲婚。七等謂自父、祖、曾、高以上推至七代，母族亦然，故姑、舅、姨之子女，凡中表之親，無爲婚者。惟男衣氈布，女衣絲錦，燕會賓客，女亦爲主，此小異於中國。《禮記・坊記》：「大饗廢夫人之禮。」《左傳》昭二十七年：「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是古有夫人與燕饗之禮，因

有流弊，廢之。女自擇配，亦須請命父母，且訂約，而非苟合。男不納妾，此大異於中國。然謂之男女無別，則誣。且西人愛敬其妻，雖有過當，而於其國家政事、議院、軍旅、商之公司、工之廠局，未嘗以婦人預之，是西國固有夫婦之倫也。

聖人爲人倫之至，是以因情制禮，品節詳明。西人禮制雖略，而禮意未嘗盡廢，誠以天秩民彝，中外大同。人君非此不能立國，人師非此不能立教。乃貴洋賤華之徒，於泰西政治、學術、風俗之善者懵然不知，知亦不學，獨援其秕政敝俗，欲盡棄吾教吾政以從之，飲食服玩、閨門習尚，無一不摹仿西人，西人每譏笑之。甚至中士文學聚會之事，亦以七日禮拜之期爲節目。禮拜日亦名星期，機器局所以禮拜日停工者，以局内洋匠其日必休息，不得不然。

近日微聞海濱洋界有公然創廢三綱之議者，其意欲舉世放恣黷亂而後快。怵心駭耳，無過於斯！中無此政，西無此教，所謂非驢非馬，吾恐地球萬國將衆惡而共棄之也。

知類第四

種類之説，所從來遠矣。《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❶《左氏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禮記·三年問》曰：「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是知有教無類之説，惟我聖人如神之化能之，我中華帝王無外之治能之，未可概之他人也。西人分五大洲之民爲五

❶「類族」，《周易正義》作「族類」。

種：以歐羅巴洲人爲白種，亞細亞洲人爲黄種，西南兩印度人爲椶色種，阿非利加洲人爲黑種，美洲土人爲紅種。歐洲種類又自有別：俄爲斯拉物種，英、德、奧、荷爲日耳曼種，法、意、日、比爲羅馬種，美洲才智者，由英遷往，與英同爲白種。同種者性情相近，又加親厚焉。

西起崑崙，東至于海，南至于南海，北至奉天、吉林、黑龍江、内外蒙古，南及沿海之越南、暹羅、緬甸、東中北三印度，東及環海之朝鮮、海中之日本，日本地脈與朝鮮連，僅隔一海峽。其地同爲亞洲，其人同爲黄種，皆三皇五帝聲教之所及，神明冑裔種族之所分。隋以前佛書謂之「震旦」，今西人書籍文字，於中國人統謂之曰「蒙古」，以歐洲與中國通，始於元太祖故。俄國語言呼中國人曰「契丹」，是爲亞洲同種之證。其地得天地中和之氣，故晝夜適均，寒燠得中。其人秉性靈淑，風俗和厚，邃古以來，稱爲最尊、最大、最治之國。文明之治，至周而極，文勝而敝，孔子憂之。歷朝一統，外無强鄰，積文成虚，積虚成弱。歐洲各國，開闢也晚，鬱積勃發，鬭力競巧，各自摩厲，求免滅亡，積懼成奮，積奮成强。獨我中國士夫庶民，懵然罔覺，五十年來，屢鑒不悛，守其傲惰，安其偷苟，情見勢絀，而外侮亟矣。

方今海内之士，感概發憤、竭智盡忠、求紓國難者，固不乏人。而昏墨之人，則視國家之休戚，漠然無動於其心。意謂此非髪捻之比，中華雖淪，富貴自在，方且乘此阽危，恣爲貪黷，以待合西夥爲西商，徙西地入西籍。而莠民邪説，甚至詆中國爲不足有爲，譏聖教爲無用，分同室爲畛域，引彼法爲同調，日夜冀幸天下有變，以求庇於他人。若此者，仁者謂之悖亂，智者謂之大愚。

印度屬於英矣，印度土人爲兵爲弁，不得爲武員，不得入學堂也。越南屬於法矣，華人身稅有加，西人否也；華人無票，遊行有禁，西人否也。古巴屬於西班牙矣，土人不能入議院也。美國開闢之初，則賴華工；今富盛之後，則禁華工，而西工不禁也。

近年有道員某，吞蝕公款數十萬金，存於德國銀行。其人死後，銀行遂注銷其帳，惟薄給息而已。夫君子不以所惡廢鄉，故王猛死，不伐晉，鍾儀囚，不忘楚。若今日不仁、不智、不耻，爲人役之人，君子知樂大心之卑宋，必亡其家；韓非之覆韓，必殺其身矣！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杜注：「右師，樂大心，居桐門。」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定公九年《傳》：「逐桐門右師。」注：「終叔孫昭子之言。」

《左傳》哀公八年：「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

《通鑑》卷六：「秦王下吏治韓非，非自殺。臣光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爲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愍哉！』」

宗經第五

衰周之季，道術分裂，諸子蠭起，判爲九流十家。惟其意在偏勝，故析理尤精，而述情尤顯。其中理之言，往往足以補經義，乾嘉諸儒以諸子證經文音訓之異同，尚未盡諸子之用。應世變，然皆有釣名徼利之心。故詭僻橫恣，不合於大道者亦多矣。即如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墨子貴兼，料子貴別，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不過如扁鵲適周則爲老人醫，適秦則爲小兒醫，聊以適時自售耳，豈其情哉！

自漢武始屏斥百家，一以六藝之科爲斷。今欲通知學術流別，增益才智，鍼起瘖聾跛躄之陋儒，未嘗不可兼讀諸子，然當以經義權衡而節取之。劉向論《晏子春秋》曰：「文章可觀，義理可法，合於六經之義。」斯可爲讀諸子之準繩矣。《漢書・藝文志》曰：「若能修六藝之術，觀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意與此同。

蓋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因材因時，言非一端，而要歸於中正。故九流之精，皆聖學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聖學之所黜也。諸子之駁雜，固不待言，茲舉其最爲害政、害事而施於今日必有實禍者：

如老子尚無事，則以禮爲亂首；主守雌，則以强爲死徒；任自然，則以有忠臣爲亂國。莊子齊堯、桀，黜聰明，謂凡之亡不足以爲亡，楚之存不足以爲存。此不得以寓言爲解。《列子・楊朱篇》惟縱嗜欲，不顧毀譽。《管子》謂「惠者民之仇讎，法者民之父母」，其書羼雜，僞託最多，故兼有道、法、名、農、陰陽、縱横之說。《墨子》除《兼愛》已見斥於孟子外，其《非儒》、《公孟》兩篇至爲狂悍；《經》

上下、《經説》上下四篇，乃是名家清言，雖略有算學、重學、光學之理，殘不可讀，無裨致用。《荀子》雖名爲儒家，而《非十二子》倡性惡，法後王，殺《詩》、《書》，讀「隆殺」之「殺」。一傳之後，即爲世道經籍之禍。申不害專用術，論卑行鄙，教人主以不誠。《韓非子》及他書所引。韓非用申之術，兼商之法，慘刻無理，教人主以不任人、不務德。商鞅暴横，盡廢孝弟仁義，無足論矣！此外，若《吕覽》多存古事，大致近儒；《晏子》兼通儒墨，瑕瑜互見；劉向謂其中詆孔子者爲辯士僞託。《戰國策》考見世變，勢不能廢。晁公武以《戰國策》入子部，今入史部。《孫》、《吴》、《尉繚》，兵家專門，尚不害道；《孫子》惟《用閒篇》末有謬語，《尉繚》惟《兵令篇》末有謬語。尹文、慎到、鶡冠、尸佼，可采無多。至於公孫龍巧言無實，鬼谷陰賊可鄙，皆不足觀。又如《關尹子》多勸佛書，并有後世道書語。《文子》全襲《淮南》，皆出作僞。西漢儒家諸子，如賈長沙、董江都、劉子政，皆爲儒家鉅子。《説苑》、《新序》最爲純正；《新書》已多殘缺；《春秋繁露》精義頗多，惟董治《公羊》多墨守後師之説，幾陷大愚之誅，宜分別觀之；《法言》文藻而已；《孔叢》、《家語》甚多精言，兼存孔門行事，雖有附益，要皆有本，近人概斥爲王肅諸人僞作，未免太苛。道家如《淮南》，可資考古，閒有精理。大抵諸家紕繆易見，學者或愛其文采，或節取一義。苟非天資乖險，鮮有事事則傚、實見施行者。獨老子見道頗深，功用較博，而開後世君臣苟安誤國之風，致陋儒空疏廢學之弊，啟猾吏巧士挾詐營私、輭媚無恥之習，其害亦爲最鉅。功在西漢之初，而病發於二千年之後，是養成頑鈍積弱、不能自振之中華者，老氏之學爲之也。「大巧若拙」一語最害事。此謂世俗趨避鑽刺之巧則可矣，若步天測地、工作軍械，巧者自巧，拙者自拙，豈有巧拙相類之事哉？數十年來，華人不能擴充智慧者，皆爲此説所誤。故學老者病痿痹，學餘子

者病發狂。董子曰：「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若不折衷於聖經，是朝夕不辨而冥行不休，墜人於泥，亦必死矣。

不獨諸子然也，羣經簡古，其中每多奧旨異說，或以篇簡摩滅，或出後師誤解。漢興之初，曲學阿世，以冀立學。哀、平之際，造讖益緯，以媚巨奸。於是非常可怪之論益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稱王」之類，此非七十子之說，乃秦漢經生之說也，而說《公羊春秋》者爲尤甚。新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乾嘉諸儒，嗜古好難，力爲闡揚，其風日肆，演其餘波，實有不宜於今之世道者，如禁方奇藥，往往有大毒，可以殺人。假如近儒《公羊》之說，是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喜也。竊惟諸經之義，其有迂曲難通、紛歧莫定者，當以《論語》、《孟子》折衷之。《論》、《孟》文約意顯，又羣經之權衡矣。伊川程子曰：「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語》、《孟》如丈尺權衡相似。」道光以來，學人喜以緯書、佛書講經學；光緒以來，學人尤喜治周秦諸子。其流弊恐有非好學諸君子所及料者，故爲此說以規之。

正權第六

今日憤世疾俗之士，恨外人之欺淩也，將士之不能戰也，大臣之不變法也，官師之不興學也，百司之不講求工商也，於是倡爲民權之議，以求合羣而自振。嗟乎！安得此召亂之言哉！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

將立議院歟？中國士民至今安於固陋者尚多。環球之大勢不知，國家之經制不曉，外國興學、立政、練兵、製器之要不聞，即

聚膠膠擾擾之人於一室，明者一，闇者百，游談囈語，將焉用之？且外國籌款等事重在下議院，立法等事重在上議院。故必家有中貲者，乃得舉議員。今華商素鮮鉅貲，華民又無遠志，議及大舉籌饟，必皆推諉默息，議與不議等耳。此無益者一。

將以立公司、開工廠歟？有貲者自可集股營運，有技者自可合夥造機，本非官法所禁，何必有權？且華商陋習，常有藉招股欺騙之事，若無官權爲之懲罰，則公司貲本無一存者矣。機器造貨廠，無官權爲之彈壓，則一家獲利，百家仿行，假冒牌名，工匠鬨鬪，誰爲禁之？此無益者二。

將以開學堂歟？從來紳富捐貲，創書院，立義學，設善堂，例予旌奬，豈轉有禁開學堂之理？何必有權？若盡廢官權，學成之材既無進身之階，又無餼廩之望，其誰肯來學者？此無益者三。

將以練兵禦外國歟？既無機廠以製利械，又無船澳以造戰艦，即欲購之外洋，非官物亦不能進口，徒手烏合，豈能一戰？況兵必需饟，無國法豈能抽釐捐？非國家擔保，豈能借洋債？此無益者四。

方今中華，誠非雄强，然百姓尚能自安其業者，由朝廷之法維繫之也。使民權之説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倡此議者豈得獨安獨活？且必將劫掠市鎮，焚毁教堂，吾恐外洋各國必藉保護爲名，兵船陸軍深入占踞，全局拱手而屬之他人。是民權之説固敵人所願聞者矣。或謂：朝廷於非理要求，可諉之民權不願，此大誤也！若我自云國家法令不能制服，彼將自以兵力脅之。昔法國承暴君虐政之後，舉國怨憤，上下相攻，始改爲民主之國。我朝深仁厚澤，朝無苛政，何苦

倡此亂階，以禍其身而并禍天下哉！此所謂有百害者也。

考外洋民權之説所由來，其意不過曰國有議院，民間可以發公論、達衆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攬其權。譯者變其文曰「民權」，誤矣！美國人來華者，自言其國議院公舉之弊，下挾私，上偏徇，深以爲患。華人之稱羡者，皆不加深考之談耳。近日摭拾西説者，甚至謂人人有自主之權，益爲怪妄！此語出於彼教之書，其意言上帝予人以性靈，人人各有智慮聰明，皆可有爲耳。譯者竟釋爲「人人有自主之權」，尤大誤矣！泰西諸國，無論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國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商有商律，律師習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違其法。政府所令，議員得而駁之；議院所定，朝廷得而散之。謂之人人無自主之權則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夫一鬨之市必有平，羣盜之中必有長。若人皆自主，家私其家，鄉私其鄉，士願坐食，農願蠲租，商願專利，工願高價，無業貧民願劫奪，子不從父，弟不尊師，婦不從夫，賤不服貴，弱肉强食，不盡滅人類不止。環球萬國必無此政，生番蠻獠亦必無此俗。至外國今有自由黨，西語實曰「里勃而特」，猶言事事公道，於衆有益。譯爲「公論黨」可也，譯爲「自由」非也。

若强中禦外之策，惟有以忠義號召，合天下之心，以朝廷威靈，合九州之力，乃天經地義之道，古今中外不易之理。昔盜跖才武擁衆，而不能據一邑；田疇德望服人，而不能拒烏桓；祖逖智勇善戰，在中原不能自立，南依於晉，而遂足以禦石勒；宋棄汴京而南渡，中原數千里之遺民，人人可以自主矣，然兩河結寨、陝州嬰城，莫能自保，宋用

韓、岳爲大將，而成破金之功；八字軍亦太行民寨義勇也，先以不能戰爲人欺，劉錡用之，而有順昌之捷；趙宗印起義兵於關中，連戰破敵，王師敗於富平，其衆遂散，迨宋用吴玠、吴璘爲將，而後保全蜀之險。蓋惟國權能禦敵國，民權斷不能禦敵國，勢固然也。曾文正名爲起家辦團練矣，其實自與髮匪接戰以來，皆是募勇營，造師船，濟以國家之餉需，勵以國家之賞罰，而以耿耿忠義、百折不回之志氣激厲三軍，感發海内，故能成戡定之功。豈團練哉？豈民權哉？

或曰：民權固有弊矣，議院獨不可設乎？曰：民權不可僭，公議不可無。凡遇有大政事，詔旨交廷臣會議，外吏令紳局公議，中國舊章所有也。即或諮詢所不及，一省有大事，紳民得以公呈達於院司道府，甚至聯名公呈於都察院。國家有大事，京朝官可陳奏，可呈請代奏。方今朝政清明，果有忠愛之心、治安之策，何患其不能上達？如其事可見施行，固朝廷所樂聞者。但建議在下，裁擇在上，庶乎收羣策之益，而無沸羹之弊，何必襲議院之名哉！此時縱欲開議院，其如無議員何？此必俟學堂大興，人才日盛，然後議之，今非其時也。

循序第七

今欲强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然不先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則强者爲亂首，弱者爲人奴，其禍更烈於不通西學者矣。

近日英國洋文報譏中國不肯變法自强，以爲專信孔教之弊，此大誤也！彼所繙四

書五經，皆俗儒村師解釋之理，固不知孔教爲何事，無責焉耳。淺陋之講章，腐敗之時文，禪寂之性理，雜博之考據，浮誕之詞章，非孔門之學也。簿書文法，以吏爲師，此韓非、李斯之學，暴秦之政所從出也，俗吏用之；以避事爲老成，以偷惰爲息民，以不除弊爲養元氣，此老氏之學，歷代末造之政所從出也，巧宦用之，非孔門之政也。孔門之學，博文而約禮，温故而知新，參天而盡物。孔門之政，尊尊而親親，先富而後教，有文而備武，因時而制宜。孔子集千聖，等百王，參天地，贊化育，豈迂陋無用之老儒，如盜跖所譏、墨翟所非者哉？

今日學者必先通經，以明我中國先聖先師立教之旨；考史，以識我中國歷代之治亂、九州之風土；涉獵子、集，以通我中國之學術文章。然後擇西學之可以補吾闕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無其害。如養生者，先有穀氣，而後可飫庶羞；療病者，先審藏府，而後可施藥石。西學必先由中學，亦猶是矣。華文不深者，不能譯西書。外國名學堂，每日必誦《耶蘇經》，示宗教也；小學堂先習蠟丁文，示存古也；先熟本國地圖，再覽全球圖，示有序也；學堂之書，多陳述本國先君之德政，其公私樂章多贊揚本國之强盛，示愛國也。如中士而不通中學，此猶不知其姓之人，無轡之騎，無柁之舟，其西學愈深，其疾視中國亦愈甚，雖有博物多能之士，國家亦安得而用之哉！

守約第八

儒術危矣！以言乎邇，我不可不鑒於日本；以言乎遠，我不可不鑒於戰國。昔戰

國之際，儒術幾爲異學諸家所軋，吾讀司馬談之《論六家要指》而得其故焉。其説曰：「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以寡要少功？由於有博無約。如此之儒，止可列爲九流之一耳，焉得爲聖？焉得爲賢？老詬儒曰：「絶學無憂。」又以孔子説十二經爲大謾。墨詬儒曰：「累壽不能盡其學。」墨子又教其門人公尚過不讀書。法詬儒曰：「藏書策，修文學，用之則國亂。」《韓非子》語。大率諸子所操之術，皆以便捷放縱，投世人之所好，而以繁難無用誣儒家，故學者樂聞而多歸之。

夫先博後約，孔孟之教所同。而處今日之世變，則當以孟子守約施博之説通之。且孔門所謂「博」，非今日所謂「博」也。孔孟之時，經籍無多，人執一業，可以成名；官習一事，可以致用。故其博易言也。今日四部之書，汗牛充棟，老死不能徧觀而盡識。即以經而論，古言古義，隱奥難明，譌舛莫定，後師羣儒之説解，紛紜百出，大率有確解定論者，不過什五而已。

滄海横流，外侮洊至，不講新學則勢不行，兼講舊學則力不給。再歷數年，苦其難而不知其益，則儒益爲人所賤，聖教儒書，寖微寖滅，雖無嬴秦坑焚之禍，亦必有梁元「文武道盡」之憂。此可爲大懼者矣！尤可患者，今日無志之士本不悦學，離經畔道者，尤不悦中學，因倡爲中學繁難無用之説，設淫辭而助之攻，於是樂其便而和之者益衆，殆欲立廢中學而後快。是惟設一易簡之策以救之，庶可以閒執讎中學者之口，而解畏難不學者之惑。

今欲存中學，必自守約始，守約必自破除門面始。爰舉中學各門求約之法，條列於

後，損之又損，義主救世，以致用當務爲貴，不以殫見洽聞爲賢。十五歲以前，誦《孝經》、四書、五經正文，隨文解義，並讀史略、天文、地理、歌括、圖式諸書，及漢、唐、宋人明白曉暢、文字有益於今日行文者。自十五歲始，以左方之法求之，統經史、諸子、理學、政治、地理、小學各門，美質五年可通，中材十年可了。若有學堂專師，或依此纂成學堂專書，中材亦五年可了，而以其閒兼習西文。過此以往，專力講求時政，廣究西法。其有好古研精、不騖功名之士，願爲專門之學者，此五年以後，博觀深造，任自爲之。然百人入學，必有三、五人願爲專門者，是爲以約存博，與子夏所謂博學近思、荀子所謂以淺持博，亦有合焉。大抵有專門著述之學，有學堂教人之學。專門之書，求博求精，無有底止，能者爲之，不必人人爲之也。學堂之書，但貴舉要切用，有限有程，人人能解，且限定人人必解者也。西人天文、格致，一切學術皆分專門學堂與普通學堂爲兩事。將來入官用世之人，皆通曉中學大略之人。書種既存，終有萌蘖滋長之日，吾學吾書，庶幾其不亡乎！

一經學通大義。切於治身心、治天下者，謂之大義。凡大義，必明白平易。若荒唐險怪者，乃異端，非大義也。《易》之大義，陰陽消長；《書》之大義，知人安民；《詩》之大義，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詩譜》序：「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春秋》大義，明王道，誅亂賊；《禮》之大義，親親、尊尊、賢賢；《周禮》大義，治國、治官、治民三事相維。太宰建邦之六典。治典，經邦國，治官府，紀萬民。其餘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皆國、官、民三義並舉。蓋官爲國與民之樞紐，官不治，則國民交受其害。此爲《周禮》一經專

有之義，故漢名《周官經》，唐名《周官禮》。此總括全經之大義也。如《十翼》之說《易》，《論》、《孟》、《左傳》之說《書》，大、小《序》之說《詩》，《孟子》之說《春秋》，《戴記》之說《儀禮》，皆所謂大義也。欲有要而無勞，約有七端：一明例，謂全書之義例。《毛詩》以訓詁音韻爲一要事。熟於《詩》之音訓，則諸經之音訓皆可隅反。一要指，謂今日尤切用者，每一經少則數十事，多則百餘事。一圖表。諸經圖表，皆以國朝人爲善。譜與表同。一會通，謂本經與羣經貫通之義。一解紛，謂先儒異義各有依據者，擇其較長一說主之，不必再考，免耗日力。大率國朝人說而後出者較長。一闕疑，謂隱奧難明、碎義不急者，置之不考。一流別，謂本經授受之源流，古今經師之家法。考其最著而今日有書者。以上七事，分類求之，批郤導窾，事半功倍。大率羣經以國朝經師之說爲主：《易》則《程傳》與古說兼取；並不相妨。《論》、《孟》、《學》、《庸》以朱注爲主，參以國朝經師之說；《易》止讀《程傳》及孫星衍《周易集解》；孫書兼采漢人說及王弼注。《書》止讀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詩》止讀陳奐《毛詩傳疏》；《春秋左傳》止讀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公羊傳》止讀孔廣森《公羊通義》；國朝人講《公羊》者，惟此書立言矜慎，尚無流弊。《春秋穀梁傳》止讀鍾文烝《穀梁補注》；《儀禮》止讀胡培翬《儀禮正義》；《周禮》止讀孫詒讓《周禮正義》；已刊未畢。《禮記》止讀朱彬《禮記訓纂》；欽定七經傳說、義疏，皆學者所當讀，故不備舉。《論》、《孟》除朱注外，《論語》有劉寶楠《論語正義》，《孟子》有焦循《孟子正義》，可資考證古說，惟義理仍以朱注爲主；《孝經》即讀通行注本，不必考辨；《爾雅》止讀郝

懿行《爾雅義疏》;《五經總義》止讀陳澧《東塾讀書記》、王文簡引之《經義述聞》;《説文》止讀王筠《説文句讀》。兼采段、嚴、桂、鈕諸家,明白詳慎。段注《説文》太繁而奧,俟專門者治之。以上所舉諸書,卷帙已不爲少,全讀全解,亦須五年。宜就此數書中,擇其要義,先講明之,用韓昌黎提要鉤元之法,就元本加以鉤乙標識。但看其定論,其引徵、辨駁之説,不必措意。若照前説七端,節録纂集,以成一書,皆采舊説,不參臆説一語,小經不過一卷,大經不過二卷,尤便學者。此爲學堂説經義之書,不必章釋句解,亦不必録本經全文。蓋十五歲以前,諸經全文已讀,文義大端已解矣。師以是講,徒以是習,期以一年或一年半畢之。如此治經,淺而不謬,簡而不陋。即或廢於半途,亦不至全無一得。有經義千餘條以開其性識,養其本根,則終身可無離經畔道之患。總之,必先盡破經生著述之門面,方肯爲之,然已非邨塾學究、科舉時流之所能矣。

一史學考治亂典制。史學切用之大端有二:一事實,一典制。事實擇其治亂大端、有關今日鑑戒者考之,無關者置之。典制擇其考見世變、可資今日取法者考之,無所取者略之。事實求之《通鑑》。《通鑑》之學,《資治通鑑》、《續通鑑》、《明通鑑》。約之以讀《紀事本末》。典制求之正史、二《通》。正史之學,約之以讀志及列傳中奏議。如漢《郊祀》,後漢《輿服》,宋《符瑞》、《禮樂》,歷代《天文》、《五行》;元以前之《律曆》,唐以後之《藝文》,可緩也。地理止考有關大事者,水道止考今日有用者,官制止考有關治理者。如古舉今廢,名存實亡,暫置屢改,寄禄虚封,閒曹雜流,不考可也。二《通》之學,《通典》、《通考》,約之以節本,不急者乙之。

《通考》取十之三，《通典》取十之一，足矣。國朝人有《文獻通考詳節》，但一事中最要之原委條目，有應詳而不詳者，内又有數門可不考者。《通志》二十略，知其義例可也。考史之書，約之以讀趙翼《廿二史劄記》。王氏《商榷》可節取，錢氏《考異》精於考古，略於致用，可緩。史評，約之以讀《御批通鑑輯覽》。若司馬公《通鑑》論義最純正，而專重守經。王夫之《通鑑論》、《宋論》識多獨到，而偏好翻案；惟《御批》最爲得中，而切於經世之用。此説非因尊王而然，好學而更事者讀之自見。凡此皆爲通今致用之史學。若考古之史學，不在此例。

一諸子知取舍。可以證發經義者及别出新理而不悖經義者取之，顯悖孔孟者棄之。説詳《宗經》篇。

一理學看學案。五子以後，宋明儒者遞相沿襲，探索幽渺，辨析朱、陸，掊擊互起，出入佛老，界在微茫，文體多仿宗門語録，質而近俚。高明者厭倦而不觀，謹愿者惝怳而無得，理學不絶，如綫焉耳。惟讀學案，可以兼考學行，甄綜流派。黄梨洲《明儒學案》成於一手，宗旨明顯，而稍有門户習氣。全謝山《宋元學案》成於補輯，選録較寛，而議論持平，學術得失瞭然易見。兩書甚繁，當以提要鉤元之法讀之，取其什之二即可。通此兩書，其餘理學家專書可緩矣。惟《朱子語類》原書甚多，學案所甄録者未能盡見朱子之全體真面，宜更采録之。陳蘭甫《東塾讀書記·朱子》一卷最善。

一詞章讀有實事者。一爲文人，便無足觀。況在今日，不惟不屑，亦不暇矣。然詞章有奏議、書牘、記事之用，不能廢

也。當於史傳及專集、總集中，擇其敘事述理之文讀之，其他姑置不讀。若學者自作，勿爲鉤章棘句之文，勿爲浮誕嵬瑣之詩，則不至勞精損志矣。朱子曰：「歐、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换却尋常底字。」又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不可架空細巧，大率七八分實，二三分文。歐文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均《語類》一百三十九。

一政治書讀近今者。政治以本朝爲要，百年以内政事，五十年以内奏議，尤爲切用。

一地理考今日有用者。地理專在知今，一形勢，一今日水道，先考大川。一物産，一都會，一運道，水道不盡能行舟。一道路，一險要，一海陸邊防，一通商口岸。若《漢志》之證古，《水經注》之博文，姑俟暇日考之可也。考地理必有圖，以今圖爲主，古圖備考，此爲中學地理言。若地球全形，外洋諸國，亦須知其方域廣狹，程途遠近，都會海口，寒煖險易，貧富强弱。按圖索之，十日可畢。暫可不必求詳，重在俄、法、德、英、日本、美六國，其餘可緩。

一算學各隨所習之事學之。西人精算，而算不足以盡西藝，其於西政更無與矣。天文、地圖、化力、光電，一切格致製造，莫不有算，各視所業何學，即習何學之算，取足應用而止。如是則得實用而有涯涘。今世學人治算學者，如李尚之、項梅侶、李壬叔諸君，專講算理，窮幽極微。欲卒其業，皓首難期。此專家之學，非經世之具也。算學西多中少，因恐求備求精有妨中學，故附於此。

一小學但通大旨大例。中學之訓詁，猶西學之繙譯也。欲知其人之意，必

先曉其人之語。去古久遠，經文簡奧，無論漢學、宋學，斷無讀書而不先通訓詁之理。近人厭中學者，動詆訓詁，此大謬可駭者也。伊川程子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二程遺書》，《近思録》引。朱子曰：「訓詁則當依古注。」《語類》卷七。又曰：「後生且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其實都曉不得也。」《答黄直卿書》。又曰：「漢儒可謂善説經者，不過只説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答張敬夫書》。又曰：「向議欲刊《説文》，不知韓丈有意否？因贊成之爲佳。」《答吕伯恭書》。此外言訓詁爲要者尚多。朱子所注各經，訓詁精審，考據《説文》者甚多。《潛夫論》：「聖爲天口，賢爲聖譯。」可謂善譬。若不通古音古義而欲解古書，何異不能譯西文而欲通西書乎？惟百年以來，講《説文》者終身鑽研，汩没不反，亦是一病。要之，止須通其大旨大例，即可應用。大旨大例者，解六書之區分，通古今韻之隔閡，識古籀篆之源委，知以聲類求義類之樞紐，曉部首五百四十字之義例，至名物無關大用。如水部自有專書，示部多列祭禮；舟車今制爲詳，草蟲須憑目驗，皆不必字字深求者也。説解閒有難明，義例偶有抵牾，則闕之不論。許君書既有脱逸，復多奥義，但爲求通六書，不爲究極許學，則功力有限斷矣。得明師説之，十日粗通，一月大通。引申觸類，存乎其人，何至有廢時破道之患哉！若廢小學不講，或講之故爲繁難，致人厭棄，則經典之古義茫昧，僅存迂淺俗説，後起趣時之才士，必皆薄聖道爲不足觀。吾恐終有經籍道熄之一日也。

如資性平弱，并此亦畏難者，則先讀《近思録》、《東塾讀書記》、《御批通鑑輯覽》、《文獻通考詳節》。果能熟此四書，於中學亦有主宰矣。

去毒第九

悲哉！洋煙之爲害，乃今日之洪水猛獸也。然而殆有甚焉。洪水之害，不過九載；猛獸之害，不出殷都；洋煙之害，流毒百餘年，蔓延二十二省，受其害者數十萬萬人，以後浸淫，尚未有艾。廢人才，弱兵氣，耗財力，近年進口洋貨價八千餘萬，出口土貨可抵五千餘萬，洋藥價三千餘萬，則漏卮也。是中國不貧於通商，而貧於吸洋煙也。遂成爲今日之中國矣。而廢害文武人才，其害較耗財而又甚焉。志氣不强，精力不充，任事不勤，日力不多，見聞不廣，遊歷不遠，用度不節，子息不蕃，更數十年，必至中國胥化而爲四裔之魑魅而後已。

昔者國家嘗嚴刑峻法以禁之而不效，天禍中國，誰能除之？然而吾意以爲不然。《論語》曰：「齊之以刑，免而無耻；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是法所不能治者，名得而治之。顧亭林曰：「以法治人，不若以名治人。」《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是政所不能化者，學得而化之，何也？中國吸煙之始，由於嬾惰，嬾惰由於無事，無事由於無所知，無所知由於無見聞。士之學，取辦於講章墨卷；官之學，取辦於例案；兵之學，取辦於鈍器老陣。如是已足。近日宋學、漢學、詞章、百家之學，亦皆索之故紙，發爲空言，不必徵諸實事，考諸萬物。農無厚利，地無異産，工無新器，商無遠志，行旅無捷塗，大率皆可以不勤動、不深思、不廣交、不遠行而得之。陋生拙，拙生

緩，緩生暇，暇生廢，於是嗜好中之。此皆不學之故也。若學會廣興，文武道藝，城鄉貴賤，無有不學，弱者學之於閱報，强者學之於遊歷，其君子胸羅五洲，其小人思窮百藝，方且欲上測行星，下窮地隔，旁探南北極，豈尚有俾晝作夜，終老於一燈一榻者？導之且不爲，况禁之哉！故曰：興學者，戒煙之藥也。

近日海内志士，傷時念亂，怵然有人類滅絶之憂。上海、揚州均有戒煙會，其説大抵各自治其所屬之人。如吸煙者，主不以爲僕，師不以爲士，將不以爲兵，田主不以爲傭，商賈不以爲夥，匠師不以爲工。凡以治愚賤之人而已。夫不治富貴智能之人，則將吏、師長、田主、工師不乏吸煙者，彼恃有逃墨歸楊之藪，猶不戒也。且官師皆無常職，彼視其官師如傳舍，亦不戒也。吾謂惟在以學治智能少壯之人，愚賤者視吾力所能及者治之，衰老者聽之。十年之後，此智能少壯之士，大率皆富貴成立，或有位，或有家，因以各治其所屬之人，三十年而絶矣。今各省多創立學會，謂宜即以戒煙會附之而行。無論何學會，皆列此一條：四十歲以上戒否聽其便，四十歲以下者不戒煙不得入會。家訓訓此，鄉約約此，學規規此，剥窮則反，此其時乎！

孔子曰：「知耻近乎勇。」孟子曰：「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夫以地球萬國鄙惡不食之酖毒，獨我中華，乃舉世寢饋湛溺於其中，以自求貧弱死亡，古今怪變，無過於此。使孔孟復生，以明耻教天下，其必自戒煙始矣！

勸學篇下

益智第一

自强生於力，力生於智，智生於學。孔子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未有不明而能强者也。人力不能敵虎豹，然而能禽之者，智也。人力不能禦大水墮高山，然而能阻之開之者，智也。

豈西人智而華人愚哉？歐洲之爲國也多，羣虎相伺，各思吞噬，非勢鈞力敵，不能自存，故教養富强之政，步天測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效，争勝争長。且其壤地相接，自輪船、鐵路暢通以後，來往尤數，見聞尤廣，故百年以來，焕然大變，三十年内，進境尤速，如家處通衢，不問而多知，學有畏友，不勞而多益。中華春秋、戰國、三國之際，人才最多，累朝混一以後，儼然獨處於東方，所與鄰者，類皆陬澨蠻夷，沙漠蕃部，其治術學術，無有勝於中國者，惟是循其舊法，隨時修飭，守其舊學，不踰範圍，已足以治安而無患。迨去古益遠，舊弊日滋，而舊法、舊學之精意漸失。今日五洲大通，於是相形而見絀矣。假使西國强盛開通，適當我聖祖高宗之朝，其時朝廷恢豁大度，不欺遠人，遠識雄略，不囿迂論，而人才衆多，物力殷阜，吾知必已遣使通問，遠遊就學，不惟采其法，師其長，且可引爲外懼，藉以儆我中國之泄沓，戢我中國之盈侈，則庶政百能，未必不駕而上之。乃通商用兵，待至道光之季，其時西國國勢愈强，中國人才愈陋，雖被

鉅創，罕有儆悟，又有髮匪之亂，益不暇及。林文忠嘗譯《四洲志》、《萬國史略》矣，然任事而不終；曾文正嘗遣學生出洋矣，然造端而不壽；文文忠創同文館，遣駐使，編西學各書矣，然孤立而無助。迂謬之論，苟簡之謀，充塞於朝野，不惟不信不學，且詬病焉。一儆於臺灣生番，再儆於琉球，三儆於伊犂，四儆於朝鮮，五儆於越南、緬甸，六儆於日本。禍機急矣，而士大夫之茫昧如故，驕玩如故。天自牖之，人自塞之，謂之何哉！

夫政刑兵食，國勢邦交，士之智也；種宜土化，農具糞料，農之智也；機器之用，物化之學，工之智也；訪新地，創新貨，察人國之好惡，較各國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營壘，測繪工程，兵之智也。此教養富强之實政也，非所謂奇技淫巧也。華人於此數者，皆主其故常，不肯殫心力以求之。若循此不改，西智益智，中愚益愚，不待有吞噬之憂，即相忍相持，通商如故，而失利損權，得粗遺精，將冥冥之中，舉中國之民，已盡爲西人之所役矣。役之不已，吸之、朘之不已，則其究必歸於吞噬而後快。是故智以救亡，學以益智，士以導農工商兵。士不智，農工商兵不得而智也。

政治之學不講，工藝之學不得而行也。大抵國之智者，勢雖弱，敵不能滅其國；民之智者，國雖危，人不能殘其種。印度屬於英，浩罕、哈薩克屬於俄，阿非利加分屬於英、法、德，皆以愚而亡。美國先屬於英，以智而自立。古巴屬於西班牙，以不盡愚而復振。求智之法如何？一曰去妄，二曰去苟。固陋虛憍，妄之門也；僥幸怠惰，苟之根也。二蔽不除，甘爲牛馬土芥而已矣。

愚民辨

三年以來，外强中弱之形大著。海濱人士，稍稍閲《萬國公報》，讀滬局譯書，接西國教士，漸有悟華民之智不若西人者，則歸咎於中國歷代帝王之愚其民，此大謬矣。

《老子》曰：「有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此李斯、韓非之學，暴秦之政也，於歷代何與焉？漢求遺書，尊六經，設博士，舉賢良，求茂才異等，絶國使才，非愚民也。唐設科目多至五十餘，宋廣立學校，并設武學。明洪武三年開科，經義以外，兼考書、算、騎、射、律，《明太祖實録》、《日知録》引。❶ 非愚民也。自隋以詞章取士，沿襲至今，此不過爲薦舉公私無憑、詞章考校有據耳，謂立法未善則可，謂之愚民則誣。至我朝列聖，殷殷以覺世牖民爲念，刊布《數理精藴》、《曆象考成》、《儀象考成》，教天算西學也；遣使測經緯度，繪天下地圖，教地輿西學也；刊布《授時通考》，教農學也；纂《七經義疏》，刊布十三經、二十四史、九通，開《四庫》館修書，分藏大江南北，縱人入讀，教經史百家之學也；同治軍務敉平以後，內外開同文方言館，教譯也；設製造局，教械也；設船政衙門，教船也；屢遣學生出洋赴美、英、法、德，學公法、鑛學、水師、陸師、礮臺、鐵路也；總署編刊公法、格致、化學諸書，滬局譯刊西書七十餘種，教各種西學也。且同文館三年有優保，出洋隨員三年有優保，學堂學生有保獎，遊歷有厚資。朝廷欲破

❶「《明太祖實録》、《日知録》引」，文華齋本作「《日知録》引《明太祖實録》」。

民之愚，望士之智，皇皇如恐不及。無如陋儒俗吏，動以新學爲詬病，相戒不學，故譯書不廣，學亦不精，出洋者大半志不在學，故成材亦不多，是不學者負朝廷耳。且即以舊制三場之法言之，雖不能兼西學，固足以通中學，咎在主司偏重，士人剽竊，非盡法之弊也。果能經義策問，事事博通，其於經濟大端、百家學術，必能貫徹，任以政事，必能有爲，且必能通達事變，決不至於愚矣。譬如子弟不肖，楹有書而不讀，家有師而不親，過庭入塾，惟務欺飾，及至頹廢貧困，乃怨懟其父母，豈不悖哉？

大率近日風氣，其贊羡西學者，自視中國朝政民風無一是處，殆不足比於人數，自視其高、曾、祖、父，亦無不可鄙賤者，甚且歸咎於數千年以前，歷代帝王無一善政，歷代將相師儒無一人才。不知二千年以上，西國有何學，西國有何政也？

遊學第二

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五年，此趙營平「百聞不如一見」之説也。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學堂三年，此孟子「置之莊嶽」之説也。遊學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親貴。嘗見古之遊歷者矣，晉文公在外十九年，偏歷諸侯，歸國而霸。趙武靈王微服遊秦，歸國而强。春秋戰國最尚遊學，賢如曾子、左丘明，❶才如吴起、樂羊子，皆以遊學聞。其餘策士雜家，不能悉舉。後世英主名臣，如漢光武學於長安；昭烈周旋於鄭康

❶「丘」，原避孔子諱作「邱」，今回改。下同，不出校。

成、陳元方；明孫承宗未達之先，周歷邊塞；袁崇焕爲京官之日，潛到遼東。此往事明效也。

請論今事：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籐、山縣、榎本、陸奥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爲西洋所脅，率其徒百餘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爲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不特此也，俄之前主大彼得，憤彼國之不强，親到英吉利、荷蘭兩國船廠，爲工役十餘年，盡得其水師輪機駕駛之法，并學其各廠製造，歸國之後，諸事丕變，今日遂爲四海第一大國。不特此也，暹羅久爲法國涎伺，於光緒二十年與法有衅，行將吞併矣，暹王感憤，國内毅然變法，一切更始，遣其世子遊英國，學水師，去年暹王遊歐洲，駕火船出紅海來迎者，即其學成之世子也，暹王亦自通西文、西學，各國敬禮有加，暹羅遂以不亡。上爲俄，中爲日本，下爲暹羅，中國獨不能比其中者乎？

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一西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删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若自欲求精求備，再赴西洋，有何不可？

或謂昔嘗遣幼童赴美學習矣，何以無效？曰：失之幼也。又嘗遣學生赴英、法、德學水陸師各藝矣，何以人才不多？曰：失之使臣監督不措意，又無出身明文也。又嘗派京員遊歷矣，何以材不材相兼？曰：失之不選也。雖然，以予所知，此中固亦有足備時用者矣。若因噎廢食之談，豚蹏篝車之望，此乃禍人家國之邪説，勿聽可也。

嘗考孟子所論，聖賢帝王將相歷險難，成功業，其要歸不過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已，曰「生於憂患」而已。夫受侮而不恥，蹙國而不懼，是不動也；冥然罔覺，悍然不顧，以效法人爲恥，是不忍也；習常蹈故，一唱百和，憚於改作，官無一知，士無一長，工無一技，外不遠遊，内不立學，是不增益所不能也。無心、無性、無能，是將死於憂患矣，何生之足云！

設學第三

今年特科之詔下，士氣勃然，濯磨興起。然而六科之目，可以當之無愧、上副聖心者，蓋不多覯也。去年有旨，令各省籌辦學堂，爲日未久，經費未集，興辦者無多。夫學堂未設，養之無素，而求之於倉卒，猶不樹林木而望隆棟，不作陂池而望巨魚也。遊學外洋之舉，所費既鉅，則人不能甚多，且必學有初基，理已明、識已定者，始遣出洋，則見功速而無弊，是非天下廣設學堂不可。各省、各道、各府、各州縣皆宜有學。京師、省會爲大學堂，道府爲中學堂，州縣爲小學堂，中小學以備升入大學堂之選。府縣有人文盛、物力充者，府能設大學，縣能設中學，尤善。小學堂習四書，通中國地理、中國史事之大略，算數、繪圖、格致之粗淺者。中學堂各事，較小學堂加深，而益以習五經、習《通鑑》、習政治之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大學堂又加深加博焉。

或曰：天下之學堂以萬數，國家安得如此之財力以給之？曰：先以書院改爲之，學堂所習，皆在詔書科目之内，是書院即學堂也，安用駢枝爲？或曰：府縣書院經費

甚薄，屋宇甚狹，小縣尤陋，甚者無之，豈足以養師生、購書器？曰：一縣可以善堂之地、賽會演戲之款改爲之，一族可以祠堂之費改爲之。然數亦有限，奈何？曰：可以佛道寺觀改爲之。今天下寺觀，何止數萬，都會百餘區，大縣數十，小縣十餘，皆有田產，其物業皆由布施而來，若改作學堂，則屋宇田產悉具，此亦權宜而簡易之策也。方今西教日熾，二氏日微，其勢不能久存，佛教已際末法中半之運，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憂。若得儒風振起，中華乂安，則二氏固亦蒙其保護矣。大率每一縣之寺觀，取什之七以改學堂，留什之三以處僧道。其改爲學堂之田產，學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計其田產所值，奏明朝廷旌獎，僧道不願獎者，移獎其親族以官職。如此，則萬學可一朝而起也。以此爲基，然後勸紳富捐貲以增廣之。昔北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唐高祖武德九年、武宗會昌五年，皆嘗廢天下僧寺矣。然前代意在稅其丁，廢其法，或爲抑釋以伸老，私也；今爲本縣育才，又有旌獎，公也。若各省薦紳先生以興起其鄉學堂爲急者，當體察本縣寺觀情形，聯名上請於朝，詔旨宜無不允也。

其學堂之法約有六要。❶曰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爲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爲新學。舊學爲體，新學爲用，不使偏廢。一曰政藝兼學。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西政也，算繪、鑛醫、聲光、化電，西藝也。西政之刑獄，立法最善。西藝之醫，最於兵事有益，習武備者必宜講求。才識遠大而年長者宜西政，心思精敏而年少者宜西藝。小學堂先藝而後政，大中學堂先

❶「六」，原誤作「五」，今據下文意改。

政而後藝。西藝必專門，非十年不成；西政可兼通數事，三年可得要領。大抵救時之計，謀國之方，政尤急於藝。然講西政者，亦宜略考西藝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一曰宜教少年。學算，須心力銳者；學圖，須目力好者；學格致、化學、製造，須質性穎敏者；學方言，須口齒清便者；學體操，須氣體精壯者。中年以往之士，才性精力已減，功課往往不能中程，且成見已深，難於虛受，不惟見功遲緩，且恐終不深求，是事倍而功半也。一曰不課時文。新學既可以應科目，且與時文無異矣。況既習經書，又兼史事、地理、政治、算學，亦必於時文有益。諸生自可於家習之，何勞學堂講授，以分其才思、奪其日力哉？朱子曰：「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件，學子自是著急，何用更要你教？」《語類》卷一百九。諒哉言乎！一曰不令爭利。外國大小學堂皆須納金於堂，以爲火食束脩之費，從無給以膏火者。中國書院積習，誤以爲救濟寒士之地，往往專爲膏火獎賞而來。本意既差，動輒計較錙銖，忿爭攻訐，頹廢無志，紊亂學規，剽襲冒名，大雅掃地矣。今縱不能遽從西法，亦宜酌改舊規，堂備火食，不令納費，亦不更給膏火。用北宋國學積分之法，每月核其功課，分數多者酌予獎賞，數年之後，人知其益，即可令納費充用，則學益廣、才益多矣。一曰師不苛求。初設之年，斷無千萬明師。近年西學諸書，滬上刊行甚多，分門別類，政藝要領，大段已詳。高明之士，研求三月，可以教小學堂矣。兩年之後，省會學堂之秀出者，可以教中學堂矣。大學堂初設之年，所造亦淺，每一省訪求數人，亦尚可得。三年之後，新書大出，師範愈多，大學堂亦豈患無師哉？

若書院猝不能多設，則有志之士當自立學會，互相切磋。文人舊俗，凡舉業楷書，放生惜字，賦詩飲酒，圍棋葉戲，動輒有會，何獨於關繫身世安危之學而緩之？古人牧豕都養，尚可聽講通經，豈必横舍千閒、載書兼兩而後爲學哉？始則二三，漸至什伯，精誠所感，必有應之於千里之外者。昔原伯魯以不悦學而亡，越句踐以十年教訓而興，國家之興亡，亦存乎士而已矣。

學制第四

外洋各國學校之制，有專門之學，有公共之學。專門之學，極深研幾，發古人所未發，能今人所不能，畢生莫殫，子孫莫究，此無限制者也。公共之學，所讀有定書，所習有定事，所知有定理，日課有定程，學成有定期。或三年，或五年。入學者不中程不止，惰者不得獨少，既中程而即止，勤者不必加多。資性敏者同爲一班，資性鈍者同爲一班，有閒斷遲誤者附其後班，生徒有同功，師長有同教，此有限制者也。無事無圖，無堂無算。師無不講之書，徒無不解之義，師以已習之書爲教，則師不勞；徒以能解之事爲學，則徒不苦。問其入何學堂，而知其所習何門也；問其在學堂几年，而知其所造何等也。文武將吏，四民百藝，其學無不皆同。

小學堂之書較淺，事較少，如天文、地質、繪圖、算學、格致、方言、體操之類，具體而微。中學堂書較深，事較多。如小學堂地圖則極略，僅具疆域山水大勢，又進則有府縣詳細山水，又進則有鐵路、電綫、鑛山、教堂，餘書仿此。方言則兼各國，算學則講代數、對數，於是化學、醫術、政治以次而及，餘事仿此。大學堂又有加焉。

小學、中學、大學，又各分爲兩三等。期滿以後，考其等第，給予執照。國家欲用人才，則取之於學堂，驗其學堂之憑據，則知其任何官職而授之。是以官無不習之事，士無無用之學。

其學堂所讀之書，則由師儒纂之，學部定之，頒於國中。數年之後，或應增減訂正，則隨時修改之。

其學堂之費，率皆出地方紳富之捐集，而國家略發官款以補助之。入學堂者但求成才，不求膏火，每人月須納金若干，以爲飲食束修之費，貧家少納，富家多納。其官紳所籌學堂之費，專爲建堂、延師、購書、制器之用，不爲學生膏獎。亦有義學，以教極貧子弟，學生出貲甚微，然義學甚少，所教極淺。來學者既已出費，則必欲有所得而後歸。學成之後，仕宦工商，各有生計，自無凍餒，此以教爲養之法也。是以一國之内，嘗有小學數萬區，中學數千，大學百數，由費不仰給於官，亦不盡仰給於紳故也。其善有三：出貲來學則不惰，志不在利則無爭，官不多費則學廣。蘇子瞻沮新法學校之説曰：「必將發民力以治宫室，斂民財以養遊士。」如西法所爲，可無多費之虞矣。王介甫悔新法學校之誤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如西法所爲，可無變爲學究之患矣。凡東西洋各國，立學之法，用人之法，小異而大同，吾將以爲學式。

廣譯第五

十年以來，各省學堂嘗延西人爲教習矣，然有二弊：師生言語不通，恃繙譯爲樞紐，譯者學多淺陋，或僅習其語而不能通其

學，傳達失真，豪釐千里，其不解者則以意删減之、改易之。此一弊也。即使譯者善矣，而洋教習所授，每日不過兩三時，所教不過一兩事。西人積習，往往故作遲緩，不盡其技，以久其期，故有一加減法而教一年者矣。即使師不憚勞，而一西人之學能有幾何，一西師之費已爲鉅款。以故學堂雖建，迄少成材，朱子所謂「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者也。此二弊也。前一弊，學不能精；後一弊，學不能多。至機器製造局廠用西人爲工師，華匠不通洋文，僅憑一二繙譯者，其弊亦同。

嘗考三代即講譯學，《周書》有舌人，《周禮》有象胥誦訓，揚雄録别國方言，朱酺譯西南夷樂歌，于謹兼通數國言語，《隋志》有國語雜文、鮮卑號令、婆羅門書、扶南胡書、外國書。近人若邵陽魏源，於道光之季，譯外國各書、各新聞報，爲《海國圖志》，是爲中國知西政之始。南海馮焌光，於同治之季，官上海道時，創設方言館，譯西書數十種，是爲中國知西學之始。跡其先幾遠蹠，洵皆所謂豪傑之士也。

若能明習中學而兼通西文，則有洋教習者，師生對語，不惟無誤，且易啟發；無洋教習者，以書爲師，隨性所近，博學無方。況中外照會、條約、合同，華洋文義不盡符合，動爲所欺，貽害無底。吾見西人善華語華文者甚多，而華人通西語西文者甚少，是以雖面談久處而不能得其情，其於交涉之際，失機誤事者多矣。大率商賈市井，英文之用多；公牘條約，法文之用多；至各種西學書之要者，日本皆已譯之，我取徑於東洋，力省效速，則東文之用多。惟是繙譯之學有深淺，其僅能市井應酬語、略識帳目字者，不入等；能解淺顯公牘書信、能識名物者，爲下

等；能譯專門學問之書，如所習天文、鑛學，則只能譯天文、鑛學書。非所習者不能譯也，爲中等；能譯各門學問之書，及重要公牘律法深意者，爲上等。下等三年，中等五年，上等十年。我既不能待十年以後譯材衆多而後用之，且譯學雖深，而其志趣才識固未可知，又未列於仕宦，是仍無與於救時之急務也。是惟多譯西國有用之書，以教不習西文之人。凡在位之達官，腹省之寒士，深於中學之耆儒，略通華文之工商，無論老壯，皆得取而讀之，采而行之矣。

譯書之法有三：一、各省多設譯書局；一、出使大臣訪其國之要書而選譯之；一、上海有力書賈、好事文人，廣譯西書出售，銷流必廣，主人得其名，天下得其用矣。此可爲貧士治生之計，而隱有開物成務之功，其利益與石印場屋書等，其功德比刻善書則過之。惟字須略大，若石印書之密行細字，則年老事繁之人不能多讀，即不能多銷也。今日急欲開發新知者，首在居官任事之人，大率皆在中年以上，且事煩暇少，豈能挑燈細讀？譯洋報者亦然。

王仲任之言曰：「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聾瞽。」吾請易之曰：「知外不知中，謂之失心；知中不知外，謂之聾瞽。」夫不通西語，不識西文，不譯西書，人勝我而不信，人謀我而不聞，人規我而不納，人吞我而不知，人殘我而不見，非聾瞽而何哉？學西文者，效遲而用博，爲少年未仕者計也。譯西書者，功近而效速，爲中年已仕者計也。若學東洋文、譯東洋書，則速而又速者也。是故，從洋師不如通洋文，譯西書不如譯東書。

閱報第六

李翰稱《通典》之善曰：「不出户，知天下；罕更事，知世變；未從政，達民情。」元文「民」作「人」，乃避唐諱。斯言也，殆爲今日中西各報言之也。吾更益以二語曰：「寡交遊，得切磋。」外國報館林立，一國多至萬餘家，有官報，有民報。官報宣國是，民報達民情。凡國政之得失，各國之交涉，工藝商務之盛衰，軍械戰船之多少，學術之新理新法，皆具焉。是以一國之内如一家，五洲之人如面語。

中國自林文忠公督廣時，始求得外國新聞紙而讀之，遂知洋情，以後更無有繼之者。上海報館自同治中有之，特所載多市井猥屑之事，於洋報采摭甚略，亦無要語。上海道月有譯出西國近事，呈於總署及南北洋大臣，然皆兩月以前之事，觸時忌者輒削之不書，故有與無等。乙未以後，志士文人創開報館，廣譯洋報，參以博議，始於滬上，流衍於各省，内政、外事、學術皆有焉。雖論説純駁不一，要可以擴見聞，長志氣，滌懷安之酖毒，破捫籥之瞽論。於是一孔之士、山澤之農，始知有神州；筐篋之吏、煙霧之儒，始知有時局，不可謂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學問之一助也。

方今外侮日亟，事變日多，軍國大計，執政慎密，不敢宣言，然而各國洋報早已播諸五洲。不惟中國之政事也，并東西洋各國之愛惡攻取，深謀詭計，一一宣之簡牘，互相攻發，互相駁辨，無從深匿，俾我得以兼聽而豫防之，此亦天下之至便也。

然而吾謂報之益於人國者，博聞次也，

知病上也。昔齊桓公不自知其有疾而死，秦以不聞其過而亡。大抵一國之利害安危，本國之人蔽於習俗，必不能盡知之；即知之，亦不敢盡言之。惟出之鄰國，又出之至强之國，故昌言而無忌。我國君臣上下，果能覽之而動心，怵之而改作，非中國之福哉？近人閱洋報者，見其詆訾中國不留餘地，比之醉人，比之朽物，議分裂，議争先，類無不拂然怒者。吾謂此何足怒耶？勤攻吾闕者，諸葛之所求；諱疾滅身者，周子之所痛。古云「士有諍友」，今雖云「國有諍鄰」，不亦可乎？

變法第七

變法者，朝廷之事也，何爲而與士民言？曰：不然。法之變與不變，操於國家之權，而實成於士民之心志議論。

試觀曾文正爲侍郎時，嘗上疏言翰林考小楷、詩賦之弊矣。《文集》卷一。及成功作相以後，若力持此議，當可成就近今三十年館閣之人材，然而無聞焉。何也？大亂既平，恐爲時賢所詬病也。文文忠嘗開同文館，刊《公法》、《格致》各書矣。以次推行，宜可得無數使絶國、識時務之才，然而曲謹自好者，相戒不入同文館，不考總署章京，京朝官講新學者，闃然無聞。何也？劫於迂陋羣儒之謬説也。夫以勛臣元老，名德重權，尚不免爲習非勝是之談所撓，而不覩其效，是亦可痛、可惜者矣。又如左文襄在閩創設船政，在甘創設機器織呢羽局；沈文肅成船政，設學堂，與北洋合議設招商局；丁文誠在山東、四川皆設製造洋槍槍彈局。此皆當世所謂廉正守道之名臣也，然所經營者皆是

此等事，其時皆在同治中年、光緒初年，國家閒暇之時。惜時論多加吹求，繼者又復無識，或廢閣，或減削，無能恢張之者，其效遂以不廣。

夫不可變者，倫紀也，非法制也；聖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

請徵之經：窮則變，變通盡利，變通趣時，損益之道，與時偕行，《易》義也。器非求舊，惟新，《尚書》義也。學在四夷，《春秋傳》義也。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禮時爲大，《禮》義也。温故知新，劉楚楨《論語正義》引《漢書·成帝紀》詔曰：「儒林之官，宜皆明於古今，温故知新，通達國體。」《百官表》：「以通古今，備温故知新之義。」孔沖遠《禮記敘》：「博物通人，知今温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漢唐舊説，皆以温故知新爲知古知今。三人必有我師，擇善而從，《論語》義也。時措之宜，《中庸》義也。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義也。

請徵之史：封建變郡縣，辟舉變科目，府兵變召募，車戰變步騎，租庸調變兩税，歸餘變活閏，篆籀變隸楷，竹帛變雕版，籩豆變陶器，粟布變銀錢，何一是三代之舊乎？歷代變法最著者四事：趙武靈王變法習騎射，趙邊以安；北魏孝文帝變法尚文明，魏國以治，此變而得者也。若武靈之不終，以嬖幸；魏之不永，以子孫不肖，與變法無涉。商鞅變法，廢孝弟仁義，秦先强而後促；王安石變法，專務剥民，宋因以致亂，此變而失者也。商、王之失，在殘酷剥民，非不可變也，法非其法也。西法以省刑、養民兩事爲先務。

請徵之本朝：關外用騎射，討三藩用南懷仁大礮。乾隆中葉，科場表判改五策，歲貢以外增優貢、拔貢。嘉慶以後，緑營之外創募勇。咸豐軍興以後，關税之外抽釐金。

同治以後，長江設水師，新疆、吉林改郡縣，變者多矣。即如輪船、電綫創設之始，皆議繁興，此時若欲廢之，有不攘臂而争者乎？

今之排斥變法者，大率三等：一爲泥古之迂儒，泥古之弊易知也。一爲苟安之俗吏，蓋以變法必勞思，必集費，必擇人，必任事，其餘昏惰偷安、徇情取巧之私計，皆有不便，故藉書生泥古之談，以文其猾吏苟安之智，此其隱情也。至問以中法之學術治理，則皆廢弛欺飾而一無所爲，所謂守舊，豈足信哉？又一爲苛求之談士。夫近年仿行西法而無效者，亦誠有之，然其故有四：一、人顧其私，故止爲身謀而無進境，製造各局、出洋各員是也。此人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愛惜經費，故左支右絀而不能精，船政是也。此時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朝無定論，故旋作旋輟而無成效，學生出洋、京員遊歷是也。此浮言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有器無人，未學工師而購機，未學艦將而購艦，海軍、各製造局是也。此先後失序之病，非法之病也。乃局外游談，不推原於國是之不定，用人之不精，責任之不專，經費之不充，講求之不力，而吹求責效，較之見彈求鴞炙、見卵求時夜，殆有甚焉。學堂甫造而責其成材，鑛山未開而責其獲利，事無定衡，人無定志，事急則無事不舉，事緩則無事不廢，一埋一搰，豈有成功哉？

雖然，吾嘗以儒者之論折衷之矣。吕伯恭曰：「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不能變不美之質。」此變法而無誠之藥也。曾子固曰：「孔、孟二子，亦將因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變法而悖道之藥也。由

呂之說，則變而有功；由曾之說，則變而無弊。夫所謂道本者，三綱四維是也，若并此棄之，法未行而大亂作矣；若守此不失，雖孔、孟復生，豈有議變法之非者哉？

變科舉第八

朱子嘗稱述當時論者之言曰：「朝廷若要恢復，須罷三十年科舉，以爲極好。」痛哉斯言也！中國仕宦出於科舉，雖有他途，其得美官者、膺重權者，必於科舉乎取之。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餘年，文勝而實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舉子因陋以儌幸，遂有三場實止一場之弊。錢曉徵語。所解者高頭講章之理，所讀者坊選程墨之文，於本經之義、先儒之說，概乎未有所知。近今數十年，文體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經濟，并所謂時文之法度、文筆而俱亡之。

今時局日新，而應科舉者拘瞀益甚，傲然曰：「吾所習者，孔孟之精理、堯舜之治法也。」遇講時務經濟者，尤鄙夷排擊之以自護其短，故人才益乏，無能爲國家扶危禦侮者。於是詔設學堂以造明習時務之人才，又開特科以蒐羅之。

夫學堂雖立，無進身之階，人不樂爲也，其來者必白屋鈍士，資禀凡下，不能爲時文者也，其世族俊才皆仍志於科舉而已。即有特科之設，然廿年一舉，爲時過遠，豈能坐待，則仍爲八比、詩賦、小楷而已。救時之才，何由可得？且夫齊衣敗紫，晉曳苴履，趙文王好劍而士死於相擊，越句踐好勇而士死於焚舟，從上所好也。兩漢經學，實祿利之途毆之。使鄉、會試仍取決於時文，京朝官仍絜長於小楷，名位取舍，惟在於斯，則雖

日討國人而申儆之，告以禍至無日，戒以識時務、求通才、救危局，而朝野之汶闇如故，空疏亦如故矣。故救時必自變法始，變法必自變科舉始。

或曰：若變科舉，廢時文，則人不讀五經、四書可乎？於是有獻學校貢舉私議者曰：變科舉者，非廢四書文也，不專重時文，不講詩賦、小楷之謂也。竊謂今日科舉之制，宜存其大體而斟酌修改之。昔歐陽文忠知諫院時，惡當時舉人鄙惡剽盜、全不曉事之弊，嘗疏請改爲三場分試、隨場而去之法。每場皆有去留，頭場策合格者試二場，二場論合格者試三場。其大要曰：鄙惡乖誕，以漸先去，少而易考，不至勞昏，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其説頗切於今日之情事。歐公之欲以策論救詩賦，猶今之欲以中西經濟救時文也。

今宜略師其意，擬將今日三場先後之序互易之，而又層遞取之，大率如府縣考覆試之法。第一場試以中國史事、本朝政治論五道，此爲中學經濟。假如一省中額八十名者，頭場取八百名，額四十名者，頭場取四百名，大率十倍中額，即先發榜一次，不取者罷歸，取者始准試第二場。二場試以時務策五道，專問五洲各國之政、專門之藝，政如各國地理、官制、學校、財賦、兵制、商務等類，藝如格致、製造、聲、光、化、電等類，此爲西學經濟。其雖解西法，而支離狂怪、顯悖聖教者，斥不取。中額八十名者，二場取二百四十名，額四十名者，取一百二十名，大率三倍中額，再發榜一次，不取者罷歸，取者始准試第三場。三場試四書文兩篇、五經文一篇，四書題禁纖巧者，合校三場均優者，始中式發榜如額。如是則取入二場者，必其博涉古

今、明習内政者也。然恐其明於治内而闇於治外，於是更以西政、西藝考之。其取入三場者，必其通達時務、研求新學者也。然又恐其學雖博，才雖通，而理解未純，趣向未正，於是更以四書文、五經文考之。其三場可觀而中式者，必其宗法聖賢、見理純正者也。

大抵首場先取博學，二場於博學中求通才，三場於通才中求純正，先博後約，先粗後精，既無迂闇庸陋之才，亦無偏駁狂妄之弊，三場各有取義，較之偏重首場，所得多矣。且分場發榜，下第者先歸，二三場卷數愈少，校閱亦易，寒士無久羈之苦，謄録無卷多謬誤之弊，主司無竭蹶草率之虞。一舉三善，人才必多，而箸重尤在末場，猶之府縣試皆憑末覆以定去取，不愈見四書五經之尊哉？

惟科舉必以生員爲基，其學政歲科兩考生童，均可以例推之。歲科考例先試經古一場，即專以史論、時務策兩門發題。生員歲考正場，原係一四書文、一經文，生員科考正場，原係一四書文、一策，亦照歲考例改爲經文，以免荒經之弊。童試一切照生員惟將正場第二篇四書文改爲經文而已。蓋生童考試舊章，正與今日所擬科舉之法相類；二十年來，經古場久已列算學一門，是尤不勞而理者也。

難者曰：主司不能盡通新學，將如之何？曰：應試難，試官易。近年來上海編纂中外政學、藝學之書不下二十種，闈中例准調書，據書考校，何難之有？且房官中通曉時務者尚多，總裁主考，惟司覆閲，何難之有？至外省主考學政，年力多强，詔旨既下，以三年之功講求時務，自足以衡文量才而有餘。鄉、會試之外，惟殿試臨軒發策，典

禮至重，自不可廢，然可即據以爲授職之等差。朝考似爲可省。及通籍以後，無論翰苑部曹，一應職官，皆以講求政治爲主，凡考試文藝、小楷之事，斷斷必宜停免，惟當考其職業以爲進退，則已仕之人才，不致以雕蟲小技困之於老死矣。

難者曰：本朝名臣出於科舉者多矣，安見時文之無益？不知登進限於一途，則英雄不能不歸於一彀，此乃人才之亦能爲時文，非時文之足以得人才也。且諸名臣之學識閲歷，率皆自通籍以後始能大進，然則中年以前神智精力銷磨於應舉者不少矣。假使主文者不專以八比、詩賦爲去取，所得柱石之臣、干城之士不更多乎？

竊謂議者之説，意救時而事易行，實本明旨特科歲舉、講求經濟之意而推闡之，因存其説於此，并將朱子論科舉之弊及歐公論三場以漸去留之疏，節録於左，可知七八百年以上之賢人君子，憂國勢人才之不振，疾官人選舉之無方，其謀慮固已如此，庶今世士大夫得有所儆悟焉。

《東塾讀書記》引朱子論科舉

南宋時科舉之弊，朱子論之者甚多，其言亦極痛切，今略舉數條於此。

《衡州石鼓書院記》云：「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爲適然而莫之救也。」

《學校貢舉私議》云：「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主司命題，又多爲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爲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

之妖。」又云：「怪妄無稽，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

《語類》云：「今人文字全無骨氣，自是時節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學，全無本柄，被人引動，尤而效之。如而今作件物事，一個作起，一個學起，有不崇朝而偏天下者，本來合當理會底事，全不理會，直是可惜。」卷一百三十九。「時文之弊已極，日趨於弱，日趨於巧小，將士人這些志氣都消削得盡。莫説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纔罷，學舍中無限好人材，如胡邦衡之類，是甚麼様有氣魄，作出那文字，是甚豪壯。當時亦自煞有人。及紹興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時士人所做文字極粗，更無委曲柔弱之態，所以亦養得氣宇。只看如今是多少衰氣。」卷一百九。「最可憂者，不是説秀才作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同上。「問：『今日科舉之弊，使有可爲之時，此法何如？』曰：『更須兼他科目取人。』」同上。「問：『今日之學校，自麻沙時文册子之外，其他未嘗過而問焉。』曰：『怪他不得，上之所以教者不過如此。然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件，學子自是著急，何用更要你教？你設學校，却好教他理會本分事業。』」同上。

此亦朱子欲救當時風氣之弊，使朱子見今日科舉時文，不知更以爲何如耳。

節録歐陽公《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慶曆四年。

伏以貢舉之法，用之已久，則理當變更。必先知改弊之因，方可收變法之利。知先詩賦爲舉子之弊，則當重策論；歐公時之不專重詩賦，意與今日不專重時文同。知通考紛

多爲有司之弊，則當隨場而去，而後可使學者不能濫進，考者不至疲勞。請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跡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當不至太濫，蓋其節鈔剽盜之人，皆以先經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

農工商學第九

「石田千里，謂之無地；愚民百萬，謂之無民。」《韓詩外傳》語。不講農工商之學，則中國地雖廣，民雖衆，終無解於土滿、人滿之譏矣。

勸農之要如何？曰：講化學。田穀之外，林木果實，一切種植、畜牧、養魚，皆農屬也。生齒繁，百物貴，僅樹五穀，利薄不足以爲養。故昔之農患惰，今之農患拙。惰則人有遺力，所遺者一二；拙則地有遺利，所遺者七八。欲盡地利，必自講化學始。《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實爲農家古義。養土膏，辨穀種，儲肥料，留水澤，引陽光，無一不需化學。又須精造農具。凡取水、殺蟲、耕耘、磨礱，或用風力，或用水力，各有新法利器，

可以省力而倍收，則又兼機器之學。西人謂一畝之地，種植最優之利，可養三人。若中國一畝所産，能養一人，亦可謂至富矣。然化學非農夫所能解，機器非農家所能辨，宜設農務學堂。外縣士人各考其鄉之物産，以告於學堂，堂中爲之考求新法新器，而各縣鄉紳有望者、富室多田者，試辦以爲之倡，行而有效，民自從之。上海《農學報》多采西書，甚有新理新法，講農政者宜閲之。

昔者英忌茶之仰給於華也，印度、錫蘭講求種茶，無微不至。自印茶盛行，茶市日衰，銷路僅恃俄商，大率俄銷十之八，英、美銷其一二。緣茶中含有一質，澀而兼香，西人名曰「膽念」，印茶惟「膽念」較華茶略少，故俄尚食華茶。若再數年，印茶日精，恐華茶無人過問矣。此茶户種茶不培，摘芽不早，茶商不用機器，烘焙無法之弊也。光緒二十年，湖北、湖南兩省合力以官款買茶三百二十箱，附俄公司船運赴俄境，自銷之。西路水運，銷阿疊薩，託出使許大臣交俄行帶售。東路陸運，銷恰克圖，託俄商佘威羅福代售。除茶價、運費、關税外，西路贏餘得息一分，東路贏餘得息五分。若使我自有公司在彼，其利必更饒餘可知也。

絲之爲利，比茶尤多。十年以前，西洋各國用華絲者十之六。三年以内，日本絲銷十之六，意國絲十之三，華絲僅十之一。且本貴則價難減，價昂則銷愈滯。此由養蠶者不察病蠶，售繭者多攙壞繭，繭耗既多，成本自貴之弊也。

外國種棉，分燥土、溼土兩種。長莖宜溼地，短莖宜燥地。種植疏闊，故結實肥大。種子三粒爲一窠，長至四、五寸，留壯者一株，其餘拔去，每莖相距横三尺三寸，縱一尺三寸。洋布、洋紗爲洋貨入口第一大宗，歲計價四千餘萬兩。自湖北設織布局以來，每年漢口一口進口洋布，已較往年少來十四萬匹。特是洋紗最精，有四

十號者，而華棉絨短紗粗，以機器紡之，僅能紡至二十號紗止，❶以故不能與洋紗、洋布敵。購洋棉子種之，多不蕃茂。此由農夫見小，種棉過密，又不分燥、溼之弊也。

麻爲物賤，南北各省皆產，然僅供緝繩作袋之用，川、粵、江西僅能織夏布耳。西人運之出洋，攙以棉，則織成苧布；攙以絲，則織爲紬緞，其利數倍。此由漚浸無術，不能去麻膠，又無攙絲之法之弊也。湖北現設製麻局於省城外，以西法爲之，若有效，各省可仿行。

絲、茶、棉、麻四事，皆中國農家物產之大宗也，今其利盡爲他人所奪，或雖有其貨而不能外行，或自有其物而坐視內灌，愚懦甚矣。惟種稻，西人謂其勤力得法。西法植物學謂土地每年宜換種一物，則其所吸之地質不同，而其根葉壞爛入土者，其性各別，又可以補益地力。七年一周，不必休息，而地力自肥，較古人一易、再易、三易之法更爲精微，此亦簡顯易行者也。

工學之要如何？曰：教工師。工者，農商之樞紐也。內興農利，外增商業，皆非工不爲功。工有二道：一曰工師，專以講明機器學、理化學爲事，悟新理，變新式，非讀書士人不能爲，所謂智者創物也。一曰匠首，習其器，守其法，心能解，目能明，指能運，所謂巧者述之也。中國局廠良匠多有通曉機器者，然不明化學、算學，故物料不美，不曉其源，機器不合，不通其變，且自祕其技，不肯傳授多人，徒以把持居奇、鼓衆生事爲得計，此《王制》所謂「執技事上，不與士齒」者耳。今欲教工師，或遣人赴洋廠學習，或設工藝學堂，均以士人學之，名曰「工學

❶「二十」，文華齋本作「十六」。

生」。將來學成後，名曰「工學人員」，使之轉教匠首。更宜設勸工場，凡衝要口岸，集本省之工作各物，陳列於中，以待四方估客之來觀，第其高下，察其好惡，巧者多銷，拙者見絀，此亦勸百工之要術也。

商學之要如何？曰：通工藝。夫精會計，權子母，此商之末，非商之本也。外國工商兩業相因而成，工有成器，然後商有販運，是工爲體，商爲用也。此易知者也。其精於商術者，則商先謀之，工後作之，先察知何器利用，何貨易銷，何物宜變新式，何法可輕成本，何國喜用何物，何術可與他國争勝，然後命工師思新法，創新器，以供商之取求，是商爲主，工爲使也。此罕知者也。二者相益，如環無端。中國之商，惟聽其自然而已。所冀者億中之利，如博塞求贏，但憑時運；所分者坐賈之餘，如刮毛龜背，雖得不多。雖有積貨如阜，日贏千金，猶爲西商役也。

至勸商之要，更有三端：一曰譯商律。華商集商非公司不巨，公司非有商律不多。華商集股，設有欺騙，有司罕爲究追，故集股難。西國商律精密，官民共守，故集股易。一曰自治。近年茶市雖敝，然仍是芽嫩無煙者價高而速售，徽涇攙雜者、様盤抵換者價虧而難銷。若不求自治之方，而欲設總行以爲合羣持價之計，西商固必不聽，羣販亦必不從。一曰遊歷。各省宜設商會，上海設一總商會，會中自舉數人出洋遊歷，察其市情貨式，隨時電告，以爲製造、販運之衡，此較設外洋公司爲易。夫學問之要，無過閲歷，各國口岸即商務之大學堂也。

大抵農、工、商三事互相表裏，互相鉤貫。農瘠則病工，工鈍則病商，工、商聾瞽則病農。三者交病，不可爲國矣。至如駝、羊

之毛，雞、鴨之羽，皆棄材也；馬、牛之皮革，皆賤貨也。西商捆載而去，製造而來，價三倍矣。水泥、西人名「塞門德士」，華名「紅毛泥」。火塼、以中國觀音土和塼屑燒成之。火柴、火油、洋氈、洋紙、洋蠟、洋餹、洋鹹、洋釘，質賤用多而易造者也。事事仰給外人，而歲耗無算矣。然而以上諸事，非士紳講之、官吏勸之不可。苟卿盛稱儒效，而謂儒不能知農、工、商之所知，此末世科目章句之儒耳，烏覩所謂效哉？

兵學第十

或曰：兵必須學。《論語》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諸葛忠武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矣。」是兵有法有教也。或曰：兵不在學。霍去病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岳武穆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兵無法無教也。此皆聖賢名將之説也，何道之從？曰：吾將以四説通之。

蓋兵學之精，至今日西國而極。有械不利，利械不習，與無手同；工作不嫺，橋道不便，輜重不備，與無足同；地理不熟，測量不準，偵探不明，與無耳目同。聚千萬無手、無足、無耳目之人，烏得爲兵？是必先教之以能戰之具，範之以不敗之法。既成爲兵矣，而後可以施方略，言運用。至於方略運用，豈必西法，亦豈必古法哉？《漢・藝文志》兵家，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類。西人兵學，惟陰陽不用，餘皆兼之。槍礮、雷電、鐵路、礮臺、濠壘、橋道，技巧也；地圖、測算，形勢也。至攻守謀略，中西所同，因其械精藝多，條理繁細，故權謀一端亦較中法爲密。

陸軍之別有五：曰步隊、馬隊、礮隊、工隊、輜重隊。工、輜兩隊，皆兼有步隊之所能。每一軍皆兼有之，如四體具而後爲人。工隊主營壘橋道之事，輜重隊主械藥衣糧之事。西法以步隊、礮隊爲最重，馬隊止爲包抄及偵探之用。工、輜二隊，古人所略。緣火器猛烈，或大隊相持，或偵探扼守，必須掘地營、開濠塹，頃刻立就。若遇溪河泥沙，必須應時可渡，故立工隊。今日用快槍、快礮，所需彈藥過多，一裝五子十子連珠而發者爲快槍，礮子如槍子式彈藥相連，一分鐘可放數十出者爲快礮。以及備戰各物，至爲繁重，故立輜重隊。分爲數起，層遞轉運，故進不誤用，退不全失。《淮南子·兵略訓》言：將以五官爲股肱手足，一曰尉之官，治軍者也；一曰候之官，偵探也；一曰司空之官，「空」、「工」古今字，即工程隊之官也；一曰輿之官，即輜重隊之官也；其一闕。其說輿之官曰：「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輿之官也。」往年遼東之戰，多因無此隊之爲累矣。

臨戰之善有三：一未戰先繪圖。欲與敵國有戰事，先於一兩年前詳繪敵境地圖。一馬隊充偵探。偵探必以馬隊分途四出，更番歸報。一前敵有軍醫。隨在陣後，藥物皆具。西法有軍樂隊，以作戰士之氣，今姑從緩。

卹兵之善有四：一饟厚；一將不發饟，別有官主之；一兵不自爨，官爲供備；一陣亡者卹其家終身。

教武備學生之法有三：曰學堂，曰操場，曰野操。學堂講軍械理法、地理測繪、戰守機宜、古來戰事；操場習體操、隊伍、火器；野操習分合、攻守、偵探。或於山阜，或於溪谷，或於平地，作兩軍對敵狀，惟將所指揮無定式，不僅在校場排演舊陣也。

將領教偏裨之法有二：曰兵棋，曰戰圖。兵棋者，取地圖詳繪山水、道路、林木、

村落，以木棋書馬、步各隊，將校環坐，各抒所見，商搉攻守進退之法。戰圖者，取西國古來大戰事諸圖，推究其勝敗之故。其教之程期有三：教兵止在操場，遲者一年可用，速者半年可用。教弁即有學堂，若綠營把總、外委、額外，勇營哨官、哨長皆爲弁。步隊、輜重隊弁十四月，馬隊弁十六月，礮隊、工隊弁十八月，均兼隨營操演。其十四歲以前例入之小學堂，不在此數。教將官者，學堂五年，隨營操演二年。若綠營千總以上至副將，勇營管帶以上至分統，皆爲官，以下爲弁，界限甚嚴。教大將者，學堂五年，隨營二年，再入大學堂二年。若提鎮及大統領。凡爲將官者，雖爲官仍不廢學，以時受教於本管之將領。必至大將，乃不受學。初入學堂者，年無過二十歲。總之，略於教兵，詳於教將，此其要旨也。自將及弁，無人不讀書，自弁及兵，無人不識字，無人不明算，無人不習體操，無人不解繪圖，此其通例也。

水師之別有二：曰管輪，曰駕駛。管輪主輪機測量，駕駛主槍礮攻戰。先教之於學堂，大率五年，復教之於練船，游歷各國海口，習風濤，測海道，觀戰事，大率三年，其事較陸軍爲尤精。將領之外，又有關涉軍事最要之官兩項：一曰參謀官，主謀畫調度，考地理，審敵情。國君之參謀，若宋之樞密，明之本兵；將帥之參謀，若今之營務處而較尊。一曰會計官，主一軍械物、衣糧、車馬。何物用汽車，一車裝若干，何物用馬，一馬馱若干，何物用馬車，一車裝若干，皆豫算於平時，若今之糧臺。兩項官皆出於學堂，參謀尤重。今日固有營務處、糧臺，但無豫爲此學者耳。

兵之等差有三：在營者爲常備兵。教之三年，即遣之歸，名爲豫備兵。不給餉，每年調集一操，酌予獎賞；又三年，則罷爲後備兵。有大戰事，常備不足，則以豫備兵充之。大率每年常備之退爲豫備兵者約三之一，補新兵亦三之一。新舊層遞蛻換，行之

二十年，則舉國之人無不習戰者。用饟愈省，得兵愈多，兵技常熟，兵氣常新。其法創始於德，歐洲效之，東洋踵之。歐洲大戰動輒用兵二三十萬，故兵須多。然此法所以能行者，外國重武，其民以充兵爲榮，爲國家效力計，不爲一身餬口計。華兵以入伍爲生計，故疲老多而裁汰難。且工商多，閒民少，其兵皆有技能，軍籍既脱，仍有執業，故可行也。中國若仿爲之，則惟有於三年學成之兵，發給憑照，退爲豫備兵，遣歸本籍，酌給半饟，以供本縣緝捕之用。改業遠出者不給饟，三年以後，亦照西法退爲後備。有事募集，亦可得半。

至其教將士之本務有二：曰知忠愛，曰厲廉耻。西洋將官教武備學生之言曰：「汝等須先知自己是中國人，將來學成，專爲報效國家。若臨戰無勇，乃國家之耻，一身之耻。若無此心，雖練成與西兵一律之才能，亦無用也」云云。西人武備書所言，意與此略同。東洋將領，人給官書一卷，佩之於身。有來湖北者，取視其本，所載皆中國古來忠義文字，如《出師表》、《正氣歌》之類。所以將士皆能知忠愛、厲廉耻者，其道有一，曰尚武功。其國君服提督之服，鄰國之君相贈以武將之銜。臨戰之飢寒有備，戰殁之家屬有養。兵之死亡，君親弔之；兵之創傷，后親療之。故將之尊貴，過於文臣；兵之自愛，過於齊民。强國之由，其在此矣！今日朝野皆知練兵爲第一大事，然不教之於學堂，技藝不能精也；不學之於外洋，藝雖精，習不化也。在上無發憤求戰之心以倡導之，兵雖可用，將必不力也。或曰：使古之孫、吴、韓、岳、戚，近今之江、塔、羅、李、多，與西人戰，能勝否乎？曰：能！亦學西法否乎？曰：必學！夫師出以律，聖之明訓也；知己知彼，軍之善經也；後起者勝，古今之通義也。「兵事爲儒學之至精」，胡文忠閱歷

有得之格言也。《孫子·火攻篇》即西法先導，《謀攻篇》「其次伐交」，《九地篇》「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爭天下之交，養天下之權，皆西國兵爭要義。《吳子》「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與西法行軍修路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與西法學堂重在教將領合；畜騎之對，與西法養馬合。知忠愛廉恥則必學，其不學者，必其不知忠愛廉恥者也。使諸名將生今之世，必早已習其器，曉其法，參以中國之情勢，即非仿行，亦必暗合，即出新意，亦同宗旨。而又鼓以忠義之氣，運以奇正之略，奚爲而不可勝哉？若近日武臣怠惰粗疏，一切廢弛，而藉口於漢家自有制度，亦多見其無效忠死國之誠而已矣。

方今兵制教法，東洋、西洋大略皆同，蓋由推求精善，故各國有則效而無改易之者。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況不習兵而又不視成事，豈不殆哉！

鑛學第十一

鑛學者，兼地學、化學、工程學三者而有之，其利甚博，而其事甚難。夫以渾渾土石，略見苗引，而欲測其鑛質之優劣，鑛層之厚薄，鑛脈之橫斜，施工之難易，是何異見垣一方人之神術矣。

西國鑛師之精者，聲價極重，不肯來華，其來者中下駟而已。方今興利之法，誠無急於此者。然華商既無數百萬之鉅貲，鑛之易開者，一鑛亦須數十萬。又無數十年之鑛學，但憑西師一言，豈能驟集巨股？且無論何鑛，非深不佳，水源不止一孔，石隔不止一層，資費耗盡，亦必中作而輟。若略備微資，姑用土法，遇水遇石即已廢然而返，是鑛利終不可興也。是惟有先講實學、緩求速效之一法。

今山東之鑛，已爲他人所籠，山西之鑛，亦爲西商所覬。若東三省之金，湖南、四川、雲南以及川滇邊界夷地、番地之五金、煤炭，最爲豐饒，他省亦尚不少。有鑛之省，宜由紳商公議，立一鑛學會，籌集資斧，公舉數人出洋，赴鑛學堂學習，數年學成回華，再議開采。察鑛之質性，而後購機。水有開通運道之法，陸有接通大小鐵路之法，而後采鑛。能不用西師固善，即仍用西師，我亦可辨其是非而不爲所欺。如是則得尺得寸，不等於象罔求珠矣。

竊謂今日萬事根本，惟在於煤，故煤鑛較他鑛尤急，而開煤尤非鑿井深入不爲功。凡近地面之煤，其灰質必較多，其鑛氣必較重，其煤質必不甚堅結。土法之病，斜穿而不能深入，遇水而不能急抽，或積水淹，或架木圮，或煤氣閉，或地火發，是四者皆足以壞井。即使淺嘗可得佳煤，而所得無多，其井已廢。數月必棄一井，一年必易一山，人力已竭，而佳煤未動。雖鑿徧九州之山，而斷不能得一可用之煤鑛。鍋爐氣機止用煙煤、白煤。若煉鐵煉鋼，必須焦炭。非佳煤不能煉焦炭，非西爐西法所煉，亦不能精。此又煤鑛之相因遞及者。嘗考英國之富，以煤鑛興，故西人謂煤鑛之利國利民，實在五金以上。五金若乏，可以他物代之，煤則孰能代之？煤源一斷，機器立停，百舉俱廢，雖有富强之策，安所措手哉？

大抵西法諸事，皆以先學藝、後舉事爲要義。學將而後練兵，學水師而後購艦，學工師而後製造，學鑛師而後開鑛，其始似遲，其後轉速，其費亦必省。或曰：必待學成而後開鑛，如時迫效遠何？無已，則有一變通之策焉。就本省内擇取一鑛，募西人之曾辦鑛廠確有閱歷者，與議包辦，一切用人購器，

聽其主持，不掣其肘，約定出鑛後優給餘利，限滿而不得鑛有罰。即於局内設鑛學堂，鑛成獲利以後，我之學生及委員、工匠，皆已學成，此藉鑛山爲鑛學堂之法也。但須嚴定限制，止開此處。若全省包辦，則其害甚大，不可行。《記》曰：「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若人無湛深之思、專壹之志，而欲乞靈富媪，安坐指揮以徼大利，蓋不可得之數矣。

更有一策：與西人合本開采，本息按股勻分，但西本止可十之三四，不得過半，尤爲簡易無弊，較之全爲西人所據及閟佳鑛而不能開者，不遠勝乎？此策在前三年，則必梗於時議，此時或可行矣。

鐵路第十二

有一事而可以開士、農、工、商、兵五學之門者乎？曰：有，鐵路是已。士之利在廣見聞，農之利在暘地産，工之利在用機器，商之利在速行程、省運費，兵之利在速徵調、具糧械。三代以道路爲大政，見於《周禮》、《月令》、《左傳》、《國語》諸書。西法富强，尤根於此。

中國道路之政，久已不講，山行則犖确，澤行則泥淖，城市蕪雜，鄉僻阻絶，以故人憚於出鄉，物艱於致遠。士有鐵路，則遊歷易往，師友易來；農有鐵路，則土苴糞壤，皆無棄物；商有鐵路，則急需者應期，重滯者無阻；工有鐵路，則機器無不到，鑛産無不出，煤炭無不敷；兵有鐵路，則養三十萬精兵，可以縱橫戰守於四海。凡此五學，總之以二善：一曰省日力，一日可治十日之事，官不曠，民不勞，時不失。一曰開風氣，凡從前一切頹惰之習自然振起，迂謬耳食之論自然消

釋泯絕而不作。至於吏治不壅，民隱不遏，驛使不羈，差徭不擾，災歉不憂，皆相因而自善。夫如是，故天下如一室，九州如指臂，七十萬方里之地皆其地也，四百兆之人皆其人也。如人之一身，氣脈暢通而後有運動，耳目聰明而後有知覺，心知靈通而後有謀慮。耳目者，外國報也；心知者，學堂也；氣脈者，鐵路也。若鐵路不成，五學之開未有日也。至鐵路所不到之處，則先多修馬路及行手車之小鐵路，阜民敏政，亦其次矣。

綜觀東西洋各國，自三十年來，無不以鐵路爲急，日增月多，密如蛛網。大國有鐵路數十萬里，小國有鐵路二三萬里。東西洋各國公設有鐵路會，考求鐵路利病新法，三年一舉。

今中國幹路，北起盧溝，南達廣州，已歸總公司建造。以後分造枝路，工尤省，利尤厚。其尤便者，凡借洋款，皆須抵押，獨修鐵路一事，借款即以此路作抵，無須他物。商爲之則利在商，國爲之則利在國，況方今東海之權，我已與西洋諸國共之，門户阻塞，如鯁在喉。若内無鐵路，則五方隔絕，坐受束縛，人游行於海上，我痿痹於室中，中華豈尚有生機乎？昔魏太武譏劉宋爲無足之國，以此較兩國勝負之數，謂北朝多馬，南朝無馬也。若今日時勢，海無兵輪，陸無鐵路，則亦無足之國而已。

及今圖之，爲時已晚，若再因循顧慮，恐盡爲他人代我而造之矣。

會通第十三

《易傳》言通者數十。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是謂「通」。難爲淺見寡聞道，是謂「不通」。今日新學、舊學，互相訾謷，若不通其

意，則舊學惡新學，姑以爲不得已而用之，新學輕舊學，姑以爲猝不能盡廢而存之。終古枘鑿，所謂疑行無名、疑事無功而已矣。

《中庸》「天下至誠」，「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是西學格致之義也。《大學》「格致」，與西人「格致」絶不相涉，譯西書者借其字耳。《周禮》土化之法，化治絲枲，飭化八材，是化學之義也。《周禮》「一易」、「再易」、「三易」，草人、稻人所掌，是農學之義也。《禮運》「貨惡弃地」，《中庸》言山之廣大，終以「寶藏興焉」，是開鑛之義也。《周禮》有山虞、林衡之官，是西國專設樹林部之義也。《中庸》「來百工則財用足」，夫不以商足財，而以工足財，是講工藝、暘土貨之義也。《論語》「工利其器」，《書》「器非求舊，維新」，是工作必取新式機器之義也。《論語》「百工居肆」，夫工何以不居其鄉而必居肆，意與《管子》「處工就官府」同，是勸工場之義也。《周禮》訓方氏，「訓四方」，「觀新物」，是博物院、賽珍會之義也。《大學》「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即西人富國策「生利之人宜多，分利之人宜少」之説也。《大學》「生財大道，爲之者疾」，《論語》「敏則有功」，然則工商之業、百官之政、軍旅之事，必貴神速，不貴遲鈍可知，是工宜機器、行宜鐵路之義也。《周禮·司市》「亡者使有，利者使阜，❶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是商學之義，亦即出口貨無税、進口貨有税及進口税隨時輕重之義也。《論語》「教民七年可以即戎」，「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武備學堂之義也。《司馬法》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與西人交戰時有醫家紅十字會同。《漢書·藝文志》謂九流百家之學，皆出於古之

❶「利」，原誤作「微」，今據阮刻《周禮注疏》改。

官守，是命官用人皆取之專門學堂之義也。《左傳》「仲尼見郯子而學焉」，是赴外國遊學之義也。《内則》「十三年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聘義》「勇敢强有力」，所以行禮，是體操之義也。《學記》「不歆其藝，從鄭注。不能樂學」，是西人學堂兼有玩物適情諸器具之義也。《吕刑》「簡孚有衆，維貌有稽」；貌，《説文》作「緢」，細也。《王制》「疑獄汜與衆共之」，是訟獄憑中證之義也。《周禮》「外朝詢衆庶」；《書》「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從逆各有吉凶，是上下議院互相維持之義也。《論語》「衆好必察，衆惡必察」，是國君可散議院之義也。《王制》「史陳詩觀民風，市納價觀民好」；《左傳》「士傳言，庶人謗，商旅市，工獻藝」，是報館之義也。凡此皆聖經之奥義，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其以名物、文字之偶合，瑣瑣傅會者，皆置不論。若謂神氣風霆爲電學，含萬物而化光爲光學之類。然謂聖經皆已發其理，創其制，則是；謂聖經皆已習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則非。

昔孔子有言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是此二語，乃春秋以前相傳之古説。列子述化人，以穆王遠遊，西域漸通也。鄒衍談赤縣，以居臨東海，商船所傳也。故埃及之古刻，類乎大篆，南美洲之碑，勒自華人。然則中土之學術政教，東漸西被，蓋在三代之時，不待疇人分散、老子西行而已然矣。以後西漢甘英之通西海，東漢蔡愔、秦景之使天竺，摩騰輩之東來，法顯輩之西去，大秦有邛竹杖，師子國有晉白團扇，中西僧徒、水陸商賈，來往愈數，聲教愈通。先化佛國，次被歐洲，次第顯然，不可誣也。

然而學術治理，或推而愈精，或變而失正，均所不免。且智慧既開以後，心理同而

後起勝，自亦必有冥合古法之處，且必有軼過前人之處。即以中土才藝論之，算數、曆法諸事，陶冶、雕織諸工，何一不今勝於古？日食有定，自晉人已推得之。謂聖人所創，可也；謂中土今日之工藝不勝於唐虞三代，不可也。萬世之巧，聖人不能盡洩，萬世之變，聖人不能豫知。然則西政、西學果其有益於中國，無損於聖教者，雖於古無徵，爲之固亦不嫌，況揆之經典，灼然可據者哉！

今惡西法者，見六經古史之無明文，不察其是非損益，而概屏之。如詆洋操爲非，而不能用古法練必勝之兵；詆鐵艦爲費，而不能用民船爲海防之策，是自塞也。自塞者，令人固蔽傲慢，自陷危亡。

略知西法者，又概取經典所言而傅會之，以爲此皆中學所已有。如但謂借根方爲東來法，而不習算學；但矜火器爲元太祖征西域所遺，而不講製造槍礮，是自欺也。自欺者，令人空言爭勝，不求實事。

溺於西法者，甚或取中西之學而糅雜之，以爲中西無別。如謂《春秋》即是公法，孔教合於耶蘇，是自擾也。自擾者，令人眩惑狂易，喪其所守。

綜此三蔽，皆由不觀其通。不通之害，口說紛呶，務言而不務行，論未定而兵渡江矣。然則如之何？曰：中學爲內學，西學爲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必盡索之於經文，而必無悖於經義。如其心聖人之心，行聖人之行，以孝弟忠信爲德，以尊主庇民爲政，雖朝運汽機，夕馳鐵路，無害爲聖人之徒也。如其昏惰無志，空言無用，孤陋不通，傲很不改，坐使國家顛隮，聖教滅絕，則雖『弟佗其冠，神禫其辭』，手注疏而口性理，天下萬世皆將怨之詈之，曰：此堯、舜、

孔、孟之罪人而已矣。

非弭兵第十四

兵之於國家,猶氣之於人身也。肝藏血而助氣,故《内經》以肝爲將軍之官。人未有無氣而能生者,國未有無兵而能存者。

今世智計之士,覩時勢之日棘,慨戰守之無具,於是創議入西國弭兵會,以冀保東方太平之局,此尤無聊而召侮者也。

向戎弭兵,子罕責其「以誣道蔽諸侯」,況今之環球諸强國,誰能誣之?誰能蔽之?奥國之立弭兵會有年矣,始則俄攻土耳其,未幾而德攻阿洲,未幾而英攻埃及,未幾而英攻西藏,未幾而法攻馬達加斯加,未幾而西班牙攻古巴,未幾而土耳其攻希臘,未聞奥會中有起而爲魯連子者也。德遂以兵占我膠州矣,俄又以兵占我旅順矣。廿年以來,但聞此國增兵船,彼國籌新餉,争雄争長,而未有底止。

我果有兵,弱國懼我,强國親我,一動與歐則歐勝,與亞則亞勝,如是則耀之可也,弭之亦可也,權在我也。我無兵而望人之弭之,不重爲萬國笑乎?誦《孝經》以散黄巾,黄巾不聽;舉騶虞幡以解鬭,鬭者不止。苟欲弭兵,莫如練兵。海有戰艦五十艘,陸有精兵三十萬,兵日雄,船日多,礮臺日固,軍械日富,鐵路日通,則各國相視而不肯先動。有敗約者,必出於戰,不恤孤注,不求瓦全,如是則東洋助順,西洋居間,而東方太平之局成矣。

《管子》曰:「寢兵之説勝,則險阻不守;全生之説勝,則廉恥不立。」若弭兵之議一倡,則朝野上下,人人皆坐待此會之成,更不

復有憂危圖治之心、枕戈待敵之事。各省寥寥數軍，裁者不復，存者不練，器械朽敗，臺壘空虛，文酣武嬉，吏貪民困，忠諫不入，賢才不求，言官結舌，人才消沮。諸國見我之昏愚如此、無志如此，於是一舉而分裂之，是適以速亡而已。

山行不持兵，而望虎之不咥人，不亦徒勞矣乎？又有篤信公法之説者，謂公法爲可恃，其愚亦與此同。夫權力相等，則有公法，强弱不侔，法於何有？古來列國相持之世，其説曰：力鈞角勇，勇鈞角智，未聞有法以束之也。

今日五洲各國之交際，小國與大國交不同，西國與中國交又不同。即如進口税，主人爲政，中國不然也；寓商受本國約束，中國不然也；各國通商只及海口，不入内河，中國不然也；華洋商民相殺，一重一輕，交涉之案，西人會審，各國所無也。不得與於萬國公會，奚暇與我講公法哉？知弭兵之爲笑柄，悟公法之爲讆言，舍求諸己而何以哉？

非攻教第十五

異教相攻，自周、秦之閒已然。儒墨相攻，老儒相攻。莊，道也，而與他道家相攻。荀，儒也，而與他儒家相攻。唐則儒釋相攻，後魏、北宋則老釋相攻。儒之攻他教者，辨黑白；他教之相攻者，争盛衰。歐洲因争新教、舊教，連兵相殺數十年，乃教士各争權勢，藉以爲亂，非争是非也。至今日而是非大明，我孔孟相傳大中至正之聖教，炳然如日月之中天，天理之純，人倫之至，即遠方殊俗，亦無有譏議之者。然則此時爲聖人之徒者，恐聖道之陵夷，思

欲扶翼而張大之，要在修政，不在争教，此古今時勢之不同者也。

中外大通以來，西教堂布滿中國，傳教既爲條約所准行，而焚毁教堂又爲明旨所申禁。比因山東盗殺教士一案，德國藉口遂踞膠州，各國乘機要求，而中國事變日亟。有志之士，但當砥厲學問，激發忠義，明我中國尊親之大義，講我中國富强之要術。國勢日强，儒效日章，則彼教不過如佛寺道觀，聽其自然可也，何能爲害？如仍頽廢自甘，於孔孟之學術、政術不能實踐力行，學識不足以濟世用，才略不足以張國威，而徒詬厲以求勝，則何益矣？豈惟無益，學士倡之，愚民和之，莠民乘之，會匪游民藉端攘奪，無故肇衅，上貽君父之憂，下召憑陵之禍，豈志士仁人所忍爲者哉？

不特此也，海上見聞漸狎，中西之町畦漸化，若游歷内地，愚夫小兒見西國衣冠者，則呼譟以隨之，擲石歐擊以逐之，一鬨而起，莫知其端，并不問其爲教士、非教士、歐洲人、美洲人也。夫無故而詬擊，則無禮；西人非一，或税關所用，或官局所募，或游歷，或傳教，茫然不辨，一概憤疾，則不明；詔旨不奉，則不法；以數百人擊一二人，則不武；怯於公戰，勇於私鬬，則不知恥。於是外國動謂中國無教化。如此狂夫，亦何以自解哉？

至於俗傳教堂每有荒誕殘忍之事，謂取人目睛，以合藥物，以造鏹水，以點鉛而成銀，此皆謡謬相沿，決不可信。光緒十七年宜昌教案，先鬨傳搜獲教堂所蓄幼孩七十人皆無目者，百口一辭。及委員往，會同府縣一一驗視，則皆無影響。止一人瞽其一目，眼眶内瘺，其睛尚在，其人及其父母均言因出痘所傷，羣疑始釋。又如光緒二十二年江陰教堂之案，乃係劣生

向教堂索詐，埋死孩以圖栽誣，城鄉周知，其人當即服罪訊結。此皆近事之可憑者。試思西教創立千餘年，流行地球數十國，其新教、舊教爭權攻擊，則多有之矣，從無以殘忍之事爲口實者。若有此事，則西國之人早已盡爲教堂殘毀，無完膚、無遺種矣。若謂不戕西人，惟殘華民，則未通中華以前，此千餘年中之藥物、鏹水、銀條，安所取之？且方今外洋各國所需之藥物、鏹水，所來之銀條，一日之內，即已無算，中國各省雖有教堂，又安得日斃數千萬之教民，日抉數千萬之眸子以供其取求耶？語云：「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薦紳先生，縫掖儒者，皆有啟導愚蒙之責，慎勿以不智爲海外之人所竊笑也。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焕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審稿人　葉煒　陳斐　欒偉平

本册責任編委　王豐先　趙新

